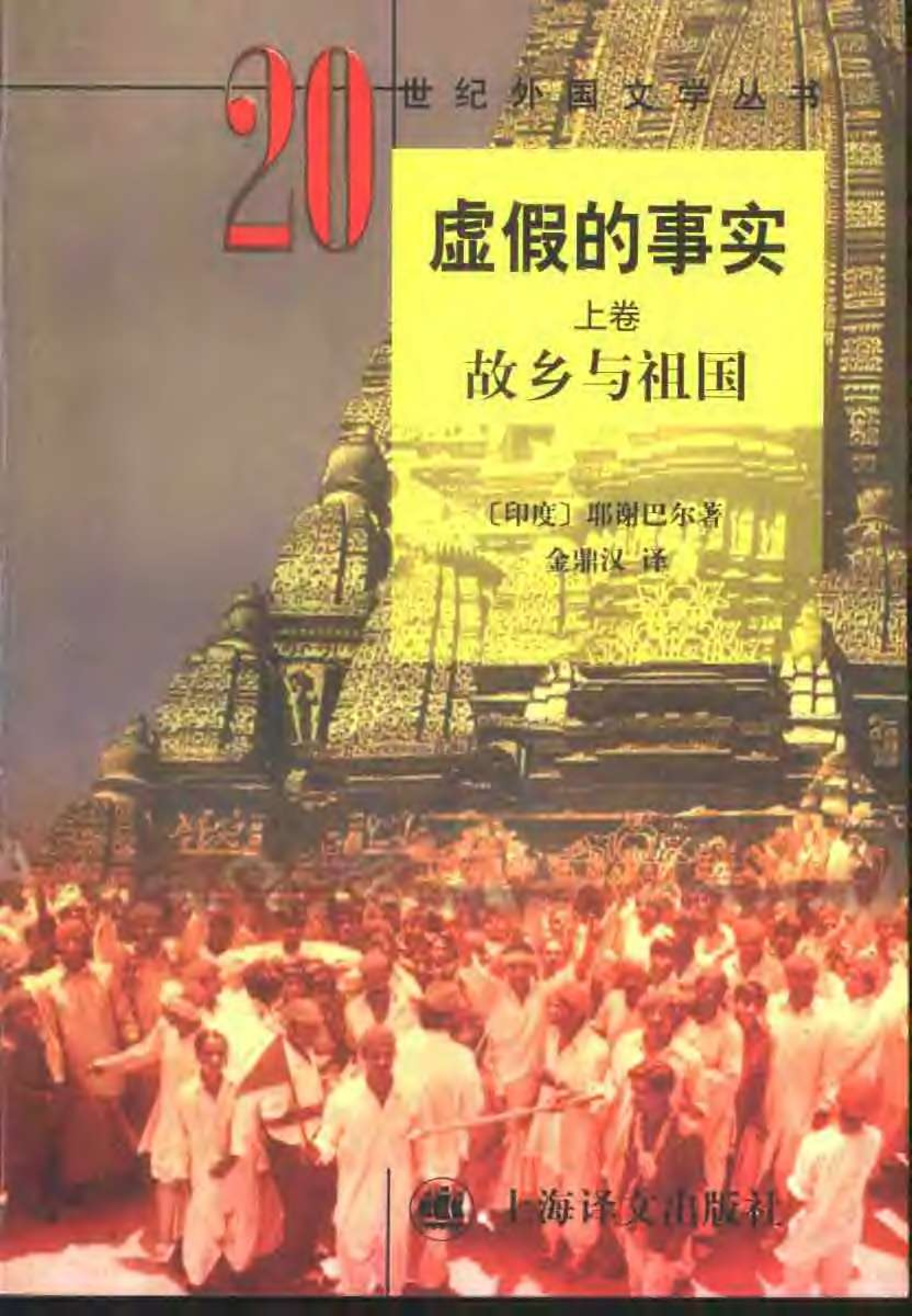

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虚假的事实
上卷
故乡与祖国
〔印度〕耶谢巴尔著
金鼎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虚假的事实

上卷

## 故乡与祖国

〔印度〕耶谢巴尔著

金鼎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Yashpal

# JHUTHA SACH

---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虚假的事实**

**故乡与祖国**

上 卷

［印度］耶谢巴尔 著

金鼎汉 译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625 插页 5 字数 393,000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0648－6/I·317
定价：22.60元

# 译者前言

耶谢巴尔是继普列姆昌德以后印度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于1903年12月3日出生在北方邦的费罗兹布尔。父亲希拉拉尔是一位普通商人,开设了一间小店铺。母亲布雷姆黛维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学校当教员。母亲为了使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把他带到拉合尔念书。他中学毕业后进入拉合尔的国民学院学习,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该院的附属学校里教书。

耶谢巴尔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甘地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后来,他对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等主张不满,与著名爱国志士珀格德·辛哈等人一起从事反英的地下暴力活动,成为反英爱国组织“印度斯坦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军”的重要成员。1931年,珀格德·辛哈及“印度斯坦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军”的领导人金德拉夏克尔·阿贾德等人相继牺牲,耶谢巴尔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1932年,耶谢巴尔在阿拉哈巴德与警察交火时因子弹用尽而被捕入狱,被判处14年徒刑。1936年,他在伯雷利监狱中与布尔加什沃迪结婚。1937年,国大党在几个邦成立政府,决定释放政治犯。耶谢巴尔于1938年3月2日被提前释放。获释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耶谢巴尔从小热爱文学,学生时代起就开始创作。但是,第

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在鸟笼里飞翔》(短篇小说集)是在1939年出版的。因此,印度学者和国外学者都认为耶谢巴尔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1939年。他一生共写了40余部著作。其中包括14部长篇小说、16部短篇小说集(约200篇左右)、一个剧本集(4个剧本)、10部文集和3部回忆录。此外,还主编过《起义》和《暴动者》两本杂志。他曾获印度文学研究院奖、尼赫鲁奖和代沃文学奖。印度文学会创作委员会和阿格拉大学曾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1976年12月26日,耶谢巴尔因心脏病在勒克瑙市默哈纳格尔的寓所中逝世,终年73岁。12月27日,印度政府为他举行国葬,遗体在舍姆尚火化。12月28日,北方邦首席部长主持了为他举行的追悼会,并决定将他故居前面的大道命名为"耶谢巴尔路"。

《虚假的事实》是耶谢巴尔的代表作,发表于1960年。它通过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兄妹两人(哥哥布里和妹妹达拉)的不同遭遇和不同生活道路,写出了1942年到1947年这一历史时期内南亚次大陆人民的悲惨命运,和印度独立后十年内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出版后,不少评论家认为它是"印地语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

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即上卷的题目是《故乡与祖国》,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2年到1947年,即印巴分治与印度独立这段时期。作品的主人公布里是拉合尔一位中学教员的儿子、硕士研究生,他于1943年参加反英反战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1945年5月,英国政府为了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他释放出狱。他出狱后立即受到穷困的折磨,发现监狱外面的生活还不如监狱里面。他不可能继续学习,不得

不为生活东奔西走。他去当家庭教师，但由于学生是一个年轻浪漫的女孩子，她不好好学习而找机会与他调情，使他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他在狱中写的小说发表后获得社会上的好评，他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但仍为失业而苦恼。他去一家报社担任编辑工作，但由于写文章谴责教族主义而被解职。他翻译小说，替别人代笔写历史教科书，受到书商和学阀的剥削，收入十分微薄。这时，一位漂亮的阔小姐甘娜格闯进了他的生活。他们两个人产生了爱情。甘娜格爱上了布里的文学天才，不顾家庭反对，一定要与他结婚。1947 年夏天，甘娜格在奈尼塔耳避暑，写信要布里前去约会。布里于 8 月初来到奈尼塔耳。后来，他去勒克瑙找工作，碰了壁，于 8 月 14 日回奈尼塔耳，参加了 8 月 15 日举行的印度独立庆祝活动。这时，教族冲突越来越严重。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布里离开奈尼塔耳，想去拉合尔迎接家里人。在路上，目睹印度教徒屠杀穆斯林和凌辱穆斯林妇女的悲惨情景，他自己也几乎丧命。他去难民营寻找家人，没有找到。

布里的妹妹达拉是本书另一个主人公，她在 194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大学。她与穆斯林青年、共产党人阿瑟德互相爱慕，但是家里人却把她许配给一个大资本家的浪荡公子。新婚之夜，她被丈夫毒打了一顿。当晚，穆斯林教族分子进攻印度教徒地区。她从楼上跳下来，幸免于死，但又被一歹徒奸污。一位好心的穆斯林老头儿收留了她，劝她改信伊斯兰教。她不同意，只得离开，经过各种磨难，受尽各种凌辱，最后才来到印度。

第二卷即下卷的题目为《国家的未来》，写的是从 1947 年印度独立到 1957 年大选这段时期。布里来到贾朗达尔，走投无路，在一家烤饼店里当临时工，遇见同狱的难友苏德。苏德曾于 1946 年当选为贾朗达尔地区的议员，现在是该地区国大党的负

责人。他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帮助布里把穆斯林丢下的一家印刷厂交给他经营。布里有了苏德这个靠山，在政治上不断往上爬，卷进国大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旋涡，充当苏德的喉舌和打手，最后甚至暗中陷害自己的妹妹达拉。在生活上，他追求享受，忘记了自己的恋人而一度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他成为印度独立后的一个新贵。

达拉历尽灾难，来到印度，先到阿姆利则，后到德里。开始时，她在难民营里做一些抄写工作，想找职业，碰了很多钉子，最后，终于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业。有一次，男主人带她出去，她因而遭到太太的辱骂，不得不辞去这份工作。接着，她在国家复兴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到中央秘书处。她虽然地位日高，但却不忘记为人民做好事。她遇到了父亲的学生布兰纳特博士。布兰纳特是印度计划委员会工业部的经济顾问。由于他思想比较开明而成为保守派苏德的政敌。达拉与布兰纳特互相爱慕，准备结婚。苏德唆使达拉的前夫出来捣乱，但她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与布兰纳特成为眷属。

以上介绍的只是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它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总的来说，它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反映了40年代至50年代的整个印度社会，描述了这15年间印度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1947年8月到10月间，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骇人听闻的教族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旁遮普省有50余万人被杀，蒙受各种损失和无家可归的人数达1200万之多。本来，故乡与祖国是统一的。自己的故乡就在自己的祖国。然而，现在这二者却无缘无故地被人为地分开，数以千万计的男女老幼不得不离开故乡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国家去。这种事情听起来似

乎荒唐，但却是1947年南亚次大陆的现实。在这场大屠杀中，损失最惨重的是拉合尔市。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抓住拉合尔这个典型环境，利用自己对拉合尔非常熟悉的有利条件，把一幕一幕的悲剧展现在读者面前，要人们牢牢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千万不要让这惨绝人寰的历史重演。

印度独立后，摆在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国家的前途如何？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谁手上？作者通过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矛盾斗争的揭露，告诉人们：决定国家前途的不是领袖和部长们，而应该是人民大众。这是一位进步作家发自内心的呼声。

本书中写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物。有些人物虽着笔不多，仍然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作者刻划最深的是布里和达拉。他们兄妹俩虽然生在同一个家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在上卷里，布里原来是一个热情、正直、对待爱情很严肃的青年。而在下卷里，由于地位变了，他竟成为一个自私自利、冷酷无情、对爱情极不负责任的小政客。达拉跟她的哥哥则完全不一样，她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却爱上了一个共产党人阿瑟德，她还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她对爱情也是十分坚贞的。她爱上了阿瑟德，而阿瑟德是一个穆斯林。她勇敢地向教族主义思想挑战，甚至准备要跟阿瑟德一同出走。在下卷中，她虽然进入政府部门，但时刻关心劳苦大众的利益；她对布兰纳特的感情也十分真挚感人。兄妹两人的性格黑白分明，作者对他们的形象的刻划是十分成功的。

此外，作者也花了很多笔墨塑造出甘娜格这个人物。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生活上没有受过什么苦。她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对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追求上。她爱上布里是因为他的文学天才。这种爱情是纯真的。后来，她发现布里另有新欢，毅然抛

弃了他，而与吉尔结婚。这是一个勇敢地摆脱一切束缚去追求自由婚姻的妇女典型。

作者还刻划了苏德这样一个人物。这位国大党元老表面上不贪污受贿，生活俭朴，然而，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在"艰苦朴素"的外衣下争权夺势，暴露出他的丑恶的灵魂。

这部小说为何名《虚假的事实》，作者本人为此特地写了一个"必要的说明"，置于正文之前，使读者可以理解他的意图，因此我们不再多做解释了。

我们把这部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一方面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对这位著名作家和他的作品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我国人民对印度人民那段灾难深重的历史有所了解，从而促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流。

明年是中印两国建交五十周年。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对中印两国人民的献礼。祝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金鼎汉

1999年11月于北京大学

我用虚构的方式写出事实，把它奉献给人民群众。他们虽然经常受到欺骗，但从未失去追求事实的信心与勇气。

耶谢巴尔

# 必要的说明

本书企图尽可能通过历史事实描述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为了使小说中的场面符合历史事实，并能使人信服，书中出现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名字。但是，他们都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历史人物。

书中描写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但是，全书的整个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它是小说而不是历史。

书中所有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如：达拉、布里、甘娜格、吉尔、纳特博士、奈耶尔、苏德、索姆拉杰、拉瓦德、伊沙格、阿瑟德和总理等。

耶谢巴尔

# 一

婆婆断气的时候两个儿媳妇都在场。

大儿媳要弟媳妇按照老规矩放声大哭，向邻居报丧。

弟媳妇一时心慌意乱，哭不出声。大儿媳只得遵照报丧的规矩，自己走到窗前，扯开嗓门嚎啕痛哭起来，活像一只被箭射中的老鹰，发出令人心酸的哀鸣。

全胡同的人都惊醒了。街坊邻居的女人梅拉黛伊，拉萝，加尔达萝，森德高尔，比德姆黛伊和吉万都来了。大家都捶着胸脯放声大哭。她们一边哭一边对老人归天时的情形表示满意：她老人家真是高寿！真幸福！去世时儿孙满堂……她真有福气！

男人们也都来到胡同里，聚集在门外的台阶上。大家都为拉姆卢帕亚老师和拉姆杰瓦亚先生丧母表示哀悼，并且说了一些人世间沧海桑田变化无常之类的话来劝慰他们。

老人从前常住在大儿子拉姆杰瓦亚家里。拉姆杰瓦亚是火车站邮包管理处的职员，在那儿干了二十六年。他在菩提树街区的乌吉胡同买了两幢破房子，把它们改建成为两栋三层楼的楼房。为了增加收入，他们除出租一栋楼房外，还把自己住的这栋楼房也腾出一半租给别人居住。

拉姆杰瓦亚的大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子和儿媳住了一间房。家里其他人的房间都安排得很好，唯独老母亲没有地方居

住。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没有必要给老人单独安排什么住处。

拉姆杰瓦亚的老婆脾气很坏。成了两栋房屋的女主人以后，她的舌头就更加不饶人了。如果她婆婆一时不高兴，对她说了什么刺耳的话，这位已经也当了婆婆的儿媳妇就会反唇相讥。有时候她们会争吵起来。这时老婆婆就会想起大儿子从前的媳妇是多么贤慧。她一气之下，把几件换洗衣服包起来挟在腋下，到波拉邦泰胡同去住在小儿子家里。可是过几天以后，要么因为拉姆杰瓦亚主动来接她，要么因为小儿子家的地方很窄，住不下，或者因为她想念自己的孙子们，于是她又回到乌吉胡同来了。可是一九四二年冬天，她到小儿子家里来以后着了凉，得了肺炎。虽然两个儿子多方奔走求医，但是母亲的沉疴已经无法医治了。

拉姆卢帕亚是迪·艾·维学校[1]的教员，有改良主义思想。他主张不用旧方式为母亲治丧，只唱唱圣歌和举行祭神的仪式就行了。胡同里的妇女们听说不照老规矩办理丧事都感到很吃惊，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哎，这怎么行！她老人家有福气，儿孙满堂，连孙媳妇都见到了。如果像她这样的老人家还不能热热闹闹地举行丧礼，难道只有年轻人死了以后才能这么做不成？"

老人是在拉姆卢帕亚家去世的，丧事要在他家里办。但她又是拉姆杰瓦亚的母亲，她的丧事是否办得体面也跟他有关。拉姆卢帕亚是一位穷教员，很难把这位有福气的老太太的丧事办得讲究，办得有排场。拉姆杰瓦亚的家就在这个城里，可是母亲竟然死在弟弟家里，这一点使他感到很遗憾，很难堪。因此，虽然母亲的丧事在弟弟家里办，但是他为了表示孝心，把全部费

① 印度教徒的学校。

用和需要做的事情都承担下来了。

拉姆卢帕亚住的房屋是租来的，住房在楼上，楼下的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旁边的小屋是房东放布匹的仓库。楼上还有一间小屋，一间厨房和一个过道。吊丧的人不能照一般规矩坐在他家的楼上。他们两兄弟的岳父家要来人，农村的亲戚也要来。拉姆卢帕亚的隔壁邻居是邮局职员比鲁默尔和保险公司职员迪加拉姆。他们的房屋后面有一条大约一码宽的小路，路那边有一块小小的空地。胡同里的人常常用这块空地办红白喜事。现在为了办丧事，在这块空地上铺了席子。

"觉醒社"① 的姐妹们听到老太太去世的消息也都赶来了。她们宣传在社会上移风易俗，建立良好的风尚；主张为老人办丧事不要采取妇女嚎丧的办法，而只是唱一唱圣歌就行了。大儿媳妇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说道："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老规矩？这样做会使自己丢脸。人们会瞧不起我们，说我们怕花钱……"

她找来了理发师的妻子——嚎丧老手高兰。所有的女人都穿上了传统的嚎丧服。下身是黑色裙子，头和上身披着细布大围巾，这些围巾都是用灰土染过的。高兰和死者的两个儿媳妇坐在中间。其他女人按亲属关系的远近围成圈坐着，越是近亲越靠近中心。

高兰开始念祭奠词："以罗摩② 的名义祭奠亡魂！"

妇女们随声朗诵："以罗摩的名义祭奠亡魂！"

高兰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祭奠去世的老母亲："先妣大人福寿全归！"

妇女们齐声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

① 宣传社会改良的一个群众性组织。

② 罗摩，印度教神名。

高兰念道："先妣大人权威无比。"

妇女们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高兰念道："先妣大人富甲一方。"

妇女们念道："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祭奠开始时，妇女们都同时把手放在胸脯上。高兰为了表示悲痛，轻声细语地念着祭奠词，妇女们一边念着"呜呼哀哉！呜呼哀哉！"一边用双手捶打胸脯。念祭奠词和捶打身体的动作都按一定的次序进行。她们先用手敲胸脯；然后敲大腿和胸脯；最后敲大腿、胸脯和脸。大家都随着高兰的指挥忽紧忽慢地动作。有时候动作忽然加快起来，她们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高兰小心而有条不紊地指挥着她们。如果有人隔着墙闭上眼睛听这些妇女们捶胸脯，会以为很多动作熟练的士兵在操练齐步走或者快步走。如果有人动作错了，高兰会马上把她纠正过来。

祭奠的悲哀程度是由对死者的怀念程度来决定的。老年人死了不如年轻人死了那样令人悲痛。拉姆杰瓦亚的母亲之死与其说给人带来忧伤，不如说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喜悦。但是举行丧礼却不能马马虎虎。老人在世时所受到的种种轻视与怠慢应该由死后受到的礼遇来补偿。

祭奠时每念一次"呜呼哀哉"和捶胸脯一次大约需要四五分钟时间。动作开始和动作结束都由高兰指挥。动作停止时她们就谈论过去的祭奠和孩子们的亲事等问题。一些远房亲戚家的妇女们手里干着活围着举行祭奠的妇女们，谈论一些别的事情。她们既然在场，就表明她们已经尽到了哀悼的责任。表示哀悼的程度也是由亲属关系的远近决定的。同一家族而非近亲的妇女以及一般认识的妇女穿普通衣服来就行了。家里人除了未出

嫁的女孩子和新婚媳妇外都得穿孝服。对老年人的祭奠表明对死者一生的评价。按规矩，死者的未婚孙女和孙媳妇都要盛装参加。

屋外的台阶上铺着粗线毯，男人们坐在线毯上向死者表示哀悼。两兄弟的头发和胡子都剃得光光的。他们悲痛欲绝地坐在吊孝者中间，眼睛都哭肿了。吊孝者来了以后先在他们身旁默默地坐一两分钟，然后谈一些父母慈爱的话，对他们失去母爱表示同情，最后告诉他们，人的身体总是要消亡的，劝他们对世俗之情看得淡薄些，以此得到自我宽慰，然后就走了。

两兄弟在新来的吊孝者坐了一会儿以后，向他们合十敬礼，说声“请!”，并且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这样做就表示吊孝者可以离开了。吊孝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死者家属的这种表示才能离开。

办丧事需要花很大的气力，需要谨慎，小心和克制。因此，决不能因为过分悲痛而变得头脑麻木。现在，悲痛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打击，它给人们带来了任务和职责，对这些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悲痛者不应该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而应该把悲痛化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与职责。这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可以排遣和克制内心的悲伤。

母亲死后的第四天举行“分遗物”的仪式。拉姆杰瓦亚的儿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了。拉姆卢帕亚的女儿达拉和拉姆杰瓦亚的女儿希萝也穿上新染过的绸衣坐在一旁。

中午，希萝和达拉带着小弟弟小妹妹过来跟拉姆卢帕亚闲聊，顺便吃点东西。她们叫嫂嫂也来，嫂嫂推说头疼，回乌吉胡同去了。

希萝喜欢一边聊一边吃一些咸的或者甜的东西。她在六个

月前已经订婚了，因此分到了祖母留下的两个卢比①。达拉还没有订婚，所以没有分到任何东西。

达拉的房间里很安静。哥哥布里已经到学院里去了。达拉把橡皮娃娃和玩具放到自己刚满一周岁的妹妹面前，铺好席子，跟希萝一起躺在上面。她们把一包油炸糖面粒放在中间，这是希萝来的时候在胡同口上花两个安那买的，买的时候刚刚炸好，很新鲜。她们俩一边吃一边聊天。

希萝说："你知道嫂嫂吗？她得了围裙，围巾，还有五个卢比。可是她还说非要十个卢比不可。"接着，她又说："你看，咱们叫她到这儿来，她不来，还撒谎说是头疼。她回家去，跟哥哥一起待在自己房间里，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就是这样。真不害臊！也不分是白天还是黑夜。"

达拉问："怎么回事？"

希萝笑着说道："哎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从门缝里看见的。这种事情你没有看见过？"

达拉很不好意思，脸涨得通红，说道："我们家只有一间小屋子。哥哥和爸爸睡在过道里。有一天晚上我醒来，去上厕所，看见爸爸……哎，我真不好意思……"达拉两只手捂住了脸。

达拉觉得很好笑，但又觉得很难为情，停了一会儿说道："哎，我怎么跟你说呢？赫里才多大？你看见住在前面的那个小女孩儿比多没有？刚才她还光着上身在楼下跑来跑去呢！哎，怎么说呢？这两个小傻瓜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这种事情。"达拉不好意思地把手放在嘴唇上。"他们在比多的院子里学着干这种事情。加尔达萝阿姨看见了，把赫里拖到我妈妈面前，吵吵嚷嚷地说：'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你还有没有羞耻？'我妈妈反过来

① 印度货币单位。新币制十安那为一卢比。

说她：'这些都是你教的。你家的比多比我家的孩子大。'她们两个人大吵了一场。爸爸回来听到这件事情狠狠地揍了赫里一顿。他责怪我妈妈。为什么不给孩子穿裤衩儿。我们这儿就是这样。比多家里也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孩子们看到这种事情以为很好玩，学着干，结果挨了一顿揍。哎呀，真该死，多不好意思！"

希萝压低了声音，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说道："可不是，我还看见我爸爸和我妈妈……"接着，好像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情，问道："你害怕男孩子吗？"

达拉回答道："有些男孩子很坏，真该死，勾引别人。"

希萝说："我们胡同里有一个名叫伯尔代沃的男孩子。哎，他真好。腼腆极了，见了我连头也不敢抬……"

楼梯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希萝猜道："是哥哥吗？"

达拉说："可能是尔登。"

房门开着。邻居戈宾德拉姆先生的儿子尔登腋下挟着书在门口探了一下头问道："阿姨还在外面祭奠没有进来吗？我妈妈也没有进来吗？"

希萝以前在这儿见过他几次。他问希萝："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达拉冷淡地回答道："现在怎么会进来？你妈妈在厨房里烤饼。"

尔登走了。他现在念十一年级，十七八岁，比达拉大三岁。他的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脸上已经开始长胡子了。

希萝看着达拉的眼睛，笑了笑，说道："嘿，他现在长得很出色了！跟你没有来往吗？"

达拉把脸一沉，严肃地说道："他很坏，总是死死地盯着我。

在楼梯口上碰到我的时候总是挑逗我。我骂他：'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真可恶！你这该死的敢碰我一下！我要大声嚷嚷，到你妈妈面前去告状。'"

尔登和达拉都生在这栋房子里。达拉还记得，八九年以前，他们两个人都穿着短裤衩，跟其他孩子一道在胡同里用煤炭或瓦片在地上划线，玩游戏，捉迷藏。两个人长大以后来往就少了。达拉十一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来，邻近胡同的一些男孩子欺负她，推她，把她的书扔在地上。她哭着走进胡同。这时尔登正好从学校回来。看到她这种情形，问她："有人打了你吗？"

达拉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尔登抓住她的胳臂说："走，你告诉我是谁欺负你？"

达拉为了报仇，跟尔登一起出去，找到了那些男孩子。尔登骂他们，向他们挑战。两边的孩子都把书包放在地上互相扭打起来，达拉十分得意地看着他们。市场上的人过来把两边的孩子拉开了。

尔登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警告他们："你们听着。以后如果再欺负我们胡同的女孩子，我要砸烂你们这些家伙的脑袋！"

尔登回到家里，因为刚才打架时摔在地上，现在头上还在流血。妈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在学校里摔了一交，不要紧。"

达拉把尔登看作胡同里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朋友。他比胡同里其他男孩子更接近她，比比尔辛哈和梅瓦拉尔更干净，更有学问。因此，他们两个人接触比较多。过了两年以后，尔登开始对她有些不规矩了。达拉虽然骂他，但是并不讨厌他。她知道尔登喜欢自己。而她也没有理由要讨厌他。

楼梯那头，尔登在自己房间里叫她："达拉，我妈妈没有给我

做菜。你家里如果有菜就给我一点儿吧!”

达拉眨巴着眼睛对希萝说:“你看见这该死的东西没有?我不去!”

希萝说:“你拿来,我替你送去。你告诉我,菜在哪儿?”

希萝从厨房里把早上做的菜盛在一只碗里,走到楼梯那头叫道:“你在哪儿?把菜拿去!”她把菜送给尔登就回来了。

达拉和希萝继续闲聊了一会儿。达拉的妈妈在太阳落山以前不可能离开祭奠的地方回房间里来。达拉把小妹妹交给希萝,让她照看,自己和面做晚饭。希萝坐在她面前谈了一些胡同里的人吵架的事情;过了一会儿,把小妹妹抱起来对她说:“我带小妹妹到屋顶上去走一走。小妹妹可以在上面玩耍。你就在这儿烤饼吧!”

达拉把豆子放在灶后面的火上煮着,开始烤薄饼。半个小时以后薄饼烤完了,她把豆子下面的火封好,把盛面粉的盆儿和擀面杖洗干净,收拾好,走到屋顶上去,想跟希萝聊天。

小妹妹在屋顶上撒了一泡尿,把橡皮娃娃放在尿上面,用自己的两只像米粒儿似的门牙啃着洋娃娃,洋娃娃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她一个人玩得正起劲。达拉没有看到希萝。她没有大声叫她,走到小阁楼里一看,吓得赶紧退了回来。尔登双手搂住希萝在亲嘴。

他们听到达拉的声音吃了一惊。达拉一句话也没有说,抱着小妹妹气冲冲地走下楼去了。

过一会儿希萝也下楼来了。达拉没有理睬她。

希萝低下头请求达拉宽恕自己,说道:“他抓住我不放!”

“你骗人!”达拉转过脸去,不听她的话。

希萝低下头不再说了。达拉忍耐不住,走到希萝身边说道:

“你这个死家伙，真不害臊！你已经订婚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希萝低着头，用脚趾抠着砖头缝里的水泥继续说：“我又没有干别的事情。”

达拉压低了嗓门，生气地说道：“你还没有干什么？要是邻居们看见了非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他们会打断他的骨头！还会把我们从这个胡同里赶出去！你真不知羞耻！”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达拉开始对尔登感到很讨厌。她从前骂他的时候他并不生气。因为他从骂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她并不讨厌自己。可是现在达拉的眼睛里总是透露着鄙视的目光。她对尔登和希萝都很生气。他们两个人都欺骗了她。尔登怎么会跟希萝勾搭上的？这爱情是怎么产生的？……这简直是流氓！男孩子就是这样！

祖母的遗物分给了希萝而没有分给达拉。对于这两个卢比和一套衣服达拉的母亲帕格文蒂并不怎么在意，但是这件事情说明嫂嫂的女儿已经订婚了，而她自己的女儿还没有着落。虽然达拉只比希萝大两个半月，但总归还是比她大。在学校里达拉比希萝高两班。她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是别人都以为她已经有十六七岁了。她已经长得跟哥哥差不多高了。

帕格文蒂对自己丈夫的脱离实际的想法很不理解。有什么必要让女孩子念书念得这么快？谁会向一个穷教员的女孩子求婚？她父亲原来希望她受教育以后有了学问，男孩子会找上门来。可是这种希望现在落空了。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帕格文蒂只得求助于嫂嫂。所以她经常把家里的活儿放下，到嫂嫂家里去，替她干活儿，替她擀薄饼，还把旧棉絮上的棉花撕下来纺成粗线。嫂嫂可以用这些粗线织毯子。

希萝的母亲比帕格文蒂小两岁。但因为是嫂子，从相互关

系来看她的地位要高一些。女人的地位总是由男人的地位来决定的。拉姆杰瓦亚的前妻只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死了。希萝的母亲是填房。她也跟其他填房妻子一样受到了丈夫的宠爱。她很喜欢穿戴打扮，也很会穿戴打扮。她到胡同外面去的时候非穿绸衣服不可。帕格文蒂跟嫂嫂走在一起的时候无论衣着或者仪表都显得有些寒酸。她围着一条粗布围巾，穿着褪了色的绸裙子和裤子，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至少要大五岁。她的两只手上戴了一副一多拉[①]重的金镯子。从结婚到现在她一直戴着这一副手镯。而希萝的母亲却围着两条雪白的大围巾，这围巾薄得像风筝上的纸，浆洗得很平整。她手上戴的镯子经常换。丰润的脸庞和青春的活力使她显得更加年轻。她讲话的时候也显得很自信，很神气。

拉姆卢帕亚和拉姆杰瓦亚之间的差别也跟他们妻子的差别一样。拉姆卢帕亚总是满脸倦容，头上戴着灰色的圆帽子，身上穿着带领扣的衣服。为了节省两个钱，他总是自己刮脸。一个礼拜之中，星期一和星期四这两天他不去学校，因此这两天他可以不管下巴上的胡子。他的胡子有三分之二已经发白了，这些胡子盖在嘴唇上，喝完水得用手擦一擦。

拉姆杰瓦亚的冬衣和夏衣都是铁路上发的。但是，他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的时候不穿铁路上的制服而穿自己的衣服。他头上戴的是浆洗得平平整整的细布头巾，身上穿的是白色有领衬衣和长裤，烫得整齐笔挺。金线绣边的红色丝绸腰带从衬衣的前襟下露出来。他随季节的变换而穿不同的服装，有时穿棉布衣，有时穿毛衣。但他从不打领带和穿西服裤。理发师每隔一天替他刮一次脸，把他嘴唇上的花白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脸上

① 印度金银重量单位，每多拉的重量是11.6638克。

的皮肤光滑而细腻。

拉拉·苏克拉尔到拉姆杰瓦亚家里来对他母亲的去世表示哀悼。他的妻子杰拉妮也跟他一起来了。苏克拉尔和拉姆杰瓦亚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苏克拉尔表面上是搞运输的，用卡车往拉合尔的东部和西部运送货物。但是实际上他还干一些别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与铁路上的包裹行李有关。

杰拉妮虽然也来吊孝，可是她自己家里不久前也有一件丧事。她的儿媳妇三个月以前死了。她现在跟别人谈话时经常谈到儿媳妇的死，也谈到儿子索姆拉杰的续弦问题。她对希萝的母亲说："大姐，你要知道，想跟我们攀亲的女孩子可不少。刚把儿媳妇火化完就有五家找上门来了。可我这次不想马上就办事。我死去的儿媳妇性情很好，娘家给的嫁妆也不少。可是性情比较呆板，样子也长得一般。所以我的儿子不喜欢她。后来她得了流行性感冒，又咳嗽又发烧。我把沃乔瓦利路和马尔路的医生都请来替她看病。可是上帝的旨意谁也无法违抗。这回我可要好好地看一看，挑一挑。我一定要挑一个身材好，模样儿俊的女孩子。要不然我就让我儿子亲自去看。现在的男孩子你是知道的。我对嫁妆并不在乎，但是女孩子得我儿子看了中意才行。"

希萝的妈妈看见机会到了，于是说道："我的小叔子在学校里当教员，他很穷，办不起嫁妆。但是说实在话，女孩子的模样可是千里挑一的，皮肤又白又嫩。眼睛像一片薄薄的芒果。她比我家希萝大两个月，但是比她高半个头。她的身材很苗条，念十年级，一直是优等生。我的弟媳妇……"

几天以后索姆拉杰因为办事情到外地去了。这件事情搁了

下来，过了一年，一直没有提起。

达拉于一九四三年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她的哥哥布里坚持让她读到大学毕业。布里是德亚尔辛哈学院的研究生，现在念二年级。他让达拉也进了这所学院。过了两个月，布里由于参加秘密政治活动被捕入狱。达拉继续在这所学院里学习。

学院正在举行期终考试，达拉每天早上九点钟到考试大楼去。一天早上，希萝对她说："今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希萝的目光显得很神秘，脸上禁不住露出一丝微笑。

妈妈拦住达拉，说："你身上的衣服为什么这么乱七八糟？快去梳洗打扮一下吧！"

妈妈替她把最好的衣服、裤子和围巾找出来让她穿戴上。

达拉很爱清洁。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父亲也主张衣着应该尽量简单一些。那么，去参加考试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何况希萝还对她神秘地微笑？由于妈妈坚持要她换衣服，她怕考试迟到，才勉强换上。可是从家里出来下了楼梯以后她就问希萝："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跟我直说？"

"今天他要在路上看看你。他看到我以后就知道旁边是你。我会把他指给你看，你也可以看看他。"希萝说道。

达拉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般说来，女孩子认为自己能订婚是一件幸福和自豪的事情，忍不住要把这种事情告诉自己的女友和同学。可是达拉已经准备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了。她的理想和志趣当然和别的女孩子不同。

两周前的一个星期六，达拉的同学阿姆丽达跟家里人一起到阿姆巴拉军营去度周末。回来时宣布自己已经订婚了。阿姆丽达的父母思想很开明，他们在订婚以前请男孩子到家里来喝

茶，让他们两个人见面。他们相互间很难为情地说了几句话。在征得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同意之后才订了婚。

女同学们要阿姆丽达举行茶会招待她们，她在标准饭店为六个女同学举行了盛大的茶会。

古尔杜和斯内赫两个人爱说话。古尔杜问阿姆丽达："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才见面一两个钟头怎么就会了解他？"

斯内赫说："什么了解不了解。哪个男孩子都一样。他看上去大概还不坏，在军队里当中尉，这不就行了？"

格丽什娜说："阿姆丽达的终身大事已经定了。等到她的中尉有时间就来举行婚礼。以后她就操持家务，生男育女，把儿女拉扯大了又为他们的婚事操心。"

阿姆丽达对格丽什娜说："你大概得了博士以后就不结婚了吧？"

斯内赫说："等你生了孩子以后会把博士不博士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达拉不得不说话了："这话不假，生孩子当母亲以后就再也不会有时间工作了。她会一天到晚围着孩子转。"

格丽什娜说："请个保姆就行了。这有什么了不起！"

苏伦德尔问她："你的孩子在肚子里的时候保姆能照顾他吗？"

斯内赫接过来说道："那么就让保姆代替你……"所有的女孩子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伦德尔又说："的确，这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灾难，是她们前进的障碍。生了孩子以后全部生活就是为了孩子。"

阿姆丽达打断她的话说道："如果不要孩子，要不要丈夫？"

苏伦德尔承认："丈夫当然需要。"

斯内赫问："学院里的女孩子订婚以后都举行招待会。男孩子为什么不举行招待会？"

古尔杜说："男孩子不但不举行招待会，他们还极力隐瞒这种事情。他们这些坏蛋认为自己交的女朋友越多越好。女孩子哪怕交一个男朋友也会名声不好，而且很危险。"

格丽什娜严肃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男孩子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女孩子想拴住别人也拴住自己。"

古尔杜说："男孩子结婚有什么好处？他们会被迫在脖子上戴上一副枷锁。当然，他们会因为自己当了丈夫而感到自豪。他们结了婚以后想干什么依旧可以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不错，女孩子结婚以后也可以得到一张结婚证和一些权利……可是女人的肚子却是一个最大的累赘。"

苏伦德尔提议："结婚，但是不要生孩子。"

阿姆丽达表示反对："一辈子当驮运东西的母骆驼？别人会说你是一头被骗了的母牛。"

"哎呀，那就更糟糕了！"斯内赫想不出什么办法，把手放在嘴唇上。

苏伦德尔说："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好像爱情生活毫无意义似的。"

古尔杜问阿姆丽达："她是不是正在谈恋爱？"

阿姆丽达回答："当然啰！她很快就要谈恋爱了。"

古尔杜对阿姆丽达的看法表示反对："这算什么谈恋爱！父母对你说：'你爱这个男孩子吧！'你表示同意。如此而已。或者干脆由父母下一道命令，于是你们就互相爱吧！"

苏伦德尔说："我决不会这么干。我要自己选择终身伴侣。"

达拉对她表示支持。苏伦德尔继续说："欢乐与享受都在恋

爱的过程之中，结婚以后就不行了，受到了束缚。”

阿姆丽达说：“恋爱是不拘什么形式的。只要有感情就行。”

这次茶会后不到一个星期，达拉自己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希萝和达拉出了什哈勒米门，经过城墙外的树林朝卢哈里走去。

希萝捏了一下达拉的胳臂说：“你看前面，他穿了一身绸衣服，正在朝咱们这边看。”

达拉只看了他一眼就低下头，再也不好意思继续看。男孩子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使她有些反感。

达拉的学院里有很多男同学。有好的也有坏的。达拉和其他女同学认为这种死死地盯着女孩子的男学生非常粗俗无礼。她们很讨厌他们，经常骂他们。比如念学士的阿维纳什就特别喜欢跟女孩子接近，看见女孩子一个人待在那儿就会走过去轻声问她：“今天是什么日子？”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会产生一些想法，制造出种种流言飞语。达拉喜欢胸襟开阔举止文雅的男孩子。例如参加社团活动、辩论会和学生会的一些男孩子。还有就是在教会学院念硕士的阿瑟德。他很纯朴，大方，善良，文雅。

达拉在家里跟母亲说过好多次：“我不结婚，我要念硕士。”

但是谁也不听她的这些话，甚至理也不理她。有一天，她听说母亲去本尼大院，送给男孩子十一个卢比把婚事定下来了。她偷偷地哭了一场，心里想：要是哥哥在家就不会这样。她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一定会反对这种违反她本人意志的婚事。

达拉刚进德亚尔辛哈学院的时候只跟女同学来往。过了一

年以后，她的想法和行动有些变化。因为她的女同学苏伦德尔，久贝达，斯内赫和古尔杜都参加政治活动，参加学生会，无拘无束地跟男同学来往，从不避开他们。

苏伦德尔成了达拉最亲密的朋友。苏伦德尔的哥哥纳伦德尔是布里的同学，他已经得了硕士学位，现在还在法律学院念书，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苏伦德尔也经常参加学生会的工作。达拉经常跟苏伦德尔一起去参加他们的会。在这些会上，他们放眼世界，分析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认为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是法西斯侵略。英美俄等国取得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对印度很有利。他们还讨论如何反对日本对印度的侵略，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不应该是英国人，而应该是印度的民族运动。他们还讨论了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

达拉对他们讨论的问题有些懂有些不懂，但是她很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

德亚尔辛哈学院拥护"梵社"[①]的思想。学院的教授们不同意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顽固和保守观点。他们主张宗教之间互相忍让，并采取一种追求真理的态度。达拉进校后第一个暑假放假前参加了学院在查罕杰陵[②]举行的聚餐会，这次聚餐会给达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度教，穆斯林和锡克教的学生坐在一起交换着各自的食品，分享着同一块叶子上放的食物。达拉感到了消除隔阂和团结一致的快慰。学生会的会员们更是无拘无束。

达拉对学生会的人以及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所讲的话特别

① 印度教的一个宗派，信奉梵天为唯一真神。其创始人为孟加拉的拉贾·拉姆莫汉·罗易(1772—1833)。

② 莫卧儿王朝第四个皇帝查罕杰的陵墓。

感兴趣。而他们正是因为讲了这些话才受到社会上的指责。他们不同意教派观点和保守思想，他们讨论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等问题。达拉自从跟他们有了来往以后，也跟哥哥一样反对保守思想。她的机智和雄辩受到人们的赞赏，因此，她的信心更增加了。

达拉从小就听父亲的话，遵守教规。父亲要她和哥哥清早起来沐浴，然后坐在他身旁唱圣诗。衣着服饰和其它方面也都按教规办理，一丝不苟。布里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的衣服是带领扣的。上了大学以后他就不太受这些规矩的约束了。达拉上了大学以后，这些规矩也稍微松了一些。但是她只能梳一条辫子，出门时要戴头巾。她希望跟别的女孩子一样，穿紧身内衣，宽腿裤，围薄纱头巾。可是她却只能穿宽大的上衣，瘦腿裤，围厚布头巾。街坊邻居的孩子们喜欢唱电影里的流行歌曲和情诗，可是她父亲不准孩子们这样做。

从前，达拉对父亲的这些清规戒律虽然不感兴趣，但是又觉得自己如果不这样做会是一种罪过。自从跟同学以及学生会的人接触以后，她开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过错，她于是有了自信心。她有时候跟阿瑟德、久贝尔一起到馆子里去吃东西，因为自己能够摆脱那些虚伪的礼教而踌躇满志。她无拘无束地跟这些男孩子单独聊天，一起走路，从而体会到一种平等的权利和自信心。而在过去，她一直认为跟别的男孩子单独谈话是不正经的，应该受到谴责。当然，她回到自己胡同里以后仍旧按老规矩办事，以免引起父亲和其他人说闲话。而她认为如果把胡同里这一套搬到大学里去会显得多么可笑。

# 二

一九四三年，布里念硕士的第二年，由于参加反战运动被捕入狱了。在这战争的年代，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苦恼，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有责任为祖国的独立而献身。他入狱时坚信自己很快就会随着祖国的独立而获得自由。到那时他的痛苦将随着祖国的痛苦一齐消失。

布里在穆尔丹监狱里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时间。他在入狱以前曾经立下过宏大的志愿，要以优异的成绩得到硕士学位，然后成为大学教授，并且成为有名的文学家。他的朋友们都很钦佩他的文学天才。他还在学生时代就在拉合尔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热情洋溢的文章和短篇小说。在监狱里，别的政治犯为了消磨时间用油擦身子，偷偷地煎酥油饼吃，而布里却总是在念书或者写文章。他从批评的角度阅读自己的作品，然后修改或重写。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好了一部包括十六篇短篇小说的集子。他相信他在监狱里做的这些努力将为他在文学界闯出一条路来。

然而，命运是不可捉摸的。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布里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了。但是，他的释放并不是由于一九四二年八月革命①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在印度的英国政府垮台了。而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胜利，英国人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把这些政治犯释放了。虽然祖国独立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他还是感到很满意和欢欣鼓舞。

---

① 1942年8月9日，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包括甘地在内的国大党全部领袖，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反英高潮。

出狱以后，布里看到周围环境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在监狱里待了一年零九个月，虽然很想家，很苦闷，但从来没有为生活而发愁。在监狱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粮食和衣物涨价所造成的危机政治犯们是感觉不到的。

布里出狱的第三天，母亲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你爸爸放学以后还要到别人家里去当家庭教师。我带着小孩儿，去配给商店门口排队很不方便。也不能打发乌莎去，因为那儿很乱，什么样的人都有。你知道，达拉已经是大姑娘了，要她去也不合适。你去买一卢比白糖来吧！市场上要花一卢比半才能买一西尔①……"

为了买一卢比白糖要花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排长队。对于这一点，布里感到很痛心。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的思想与为一卢比白糖而奋斗的行动是多么不协调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已经结束了，然而粮食的价格却在不断上涨。衣服也是如此。父亲还是穿着那件条纹布上衣，这是布里入狱以前缝的，现在已经完全退色了。母亲，达拉和乌莎穿的裤子，膝盖和裤口上都打了补丁。她们经常为出门时没有衣服穿而发愁。布里发现弟弟赫里穿的蓝条子咔叽布裤是邻居尔登小时候穿过的。这裤子是尔登的母亲悄悄地拿给帕格文蒂的。

每三个月，一个人只能配给十一码布。面粉的价钱是一卢比两个半西尔。配给商店一卢比可以买三个半西尔，但是要付出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排队。八年前一卢比可以买二十西尔面粉或者整整一西尔酥油。但是这种情形正像《阿克巴法典》②中的

① 西尔是印度的重量单位。一西尔约相当于一公斤。
② 阿克巴为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第三个国王。《阿克巴法典》中记载阿克巴的政绩与法令等。

历史记载一样，早已成了往事。

邮局职员比鲁默尔先生的母亲清早拿了一块南瓜从布里家的楼下经过。帕格文蒂在窗口看见她，问道："大姐，南瓜什么价钱？"

布里听到母亲在说话，从她说话的声音可以听出她看到南瓜以后在流口水。比鲁默尔的母亲回答说："大姐，六个安那一西尔。从前这种破南瓜六拜沙① 一西尔还没有人要。我们总是吃豆子，好几天没有吃菜了，今天想做点菜吃。"

布里想起昨天傍晚见到的事情。从郊区来的一个农村妇女在胡同里不停地吆喝着："买酥油啊！家养水牛奶提炼的纯酥油！"

胡同里的妇女们都出去问价钱。但是谁也不肯花四卢比买一西尔酥油。

卖酥油的女人很不高兴，说道："只有人问价钱，没有人买。我从前到这个胡同里来一趟就能卖掉十西尔酥油。可是现在住在这儿的人都变了。"

库沙尔辛哈的妻子加尔达萝在窗口说道："现在已经不是吃酥油的时候了。现在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按照医生的嘱咐买一小瓶酥油吃。大姐，我们能够闻到一点酥油的气味就算不错了。"

布里知道，比鲁默尔和保险公司职员迪加拉姆以及库沙尔辛哈的家境现在都是如此。迪加拉姆的媳妇前两天把丈夫的一条破裤子拿来请达拉替她给小孩儿改一条裤子。从前，库沙尔辛哈头上总是围着整整齐齐的各种颜色的细布头巾。可是现在他

---

① 拜沙是印度货币单位。新币制一拜沙为一百分之一卢比，旧币制为六十四分之一卢比。

的头巾上露出了破布条。

最可怜的是婆罗门女人布伦黛伊。这个没有文化的寡妇在希沙莫迪市场的雅利安女子学校当传达。据她自己说，她娘家和婆家的经济情况都还可以。她丈夫死后,大伯子独霸了房屋，把她从家里赶出来了。她受到冤屈,不愿在亲戚朋友面前工作，于是就来到了拉合尔。她的女儿西达很年轻,才十五岁。她好不容易才让西达念到八年级。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学校每月只给她二十个卢比。她家里吃得很省，甚至有时候干脆不吃饭。但是为了遮羞总得穿衣服。特别是年轻女孩子，这方面更需要讲究一些。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的妻子布什巴悄悄地对帕格文蒂说:“我跟布伦黛伊和西达没有什么来往。我搬到这个胡同里来还不久。她们对我很客气。西达的裤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她为这件事情今天没有上学,一直在哭。我有一条旧绸裤，只穿过两次。现在已经短了。我看她穿也许行。你别说是我给的。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很好。如果能找到一个好婆家,让这个穷寡妇的包袱卸下来就好了!”

波拉邦泰胡同旁边有一条小巷通向莫吉门市场。小巷里住着穆斯林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布里从他们门前经过，发现他们的麻布门帘儿没有一块是完整的。男人们穿着破旧不堪的上衣,裤子和围裙。妇女们穿的围巾和长袍比他们的还要脏。

布里的隔壁邻居，市政工程局首席职员戈宾德拉姆先生的经济情况比以前好了。尔登的母亲添了一些金手镯。家里还买了电扇。

布商迪万金德坐在台阶上说:“战争年代什么怪事情都有，石头上能够长出草来。从来没有赚过钱的人也赚起钱来了。铁

匠克西达拉姆已经把附近那个送奶人的破旧房子买下来了，准备盖新房。还听说拉姆杰瓦亚先生准备在斯里区买一栋小房子。”

库沙尔辛哈毫不在意地骂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从前，拉姆卢帕亚除了在学校教书以外还到戈巴尔沙赫家里去当家庭教师，有时候兼任两处家庭教师。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兼任三四处家庭教师。即使这样，他现在的家境比以前更困难更穷了。他和妻子努力想掩饰自己的穷困，但是捉襟见肘，难于应付，因此他们经常愁容满面。达拉的事情更使得他们愁上加愁。

期终考试的成绩揭晓了。达拉名列前茅。拉姆卢帕亚不想让她继续念学士。他想：布里要念硕士；乌莎和赫里也都在念书。他怎么能负担得了这么多？虽然知识值千金而钱财如粪土，但是如果没有钱财是得不到知识的。

布里虽然从小受穷，但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从来不考虑自己将来怎么办。他像一个英雄，满怀自我牺牲的激情，梦想将来有一天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出狱以后看到家里这种境况他心里非常难过，对父亲说，他不准备继续上大学。

硕士学位现在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他曾经以政治犯的身份被捕入狱。如果现在伸手向英国政府要工作将是一种耻辱，何况这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决心自力更生，想到报馆里去谋求一个职务。

他早就听说自己不在家的时候达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后来希萝来告诉他们：索姆拉杰去年由于旷课太多而没有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今年参加了考试，但是成绩不及格。家里人谈

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达拉脸色显得很难看，偷偷地流泪。爸爸和妈妈都认为：既然未婚夫不可能成为学士，那么达拉得到学士学位又有什么光彩？

关于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的一些事情，布里过去就听别人说过。他认为让达拉跟这样的人订婚是很不公平的。为了对这种不公平待遇表示反抗，他决心支持达拉继续念学士学位。

他既然决心支持达拉继续念大学就不能让父亲负担她的学费。他自信这点钱他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但是入学的费用马上就要付清，不能拖延。他想到自己的同学加利杰伦·高尔。他为人很好，心地善良，既有天才又很勤奋，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等。他已经得了硕士，现在一定混得不错。他想找他借点钱。

可是高尔近来心情也很不好。他为了找工作，在九个月之内不知道向多少地方递过申请书。他求拉泰比哈利博士，戈巴尔沙赫老板，贾沃拉律师以及拉伊巴哈杜尔·迪那纳特这些大人先生们写过推荐信，但是毫无结果。

高尔很苦恼，抱怨道："我们这些人在联合内阁①的政府里怎么能够找到工作？穆斯林或者贾德人②哪怕以下等成绩得学士学位也能找到工作。而印度教徒哪怕以优异成绩得到硕士学位也找不到工作。"布里从他这儿还打听到其他朋友现在经济情况也很不好。

布里的父亲经常称赞哲学博士布兰教授。父亲是布兰念小学时的老师，一直教他到八年级。他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学生

---

① 英国人统治时期旁遮普省的最后一任内阁。

② 印度的一个少数民族。该民族大多数为农民，居住在旁遮普和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

而感到自豪。二十五年来他一直在戈巴尔沙赫老板家当家庭教师。开始时每个月报酬八卢比，一直干了五年。后来增加到十卢比，又干了五年。以后就每年增加一卢比。这就是戈巴尔沙赫老板对知识所出的价钱。当然，布兰博士的态度跟他完全不一样。

布兰博士非常尊敬拉姆卢帕亚老师。布里被捕入狱后，他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亲自到老师家里来表示慰问，并对他说："打官司需要用钱，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我。"

布兰在牛津大学得到民族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一九三九年回国。回国以前，他在《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过一些论文。英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他很有天才，说他可以跟著名经济学家托尼和邓金相比。回国后旁遮普大学聘请他当教授。布兰比布里只大六七岁，但是布里念硕士学位时经常听他演讲。战争期间旁遮普总督请布兰教授担任政府的经济顾问，后来他一直兼任这方面的工作。

布里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来找布兰。布兰对布里在报上发表的小说表示赞赏，还问了他一些监狱里的事情。

布兰提醒他："布里，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对你说过，德国的经济无法承担长期战争的消耗……"

大学里的师生们都知道，布兰博士跟共产党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思想上拥护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改革。他甚至批评共产党人是保守分子。

聊了一阵以后布兰博士问布里："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如果有需要我办的事情就请说吧！"

布里不好意思地说："博士先生，我想借一百卢比。"

布兰考虑了一下，从柜子里拿出十张十卢比的钞票，交给布里说："但愿你需要的钱不会花在一些给你惹麻烦的事情上面。"

他的话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二年布里为独立运动做秘密工作，曾经来找布兰博士寻求经济上的支援。布里当时相信：如果布兰不支援他，至少也不会把他送给警察。

现在，为了打消布兰的疑虑，布里只好直说："我借这钱是为了供我的妹妹念学士。等我拿到了稿费一定还给您。"

"哦！"布兰点了一支烟，说道："你的妹妹达拉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是的，她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期中考试。"

"很好！看来她很聪明。我在你家里见过她两次。一定要让她念书。但是她为什么不能自己做点工作？转眼间就有三个月的暑假。她为什么不去当家庭教师？这样做能够培养女孩子自力更生的精神。"

没有等布里回答，布兰继续说道："你把她带到这儿来吧！我的侄儿侄女都只有三四岁。达拉在假期里可以每天下午来教他们一两个小时。她入学以后还会有别的花费，还需要钱。"他接着用英语说道："如果她在穿戴和其他花消方面不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她会感到很寒酸，影响也不好。"

布里很据自己的经验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 * * *

拉姆卢帕亚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当家庭教师，工作非常忙。布里现在束手无策，连自己也养不活。这处境使他很难堪，也使他精神上很痛苦。

他入狱以前在大学念书时，遇到父亲生病或者太劳累的时候，往往代他去当家庭教师。两个月以前，父亲又兼了另一家的家庭教师。他虽然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但还是接受了这件工作。这样一来，他时常头痛，有时候白天在学校里打瞌睡。

拉拉·伯塔瓦姆尔·纳伦格的儿子杰格迪什从前是拉姆卢帕亚的学生。他不用功，功课不好，因此纳伦格先生一直请拉姆卢帕亚帮他补习功课。他好不容易才念完学士，在自己家开设的机器商店里工作。他的妹妹乌尔米拉没有考上大学，在家里待着。她的爸爸，特别是她的妈妈，想让她上大学。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如果想给女孩子找一个好一些的婆家，首先就要看她受过什么教育。妈妈知道乌尔米拉很调皮，不老实。得找一个可靠的人帮她补习功课才行。因此，纳伦格先生亲自登门来请拉姆卢帕亚老师。

纳伦格先生三年前从库赫迪利扬区搬到了门索胡同。门索胡同离拉姆卢帕亚家很远。纳伦格先生考虑到坐马车的费用，每个月给二十五个卢比做学费。拉姆卢帕亚在学校里教八年级。当家庭教师辅导学生考大学，除英语以外其它功课他都能教。纳伦格先生另外找了一位英语教师。

布里出狱两个星期以后父亲病了，一连发了三天烧。

有几个孩子的家长每月只给他十卢比或者十几个卢比，他两三天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能到纳伦格先生家里去他觉得很过意不去。因为纳伦格先生希望乌尔米拉九月间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从前父亲给杰格迪什补习功课的时候布里替他去过几次。纳伦格先生也知道拉姆卢帕亚的儿子很有学问。因此，父亲决定让布里替自己代课。他遵照父亲的吩咐，傍晚时候借了尔登

的自行车，到纳伦格先生家里去给乌尔米拉补习功课。

布里由于自己的爱国行动和文学天才，深受纳伦格先生，乌尔米拉的母亲贝吉和哥哥杰格迪什的器重。他们询问了他在监狱中的生活体会，热情地请他喝茶吃点心。布里很专心地教了乌尔米拉一个星期。

一天，贝吉对布里说："大哥，杰格迪什告诉我你还会教英语，是吗？"她征得布里的同意，跟儿子杰格迪什一样叫他"大哥"。

纳伦格先生的身体不好。现在是六月份，他们准备到默里山去避暑，过两三个月再回来。贝吉考虑到女儿需要继续念书，对布里说："你刚出狱，在监狱里受了不少苦，也应该疗养一下。拉姆卢帕亚老师在学校里教书，抽不出身子。你不但能教乌尔米拉别的功课，还能教她英语。你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在一起吃饭。在我们面前你就像杰格迪什的哥哥一样。我们在默里山的房子很大，有的是地方。我们每月给你五十卢比。你还可以顺便检查检查我们的小孩子书念得怎么样。"

既能够游山玩水，又可以赚钱，这样的事情布里当然求之不得。他在拉合尔除了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以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他还想，如果住在默里山安静舒适的环境里，可以不断地写一些东西向报纸杂志投稿。爸爸妈妈当然没有什么意见，都同意他去。他于是带上自己的作品跟纳伦格先生一起来到了默里山。

贝吉很清楚地知道女儿根本就没有心思念书。她已经十八岁了，但是身体很单薄，像一个洋娃娃，看上去不到十六岁。她本来该结婚了，但是母亲想让她多念点书，希望她能考上大学。贝吉一直把布里当亲人看待，让他住在同一走廊的一间很考究的

屋子里。出去散步的时候也叫他一块儿去。她告诉布里，乌尔米拉不用功念书，要他对她特别照顾，严格要求。一定要检查她是不是把学过的东西记住了。

布里平时对乌尔米拉很随便，也很亲切。但是对她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布里的脑子很聪明很有天才，但是身材却很矮小。他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出门坐车还买半票。他的脸现在还像小孩儿似的细嫩。他比自己的妹妹高不了半英寸。哥哥和妹妹在一块儿走路的时候看上去高矮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材太矮小，于是经常抬着肩膀，挺着脊背。到后来这样做竟成了他的习惯。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年龄小一些。他为了不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小孩儿看待，在嘴唇上留了一撇胡子。他知道自己身材太矮小。因此，当他坐在桌边教乌尔米拉念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显得有威严，总是把脊背挺得直直的。

乌尔米拉虽然叫布里做“老师”，但是在他面前却丝毫也不拘束，用平辈的语气跟他讲话，态度很随便。布里发现贝吉的话一点也不假。他开始给乌尔米拉讲课，但是她却没完没了地说话。他继续往下讲，可是她却把话题扯到别的东西上面去：一会儿谈到学校里某个女孩子的事情，一会儿说出一个笑话，一会儿提出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一会儿谈到头天晚上散步时遇到的事情，如此等等。

布里想制止她，说：“你先念书吧！”或者说：“现在是念书的时候，以后再聊天吧！”

乌尔米拉总是笑着说：“好吧，你先跟我说说这个！”或者说：“不行，不行！你先听我说！”

对于布里的学习纪律，乌尔米拉总是嬉皮笑脸，不予理睬。

为了避免跟一个媚人而任性的年轻女孩子玩耍，布里不得

不极力克制自己。他必须考虑纳伦格全家对自己和父亲的信任和尊重。

乌尔米拉不但性格很轻浮，而且模样儿也还差强人意。从身材的比例来看，不能说她长得十分漂亮。她的脸是圆的，脖子比较短，鼻子也不值得称赞。但是她的皮肤洁白，褐色的头发轻柔而细软。两只大眼睛很吸引人。她那诱人的神情能使人忘记自己的审美观。何况她谈起话来又是那么娓娓动听。

布里对自己的处境十分警惕，但是他对乌尔米拉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柔情蜜意却不能视而不见。当然，只有在跟她一道上街买东西或者当贝吉不在场，他们四目相遇时，他才会有所动心。在学习的时候他是很严肃的。

布里教她代数。她总是扯别的事情。他一连三次敦促她专心念书，她始终不听。布里很生气，说："我要去告诉你爸爸。"

以前，每当乌尔米拉捣乱的时候布里总是这样警告她。她总是说："你去告状吧！我挨骂你是不是很高兴？"

可是今天她干脆说："你以为我是弟弟布尔温？拿爸爸妈妈来吓唬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跟爸爸妈妈有什么关系？你有话就大胆地对我说吧！"

布里气极了，说道："我要打你耳光。你小心些！"

"你打吧，你打吧！"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控制住自己。

"得了，请注意。$a^2+3a+2=a^2+a+2a+2=(a^2+a+2a+2)$。"

乌尔米拉把脸伸过来说："你先打我耳光吧！"

布里严肃地说："对不起，请注意。"

"你先打我耳光吧！你不是说要打我耳光吗？"乌尔米拉把

数学书从布里手上夺过去合起来，然后把脸伸过来。

“啪”的一声，连整个屋子都听得见。

布里实在控制不住了，使的劲太大，打得太猛，乌尔米拉的白色圆脸上显出四条红色的手指印。

乌尔米拉愣住了，两只大眼睛流出了泪水。她使劲咬住下嘴唇，忍住眼泪，低着头，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这意外的情形使得布里和乌尔米拉半晌说不出话来。

布里很后悔。他的怒气已经完全消失了。他非常激动，想向乌尔米拉道歉，把她抱在怀里，吻她被打的面颊。但是，他终于控制住自己，说道：“很对不起，现在咱们学习吧！”

“你再打吧！”乌尔米拉把脸伸得更近。

布里只得认输。他不上课了，走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躺下。心里想：她脸上留的痕迹是瞒不过别人的。现在怎么办呢？别人会怎么说？这回可真糟糕！

他听到饭厅里有人骂布尔温。布尔温否认自己打了姐姐；挨了两耳光，不服气，又哭又闹。

哎，这个轻浮的女孩子多么调皮！她为了爱情真是不顾一切！女孩子什么事情也能干得出来。哎，怎么办？

下午贝吉带乌尔米拉出去散步买菜，她跟平时一样叫道：“布里大哥，走吧，咱们一块儿散步去！”一路上乌尔米拉跟布里有说有笑，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她脸上的手指印也几乎看不出来了。

布尔温要买阿卢加果①，贝吉和布尔温蹲下身子去从水果贩的篮子里往外挑水果。乌尔米拉站在一旁温情脉脉地看着布里。布里觉得很过意不去。乌尔米拉的眼光似乎在告诉他，请

① 西洋樱属的一种树的果实。

他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第二天布里给乌尔米拉上课时态度更加严肃："关于'理想生活'的解释你写好了没有？拿来给我看看！"

"你先打我吧！"乌尔米拉回答道。

"你把写好的东西拿给我看！"

"你先打我吧！"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你为什么不打？"

"那样做是不对的。"

"你昨天为什么打我？"

"昨天我生气了。请原谅。现在念书吧！"

"你现在为什么不生气了？"

"我不生气。你念书吧！"

"现在你想些什么？"

"什么也不想。"布里低下头，心里很生气。

"你还在生气。"乌尔米拉微微一笑。

"我现在没有生气。"布里朝她看着。

乌尔米拉念了一句诗："他因为我的爱情而生气，我因为他的生气更加爱他！"

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克制住自己，看着乌尔米拉。

乌尔米拉也看着他。

布里求她："你念书吧！"

乌尔米拉摇了摇头，表示不想念书。

"那么你准备干什么？"

"我早已经跟你说过了。"乌尔米拉的双颊和两只眼睛红得像西瓜瓤似的。这个沉醉在爱情之中的年轻女孩子使得一向安

分守己的布里开始有些春心荡漾起来，他觉得身上飘飘然，脸上火辣辣的。他问乌尔米拉："你是怎么说的？"

"你不知道？"乌尔米拉由于过分激动，喉咙有些哽塞。

"不知道。"布里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我告诉你行吗？"乌尔米拉向他逼近了一步，喉咙变得更加哽塞了。

"好吧！"

"你闭上眼睛。"

布里两只膝盖紧紧地贴在一起，胳臂撑在桌上，手托着下巴，听从乌尔米拉的吩咐闭上了眼睛。

布里感到自己脸上被她吻了一下，赶紧睁开眼睛。乌尔米拉屏住呼吸，一声不响，玫瑰色的眼眶里，两只乌黑的眼珠发出诱人的光芒。布里紧紧地靠在椅子上，想尽力控制住自己。但是两只手已经不由自主地碰到了乌尔米拉的胳臂。

"乌尔米拉，你给我过来！"突然，像晴天霹雳似的，从隔壁房间的门帘后面传来母亲的愤怒斥责声。

"真糟糕！给她看见了。你走吧！"乌尔米拉一边低声说着一边站起来。

乌尔米拉畏畏缩缩地走了。布里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隔壁房间的门帘放下了，传来劈劈啪啪的耳光声。布里起身回自己房间，焦急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现在怎么办呢？他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坐起来，脑子里上下翻腾。最后，终于打定主意到市场上去了。下午四点钟，他从市场回来，开始捆行李。他已经从公共汽车代办处打听到了开往拉瓦尔品第的班车时间。

布里正在收拾行李，布尔温走过来对他说："老师，妈妈请你

过去喝茶。"接着低声说："姐姐挨了一顿毒打。妈妈用门帘上的棍打她。这件事情你可别告诉我爸爸。"布尔温说话时的语气显得十分难过。

贝吉心情很不好。她把茶和一些糖果点心放在布里面前说："大哥，你下午上哪儿去了？还没有吃饭吧？"她极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但仍旧掩饰不了内心的痛苦。

布里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步田地。他低下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以一种承认错误和请求原谅的语气说道："我今天晚上就回拉合尔去。"

贝吉说："大哥，这是为什么？我没有说你。你没有过错。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只怪我们自己命苦。你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爸爸。他如果生气或者受到打击，可能犯心脏病。"

布里咬紧牙关止住了眼泪。

一连过了三天，布里一直没有见到乌尔米拉。偶尔从后面看到她的背影，但她总是用纱丽① 蒙着头。第四天，布尔温走来对布里说："老师，姐姐想要念书。"

布里瞟了乌尔米拉一眼。美丽的头发覆盖在额头上，白色的皮肤显出一道道蓝印。左手绑着白色绷带。他低下头说："还是学习那首诗吧！"

"你真狠心，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布里不想跟她纠缠，低下头，冷冷地说道："没有把骨头打断就算不错了！"

"我只不过挨了打。可是担惊受怕的是你！"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布里抬起头看着她。

"既然已经挨了打，还怕什么？让她再打吧！我不能白白地

---

① 印度妇女流行的服装，是一块披裹全身的完整的长布。

挨打!”

布里闭上眼睛思索起来。他心里很不平静，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满脸涨得通红，但是仍旧控制住自己，低下头，开始讲解诗的格律，含义和感情。

“我不听……，我不学……，我不听……”乌尔米拉不让布里继续往下讲。

布里站起身来回自己房间去了。

午前，贝吉来到布里的房间里。她的眼睛有些红肿。她把五张十卢比的钞票放在布里手上说：“这是给你的。”接着，又交给他一张钞票，说：“这是给你的路费。”

贝吉往回走的时候布里以十分内疚的心情说道：“你不必这么客气。我没有为你做什么事情。倒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千万不要这样说!”贝吉转过脸来，用纱丽边擦着眼泪说：“我觉得很难为情。不该把你带到这儿来。我自己的人不争气，能怨谁呢？大哥，这件事情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布里突然从默里山回来了。家里人都很诧异。胡同里的人都来打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布里表面上虽然很平静，但是心里却非常不平静。乌尔米拉的样子不时出现在他眼前。他想：我这样做不正好说明自己没有丈夫气吗？她长得多么漂亮啊!难道我们就不能够结合？贝吉大概不会反对吧？她的爱情多么真挚!……受人雇佣的人怎么能跟主人谈恋爱？……对我来说结婚并不只意味着发生肉体关系。可是那个女孩子除了肉体的诱惑以外还有什么呢？我怎么会被她迷住了？

布里想起自己曾经有过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希望能找到一个有学问的，懂得生活艺术的终身伴侣。想到这里，他似乎从泥泞中挣脱了出来。

## 三

布里把自己在监狱里精雕细刻写成的小说陆续交给报社和杂志社发表了。《辩护者报》和《幸福报》的周刊都发表了他的小说。他是一位新作家，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扬。他沉醉在一片赞美声中。虽然肚子由于失业而挨饿，但是他却习惯地挺着胸脯，把脖子伸得直直的。

《辩护者报》的编辑用乌尔都语写了一段介绍。介绍中的波斯词汇[①]很多，刊在他的短篇小说标题下面。介绍的大意如下："本刊深感荣幸，能向读者推荐布里先生这位擅长刻划人物性格的艺苑新秀，并将他的小说刊登出来，以飨读者。布里先生虽系青年作家，但他的艺术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使世界文学为之生辉……"

报社的人纷纷代表编辑部来找布里，请他写小说，写热情洋溢的诗歌和讽刺性的文章。但是谁也不提那些已经发表了的小说是否应该付稿酬。好像他们不想谈论金钱方面的事情，以免玷污伟大的艺术家。然而这些金钱方面的事情却使得布里因为不能维持生活而受到了玷污。

布里想：这就是艺术的价值。我为了创造这些艺术，连一块坐的地方也没有，连写字用的桌子和椅子也没有。我是一个失业者，我的父亲由于劳累过度，已经积劳成疾，可是依旧不得不继续劳累。母亲管理家务，一天到晚含辛茹苦，再加上心情不好，变得有些老态龙钟，做事情颠三倒四。妹妹们因为不能穿到

① 印地语中有很多波斯语词汇，乌尔都语中波斯语词汇更多。有很多著名乌尔都语诗人都能用波斯语创作。

一件干净衣服而发愁。我自己出门时也没有干净衣服可穿。他几次想到报社去找工作。他想，别人是不会拒绝他的。但是，既然人们如此称赞他，他就应该有些身分等别人来登门邀请才行。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布里从光明出版社拿来一本小说准备翻译。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译好了几章送去，想得到点稿费。但是出版商表示并不急于出这本书。

《辩护者报》的一位副编辑莱克拉姆·舍尔马是布里的老朋友，他除了替《辩护者报》干事以外还给新印度出版社搞点翻译和别的工作。他知道布里的情况以后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见一见新印度出版社的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他那儿还有一个家庭教师的空缺。你的印地语又很好。"

新印度出版社的老板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二女儿甘娜格正在念硕士的第一年。她想通过印地语的考试。当时，旁遮普的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妇女中有一股印地语热。布里在念硕士的第一年时也参加过印地语的考试。

甘娜格是参加过一九四二年政治运动的女学生之一。吉尔塔里拉尔本人是一位老资格的爱国主义者和思想开明的人。他的女儿经常穿纱丽出去参加拉合尔的一些社会团体的活动。她因为受父亲的影响很同情学生会，在一九四二年的运动中经常参加集会和游行。当时她总是穿着薄薄的土布纱丽，模样儿十分秀丽，动人。布里也见到过她，但是没有跟她说过话。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只懂乌尔都语和英语，对文学很感兴趣。他虽然从前想当作家，但是后来却干了出版事业。甘娜格小时候他就教她念乌尔都语。她在学校里也念过印地语，但是印地语的程度不如乌尔都语。她念硕士学位通过英国文学考试以后

曾经想参加乌尔都语的考试。可是由于民族主义精神，她还是决心参加印地语的考试。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邀请布里去商量有关甘娜格的学习文学的问题，特别是学习印地语的问题。甘娜格作为学生把布里当做老师来迎接，对他很尊敬，态度很谦虚。布里发表过的所有短篇小说和一些文章她都看过。她还把他的两篇小说念给自己爱好文学的爸爸听过。

甘娜格还在自己的姐夫奈耶尔面前谈到过布里，认为如果奈耶尔能够见到布里将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奈耶尔在高等法院当律师，住在模范区内自己的别墅里。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知道布里这样的文学家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因此，不好意思直说，而是拐弯抹角地问他：能不能每个星期来三天或者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给甘娜格补习功课？能不能帮助跟自己的妹妹差不多的女孩子补习文学方面的课程？考虑到所需时间，至少要多少报酬？

布里跟甘娜格谈了一会儿以后，认为自己不应该以一种被雇佣的身份坐在她面前。被雇佣教乌尔米拉的经验现在记忆犹新。因此自尊心代替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他答应有时来教甘娜格，条件是不提薪金的事。

布里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到牛奶市街去教甘娜格一次。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在文学界和政治界都很受人尊敬。布里能够跟这样尊贵的家庭来往感到很光荣。他一直很小心，不让甘娜格和她家里人知道自己的经济很困难。他到她家去的时候总是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他还经常注意擦自己的皮鞋。

吉尔塔里拉尔的印刷厂和仓库在香蕉路，办公室在萨图拉姆胡同自己家的客厅旁边。他经常在下午五点半或者六点钟工

作完了以后跟甘娜格和她的妹妹甘金一起在客厅里喝茶。他的妻子的性情与爱好跟他们不同。她不喜欢多说话，即使说话也超不过两句。她做完饭，吃完饭，收拾好以后就去洗衣服。如果衣服还不脏，用不着洗，她就看看上面有没有开缝的地方需要缝补。如果没有需要缝补的衣服，她就把麦子里的杂物去掉，准备让人磨成面粉，或者把准备吃一个月的豆子和调料挑拣好。她总是有事情可做。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围上围巾睡在院子里。她从不到客厅里来。她是属于上一个世纪的人，并以此自得其乐。

布里就在客厅里教甘娜格。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三个女儿甘达、甘娜格和甘金从小就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她们在男孩子面前说起话来一点也不拘束。在别人家里，如果有年轻的男教员来教女孩子，为了谨慎起见，也为了不让女孩子害怕，总是派一位老太太坐在旁边。可是吉尔塔里拉尔家里不采用这种办法。

布里不是以一个被雇佣的教员的身份到吉尔塔里拉尔家里来的。他是一个有同等身份的人，是来帮忙的，是一位受尊敬的客人。他有时候五点钟来，有时候五点半来。他来了以后吉尔塔里拉尔就吩咐人给他准备茶点。有时候，吉尔塔里拉尔也会在五点半钟的时候到客厅里来。但他不是为了监视他们，而是为了欣赏那些瓦尔吉语[①]的两行诗和其它诗句。他为了表示赞赏不断地喝彩，有时候也引一些乌尔都的诗句来跟这些印地语诗相比较。他们大谈文学，但是又不仅限于文学。他们还谈论政治和布里的狱中经历等等。几乎无所不谈。有时候甘娜格把自己写的文章或者小说念给布里听，征求他的意见，进行修改。

① 古印地语的一支，其中心为马土腊。

布里教甘娜格已经两个星期了。现在他几乎整天都盼望去牛奶市街。乌尔米拉的行为曾经使他对女孩子产生了厌恶之情。现在甘娜格的天才、克制和纯朴无邪把他原来的想法驱散了。正好像五六月间原野上的枯黄景色被雨季冲走了一样。在这以前，布里也曾为某些女孩子的美貌所动心。但是跟甘娜格接触以后，那些微不足道的回忆就像朝霞消失在旭日中一样，变得无影无踪了。

哪个年轻的女孩子不惹人注意？甘娜格既俊俏又吸引人，她的皮肤是深黄色的，身体发育得很好，很健美，身材苗条。她那现代化女孩子的举止和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的社会地位使得她的仪表更加具有魅力。这样就更增加了布里对她的爱慕之情。

既然布里对甘娜格有了这种感情，当然也要猜想她是否对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他和她的经济地位相差很悬殊，他现在还没有工作，这使得他很沮丧，很惭愧。他为了与甘娜格建立平等而亲密的关系，必须找到工作，必须自食其力。

布里出狱已经两个月了。在杂志上发表了六篇短篇小说。到处是一片颂扬声。编辑们只请他写小说，而从不提他的工作。布里想：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登门邀请？他到甘娜格家去的时候显得特别寒酸，因此，也就对自己家庭的贫穷感到特别难受。

布里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得求邻居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帮忙。

这位医生是在布里入狱前不久搬到波拉邦泰胡同来的。他于一九四二年得到医学士学位。战争期间他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军队中谋到一个职位。但是由于民族主义思想，他决定自己开

业行医。他参加了国大党的工作，并成为拉泰比哈利博士的助手。他现在正在帮助拉泰比哈利搞竞选活动。

战时的住房很紧张，但是拉泰比哈利博士写信给房产管理局，要他们在波拉邦泰胡同分了一栋又好又便宜的房子给布尔普德亚尔。拉泰比哈利是国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议会中有影响的人物。基杰尔内阁很器重他。印度教徒把他的话当做格言宝训。

布里跟布尔普德亚尔一起来到拉泰比哈利家里。布尔普德亚尔介绍说，布里对祖国和国大党都十分忠诚，曾经入过狱，并对他的文学天才大加赞扬，接着，对他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示十分担忧。拉泰比哈利听了以后说："好吧，这个问题我可以考虑考虑。"

过几天，布尔普德亚尔趁中午没有人的时候又把布里带到拉泰比哈利家里，再一次向他谈到布里对国大党的忠诚，入狱的勇气，以及他的文学天才，接着，明确地提出："他入狱以前是跟着社会党人的。现在正在竞选的时候，应该让这些有用的人才跟咱们在一起。不能为渊驱鱼，让他跟别的党派合作。"

拉泰比哈利是《辩护者报》的董事长。他马上吩咐手下人用打字机打了一封信给主编格希什先生。

* * * *

格希什听说布里来了，马上把他请到房间里。虽然布里的身材很矮小，年纪很轻，但是格希什不考虑这些，站起身来伸出手对他表示欢迎。他谦虚而亲切地握着布里的手，握了很久，说道："你好，你好，请坐！"他先请布里坐在椅子上，然后自己坐下，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递给布里。接着，划一根火柴，用手

遮着，避开电扇的风，送到布里面前。

布里是不抽烟的，因为过去父亲不让抽，他也没有机会抽。长到这么大只偶尔抽过两三次。可是今天他为了使自己显得不太拘束，点上烟抽了起来。他一边抽一边想：跟狡猾的编辑打交道可以借助于烟雾。

格希什问他："布里先生，请吩咐吧！你是喝茶，喝咖啡，还是要点冷饮？"

布里更加不安了。除了在甘娜格家里以外，别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客气。

"你别客气。"布里回答道，"我现在什么东西也不想喝。"

"这怎么行呢？"格希什显得更加殷勤，"像你这样有希望有天才的文学家光临敝社，我们怎么能不招待呢？好吧，请问，你喝茶时喜欢用糕点还是糖果？"

布里已经说过不想喝东西，现在为了谢绝，补充道："编辑先生，请你相信我，我是刚从一位朋友家里喝过茶来的。"

格希什这才答应了，说道："那么好吧！待一会儿再说吧！"他胳臂撑在桌上，两只手交叉握着，看着布里。香烟在烟灰缸上冒出一股一股的烟，这是布里进门时他从嘴唇边取下来的。过了一会儿，他对布里说："先生，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作品？我们在胜利节时准备出专刊。"

布里受到这样的礼遇，没有勇气把自己找工作的介绍信拿出来，咳了一声，说道："我倒是希望能尽力跟你合作……。"

格希什捶了一下桌子，兴高采烈地说："你现在在写些什么作品？是不是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他在空中抓了一把，好像抓住了读者的心似的。

布里开始谈到自己："编辑先生，我目前条件和时间都……"

格希什打断他的话说道："……时间？……文学家都是很珍惜时间的。"他用手指打了一个榧子说："但那些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我自己也经常这么写。"

布里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说："我如果干别的工作，可能会分散精力。因此很想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特别想到贵社来工作。"趁格希什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他赶紧拿出信来说："拉泰比哈利博士有一封信给你。"说完把信递了过去。

格希什听到拉泰比哈利博士的名字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从信封里取出信来，看完后放在桌上，然后摘下眼镜，把它放在信上，用手掌揉了揉眼睛。好像在说：现在不必用眼睛了，而是需要用脑子。

格希什揉完眼睛重新点上一支烟，吸一口烟向屋顶的天花板吐去，说道："我的朋友，文学和政治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他的语气跟刚才完全不同了。这时房门开了，一个穿衬衣长裤的男青年手上拿着一叠稿件走进来。格希什问他："老弟，怎么回事？"

"第二版上不能同时刊登三篇谈话。德达德雷的谈话能够放在第三版上吗？"年轻人问道。

"你坐下！"格希什示意叫年轻人坐下，"你认识他吗？他就是布里先生。"

年轻人点了点头。

格希什继续说："布里先生想来咱们社里工作。我告诉他，文学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责任重大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圣雄甘地，潘迪特·尼赫鲁和瑟尔达尔·巴代尔[1]都做着

---

[1] 瑟尔达尔·巴代尔(1875—1950)，印度政治活动家，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元老，甘地的战友。

为祖国服务的工作。但是他们从这些工作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作家要提出自己的主张，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办报纸和写文章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和牺牲！做这种工作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有的只是贫穷和困苦！因德尔纳特先生，是不是？”

格希什继续说：“办报纸是一种艰难的事业，必须不断地学习。很多著名的作家都学习了一辈子。就拿托尔斯泰来说吧！你知道吗？托尔斯泰把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修改了一百遍。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并不是没有天才。他们有天才，但是不能刻苦。他们不想学习，只想出名，想得到金钱和地位。一个从来没有开过汽车的人怎么能把汽车开到马路上去呢？那一定会出车祸！当然，开汽车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新闻工作能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新闻工作者能够左右政治局势。他们的责任多么重大！”格希什把两臂伸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表示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

“当然是这样！”因德尔纳特表示同意，“你说得完全正确，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很好！”格希什说话时语气缓慢，打着官腔，连看也不看布里一眼：“你来这儿工作吧！但是你必须努力学习。你去找伯纳尔西达斯谈谈吧！你马上就可以开始工作，薪金问题等你工作以后看情况决定。”

格希什把眼镜架在鼻梁上，看着稿件对因德尔纳特说：“老弟，这件事情你就看着办吧！巴代尔先生的谈话非常重要。这一点必须考虑到。”他早已把请布里喝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因德尔纳特站起身来，这使布里想起自己现在也该告辞了。

他刚才来的时候是一位文学家，是格希什的尊贵客人，现在走的时候却成了他手下一名办报的奴仆。感受是痛苦的，但是生活却有了着落。这给他带来了安慰，使他忍受住这一切。

* * * *

布里在《辩护者报》的工作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三个星期中第一个星期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第二个星期从下午四点到晚上九点，第三个星期从晚上九点到半夜两点。报社的工作是不考虑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是否方便的。所有的报纸都互相竞争，要在一清早人们醒来的时候把报纸送到他们手上。因此，编辑和印刷时间都是根据这一需要确定的。每天早晨，当公民们醒来的时候，当天的日报就要把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因此，当他们进入梦乡的时候，记者们不得不开着灯，趴在书桌上，收集全世界的新闻。接着，印刷机迅速地一张一张地把报纸印了出来。这样安排工作是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的。报社的老板，经理和总编辑下命令要这些拿低薪的小编辑和印刷工人这么干。而这些人为了糊口，哪怕再困难也不得不干。

记者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自己的看法放在一边，而用老板的观点来谈论问题。成千上万的读者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并不知道他们是谁。因此，谁也不会过问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助理编辑是为印刷机送原料的机器。布里既然选择了这样的职业，当然不得不做这样的工作。他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是随着报纸的需要而确定的。他雄心勃勃，想成为一个总编辑。但是，这对他来说显得既遥远又渺茫。他有时候一连几天抽不出时间到甘娜格家里去，但是一旦有机会他是决不会放过的。

布里每隔几天才有一次机会到甘娜格家里去。去了以后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讨论文学上的比喻和隐喻等问题。甘娜格不免要抱怨他好久没有来。而布里也不得不向她解释，说自己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慢慢地，甘娜格在他面前再也不是一个无拘无束，只知道热情地谈论文学的女孩子了。她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跟他默默无言地坐在一起。她再也不对那些诗词格律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她现在关心的是布里的工作如何，是不是太劳累？有时候，父亲走了，他们会相对无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冬天，布里过了一个星期才到甘娜格家里来，来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头上围了头巾，手里拿着手杖，坐在客厅里，正准备出门。他见到布里连忙说："孩子，你来了！"对他表示欢迎，并向他问好。接着，他称赞《辩护者报》办得如何如何好，并赞扬了布里的工作。他还交给布里一张很长的书单，上面写着甘娜格要买的印地语书籍。

客厅旁边的楼梯上传来甘娜格下楼的声音。她穿着丝绸纱丽，手上拿着上衣，好像要出门的样子。她跟布里打了一个照面，显得很高兴，脸上浮起一层红晕，但很快又低下了头。她妹妹跟在她后面，一边把上衣套在纱丽外面，一边往楼下走。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用手杖轻轻地敲了一下地板说："甘娜格，布里先生来了。你念书吧！我跟甘金到杰塔街去。你以后再去找维姆拉吧！学习第一。"接着对布里说："孩子，我本来打算要她跟我们一起去。可是学习要紧，工作第一。"

"不必了！不必了！就让她跟您一起去吧！我明天再来。"布里表示很客气，不想打破他们父女的计划。

甘娜格拿不定主意，看着父亲。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很快就下了决心："孩子，不行。什么时候到别人家里去都行。可是工作应该永远放在首位。"说完站起身来，一边走一边吩咐甘娜格："孩子，你给布里先生准备茶点吧！"接着，朝布里笑了笑，说："你很累吧！我知道报馆里的工作是很累的。"

父亲走后甘娜格把上衣放在沙发背上，然后坐在布里身旁的椅子上。两个人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

"你为什么不说话？"布里问她。

"我不说，你先说吧！"甘娜格说完两个人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去拿茶点？"甘娜格猛然想起刚才父亲吩咐她做的事情。

"不必着急。"布里的声音有些断断续续，不太连贯。甘娜格眼睛盯着自己的纱丽边，没有说话。

布里看她不做声，于是问道："你想喝茶吗？"

甘娜格脸朝下，摇了摇头，然后摆弄着纱丽，手指有些发颤。

布里突然问道："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红？别人看见了会怎么说？"他对她改变了称呼，不叫"您"，而叫"你"了①。

甘娜格身上颤动了一下，看着布里，嗔怪道："就只有我的眼睛发红？你也不看看自己的眼睛！"说完低下了头。

"我有一句话要跟你说，行吗？"这句话在布里心底里埋藏了很久，现在不由自主地从舌尖上迸了出来。

甘娜格仍旧低着头。

"你不会生气吧？"

---

① 印地语中"你"和"您"分得并不太严格。这里的意思则是指称"你"表示亲近了些。

甘娜格摇了摇头。

“你得答应我，你不会生气我才说。”

“什么事情？”甘娜格低声问。

“你不会生气吧？”

“决不会。”

“好吧！我说，你能答应我对你的要求吗？”布里说完把手伸过去。

甘娜格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满脸涨得通红，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心上，低下了头。

布里问她：“你答应我了，以后不会后悔吧？”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甘娜格坚定地回答说：“决不后悔！”她深情地看着布里，继续把手放在他的手心上，态度非常严肃。

布里知道她说这话是十分严肃的，于是把她的手举起来放在自己额上。过了一会儿，心情稍微平静些，他才说道：“我向你要的东西太多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有什么条件？既没有钱财，又没有社会地位！”

甘娜格由于过分激动而流出了眼泪，她的嘴唇有些发抖，勉强控制住自己，说道：“你说到哪儿去了？是我配不上你！你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用衣襟遮住脸，站起身来，走出客厅。

她到厨房里去吩咐伯森代准备茶点，然后拿着书走回来；打开书，把一支铅笔夹在书里，走过来坐在布里身旁。刚才发生的事情使她感到非常自豪。她对布里说：“你为什么说那些配与不配的胡话？”

布里仍旧在考虑甘娜格的富裕家庭和自己的贫寒家境。他

说："你太善良了。我不能欺骗你，欺骗就等于犯罪。我不富裕，现在我每个月只赚一百卢比。但是我对自己的能力和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布里没有向甘娜格隐瞒自己的经济情况，这样做他感到很满意。

甘娜格眼睛里含满了泪花，反驳道："金钱算什么？难道我是一个财迷？谁不知道你的艺术和人品？"

从此以后，布里和甘娜格经常在外面约会。有时布里下午要上班，甘娜格就趁中午饭馆里人少的时候从学校出来跟布里一起吃午饭。他们有时候到马尔路的标准饭店吃饭，有时候在别的地方会面。甘娜格感到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钱财的事情她并不在乎。她从来没有遇到过经济上的困难，因此，她不知道为金钱而苦恼是什么滋味。她从来没有当过大财主，也没有这种奢望。她的两个女友家里很阔，出外总是坐小汽车。她虽然只能坐马车，但从来没有为车钱发过愁。她也很愿意坐公共汽车，认为出门时能坐公共汽车也就行了。她现在想，念完硕士以后不再参加乌尔都语文学考试了。她要学新闻，以后可以跟布里在一起自己办文学杂志。她坚信布里有朝一日会成为普列姆昌德，舍尔德，高尔基，哈代和马哈姆[1]那样的世界著名作家。他们的家——屋外是小小的花园，室内陈设着两张书桌。

## 四

布里很快就结束了报馆的试用阶段。试用期完了以后上级

---

[1] 普列姆昌德为印地语著名作家；舍尔德为孟加拉语著名作家；高尔基为苏联著名作家；哈代和马哈姆为英国著名作家。

让他写评论或其它文章，而不是让他翻译电传打字机上的英文通讯稿。他的意见开始受到报社的重视，这样一来，也就免不了跟格希什先生发生一些分歧和冲突。

格希什有时候责问他："布里先生，咱们的报纸好久没有刊登你的小说了。你在咱们《辩护者报》工作，可是小说却拿到《明镜报》去发表。说实在话，我们非常希望刊登你的小说。"《辩护者报》是不会因为刊登了布里的小说而发给他额外工资的。因此，他过去一直把自己写的小说拿到别的杂志上去发表。

布里写了一篇关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海员起义的评论。在评论中讽刺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对革命的海员缺乏同情心。老百姓看了这篇评论都称赞布里写得好。可是格希什先生却警告他："报纸能够受到群众的欢迎当然很重要，但是报纸是有政治倾向的，它的任务不是在群众的情绪中随波逐流而是要为群众指出方向……"

由于布里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些过去的朋友现在又来找他了。这些人是门久尔，纳伦德尔，阿瑟德和普尔杜姆纳等，他们都是学生会的共产党人。他们称赞这篇文章，并邀请布里参加在布赖德拉礼堂举行的声援孟买海员起义者的大会。布里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的这些朋友们希望得到他的有力支持，但又不得不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布里跟共产党人有意见分歧。共产党人要求民族自决权。而布里则认为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其结果必然导致分裂，使国家分成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

而共产党人则认为民族自决才是达到团结和避免分裂的唯一途径。他们经常举行讨论会来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达拉和

甘娜格也常常跟苏伦德尔和久贝达一起参加这种讨论会。达拉和布里有时候在家里也谈论一些报上的观点。但是谈得不够充分，达拉提的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布里从达拉的谈话中看出，她有些同情共产党的观点。他对这点感到很不满意。

四月的一个下午。拉合尔从寒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年轻的女孩子脱下那些遮住自己丰腴体态的冬衣，像蝴蝶似的在劳伦斯花园围墙外的树林里，在阿纳尔格利和马尔路上轻飘飘地穿来穿去。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跟人行道旁的奇花异草争奇斗艳。小伙子们则挺着胸脯，摩肩接踵地在路上徜徉。就在这样的时刻，布里和甘娜格在劳伦斯花园里共同商定和安排了自己未来的生活。

布里今天晚上九点到半夜两点值班。他正在踌躇满志地工作，因德尔纳特把下午收到的新闻稿递到他手上说："请你以《考场里的风波》为标题发表这个消息。"

新闻稿是这样的："今天是学士学位考试的最后一天。监考人丁穆哈默德教授发现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携夹带作弊。教授指出此事并责令其交出试卷。该学生拒绝交出试卷，教授令其退出考场。当工作人员前来执行命令时，索姆拉杰动手殴打丁穆哈默德教授，然后扬长而去。"

布里一口气念完新闻稿，心里很不平静。他想起了达拉，把新闻稿放在桌上，手撑着下巴考虑了很久。他想把新闻稿压下来，但是这样做非向格希什先生说明理由不可。而他对索姆拉杰丝毫也不同情，有的只是痛心和失望。

布里把消息中的"印度教学院"和"萨赫尼"删掉；把"发现"改为"认为"；把标题中的"风波"改为"误会"。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办公室多待了一个钟头，直到三点钟才下班。

父亲现在对布里和达拉清早起床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因为他们为了准备考试经常开夜车，父亲认为应该起床的时候正是他们睡得最香的时候。

早上，邻居库沙尔辛哈这位食品店老板从睡梦中醒来以后开始唱晨歌：

“啊，母亲！欢乐的时光多么短暂，欢乐中不觉时已黄昏，我从未将家务事记挂在心。”

库沙尔辛哈的嗓音很圆润，而且他还有一些音乐方面的知识。他的晨歌消除了人们睡醒时的不适之感。大家都闭上眼睛想听他继续唱下去。这时布里的爸爸似乎不甘寂寞，想要跟他比个高低，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唱道：

“世界之母啊世界之母，我们大家都向您祝福！”

胡同里传来了卖报的声音，布里赶紧起床，下楼去买了一张报纸。

父亲唱完晨歌正闭上眼睛准备祷告，这时，布里把报纸摆在他面前说：“这件事情真是太糟糕了！”

父亲看完消息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说：“这可能是别人。”

“就是印度教学院的萨赫尼，是我把它删掉了的。”

“今年考试又失败了。”父亲表示十分惋惜。

布里说：“不只是考试失败，事情还可能闹大。”

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这只有靠上帝保佑！这件事情后果严重，可能要受到法律制裁。”

布里严肃地说：“应该受到法律制裁。丁穆哈默德教授会向主管部门提出控诉，他决不会善罢甘休！”

“今天的报上有什么新闻？”迪万金德在胡同里一边刷牙一边问旁边的人。

“印度教学生打了穆斯林教授。”传来迪加拉姆的声音。

“这个小伙子不错！他大概被欺负得够戗！这些穆斯林……”迪万金德破口大骂起来。

“老师，你有什么事儿吗？”楼下传来戈宾德拉姆的声音。

“我来看看报纸！”布里的父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下楼去。

戈宾德拉姆手里拿的不是《辩护者报》，而是《王公报》。报上明明写着“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戈宾德拉姆是拉姆卢帕亚的老邻居，知道他跟索姆拉杰的关系。因此，非常同情而忧虑地说：“命运真会捉弄人。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样做？达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子，而他却干下了这种事情！”

拉姆卢帕亚说了一声：“一切由天神安排！”就低下了头。

家里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谁也没有吱声。达拉一直低着脑袋，既不吃饭，也不到学校去。她推说自己头痛，躺在床上不起来。虽然学校里的人并不知道她跟索姆拉杰的关系，但是她心里想：与其这样无缘无故地丢脸，还不如跳到井里死了痛快。

拉姆卢帕亚到学校去的时候，老师们正在议论这件事情。他们对这种破坏纪律的事情表示十分担忧，都说：“既然连大学教授也会受到这样的侮辱，那么普通中小学教员恐怕连门也不敢出了。这样的学生应该把他用藤鞭抽打一顿，赶出校门，送进监狱，以儆效尤。”拉姆卢帕亚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辩护者报》发表了市内记者的报导说：所有大学和学院的教授们都要求主管部门迅速采取行动，维护大学和考试的纪律。

《政治报》的消息说："考场里的肇事者已经潜逃。有关当局正准备把这件案子提交市首席法官审理。据可靠人士透露：被告已潜逃，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王公报》上的报导又不一样。报导说："从考场的事件可以看出宗教歧视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穆斯林联盟的教授陷害民族服务者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据可靠人士透露：长期以来，印度教学院学生索姆拉杰·萨赫尼一直受到穆斯林联盟教授丁穆哈默德的歧视与打击。他无法摆脱宗教歧视给他带来的痛苦。由此可见，穆斯林联盟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拉姆卢帕亚放学后先到戈巴尔沙赫家去给孩子们补习功课。补习完功课才回家。回家后知道哥哥托人带信叫他去一趟。拉姆杰瓦亚平时很少看报纸，今天因为听到街坊邻居议论才知道这件事情。他对弟弟的无知表示很遗憾，说："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还好像若无其事的样子。你也不想一想自己跟这件事情的关系？人家的儿子就是你的女婿。你应该到苏克拉尔·萨赫尼那儿去问一问情况，表示关心才行。"

两兄弟一起来到本尼大院苏克拉尔家。苏克拉尔身边还坐着两个人，他们的脸色都很阴沉。拉姆杰瓦亚提到考场里的事情，说："我弟弟自从昨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到现在连一口饭也吃不下。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事情是……"

苏克拉尔大骂丁穆哈默德："他敢破坏我儿子的名誉？他……谁理会什么主管部门不主管部门？我可以去找詹金斯总督，他这个……想让我儿子上刑事法庭？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非到他家门口用鞋子打他一百下不可！要不然老子就不是刹帝利①，是贱民养的！等着瞧吧！老子要把拉合尔的穆斯林统统干掉。老子是太阳王朝②的后裔，宁愿死也不会收回自己的誓

言。”

拉姆杰瓦亚惶恐不安地问他：“孩子没有吓坏吧？”

苏克拉尔毫不在意地说：“这些学士不学士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孩子又不去当书记和文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内阁为了准备将政权移交给印度人，于一九四六年派了三个代表来印度。这些代表在西姆拉跟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代表进行磋商。全国上下都注视着他们。国家的前途决定于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也就是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斗争形势。而拉合尔却忘记了这一切，陷入考场里的穆斯林教授与印度教学生的争端中。反对考试舞弊成了教派问题。两个月以前，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苏克拉尔曾经是拉泰比哈利博士的主要支持者。而在印度教大会和民族服务者联合会中苏克拉尔又是拉泰比哈利的代表和得力助手。因此，拉泰比哈利博士向首席部长基杰尔·赫亚德·汗提出：“这次事件已经带上教派色彩。如果处理不当，印度教徒会怀疑你的政府……”

当时旁遮普的首席部长基杰尔爵士的地位很不牢固。在一九四六年的旁遮普立法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和国大党的席位增加了，而共产党的席位减少了。基杰尔的政府是依靠国大党议员维持局面的。穆斯林联盟一直想把它搞掉。这次事件关系到维持纪律和大学尊严的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适当的处理，大学考试的主管人准备把案子提交给高等法院。在这种时候必须用理智考虑问题，一定要使国大党的代表满意才行。因此政府宣布派一个委员会对这次事件进行调查。

布里对家里人说：“据可靠人士透露：准备让丁穆哈默德教

---

① 刹帝利是印度四种姓中的第二级，武士贵族。

② 印度传说中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中英雄辈出。

授离开拉合尔去白沙瓦学院当院长。教授对此很满意，认为这样的提升是为了表彰他尽忠职守。已经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中有人主张不要做出任何决定。”

希萝的妈妈对帕格文蒂说：“让女孩子上大学有什么好处？现在她的学历已经跟男孩子一样了。她难道过门以后去当教员或者文书不成？她难道要用英语给孩子们唱催眠曲不成？只有马尔路和牛奶市街的人才会赶时髦，把女孩子送去念大学。你知道，我们让希萝念完十年级就结婚了，现在在婆家过得很好。女孩子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如果男孩子不是学士，女孩子得了学士又有什么用处？白白地惹人笑话。”

帕格文蒂认为嫂嫂的话说得有道理。拉姆卢帕亚也认为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如此。“哎，谁能违抗上帝的意志呢？”

达拉的父母早就认为女孩子既然订了婚，考完期中考试就行了，不必往下念。由于布里的坚持才让达拉念学士。现在达拉仍旧坚持要念下去。他们知道只有把哥哥说服了才能说服妹妹。

布里坐下来吃饭。母亲把达拉叫过来对他说：“你劝劝她吧！既然婆家的人不想让她念学士，她就是得了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如果咱们把他们得罪了，以后怎么办呢？”

达拉面对墙壁坐着，一句话也不讲。

“得罪就得罪吧！”布里不同意母亲的看法。

母亲睁大了眼睛。平时很懂事的儿子会说出这种话来，她感到很惊讶，用手托着头说：“他们如果要解除婚约怎么办？”

“那就更好了，更痛快！我们以后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地害怕他们解除婚约了！”

“女孩子这一辈子怎么过？”母亲问道。

布里气愤地说："如果你们不能养活她，我可以养活她。怎么能让一个成绩优秀的女孩子去配给一个考试舞弊的人呢？"

母亲不想继续往下说，站起身来走了。布里用英语对达拉说："你不必担心，努力念书吧！我们周围的变化太大了，父亲和母亲的思想跟不上。结婚并不是一切。很多男孩子都喜欢有能力的女孩子。只要你愿意的话，可供你选择的男孩子多得很呢！"

达拉眼睛里充满了感激的泪花。她的心里，脑子里和身上的痛苦一下子全都消了。六月天，小屋里热得像地狱似的。她把席子铺在走廊里，躺在上面，闭上眼睛，心里想：抛开他的考试舞弊等问题先不说，现在的问题是：我其所以不能继续念书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念书。看来女人不如男人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为的，似乎必须如此。

她继续想：既然必须如此，我如果要结婚，就得找一个有学问有天才的男人才行。为什么要跟一个不如自己的人结婚？她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理论：女人以能够找到比自己水平高的男人为荣幸。她们情愿居于有能力的男人之下。如果男人不比女人水平高，就配不上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就不会尊敬他，更不会爱他……

* * * *

七月份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苏伦德尔的姐姐为孩子举行命名仪式。苏伦德尔邀请达拉前去参加。达拉早上八点钟就到了她家里。她家在牛奶市街的阿姆里塔拉附近。仪式在一间大屋子里举行，地上铺着厚线毯和布单，人们都坐在上面。

屋子右边较高的地方一位锡克教祭司正在念锡克经。经书

用绸布套托着摊放在他面前的小方桌上。苏伦德尔的父亲坐在小方桌旁边用尘拂轻轻地拂着经书。方桌前面，男人和女人分两边坐下，中间隔了一定的距离。

达拉来晚了些，只能坐在靠近男人的地方。苏伦德尔示意要达拉用围巾裹住头。她自己也用围巾裹了头，虽然她在外面是从不裹头的。古尔杜和甘娜格也都用围巾裹了头坐在达拉旁边。所有的妇女都用围巾裹住头，使人看了觉得非常可笑。男人们大多数是锡克人，都围着头巾。也有些剃光头的锡克人。但他们也都围着头巾或戴着帽子。有一位特别时髦的先生是戴礼帽来的，因为不能光着脑袋，只好戴礼帽坐着。还有一位先生忘了戴头巾，光着脑袋就来了，见此情形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手帕蒙在头上。

过了不久，学生会的同学阿瑟德也来了。达拉很喜欢他。他很幽默，在会上或者学术团体中发言时言简意赅。有时候，开完会以后，他主动送达拉一程，把她送到什哈勒米门。达拉也常常把一些心里话毫无顾忌地向他说。阿瑟德进门以后，因为门口人太多，只得从人缝中挤过去，坐在靠近女人的地方，离达拉很近。两个人见面，打了一下招呼。

阿瑟德有一头鬈发，从不戴头巾或帽子。他不懂得锡克人的风俗习惯，见人们朝锡克经合十敬礼，也学着大家的样子做。

坐在旁边的瑟尔达尔先生示意阿瑟德把头裹上。阿瑟德着急地向四周看了看，发现有人把手帕蒙在头上，很受启发。他把手伸进裤口袋里，想找手帕，但是没有找着。达拉看到这一切几乎笑出声来。

阿瑟德没有找到手帕，很难为情，正想说一声对不起，然后

起身出去。这时，一位锡克先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崭新的，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丝绸花手帕放在他手上。阿瑟德蒙上手帕看了看达拉。达拉忍不住笑了。阿瑟德也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可笑。为了不笑出声来，两个人都朝别处看。

祭司念完一遍锡克经以后，闭上经书宣布："请师尊[1]赐给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接着，重新打开经书看看这一页上的第一个字母，说道："按照师尊的旨意，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你们大家考虑考虑，该取一个什么名字。"

四周传来以"D"为第一个字母的名字：代杰辛哈，达拉辛哈，多达辛哈，达克德辛哈等等。还有一位先生说："多布辛哈[2]。"弄得阿瑟德几乎笑出声来。

最后定名为达拉辛哈。阿瑟德低声对达拉说："这孩子成了你的弟弟。"

端来一大盘一大盘的赫卢瓦点心[3]。这些点心都是供品。祭司站起来祈祷。人们也都跟着他站起来合十祷告。他们首先把一只盛满供品的盘子放在锡克经前面，然后由纳伦德尔和另外一个男青年向男人们分发赫卢瓦，苏伦德尔和她的妹妹向女青年分发赫卢瓦。

阿瑟德觉得很奇怪。既没有盘子，也没有碗，连叶子也没有，甚至连一张纸也没有。人们用两只手捧着湿漉漉的赫卢瓦，恭恭敬敬地吃着。纳伦德尔端着盘子走到阿瑟德身边。阿瑟德努了努嘴，表示要他到别的地方去。纳伦德尔的目光向他示意，

---

① 锡克教尊奉的祖师。
② "多布"意思是"大炮"。
③ 一种甜食。

供品是不能拒绝的。

阿瑟德只得接过赫卢瓦。他偷偷地看达拉，看她怎么办。达拉和她的女伴们手很小，只吃一点儿供品就过去了。阿瑟德低声对达拉说："手掌大也要受到惩罚。"

"这不是惩罚，这是恩赐！"达拉回答道。

"好吧，咱们交换吧！"

"不行，不行，各人只能享受自己的一份。"达拉赶紧把手缩回去。

达拉和她的女友们每人分得了将近半斤赫卢瓦，要想把这些赫卢瓦全都吃下去可不容易。她们好歹把它吃完了，可是沾满酥油的手怎么能洗干净呢？不少锡克先生把手上的油揩在长长的胡子上。有些人揩完后再用手帕擦一擦。达拉和女友们都带着女用小手帕，她们用这些手帕凑合着把手擦干净了。阿瑟德怎么办呢？别人好意供给他的绸手帕怎么能用来擦手呢？他只得把两只手摊开，准备站起来往外走。

达拉一边笑一边看着阿瑟德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她把自己擦过手的手帕扔给他。甘娜格和古尔杜也帮他一把，把手帕给了他。

阿瑟德指着纳伦德尔低声对达拉和古尔杜说："这个笨蛋！既然给大家这么多赫卢瓦，为什么不准备些盘子和叶子？"

达拉说："这是供品，要虔诚地用手捧着吃。用东西盛着就是一种亵渎。"

参加仪式的人都走了。纳伦德尔和苏伦德尔请学生会的人留下来。阿瑟德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对他们兄妹说："你们为什么不事先把情况说清楚？早知道这样我就会戴上头巾，口袋里放一块毛巾到这儿来。我有朝一日也要把你们骗到穆斯林中

间去，好好地把你们戏弄一番。”

纳伦德尔拿来一份《人民世纪报》。大家就报上提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他们认为：英国内阁派来的代表向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开空头支票，让他们抱有希望，然后控制住他们。按照内阁使团的计划，穆斯林联盟统治巴基斯坦，而国大党统治印度。可是这怎么行？他们准备在假期里告诉自己的干部：只有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相互合作才能避免印度斯坦的分裂……

达拉走到胡同里准备回家，阿瑟德也跟着出来了。阿瑟德一边走一边谈到自己光着头参加锡克仪式的问题，说：“就是这些小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把我们分裂开了。难道只有互不来往才能维护自己的传统？人们能够加强互相来往就好了。在来往中，有些风俗习惯和信仰会继续存在下去，有些会改变……”达拉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阿瑟德问她：“你的朋友中有穆斯林女孩子吗？”

达拉回答说：“我跟久贝达还谈得来。”

“你到她家去过没有？”

“还没有机会去她家。”

“我去对她说，要她请你到她家去喝茶。你以后也可以请她。”

“我可不能请她到我家里去。”达拉觉得很不好意思。

“为什么？你们家里人还遵守不跟异教徒接触的规矩吗？布里可是跟我们在一起吃饭。”阿瑟德表示很惊讶。

“哥哥跟我的情形不一样。再说，我们家里也没有地方。”达拉觉得很难为情。

“好吧，那就算了吧！可是如果我到你家里去，你的父母看到我的样子和派头决不会怀疑我是异教徒。布兰博士家的人封

建得很。可是我到他家去过很多次，在那儿又吃又喝。”

达拉问：“你常到他家去吗？”

“哎呀，布里和我都是他的学生。我们现在还常到他家去。他是总督的经济顾问，但是是一位好人。他经常向硕士研究生发表演说。你是不是也跟布里一起到他家去过？”

“我在假期里帮他家的孩子补习功课。下午四点半钟到五点半钟去他家。如果我去年没有做这件工作，可能还上不了学。”虽然对于衣冠整洁的小资产阶级者来说，最难堪和最忌讳谈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穷困。然而，现在的达拉，在阿瑟德面前不但不想掩饰自己的穷困，而且这样做一点也不感到难堪。

## 五

“买绿皮香蕉啊！阿拉哈巴德的番石榴！还有喀布尔和甘塔尔的石榴！”

这熟悉而洪亮的叫卖声传遍了波拉邦泰胡同的每一个角落，在妇女中引起了骚动。

妇女们都喜欢把席子或者小凳子放在自己大门口的台阶上，坐在上面干活。八月份，天气很热，她们常常只穿一件薄布罩衫和一条细布围裤。老太太们更简单，穿一条围裤就行了。年轻的女孩子当然得穿上衬衣和裤子。妇女们一生中腼腆害羞的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就像一天里的温度似的。童年时代不知道什么是害羞。生活的第二阶段，她们感觉到自己身上有了女性的特征，开始对生活产生追求与向往，而这种追求与向往就以害羞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她们变得非常腼腆。结婚使这种腼腆和害羞达到了最高峰。结婚以后，追求与向往的目标实现

了，结果产生了孩子。于是，害羞的程度就下降了。年老体衰以后，失去了追求与向往，她们又恢复到童年时期那种不知道害羞的状况。

在拉合尔，中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居住的胡同里，下午三四点钟，女人们总喜欢聚在一起。胡同一般很窄小，中间不过三四码宽。妇女们坐在对面的台阶上讲话很方便。这时，男人们都在店铺里，办公室里或者其它地方忙着自己的工作。妇女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待在这里。如果男人因为某件事情要回家，他们就会在胡同口上大声咳嗽，给妇女们一个信号。这时，女人们赶紧用衣襟或者围巾把身体裹好，或者躲进自己的屋子里去。孩子们是无拘无束的，他们只穿一条裤衩，用煤块或瓦片在地上划线，玩游戏。至于那些手上端着大托盘或者头上顶着篮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们被认为是下等人，跟自己家里的用人差不多。女人们对他们往往不十分在意，也不一定回避他们。

一天下午，波拉邦泰的妇女们正在胡同里一边聊天一边干活。乌莎跟梅拉黛伊借来一台旧式手摇缝纫机正在缝补衣服。比鲁默尔的母亲在纺纱。加尔达萝把一只小绳床倒过来，修理上面的绳子。梅拉黛伊在编绳子。布伦黛伊在绕丝线团。比多在绣花。其他妇女有的在绕线团，有的在嗑瓜子仁儿。她们做的这些事情有些是替市场加工的，有些是替自己干的。妇女们干这些事情赚来的钱甚至可以打金首饰。只有八十七岁的看守水井的奶奶没有干活，她背靠墙坐着，把手放在膝盖上，跟别人闲聊天。

谈话的主题是怎样替梅拉黛伊的儿子尔登和帕格文蒂的儿子布里找对象的问题。他们两个人都很年轻，身体很好，努力工作，一直不谈结婚的事。一提起婚事，尔登就会发火，而布里

就会说："现在着什么急？"

尔登和布里的母亲都表示她们拿自己的儿子毫无办法。看守水井的奶奶连看也不看她们一眼就肯定地说："这些都要怪你们自己不好。男孩子这么大了还不给他成亲？我们那个时候的男孩子十六岁就得结婚，至迟不得超过十八岁。不管怎么说，这些男孩子准是被外面那些梳两条辫子到处闲逛的坏女人迷住了。"

西达和乌莎听了她的话，互相看了看，低下头直笑。

胡同口传来卖水果人的叫卖声。加尔达萝和梅拉黛伊赶紧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肩膀和膝盖。西达和乌莎连忙把围巾披在肩上。

水果贩头上顶着又大又沉的篮子走进胡同，用双手把篮子取下来放在地上。他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因为篮子的压力太大，头巾被压成一个圈贴在额头上。胡子是沿着嘴唇修剪的。嘴角上留着两撇小胡子，像鸟尾巴似的翘着。他的肩膀很宽，穿着人造丝的绸衬衣，蓝颜色的围裤从腰上一直拖到地下，使人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是一个穆斯林水果贩。

他把大篮子放在狭窄的胡同里，亲切地叫道："大妈，大嫂，大姐，快来买水果啊！"

在母亲身边玩耍的两三个小孩儿听到卖水果的吆喝声都待不住了，纷纷拖着母亲的衣襟，哭哭啼啼地嚷道："我要买香蕉！我要买番石榴！"

帕格文蒂的小女孩儿拖着她的衣襟赖着要买水果。她很恼火，骂道："这个该死的水果贩，每天都到这儿来！"

布伦黛伊眼睛不离开自己正在绕着的丝线团，问道："老兄，番石榴什么价钱？"

水果贩正准备回答，他背后有一个女人生气地骂道："这简直是胡闹！为什么挡住去路？你要卖水果到市场上去卖好了！谁要买水果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胡同口一位穿白围裤戴白围巾的太太和一位穿土布衣裤的年轻小姐正在斥责这个穆斯林水果贩，说他不该阻塞交通。

水果贩满不在乎地把大篮子挪动了一下，说："愿您的孩子长命百岁！没有人拦住您的去路。这路宽得很，连牛车也能过得去。"

虽然她们完全可以从篮子旁边走进胡同，但是她们还是坚持要水果贩把篮子搬走。水果贩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祝福她们多福多寿，一边把自己的篮子慢慢地往外移。

胡同里的女人惊奇地看着这一切。她们对这两个陌生女人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她们为什么到咱们胡同里来跟水果贩吵架？咱们胡同里的事情跟她们有什么关系？

陌生女人很厉害，把水果贩赶出了胡同，然后朝女人们坐的台阶走来。尔登的母亲小声对身旁的帕格文蒂说："她们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小贩吵架？为什么要把他赶出胡同？"说话间陌生女人已经到了她们面前。

年轻小姐把食指放在嘴唇边表示歉意，说："姐妹们，很对不起！"

孩子们本来又哭又闹地要买水果，看见这两位衣裳整洁的陌生女人走进胡同，都不作声了。女人们也都惊疑地看着她们。

年轻小姐——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的干部姜代维对大家说："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加尔各答的穆斯林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污辱了成百上千的印度教妇女。可是非常遗憾，这

样的穆斯林现在还在你们胡同里卖东西！”

年纪较大的女人把手一摊，显出很痛心的样子，说道："我们养活了他们这些绝子灭孙的家伙。可是他们现在反过来在我们肚子上捅刀子！你们想想看，这怎么行？"

加尔达萝说："大姐，我们并不想买这些该死的穆斯林的东西。我们总是想买印度教徒的东西。可是那些可恶的印度教小贩就是不到我们这儿来。偶尔来一次也总是想敲竹杠要两倍的价钱。"

姜代维说："大姐，你知道印度教小贩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吗？因为干果市场属穆斯林管辖。这个地区的穆斯林对咱们印度教徒高价盘剥。如果是自己的弟兄，咱们多给几个钱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养活这班穆斯林，他们以后会朝咱们肚子上捅刀子。我们区的妇女都发过誓，以后决不买穆斯林的东西。"

加尔达萝朝水果贩一挥手说："你走吧！我们这儿谁也不买你的东西，你以后不要到这儿来！"

姜代维感到很满意，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沃乔瓦利胡同的伊什瓦尔高尔大妈。你们大概听说过她的名字吧！我们是代表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来跟你们联系的。"

"对！对！对！印度教徒要卖水果……！"忽然有人尖声高叫。大家一看，原来是看守水井的奶奶。

姜代维和伊什瓦尔高尔觉得有些莫明其妙，惊奇地看着她。其他女人都没有做声，有的人把衣襟遮住嘴唇，偷偷地笑。奶奶坐在台阶上，背靠墙，系着又黑又旧的裙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膝盖，两只手抱着脑袋，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印度教徒都要变成卖蔬菜的人，卖水果的人和卖牛奶的人，变成洗衣匠，鞋匠和染匠……"

梅拉黛伊不理睬老太太，低声对姜代维说："我们热烈欢迎你们。请坐！"

加尔达萝从对面台阶上把凳子递过来请伊什瓦尔高尔坐下，然后自己坐在台阶上说："大姐，看水井老奶奶说的话你不必介意。她喜欢随便乱说，大家都不责怪她。"

看水井的老奶奶不管别人听不听，也不管别人是不是回答，继续往下说："印度教徒要成为陶瓦匠！成为给器皿镀锡的工人！现在的印度教徒全都堕落了！都变成了低级种姓[①]！穆斯林也变了，居然卖起糖果和绸布来了！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到过穆斯林开糖果店和绸布店。现在印度教徒喝自来水，喝穆斯林拿来的水。这还有什么宗教？能喝自来水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他们还会有什么顾忌？他们把女孩子送去上学，让她们念英语，戴眼镜，留两条辫子，穿围裤。甚至于让她们光着身子也不在乎！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的女人都爱照镜子，跟妓女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哪个良家女子照镜子？现在是宗教丧尽，坏事干尽，脸皮丢尽……"

老太太在客人面前这么不礼貌，这使大家都觉得过意不去。梅拉黛伊表示很抱歉，说："大姐，她的话咱们谁也不在意。她的神经有一些……"

加尔达萝和帕格文蒂也都说："就是嘛！咱们谁也不在意老太太说的话。"

梅拉黛伊继续说："大姐，胡同里的水井就在她家里。她的孙子在阿纳尔格利盖了一栋房子，要她去住。她不去，因为那儿没有井水。胡同口第一栋房子就是她的。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弯腰驼背，可是满口牙一颗也没有掉。她说，喝自来

① 种姓是印度等级集团，分为四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水的人掉牙。她家里不用电，不用自来水，点芥子油灯。在咱们这个时代谁还愿意住这种房子？可是外面找不到房子，还得住在她的房子里。她经常跟别人说一些锡克族内部的秘密事情。她认为不穿裙子围长头巾是一种叛教行为。她的孙子在阿纳尔格利开了一个瓷器玻璃铺。她从来不喝他们那儿的水。”

吉万打断她的话说：“她不相信自己的孙子。她早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献牛，丧礼，祭祖，服丧——这一切仪式全都举行过了。她现在如果死了，可以直接升入天堂。”

加尔达萝笑着说：“她花钱把自己的事情全都办完了。可是阎王爷的差官就是不来找她。怎么办？她从来不吃穆斯林的牛奶和蔬菜水果。她说她不吃穆斯林的东西……”

姜代维对大家说：“姐妹们，你们都知道，报上刊登了很多消息。加尔各答的穆斯林杀死了五千名印度教兄弟。你们想一想，我们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加尔达萝表示支持她的看法，接过她的话说：“对，对，我们怎么不知道？”她指着帕格文蒂说：“你瞧，她的儿子很有学问，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布什巴的男人是医生，他告诉我们：那些土耳其人杀死了一万名印度教徒。”

姜代维表示同意：“是的，姐妹们。这种暴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杀死的人可能还不止一万名！那些英国恶棍跟他们狼狈为奸。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他们这些该死的家伙糟蹋了我们几千名姐妹，糟蹋了我们几千个年轻姑娘和媳妇……”

加尔达萝打断她的话说：“对！对！比多的爸爸告诉我：那些穆斯林罪恶滔天。他们把死人的头骨砸碎，上百个人集体轮奸印度教妇女……”

吉万吓坏了，说道：“大姐，听说他们把女人的乳房割掉。”

比鲁默尔的母亲说："听说他们还吃印度教徒的小孩儿。"

姜代维不想浪费时间来辟谣，说道："自卫委员会为了支援孟加拉的印度教兄弟，正在募集捐款和衣物。孟加拉的穆斯林暴徒把印度教徒的村庄洗劫一空，连妇女身上的衣服也抢走了。年轻的妇女身上一丝不挂，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打水，都活活地渴死饿死了。不少姐妹因为受不了这种耻辱，都跳井自杀了。"

伯森德高尔眼眶湿润了，说："愿老天爷惩罚这些坏蛋，让他们不得好死！"

姜代维继续说："委员会准备募集捐款和衣物送去支援印度教兄弟。希望你们也能支援一些。"

梅拉黛伊叹了一口气，表示支持："是的，大姐，我们一定要支援自己的兄弟姐妹！咱们都是一家人。姐妹们所受的污辱我们如同身受。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其他女人都用衣襟擦着眼泪。

姜代维告诉她们："孟加拉的姐妹们不穿长裤和裙子。她们只穿围裤。因此最好是送给她们围裤。"

乌莎在一旁惊奇地问道："女孩子也穿围裤上学校去吗？"

帕格文蒂骂她："别多嘴！大人说话的时候不要随便插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伯森德高尔说："是的，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就是不一样，我的老家拉瓦尔品第就跟这儿不一样。那儿的妇女绝对不会穿着围裤和纱丽到街上和市场上去逛！"

梅拉黛伊表示很为难："近来围裤涨价了。从前三个卢比一条，现在卖到了十三个卢比。好吧，以后再说吧！……"

加尔达萝摇着手说："给她们薄围裤可不行。东边的人围裤里面不穿衬裙。我在赫里德瓦尔见过。哎呀，大姐，真不好意

思……"

姜代维不想让她们继续说下去，于是说道："你们就在自己的胡同里募集捐款和衣物吧！募集来的东西都要登记造册。由委员会的人来取。他们会给你们收据。你们胡同里的人也应该赶快组织起来。现在危险的情况快要临到我们头上了。"

梅拉黛伊说："大姐，这不成问题。我们这儿有念过书的女孩子。有布什巴，还有达拉。她们都能念英文报纸。从前我们的父母不让我们念书，最多只让我们念到八年级。现在的女孩子都念到十年级，布什巴念到十二年级，达拉正在念学士。"

姜代维说："你把那两个女孩子叫来吧！她们可以做些工作。"

帕格文蒂怕别人误会，以为自己送女儿上大学是为了出风头或者赶时髦，赶紧说："大姐，不让她念书怎么行？我们家里很穷。现在时代变了。一提起婚事，人家就要问女孩子念过多少书？"

姜代维催她们："你们快去把那两个女孩子叫来吧！"

帕格文蒂朝自己的窗口叫道："达拉，你到这儿来一趟！"叫完对坐在身旁的一个女人说："她平时在家很少有时间学习。下午趁大家不在的时候抓紧时间念点书。今天她的堂妹希萝从娘家回来了。她们俩正在上面聊天。"

梅拉黛伊对着二楼的窗口叫道："布什巴，你下来吧！到这儿来坐一会儿！"

加尔达萝拦住她，说："她不会来。她早上刚跟男人拌过嘴，现在正在气头上。"

伯森德高尔大吃一惊，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说："哎呀，我的天哪！结婚才几天就吵起嘴来了……"

加尔达萝说："可不是。这就是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干出来的事情。说实在话，她们根本就不懂事，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管住男人。结婚以后不遮不盖，跟丈夫一起逛市场，看电影。不到一个月丈夫就腻了。我们那个时候，过门一年半载才露出半个脸给他看……"

"妈，有什么事儿？"楼梯口传来达拉的声音，她跟希萝一起走下楼来。

梅拉黛伊对加尔达萝说："别说了！不要在年轻女孩子面前胡说八道！"说完从席子底下取出一点钱，交给比多，说："孩子，你到莫汉那儿去买两安那炸甜团子，到伊格巴尔那儿去买两安那茄泥炸丸子，再买一拜沙冰镇饮料。"

"不要！不要！大姐，不要麻烦了！"伊什瓦尔高尔伸出两只手来拦她。

梅拉黛伊说："不，大姐，这算得了什么？总得喝一点清凉饮料吧！天气这么热，你们又走了这么远的路。"

比多从梅拉黛伊手上接过八安那，像小鸟似的飞走了。绕在脖子上的围巾在她身后随风飘荡。

姜代维对达拉和希萝说："你们两位请坐！像你们这样的女青年应该把胡同里的妇女们组织起来。"

加尔达萝抢先对她们说："孩子们，刚才大姐说，加尔各答的穆斯林杀死了上万个印度教兄弟。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脱掉年轻妇女的衣服。上百个该死的穆斯林强奸印度教妇女……"

梅拉黛伊低声骂道："这个家伙真可恶！在年轻的女孩子面前胡说八道！"骂完对达拉说："这位大姐说，要在咱们胡同里募集捐款和衣物，请你们登记帐目。"

达拉刚才听了加尔达萝说的那些话，羞得低下了头。现在

梅拉黛伊对她这么一说，她于是对姜代维说："有什么需要写的东西我可以写！"

姜代维以一种十分肯定的口气对达拉说："哎呀！这些事情你当然应该做！你大概已经在报上看到了……"

加尔达萝插嘴道："她哥哥还在报上写文章呢！"

姜代维继续说："今年八月十六日穆斯林联盟在孟买向印度教徒挑衅。那些该死的家伙说：'我们要建立巴基斯坦！我们要得到印度斯坦的一半！旁遮普属于巴基斯坦！把印度教徒从这儿赶出去！'等等等等。"

伯森德高尔说："好家伙！把我们赶出去！旁遮普又不是他们的！旁遮普一直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这些该死的穆斯林可以去占领德里，亚格拉和勒克瑙。可是旁遮普是咱们印度教徒的！"

伯森德高尔曾经念到十年级，她丈夫比鲁默尔是邮局职员。

伊什瓦尔高尔握紧拳头说："既然旁遮普是咱们的，咱们就应该在旁遮普继续居住下去，就得跟穆斯林斗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十六号那天穆斯林举行了多么大的游行示威！孟加拉已经开始战斗了，旁遮普也会开始战斗。"她接着压低声音说："那些该死的穆斯林正在准备。他们用自来水管造枪，还准备了刀子。可是我们还在睡大觉。你们应该动员家里的男人都来参加战斗！我们大家都要学会使用刀枪和各种武器。否则我们的生命财产就会保不住。"

吉万说："这些该死的穆斯林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几只瓦罐，一只水烟袋和一件长袍。所以才会这么拼命！"

姜代维解释道："我们自已应该有力量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财

产。现在有些印度教徒简直成了含羞草，用手一碰就蔫了。他们只知道赚钱，然后同情别人，把自己的钱白白地送给别人。现在我们的姐妹们应该学会保卫自己。谁要是对咱们不怀好意，咱们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章西女王[①]和伯德米尼[②]多么伟大！我们也不能含糊！我们所有的印度教妇女身上随时都应该带刀子。”

姜代维露出自己衬衣底下的刀子，狠狠地说：“哼，谁敢动一动我！”

乌莎和梅拉黛伊的女儿德姆高兴地说：“我们也要带刀子！”

达拉笑道：“女人们能用刀子干什么？杀谁？”

加尔达萝说：“咱们不能让自己的男人因为咱们而感到羞耻！”

“哎呀！这些女孩子跟刀子打什么交道！”布伦黛伊一边从席子上拾起线团一边说。

姜代维打断她的话说：“大姐，你这样说会使孩子们畏缩不前。”

“大姐，这场战斗是英国人挑起来的……”达拉开始慢慢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伊什瓦尔高尔赶紧打断她的话说：“那么这些该死的穆斯林为什么要听信英国人的话跟我们作对？他们可以不干嘛！”

达拉鼓起勇气说：“印度教徒也会受到挑拨而起来斗殴。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论准备战斗的事情吗？”

姜代维，加尔达萝和伯森德高尔一齐说道：“这场战斗是那

① 印度1857年反英起义的领导人。

② 拉吉普特族的一位女英雄。

些绝子灭孙的穆斯林挑起来的。我们印度教徒一直没有动手。现在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了。他们打我们杀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能还手？我们决不能忍气吞声！”

达拉慢慢地说道：“阿姨，您当然不会忍气吞声。您甚至不会到穆斯林家里去喝水。”

加尔达萝又气又恨，忘记了礼貌，把脚狠狠地踏在台阶上，说：“只有我脚上的臭鞋才会到穆斯林家里去喝水。”

这时，布什巴从楼梯上走下来问道：“大姐，你是不是叫我了？”大家都看着她。她满脸怒气坐在加尔达萝身旁的席子上。梅拉黛伊丢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话题，问她：“孩子，怎么样了？为什么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待在楼上？”

加尔达萝说：“她跟医生吵架了！”

“你胡说！”布什巴不好意思地反驳道。

加尔达萝指着她的脸说：“你看她的脸。哎呀！怎么瞒得过街坊邻居？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你要知道，遇到困难的时候得找我们街坊邻居帮忙才行。如果我们出面，你的男人就不能把你怎么样。”接着，伸过手去摸她的肚子，说：“有了吗？”

布什巴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往后退。

比多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包甜点心和一包咸点心，围巾角上包着一块冰。梅拉黛伊接过点心，把冰交给自己的女儿德姆说：“你去，把它放在小桶里做四杯冰水拿来。另外还带两只盘子来。”接着对布什巴说：“你说吧！你们为什么吵架？”

布什巴只得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她：“阿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急着要到医院去。我起床晚了些，正在洗澡。用人做了煎饼盛在一只脏盘子里端给他吃。他很生气，把盘子一扔，

没有吃早点就走了。临走时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加尔达萝两只手捧着头说：“哎呀！哎呀！你让用人做东西给丈夫吃？你看这些有文化的女孩子是怎么搞的！现在的女人就只知道跟男人谈情说爱。谁能养活她她就跟谁……”

伯森德高尔说：“大姐，夫妻间争吵就像十月间天上的云彩，很快就会消散。”

达拉为了转变话题，对姜代维说：“大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既愚蠢又无用。双方的家都住在这里。冲突完了到哪儿去？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英国人，他们统治了我们的国家。”

伊什瓦尔高尔提醒她：“你说的话太天真了。穆斯林要想成立巴基斯坦。在英国人看来，这儿由印度教徒统治或者由穆斯林统治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连家也没有，怎么会有国？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立在什么地方？自从西甘德尔和基杰尔成为旁遮普的大臣以来，哪个印度教徒能找到工作？从前什么时候见到过穆斯林大大方方地坐在办公室里做工作？他们只能当听差，赶马车，干一些别的下贱活……”

姜代维要她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论，提出：“这胡同口上要安上铁门。人们都要准备自卫……捐献给孟加拉的物品由女孩子们负责登记。委员会收到物品后一律开收据。”

达拉表示很抱歉，说：“有什么要写的东西先请布什巴大姐写吧！以后我可以帮忙。现在我要去帮别人补习功课。去晚了不好！”

梅拉黛伊说：“好吧。孩子，你走吧！男人们快要回来了。你爸爸，尔登的爸爸，布里，医生，瑟尔达尔都快回来了。咱们得跟他们商量好以后再动手才行。”

达拉和希萝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靠墙的箱子上放了一只

钟，达拉看了一下钟说："时间倒还不晚。"她走到厨房的自来水管旁边洗了一把脸，从竹竿上取下洗干净了的衣服，关上朝外面的窗子，准备换衣服。

希萝说："哎呀，多热！你把窗子关得透不过气来了！"

达拉说："等我穿好衣服马上把窗子打开。比鲁这个坏家伙常常在对面窗子里偷看。他现在还小，像一只小狗似的，但是已经学会耍流氓了。我因为不好意思，也不想使他丢脸，所以没有说出去。如果我以后生气，把这种事情说出去，街坊邻居一定饶不了他。我们家就只有这一间小屋子。爸爸和哥哥在家的时候连换件衣服都很不方便。有时候纱丽掉下来肩膀露在外面……"

希萝仔细看着达拉换衣服，说道："你的胸衣不好，你看我的。我的胸衣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是英国货。我以后拿一件给你做样子，你可以照着做！"

达拉说："不要，不要。我这就行了。就穿这种胸衣我妈妈还说太紧了。你跟我不一样，已经结婚了，想怎么干都行。对了，我要等到六点钟才能回来。一会儿妈妈会送你回家！"

"我现在不回去，不急着回去。"希萝眼睛里闪着光，低下头说："我后天要回婆家去。他今天约我到这儿来跟他见面，我们有话要说。"

达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你不是说莫汉是个好人，对你不错吗？"

希萝说："那又有什么用？对我好又怎么样？过去的情意哪儿能够割得断？我有自己的看法和性格。可是这位老兄总是教训我，说：'你不要吃这个，这个太冷了。你不要吃那个，那个太热了。你会感冒。你会拉肚子。'说这些有什么用？真让人哭笑

不得……"

"哎呀，你就一点也不怕他吗？"

"我过去有些怕他，现在一点也不怕了。我肚子里是'他'的。"希萝微微一笑。

达拉一下子愣住了，问道："你说什么？"

希萝低下头说："孩子是'他'的。"

达拉说："这怎么可能？"

"你还记得吗？上次我中午到你这儿来，一直到晚上你才从学校回来把我送到乌吉胡同去。"

达拉气得说不出话来，不知如何是好。希萝和尔登居然在她家里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

"你几点钟回来？"希萝问她。

"我不知道。"达拉气冲冲地回答道。

希萝说："你现在对我生气。以后我倒要看看你会怎么样！你难道会爱上你的那位索姆拉杰？姐姐，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决不会跟他结婚。"达拉说完朝楼梯口走去。

她对希萝和尔登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恼怒；从家里出来，准备去戈巴尔沙赫家教孩子们念书。这时伊什瓦尔高尔和姜代维已经走了。胡同里的女人都收拾收拾准备去做饭。达拉走出胡同来到了鱼市。街道上到处是人和牛，这些牛吃饱了喝足了在市场上闲逛。达拉为了避开这些人和牛，低着头，从市场往左，沿着人行道朝什哈勒米门走去。希萝的行为使她很伤心。她心里想：这些人多么无耻！一切都是骗人的。大家都认为希萝还不错。可是她结了婚以后还干这种事。难道这样欺骗别人不是

罪过？我刚才说我决不跟他结婚。这恐怕办不到。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这两个女人到我们胡同里来煽风点火……阿瑟德说过他星期二以后要到布兰博士家里来。今天也许能见到他，我一定要把胡同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戈巴尔沙赫家的大门两边是走廊，走廊里放着长凳。长凳上铺的垫子显得非常陈旧，毫无弹性。垫子上铺着又脏又旧的毯子。靠墙是一排大枕头。两位帐房先生坐在长凳上，面前是红色封面的帐簿。达拉跨进门槛，一直走进院子。院子两边有两条宽阔的楼梯直通楼上，达拉从左边的楼梯上了楼。上去一看，孩子们念书的房间里空荡荡的。

她走到后面的走廊里叫道："吉盖！古利！吉盖！古利！你们在哪儿？孩子们，快来吧！"

没有任何人回答。

达拉心里想：这些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我这么大声喊，别人都听到了，他们不可能听不见。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她朝楼下叫女用人格尔蒙。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男用人杰杜在用水冲洗院子。她叫住杰杜，问他小孩儿在哪里。

杰杜把水桶放在地上，对她说："孩子们到别的院子里去了。太太说，孩子们以后不念书了，他们用不着念书。"

达拉好像挨了当头一棒，转身向楼梯走去。这时左边有人叫她："是达拉吗？"

布兰博士走过来对达拉说："你在找孩子们吧？他们都到沃乔瓦利去了。你到我这儿来吧，阿瑟德也在。咱们可以谈一谈！"

布兰说话的语调很随便。但是他说的话对达拉很重要。布兰先生一个人住在这边院子里，没有女眷，达拉觉得有些拘束。但是既然博士先生叫她过来，她也就不得不过来。

去年三个月的假期里达拉每天来教三四岁的孩子吉盖，波利和古利读书。所谓教书只不过是花一两个钟头带孩子们拿着图画和纸笔玩耍。博士先生预付给她一百卢比薪金就到西姆拉去了。因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总督有时候还请他到西姆拉去商量事情。

今年达拉要布里向博士先生主动提出她想继续当家庭教师。她想，如果能赚几个钱，冬天可以添制几件衣服。

她现在每天来教孩子。布兰先生今年没有去西姆拉，有时候见到她，跟她寒暄几句，偶尔还请她过去喝茶。戈巴尔沙赫家的女人本来跟达拉有说有笑。后来看见她到布兰这边来，还跟他在一起喝茶，于是大家都不理睬她了。现在她们见到她时总是瞟她一眼，然后冷冷地一笑。这情形使得达拉很难堪。

阿瑟德早就知道达拉在博士先生这儿当家庭教师。假期里，学生会的人见面的机会很少。但是他却在这儿跟达拉见过两次面。他每次都是一边跟博士聊天一边等她。她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跟她一起走，一直把她送到胡同口上。

达拉知道，戈巴尔沙赫是拉合尔有名的富豪。他家靠右边的三个大院子住着戈巴尔沙赫自己，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孙子，以及一些年轻的女眷。布兰一个人住在左边的院子里；他的用人和厨房都是单独的。达拉还知道：布兰小时候，她父亲曾经到这栋房子里来教他念书，一共教了八年。布兰非常尊重她父亲，从英国回来以后曾经去看望过她父亲。她还记得，当时布兰穿着洁白的衬衣和长裤。父亲由于尊贵的客人突然临门而有些受宠若惊。他叫人拿凳子，可是布兰却跟他一起坐在地下的席子上。这件事情在全胡同引起了轰动。

博士先生把达拉领到自己院子的走廊里。阿瑟德看见达拉

来了，站起身来跟她打招呼。达拉也随便跟他打了一下招呼，然后坐下。

博士先生吩咐贝久端茶来，然后坐下对阿瑟德说："好吧，你继续说吧！在达拉面前说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关系。"

"是的，在达拉面前说没有什么关系。"阿瑟德表示同意，然后说："博士先生，现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居民区都有人在挑拨煽动。阿訇们在清真寺里号召穆斯林以真主使者的名义举行圣战。有人正在计划要收集武器。你要知道，如果这儿煽动起冲突来，死的人会比加尔各答更多。如果基杰尔管不了，就应该提醒总督注意这件事情。"

布兰回答道："官僚们是不会害怕教派冲突的。冲突只会削弱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力量。这话你可以对你的领导人皮加尔说，他已经脱离国大党加入穆斯林联盟了。你也可以对铁路工会领导人易卜拉欣说。因为穆斯林很信任他们……"

阿瑟德把身体稍微往前挪动了一下，说："他们都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可是只有政府才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达拉很生气地说："今天下午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的女人到我们胡同里来大肆煽动。"

"我知道，不只是拉合尔，全省都这样。"布兰用手指拢了拢头发，说道："基杰尔现在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他的联合党内已经有很多人参加到穆斯林联盟中去了。他如果再向穆斯林联盟施加压力，剩下的穆斯林也都会离开他。他很想避免内阁危机，但是他的内阁现在已经处在危机之中，恐怕拖不了多久……"

阿瑟德说："你可以跟詹金斯总督说一说。你是他的顾问。"

布兰伸出食指，表示要阿瑟德继续听他说："我是经济方面

的顾问。他不问我我就不会提出任何看法。总督也知道联合内阁已经不行了。从这次选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总督要我就旁遮普农民对经济状况不满的问题提出报告。他知道，农民们正准备起义要求土地制度的改革。联合内阁不能把他们镇压下去。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础都是当时的土地制度。为了暂时摆脱农民给政府带来的危机，权宜之计是让他们在冲突中转移视线，忘记自己的问题。如果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不相互为敌，那么政府就不可能镇压它们中的任何一方。詹金斯打算向内阁使团指出：把政府移交给印度本国人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移交政权的计划实现了，也就用不着他这个英国总督了。”

布兰一边喝着茶一边解释道：“英国本土的英国人从自己的情况出发，认识到他们没有力量继续负担印度这个沉重的包袱。但是印度的英国官僚们看不清国际形势和英国本身的经济形势，他们不想放弃对印度的统治……”

喝完茶后阿瑟德站起身来看了看达拉，表示想走。达拉有些犹豫不决，她一方面想跟阿瑟德一起走，一方面又想打听打听刚才男用人杰杜说的话是怎么回事。

阿瑟德看到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于是起身告辞。博士先生看出达拉还有话要讲，于是说道：“达拉，如果你不急着回去，请你再留五分钟，我打算跟你谈谈孩子们学习的事情。”

达拉没有说话。阿瑟德自己走了。

博士笑着说：“你想跟阿瑟德一起走。我把你留下。你不生气吧？”

达拉内心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明确地考虑过。现在布兰这么一说，她觉得方寸已乱，说不出话来。

布兰不等她回答，用英语继续讲道："那天布里到这儿来商量你当家庭教师的问题，他告诉我：你的伯伯要你跟一个笨蛋订婚。你和布里都没有表示反对吗？"

达拉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很喜欢阿瑟德，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你是不是甘心情愿接受这种社会的约束？"

达拉仍旧没有说话。

"恋爱是愉快的，会给人带来欢乐。你现在大概十九岁或者二十岁了吧？"

"十九岁。"

"你现在完全可以恋爱。但是要等到受完教育以后再结婚。"

达拉的头埋得更低了。她一直把布兰当做比布里更大的大哥哥看待。现在他跟她谈这些事情，使她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布兰在椅子上转了一下身子说："现在你要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教孩子念书会不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达拉害怕失去家庭教师的工作，赶紧说："不，不会。"

布兰想了一会儿，说道："我跟你定好了聘请你三个月。那些钱我都如数给你。不能让你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现在既然她们说了不让你来工作，那么我想你可能也不会愿意再来工作了。"

达拉把头一扬，说："对，我可以不来工作。但是我做了多久工作就拿多少钱。"

布兰有些着急，说："这不行。不是你自己要走。我们应该早一些通知你。如果不事先通知，我们就得付给你全部薪金。这是法律规定。"

“这儿用得着法律规定吗？”达拉问。

布兰避开达拉的眼光说：“这个家庭的环境对你很不适合。你大概也已经看出来了。是她们故意让杰杜把这个决定告诉你的。我悔不该在他们面前夸奖了你。”

达拉吃惊地看着布兰。可是布兰却看着别处，继续说道：“她们以为我很喜欢你，说不定会跟你结婚。”

达拉的头埋得更低了。心里想：哎，他在说些什么？

布兰并不看她，继续往下说：“你才十九岁，可是我已经三十岁了。这些女人也不想一想，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怎么能跟一个三十岁的老头子结婚！这也不怪她们。她们决不会想到一个女人对自己的婚事或者其它事情会有自己的主张。她们也不可能设想，我喜欢你并不是由于两性的关系。”

达拉浑身颤抖了一下。幸好布兰没有看见，继续说：“这也不能责怪这些女人。她们除了结婚和两性关系以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懂。这个阶级因为有财产而受到尊敬，但是这个阶级的女人除了两性关系以外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用人去做！不仅如此，男人在两性关系上可以随心所欲，不一定要妻子。娶妻子只是为了生出一个合法的继承人。这些女人别的事情都不知道，只知道尽力想办法不让已经到手的男人离开自己。这就是她们的品德，忠诚和尊夫之道。她们不妒忌你的其它能力，只妒忌你作为女人的魅力。”

达拉简直惊呆了。博士先生在说些什么呀！但是她不认为他说这些话很不礼貌，也不认为他说得很不恰当。因为她知道，博士先生说这些话是因为内心十分苦闷和烦恼。虽然这些话很刺痛她的心，但是她并不生气。

达拉看了布兰一眼。她以前一直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

者，很有能力。她一直很尊敬他，很感激他。大学的学生们也都认为无论在学问，地位，金钱或者威信方面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他相比。可是他现在在她面前却显得非常可怜。

"你绝对想不到，这是为什么？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布兰的情绪有些激动。"她们并不是担心我的品德和行为，而是担心这栋房屋和财产。我祖父把这栋房屋的这一部分给了我。但是如果诉诸法律，我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个家庭的一半财产。其他所有的人只能得到另外一半。问题就在这里！"

达拉好奇地看着他。布兰先生气得眼睛往外冒火，继续说道："这个秘密在于我是我祖父的孙子，而我母亲的丈夫，也就是我祖父的大儿子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他结婚以后到克什米尔去经营企业，在那儿有了姘头，一直不把我母亲接去。我实际上是我祖父的小儿子生的。我祖父的大儿子对这件事情很恼火，于是另外娶了一个妻子。我祖父的小儿子自己的妻子生的全是女孩子。如果祖父把遗产平均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那么我就是他们中间一个的唯一继承人。而按照法律，我祖父的大儿子的儿子们应该是财产的继承人。我祖父的大儿子有两个妻子，其中一个妻子的唯一儿子就是我。另外一个妻子有五个儿子。但是我母亲的丈夫不愿意从他所得到的遗产中分出一部分给我。祖父为这件事情很难过。他不想把这件事情公布出去败坏家庭的声誉。我虽然不是他大儿子生的，但我毕竟是他的孙子。他很疼爱我，我是他的长孙。如果不是他经常让我跟他睡在一起，我的后母和这位法律上的父亲为了不让我分到财产恐怕早就把我害死了。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对我下了毒手。可是我却得救了。你看……"

布兰指着太阳穴上和手上的印迹说："小时候烫伤的痕迹现

在还在。他们把我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想把我烫死。他们看到我不结婚，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分他们的财产。我死后这栋房子也会归他们几兄弟所有。如果我结了婚，我的儿子可以继承全部财产的一半……”

上个月的薪金达拉还没有领。她想等教完三个月以后一起领出来去买衣服。她很想买一件外套。学校里的女孩子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外套。虽然这并不是她自己的过错，但她还是因为家里太贫穷而感到很寒酸。布兰给了她一百卢比作为三个月的薪金。这比预定的薪金要多十个卢比。达拉很过意不去。但是她想：在布兰这样的大人物面前用不着过分强调这多余的十卢比。

布兰亲切地看着她，用英语说：“请你不要误会。希望以后咱们还会见面！”

达拉在路上想起博士先生的情形。原来他也很痛苦，很不舒畅，也被家庭和社会束缚住了！他虽然有能力，但是不能反抗。她想起了博士先生的话：“我喜欢你！”他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

她又想起博士先生说的另外一句话：“你很喜欢阿瑟德，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这句话像一支箭似的射在她的内心深处，使她全身震动。这个秘密她过去一直埋藏在自己的心底，从来没有向别人吐露过。

达拉认真地思考起来：博士先生为什么会看出这种情形？如果别人也怀疑，该怎么办？哎，怕什么？又没有像希萝和尔登那样做出什么不正当的事情……

她一边想着一边快步往前走。突然她发现已经走过了自己的胡同，赶紧停住脚步，往回走。

达拉回到家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达拉问她："希萝走了吗？"

母亲回答道："没有走！还没有走！这儿很热，我要她到屋顶上乘凉去了。你送她到乌吉胡同去吧！回来再换衣服。"

太阳已经落山了。达拉上了楼梯，心里很不高兴，生怕碰见尔登。她故意把脚步声弄得很响，还一边咳嗽。她走上屋顶，看见希萝脸朝天躺在小床上，乌莎抱着小妹妹，看天上的风筝。

"你还没有走？"达拉跟希萝打了一个招呼，坐在她身边。希萝的神情很沮丧，两眼发红，像是刚哭过似的。达拉忘了两小时以前还生过她的气，问道："哎呀！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

希萝的面颊和嘴唇抽搐了一下。她转过脸来，用牙齿咬住嘴唇，把衣襟遮住眼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达拉不想当着乌莎的面跟希萝谈这些事情。于是对乌莎说："我的好妹妹，你去跟妈妈要一个拜沙买点冰来吧！我渴极了！希萝也想喝一杯凉水。"

乌莎下楼去了。达拉把手放在希萝额上，问道："你说吧，怎么回事？"

希萝哭了，用衣襟擦着眼泪说："他生我的气，不跟我说话。"

"为什么？"

"我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他想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就跟我一块儿走吧！'我对他说：'这不行！虽然我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他说：'好家伙！我的孩子给别人，我怎么能答应？……'"

希萝该回家了。达拉和乌莎把她送到乌吉胡同。她们回来时，在胡同里遇到尔登。他正朝市场走去。乌莎问他："大哥，你

上哪儿去？”

“哪儿也不去，随便走一走。”尔登随便应付了两句就走了。

达拉没有说话。她从尔登的脸色和声音可以看出他很焦急，很苦恼。不知道什么缘故，她听了希萝的话以后觉得尔登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放荡。她想：现在看来，这个人并不十分轻浮。她不由得想起了阿瑟德。她想：阿瑟德在各方面跟他完全不一样。

## 六

天气非常冷。太阳落山以后，暮色苍茫。低沉的雾气像一把大伞似的盖在城市上空。路上行人的鼻子和耳朵都冻僵了，眼睛很难受。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冒热气。马拉着车子跑得气喘吁吁的，像炉子上的开水壶，从嘴里喷出一股一股的白烟。店铺里强烈的灯光透过层层暮霭照着阿纳尔格利市场上摩肩接踵的人群。

每天傍晚都有人游行示威，他们手里拿着绿色小旗高呼口号：“安拉①最伟大！”“穆斯林联盟万岁！”“伟大的领袖真纳②万岁！”“基杰尔内阁该死！”“建立穆斯林联盟内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万岁！”“成立巴基斯坦！”。参加游行的人并不多，他们是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和穆斯林学生以及一些中产阶级的青年。

拉合尔的印度教徒害怕了。穆斯林联盟的运动不断扩大，

---

① 安拉是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神的名称。我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多称为“真主”。

② 真纳(1876—1948)，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印度教报纸和国大党报纸发表文章提请政府注意这一事件的发展。布里在《辩护者报》两次发表文章，指出："狂热的教派政治和教派仇恨的风暴已经出现了。这风暴将摧毁普通市民的生活。到那时人们将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

穆斯林联盟的游行队伍很快就壮大起来。铁路工人参加进来了，他们的口号也变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基杰尔内阁真该死！""官僚统治真该死！""印度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伟大的领袖真纳万岁！""圣雄甘地万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人民内阁！""要求自决权！""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布里在《辩护者报》上写道："游行队伍的口号有所改变。这使得爱好和平的人民得到了一些安慰。我们不反对在旁遮普建立共和制内阁或者由两党联合组阁。但是我们认为有必要正告参加这次运动的政党：建立巴基斯坦的要求是企图分裂国家。这一要求是建立在教派不和与仇恨的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增进人民的团结与幸福。"

久贝达和古尔杜把苏伦德尔，斯内赫，格丽什娜和达拉都找到德亚尔辛哈学院，对她们说："纳伦德尔大哥说穆斯林妇女今天下午要举行游行示威。她们准备四点钟从卢哈里门出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到游行队伍里去，以减少它的教派色彩。我们可以不让她们呼教派口号。到时候还有一些同志会来支援你们。"

苏伦德尔叫达拉跟她一起去参加游行。达拉知道哥哥对这件事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说道："我先跟你一块儿到卢哈里门去。以后采取什么行动再见机行事吧！"

卢哈里门外的铁路边上和阿纳尔格利的十字路口站了很多学生会的人。其中有纳伦德尔，阿瑟德，普尔杜姆纳，久贝尔和滕伯德。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把十七名妇女围在中间，其中有十二名穿长袍戴面纱。这些妇女正准备游行。苏伦德尔，久贝达和古尔杜走过去跟她们站在一起。斯内赫和达拉还在犹豫。纳伦德尔在一旁鼓励她们："同志们，你们也参加游行吧！"

达拉看了一下阿瑟德。阿瑟德对她说："参加游行的印度教女孩子越多越好。"于是达拉走进了游行队伍。斯内赫跟在她后面。

学生会的女孩子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带领游行队伍尖声叫着口号："公民自由万岁！""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人民内阁！""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团结起来！""伟大的领袖真纳万岁！""圣雄甘地万岁！"学生会的男学生也跟在游行队伍后面高声呼喊这些口号。

游行队伍走了大约一百步，来到甘伯德路口。突然，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接着就听见有人高声喊道："抓住他！抓住他！"纳伦德尔，普尔杜姆纳和久贝尔跟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一起抓住了一个穿土布衣服戴白帽子的家伙，把他围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个家伙大声嚷道："救命啊！救命啊！穆斯林打人！穆斯林打人！"

另外一个人嚷道："穆斯林打人？走吧！咱们跟他们干！"

旁边又有人叫："打吧！打这些混帐印度教徒！"

人们纷纷乱跑。有动手打人的，也有逃走的。棍子到处飞舞，脚步声响成一片。

久贝尔拉开嗓门，像大喇叭似的，大声喊道："弟兄们，这不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斗殴，这是流氓们故意捣乱！"

《辩护者报》社就在阿纳尔格利和甘伯德路的交界处。听到市场上的吵闹声，报馆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布里也从楼上下来了。他看见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和学生会的人抓了一个人。这个人想脱身，骂他们："你们要小心，谁敢碰我？他们说的全都是假话。我没有碰那个女人。"

布里大吃一惊："这不是警官瓦希德吗？从前审判我的时候就是他把我从监狱里押送到法院去的。"

人们大声喊着："警察走狗该死！""基杰尔内阁该死！"穿长袍戴面纱的女人也都捶着胸脯，诅咒警察和基杰尔。

布里从人群里挤到前面，叫住了达拉和古尔杜，问道："你们这是耍的什么把戏？为什么参加游行要求成立巴基斯坦？"

古尔杜参加过一九四二年的"滚出印度"[1]运动，布里认识她。

"哥哥，这是……"达拉正要回答，阿瑟德打断她的话说："这次游行是为了公民自由，建立人民内阁，以及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团结。"

布里用英语反驳道："不对！昨天穆斯林妇女游行时叫着'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不要忘记比哈尔！'等口号。我去把《政治报》和《杰米达尔报》的传单拿来给你们看。"

"昨天的事情由他们自己负责！"阿瑟德说："我们是不会让她们叫分裂口号的！"

---

① 1942年，甘地在《不可接触者的代表》报上提出了"滚出印度！"这个口号，要求英帝国主义者离开。在这一口号指引下，全印度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英运动。

“你们共产党人支持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不是分裂是什么？你这话只不过是为他们打掩护。”布里愤愤地说。

阿瑟德也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是反对国家分裂的。但是既然印度斯坦的一个地区可以建立国大党的内阁，那么另外一个地区当然可以建立穆斯林联盟的内阁。这就是自决权。现在的问题是国大党同意分治，而我们反对分治。”

布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说：“国大党没有别的办法。否则穆斯林联盟不让在任何地方建立独立政府。”

“我们想要劝说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要求它们团结起来！”

布里摇了摇头，对达拉说：“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好。”

阿瑟德把手放在布里的肩膀上，说：“如果游行队伍叫‘不要忘记比哈尔！’和‘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的口号，我们就不会参加。”

“行了，行了！你照顾一下达拉，把她送回家吧！”布里关照了阿瑟德两句就回办公室去了。

当布里和阿瑟德正在争论的时候，普尔杜姆纳站在附近一家店铺门口的木板上，向群众发表了演说：“印度教，锡克教和穆斯林的兄弟们！你们亲眼看到，英国政府和它的走狗们是怎样要阴谋施诡计，挑拨离间咱们！咱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姐妹都一起参加了这次游行。她们反对基杰尔的暴政，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它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朋友们，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和阿加利党①都反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朋友们，打倒英国人的仆从——基杰尔内阁，建立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和阿加利党的联合政府！”

拥挤的人群闪开一条路，让妇女们的游行队伍通过。游行

① 锡克教的一个政党。

队伍穿过阿纳尔格利市场，走到马尔路，接着，从高级法院和大邮局门口经过，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来到议会大厅前面。穿长袍戴面纱的女人一边捶着胸脯，一边高声呼口号："卑鄙的基杰尔真该死！""黑法律真该死！""英国政府真该死！"

久贝达还喊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兄弟！""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团结起来！"等口号。很多女人也跟着她一起喊这些口号。

游行完了以后，穆斯林联盟的志愿人员叫来几辆马车，把穿长袍的女人送走了。普尔杜姆纳推着自行车送古尔杜到老阿纳尔格利去。纳伦德尔，久贝尔，苏伦德尔和斯内赫先到尼斯伯德路，从那儿再到香蕉路去。阿瑟德的任务是先把久贝达送到蓝屋顶路，然后把达拉送到什哈勒米。

阿瑟德一行三人经过医学院，穿过通往蓝屋顶路的胡同口，快要到医院路了。达拉提醒久贝达："咱们光顾着说话，走路走过头了。"

久贝达装作没有听见。达拉再提醒她一次。

阿瑟德说："没有什么关系。她家离这儿不远。"

普尔杜姆纳骑自行车从对面过来，看到他们赶紧下了车。久贝达跟他一起转过身朝尼斯伯德路走去。达拉恍然大悟，她听到苏伦德尔和古尔杜说过，普尔杜姆纳和久贝达两个人彼此间都有些意思。

阿瑟德对达拉说："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咱们没有必要对别人说。"

达拉说："听说久贝达的父母很开明，他们不会反对。"

阿瑟德说："是的，他们都是好人。他们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是没有达到势不两立的地步。这也是有原因的。久贝达的母亲过去是一位护士，是基督教徒。她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尽

管教派不同，但人总是人。可是有一些穆斯林不管女孩子是否幸福或满意。只要她跟印度教徒结婚，就认为这是印度教的胜利。目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很厉害。等到这一阵过去以后，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地办喜事。”

“对！”达拉表示很同意。

阿瑟德继续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够保持社会联系，他们的冲突将会大大地减少。只有这样，他们的宗教信仰才会有意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在哪个家庭就属于哪个宗教。不同的宗教成了不同的民族。我的祖父是印度教徒。我的老家在古尔达斯布尔，我母亲现在还住在那儿。我祖父大概有些浪漫，他为了我的祖母而成了穆斯林。我如果为了某个印度教的女孩子而成为印度教徒，你看怎么样？”

“那很好！那很好！你以后就当印度教徒吧！”达拉很高兴地看着阿瑟德。

阿瑟德问道：“你赞成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互相歧视吗？”

“当然不赞成！”

“只有互相选择和互相转化才有意义。而互相冲突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对它嗤之以鼻。”

“对，就应该这样！”

“好吧，咱们从围墙外的树林里走吧！”

他们穿过树林朝什哈勒米走去。

阿瑟德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在听你说。”

阿瑟德问道：“关于这方面你的意见怎么样？你的婚姻由自己做主还是由父母做主？”

这个问题引起了达拉的满腹愁思，她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阿瑟德没有等她回答，以猜测的口吻说："也许你现在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达拉没有说话，心里想：他哪儿能够猜想得到我的不幸？过了一会儿才问他："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起，我这样问使你很不高兴，请原谅！"

达拉知道自己在掩盖真实情况，因此不想多说话。

两个人走在市场的狭窄街道上。快要到波拉邦泰胡同了，达拉为了不使阿瑟德临走时感到遗憾，对他说："我以后再告诉你吧，再见！"说完不等他回答就走进了胡同。

达拉觉得眼前一阵模糊，没有看清胡同里孩子们叠起来玩耍的砖头。脚碰在上面，差点儿摔倒在地上。迪万金德的母水牛拴在胡同里，尾巴上沾满了尿，甩来甩去。达拉虽然躲着它走，可是裤子上还是溅了一些脏东西。

她上楼走进屋子，母亲没有理她。母亲想阻止她继续上学，动员布里来当说客，失败了。因此对她很生气，不想理睬她。

达拉把手上的书放在靠墙的箱子里，走出房门到屋顶上去了。十二月初，屋顶上很冷，刮着风，很寂静。达拉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觉得轻松了一些。阿瑟德提的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使她很难过。她决心把一切都告诉他。

基杰尔内阁看到穆斯林联盟的运动越来越扩大，于是下令在旁遮普的几个城市实行宪法第一四四条——禁止游行和集会。穆斯林联盟为了反对这一措施，在拉合尔开展了非暴力的坚持真理运动。他们也学会了跟国大党一样搞非暴力运动。这一点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害怕联盟的志愿

人员激动起来动手打人，会被政府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费罗兹汗·努恩、伊夫德卡鲁丁和格金法尔阿里汗都因为坚持真理运动而入狱了。联盟的志愿人员每天举行非暴力游行。他们高呼口号："安拉是伟大的！""穆斯林联盟万岁！""基杰尔内阁该死！""建立巴基斯坦！""建立穆斯林联盟内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警察用棍棒对付他们，把他们逮捕起来。

铁路工人和学生会的人没有参加这些游行。大学快要考试了。达拉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有时候学生会举办学习讨论会，她得到消息后也去参加。在学习会上常常可以见到阿瑟德，但是没有机会跟他较长时间地单独谈话。

苏伦德尔一个星期没有到学院来。听说她身体不好。达拉趁下两节没有课，到牛奶市街去看她。

达拉一走上苏伦德尔家的楼梯就遇见她母亲。她母亲很慈祥地对达拉说："孩子，你跟苏伦德尔是好朋友。也不来看看她。她非常想念你们。她发烧了三天，前天才好。"说完把达拉领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苏伦德尔的床前。

苏伦德尔的脸色本来很健康红润，由于发烧，现在变得有些苍白。她的眼睛本来就很大，现在变得更大了。她看见达拉高兴极了，眼睛里闪着光，但是很快又转过身去，把脸埋在枕头里。

达拉坐在床边，手搭在她腰上，向她解释自己没有来看她的原因。苏伦德尔不听她的解释，说："去你的吧！我以后不理你了，谁也不理！说是什么同志，可是我病得快要死了，谁也不来看一看！"

达拉请求她原谅："哎呀！我昨天才知道。前几天在学院里

遇到过斯内赫，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我去参加学习讨论会，才知道你病了。快考试了，这些天我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有去。”

苏伦德尔问：“参加学习讨论会的还有谁？”

“你哥哥，普尔杜姆纳，阿瑟德，古尔杜都去了。普尔杜姆纳和久贝尔两个人意见很不一致。”

“他问到我了没有？”

“谁？”

苏伦德尔不说话了。

“谁问你？”达拉继续追问。

苏伦德尔把脸埋在枕头里。达拉把她拉过来说：“你这该死的丫头，跟我说吧！”

她拉住达拉的手说：“你先向我发誓，不跟任何人说。”

“好吧，我发誓！”

“开完会以后阿瑟德跟古尔杜一起走了吧？”

“没有，他好像跟你哥哥一起到党部去了。”

“阿瑟德和古尔杜有些什么关系吧？”

达拉大吃一惊，想了一会儿，说：“我没有发现。我看没有这回事。”

“你完全有把握？”

“我不能说完全有把握。但是我觉得没有这回事。”

达拉不想谈这件事情。苏伦德尔妒忌古尔杜。这使她心里很不舒服。她想：苏伦德尔在妒忌谁？难道只是妒忌古尔杜吗？

“你以后如果见到他，请告诉他，我病了。他难道就不能来看一看我？”

“好吧！”达拉表示同意。

达拉再也不能继续坐下去了。她找了一个借口，说：“妈妈要我早点回去，她的身体不好。”

回家的路上达拉心里很不平静。她不知道关于古尔杜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她知道，阿瑟德跟苏伦德尔是不会有什么关系的，要不然她就不会说这些话。那么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呢？男孩子就是这样，对谁也表示好感。可是他看上去的确很不错。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心灰意懒。

达拉回家以后没有心思念书，跟妹妹一起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可是躺了好久，一直睡不着。第二天，她继续想：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样的话？一会儿又想：我以后再也不跟阿瑟德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想：我要问一问他，为什么要跟我说那些话？想到这儿，她觉得有些精神恍惚，若有所失。

阿瑟德来过学院两次。学生会想开展一个运动促使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相互妥协。纳伦德尔，阿瑟德和普尔杜姆纳经常到德亚尔辛哈学院来。达拉有时候看见阿瑟德。但是当阿瑟德看她的时候，她总是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她不想参加学习讨论会，可是后来有一次她还是去了。阿瑟德走到她面前跟她说话，一切都像过去一样。散会的时候她故意躲开阿瑟德，一个人走了。

“达拉辛哈先生！”阿瑟德在背后叫她。自从那次参加命名仪式以后他有时开玩笑叫她“达拉辛哈先生”。达拉转身一看，苏伦德尔跟他在一起。

“你为什么一个人走？我们可以同路。”

苏伦德尔说：“她就会背书，准备回去背历史。”

“我以为你们要待一会儿再回去。”达拉说。

“我们这不是来了?”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一路上说这说那。阿瑟德津津有味地谈论久贝尔和希拉辛哈的争论。

他们走到医学院前面的广场上。阿瑟德对达拉说:“你如果不着急回家,咱们先送苏伦德尔回家,然后我再把你送到波拉邦泰胡同口上。”

“不,你先把达拉送到什哈勒米,然后再从香蕉路回家。”苏伦德尔说。

达拉说:“我一个人走。前面就是什哈勒米。”

“不,不,咱们先送苏伦德尔。我还要去找布里。”阿瑟德最后做出决定。

他们把苏伦德尔送到楼梯口。苏伦德尔一再要他们上楼去坐一会儿。阿瑟德表示歉意说:“这次就算了吧,时间太晚了。”

很明显,阿瑟德想摆脱苏伦德尔跟达拉单独谈谈。这时达拉的生气和烦恼已经消去了一半。阿瑟德急切地问她:“我想问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谁说的?”达拉低下头,郑重地说道。

“我觉得你好像在躲着我。是不是?”阿瑟德问她。

达拉用牙齿咬着嘴唇说:“你惹得苏伦德尔生气了。她有话要跟你说。难道你不知道?”

“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跟她谈。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达拉仍旧不说话。

阿瑟德用英语说:“我急切地盼望得到你的回答。”

阿瑟德恳切的语调使达拉深受感动。现在已经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年轻的女孩子是不会放过机会抬高自己身价的。达拉低下头说:“我不想拦住别人的路。”她说完心里一

颤。

"拦住谁的路？你说清楚。"

"我宣过誓不把她的话告诉别人。"

"向谁宣过誓？"

"苏伦德尔。"

阿瑟德想了一会儿，说："问题是出在苏伦德尔那儿，还是出在你这儿？"

达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可是自己的话已经说出口了。她想补救一下，于是说道："问题出在哪儿都一样。"这一来她更不知如何是好了，只觉得羞答答的。

阿瑟德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你如果愿意的话，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吧！"

"上哪儿？"

"找一个饭馆。"

达拉以前到标准饭店去过两次，还去参加过阿姆丽达的茶会。此外她还有好几次跟同学们一起到学院里的饭馆去喝茶。可是单独跟一个男青年去饭馆，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谁看见了也会说三道四。但是她心里虽然犹豫，嘴里却说："好吧！"

阿瑟德领着达拉朝马尔路走去，在路上对她说："在一般情况下，不遵守誓言就意味着欺骗别人。可是如果为了解除误会和错觉而不得不把话说出来，我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两个人在标准饭店楼上走廊的雅座里坐下来。达拉慢慢地把苏伦德尔对阿瑟德和古尔杜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和苏伦德尔自己对阿瑟德的想法都说了出来。说完停住了。

达拉用匙子搅动着杯子里的茶。阿瑟德静静地看着她。达

拉很高兴，因为事实证明她自己的疑虑是毫无根据的，但她又觉得很不好意思。阿瑟德说："关于我的事情，你与其相信别人讲的话，不如相信我自己讲的话。你说对吗？"

达拉虽然已经听懂了他的话，但还是问他："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我相信你讲的什么话？"说完看着阿瑟德。

阿瑟德托着茶杯说："我一看到你在生气，心里就很不安。"

达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下了头。她想再看他一眼，可是鼓不起勇气。

她低着头喝茶，心里很不平静。知道阿瑟德在看自己。

阿瑟德说："我本来不想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可是你已经替我说了。"

达拉抬起头看着阿瑟德，两个人四目相对。接着，她闭上了眼睛，好像在慢慢地品尝刚才阿瑟德说的那句话的滋味。

"我能告诉你一件事情吗？"达拉的声音有些发颤，脸羞得绯红。

沉默了片刻以后，阿瑟德把杯子放在桌上，说："当然可以。"

"我不能说。"达拉的两颊涨得更红了。

"你说吧！"阿瑟德催她。

达拉一边倒第二杯茶，一边羞答答地说："那天你从博士先生家里走了以后，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吗？"达拉停住了。

阿瑟德很焦急地问她："他说了些什么？"接着又催她："你快说呀！"

达拉眼睛看着他，说："他说……"刚要往下说又停住了。

"说吧！你快说吧！"

"他说：我喜欢你。"

阿瑟德眼睛里闪着亮光，问她："你对他说了些什么呢？"

达拉说："哎！我能说什么呢？羞死人了。"说完表示很诧异地问他："可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不高兴吗？"

"倒不是不高兴。可是他为什么这么想呢？"

他们于是谈论起关于博士先生的事情，过了一会儿，阿瑟德把话题一转，说："我那天问你：你的婚姻问题是由你父母做主还是由你自己做主？你当时说，以后再告诉我。"

达拉把自己和索姆拉杰订婚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瑟德，并且对他说："哥哥想要解除这个婚约。"

"是的，布里肯定会想要这么办。他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待了一会儿阿瑟德问她："你还没有回答，你的婚姻到底由谁做主？"

达拉看着空茶杯。

"你不想说吗？"阿瑟德的声音有些颤抖。

达拉咬着嘴唇说："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说自己做主又有什么用处？"

阿瑟德不安地问："那么谁做主有用？是不是父母做主有用？"

达拉不说了。

"请你回答我！"阿瑟德很伤心，请求她回答自己的问题。

达拉突然看着他，说："你先说说你自己……"接着，很难为情地把头伏在桌子上。

阿瑟德呼吸有些急促，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说："我的决定当然用不着说。可是，咱们中间有一条宗教、教派和家族的鸿沟！"

“这当然!”

“你能逾越这条鸿沟吗？你有信心吗?”阿瑟德的语调变得很低沉。

达拉又沉默了一会儿，摆弄了一下手指，严肃地说：“你能跟我在一起，我就可以越过这条鸿沟。”

接着，他们谈到布里的事情。阿瑟德说：“布里和甘娜格现在非常火热!”

“为什么?”

“我见过他们几次。他们中午经常到这儿来。布里掩盖不住自己的激情。应该说，甘娜格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不错的。”

“她这个人很随便。”

“是的，但是她很诚恳。”

“古尔杜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达拉显得很知道内情，对他的话表示怀疑：“她们两个人是老朋友。”

“她讲的大概是跟赛穆埃尔的事情。赛穆埃尔是个坏蛋。我们大家后来揭穿了他的老底。甘娜格为人很诚恳，她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她读了布里的文章后对他十分敬佩。可是你是不是想到了？布里的身材太矮小，两个人不太相称。”

“是的，不知道哥哥的身材为什么那么矮小？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所敬佩的是哥哥的天才!”

“当然!”阿瑟德用英语表示同意，然后说：“可是他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就很少有机会创作了!”

“他经常在下午或者晚上上班，其它时间搞自己的创作。”

“我想，我在通过法律考试以后也不一定有机会开业。如果到古尔达斯布尔去努一把力也许能行。可我又舍不得离开拉合尔。”

“当然不能离开拉合尔！”达拉笑了笑，十分有把握地说。

“如果能在某个学院里找到一个职位就好了。我有可能在伊斯兰学院找到职位，但是我不想去。我有时候还想到新闻界去做点工作。”他接着问达拉：“你准备念硕士吗？”

“我倒是很想念，可是不行。”达拉把自己念学士学位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家里人在索姆拉杰的事情出来以后想要终止她的学习等情况都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我依靠哥哥的支持才能读到现在。以后怎么可能继续念下去呢？”

阿瑟德咬着大拇指，考虑了一下，说：“你应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是争取解除这个婚约的最好办法。对了，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得到奖学金呢？你的经济学不是得到了优秀成绩吗？我念硕士就是靠的奖学金。”

“这我可办不到。念硕士还需要很多书籍。不光在自己学院里，而且要在整个大学里拔尖才行。没有人帮助是不行的。这绝对不可能！”达拉表示自己毫无办法。

“这对你来说并不困难。有一个办法。学士优秀生的论文是由布兰博士评定的。我就是这样做的：我每个星期都到他那儿去向他请教。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指给我，让我念。你知道，他的指导是非常有用的。他不会拒绝指导你。你星期天到他那儿来吧，我也在。我现在还帮助一个念学士的学生补习功课。”

“这样做也不行！”达拉把自己不能继续去博士先生家当家庭教师的原因告诉了他，说：“我现在不能经常到他家里去。”

“这你不必担心。我或者布里可以去请博士先生教你。他可以在系里花一点时间帮助你。我这方面没有问题，你去跟布里谈一谈，假期里做一些准备工作。什么时候布里通知我，我就到你家里来。”

"我家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

"那么你可以到学院的图书馆来。那儿不会有什么困难。"

"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哥哥会怎么说？"

"总会有办法可以得到。"阿瑟德微微一笑。

达拉表示同意："就照你说的办吧！好吧，我去跟哥哥说。"

* * * *

达拉回到家里。母亲因为没有人做饭，正在着急。小妹妹嘴里长牙齿，身体不舒服，一天到晚贴在母亲怀里。乌莎忙着做功课，既不想抱孩子，也不想去厨房做饭。而爸爸去别人家帮学生补习功课，快要回来吃饭了。

达拉对母亲说："你就抱着小妹妹吧，我去做饭。"她换了衣服，开始剥豌豆准备做饭。但是她心不在焉，总是把豌豆皮留下来，把豌豆粒扔掉。

饭做好了。爸爸回来时又累又饿。他换了衣服，系上围裙，洗了一把脸，嘴里念着"天神啊，天神！"走进厨房。达拉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到他面前。小妹妹已经睡着了。母亲把她放在自己肩膀上，坐在父亲身边。每天只有当丈夫吃饭的时候妻子才有机会跟他说几句话。帕格文蒂说："今天下午嫂嫂来了。后来，迪加拉姆的老婆也来了，她们是来讨回信的。迪加拉姆的侄女是个独生女，有房屋有财产。可你就不劝劝儿子。我一跟他提起这件事情他总是说不必着急。"

拉姆卢帕亚一边吃一边听，听完说道："我那天跟你谈过这件事情。不知道布里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过几天再说吧！"

"我不能等了。我在嫂嫂面前没法儿交代。我跟孩子说过好多次。他是不是想要一位法官或者律师的女儿？胡同里的女

人也不让我安静。她们都说：已经二十五岁了，为什么还不结婚？他是不是看上了什么人，要自己做主？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我哪儿回答得了？”

丈夫仍旧一边吃一边听，听完又说：“如果他自己看上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倒也不错。他跟你说过吗？”

帕格文蒂说：“他怎么会跟我说呢？你去向大伯解释解释吧！告诉他，布里说定亲的事情不必着急。要不然他们提出到咱们家来举行订婚仪式该怎么办？”

达拉一直没有说话。她在烙薄饼，并且不断地往父亲的盘子里添薄饼。现在看见说话的时机到了，于是说道：“爸爸，你去跟伯伯说，要他亲自跟哥哥谈。让哥哥自己答复他。”

“对，这样很好！”拉姆卢帕亚对妻子说：“你去跟嫂嫂说吧！”

达拉替他想了一个脱身的办法。

拉姆卢帕亚打着嗝离开吃饭的地方，嘴里念着“天神啊，天神！”走进走廊躺在床上。

达拉趁机劝母亲：“妈，你不要听他们的话随便答应跟别人结亲。哥哥如果对一个女孩子不了解，是不会跟她订婚的。”

母亲神秘地说：“他们希望让咱们看看女孩子。她在伯尔德万王后学校念书。咱们可以在路上看她。你也去看看，怎么样？”

“这算什么了解？”达拉表示不满意。“又没有谈话。光看一眼怎么会了解到一个人？现在人们在订婚以前都要见面很多次，谈过很多话才行。”

母亲不停地摆手，骂道：“瞎说八道！这不是订婚，这是自由恋爱。只有住在阿纳尔格利，牛奶市街和马尔路的人才会这么

干。咱们的街坊邻居听到这种事情会怎么说？”

“哎呀！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哥哥就是要跟这样的女孩子结婚！”达拉说话时语气十分肯定。她一边说一边把粘在盆上的面粉刮下来。

母亲把手放在嘴唇上，低声问道：“你知道他的事情？你告诉我，女孩子怎么样？是什么人？”

“哎！我哪儿知道？”达拉笑着说：“女孩子很漂亮，正在念硕士。”

“她是什么家庭出身？”母亲的声音更低了。

达拉看着母亲的眼睛说：“你向我发誓，不要告诉哥哥是我说的。”接着说：“家庭很好，是德达种姓的。”

“德达？”母亲皱紧眉头，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摸着脸，说道：“哎呀！德达是婆罗门。婆罗门跟咱们刹帝利怎么能结婚？这简直是胡闹！”

达拉对母亲的无知感到很可怜，说：“妈，你说哪里话？那个女孩子的姐姐嫁给了一个阿罗拉①家庭的人。现在印度教徒跟穆斯林之间也通婚。圣雄甘地的儿子娶了一个婆罗门的女孩子；潘迪特·尼赫鲁的女儿嫁给一个拜火教徒的男孩子。印度教徒，拜火教徒和穆斯林有什么不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母亲用手扶了一下趴在肩上的小女孩儿，说道：“这些我都知道。菩提树银行的拉拉·赫尔吉欣拉尔的男孩子跟穆斯林女孩子结了婚。迪万·杰门拉尔也是这样。但是，孩子，他们是大人物，情况不一样。我们怎么能够脱离这些街坊邻居和亲戚朋友呢？”

达拉说：“他们那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哥哥比谁差？”

---

① 印度教中刹帝利种姓的一支。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达拉知道是哥哥回来了，赶紧闭上嘴不说话。

“哥哥，快来吧，我把热饭菜给你端来！”达拉对哥哥说。

“好吧，我马上来。”布里脱下长裤系上围裙。因为他只有这一条长裤，要穿它去跟甘娜格约会，生怕把它弄脏了。

胡同里传来迪加拉姆的怒骂声：“他为什么干这种无耻的勾当？我要砸烂他的脑袋！他看她是个可怜的寡妇就想欺负她……”

克西达拉姆无可奈何地辩解：“哎呀！这简直是冤枉好人！我并没有说什么，我只不过……”

迪加拉姆的老婆吉万像一只蟋蟀似的尖声尖气地叫道：“你算老几！居然给女孩子送炼乳！她的年龄跟你女儿特诺的年龄差不多。真不害臊！”

梅瓦拉姆和布尔普德亚尔医生也在说话。

布里和父亲走下楼去想了解一下情况。乌莎和赫里站在窗口看热闹。母亲不让他们看，说：“你们知道什么！达拉，快给他们盛饭！”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话，其中夹杂着库沙尔辛哈的吼叫声：“克西达拉姆，你赚来的冤枉钱是不是没处花？你不顾街坊邻居的面子与尊严，居然对咱们的年轻妇女不怀好意！你瞧，我们非把你赶走不可……”

“叔叔，是怎么回事？”人群里传来布里的问话声。语气十分严肃。

“大哥，你让我教训教训这个家伙。他也不想一想自己有多大的年纪了。”

帕格文蒂肩上背着小女儿走到窗口问道：“比多她妈，怎么

回事？克西达拉姆大哥干了什么事情？”

加尔达萝站在对面窗口低声对她说：“这个坏蛋偷偷地给布伦黛伊的女儿送炼乳。布伦黛伊揍了女儿一顿。她是一个寡妇，只能埋怨自己命苦，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达拉坐在小屋里，这些话她全都听到了。

布什巴说：“他为什么要在街坊邻居的女孩子身上打坏主意？”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她已经十六岁了。不是吃奶的孩子，为什么要拿别人的东西？难道连这点也不懂？”伯森德高尔表示不同的意见。

“你不知道，他非常坏。叫人家：孩子，孩子，摸人家的脑袋，亲人家的脸。老头儿干这种事情，女孩子能说些什么呢？”

“女孩子到底是女孩子，可能因为嘴太馋。可是这个老不死的也真不知羞耻。西达跟他的女儿特诺年龄一样大小。他应当把她当做女儿一样看待才行。”

达拉好奇地听着。

“这个该死的东西要干坏事可以到外面去。他到外面去干什么都行。咱们不管。”拉姆比亚里说。

“胡同里年轻姑娘和媳妇的名誉大家都得关心。”

伯森德高尔出来打抱不平，说：“克西达拉姆是不好。可是，有句俗话：把猫找来捉老鼠，可是猫的嘴往往会伸到牛奶罐里去。我知道，布伦黛伊经常找克西达拉姆借钱。当他向她讨债时，她总是笑着说：‘老兄，你家里还缺什么？’他还经常把最好的乳浆送给她。”

加尔达萝说：“这个坏蛋！他在母亲身上下本钱，把女儿当做利息。以后连本带利一块儿拿过去。”

帕格文蒂说："罗摩啊，罗摩！这种人把街坊邻居的脸都丢尽了。我还以为她很穷呢！"

达拉一边给乌莎和赫里烙薄饼，一边听他们谈话。她想起了刚才跟阿瑟德谈到的事情，心里想：我的天哪！一定要继续念书，非离开这个可怕的胡同不可！

加尔达萝继续说："大姐，她的确很穷。要不然她会在这个胡同里到处找男人，打别人的主意？"

"住嘴！你说话不干不净，真不害臊。"帕格文蒂骂完就走了。

吵嚷了一阵以后，克西达拉姆躲开愤怒的人群，藏到自己家里去了。拉姆卢帕亚，戈宾德拉姆，布里和尔登都上楼回家。上楼时尔登把下面的门锁上了。

布里坐在厨房的席子上，正在吃饭。帕格文蒂把小女儿放在走廊里她爸爸的床上，哄她睡着了，正想到厨房里去。这时，大门上的门环响了，有人在叫："布里！达拉！"达拉听了嚷道："伯伯！是伯伯！"

帕格文蒂马上吩咐赫里快去开门，自己走到丈夫面前说："喂！伯伯来了！"

乌莎赶紧从走廊里把小床搬到房间里，在上面铺好线毯。布里也到小屋子里来了。

大伯拉姆杰瓦亚平时是不会轻易到弟弟这儿来的。他进门以后布里向他行了摸脚礼。女孩子们也都双手合十向他问好。帕格文蒂用衣襟遮着额头向他行摸脚礼。拉姆卢帕亚向他表示问候，并请他坐在小床上。

帕格文蒂对乌莎说："快去从灶里拾几块烧红的煤炭放在火盆里拿来，请大伯烤火。"

拉姆杰瓦亚先生披着贵重的克什米尔厚围巾，把围巾裹紧一些说："孩子，用不着烤火。今天并不太冷。我披上厚围巾很暖和。"他轮流问了每个孩子的身体情况。达拉坐在厨房里。布里，乌莎和赫里都站在他身边。

"我的编辑先生，你说吧！"拉姆杰瓦亚以讽刺的口吻对布里说："我派人请过你好几次。你连到乌吉胡同来一趟的工夫也没有。我想既然编辑先生不来，我就自己登门吧！"

"伯伯，上星期我每天下午三点钟到晚上九点钟值班。今天刚换班。"布里表示很抱歉，并且说："我正想明天下午到你那儿去……"

拉姆杰瓦亚说："当然啰！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哪儿还有工夫？可是我认为，不管你成了一个多么大的人物，多么出名，多么有权势，家里的事情总得管一管才行。是不是啊，我的老师？"他看了拉姆卢帕亚一眼，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当然啰！哥哥，你说得很对！"拉姆卢帕亚表示支持哥哥的看法。

拉姆杰瓦亚问布里："你说，那件事情怎么回答科斯隆？"接着对弟弟说："希萝她妈今天到你这儿来过，她说你们没有给她答复。到底是怎么回事？"

拉姆卢帕亚说："布里今天就在家里。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不必多说了。他说：'刚刚工作一年。等到工作固定下来，提升了以后再考虑……'"接着，转过脸去对布里说："你说吧！伯伯问你话。你自己回答吧！"

"一切事情全都由'他'作主。"拉姆杰瓦亚指了指天上，对布里说："我的好孩子！做事情就讲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年龄。提升总是要提升的。是不是啊我的老师？我们结婚的时候一个月才

赚三十卢比。现在赚一百卢比。可是，那个时候的三十卢比比现在的一百卢比还顶用。哎！靠天神保佑总是会提升的。男女双方只要一方有福气，财神奶奶就会登门。如果女孩子有福气，会把财神奶奶带进门来，本来只赚一百卢比的可以赚到二百卢比。”

“伯伯，现在还不必着急。等明年……”

拉姆杰瓦亚打断布里的话：“怎么？你这个傻瓜！说什么明年。他们能让女孩子等到明年吗？”接着对拉姆卢帕亚大声说道：“你还要嫁女儿。我也还操着这份心。先让他结婚，有了钱才能嫁女。要不然你哪儿有钱嫁女？”

“你说得对！”拉姆卢帕亚表示同意。帕格文蒂也同意他的看法，说：“大哥说得很对。”

拉姆杰瓦亚举起右手向他们解释道：“希萝结婚时我足足花了八千卢比。别的先不说，至少得给她手上和脖子上添几件首饰吧！得给她制十几套衣服吧！得请迎亲的人吃喝吧！你们现在办事情至少也得花四千卢比。得在亲戚朋友面前留个面子才成。这四千卢比从哪儿来？”说完把右手一伸，对布里说：“你遇到了好机会。这是你的命好。她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她有自己的房子。她母亲还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她。他们说要给五千卢比现款，所以我才急着要把这门亲事定下来。这样一来达拉的婚事也会办得很体面。”

布里背靠墙壁站着说：“伯伯，我不想跟房屋和财产结婚。”

“你难道要去跟女叫化子结婚吗？你妹妹的婚事怎么办？”拉姆杰瓦亚说完朝弟弟说：“你看，他这个死脑筋！这就是咱们的编辑先生！”

“如果你爸爸不花钱送你上学，把你培养成人，你能有今天

吗？女孩子的父母从婚事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为了自己女儿的幸福，找一个有出息的男孩子，花钱让他念书，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不就是这样吗？希萝结婚时我们不也给钱了！你父亲穷苦了一辈子，就盼着有这一天，可你把个好端端的事情毁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金银宝库？你可以拿四万五万出来给大家看看！如果我的儿子吉绍尔金德说你这种话我非打烂他的嘴不可！"拉姆杰瓦亚发火了。

布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两只手放在胸口说："伯伯，你说得也有道理。但是首先是女孩子怎么样？我既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也不了解她。不知道她是谁，更不知道她为人怎么样？"

拉姆杰瓦亚大声嚷道："你胡说些什么？问别人家的女孩子怎么样。有什么必要认识和了解？你想跟好人家的女孩子结婚还是想跟那些在阿纳尔格利市场和马尔路闲逛的妓女胡混？谁在结婚以前就认识和了解女孩子？只看她的家庭，看她家庭的地位就行了。可是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等到该你了解的时候你可以去了解。"

布里说："女孩子的年龄多大？女孩子的年龄要跟我差不多才行。"

拉姆杰瓦亚："又说这些废话！女孩子年龄小一些岂不更好！你是不是想娶一个老太婆？女孩子的年龄大了怎么能靠得住？人家都找年纪小的女孩子。年纪小的女孩子在丈夫面前总是显得年轻。她现在十六岁，明年十七岁，后年就十八岁了。我们的希萝就是十七岁结婚的。你的脑筋就是不开窍！"

布里还是不服气，说道："十六岁的女孩子能念多少书？我怎么能跟这样的女孩子结婚？她不可能知道自己婚后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想要娶一个学士？学士能给你生出一个有学问的孩子来吗？”拉姆杰瓦亚大动肝火。

拉姆卢帕亚低着头不说话。帕格文蒂转过脸去叫乌莎走开。达拉独自坐在厨房里低着头一声不响。

拉姆杰瓦亚对弟弟说：“既然他不愿意，这对我又有什么损失？可是你要知道，我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替他妹妹办喜事。此外你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也可以从这儿得到一点补贴，为将来打下一个基础。苏克拉尔要求很快就办喜事。他再也不想拖下去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八九个月。如果政府要找麻烦，他们早就会得到消息。行了，我走了。运气如何全靠你们自己。但愿你们不会辜负我的一片好心！”

拉姆杰瓦亚起身要走。拉姆卢帕亚想送他回去。布里拦住父亲说：“天气很冷，你别去了。我送伯伯去吧！”

哥哥在伯伯的威逼利诱面前丝毫也不动摇，这样更增加了达拉的信心和勇气。第二天，达拉想跟哥哥说话，因为母亲在面前，只得用英语说道：“阿瑟德大哥想要我争取奖学金。他说，如果你能出面请布兰教授每个星期指导我一次就好了。我可以到他系里去。”

布里正在吃饭，对她说：“这个想法倒是不错。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如果早一些提出来就好了。我向教授提出这个要求他是不会拒绝的。可是现在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般来说，在考试以前需要六个月的准备时间，还要有人辅导才行。现在怎么来得及呢？”

“他说，考试以前他每天花点时间来帮助我。”

“谁？阿瑟德？他在外面当家庭教师，听说每个月收入六十卢比。”

“他不收我的学费。他说他自愿帮助我。”

“为什么？他是不是想发展你加入共产党？这些共产党人到处拉拢人。”

“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得出于自觉自愿和有信仰才行。他们不会勉强。”

布里讽刺道：“你已经有一半信仰了。他们大概已经把你算在团结对象里面了。”接着问道：“咱们家里没有地方，阿瑟德在什么地方教你？”

“可以在我们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下午去学习。这件事情几天之内就可以安排好。至于以后怎么办，过几天再说吧！”

“我没有什么意见。可是时间不多了。努力争取吧！我先去找加利，替你把马尔什尔和基德①的书借来。布兰教授那里我今天就去说。”布里答应了她的要求。

达拉一心一意地念起书来。阿瑟德每天大约花一个小时在图书馆的走廊里教她经济学。达拉的同班同学巴尔穆贡德也来向他请教。巴尔穆贡德的家境也很贫寒。他靠当家庭教师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学习不错，但没有足够的时间集中精力学习。当然，对于他的请求，阿瑟德是不会拒绝的。

有一天，巴尔穆贡德因为有要事不能来。达拉和阿瑟德两个人坐在一起。他们没有心思念经济学的书，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随便闲聊。

达拉说：“因为我，巴尔穆贡德也得到了好处。”

阿瑟德说：“这对咱们也有好处。他在场的时候咱们就得念书。”

“是的，他在场的时候咱们就得念书。今天他不在场，咱们

① 两人均为英国经济学家。

什么书也没有念。”达拉不好意思地笑了。

“如果他每天都不来，难道咱们就不念书了？我看偶尔有一两天不念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好吧，现在咱们开始念书吧！”

“你这个人很特别。一个男人，一个共产党人，冷冰冰的，像一块石头。”

“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我不在的时候你就从来也不会想起我。可是我在家里总是想你，弄得连书也念不下去。”

“是的，我很古怪。我不值得你想念，也不值得你喜欢。别人开玩笑叫我摩尔人，而叫你苔丝狄蒙娜①。”

“是吗？谁说的？”达拉羞得满脸通红。

“久贝达，纳伦德尔和默哈金这些机灵鬼。”

“哎呀，咱们又没有像哥哥和甘娜格那样出去散步。”

“有些人很妒忌咱们。”

“是吗？谁妒忌咱们？是苏伦德尔吗？”

“哎，她就不必说了。向她解释解释就行了。还有肯纳和希拉辛哈。你不要老是躲着他们。”

“我哪儿躲着他们。可是得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行。否则不知道……”

“你刚才说你常常想念我。我准备得了硕士学位以后到古尔达斯布尔去工作。赚一些钱，然后替你盖一个窝。要结婚就得有一个窝。鸟儿就是这样做的。我不想等得太久。”

达拉会心地看着阿瑟德。

“咱们的事情你征求过布里的意见吗？”阿瑟德问她。

---

① 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奥瑟罗》中的两个主人公。摩尔人即奥瑟罗。

达拉考虑了一下说："现在还没有。他很有头脑，一贯反对教派主义。等到甘娜格和他的事情办成以后咱们的事情就好办了。"

## 七

胡同对面传来库沙尔辛哈悦耳的晨歌声，使布里从睡梦中惊醒。旁边床上，父亲唱道："胜利归于我父湿婆[①]，是他为我们创造幸福。"他的声音既走调又不合拍，压住了库沙尔辛哈的悦耳歌声。布里躺在床上，打算听完晨歌再起床。

"基杰尔爵士的辞呈获准！总督接管政府！"胡同里传来卖报人的声音。

布里这个星期值日班，晚上的消息他一点也不知道。听到卖报声赶紧从床上跳起来走进胡同。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每天都买《辩护者报》。戈宾德拉姆有时候买《王公报》，有时候买《威力报》。卖报人把报纸塞在医生家的门缝里。布里拿来一看，上面登载了一条十分惊人的消息。

"昨天晚上十点钟，旁遮普首席部长——联合党领袖基杰尔爵士提出辞呈。总督接受了他的辞呈，在成立新内阁之前旁遮普的政权由总督掌管。联合内阁颁布的一切法令仍将继续有效。"

布里到市场上去买了一份《政治报》。上面刊登的消息完全不一样："基杰尔爵士承认穆斯林联盟的权力。可能由汗·默姆多德负责组织穆斯林联盟内阁。巴基斯坦的敌人失败了！穆斯林联盟内阁的障碍清除了！"

---

① 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主神之一。

医生听到胡同里很热闹，睡眼惺忪地走下楼来。他亲眼看到了报上的消息，不得不相信它是真的，愤愤不平地说："基杰尔到底被穆斯林联盟赶下台了。现在联盟的障碍没有了。警察全都是穆斯林。他们以前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国大党领导下的坚持真理运动的参加者；可是对待联盟的志愿人员，即使动手打他们，也只不过敷衍两下了事，就像掸去身上的尘土似的。"

拉姆卢帕亚也下楼来了。他对大家说："联合党的穆斯林和穆斯林联盟的人都是一个鼻孔出气。"

戈宾德拉姆表示很担心："现在要由阿訇们来统治了。还会有什么正义？穆斯林的部长们比联合内阁的人更加胡作非为。"

布里说："总督的目的是要挑起冲突。他不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他颁布过反对穆斯林联盟游行示威的法令。至于基杰尔，他所考虑的是自己的内阁……"

戈宾德拉姆大声嚷道："让报上这些连篇累牍的废话见鬼去吧！我只说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战争时期办事情很公道。前几年总督把政府机关交给内阁部长们管理。从此以后，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穆斯林就是贾德人。"

布里早上去上班。达拉跟他一起走。学院已经停课，准备举行学士学位的考试。达拉仍旧每天去图书馆。

他们走到什哈勒米门内，听见有人喊口号。因为距离太远，听不清楚。走出什哈勒米门，看见卢哈里门那边的铁路上成百上千穆斯林举着绿色小旗在游行。三月初的早晨，拉合尔还很冷，可是由于使劲呼口号，再加上情绪激昂慷慨，游行者的脸都是通红的，还流着汗。他们呼的口号跟以前很不一样："请听最新消息，基杰尔是我兄弟！""安拉是伟大的！""穆斯林联盟万岁！""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成立穆斯林联盟内阁！""伟大的领

袖万岁!”“不要忘记比哈尔!”

因为有游行队伍,人们无法穿过马路。马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都停下来等着,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游行 队伍 叫的 口号 不是 “打倒官僚政治!”“打倒英国政府!” “民主万岁!”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 “打倒基杰尔!”“打倒坏蛋!” 而是“基杰尔万岁!”“基杰尔是我兄弟!”游行者的样子和举动不像是准备承受痛苦和压迫,而像是显示自己的力量,像是在威胁别人,使人看了以后不是同情他们,而是害怕他们。

布里没有朝卢哈里的方向走,对身边的达拉说:“今天的形势有些不妙,我看你还是回家去吧!”

达拉觉得有些为难,说:“我要到图书馆去把史密斯书上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过几天就要考试了。”

游行队伍过去以后,布里对她说:“你坐马车走吧!回来的时候看情况。跟别人一起走或者坐马车。”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放在她手上。

布里跟在游行队伍后面,经过阿纳尔格利来到甘伯德路。人们都很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布里从电传打字机上看到了最新消息:基杰尔的辞职声明发表了。布里正打算念这个声明,门口传来纳伦德尔的声音:“布里大哥,怎么回事?这是要的什么把戏?”

布里把电讯稿放在一边说了一声:“请进!”

纳伦德尔问:“还有什么新消息吗?”

“有,基杰尔的辞职声明。”布里接着念道:“基杰尔说,艾德礼[①] 在二月十六日的声明中宣称:英国政府将于一九四八年六

① 艾德礼(1883—1967),曾任英国首相(1945—1951)。

月将印度斯坦的地方政权移交本地人执掌，掌权者必须是该地区最强大的政党。鉴于这一声明，目前有必要重新组阁。"

"这是为什么？难道基杰尔不想要自己的联合政府和联合党了？"纳伦德尔对此表示怀疑。

"这不是基杰尔的声明，这是总督詹金斯的声明。换句话说，就是要鼓励并提供机会让所有的党派互相冲突。"布里继续说："基杰尔晚上十点钟才提出辞呈，两三个小时以后就见报了。咱们想一想，在这段时间内总督要向德里征求意见，接受辞呈，然后发布消息。这怎么可能？很显然，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纳伦德尔咬着食指用英语说："还有一件事情，听说基杰尔事无巨细都要征求拉泰比哈利博士的意见。他的辞呈至少应该提交内阁成员讨论过。可是内阁里有两名国大党成员，不知道他们过去发表过什么意见？现在又有一些什么意见？是不是国大党会跟穆斯林联盟内阁合作？"

电传打字机发出"嗒，嗒，嗒"的声音，不断传来新消息。布里和纳伦德尔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总督邀请旁遮普议会多数党——穆斯林联盟的领袖汗·默姆多德前往商量组织新内阁事宜。旁遮普立法议会的预算会议将于三月三日举行，新政府必须在此以前成立。"

纳伦德尔说："就是嘛！如果没有责任内阁掌握政权，议会能做什么事情？"

电传打字机又传来一则消息："可望汗·默姆多德于议会开会时宣布新内阁名单。"

格希什和伯纳尔西达斯还没有到办公室来。布里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打电话向拉泰比哈利博士打听情况。打完电话走过

来他对纳伦德尔说："基杰尔在辞职前没有向任何内阁成员征求意见。拉泰比哈利为了与达拉辛哈商量对策，到锡克教学院去了。准备从那儿出来以后再到议会去。"

因德尔纳特和珀格德拉姆也来了。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穆斯林联盟的内阁里会不会全都是穆斯林？布里看了一下表，对纳伦德尔说："已经十一点了。议会会议已经开始了。过一会儿默海什可能回来，也可能通过电话把消息告诉我们。你在这儿坐一会儿，还是到皮加尔去了解一下对穆斯林联盟内阁有什么预测？会不会有印度教徒或者锡克人参加？"

纳伦德尔走了。因德尔纳特，珀格德拉姆和布里心情很激动，工作不下去。他们谈论着、猜测着，不知道事态会怎样发展？

大约在十二点半钟的时候电话来了。因德尔纳特听完电话说："汗·默姆多德还没有向总督提出内阁名单。因此，总督不准备把政权交给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议会会议推迟了一些。穆斯林联盟和其它反对党成员在各自的房间里开会。达拉辛哈和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不许记者采访。但是从外面听到的喧闹声可以想象得到会上两派的争论一定十分激烈。据猜测：反对党可能认为基杰尔的辞职是非法的，他们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让穆斯林联盟组织内阁。联盟则决心组阁并执政。很多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者在议会大厦前面呼口号，要求成立联盟内阁和巴基斯坦。大批警察在大厦周围巡逻。"

布里在珀格德拉姆的提议下很快就写好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教派主义内阁的第一次失败》。大致内容是："一个教派的内阁是行不通的；它既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也不可能带来安

定和秩序。"

珀格德拉姆认为，也许格希什先生会要把这篇评论和从议会得到的新闻一起出一份特刊。布里拿着这篇报导去请示格希什。

格希什手指缝里夹着纸烟，仔细阅读了放在桌上的评论，然后他摘下眼镜，眯缝着眼睛，用英语说："这看法是对的。这是出特刊的好机会。再过两三个钟头就会有爆炸性的新闻。无论内阁能不能组成都会轰动一时。这值得出号外，你去问一问伯纳尔西达斯，能不能安排一些长期广告登在号外上？"

"伯纳尔西达斯先生今天轮休。"布里提醒他。

"哎呀，我的天哪！"格希什拍了一下桌子。"古拉布辛哈不是在吗？你自己也可以看一看全国广告的档案，可以打电话跟他们联系。你们都应该学会做这些工作。如果不登两三百字的广告，怎么能出号外？走吧，快去！"

登广告的事情伯纳尔西达斯以前一直不让布里过问。布里，古拉布辛哈和因德尔纳特看完档案后，通过电话把出号外和登广告的事情安排妥当了。

下午两点钟，默海什打电话来说："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达拉辛哈为了对付穆斯林联盟的挑衅拔出了刀子。当达拉辛哈和国大党，阿加利党以及印度教大会的议员们走出议会大厦时，大厦门口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联盟的人。他们高呼口号：'巴基斯坦万岁！''穆斯林联盟万岁！''一定要成立巴基斯坦！''用鲜血建立巴基斯坦！''一定要成立联盟内阁！'

"达拉辛哈跟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其他议员一起站在人群面前。高呼：'巴基斯坦真该死！''巴基斯坦真该死！'

"穆斯林大声喊口号向他挑衅。他抽出刀子威胁道：'谁有

胆量就出来试一试!'

"武装警察出来调停,控制了局面,把反对派的人送走了。

"此外,国大党,阿加利党和印度教大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总督批准联合内阁辞职是非法的。因此,决不能接受联盟内阁。"

珀格德拉姆把这个新消息报告了格希什。

格希什吩咐道:"好,咱们一定要出号外!"

号外上只有半面能登广告。格希什很不满意,对他们说:"报纸好比一只轮船,而广告就是使这只轮船能够前进的蒸气。"但是为了不使《辩护者报》的号外落在其它报纸后面,他们赶紧把稿件送到印刷厂去了。

《辩护者报》的号外上还登了国大党区委会负责人发出的一项通知:"由于基杰尔爵士辞职,目前局势十分危急。因此,邀请广大群众今天下午六点钟在印度保险公司大厦广场上举行集会,商讨如何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克服教派情绪的问题。"

布里在六点半钟以后才到印度保险公司大厦广场上来。广场上人山人海。国大党市委会主任格布尔在台上讲话:"到会的先生们!我现在提请诸位注意,这次大会的宗旨是就联合内阁辞职后产生的局势,以及如何保持安定的局面,和我们对于国家民族所尽的责任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要保持冷静而不应该感情用事,否则这次大会将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此外,我还想向你们提出一个请求:请准备发言的先生事先征得主席的同意。"

人们根本就不听主席的话,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国大党领导人戈比金德·帕尔格沃博士,皮姆森·瑟杰尔和拉泰比哈利博士等人都不在场,在场的只是一些国大党志愿人员和普

遁干部。大多数是民族服务者联合会的成员，尔登也在场。

一位先生站在台上，挥舞着右手大声说："旁遮普是我们的。我们决不让别人在这儿建立巴基斯坦，我们不管什么穆斯林联盟或者国大党。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决不允许成立什么联盟内阁。谁有本事就站出来！偷偷地躲在后面捣鬼算什么？"听众拼命鼓掌。有人呼口号："伯吉伦吉伯利[①]万岁！"接着又有人大声喊道："湿婆神万岁！伯吉伦吉伯利必胜！"

大会主席敲桌子制止发言的人，但他却继续往下讲。

另外一个发言人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咱们国家就叫做阿利亚瓦德[②]。这是罗摩和克里希那大神[③]的国家。在吠陀[④]中叫'五河区'。这儿怎么能成为巴基斯坦呢？想成立巴基斯坦的人可以到阿拉伯去。甘地和国大党所奉行的政策一贯跟印度教徒作对。国大党为了讨好穆斯林牺牲印度教徒的利益。现在穆斯林和穆斯林联盟变得如此胆大，公然提出要拿走国家的一半。国大党为了在内阁里得到席位，连这种要求也准备接受。穆斯林联盟和真纳下一步将要求统治全印度。真纳想做奥朗则布[⑤]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心上的口号是：'对巴基斯坦嗤之以鼻！''为印度斯坦流血奋战！'"

下面喊着口号。

发言的人问大家："你们难道都低下头对这一切忍气吞声吗？"

---

① 伯吉伦吉伯利为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神猴哈奴曼的别名，被印度教尊奉为大神。

② 意为"雅利安人的居住地"，包括中部和北部印度。

③ 克里希那大神，又译成"黑天"，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为守护天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

④ 吠陀是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大的经典。

⑤ 奥朗则布，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著名国王。公元1658年至1707年在位。

周围的人齐声回答："绝对不！绝对不！"接着响起了口号："伯吉伦吉伯利必胜！""坚决反对成立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分裂印度斯坦！"

大会主席格布尔一面敲桌子提出警告说："先生，请你根据今天大会的内容发言。"可是发言的人却继续谈论统一的印度是不可分割的问题。

这位先生讲完以后大会主席站起来宣布："各位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不得不告诉大家，这个大会的秩序很不好，这次大会是国大党市委会召开的，可是会上的发言却违背了国大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得不宣布大会结束！"

《辩护者报》的城市记者默海什走到布里身边问他："关于这些讲话我能报导些什么？"

"最好对这些讲话避而不谈。只报导格布尔的谈话就行了。格布尔宣布大会结束。这样做是对的。"

格布尔从台上走下来。志愿人员开始收拾铺在台上的单子和线毯。这时大会周围的人墙后面传来口号声："向祖国母亲致敬！""湿婆神万岁！"

人们回过头来，看见身材矮小的，戴着黑头巾，挂着腰刀的达拉辛哈和穿围裤的戈比金德·帕尔格沃博士一起走过来。

布里对默海什说："现在大概要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了。"

达拉辛哈没有征求主席的同意就开始发表讲话："我们决不会容忍在旁遮普建立穆斯林政权。你们不要忘记历史！锡克族就是在反抗穆斯林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我们容忍穆斯林的统治，戈温德辛哈大师[1]当时为什么要下凡？"

---

① 锡克教的最后一位大师。

布里听了大吃一惊。达拉辛哈继续说："穆斯林联盟想推翻联合内阁，在旁遮普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巴基斯坦打下基础。他们不应该打这种如意算盘。我们决不会让联盟内阁在旁遮普存在一天……"

有人用手碰布里的肩膀。布里回过头一看，是纳伦德尔和阿瑟德，于是对他们说："这位老兄在煽风点火。"

纳伦德尔说："你知道他在议会大厦前面干了些什么吗？"

默海什说："达拉辛哈非常激动，拔出了腰刀。这样做影响很不好。"

达拉辛哈讲完以后，帕尔格沃博士走上讲台，说："请你们相信，我们决不会让他们成立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制造混乱搞垮了我们的联合内阁。我们也不会让他们成立内阁。我们要在议会内部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希望你们在议会外面跟他们斗争……"

阿瑟德笑道："这位老兄真狡猾！他在议会里坐在椅子上斗。要咱们在外面用砖头石块斗。他对那位要阴谋搞背叛活动的基杰尔连一句谴责的话也不说。他根本就不想揭露总督和基杰尔的阴谋诡计，只知道跟穆斯林联盟作对。基杰尔在议会里拥有多数，他为什么要辞职？如果他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把问题提到内阁里去协商，提到联合党内去讨论。他的辞职是不符合议会程序的。国大党议员应该对此提出抗议。可是他却到这儿来骂穆斯林联盟。联盟怎么可能搞垮基杰尔内阁？搞垮这个内阁的是总督和基杰尔自己。"

纳伦德尔说："基杰尔真是太狡猾了。国大党和印度教徒说他是自己人。穆斯林联盟的人呼口号：'基杰尔是我兄弟！'而

他却一直是詹金斯的心腹。”

布里，阿瑟德和其他人一起离开印度保险公司大厦，走到阿纳尔格利和马尔路交界的十字路口。一个人从对面骑自行车过来，阿瑟德叫道：“喂，阿布杜尔，你上哪儿去了？”

“我到马尔路去看了看国大党举行的大会。那些先生们今天全都露馅儿了。”阿布杜尔的嗓子有些嘶哑。

“你的嗓子怎么了？早上参加游行了吗？”

“当然参加了。”

阿瑟德问他：“听说有个最新消息。坏蛋基杰尔成了你们的兄弟。他是不是参加了穆斯林联盟？”

阿布杜尔说：“反正他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不是像你这样的叛教者。现在国大党人的面目已经暴露出来了，总有一天你们共产党人的面目也会暴露出来。”

“你指的是什么？”阿瑟德问他。

阿布杜尔表示不相信，问道：“联合内阁中国大党的部长们晚上在马尔路游行。他们把党旗上的绿颜色去掉了。我们很高兴，这样一来就等于他们已经宣布与穆斯林联盟分道扬镳了。伟大的领袖经常说，国大党是印度教徒的组织，不能代表穆斯林。”

阿瑟德担心地问道：“你说的是真话？你自己看到了他们的党旗，还是听到别人说的？”

“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场。我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一直走到议会大厦。达拉辛哈拔出腰刀威胁说：‘谁有胆量就来吧！’这个锡克佬大概没有见到过穆斯林的刀子，才敢这么说。他以为这么一威胁，国大党和阿加利党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哼，旁遮普的政权是属于穆斯林的。我们宗教的光

芒所向无敌!”

布里一行继续往前走。他们不说话，也没有话可说。到了阿纳尔格利，又走了一会儿，阿瑟德说:“听说联盟内部的进步人士向真纳先生提议，跟国大党组成联合内阁。可是如果国大党采取这种态度就不好办了。现在只有穆斯林联盟能够组阁，其它党派都不行。联盟和国大党的冲突现在变成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冲突了。举行第二次选举是不能解决这种冲突的。因为联合党或者独立党的席位也会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瓜分。英国人对选举所执行的政策就是建立在教派分歧的基础之上的。现在它的结果已经显露出来了。目前的这种冲突要么通过协商来解决，要么通过达拉辛哈和阿拉马姆什里吉的刀子来解决。也就是说:要么是印度教徒全部离开旁遮普，要么是穆斯林全部离开旁遮普。否则只有让英国人长期统治……”布里和纳伦德尔都没有说话。

他们三个人走到湿婆庙附近，看见市场里聚集了一两百人。国大党的著名女领导人什诺黛维站在商店门口的长凳上发表演说。演说快要结束了。她说:“穆斯林兄弟们，这就是国大党的全部历史。国大党从来没有反对过穆斯林的合法权利。你们想要成立巴基斯坦，想要成立联盟内阁，这是可能达成协议的。那些搞冲突的人是在毁灭自己的民族。”

国大党左派的舍尔马先生，索迪先生和共产党人赫贾拉辛哈，普尔杜姆纳和易卜拉欣等人都在场。他们把纳伦德尔和阿瑟德留下来，让布里一个人回家去了。

* * * *

三月四日清早，卖报声响成一片。报纸上的标题很引人注

目。《王公报》的标题是：《穆斯林联盟大失所望！》《旁遮普议会中联盟领导人汗·默姆多德提出的不包括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组阁计划被总督否决！》

《政治报》的标题是：《国大党与印度教徒不承认穆斯林联盟的民主权利！》《达拉辛哈以刀剑相威胁！》《阿加利党与国大党坚持让总督掌握旁遮普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印度教报纸都刊登了旁遮普其它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联盟组阁的消息。而穆斯林报纸全都刊登了各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庆祝联合内阁倒台，并要求赶快成立联盟内阁的消息。报上还刊登了拉合尔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联合游行示威反对穆斯林联盟组阁的消息。

波拉邦泰胡同的人对总督的这一决定很满意。戈宾德拉姆说："穆斯林从基杰尔内阁得到的好处可不少。可是联盟的人希望建立奥朗则布似的政权。他们还嫌基杰尔不够坚决。看来英国人也不能容忍这样胡作非为。"

拉姆卢帕亚说："如果联盟掌了权，他们会命令学校里用乌尔都语，把《古兰经》当课本。你们等着瞧吧！"

布里解释道："如果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联合组阁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联合内阁里曾经包括穆斯林、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联盟内阁里也会容纳一些印度教徒。所不同的是联合党是亲英派，而穆斯林联盟是反英派。联盟领导人和真纳不是搞宗教的穆斯林，而是搞政治的穆斯林。他们需要掌握政权。而法律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是一样的。"

布里的父亲插嘴说："你说什么？婚姻和财产继承方面的法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是不一样。我们的节日也不一样，联盟

执政以后灯节①就会取消，然后规定尔德节②，穆斯林月等等，你知道吗？”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昨天晚上回来晚了一些，今天下楼也晚一些。他带着神秘的口气说：“老兄，这都是我们国大党和印度教领导人的过错。昨天晚上博士先生告诉我们：两个月以来基杰尔一直要求国大党组织普通印度教徒和普通穆斯林去反对联盟的游行示威，以后他再亲自出面。可是国大党不同意，他们希望国大党与联盟妥协。总督一直在看热闹。他现在出面调停，断然拒绝汗·默姆多德出来组阁，并且提出：内阁中一定要有印度教和锡克教的代表。你们去组阁吧！”

大约十二点钟，默海什从圆形花园回到报社，说：“印度教和锡克教学生举行了大会。警察为了赶走人群没有提出警告就开了枪。他们还在圆形花园外面向马尔路的行人开了枪，站在国立学院宿舍走廊里的一个学生中了枪弹。人们从圆形花园往外逃走，事态还可能扩大。”默海什还听说默金格和蓝屋顶路也都发生了冲突。可能要戒严。他想到那儿去走一趟。

布里想起了达拉，对因德尔纳特说：“我妹妹到德亚尔辛哈学院的图书馆去了。如果冲突扩大，路上戒严，她可能回不了家。我要到图书馆去看看，如果妹妹已经走了，我就马上回来。如果她还在，我把她送回家以后再来。”说完跟因德尔纳特借了自行车就走了。

---

① 灯节是印度教最大的节日，于印历八月见不到月亮后的第十五天（阳历十月至十一月间）举行。这天夜晚，家家户户点上很多灯和蜡烛，放烟火，进行各种庆祝活动。

② 尔德节即开斋节，与宰牲节同为伊斯兰教两大节日。穆斯林在伊斯兰教历九月内斋戒。斋月最后一天寻看新月，见月的次日即行开斋，并举行会礼和庆祝活动。

达拉还在图书馆里。图书馆里还有十来个学生，阿瑟德也在。大家都对局势很担心，他们学院的学生尼哈尔金德在圆形花园受了伤。他们还告诉布里，德里门和莫吉门也有人在冲突中动了刀子。

阿瑟德对布里说："达拉本来要回家。听说外面出了乱子才把她留在这儿。硕士生帕尔德瓦吉也在这儿看书。他有小汽车，答应把达拉送到波拉邦泰胡同去。"

布里回到报社，把事态扩大的消息告诉同事们。珀格德拉姆的家在古杰尔辛哈堡的穆斯林区。听了这个消息，他心里很着急，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达拉辛哈和帕尔格沃博士开始活动了。以后等着瞧吧！"布里和莱克拉姆跟他的想法差不多。

布里刚才请了一个钟头假，因此工作到五点钟以后才离开办公室。铁路上的火车像往常一样地行驶。他为了抄近道，从默迪广场经过薄饼市场走到鱼市。一路上，到处都充满着惊慌和恐怖的气氛。有人说仙女宫后面也发生了冲突。

布里走进胡同。胡同口上克西达拉姆的房子前面站着很多妇女。有人在叹息，加尔达萝和拉姆比亚里在哭。人们脸上都挂着泪花。看见布里走过来，大家都给他让路。道卢舅舅浑身是血，躺在地上。他身上的衣服是洒红节[①]时穿过的，现在上面又染了很多血迹。腋下往外淌血。水罐和杯子扔在一旁。

尔登的母亲对布里说："大哥，快把道卢舅舅送到医院里去吧！"

布什巴的小用人杰杜和库沙尔辛哈已经分头到快乐宫和什哈勒米去找马车。比多到店铺去叫爸爸和哥哥。比尔辛哈到处

① 洒红节是印度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

打电话：打电话到医院找布尔背德亚尔医生；到报社找布里；到货物清理处找尔登。正在这个时候，布里回来了。

半个钟头以前，道卢舅舅从莫吉门方向往回跑，一边嚷着："穆斯林杀人！穆斯林杀人！"跑回来就倒在地上。胡同里的女人们非常害怕，尖叫着跑回自己家里藏起来。过了一会儿她们才鼓起勇气走出来，轮流用干布和湿布擦道卢舅舅的伤口，想止住他身上的血。可是鲜血不断地往外流。他的呻吟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布里把手放在道卢舅舅的光秃秃的满是汗水的头上，叫道："道卢舅舅！道卢舅舅！"

道卢睁开眼睛，一边哼着，一边叫道："水！水！"

拉姆比亚里坐在他身旁把一杯水送到他嘴边。

"道卢舅舅！道卢舅舅！"布里的眼睛湿润了。

布里焦急地对拉姆比亚里说："怎么？杰杜他们还没有把马车叫来？我去叫！"

"尔登回来了！"女人们纷纷往后退，让出路来。

"舅舅怎么样了？"尔登低下头叫他。

道卢睁开眼睛对尔登说："孩子，我不行了！"说完把手放在尔登的脖子上。

尔登禁不住泪如雨下。

马车来了。尔登和布里把道卢舅舅扶起来。库沙尔辛哈也过来帮忙，三个人一起把他抬上马车，准备送往医院。胡同里的人都悲痛万分。女人们低声抽泣，孩子们大声哭叫。

医院的急救室里到处是受伤的人。他们东倒西歪地坐着，嘴里直哼哼。医生在跟警官谈话。人们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脸上显得非常焦急不安。药剂师和男护士在发牢骚。他们说：

从早上到现在一共送来了六十三个伤号。还有一些死尸也送到这儿来了。说是让医院验尸。

尔登和布里一会儿求求这个，一会儿求求那个。可是谁也不理他们。一个穆斯林老头儿不懂得行贿的办法，手里拿着钞票，噙着眼泪，到处求人抢救他的年轻儿子。可是谁也不理他。

大约一小时以后，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来了。由于他的情面，急救室的医生尤尼斯答应优先给道卢治疗。他们赶紧把他送到手术室。这时，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医生检查了他的伤口，伤口很大也很深。医生决定先替他缝伤口。

这时，检查脉搏的护士说："他的脉搏很微弱！"

医生吩咐护士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说："得给他输八盎司血才行。"

尔登和布里没有输血方面的知识，都要求输自己身上的血。经过解释以后尔登花了四十个卢比，让他们输了医院血库里经过消毒的血。

由于布尔普德亚尔的情面，尤尼斯医生同意布里和尔登守候在道卢身旁，等他醒过来。可是，道卢舅舅再也没有醒过来。

尔登想把他的尸体运回胡同，替他办后事。尤尼斯医生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法律方面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医院必须把受伤致死的人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当局，请警方来验尸。只有经过法医或者法医代表验尸以后警方才允许料理丧事。当时停放在医院里等候检验的尸体就有十一具之多。道卢没有后代，用不着街坊邻居来参加验尸。于是他的尸体被送到太平间去了。

布里和尔登从医院出来。扩音器里在广播戒严令。医院门

口有人在谈论：德里门和默迪广场发生了可怕的冲突，还起了火。

什哈勒米市场的店铺都关门了。他们两个人走进胡同。胡同里的人一直在等候道卢舅舅的消息。尔登哭着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消息传开，大家都流着眼泪为道卢哀悼。

看水井的奶奶背靠门框坐着说："他在迪万金德的爸爸那儿当用人的时候还很年轻；经常背布匹，挤牛奶。他是个好人，手脚干净，待人诚恳，从来没有跟别人拌过嘴；对咱们胡同里的孩子们特别好。"

迪万金德说："他来的时候我还在念书，没有开始做生意。我爸爸让他住在这间小屋里，我们从来没有收过他的房租。他从前住在查谟土邦。现在他还有一百二十五个卢比存在我这儿。大家的意见怎么处理这笔钱？把它交给庙里，还是用来供奉神牛？请大家说说……"

胡同里的年轻人和小孩子都受到过道卢舅舅的照顾。只有看水井的奶奶，戈宾德拉姆和拉姆卢帕亚直呼他的名字，其他人都叫他舅舅。他经常把小孩儿放在肩上，一边喂东西给他们吃，一边从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胡同里无论谁家生了孩子，人们都向他祝贺："舅舅，你又添了一个外甥！""舅舅，你又添了一个外甥女！"

道卢的牙齿已经掉光了。他有时张着空洞洞的嘴，神气十足地对年轻人说："你们在我面前有什么好说的。我给你们这些人都把过屎把过尿。"

布里自从开始记事儿以后就看到道卢舅舅整天背着洋铁小箱子在附近的胡同里叫卖。他的小箱子里有薄荷糖，柠檬糖，有时令鲜货如杧果干，罗望子等，此外还有助消化的药，应有尽

有。胡同里的女人，特别是梅拉黛伊和伯森德高尔经常跟他吵架，说他为了逗孩子们玩，偷偷地给他们吃杧果干和罗望子。她们很生气地骂他："你这样做把孩子们的嗓子都搞坏了。我们不得不用药水给他们治嗓子。"

梅拉黛伊的大儿子尔登，小儿子维杰伊和女儿德姆的嗓音都很好。他们跟道卢很亲近。他常常教他们唱一些粗野的山歌。乌莎和赫里有时候也跟他们一起唱。拉姆卢帕亚听了这些山歌很生气，免不了骂道卢一顿。

附近街道的孩子们都知道，道卢舅舅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香蕉"两个字。他们见了他就大叫"香蕉！香蕉！"他听了以后总要骂他们。骂的话第一个字听得清楚，后面就听不清楚了。

附近的孩子们每天最快活的事情就是逗道卢舅舅玩。道卢来卖东西，他们手里拿着向母亲要来的钱，老远就对他说："舅舅，我要买东西。"

舅舅回答说："来吧，我的好宝贝！"

孩子于是走到他面前，问道："舅舅，有香蕉吗？"

道卢骂他们，用棍子在地上敲着吓唬他们。他们赶紧嘻嘻哈哈地跑开。道卢起身去追他们。这时另外的孩子从后面跑过来叫道："舅舅，香蕉！舅舅，香蕉！"这样逗闹一阵以后孩子们才拿出钱正式买东西。

大前天，庆祝洒红节时，胡同里的人都把红颜色，蓝颜色，黄颜色最先洒在道卢舅舅身上。用土豆削成的驴或者猫头鹰也都首先挂在舅舅的背上。而现在，在这场用人血庆祝的洒红节里他又成为街坊邻居中第一个牺牲者。

拉姆卢帕亚也念叨着道卢的好处："他没有贪心，没有妒忌，

对任何人都很亲切，对天神非常虔诚！”

胡同里的人都一致决定明天下午把道卢舅舅的尸体从医院运回来好好地安葬。

布里上楼走进房间。达拉和乌莎坐在电灯底下复习功课准备考试。赫里也坐在席子上把练习本放在凳子上写东西。母亲抱着小妹妹，一边替她缝补衣服。

母亲看见布里回来了，对乌莎说：“你去把饭菜端给哥哥。我一动，小妹妹就会哭。”

乌莎以前总是要别人叫好几遍才起身去做事。可是今天舅舅的死使她的动作变得干净利落了。她把打开的书翻过来放在席子上，二话不说就去端饭菜。大家的脸上都显得非常悲痛。

布里一边换衣服一边想：人死了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所谓同情与哀悼都是向死者的亲属表示的。今天道卢舅舅死了，谁也不向别人表示同情和哀悼。因为他是大家的亲人。大家虽然都不是他的亲属，但却是他的亲人。

三月五日早上五点钟戒严令才取消。因此报纸来晚了一些。报上第一版刊登的消息说：到三月四日傍晚为止，联盟内阁还没有组成。还有消息说：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国大党为了反对联盟内阁和巴基斯坦，成立了反巴基斯坦联盟，并一致推举达拉辛哈为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另外的消息是：拉瓦尔品第发生可怕的冲突，警察出来维持秩序。拉合尔的印度教与锡克教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遭到枪击；在默迪广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发生了冲突，并发生了火灾；默金格和德里门附近有人用刀子伤人。

关于默迪广场的情况，印度教报纸是这样报导的：印度教徒的和平游行在穆斯林地区遭到石头和砖块的袭击。而穆斯林报

纸的报导是：一群印度教徒袭击了和平的穆斯林居民区。在拉合尔，一天之内就有十八人被杀，百余人受伤。

胡同里的人对于联盟内阁没有建成感到很欣慰。他们强烈地反对巴基斯坦。由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更增加了他们对联盟和穆斯林的憤恨。他们坐在一起念报纸，交换意见，讨论。可是布里却坐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

格希什是《辩护者报》的总编辑，伯纳尔西达斯是主任编辑。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忙于一些比写文章更重要的事情。写社论和评论的工作由副编辑珀格德拉姆，因德尔纳特和杰塔等人轮流负责。布里虽然是助理编辑，但也要写社论。其他人则负责收集其它报纸上的新闻，做一些翻译工作，并看校样。格希什和伯纳尔西达斯只是在评论文章或者社论在准备付排时才匆匆忙忙看一遍。有时连一遍也不看就发排了。

珀格德拉姆感冒很厉害，眼睛通红。为了能写文章，他从塞瓦拉姆那儿弄来炒热了的豆子，用手帕包着先用鼻子闻了一下，然后放在额头上热敷。上个月，因为妻子在月子里生病，刚生的孩子也病了，他一连请了几天假。他的工作由别的副编辑和助理编辑承担了。可是今天轮到他写社论，他不敢再向伯纳尔西达斯请假。他看着布里，无可奈何地说："我的好朋友，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今天的社论你替我写吧！以后我好了再替你写。就谈谈格布尔同志为什么要呼吁和平与稳定。你看怎么样？"

布里考虑了一下。他到办公室来以后已经写了一篇关于道卢舅舅的评论。本来想下午两点钟请假去参加葬礼，可是珀格德拉姆提出这个请求，他不好意思推托，只得答应了。

布里心里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道卢舅舅的葬礼，但是现

在有更好的机会纪念他，向他表示悼念。

布里五点钟才从报社出来，他浑身上下感到很累，心里想：送葬的人大概已经到拉穆花园去了吧？也许已经回来了？他从前认为自己很喜欢写作，到报社工作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决不会把工作当成负担。可是一年以后他的想法变了。因为按照自己的想法、兴趣和情绪去写作是一回事，而按照别人指定的题目，观点，和一定的篇幅去写文章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写作很勉强，使人感到很厌倦，提不起精神。可是今天却不然，他是怀着同情心写文章的，写完心里觉得很满意。

两天前，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布里到甘娜格家里去过。当时奈耶尔正坐在客厅里跟甘娜格的父亲谈买地皮盖房子的事情。布里一直插不上嘴。他向甘娜格示意能不能出去走一走，她没有回答。奈耶尔对他爱理不理的样子，使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继续待在这儿没有什么意思，说了一声："我以后再来！"就走了。

今天，他下班以后打算先回家，洗一把脸，换件衣服然后到牛奶市街去。可是，刚到家门口就看见父亲坐在台阶上。他是因为学校要举行考试回家来做准备工作的。

父亲的脸色很不好。布里并不觉得奇怪。因为现在全胡同的人都在悼念道卢舅舅。

他走到父亲面前，父亲对他说："孩子，有一个很坏的消息。伯塔瓦姆尔·纳伦格先生的女婿昨天晚上被人杀害了。"

"谁说的？"布里很吃惊，表示有些不相信。

父亲把这消息的来源告诉了布里，然后说："孩子，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不去祝贺，人家不会怪罪。有丧事的时候不去悼念可不行。你快喝点水，去一趟吧！"

乌尔米拉跟文具批发商道拉德拉姆·杰塔的儿子盖瓦尔克里什那结婚，他们家住在帕迪门。拉姆卢帕亚当过乌尔米拉和她哥哥的家庭教师，因此被邀请参加了她的婚礼。布里也被邀请了，但是他找借口没有去。可是这一回他不得不跟父亲一起到门索胡同去，因此，只得放弃去牛奶市街的打算。

布里想起了在默里山度过的时光。乌尔米拉多么重感情，多么大胆！可是昨天刚结婚，今天就成了寡妇。这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什么要互相仇恨？他仿佛看见她那因爱情而发红的眼睛里流出清泉似的泪水，又仿佛看见一只为爱情而歌唱的夜莺沉浸在涓涓的眼泪之中。

纳伦格先生闭上眼睛，手捂着额头坐着。不少人前来表示哀悼与慰问。他对大家说：结婚才两个月。这真是命中注定的。乌尔米拉还没有真正过门。第一次去住了两天，后来又去住了四天。其它时间一直住在娘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咱们把她送到婆家去了，等丧事办完了再把她接回来。以后她就再也用不着到婆家去了。

回家后，布里一直想着乌尔米拉的事情，一夜没有合眼。她热烈地追求着生活，然而她的前途却是如此不幸。他不知道她结婚以后会怎样对待自己的丈夫。她可能在结婚以前爱上过不少男人。具体情况如何，只有天晓得！她多么向往得到爱情啊！可是现在她却一辈子也得不到爱情了！

三月六日早晨，《辩护者报》的社论旁边刊登了一篇题为《道卢舅舅》的文章。街坊邻居们都很诧异。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念道："道卢舅舅，你是拉合尔无数孩子们的舅舅。你的一生都是为给孩子们带来欢笑。然而现在他们却不得不为你嚎啕痛哭。是哪个心狠手辣的人使天真的孩子们失去欢乐？舅舅是谁的敌

人？他既与联合内阁没有关系，也跟联盟内阁毫无牵连。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纯朴的人。他的血是一个普通人的血，是一个受苦受难者的血。是谁唆使凶手杀害了他？他从来没有因为一席之地或者一口饭而跟别人争吵过。他到底是哪个内阁和统治集团的绊脚石？

“舅舅，如果天神问你凶手是谁，你将指向何方？难道天神不知道，煽动别人屠杀你的是哪些领导人！他们为了登上统治者的宝座，把人民当做阶梯，把你这样的人当做砌阶梯的砖头和泥浆。难道咱们老百姓永远是阶梯，让那些自私而残忍的人登上他们梦寐以求的殿堂？难道咱们老百姓不能用人道主义的试金石去检验政治领袖们？难道为了自己的私利愚弄老百姓是保卫宗教、共和与民主？”

尔登走到布里面前，抓住他的手，缓慢而坚定地说：“大哥，我发誓一定要替道卢舅舅报仇。”

布里说不出任何话来。同是一件事情，在尔登身上的反应和在他自己身上的反应是多么不同啊！

接着，医生念了《辩护者报》的社论《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社论说：“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是为祖国解放而建立起来的。今天，旁遮普邦的统治权被人拱手让给英国总督。对于这件事情，你们两个组织的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这两个政党把外国人的傀儡和骗子手叫做朋友，而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其它力量叫做敌人。那个曾经用棍棒对付非暴力运动的坏蛋现在成了‘联盟的兄弟’。两个月以来，联盟发誓要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公正的法律；高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起来的口号。其结果又如何呢？基杰尔在战争期间把国大党领导人投进监狱，把旁遮普奉献给英帝国主义者。而现在他却成了国大

党领袖们的'自己人'。

"请记住！国大党自从建立以来既代表印度教徒也代表穆斯林。而你们现在把党旗上的绿颜色涂掉，就意谓着砍掉了自己的一只胳臂。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为了结成联合阵线以反对外国敌人，准备跟穆斯林联盟一起建立中央政府。而旁遮普的国大党人在联盟占多数的情况下还不愿意跟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内阁。既然穆斯林能够相信八个邦的国大党政府，为什么两个邦的印度教徒不能接受联盟的内阁？联合内阁的失败是亲帝国主义分子的失败；是国大党所提出的共和体制和公民自由等要求的胜利。……威胁要打倒别人的内阁和煽动传统的仇恨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们在帝国主义面前搞坚持真理运动，忍受他们的棍棒，而在联盟面前却挥舞自己的刀剑。难道这一切就是你们的策略和勇气？一天之内死了这么多人，难道你们还不满意吗？希望你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做火把，去庆祝敌人的节日！"

街坊邻居读了这篇社论以后，对联盟的态度有些转变，不像原先那样咒骂它了。布里没有说这篇社论是他自己写的，可是达拉已经猜到了。她极力称赞道："我要让全学院的人都来读这篇社论。"

读过报纸的熟人都来找布里，跟他谈论这篇文章。有人说这篇文章很有勇气，有人称赞这篇文章中要求团结的精神。有人谈这篇文章的风格。有些同志称赞他，并跟他谈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悲剧。

这篇文章并没有使得《辩护者报》社的人高兴。珀格德拉姆很着急，因为他知道伯纳尔西达斯很不满意这篇文章。布里对这点并不在乎。他想：伯纳尔西达斯一个人的意见管什么用？

布里为自己写文章的能力和所得到的成功而踌躇满志。他从报社回来后洗了脸换了衣服，按照昨天的计划到牛奶市街去。

六点钟，布里到了甘娜格家里。碰巧奈耶尔和甘达都在这儿。甘娜格站起身来迎接布里，说了一声："请进！"

甘达只见过布里两三次，没有跟他特别打招呼。奈耶尔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点了一下头，身子一动不动。

布里刚坐下，甘娜格很激动地说道："今天你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接着问奈耶尔："你看了布里先生写的文章没有？"

"登在哪儿？"奈耶尔淡淡地问了一句。

"登在《辩护者报》上。"

"我只看《论坛报》。"

甘娜格说："我念给你们听吧！"但是她想起了奈耶尔与布里的关系，因此没有念。

布里曾经对她说，他很不喜欢奈耶尔，因为奈耶尔瞧不起他。她对布里说："你不要管他。他哪儿有功夫来管这些文学和艺术的事情？他属于法律和法院，只知道跟金钱和财产打交道。"

甘娜格虽然劝说布里，但是她也对姐夫的行为很不满意。她和姐夫的关系是一种时髦的关系，相互间嘻嘻哈哈，说说笑笑。因为甘达没有兄弟，所以奈耶尔跟小姨子的关系特别亲近。甘娜格只比甘达小三岁，跟姐夫的思想感情很接近。哪个年青的小姨子不认为自己的姐夫是可靠的，想从他那儿学到谈情说爱的本领？有些秘密甘娜格不告诉别人，只告诉姐夫。而奈耶尔有些事情甚至没有跟甘达说过，却告诉了甘娜格。

甘娜格抱怨奈耶尔，说："姐夫，你为什么瞧不起布里？他是客人，对我们很好。"

奈耶尔觉得她的话很奇怪，回答道："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他自己就认为他不应该到这儿来。他跟有身份的人待在一起很不习惯，很拘束……"

甘娜格谈了一些有关布里的事情，认为奈耶尔这样对待他是很不公平的。

奈耶尔瞪了一下眼睛，反问道："你是在维护自己家庭教师的尊严，还是有别的感情在内？"

"有，当然有！"甘娜格准备大胆地承认。可是一想，这件事情还没有跟布里商量过，不能跟别人说，于是控制住自己，说道："不知道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想到哪儿去了？"

"要不然为什么这么瞎猜疑？"

"猜疑？"奈耶尔很惊讶，想问个究竟。"为什么会猜疑？猜疑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跟你说了！你这是什么态度！"甘娜格很生气，两天没有理姐夫。她决心在没有跟布里商量妥当以前决不向别人表露，特别是在"臭姐夫"面前，更加要克制一些。

布里静静地坐着。奈耶尔跟甘达一会儿谈谈这个，一会儿谈谈那个，根本就不理睬他。甘娜格很克制自己。她一会儿跟布里说几句，一会儿又跟姐姐姐夫说几句。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冲突骚乱以及奈耶尔的邻居米尔扎等。

甘娜格的父亲还在办公室里工作。他们都等着他。奈耶尔准备用汽车把他们接到模范区去。

布里觉得待在这儿很不舒服，没有意思，想要走。奈耶尔和甘达当然不会留他。甘娜格看到这般情景，也就没有勉强留他。

布里从客厅里走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明显他们是在故意怠慢他。而这两次甘娜格的态度也有些暧昧。他想：以后再也不来了。可是又一想，还是等以后向她把问题问明白了再说吧！

晚上，甘娜格的暧昧态度一直缠绕着他，使他非常苦恼，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 * * *

三月七日，布里刚走进办公室就遇见珀格德拉姆。对方递给他一个眼色，他们一起走到市场上的屋檐下。

珀格德拉姆十分惊慌地指着格希什的办公室说："事情搞糟了！他说咱们背叛了国大党和印度教，《辩护者报》社里出了第五纵队①。他说第一个值得怀疑的是你。你去年在海员起义时就向国大党射暗箭。他很生我的气，说我不应该在这样的时刻把社论交给你写。你知道，我那天身体很不好，你写的文章我又没有看过。如果那天你不写，第二天我会写。……"

"社论是我写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布里劝珀格德拉姆不要担心。

格希什叫布里。布里走进他的办公室。格希什神情严肃地坐着，头上戴着尖角帽子，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面前的桌子上摆着《辩护者报》。报上布里写的社论下面有一些绿

① 第五纵队，原为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的叛徒、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总称，后成为被收买的叛徒和间谍的通称。

色铅笔划的记号。

布里向他问好。他指着面前的报纸说："你这是耍的什么把戏？"

布里克制住自己说："潘迪特先生，我并没有耍什么把戏。我只不过呼吁停止教派冲突。我从国大党的政策出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好啊！你真聪明！你表面上是感情冲动，实际上是在国大党和印度教徒背后捅刀子，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布里仍旧克制住自己，说道："我相信我写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是违背国大党的政策和利益的。"

"指责国大党的领导人煽动教派情绪和搞流血事件，说他们不忠诚，不怀好意。这符合国大党的利益吗？"格希什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劝说别人向穆斯林联盟屈膝投降是国大党的政策吗？"

"我写的东西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听到他们演说，报上也有报导。我没有要他们屈膝投降，我也指出了联盟的错误。"布里辩解道。

"好啊，你真聪明！你是联盟的领袖，也是国大党的领袖。你到这儿教训上级来了。恕我言语不周，你竟敢教训到老子头上来了！"格希什大声责骂起来。

布里也很激动："说老实话，我并不想在你这种扼杀真理的地方工作。"

"好吧！"格希什讽刺道，"既然你早就跟联盟谈妥了，就请便吧！我们这儿用不着叛徒！"

布里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地嚷道："叛徒是你！"

格希什眼睛涨得通红，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钮，门铃响了。

布里继续说："你在欺骗国大党，欺骗国家，欺骗人民！让你

的工作见鬼去吧！”

旁边屋子里的人不知道这儿出了什么事情，赶紧要听差的过来看看。

听差的还没有进来，布里已经打开门走出去了。格希什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嚷道：“把他赶出去，以后再也不许他跨进咱们办公室的门槛！”

## 八

布里被《辩护者报》开除的消息其它报社的人也都知道了。但是所有的报纸都没有报导这件事情。因为不同的报社虽然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宗教背景，但是记者应该遵守纪律这一点却是共同的。

纳伦德尔和阿瑟德等人做了很大的努力，想使拉合尔的记者们联合起来为布里的事向《辩护者报》提出抗议。有不少副编辑和助理编辑对他很同情，想邀集所有的记者向《辩护者报》提出抗议。但是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记者都有勇气，都能团结一致。有些记者认为布里的文章虽然从道德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从工作情况来看却是不可取的。因为布里既然在《辩护者报》社工作，就有责任执行该社的政策。也有一些人认为布里的文章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此同志们想召开记者大会支持布里的计划最后失败了。

三月八日傍晚，由于骚乱扩大，帕迪门，德里门，赛德米塔和默金格等街区都戒严了。两天后的一个傍晚，同志们召开了拉合尔印刷工作者大会。在会上表扬了布里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而做的努力，并通过决议对《辩护者报》的无理行为表示

抗议。

大会是在莫里门附近围墙外面的树林里召开的。在会上发言的人很多。阿瑟德谈到布里的文学天才时说："只有跟社会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才能成为模范的文学家与记者。"他还当场朗读了布里为《辩护者报》写的社论，并且说："我们要问，这不是要求团结是什么？怎么能说这是反对别人与诬蔑别人？"

他宣布："我们要把这篇文章寄给圣雄甘地，请他判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有罪？我们希望《辩护者报》的老板会接受圣雄甘地的判决。我们的报纸向政府要求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我们要问：报社的老板给了新闻记者自由没有？难道自由只能给报社老板，除了报社老板和出版商外，别人都得不到新闻和出版自由？我们说，这样的出版自由决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它只能为报社老板或者出版商的利益服务。"

阿瑟德还提出："不要以为布里同志为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而提出的警告，以及他所做出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拉合尔的工人们应该敦促国大党，联盟和阿加利党，不要讨好英帝国主义，而应该互相协商建立新内阁，从总督手中把政权拿过来。"

希拉辛哈和普尔杜姆纳也都发表了演说。希拉辛哈说："当然，印度斯坦独立的敌人是英帝国主义。它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制造纠纷，从而把印度控制在自己手上。然而在目前，那些把教派斗争引进印度政治的人是我们的最大敌人。现在印度的独立只有依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一致。如果有人想要依靠教派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卵翼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建立内阁，他们是得不到好下场的。"

普尔杜姆纳说："朋友们，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阿姆利则今天又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这个旁遮普的商业中心被火

烧掉了。在背后唆使的人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的小洋房里下命令。而老百姓们却在烈火中煎熬。布里大哥为了保卫老百姓的神圣事业而勇敢无私地战斗。我们呼吁全国的记者学习他的榜样。有些人企图煽动教派情绪以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决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人民的幸福。工人阶级将永远为团结而奋斗。全国的工人都齐声赞扬布里同志为了恪守自己的职责而做的努力。布里同志万岁!”

布里听了这些演说深受感动，上台表示谢意。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清了清嗓子说:“你们很尊重我的思想感情。我非常感谢。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的饭碗我宁愿不要。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是我们从外国奴役下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国大党一直为此而努力，今后也将为此而努力。我们的领导人苏帕什·鲍斯①建立了独立印度军，从而显示了我们团结的力量。我发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大家都热烈地鼓掌。

同志们在得知阿姆利则发生了可怕的冲突和火灾以后，组织了一个和平宣传队到那里去。布里也跟他们一起去了。他看到那些被烧毁的商场心里感慨万分。人们听了宣传队的话以后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一天以前互相斗殴的人现在握手言欢，互道歉意。看到这种情形,布里受到很大的鼓舞。

在拉合尔,共产党人,主张团结的国大党人，社会党人和开明人士也开展运动，想通过团结建立社会秩序。很多地方开了会，铁路工人组织了保卫和平队。布里被邀请参加这些集会。

---

① 苏帕什·鲍斯于1938年至1939年曾任印度国大党主席。他不同意甘地的观点，在1941年离开印度,到达仰光,与日本人合作,成立了所谓“自由印度政府”,并组成所谓“印度国民军”。

他也很愿意参加，因为他现在没有工作，闲呆在家里觉得很无聊。他在这些会上成了领袖和英雄。他因为自我牺牲而受人尊敬。对这一点他很满意。但是这种尊敬却不能给他带来生活必需品。自从他丢掉工作以后，他的父母一直很担忧。胡同里的人都很同情他。布里觉得自己就好像一根从树上被砍下来的树枝，上面的叶子和枝条都在慢慢地枯萎下去。

布里在普尔杜姆纳和阿瑟德等人的鼓励下，把自己在《辩护者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该报社如何对待他的详细情况写了一封信，通过挂号寄给圣雄甘地。他希望得到甘地的道义上的支持，从而使自己在政界大放光彩。可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甘地先生那儿渺无音信。同志们通过很多报社里党的同情分子出面，想替布里找到工作，可是没有任何结果。

布里现在没有收入了，不得不像没有工作以前那样生活。这使他经常觉得很难堪。前一段时期，他因为有一百卢比收入而赊购了一些东西，现在无法付款。这件事情也使他很揪心。

《辩护者报》社还欠了他二月份的薪金。他不愿意到报社去取。珀格德拉姆和莱克拉姆告诉他：格希什现在不愿意别人提到布里的名字，因此报社不可能把薪金送到他家里。他现在连出门坐马车，洗衣服和理发的钱都成问题了。他工作时把薪金的大部分都交给了母亲。即使那样，父亲和他赚的钱加起来维持家庭生活也不算宽裕。现在既然不能给家里赚钱，当然更不好伸手向母亲要钱。已经是夏天了，拉合尔的白领阶层都换上了白衣裤和白西服，这样就使得布里更加不好办了。

布里在这处境困难，心情不好的情况下经常想起甘娜格。前两次她在奈耶尔面前对他态度很冷淡。他心里很不舒服，想跟她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可是如果去见她，就得告诉她，自己已经

失业了，每个月一百卢比的收入被无理地剥夺掉了。他现在像暴风中的一片叶子，无依无靠地到处飘零。他想：与其在这种穷酸的情况下到甘娜格家去丢脸，还不如不去为好。

布里有工作能力，也有工作热情。他热切地希望工作，但是工作的机会却被剥夺掉了。没有工作就意味着吃不饱，没有足够的衣服和忍受失业带来的耻辱。他不可能再在拉合尔的报社找到工作了。他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他没有勇气到别的地方去。他竭力控制住自己。比起没有到《辩护者报》去工作以前，他现在在文学界，新闻界和出版界稍微有些名气了。他决心自己独立地做新闻工作。

他写了两篇讽刺格希什的文章，一篇叫：《杂技演员》，还有一篇题为《大编辑先生》。《明星报》和《女魔术师报》刊登了这两篇文章。他得到了一些好评，但是每篇文章只有十卢比稿费。

他想：难道文学和艺术只值这几个钱？至少有四五千人念过我的文章！但是他的理智告诉他：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钱。人们看他的文章只不过为了消遣而已。消遣的东西能值多少钱？如果他像一个走江湖耍把戏的人，为了让别人消遣，在围墙外的树林里念自己的文章或者小说，人们也许会把一两个拜沙扔进他的袋子里。这样一来，他的每篇文章或者小说也许能赚五十个卢比。可是作为白领阶层的人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他暗自好笑：没有钱还要讲面子！我就吃了这方面的亏。有了钱才会受人尊敬。我把作品卖给报社，报社把它卖给读者。如此而已。

他很失望，心里想：是不是我选择了挨饿的职业？艺术家和作家好比一只鼓，他的名声很好听，响声传得很远，但是肚子里却是空空如也。可是他面前现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他可以到

学校里或者铁路上找一个四五十卢比的工作。但是这样会使他更难为情。

作家的劳动或者说他的作品的主顾是报纸或出版商。吉尔塔里拉尔是一位出版商。他很尊重布里。但是，布里去他家当家庭教师时为了表示自己在经济上并不在乎而没有向他收学费。如果现在突然到他那儿去承认自己很穷请求他帮助，这对布里来说，还不如自杀来得痛快。

七八个月以前，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曾经向布里提出过，想看看他的小说集。布里由于自尊心的驱使，后来一直没有在他面前提过这件事情。他认为急于发表自己的小说是一种卑劣的做法。可是现在他的想法变了。他想：对其它东西的尊敬只不过是一种客套，只有金钱的力量才真正受人尊敬。

布里认识光明出版社的人。他从那儿接受了一本英文小说的翻译工作。稿费是每一页八个安那。每当他因为戒严或者骚乱而不能出去时，就在家里埋头翻译。他一天能翻译二十几页，晚上一计算，心里很满意。这样做每天能赚十卢比，一个月可以赚到三百卢比。

他翻译了一个星期，译完了半本小说，送到光明出版社去，以为可以拿到七十五卢比。出版社的老板高斯穆哈默德对他的译文很满意，但是他们并不急于出版这本小说。他其所以让布里翻译这本书是为了照顾他这位文学家。布里没有说什么，因为他跟高斯没有什么私人交情。高斯答应过几天给他一些稿费。布里看出来了，把这部小说赶紧译完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没有主顾的艺术是没有价值的。

又过了一个多月，旁遮普还没有组成内阁。政权依旧掌握在总督和他的官僚们手上。

穆斯林联盟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运动声势越来越大。达拉辛哈领导的反巴基斯坦联盟的声势也不小。有消息说：东旁遮普的穆斯林由于害怕而往西逃，西旁遮普的印度教徒也由于害怕而往东逃。人们都担心会出现可怕的分裂。在一九四二年的独立运动中，人们一听到刀，枪或者手枪等字眼，就会谈虎色变，吓得浑身冒汗。可是现在有不少人在收集刀子，长矛和枪。有些人把水管锯下来造土枪。有消息说：如果有人要保卫印度教徒和反对巴基斯坦，可以花一二百卢比从拉拉·马托·沙赫和苏克拉尔那儿买到步枪或手枪。要多少有多少。

虽然同志们和维护和平委员会的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城里仍旧不断发生骚乱，而且还宣布了戒严令。大学里放假准备考试。父亲和哥哥因为外面很乱，不让达拉单独出门。她待在家里很烦闷，心里想：他们这些混蛋闹教派纠纷，互相争斗，让我跟着倒霉。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达拉出不去，布里也出不去。他一天到晚坐在家里写东西和搞翻译。

戒严令取消以后，同志们召集一些大会或者组织一些游行示威宣传团结。这些活动布里都参加。

达拉说她想听哥哥演说，要哥哥带她去参加这些活动。举行这种活动时阿瑟德总是在场，布里演说时他们两个人趁机在一块儿谈谈。大会结束以后阿瑟德总是送他们到波拉邦泰胡同，然后才经过快乐宫回家去。

布里很尊重阿瑟德。但是看到他跟达拉越来越亲近，心里有些不高兴。这使得达拉心里很不安。近几天来她觉得哥哥越来越急躁，非常爱发脾气。她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并不责怪他。她在他面前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达拉的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布里已经一个月没有

到甘娜格家里去了。他很想念甘娜格，但是又觉得自己失业，没有脸见她，因此思想斗争很厉害，不知道该不该到甘娜格那儿去。他对甘娜格最后两次的冷淡态度很生气。这使他想起了关于甘娜格非常不检点的传闻。他想：她信誓旦旦地要终身不渝地爱我，而一下子又变得对我如此冷淡！甘娜格的"不检点"他已经亲身领教了。她现在大概又跟姐夫打得火热吧，这样的女孩子怎么靠得住。

布里对女孩子的"不检点"特别反感。他对甘娜格的不检点并不十分在意。他认为这正好说明他自己有魅力，而他还可以从此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可是如果他的妹妹不检点，就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耻辱。他必须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达拉也特别小心，生怕会出现什么破绽。

布里失业以后胡同里的人都很同情他，对报社老板的不公正行为表示遗憾。他们很难过，但是在他面前又没有什么话好讲。尔登的弟弟维杰伊很会唱歌，经常唱歌。不管什么歌，他听一次就可以学会。人们把他叫做胡同里的留声机。

布里早上在房间里做事。维杰伊突然高声唱起来："你登上火车，列车员吹哨向你招手！"

他重复唱这一句。可是唱到"列车员吹哨……"时忽然停住了。他妈妈对他说："你这个浑小子，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邻居的大哥失业了，你还这么大声唱歌。"维杰伊不敢大声唱，只得压低嗓门低声哼着。

这种为了表示同情而保持安静的局面两三天就过去了。他发现尔登、比尔辛哈和迪加拉姆经常避开他坐在台阶上秘密商量什么事情，他一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知道他们的秘密。他们都参加了反巴基斯坦联盟，准备阻止在

旁遮普成立巴基斯坦。艾德礼二月十六日发表声明和基杰尔辞职以后，是否成立巴斯基坦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协商和表决来解决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力量的对比。既然布里一直宣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他们当然不会接近他。

布里到高斯那儿去取翻译小说的稿费。高斯说他现在身边没有现款，三天以后一定给他。他还建议布里做另外一件事。他准备付给布里五百卢比请他编一本历史教科书。事情是这样的：大学教授沙赫先生选了三本英文的历史书，要用这三本书的材料写成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乌尔都语历史书。书上署名的编者不是实际的作者而是沙赫教授。高斯准备付给沙赫教授八千卢比而付给实际作者五百卢比。别的作家都不愿意承担这件工作。

布里觉得这样做很滑稽，笑着说："先生，教育工作的市场上也有这种黑市买卖？"

高斯毫不在意地说："亲爱的，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意。不是我做黑市买卖，而是大学教授要我做黑市买卖。八千卢比再加上署他的名，这就是把这本书定为教科书的价钱。我当然知道，你这样的青年写的书会比他的书好得多。可是我的朋友，如果不把它定为教科书我要它干什么？我不卖知识，我只卖教科书。如果我不干，吉尔塔里拉尔会付给沙赫一万卢比，我也要能够生活下去才行！老兄，住在煤窑里的人身上怎么能不黑？"

对布里来说，两个月能赚五百卢比是很吸引人的。可是写东西不署自己的名字似乎对自己的前途有些不利。高斯说："好吧，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干脆告诉你得了，默斯乌德已经答

应了。我因为比较喜欢你的文章风格才向你提出来。你可以在星期五以前回答我。如果愿意的话，来取钱的时候把那三本书带去。这本历史书的报酬我会马上付清，一天也不耽搁。”

布里按照高斯约定的时间，星期五傍晚去取稿费。高斯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家住在莫里门内的努拉·皮什迪胡同。这儿的居民大多数是穆斯林，卖布匹和糖果点心的商人也都是穆斯林。傍晚时应该生意很热闹，可是现在市场上冷冷清清的，店铺都关门了。

布里一走进胡同就听见高斯的说话声，从开着的窗子里可以看见他。布里把手举到额头前向他打招呼。高斯也跟他打招呼。

客厅的门开了。布里问："我能进来吗？"接着走进客厅。高斯没有说话，示意要他坐在凳子上。

高斯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怒气冲冲地跟旁边坐着的一个人在说话。布里进来以后那个人站起身来要走。高斯冷淡地说了一声"再见！"就让那个人走了。

今天高斯似乎很不高兴，态度很冷淡。虽然他平时在谈到稿费的时候总喜欢拐弯抹角，但是说话还是很和气。他总是对客人说："请进，亲爱的！""请进，尊贵的客人！""请进，大人！"他白净的脸上飘着花白的胡须，涂着油烟的大眼睛闪闪发光。他经常用糖果、冷牛奶和茶点招待作家。他特别喜欢请人吃本街区弗杰尔丁店铺的冷牛奶和点心。他因为能用这些东西招待客人而感到自豪。客人走时他一直送到胡同口上，然后握手告别。

布里看得出来高斯对他今天的来访并不欢迎。但是他需要用钱，今天非把钱拿到手不可，于是勉强坐在凳子上。

高斯要布里坐在靠近自己的凳子上，捋着胡须低声说："你是怎么来的？你没有看见市场里的情形吗？"接着生气地骂了一句。看了看布里的裤子，说："你的这种服装最好了。看不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所以别人没有盘问你。可是我……"他又生气地骂了一句，捋着胡子说："穆斯林的标记都贴在我脸上了。"

布里问："店铺都关门了。出了什么事吗？"

高斯说："愿真主宽恕他们的罪过吧！那边胡同口上有一个修鞋的人。他是北方邦的印度教徒，来这儿已经很久了。他们这些坏蛋把他杀了。我三点钟从那儿经过的时候看到他倒在血泊里，嘴里直哼哼。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他的尸体躺在地上四个钟头以后才被警察运走。"

布里问："没有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吗？"

"我做过这样的好事情，但是没有好结果。这是你写小说的好材料，你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星期一从我这儿走了以后，我为了莫赫辛的事情跟他一起到帕迪门去。我们看见一个不熟悉城里情况的锡克族乡下人被别人捅了一刀子，凶手混在人群里逃走了。我们把那个锡克人抬到马车上，把他送到帕迪门警察局，请他们送他到医院去。

"警察拦住我们说：'他口袋里的钱和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我们大吃一惊，说：'我们是为了帮助他才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你反而诬赖我们？'

"警官说：'先生，这是骗子手为了避开嫌疑经常耍的老把戏。请您坐一会儿，等我检查完了你才能走。'

"看来事情变得有些麻烦了。我于是对警官说：'好啊！你让我打个电话吧，我想请副市长巴格尔·侯赛因来这儿替我做

担保人！'”

高斯笑了笑，继续说："警官听了赶紧从凳子上站起来，向我赔礼，请我原谅他的鲁莽行为。他说：'先生，哪儿能送这么多人到医院里去？警察长说过：你们干自己的工作，不要管这些闲事。谁要上医院可以自己去。搬尸体并不是警察的工作。政府部门的工作要正常进行才行。'”

布里说："很明显，是英国人在挑拨！"

"这个北方邦的鞋匠就是他们的牺牲品。今天中午做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暴徒往清真寺里扔炸弹。没有炸到什么人。你想一想：皮什迪胡同里住的都是穆斯林。清真寺周围的十几家也都是穆斯林。难道印度教徒从外面驾着飞机往这儿扔炸弹不成？难道这儿在白日闹鬼？可是这班傻瓜不管青红皂白把这个鞋匠杀了。他在胡同口修了四年鞋，现在突然想出来阻止成立巴基斯坦！真是活见鬼！"

布里静静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这儿的环境实在太可怕，赶紧说道："先生，我因为有急用，现在特地来取钱。"

高斯捋了一下胡须说："好吧，这儿的秩序很不好，我送你一段路吧！"

布里等着取钱，说道："先生，我该走了！"

"好吧！靠安拉保佑，我送你出去！"高斯说完站起身来。

布里提醒他："先生，钱！"

高斯拍了拍里面衣服的口袋说："哎呀，老兄，钱在我的口袋里。我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再给你。要不然如果路上有人把你打在地上，不知道钱是你的还是我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又不能从你口袋里把钱掏出来。"

布里觉得毛骨悚然，但还是镇静下来跟高斯一起走出来。

走了一段路以后，高斯把钱放在布里手上说："老兄，我不送你了，再见！"接着抓住布里的手说："朋友，历史书你就写吧！我多付给你五十卢比！"

"先生，你想，这是盘剥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穷作者，很不合理！这会使得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朋友，我多付给你五十卢比。你还得考虑考虑将来的关系问题。我再等你两天，等到局势平静些你来取书。"

"先生，请你别生气。这种事情我干不了。"布里说完把钱塞进裤口袋里。他没有走围墙外的树林，而是过铁路朝什哈勒米走。一路上，汽车，马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跟往日一样。莫里门发生的事情对这儿毫无影响。高斯答应多给五十卢比，使布里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又要考虑失业和穷困，又要考虑自尊心和前途。这五百五十卢比给布里带来了极大的烦恼。他想：默斯乌德和我都因为境况不好而不得不做这种事情。我们不可能考虑自己的前途。可是，正当我们被迫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有些人却在随随便便地出卖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他想起了瓦希德警官在阿纳尔格利所干的事情；想起了格希什和今天在清真寺扔炸弹的人。英国政府的警察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只不过为了自己的薪金……让高斯去等吧，我决不能做这种事情，我不能断送自己的前途。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稀少了。布里刚踏进自己的胡同，迎面跑来三个人。他们都戴着头巾，用头巾挡住了脸。但是布里认出来了，他们是梅瓦拉姆，比尔辛哈和尔登。他们三个人都往自己家里走。尔登拿着手枪，梅瓦拉姆和比尔辛哈都拿着雪亮的匕首。他们也都看见了布里，但是没有跟他打招呼。布里又惊又疑，没有跟他们说话。

布里上楼回家，母亲问他："市场上出了什么事？枪声响得很厉害。"

布里想了一下，回答道："鱼市这一带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乌莎说："枪声是从莫吉门那个方向传来的。还有喊叫声。"

布里走到窗子旁边一听，克西达拉姆的房子后面很远的地方有喊声。他换了衣裤，走进厨房。尔登叫他："布里大哥！"

他走到楼梯口，问道："老弟，有什么事吗？"

尔登很兴奋地说："大哥，我遵守自己的誓言，替道卢舅舅报了仇。"

事情果然不出布里所料。他于是说："你知道道卢舅舅是谁杀死的吗？你们这样做可能杀死了另外一个道卢舅舅。以后他们又要来找别人报仇。"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道卢舅舅这样的人能成立什么巴基斯坦！"

"大哥，难道我们就一声不响地让别人砍掉脑袋？"

"布里！达拉！"拉姆杰瓦亚先生在楼下叫他们。

过了一会儿，拉姆杰瓦亚走上楼梯。布里跟他们打招呼说："伯伯，你好！"然后指着房间说："你请进屋里坐！"

尔登也跟他打招呼，说："伯伯，你好！"

现在是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期终考试已经结束了。今年由于发生骚乱，考试没有正常进行。现在考试已经完毕，请拉姆卢帕亚补习功课的人很少。只有戈巴尔沙赫家是长期户，因此拉姆卢帕亚仍旧到他家去教孩子。他刚从那儿回来，在屋顶上乘凉，赫里上去把他叫下来了。

平时拉姆杰瓦亚要跟弟弟商量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把他叫到乌吉胡同去。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他也会到这儿来。两个月

以前他为了劝说布里结婚曾经来过一次。他一来就得惊动全家。

拉姆杰瓦亚走上楼梯对尔登说："孩子，我找你有件要紧的事。苏克拉尔要我捎信给你。"他往前后左右看了看，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对尔登说："走吧，咱们到屋顶上去说！"

布里已经猜到伯伯在跟尔登说些什么话。因为在这以前伯伯曾经两次捎信要尔登到他那儿去。几天前布里看见尔登中午回家吃饭时手里拿了一只小提箱。有一次，布里在家里写东西，因为没有墨水了，到尔登房间里去，想向他要点墨水。尔登手里拿着一枝步枪，正在教比尔辛哈开枪。他是在大学的社团里学会开枪的。布里知道，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同伙就不便于仔细询问。

布里听说，尔登跟他舅舅一起从货物仓库和邮包房大量运走商人的货物。他还听说，很多武器都是从邮包管理处的办事员拉姆杰瓦亚那儿弄来的。此外，他还听说苏克拉尔和拉姆杰瓦亚两个人在邮包问题上搞了一些什么名堂。来往拉合尔的邮包有时候遗失，由苏克拉尔负责办理罚款事宜。

苏克拉尔还收买一些禁运的货物。有些邮包里装的是从东旁遮普运来的武器。这些邮包到了邮包房就不见了。尔登干这种冒险的事情倒不是为了赚钱，而只是为保卫印度教徒和反对巴基斯坦这一宗教目的服务。

拉姆杰瓦亚在跟尔登单独谈话。楼下弟弟家的房间里已经为他准备了小床，小床上铺好了厚线毯和厚床单。拉姆卢帕亚坐在小床的一端，另一端空着准备请哥哥坐。帕格文蒂用衣襟盖着额头，在厨房里烙薄饼。赫里拿一个拜沙去买了一块冰回来，准备给伯伯调制冷饮。

拉姆杰瓦亚跟尔登谈完以后从屋顶上走下来。弟弟站起来跟他打招呼。帕格文蒂走出厨房照例向他行摸脚礼。布里和赫里也行了摸脚礼，达拉和乌莎对他合十敬礼。

布里靠墙站着。

拉姆杰瓦亚向大家祝福："愿你们快乐长寿！"接着问道："你们都好吗？小侄女儿睡着了吗？她是不是又长牙了？"

帕格文蒂对乌莎说："你给伯伯打扇吧！他刚从外面进来，很热！"

拉姆杰瓦亚坐在床上说："用不着！用不着！现在还不太热！"

乌莎拿了一把扇子来给他打扇。

拉姆杰瓦亚指着她说："不行，不行！不能让女孩子打扇。女孩子是仙女下凡。你放下吧！"接着，亲切地对赫里说："你这个浑小子在干什么？还不赶快把扇子接过去！"

赫里从乌莎手上接过扇子使劲地扇起来，好像要把伯伯像扇灰尘似的扇走。

拉姆杰瓦亚看上去有些焦急不安。帕格文蒂小声对他说："你先吃点小薄饼吧！这是我刚烙好的。"

"不吃，不吃！我还不饿，我下班以后喝了牛奶，到苏克拉尔那儿去了一趟就来了。是他叫我去的。"

达拉听他提到苏克拉尔就赶紧低下了头。布里心里也很不舒服。拉姆杰瓦亚继续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跟家里人说一声就到这儿来了。反正这儿也是我的家。对了，你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这喜事准备怎么办。是不是等到迎亲的人上了门才临时抱佛脚？"

拉姆卢帕亚畏畏缩缩地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准备什么时候办？女孩子快二十岁了，已经订婚两年了。你还让我说怎么办。你自己早就该拿出主意来了。”

拉姆卢帕亚没有说话；达拉脸朝墙站着；布里两只手叉在胸前，好像准备随时抵挡伯伯发出的进攻。

拉姆杰瓦亚继续说：“婚事本来早该办了。因为考试出了事情，苏克拉尔先生让孩子到勒克瑙和坎普尔去了。他现在回来了。他父亲想在印历三月替他完婚。我一再求他说，咱们家里穷，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切东西都得自己动手做。请他再宽限几天。他同意在印历五月的最后一个吉日办喜事。”

达拉好像头上挨了一棒。爸爸胆怯地说：“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这还算快吗？我的先生，女孩子已经满十九岁，快到二十岁了。她比希萝大两个月。你们还说这样做太快。女孩子这么大年纪还能待在娘家？希萝现在怀里已经抱了一个天神赐的小娃娃了。你考虑过自己的宗教和家族没有？你们现在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都成了英国的基督教徒？”

布里说：“她现在正准备考试。昨天报上公布：由于发生骚乱，考试延到五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举行。”

“考试跟这有什么关系？女孩子结婚要紧还是考试要紧？”拉姆杰瓦亚提高嗓门说：“我当时就不同意她上大学。男孩子不是学士，女孩子倒要当学士。这岂不是笑话？我跟你说，根本就用不着参加什么考试。”

达拉仍旧低着头。

布里语气温和地说：“伯伯，现在我们没法儿办喜事。我们的境况本来就不好。我现在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达拉很快就要参加考试了，现在正在做准备。你就让她参加考试吧！结

婚的事以后再说！”

拉姆杰瓦亚很生气：“我已经说过了，她的婆家不想要她得学士学位。你怎么就不懂？如果他们退婚咱们怎么办？”

“那样就随他们的便好了！”布里说得很干脆。

“我不想结婚！”达拉鼓起勇气，表示支持哥哥的意见。

“不结婚！干什么？是不是想在街上瞎逛？”拉姆杰瓦亚脸上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

“我要考试。”达拉低下头说道。

母亲骂达拉：“不许你插嘴！坐在一边去！乌莎，你到厨房里去烙薄饼！”

达拉用衣襟擦着眼泪，跟乌莎一起走到走廊里，靠墙坐着，头埋在膝盖上。伯伯在房间里怒气冲冲地说：“你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都成了英国的基督教徒。学牛奶市街和模范区的那班人。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有一个故事说，一只蛤蟆看见马的蹄子上钉了马掌，连忙伸出自己的腿说：‘给我也钉上吧！’真是自不量力！”

布里鼓起勇气说：“我只是说，等我工作了，有了钱，才能办喜事。”

拉姆杰瓦亚轻蔑地说：“你能干什么工作？你如果考虑到工作和家庭就不会当面骂上司。你就是不听我的话。我让吉绍尔工作。他现在一直在工作。连薪金带津贴能拿到六十五卢比。此外还有五六十卢比外快。你就想当领袖人物，只知道演说。你如果考虑到家庭，会不听我的话？你就是没有福气。科斯隆大嫂准备了一万多卢比嫁妆。她还准备让外孙或者外孙女继承她的房产。因此房子以后也会归你。四五万卢比的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女，她就想让女儿女婿跟她住在一起。你看，哪儿还

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一订婚就给嫁妆。当时事情都谈妥了。现在你失业了，我还有什么脸再去向他们提这门亲事？你如果当初听了我的话，你父亲这一辈子的心血就算没有白花。你把自己的事情搞坏了，现在又要来坏你妹妹的事。你现在自身难保，还能管得了别人的事？"

布里低下头说："我并没有闲待着，我还在工作。我尽自己的能力在工作。我妹妹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应该听听她自己的意见。"

拉姆杰瓦亚对弟弟说："好啊！已经不是小孩子了。那么好吧！你就让她再待几年，等她变成一个老太婆吧！这些女孩子，你把她们往哪儿搁？你以后得负担她们一辈子！"

"不，哥哥，女孩子也是你的。你怎么吩咐我都照办。我只要能在天神面前交差就行了。"拉姆卢帕亚说话的样子活像一个罪犯。

拉姆杰瓦亚把声音放慢了一些，说："有人在外面造谣说你们不喜欢索姆拉杰，想解除婚约。我知道以后心里很不安。你们不知道苏克拉尔的脾气。他要是生起气来会派打手当众打咱们，把咱们全都打死。我跟他说好话，向他发誓说：这些都是仇人造的谣。"

布里说："他孩子的事情谁不知道？"

拉姆杰瓦亚愤怒地咆哮起来："混帐，住嘴！你真不知羞耻！"

父亲也骂布里："你为什么不安静些？谁问你话了？你为什么要使得咱们全家丢脸？"

拉姆杰瓦亚继续说："你念书就学会了这些？女孩子订婚就等于结婚。你难道想让妹妹再嫁人？等以后你当家的时候你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次订婚是我们做主的。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件婚事办成。你不要多嘴！”

达拉呆呆地坐在走廊里。听到一声门响，接着楼梯上有脚步声。她知道哥哥斗不过伯伯，到屋顶上去了。她用衣襟蒙着脸放声大哭。伯伯和父亲在低声谈话。他们商量筹措办喜事的费用，准备把纳罗瓦尔村的一份小小的祖产卖掉。九点钟拉姆杰瓦亚在拉姆卢帕亚的陪同下回乌吉胡同去了。

乌莎对母亲说：“薄饼已经烙好了。”

小女儿躺在席子上睡着了。母亲把她放在床上，对乌莎说：“你爸爸还没有回来。让你哥哥和姐姐先吃吧！”

乌莎要赫里到屋顶上去叫哥哥下来吃饭。

布里从屋顶上下来，说他不想吃饭。

乌莎叫达拉吃饭。达拉抽泣着说：“我不饿，不想吃。”

母亲很生气，对乌莎说：“他们不饿就别吃。你让赫里先吃吧！你自己也可以吃。”

布里觉得自己应该对达拉的痛苦负责。如果他没有失业，他说的话就会有分量。达拉现在毫无办法，只得受苦。这是他的耻辱。布里对自己这种灰心失望的情绪十分懊恼。他用英语对达拉说：“哭没有什么用处。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举行考试。而印历五月是阳历七月底至八月。到那时情况可能有变化。我也许会找到一个好工作。”

达拉发现哥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不如他在母亲面前说要解除婚约时那么坚定。

母亲看到儿子和女儿都不吃饭，心里很不高兴，又听到他们用英语讲话，知道他们大概在商量如何对付家里的大人。她想：如果他们的父亲回来看到这情形会多么难过。他为他们费

尽了心血，可是现在只落得这样的下场。她很尊重自己年轻而又有知识的儿子和女儿。但是她认为他们这样做很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在大人面前发脾气。可是你们也不想一想，这样说话是很不应该的。你们一点也不尊重长辈。你们的书都读到哪儿去了？"

"是因为我对他不尊重，他才说我无能和没有用吗？我又没有向谁乞讨！"布里生气地反驳道。

"他是大人，有权利这么说。他说的话都是对的，都是为你好，你不应该反驳他。"

"你这话真奇怪。难道不让她参加考试也对？"布里反问母亲一句。

达拉帮着哥哥说："我不想结婚，我要参加考试。"

"瞎说！住嘴！你说这话也不觉得害臊！你以为你这么说别人会夸奖你！我生下你这业障真是造了孽！"母亲眼眶里含着泪花。她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压低了声音，生怕隔壁屋的梅拉黛伊听见。

母亲转过脸对布里说："咱们用不着什么考试。咱们为什么要参加考试？咱们只要嫁女儿。你没有看到？我们现在三面受围攻。你父亲呕心沥血想办法，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面子和宗教。你是家里最懂事的人，可是你把自己好端端的事情毁了。你入狱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伺候嫂嫂，伺候了一年才得到这点好处。可是你现在要把它毁掉。"母亲说着说着哭起来了。

"妈，你说到哪儿去了？这不是什么好处！咱们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布里的语气变得温和一些了。

母亲把手一摊，问道："什么事情会好起来？即使你找到了

工作，哪怕一个月二三百卢比，一两年之内又能干什么？现在你的第二个妹妹已经十六岁了。你能干什么？你就只知道把亲戚赶走。男孩子的问题倒不大，可是十九岁的大姑娘像一只母骆驼似的到处晃来晃去。我有什么脸在外面见人！”

布里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母亲用衣襟蒙住脸低声抽泣。达拉把下巴放在膝盖上，不停地唉声叹气。

楼梯口传来父亲的脚步声。母亲用衣襟擦了擦脸，对乌莎说：“你快去把饭菜端来！”

布里走进走廊，坐在席子上，就着台灯看达拉的书。达拉也从房间里走出来。

帕格文蒂对丈夫说：“乌莎把饭菜端来了，你吃吧！时候不早了。”她说话的语气跟平时一样。

拉姆卢帕亚因为刚上楼，有些喘。他嘴里念着：“一切由天神安排，一切由天神安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布里和达拉都吃过了吗？”

帕格文蒂答道：“都吃过了，你吃吧！”

拉姆卢帕亚擦掉脸上的汗，洗了一把脸，嘴里念着“一切由天神安排！一切由天神安排！”走进厨房，坐在饭菜面前，吃了一口，问道：“布里和达拉在哪儿？”

帕格文蒂回答说：“在走廊里念书。”

父亲没有叫他们过去，大声对他们说：“做事情应该冷静。应该领会天神的意旨。只有天神才是主宰一切的。咱们这些人绝对不能骄傲自大。”

达拉心里想：你就掐着自己的脖子去满足天神的要求吧！

“安拉是伟大的！阿里啊，阿里！”从莫吉门那边传来口号声和喊叫声，声音很大。与此同时，胡同里有人大声敲门，还有妇

女惊恐的尖叫声。克西达拉姆边哭边叫："穆斯林来了！穆斯林来了！"

拉姆卢帕亚手里的薄饼掉在盘子里。

布里跳到窗口往外看：一群人举着火把，拿着长矛，棍子和刀子闯进了胡同。他们敲打班纳拉尔、穆甘德拉尔和赫尔本斯家的门，准备放火。他们还朝窗子里扔砖头，一边骂娘，骂姐妹："你们把扔炸弹的人交出来！×你妈，×你姐姐！"

哭闹声响成一片。邻居们都从窗子里往外看。尔登在右边的窗子里叫道："咱们拿棍子下去吧！"

布里大声嚷道："你们快到房顶上去往下扔砖头！"

其他几个邻居也喊："把楼上的厕所推倒，往下面扔砖头吧！"

布里大声对达拉和妈妈说："你们快去把厕所推倒往下面扔砖头！"自从帕迪门和赛德米塔胡同发生骚乱以后，妇女们都学会了这个防守的办法。

布里走到尔登的房门口，对他说："你给我一样家伙吧！"

尔登正从柜子里取出一只小箱子，听到布里跟他说话，赶紧把小箱子轻轻地放在地板上，从门背后取出一根长棍交给布里。布里拿着棍子走下楼去。

最先下楼的是梅瓦拉姆和比尔辛哈。他们手里拿着斧子。比尔辛哈对着那些人一边骂娘，一边嚷："你们过来！你们过来！"

其他邻居也都下来了。女人们吓坏了，发出尖叫声。梅瓦拉姆呼着口号："伯吉伦吉伯利万岁！"

布里跟其他人一起叫："湿婆神万岁！"

女人们一边哭，一边闹，一边从房顶上往下扔砖头。砖头像

雨点似的砸下来，进攻的人和防守的人都不能向前。两边的人各自喊着“阿里万岁”和“湿婆神万岁”的口号，互相对骂。

拉姆比亚里在窗口叫：“沙穆，小心些，快上来！”

班纳拉尔的房顶上有人叫：“梅瓦拉姆，比尔辛哈，布里，快往后撤！”

进攻的人中间发出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接着就听到一片“哎哟！哎哟！”的声音。进攻的人开始四散奔逃。胡同里一片烟雾。有人在打喷嚏。

布里他们朝房顶上喊：“行了，行了！不要扔砖头了！”

突然，传来克西达拉姆的叫声：“火啊！火啊！着火了！快跑吧！”接着，传来他妻子的哭声。

克西达拉姆的大门着火了。楼梯旁堆的柴火也着了。外面的人从门口进不去。

班纳拉尔家跟他家只隔一堵墙。人们从这边爬过去，把女人和小孩儿送到这边来。外面的女人把水桶和水罐交给男人，要他们打水来，从对面的窗口往克西达拉姆的屋子里泼水。

布里到快乐宫去叫救火车。

袭击胡同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活像一只包袱掉在地上，包袱口被拽开了。他的脑袋被砖头砸烂了，脑浆迸裂，就像一只香瓜掉在地上似的，周围一片血迹。

布尔普德亚尔指着尸首对梅瓦拉姆说：“老弟，得把这家伙弄走才行。否则警察看见了会来找麻烦。把他送到他自己人那边去吧！”

梅瓦拉姆放下水桶，叫道：“尔登大哥，你快点带着家伙到这儿来吧！”接着对布尔普德亚尔说：“我们把他送回去！”

尔登把水罐放下，从腰里掏出手枪。他们两个人抓着尸体

的腿，像拖死狗似的朝莫吉门方向走去。

十几分钟以后救火车到了胡同口上。他们用水龙头只花了几分钟就把火扑灭了。

这场骚乱总共还不到一个钟头。可是胡同里完全变了样。满地是泥泞，到处是砖头。赫尔本斯门前的地上还可以看到血迹。

胡同里的男人坐在台阶上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对克西达拉姆所受的损失表示很痛心。

克西达拉姆和班纳拉尔检查自己房屋外面的墙壁。墙上的灰泥因为刚才的爆炸，已经脱落下来了。女人们谈论着爆炸声如何使得她们心惊胆战。

库沙尔辛哈拍着尔登的肩膀说："不错，真勇敢！"

戈宾德拉姆挺了挺胸脯，说："不光是他，所有的男孩子都表现得很出色。"

医生说："梅瓦拉姆，赫尔本斯，默诺赫尔，迪加拉姆和布里都不含糊。一个一个挺身而出。"

在楼上窗口谈话的女人也转变了话题。布什巴伸出手来说："你们看，扔砖头扔得我手上都起泡了！"

高兰骂道："这些该死的家伙，害得我只顾扔砖头，把手上的镯子弄断了。"

梅拉黛伊说："你听到拉姆比亚里说什么话了吗？她不让儿子出来，要他在家里藏着。好啊！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你的孩子藏在家里，别人的孩子出来拼命？别人就不心疼？"

加尔达萝同意她的看法，很气愤地说："她以为只有她生孩子的时候下身疼，别人生孩子就跟小便似的。"

拉姆比亚里走到窗子跟前对她们说："我怎么啦？我没有要别人去打架。谁的儿子多，可以让他们去打。可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帕格文蒂很不满意她的这番话，从窗口伸出头大声骂道："你这个臭婆娘！居然敢说别人生的孩子太多！"

所有的女人都站在窗口骂拉姆比亚里。

楼下的男人朝自己窗口说："别说了！不要伤了和气！"

迪万金德向大家建议："咱们应该在胡同口上克西达拉姆的房子旁边安一扇铁门。"

布里说："市政委员会不会同意这样做。因为在地图上咱们这儿是从鱼市到莫吉门商场的一条老路。"

迪加拉姆说："现在这个胡同早就不是什么路了。那边住的全是穆斯林，这儿根本就没有人经过。"

看水井奶奶被这可怕的骚乱吓坏了。人们都没有想起她。她本来就很少睡觉，这样吵闹更使得她睡不着。

她打开门坐在门槛上说："罗摩把我带走吧！我已经八十七岁了。还从来没有看见胡同里有人这么打架。你们就这么干吧！既然两边不来往，关系也断了，互相间不讲情面，当然会打起来。我是活不了几天了。罗摩会把我带走。可是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哎呀！我的罗摩！"

谁也没有理睬她在嘟囔些什么。大家都继续谈论在胡同口安装铁门的事。

在库沙尔辛哈的提议下，大家决定：以后每天晚上派两个人轮流值班守夜，一个人守左边，一个人守右边。

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拉合尔夜间还不算太热，但是布里已经开始睡在屋顶上了。尔登也跟他一起睡在屋顶上。这些天来

尔登一直把他叫做“布里大哥”。

尔登对他说：“穆斯林既然胆敢向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回去以后就一定不会甘心。伯伯说了，两三天之内可以把武器运到这儿来。咱们胡同里也应该有几件‘家伙’，现在人们都在买武器……”

布里想阻止他，说：“老弟，这样下去没有个完。他们也会买武器。咱们跟他们都是街坊邻居。”

“大哥，既然他们要求成立巴基斯坦，还谈得上什么邻居不邻居？”

“现在有人在放毒。对于吃了毒药的人是应该把他治好还是应该把他枪毙？”布里想向他解释。但是他知道尔登决不会同意他的观点。

第二天早上，各家的孩子们都把扔在胡同里的砖头拾回去。因为这些砖头都是从厕所墙上取下来的，现在得重新把它们垒起来才行。

赫尔本斯房前的血迹已经用水冲洗掉了。拾砖头的过程中也引起了一些争吵。比鲁默尔和迪加拉姆家的厕所少了几块砖，他们怀疑加尔达萝家的人多拾了几块。

吉万讽刺那些偷砖头的人说：“哎呀，我的天哪！连石头砖块也有人打主意！”

加尔达萝板起面孔说：“谁拿了你的砖头你去跟他说。谁冤枉好人，师尊以后会要惩罚他。”

达拉接过话头说：“不知道老天爷惩罚谁？惩罚那些放火抢劫的人，还是惩罚那些把人捆起来推到井里去的人？”伯伯走了以后胡同里很快就发生了骚乱，达拉憋着一肚子气一直没有地方发泄。

早上没有戒严。人们九点多钟都要去工作。胡同里只有布里、布尔普德亚尔和戈宾德拉姆懂得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他们跟大家商定：既然胡同里没有尸体，如果警察来询问，妇女们都要回答说："不知道。"其他人也都要这样回答。

昨天晚上布里因为失业受到伯伯的侮辱。今天早上，他决心到高斯那里去把写历史教科书的任务承担下来。他现在又累又饿，想找母亲要点饭吃。父亲和赫里已经吃过了。乌莎到对门布什巴家去了。达拉蒙着头躺在走廊里的小床上。她也是从昨天晚上起就没有吃东西。

布里用英语对达拉说："你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你准备考试吧！考试延期到阳历五月底举行。考试后再过两三个月才到印历五月。母亲什么也不懂。我去跟父亲商量商量。伯伯总是胡说八道。那天跟我说的话简直岂有此理。他讥笑我失业，我现在就要去接受一件工作。《辩护者报》一个月只给我一百卢比。可是高斯一个月能给我二百多卢比。这样的事情不坏吧！"

布里怕达拉一个人待着太郁闷，故意找话题跟她说。他把有人往努拉·皮什迪胡同的清真寺里扔炸弹和北方邦的鞋匠被杀的事情告诉了达拉。他还把回来时见到尔登他们三个人从莫吉门溜回来，以及后来穆斯林要求交出扔炸弹的人的事情也说了。他接着说："你看，昨天晚上闹得多凶！还放火了！消防队也来了。但是警察和政府对此不闻不问。看来那些要求团结的和平大会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共产党的铁路工会拥有四万五千会员。如果他们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些作用。否则群众只能听天由命。我现在不想为这些事情浪费时间，我准备到党部去把意见告诉他们。"这些话，除了达拉以外布里没有跟胡同里的任何人谈过。

布里催达拉："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吃点东西，你昨天晚上也没有吃东西。"

经哥哥再三劝慰，达拉的情绪好了一些。她含着眼泪回答道："好吧，我马上就来！"她想跟哥哥一起出去散一散心，说不定会在党部里见到阿瑟德呢！可是她又想：哎，他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呢？再说，她现在的心情和体力也不允许她出去。

布里晚上回来，听说警察到胡同里来过。谁也没有对他们说什么。但是警察看见克西达拉姆家里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又看见班纳拉尔的墙上有弹痕，于是把他们两个人带走了。比尔辛哈从店铺回来后也被带走了。警察把所有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要去了。因为是星期六，戈宾德拉姆，迪加拉姆和比鲁默尔下午也都回来了。大家忙着写呈文，准备把被抓去的人保释回来。

三个人被抓走了。整个胡同笼罩在一片忧郁与沉闷的气氛之中，连孩子们也停止了打闹与嬉戏。

## 九

阿纳尔格利，牛奶市街，尼斯伯德路和马尔路的情形跟拉合尔旧城区不一样。这儿没有发生骚乱，杀人和放火事件。马车，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的人照样在街上行走。卖果汁饮料，水果，甘蔗，蔬菜和糖果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小贩也跟过去一样。当然，旧城区发生的事情也使这儿的人心上蒙了一层阴影。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甘娜格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布里了。她心里很难过，觉得布里太没有情义了。她认为死并不可怕，她现在比那些被

杀被烧的人更加痛苦。她心里想：等他来了以后不跟他说话，只是朝他流眼泪，以此来惩罚他的无情无义。可是布里一直不来，她只得打消这种想法。她很想去找布里，就像一只失掉了主人的小狗，到处瞎撞，鼻子到处乱闻。

甘娜格已经听说布里为了坚持原则而丢掉了工作，也听说工人大会为此通过了决议。但是这些消息是从苏伦德尔和久贝达那儿听来的，而不是布里直接告诉她的。她还听说布里为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与门久尔和纳伦德尔等人一起忘我地工作。关于布里的情况她远不如苏伦德尔知道得多。苏伦德尔跟她谈话时显得很神气，似乎在向她宣布共产党的胜利。

由于一九四二年的分歧①，甘娜格跟共产党人很疏远。可是现在，她为了能跟布里见面，不得不向苏伦德尔和久贝达打听消息。这使得她很为难。她本来可以从达拉那儿得到消息。但是由于骚乱，旧城的女学生一般都不到学院里来。再说，达拉要准备考试，也不会到学院来。布里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气使得甘娜格比过去更尊敬他了。可是他现在却不理睬她。她真是无可奈何。可惜她天性不爱哭，否则可以大哭一场使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一些。

甘娜格不喜欢苏伦德尔的习惯，因为她总喜欢跟别人说个没有完。久贝达比较好，比较严肃，不必要的话她不说。苏伦德尔和久贝达发现甘娜格很同情她们的工作，于是常跟她来往。苏伦德尔回家时要经过甘娜格家门口，每隔一两天总要告诉她一些消息。有一次她告诉甘娜格："布里大哥在我们那儿谈团结

---

① 1942年3月，英国政府派内阁成员斯塔福尔德·克里浦斯爵士到印度，与各政党领袖举行谈判，并带来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国大党拒绝这个宣言，穆斯林联盟则认为原则上可接受，彼此意见分歧。

问题，谈了很久，谈得非常好。"甘娜格听了很难过，心里想：他到了我家附近为什么不进来？我有什么事情得罪了他？我也想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和城市的和平与安宁做点工作。可是他连理也不理我……

三月三十日一清早，甘娜格就从苏伦德尔那儿知道布里将要代表学生联合会去参加游行示威，并准备在布雷德拉大厅发表演说。她坐上马车去找他，两次见到他。但他被群众围住了，没有看见她。她再也忍受不住了，想写一封信给他。他的地址她是知道的，但是她没有勇气写。因为不知道信会落到谁手里。布里以前跟她说过，他的父亲和母亲思想很不开明。

甘娜格怀疑有人在布里面前说了她的坏话。她怀疑这个人就是苏伦德尔，因为苏伦德尔似乎对布里很有好感。此外，她有两次跟甘达的小叔子拉金德拉一起出去，在牛奶市街广场上遇到了苏伦德尔。苏伦德尔笑着跟他们打招呼。甘娜格有时还跟拉金德拉一起到姐姐家里去。有一次，他们坐汽车出去，在《论坛报》报社前面看到了布里，但是布里没有看到他们。甘娜格一点也不喜欢拉金德拉，他除了做针织品生意和打桥牌以外什么也不懂。

甘娜格每天总要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在《辩护者报》的城市消息一栏里她看到了一则题为《在波拉邦泰胡同里放火扔炸弹》的消息。消息说："暴徒们在胡同里扔炸弹并放火。警察当局为了调查情况拘留了该胡同的几个人。"

这消息使得甘娜格十分焦急。她父亲在办公室里工作。她赶紧到办公室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并且对他说，布里就住在波拉邦泰胡同。

父亲把眼镜取下来放在桌上，手托着下巴，对这个意想不到

的消息表示很忧虑，说：“是的吗？好久没有听到布里的消息了。他忙着自己的工作吧！他是一个工作十分努力的好青年。”

甘娜格看到父亲毫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很着急，说道：“我们应该打听一下他的情况。”

父亲搔着脑袋说：“打听？是的，我们一定要去打听。但是不能到胡同里去打听。对了，维提金德有事情要到卢哈里门去，咱们让他到波拉邦泰胡同去打听打听吧！”说完戴上眼镜，继续看东西。

甘娜格不知如何是好。她回到自己房间里，考虑了一阵，又走进办公室，对父亲说：“爸爸，我要到尚迪·珀辛去有点事，吃饭以前回来。”

父亲抬起头问她：“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孩子，现在外面很乱，你一个人怎么能出去？”

“爸爸，我就到附近的尼斯伯德路去。用不着担心。我马上就回来。”

甘娜格换了衣服，从家里出来，在牛奶市街叫了一辆马车，来到波拉邦泰胡同。

鱼市的街道很窄，马车不能在波拉邦泰胡同口上等候她。她记下了马车号码，要车夫在快乐宫广场等她。

一群孩子正在胡同里游戏。她向他们打听达拉的家在什么地方。他们指给她看了。

两天前的晚上，拉姆杰瓦亚和布里为达拉的婚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使得家里人都很不愉快。接着发生了这场可怕的骚乱，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但是达拉还是为自己的婚事揪心。伯伯的话像死神似的张着血盆般的大口，要把她吞噬掉。达拉本

来是依靠哥哥的支持，可是那天哥哥的态度也软下来了。

布里鼓励她继续准备考试。她虽然心里很难过，但还是靠着墙躺在席子上念书。她的头发蓬乱，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肩上没有围巾。因为她必须把干净整齐的衣服留着出门时穿。她身上很不舒服，头疼，脑子发木。书摆在眼前，但是思想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她眼前出现了索姆拉杰被赶出考场和那天在路上死死地盯着她的情形。她拿他跟阿瑟德比较。她想起了阿瑟德跟她的谈话。阿瑟德问她："你能逾越宗教、教派和家族的鸿沟吗？"她回答说："你能跟我在一起，我就可以越过这条鸿沟。"她很想找阿瑟德，跟他商量怎么办。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她以为是布什巴或者西达来找尔登的妈妈。有人叫："达拉妹！达拉妹！"

她转过头朝楼梯口看去，甘娜格正朝这边走来。

达拉在家里这副样子很不愿意见到自己的同学。何况甘娜格还不是本校的同学。不但如此，她还是哥哥的女朋友。达拉像弹簧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嘴里说："请进！请进！"

甘娜格走进来，亲切地向她点头打招呼。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一张凳子来。"达拉怕她坐在席子上会把衣服弄脏弄皱。她的衣服清净而光滑，散发着从衣柜里带出来的香气。

"用不着！用不着！这样就很好！"甘娜格挽着达拉的胳臂，跟她一起靠墙坐在席子上。达拉因为自己的家境贫穷被别人看见了而感到很难为情。她低着头，好像被别人抓住了什么过错似的。母亲在靠院子的走廊里晾完衣服，准备到厨房去。她身上只穿一件长衫和衬裙。达拉看了更觉得不好意思，对母亲说："你洗了不少衣服，放下歇一会儿吧！"

甘娜格跟达拉的母亲打招呼，说："我妈妈也一天到晚干家务事。家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接着对达拉说："今天报上有消息说你们胡同里发生了骚乱。我们大家都很担心。苏伦德尔和久贝达也想来看看。我到什哈勒米门外的杰达先生家里去，从这儿经过，顺便来看看。报上说在胡同里扔了炸弹，还放了火。没有人受伤吧？"

甘娜格还说："有消息说，莫吉门市场的胡同里炸死一个人，炸伤九个！"

达拉只得跟她说实话："是我们胡同的男孩子先到别的胡同去扔了炸弹。我哥哥劝阻他们，但是没有用！"

她接着把胡同里发生的事情简略地叙述了一遍。哥哥他们如何拿着棍子冲上去；女人们如何推倒屋顶上的厕所往下扔砖头；以及胡同里的人如何把死尸拖到别的胡同去然后把血迹洗干净等等等等，全都告诉了甘娜格。最后说："怎么办呢？哥哥为团结做了这么多工作。可是大家为了自卫不得不这么做。警察拘留了我们胡同里的三个人。我哥哥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奔走，设法保释他们。"

"他……"甘娜格脱口而出。

达拉看着她。

甘娜格连忙改口说："对了，你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

达拉咬着大拇指没精打采地说："怎么样？已经延期了。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举行。即使举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参加。"

"哎呀，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别人都说你是优等生。"接着问她："你得了学士学位以后还念不念硕士？"

达拉低下头说："我命中注定不可能这样做。"

甘娜格问："为什么？连我这样的三等生也要继续念下

去。”

达拉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幸，低下头说：“没有机会，我父亲和母亲不同意……”

“可是你哥哥一定会让你继续念下去。”她表示自己很相信布里，希望达拉谈谈对哥哥的看法。

达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他能说什么呢？他自己也很为难。丢了工作，这你可能也知道了。我们家的境况本来就不好，哥哥替出版社搞些翻译。可是又要搞翻译，又要搞保卫和平秩序的工作。他怎么能顾得过来？他替光明出版社翻译了一点东西，本来应该有一百五十卢比稿费，跑了三趟才给了一半。这样一来他还有什么情绪继续干下去？”

达拉觉得自己应该在甘娜格面前赞扬哥哥几句，于是说：“哥哥自从丢了工作以后心里一直很难过。《辩护者报》欠了他一个月的薪金。他一直没有去取。他向来是这样的。宁肯受苦，不肯受辱。你知道，家里不痛快的事情很多。有人说了他，他更加伤心。他的能力你是知道的。可是没有机会又有什么办法……”

甘娜格对于布里为了正义和理想而丢掉工作的做法非常钦佩。她听到布里辞去工作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她没有考虑到辞去工作会给他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她以为布里到《辩护者报》去工作纯粹是由于爱好文学。现在达拉把家庭境况告诉她，这使得她很难过也很惭愧。她为什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来找布里？

达拉突然想起来：“我去给你买点冷牛奶来吧！也许你更喜欢喝茶？”

甘娜格抓住达拉的肩膀，挡住她说：“不要，不要，什么也不

要！我今天很晚才吃早点。对了，我喝一杯水吧！"

达拉叫乌莎过来问她："赫里到哪儿去了？让他去买点冰来吧！"

乌莎身上穿的衣服也很破旧，不能上街买东西。达拉对她说："你要维杰伊或者比多去走一趟吧！"

甘娜格说："不要冰，喝点水就行了。我的嗓子不好。"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洗衣服，乌莎去找她要一个拜沙买冰。母亲问清了原因说："钱在柜子上面的手巾包里，你去拿一个拜沙吧！"

甘娜格看到这种情形，想起布里的处境，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对达拉说："我爸爸很想念他。哦，很想念布里先生。"

达拉听见"他"这个字猛然一惊。甘娜格这样称呼哥哥，使她很高兴。

甘娜格继续说："爸爸很称赞布里先生写的东西，很想念他。他好些天没有到我家去了。"

达拉说："姐姐，我哥哥哪儿有工夫出去？光明出版社交给他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可是……"

甘娜格埋怨道："好啊！我知道他常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久贝达和苏伦德尔都这么说。你们兄妹就是没有工夫到我家里去。当然，我不是什么政治领袖，是一个小人物。可是我的家很顺路，你们顺便来看看还是可以的。你说，你们什么时候来？"

达拉看出来，甘娜格现在心里很难过，于是说道："哎呀！你这是说的哪儿话！你们最了解我的哥哥，别人都不如你们了解他。城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平时哪儿也不去。当然，参加和平运动是另外一回事。哥哥明天还要出去。铁路工会的易卜

拉欣同志刚才派人来了，要哥哥明天下午三点钟到党部办公室去。”

甘娜格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说：“我要走了，马车夫可能等得着急了。妹妹，你应该去参加考试。请你代我向布里问好，并且告诉他，我父亲非常想念他。”

* * * *

甘娜格每月的零花钱是二十卢比，甘金只有十五卢比。甘金认为这很不公平，可是父亲对她说：“孩子，你比她小三岁。”即使这样，甘娜格每个月还得向甘金借两三个卢比。当然，甘金的这笔损失最后还得由父亲来补偿。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对于替女儿做衣服从来是舍得花钱的。因此，甘金总是把自己的零花钱积蓄起来买一些自己认为是必要的东西。

四月份的零花钱已经给了十天了。因为骚乱，甘娜格既不能去学院，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因此钱包里还有十七个卢比。昨天晚上甘达来了，给了她十五卢比，要她买上等粘胶，准备做巴里纱的纱丽。她现在手上一共有三十几个卢比，但还是不够。甘娜格想了半天，只得到办公室来找爸爸。维提金德也在办公室。甘娜格低声请爸爸到客厅里去说话。

爸爸走进客厅，甘娜格不好意思地对他说：“久贝达要我替她保管保卫和平秩序委员会的七十卢比，我把这笔钱丢了。”

“哎呀呀！孩子，这是怎么搞的？你不应该答应替别人保管现金。否则你就得小心一些。你应当学会负责任才行。哎，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我跟她一块儿走的那天发生的。”

爸爸想了一下问道：“已经七八天了，你为什么一直没有

说？你不会放在家里忘了吧？你怎么知道在路上丢了？你能肯定吗？”

“那天我没有带钱包，随手放在身上。以前我从来没有丢过钱。”

爸爸很遗憾地说：“这样很不好。等久贝达来了你从我这儿拿钱还给她。以后可得小心。你应当学会如何保管银钱。”

甘娜格低下头说：“我昨天到尚迪·帕辛去，在十字路口遇见久贝达。我答应她，今天亲自把钱送到她那儿去。”

“好吧！我现在就把钱拿给你！”爸爸回到办公室，从桌子抽屉里取出钥匙交给维提金德，要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七十卢比，然后把这些钱交给甘娜格，再三嘱咐她小心谨慎，对她说：“你把钱交给久贝达以后告诉我一声，知道吗，孩子？”

甘娜格从达拉那儿知道布里今天下午三点钟要到共产党党部去。她跟家里人说要去找久贝达，下午两点半钟冒着烈日从家里出来。市场上很安静，太阳光晒得皮肤发烫。店铺老板靠在门上打瞌睡。烈日当头，店铺前面和其它房屋的墙边也都没有多少阴凉的地方。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因为害怕晒太阳都停在阴凉的地方休息。甘蔗，西瓜和冰水的叫卖声全都停止了。马路上铺的沥青也都晒软了。甘娜格在沥青上踩出一个一个的凉鞋印，往十字路口走去，希望能在路上见到布里。

党部在麦克劳德路和尼斯伯德路相交的十字路口附近。从什哈勒米到那儿去必须经过尼斯伯德路。甘娜格今天非见到布里不可，她有多少话要跟他讲啊！

她来到医学院门前的广场上，才两点三十五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她想叫一辆马车，先从尼斯伯德路到麦克劳德路去。如果在那儿找不到布里，再坐马车回什哈勒米

来。她正准备叫马车，看见布里从医院路朝这边走过来。她屏住呼吸，站在马车旁边等他过来。

布里眼睛朝前面看着，一边想心事，一边往前走。忽然，甘娜格站在他面前，叫住他说："你好！你上哪儿去？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布里听到有人叫自己，吃了一惊，一看是甘娜格，连忙说："你好！是你呀！我为什么不想看你？我正要到党部去。"

布里知道甘娜格已经去过自己家里。她怎么进门，怎么坐下，看到些什么，谈了些什么。这一切布里都仔仔细细地向达拉询问过。甘娜格已经看到了他家里的穷样子，这使他感到很难为情。

布里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

甘娜格执拗地说："你先跟我走！"

"上哪儿？"

"我有话要跟你说！"

"好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不行，这样谈不行，太阳晒得这么厉害，咱们还是叫一辆马车吧！"

"对了，太阳晒得很厉害！"布里哆哆嗦嗦地把手插进裤口袋里，说："可是，我是随便走出来的，没有带钱包……"

甘娜格往前走了一步，责怪道："你这是说什么话？这不是钱包吗？"说完把钱包举在布里面前。

布里很难为情地说："对！可是我要去参加会。是我召集他们来开会的。"

"不管怎么样，你得陪我走一会儿。我站在这儿就是为了等你。"

布里没有别的话好说了，问她："往哪儿走？"

"随你的便。要不然咱们到标准饭店去。"

布里犹犹豫豫地东看一看，西看一看，说："我说过，我口袋里……"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这些钱又不是别人的。"甘娜格显得很伤心。

布里只得叫了一辆马车，两个人一起坐上马车，朝马尔路驶去。

布里想了一会儿，对马车夫说："咱们不到马尔路去了，到麦克劳德路去。"接着对甘娜格说："咱们到麦克劳德路的维纳斯饭店去坐一会儿，那儿离党部比较近。"

甘娜格低下头表示同意，然后问他："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现在怎么样了？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我什么时候变成'您'了？好吧，咱们一会儿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吧！"甘娜格为了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伸出左手抓住马车篷的柱子。布里也用右手抓住马车篷的柱子，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两个人走进维纳斯饭店的一间雅座。甘娜格说："叫两杯茶吧！"布里对站在门外伺候的侍者说："茶！"

"你现在怎么样了？"甘娜格继续问他，声音显得有些凄怆。

"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死了？你发誓跟我永不分离，难道你就这样履行自己的诺言？最近这一个半月你一直躲着我，为什么？"甘娜格的眼泪扑簌簌地掉在桌上。

布里不知如何是好。侍者很快就要端茶来了。他自己的喉咙也有些哽塞，勉强说道："甘娜格，你这是干什么？侍者快要

来了。”

甘娜格从钱包里掏出小手帕擦眼泪。

“甘娜格，请你从我的角度看看我目前的处境吧！”

“我看什么？你为什么不把情况告诉我？是不是认为我不可靠？是不是认为我配不上你？”

布里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求她道：“请你先把眼泪擦干净，好吗？”

传来侍者的开门声和茶盘里茶具的响声。甘娜格背对侍者，打开自己的钱包找东西。

侍者把茶和点心放在桌上就走了。

甘娜格还在继续掉眼泪。布里喉咙哽塞，断断续续地说：“你以为我不理你了。你不知道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离开你我心里多么难过！你站在我的地位想一想吧！我想造一张梯子来接近你，可是这张梯子被弄断了。我现在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失业者，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人，连吃饭也成问题。”

甘娜格打断他的话说：“你说些什么？谁不知道你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而放弃工作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大家都很尊敬你。”

布里用匙子搅着茶说：“不管是我自愿放弃也好，被迫放弃也好，反正差不多。如果一个女人为了不被强奸而跳到井里去，总不能说她得到了幸福吧！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有理想而使得失业的结果有所改变。的确，我现在比过去赚的钱还要多一些，但是不能出头露面。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压迫吗？”

“你能为理想而自我牺牲。应该说这很不简单！”

“我的理想也不一定能够坚持得住。我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可是上星期的一个晚上，为了自卫，我跟胡

同里的人一起用棍子打架。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而且我不是不知道，事情是由我们胡同里的人引起来的。”

“可你并没有为个人打算而做什么事情！”

“这就是我的弱点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想在社会上有地位和受尊敬，就应该有能力为自己打算。”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因为你的自我牺牲，人们更加尊敬你了。我认为你脚上的泥也是圣洁的。”

“这是由于你心地善良。我恐怕不值得你这么尊敬。”

“你不要挖苦我。我求求你。你跟我的关系已经确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你可以要我的性命，但是决不能离开我。”

“我没有资格接近你，也没有勇气接近你。我本来打算接近你，但是我不愿意由于我的接近而使你被别人瞧不起。”

甘娜格伤心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如果咱们结婚以后你失业了，你会不会丢下我走掉？”

布里说：“可是我首先得有资格跟你结婚才行。”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甘娜格觉得很受委屈，看着他说：“现在早就不是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了。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打算？”说完眼泪又流了下来。

布里轻声央求她：“你擦一擦眼泪好吗？”

“我不擦，我不擦！你不要管我！”甘娜格紧闭嘴唇，眼泪顺着腮边往下流。

布里从对面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手托着她的头，用自己的袖子替她擦眼泪。甘娜格顺从地让他擦着。他很激动，在她眼睛上吻了一下。甘娜格吃了一惊，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布里控制不住自己，又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甘娜格把手臂放在布里腰上，娇嗔地说：“你为什么说这种

话？以后如果再说这种话我就要去寻死。咱们的关系已经定了。至于我是不是配得上你，这个问题你在肯定关系以前就应该考虑好。现在一切都已经定了。”她布满泪痕的脸上泛起了笑容，犹如早晨的阳光照在带露水的鲜花上。

“我们两个人肯定关系的事你告诉父亲了没有？”

“这种事情不必事先告诉他。你去向他求亲，一切都看我的安排好了。父亲一直没有替我说亲。他想让我先念完硕士再说。我准备跟他提这件事情。”

“你先念硕士吧，我想把结婚的事往后拖一拖再说。”

甘娜格有点急了：“你又瞎说。最好跟家里人把事情说明。我可不喜欢像现在这样。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像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好？”

“这样躲躲藏藏很不好。家里人已经起了疑心。他们以后还会猜疑。”

“谁猜疑？说了些什么？”

“有人说：‘这不是尊敬老师，而是别有感情。’”甘娜格看着布里笑了。

“这话是谁说的？是你姐夫？”

“是姐夫说的。但是别人也可能说。”

“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我对他说：‘对，是的！’可是我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所以停住了没有往下说。我对他说：‘你说的都是废话。’可是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现在在他们面前得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我那天没有跟你多说话，没有留你。咱们应该像姐姐似的，先把事情定下来。如果需要等的话，也得把事情定了以后再等！”

布里想了一会儿说："不要在现在办这件事情，等一等再说。我很快就会把事情安排好。"

"可是你得来找我。你到我家里来吧！你为什么不来跟父亲谈谈？你还有一本小说集在他那儿。"

"我能向你父亲说些什么呢？我难道可以对他说：'我很卑贱，不能自立，您把您的女儿许配给我这样的人吧！'这样说行吗？"

甘娜格对"卑贱"这个词很不满意，说："什么叫做卑贱？像过去一样来往有什么不可以？你一定得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很尴尬。"

"你如果同意的话我也来参加宣传和平秩序运动。一个星期我们得见一两次面才行。"

"你可以来，但是做不了什么事情。我对这些工作不抱任何希望。人们相信国大党、联盟和印度教大会的话还是相信我们的话？我还考虑：如果在这儿找不到工作，我准备到德里去。"

"到德里去？这么远！你得经常写信给我才行。"

"信里能写些什么？"

"写你的身体情况，写几句安慰我的话。我现在就等你的信。你如果不能到我家里来，一定要写信给我。"

"好吧！"布里通过隔扇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然后看看自己的手表，说："现在快四点钟了，不知道参加会议的人会怎么说。这会还是我自己召集的。"说完按电铃叫侍者进来。

甘娜格笑着说："这个会议好像一个情妇，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可是这个情妇对我很有用。她可以跟我在一起。"说完从钱包里取出一些十卢比和两张五卢比的钞票交给布里。

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给他两个卢比就行了。茶和点心

也就是一两个卢比。"

"你收着，以后会有用。"

布里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侍者拿着帐单走进来。布里拿出一张两卢比的钞票放在盘子里说："请找钱！"侍者走后布里对甘娜格说："不行，我不要！"

甘娜格求他道："这算什么？你就听我的话收下吧！"

布里很严肃地说："你知道我有困难，这很好。我是需要钱的。但是如果拿你的钱我会更加难过。这等于要我承认自己无能。实际上最使我难过的不是缺钱，而是被认为是一个失业者。"

"这钱我拿着没有用。"

"你拿着它没有用，所以想把它扔掉。而我因为穷，所以要把它拾起来，是不是？"

甘娜格好像挨了一棒，"你这是说的哪里话？"

布里用英语说："你不要伤害我的自尊心！"

侍者把钱找来了。布里放了四安那在盘子里做小费，其它钱都交给甘娜格。

甘娜格很伤心地把所有的钱都放进钱包里。

出了饭馆，布里叫了一辆马车，吩咐把甘娜格送到牛奶市街，然后自己朝共产党党部走去。

很多天来甘娜格第一次能跟布里这么亲近，这使她感到很满足。但是她又有些不痛快。她想：他为什么不要我的钱？我是他的人，当然我的钱也就是他的钱。难道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难道我没有权利为他做点事情来分担他的忧愁？他应该收下这些钱。否则我决不答应。我们结婚以后不是两个人一起赚钱吗？那么我跟他还能分什么彼此呢？

甘娜格回到家里。穆杜老爹正在客厅里教甘金弹西塔尔琴①。他一个星期来两次。父亲为了不让琴声干扰自己的工作，把客厅通办公室的门关上了。甘娜格上楼梯回到自己房间里，没有换衣服就躺在床上，右手枕着头，左手捂着额头，闭上眼睛。眼前浮现出刚才布里拒绝她的钱时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楼下客厅里的西塔尔琴声响遍整个房子。甘娜格听了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也不知道琴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二姐！"甘金坐在床边问她："你跟久贝达借过钱吗？"

甘娜格想了一会儿反问道："为什么？怎么回事？"

"你中午出去不久久贝达和斯内赫就到这儿来了。我告诉她们你出去了。她们问你是不是到共产党党部去参加会议。她们到这儿来是想邀你一起去。临走时爸爸要维提金德把她们叫住，对久贝达说：'甘娜格到你那儿去了，你在路上没有见到她吗？'

"久贝达说她是从苏伦德尔那儿来的。

"爸爸说：'甘娜格是去还钱给你的。也许见不到你。我给你七十卢比吧，你可能等着用！'

"久贝达很惊讶，说：'我没有借钱给甘娜格！'

"爸爸给她钱，她没有收。"

甘娜格叹了一口长气，心里想：这个该死的久贝达，今天也到这儿凑热闹来了。现在怎么办呢？父亲对别的事情都能够原谅，可是谁要是撒谎，他是绝对不会原谅的。她怎么跟他说呢？

甘金说："你跟她说过要她不要告诉爸爸，是不是？"

甘娜格没有回答，甘金走了。半个钟头以后小用人贾吉来

① 印度的七弦琴。

叫她，说："茶点已经准备好了，您爸爸在楼下等您。"

甘娜格知道现在不得不回答父亲的问话了。她为了拖延时间，从床头桌上拿了一本书打开，说："你去跟甘金说，要她给爸爸准备茶。我正在念书。"

八点钟还得在餐桌上跟父亲见面。甘娜格在八点差一刻的时候下楼对妈妈说："妈，我刚才没有喝茶。现在饿了，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吧！"

她不得不到父亲面前去承认自己撒谎。这使她心里很慌乱。她想尽量拖延时间，可是很难拖延下去。九点钟的时候爸爸又叫她。爸爸为了跟她单独谈话，虽然天气很热，但还是坐在办公室里。他要甘娜格搬一把椅子坐在自己身边，说："甘金已经告诉你了吧！久贝达来了。我给她钱，她没有收。"

甘娜格把钱放在桌上，低下了头。

"孩子，钱不要紧，你收下吧！我想问你，你要钱干什么？"

甘娜格没有说话。

父亲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说："孩子，你如果要钱我可以给你。你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甘娜格还是低着头。

父亲仍旧心平气和地对她说："孩子，这些钱你自己收着吧！七十卢比算不了什么。如果你对我说：'爸爸，我要钱用。但是我不想告诉你我要干什么。'那样也行。我不会难过。可是你不说真话，我的确很痛心。我的东西都是你的。你对我保守秘密，这使我很伤心。"

甘娜格用衣襟遮住脸，从抖动的肩头可以看出她在抽泣。

父亲很伤心地说："孩子，你现在情绪很不好，去休息吧！以后心情好一些再来跟我谈谈！孩子，我并不生你的气。我只是

难过。”

甘娜格回到自己房间里躺在床上大哭。她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快就被父亲知道。

她过了一个钟头才平静下来，下楼去，走进办公室旁边父亲的小卧室里。父亲正在床头灯底下看书。旁边的台扇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没有听到甘娜格进门的声音。甘娜格故意摇了一下床边的椅子，发出响声。

父亲抬头看见甘娜格，对她说：“来吧，孩子！”接着挪动了一下身体，在床上让出一个地方叫她坐下。

甘娜格搓着纱丽边，眼睛里含着泪水，慢慢地说：“我见到了布里先生的妹妹。她今年准备参加学位考试。可是他们家里的境况很不好。布里先生被《辩护者报》开除了。”

“对，对！我已经听到别人说了。格希什这个人很卑鄙，拉泰比哈利也是这样，毫无道德。啊！既然布里的妹妹有需要，应该给她。我很高兴！”

“可是她没有要。”甘娜格用纱丽边遮住了眼睛。

父亲想了一会儿问道：“是谁不要？是他妹妹不要吗？”

“不，是布里先生不要。”

“你想给布里？”

甘娜格默认了。

父亲想了一下，用手托着下巴，说：“你给布里钱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他是一个很好而且很有出息的孩子。他教你功课教了这么久，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我们对他负了债。可是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些事情。”

甘娜格很受鼓舞，说：“他的自尊心很强，不会找别人帮忙。”

“哦！”父亲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甘娜格一边摆弄纱丽，一边说：“爸爸，你叫他来跟他说说吧！”

父亲想了一下，对她说：“好吧，孩子，你先去睡觉吧！”

甘娜格从房间里走出来。她很机智地把事情对付过去了，心里很高兴，因此脚步也特别轻快。回到房间后，因为折腾了一天，疲惫不堪，一上床就睡着了。

吉尔塔里拉尔一眼就看穿了这个不懂事的女孩子要的花招。他想：这些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她现在已经不把布里叫做“布里大哥”了。我得好好地注意这个乖巧的女孩子的所作所为。她能够做成一些事情，但是也可能吃亏上当。三年前她曾经一心一意地爱上一个教会学院的讲师。可是这个讲师已经结了婚。她发现自己受骗了。

* * * *

布里对星期二在共产党党部举行的会议很满意。第二天，铁路工会和学生会在易卜拉欣同志领导下开展了为和平秩序而战斗的运动。这么大的游行示威，既不是穆斯林联盟组织的，也不是反巴基斯坦联盟组织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尘土滚滚，遮天蔽日。他们叫着“国大党，穆斯林联盟，阿加利党团结起来！”“建立人民内阁！”“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是兄弟！”“打倒教派主义！”“打倒官僚主义！”等口号，警告人们不要破坏和平秩序。铁路工人还在印度教居民区与穆斯林居民区交界的地方派出纠察人员，跟两边的居民一起维持秩序。街上的秩序大有好转。

布里一心一意地编写历史教科书。因为天气热，他晚上睡

在房顶上，天一亮，能够看书了，就开始工作。他得把三本书中的材料融合起来写成一本新书。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得先念，念完再写。从早上六点直到中午十一点，好不容易才写五六页草稿。

保卫和平秩序的运动还在进行。但是布里很少参加游行和集会。这样一来，他下午也可以写三四页。他想尽快从光明出版社领回五百五十卢比稿费，使自己有权利在父亲和伯伯面前说话。达拉虽然不能用乌尔都语写作，但是她念过历史，可以帮一些忙。

布里想：如果能够不断地得到这样的工作，又何必找别的事情做呢？虽然出版商要赚去两万卢比，在教科书上署名的人拿走一万卢比，但我还是可以拿到五百五十卢比。为了生活，他接受了这样的剥削。哎！人到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呢？

城市里显得很宁静。布里一心一意地干自己的事情。而达拉却越来越焦急不安。爸爸和妈妈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如何把纳罗瓦尔村的房子卖给她伯伯，好替她办喜事。他们还谈论如何给她添制衣服和首饰。母亲常到乌吉胡同去找伯妈商量，伯妈也经常来这儿给母亲出主意。

家里人开始替达拉准备嫁妆，买来了绸子和金银线的衣边，准备做两套衣裤。街坊邻居的妇女跟帕格文蒂坐在一起设计样子。她们对达拉说："自己的衣服最好是自己裁剪。别人裁剪不好。现在的女孩子都自己准备嫁妆。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在达拉看来，这无异于在替她准备裹尸布。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人们就会把她掐死，用这些裹尸布裹着送给那个流氓。她咬紧牙关，心里想：不行，不能这样下去。我不能在这个家里

继续待下去。这些人都在撵我。哥哥现在一句话也不说。我怎么办？阿瑟德曾经问过我："你能逾越宗教、教派和家族的鸿沟吗？"我回答说："你能跟我在一起，我就可以越过这条鸿沟。"我现在要去对他说："现在是时候了。你跟我一起走吧！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在一起！"

布里忙着工作，一直没有出门。达拉急切地等待着，心里想：如果哥哥去参加运动，她也要跟他一起去。她一定要见到阿瑟德，跟他一起把事情定下来。

上午十一点钟，布里在屋顶上的篷子下面埋头写历史书。乌莎上楼来告诉他，新印度出版社的维提金德来找他。布里从房顶上走下来，从衣架上取下衬衣穿好。他为了显示自己正忙于工作，把自来水笔拿在手上，走下楼去见维提金德。

维提金德告诉他：吉尔塔里拉尔先生想跟他谈谈关于他的小说集的问题，请他一定去一趟。因为他以前就认识布里，所以还补充了一句，说："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前天就要我来通知你，我没有能够来。你如果方便的话，请今天就去一趟。"

"我现在很忙，今天恐怕去不了。"他接着用笔挠了一下脑袋说："我已经答应了光明出版社，要把他们的书尽快写好。也许我今天下午到他们那儿去送稿子。如果去的话，可以顺便到你们那儿来。"

布里上楼对乌莎说："你替我把衬衣和裤子洗好吧！"接着对达拉说："她洗好衣服后请你到大姑或者布什巴那儿去替我烫平。"

达拉想，如果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也许能见到阿瑟德，便赶紧说："乌莎，你快点洗衣服吧！过一会儿我去把它烫好。我也跟哥哥一起出去。甘娜格到咱们这儿来过，我也应该到她那儿

去。再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苏伦德尔了。不知道她会怎样责怪我。别人都到处走。只有我一个人哪儿也不能去，最多只不过到布什巴那儿去看看。我的膝关节都发僵了。”

布里说了一声：“好吧！”可是说完以后心里想，不应该让达拉到甘娜格家里去。否则会把自己的穷困家境更加暴露出来。如果达拉把她自己不称心的婚事告诉了甘娜格，别人会对他有什么看法？他想了一下对达拉说：“我只到吉尔塔里拉尔先生那儿去待五分钟。我还要到党部去。你明后天再到苏伦德尔那儿去吧！”

一听说要到党部去，达拉更加想去了，赶紧说：“哥哥，有什么关系？我也到党部去。久贝达肯定会在那儿。”

布里不想带她去，说：“不，那么多人，你去干什么？”

达拉好像挨了一棍子，再也不说什么话了。女孩子，有什么办法呢？她叹了一口气，心里想：明后天再去也行。我跟苏伦德尔一起到党部去。

布里因为是吉尔塔里拉尔请来的，所以直接走进他的办公室。吉尔塔里拉尔对他表示欢迎说：“布里先生，好久不见了！”寒暄了两句以后说：“格希什和拉泰比哈利都很自私，都是投机分子。诚实的青年不可能跟他们在一起工作。”他把眼镜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挠着下巴说：“你的小说集……对了，维提金德！你把布里先生的小说集拿来吧！”

吉尔塔里拉尔继续对布里说：“你的小说写得很好，水平很高。一个人的写作天才往往表现在短篇小说里。越短越好！可是，现在短篇小说没有人买。东西哪怕再贵重，如果没有人买，又有什么价值呢？”

“是的！”布里失望而严肃地对他的话表示同意。

吉尔塔里拉尔挠着下巴继续说："专门登载短篇小说的刊物把短篇小说集的市场挤掉了。他们每期出十来篇小说，卖五六个安那。费用和利润都可以从广告中得到。如果我们出版小说集，得卖一两个卢比一本，谁来买？这样做不行，绝对不行！

"优秀作家更不好办！新作家在短篇小说刊物上发表作品可以不要稿费，只要发表了他们就很高兴。有些刊物还专门雇一两个人翻译英文小说。他们发表像你这样的优秀小说家的一两篇小说只付给二十几个卢比稿费；每个月只花二百多卢比就能出一本很好的刊物。这对作家太不公平了。可是这些事情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真令人痛心！"

布里心里想：潘迪特先生今天是怎么回事？没有事情找我来闲聊！他想到客厅里去看看甘娜格。想等潘迪特先生把话说完以后再去找她。

潘迪特先生停下来。布里对他说："我该走了。"

这时，甘娜格出现在门口。她跟布里打了一个招呼，说："你到客厅里来坐坐吧。我在这儿等你！"

潘迪特问："是谁？是甘娜格吗？"接着用手摸着自己剃光的脑袋说："现在只有教科书有销路。人们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兴趣从哪里来？连生活日用品也顾不上，还哪儿有钱买书？长篇小说倒是有销路。布里先生，你写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吧！不要英文小说。英文小说写的都是外国的事情。我们的老百姓不喜欢看。写印地语小说，或者把孟加拉小说译成印地语。可是要有一定的水平才行。你推荐甘金买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她念了几章给我听。那本书很好。"

布里说："叫《沙砾的基础》。"

潘迪特笑道："对，对，是《沙砾的基础》，是《沙砾的基础》。标题也很有意思。甘金只念了一部分给我听。其它部分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内容也很有意义。绍肯被认为是奥地利最优秀的作家。印地语的译本也很好。"

"哦，原来是这样！这是一部翻译小说。维提金德，你去对甘金说，要她把小说《沙砾的基础》拿来！"然后对布里说："先生，你抽时间把它翻译过来吧！你有时间吗？"

"我现在正在替光明出版社编写一本教科书。"

"那太好了！什么内容的教科书？"

"历史教科书。工作很困难。这是教科书委员会沙赫教授指定要写的。编者署他的名字。"

"那样太不像话了。他从出版商那里拿五六千卢比，才给你四五百卢比。就是这样。现在人们都是这样干。"

布里不好意思地说："是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

"写这种书要花很多时间。要写好得花三四个月的时间。这太坑人了。但是出版商没有别的办法。不这样做它就成不了教科书。你既然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以后可以考虑考虑。这个办法倒不错。"他转过身对维提金德说："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页？"

维提金德看了看说："三百六十八页。"

"三百六十八页。"潘迪特想了一会儿问布里："现在从印地语译成乌尔都语的书，如果语言地道，文字漂亮，每页稿费多少？"

布里考虑了一下。从英语译成乌尔都语的小说，光明出版社给的稿费是每页八个安那。如果考虑到对优秀作家的照顾，

应该多给一些，于是说道："大约一个卢比一页吧！"

潘迪特听了大吃一惊，说："这太多了吧？一页印地文的书只有二十五六行。这样的稿费从英语译过来的书倒还差不多。你这个算法不对吧！"

布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您说得对。一般都比我刚才说的低。可是您说的是要很好的翻译。有些译者要求稿费高一些。"

"一页十二个安那行吗？"

"我看十二个安那也不少。这要看译者本人有什么意见。"

"不！不！我就是要请你翻译，不是请别人翻译。所以才选了你喜欢的小说，我想这样会使你对工作感兴趣。"

"您要我做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还要给什么报酬？"

"不行！不行！这样不合适。工作一定要给报酬。对你的工作和劳动一定要给适当的报酬。对了，维提金德，每页十二安那，三百六十八页一共多少钱？"

维提金德用铅笔在纸上算了一下，告诉他："先生，一共二百七十六卢比。"

布里考虑了一下，说："潘迪特先生，我想先翻译这本书，以后再写光明出版社的那本书。"

"先生，怎么做都可以。你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潘迪特说完把书拿过来放在布里面前，对维提金德说："你付给布里先生一百卢比稿费，请他开一张预支稿酬的收据吧！"

潘迪特笑嘻嘻地眯缝着眼睛对布里说："请你不要介意。这些都是商业上的手续。收税人喜欢找麻烦。哎，跟你怎么说呢？"

布里心里高兴极了，喉咙有些哽塞，说："潘迪特先生，钱的事情不必着急。您先放下吧，以后再说。"

潘迪特笑着说："先生，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并不在乎钱。你的品德很好。但是帐目总归是帐目！"

布里也不看看收据上写了些什么就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很不好意思地接过十张十卢比的钞票放在裤口袋里。

潘迪特对他说："你数一数吧！"

布里笑道："没有问题。我已经遵照您的吩咐把钱收下了。"

潘迪特笑着说："啊！你这个人很不错，品德很好！"

布里一看，机会到了。于是说："我想跟甘娜格小姐说几句话。"

"行！行！当然可以。小妹可能在等着你。你好多天没有来了。"潘迪特说完指了指客厅。

布里走进客厅，甘娜格高兴极了，满脸泛起红光。布里心里也非常高兴。甘娜格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布里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

甘娜格故意说："我知道，我去叫你你是不会来的。爸爸叫你你才会来。谁会理睬我？我死了也没有人来理我！"

甘金也进来了。"好啊！布里先生。您好多天没有来了。"

甘娜格要她去准备茶点。

布里口袋里装了一百卢比，心里很高兴，可是怀疑是甘娜格要父亲照顾他的。也许是因为自己曾经教过甘娜格，当时没有拿报酬，现在为了答谢他给他这些钱。他于是问甘娜格："你对爸爸说过翻译书的事吗？"

甘娜格严肃地说："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这些事情。"

布里感到很满意。看来潘迪特并不是为了照顾他才给他翻译，而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才华。

甘娜格埋怨道："你们谈这么久，都谈了些什么？我在这儿等了老半天。"

布里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潘迪特先生走了进来，对甘娜格说："你怎么没有给布里先生准备茶点？"

甘娜格回答说："甘金去拿了。"

潘迪特坐在甘娜格旁边的沙发上，跟他们谈旁遮普和拉合尔目前的局势。他说："这个星期秩序比较安定，但是前途并不乐观。真纳先生决定：如果国大党不同意穆斯林联盟在中央政府的内阁中占一半席位而将另一半席位分给国大党及非穆斯林人士，则穆斯林联盟在旁遮普只能跟阿加利党达成协议，而决不与国大党合作。由于真纳先生的这一决定，在旁遮普建立穆斯林联盟、国大党和阿加利党的联合内阁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潘迪特还发表意见说："穆斯林联盟肯定会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因为艾德礼在后面煽动他们，说：'在没有穆斯林联盟参加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英国政府一律不承认。'他既要谈民主，又要把穆斯林联盟或者国大党的参加作为先决条件，岂不矛盾？哪个做法符合民主就同意哪个做法，不就得了。"

布里同意潘迪特的意见。由于潘迪特在场，布里没有机会跟甘娜格谈话，他不能坐得太久，想起身告辞。

甘娜格说："你等一会儿吧！"接着对父亲说："爸爸，我想跟布里先生一起到什哈勒米去一趟。去找瑟尔拉·舍尔马有点事。"

父亲只得同意说："好吧，孩子，早点回来！"

甘娜格赶紧换了衣服，披上大围巾，跟布里一起从家里走出来。

她问布里："你刚才跟爸爸谈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只谈了一些翻译方面的事情。”

甘娜格瞟了他一眼说：“好啊！你以为我没有听见？”

“你听见什么？”

“你这个人很不错，品德很好！”甘娜格斜眼看着他。

“他这不过随便说说而已。”布里又高兴又不好意思。

“不是随便说说。他说得很对。他在背后也夸奖你。”

“因为什么事情？他是怎么说的？”布里追问她。

甘娜格不想隐瞒，说道：“好吧！我可以告诉你。咱们散散步，边走边谈吧！”

时近黄昏，太阳已经落到房子后面拉维河那边的地平线附近了。落日的余晖照在房顶和树梢上。轻风徐徐地吹着。尼斯伯德路上行人很多，他们都朝下马尔路和劳伦斯花园走去。布里和甘娜格也走在他们中间。

甘娜格把自己如何向父亲要钱，说是要还给久贝达，以及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久贝达如何到家里来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布里。最后说：“我当时毫无办法，不得不把真实情况告诉爸爸。爸爸对你很尊重，夸奖了你一番。”

布里低下头说：“可我并没有找谁帮忙。怜悯和尊敬是两回事。既然怜悯就谈不上尊敬。我还有不少翻译工作可以做。我本来不想让你父亲知道我的情况。自己克服困难，免得被他瞧不起。”

甘娜格严肃地说：“你不了解我父亲。他尊重人，不尊重钱。他一再告诫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要依赖钱财。如果没有能力，哪怕万贯家财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有能力，平地上可以盖起黄金宫殿。”接着，笑了笑，说：“爸爸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女儿。而他认为你很有能力，你的品德也很好。这不就行

了?”

甘娜格想在布里面前把一切解释清楚，使布里知道她决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两个人一边说一边走，从尼斯伯德路走到下马尔路，再往前走，一直到劳伦斯花园的克什米尔谷。甘娜格一再劝布里，要他千万不要因为贫穷而妄自菲薄。

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他想：甘娜格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有一天我会掌管新印度出版社和印刷厂。我自己的著作将增加这个出版社的声望。我还可以自己办一份报纸。到那时我会变得多么有力量。我可以对格希什和拉泰比哈利说：“老兄，怎么样？……”当然，潘迪特先生在做出这一重大决定以前必须对我进行调查和考验。他有权这样做。

他们谈得很深入。谈了很久以后，甘娜格问布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布里看了看表说：“快八点了。”甘娜格有点惊慌，想不到这么晚了。她忽然想起，姐姐和姐夫可能在等她。近旁是一条葡萄藤覆盖的小路。甘娜格往前走了几步，避开灯光，紧紧抓住布里的手说：“你现在还生我的气吗?”

“不生气，为什么生你的气呢？你非常了解我!”

甘娜格身体紧紧地靠在布里的胸前说：“你说实话!”

布里双手搂住她，默默地吻她伸过来的嘴唇。

他们手拉着手快步走出树林，朝马车站走去。布里问她：“别人看我们两个人这样走路会以为我们是什么人?”

“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我们本来就是嘛!”

## 十

布里知道，把《沙砾的基础》从印地语译成乌尔都语比编写

历史教科书要容易得多。从第二天开始，他趁早上头脑清醒的时候编写历史教科书。下午两点钟以后再搞翻译。他自己是短篇小说的作家，要翻译这部小说就得用优美的语言和成语把它重新表达出来。他对这工作很感兴趣。两个小时译了四页。心里想：念一段印地语把它译成乌尔都语，再念再译，这样太耽误时间。如果有一个人念印地语，他听了以后译成乌尔都语会更快些。

天气很热，布里坐在走廊的一个角落里写东西。达拉躺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看书。

布里说："达拉，我渴了，给我一杯水吧！"

达拉答应了，给他端来一杯水，放下杯子要走。布里看她愁眉苦脸的样子，问她："你是不是没有心思看书？"

"我一直在看书。"达拉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水擦在围巾上。

布里喝完水说："我跟你说，你如果现在没有心思看书，就来念这本印地语小说。我把它译成乌尔都语。早一点译完可以早一点拿到稿费。"

达拉同意了，一口气念了四页。故事情节很吸引人。她念完印地语，自己把它口头译成乌尔都语。她想快点往下念，嫌布里写得太慢。她并不特别喜欢长篇小说。因此这本小说她从来没有念过。他们兄妹俩一个念一个写，一直搞到晚上七点钟。三个钟头译了九页。布里很兴奋，觉得非把自己的愉快心情告诉达拉不可。因为这件事情是对家里人保密的，因此他只得用英语低声说："花了你一点时间，但是刚才这段时间里咱们赚了七个卢比。我已经预支了一百卢比。早上干了五个钟头，写了四页历史书，赚了六七个卢比。我准备在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把这

本书交出去。两本书一共可以赚到七百五十至八百卢比。既然有人找我，我有了工作，就得好好干。我以后要看看伯伯还有什么话好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什么都知道。他们违背你的意志，强迫你跟那个男孩子结婚。这太不公平了！他们正在加紧干，可是我现在连一点发言权也没有……”

达拉低下头心里想：等到他们把一切都办好了，哥哥还能说什么呢？到那时谁也不会听他的话。要讲现在就得讲。她又想：既然他认为这件事情很不公平，而他在家里又起不了什么作用，为什么不想别的办法帮助我！她陷入了沉思：如果哥哥愿意帮忙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办得到。当然，他自己的事情也需要奋斗。但是甘娜格的家庭很开明。

三天来布里每天早上写历史书，下午翻译《沙砾的基础》。四月三十日下午共产党党部派人送来门久尔同志的一封信，邀请布里在五一节下午举行的会上就国民团结问题发表演说。

布里下午五点钟参加了会。达拉也去了。她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见到阿瑟德了。现在虽然见了面，但是旁边人很多，特别是哥哥在场，因此没有说话的机会。参加会议的只有五个女孩子，她们都坐在台上主席座位后面的凳子上。苏伦德尔今天没有来。

布里站起来演讲。阿瑟德一看机会到了，赶紧坐在达拉身边。他好像有很多话要跟她说。

达拉低声对他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请？”

“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能在什么地方见到你？”

“我到苏伦德尔家里去。”

“什么时候?”

“我尽快来,三四天以内一定来。”

布里本来就很会说话，何况谈的是团结问题。大家都称赞他的演说。

达拉跟纳伦德尔打招呼说：“大哥，苏伦德尔为什么没有来?”

纳伦德尔说:“她又发烧了,患疟疾。她不肯吃奎宁,真是拿她没有办法。”

达拉为了让布里听见,故意提高嗓门说:“大哥,请你告诉苏伦德尔,我三四天以内一定去看她。现在外面的秩序不好,再加上忙着准备考试,我一直没有出去。”

五月五日，达拉一边帮布里翻译《沙砾的基础》，一边对他说:“哥哥，我跟纳伦德尔大哥说过要去看苏伦德尔。今天下午五点钟你带我去还是我自己去?”

布里回答说:“下午五点钟以前你得给我念十二页书。等我译完了一百页,我送你去或者你自己去都行。”

到五点钟时达拉念完了十二页。布里对她说:“到牛奶市街去的路上很平静。你自己去吧！我要把写好的历史书拿几页去请高斯先生看。他自己看也行，请别人看也行。只要他满意就行了。”

达拉正中下怀。她对妈妈说,她已经跟哥哥说过了,要到牛奶市街去看苏伦德尔,一个钟头以后才能回来。

布里已经走了。达拉正准备换衣服。乌莎兴冲冲地跑来叫道:“妈妈！妈妈！达拉！达拉！希萝姐来了。把小孩儿也带来了。哎呀！真好玩！跟洋娃娃似的,白里透红。大眼睛,乌黑的眼珠，真好看！”

乌莎比达拉小四岁，但是跟其他人一样叫她达拉。希萝比达拉小两个半月。但是因为她已经结婚了，乌莎为了表示尊敬，叫她希萝姐。

达拉放下衣服，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亲他。她心里很不痛快，可是希萝这是第一次带孩子来，她怎么能扔下她出去呢？

三月中旬，骚乱最厉害的时候希萝生了一个男孩子。达拉的父亲、母亲和她都去祝贺了。因为路上不安全，他们绕道从印度教徒居民区到希沙莫迪去向希萝的公公婆婆道贺。孩子四十天的时候拉姆杰瓦亚把女儿跟外孙接回娘家。达拉一家人也都去了。

达拉亲了孩子一阵说："哎呀！真的，他长得比你还要漂亮！"

希萝看见旁边没有人，对达拉说："怎么会不漂亮？种什么样的种子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我就是要把孩子带来给他看看，看他会不会理我？"

听说希萝把孩子带来了，全胡同的妇女都到帕格文蒂家来了。希萝比以前更加丰满白净了。大家都看着她，她的脸蛋显得更漂亮，眼睛也比以前更加明亮。从前做的衣服现在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紧。腰身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加尔达萝瞟了一眼说："这才生第一胎。以后再怀胎就不一样了。"

达拉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

帕格文蒂对加尔达萝说："你自己也有女儿。说话要看场合，要庄重一些！"

加尔达萝不管这些，指着达拉说："她也快要到时候了。过不了多久，还有两三个月。"

帕格文蒂很生气："你胡说八道！"

加尔达萝笑得更厉害。

胡同里的女人都走了。希萝严肃地对帕格文蒂说："婶婶，我到这儿来还有一件事。昨天莫汉拉尔到乌吉胡同来了。他很着急，他在市场上见到索姆拉杰。他们在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同学。索姆拉杰对他说：'听说你的姨子不喜欢我。请你替我打听一下，如果确实是这样，就让她在家里待着吧！在家里待着也是以后的事情，我先要在市场上抓住她的辫子狠狠地教训教训她。我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在大学里念书的娘儿们！'"希萝担心地看着达拉说："你是不是到莫里门去参加过大会？他说他在那儿见到过你。"

帕格文蒂气得浑身发抖，骂道："这些在背后瞎说八道的坏蛋！这些绝子灭孙的家伙！我的女儿什么也没有说过。"接着对希萝说："孩子，你去向莫汉说要他向男孩子解释清楚，消除他的误会。我们的街坊邻居中有些坏人喜欢在背后挑拨离间。但愿老天爷保佑不要碰上这样的邻居。他们这些人死了以后会得到报应。什么时候莫汉到你那儿来，你告诉我。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到希沙莫迪去。"

达拉屏住呼吸静静地坐着，好像这一切她都没有听见似的。

帕格文蒂转身对达拉说："你不是要出去吗？"达拉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布什巴在自己窗口叫达拉："你把你妹妹带来吧！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想坐下来谈谈。你也来吧！"她在二月底比希萝早几天生了一个女孩儿。

布什巴叫用人出去买糖果来招待希萝。

希萝看达拉一句话也不说，于是问她："你为什么耷拉着脑袋不说话？"她把索姆拉杰说的话告诉了布什巴以后对达拉说："你想他为什么要生你的气？还不是因为喜欢你？男人如果不厉害些，如果别人不怕他，还算什么男子汉？他如果不骂你，怎么会爱你呢？男人就是要粗暴一些才好呢！可我那位老兄不是怕便秘，就是怕感冒；不是怕着凉，就是怕中暑。我想：要么他生气要么我生气。总得有人生气才行！可是我生气时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还说：'不吃东西会把胃搞坏！'"

布什巴骄傲地笑了笑说："哎呀，我那位医生，总是先把我弄哭，然后死气白赖地劝我。搞得我毫无办法……"

布什巴说自己的事，希萝说大伯子和嫂子的事，她们一边说一边笑。旁边没有老人，达拉用不着太拘束。但是她们讲的话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她为了敷衍她们，装出一副笑的样子。

希萝从窗口看了看天色说："行了！咱们到那边去吧！"

达拉知道她想要干什么，于是说道："好吧，走吧！我还要帮妈妈做饭。"

帕格文蒂对希萝说："你现在不要走。吃完晚饭我送你回去。"

拉合尔在印度西部。五月，晚上七八点钟房顶上还很亮。希萝对帕格文蒂说："婶娘，孩子在房间里待着可能受热，我带他到房顶上去待一会儿吧！"

帕格文蒂表示同意，对乌莎说："你去在小床上铺上厚线毯，好让小孩儿躺在上面。"

乌莎非常喜欢这个小外甥，很快就把一切安排好了。希萝的孩子生下来只有四十五天，还不会翻身。他凝视着蓝色的天空，不知道在看什么。忽然，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发出"咯，咯"的

声音。他一会儿挥动拳头，一会儿用脚踢。希萝看了笑得合不拢嘴，达拉也笑了。

希萝问她："你说，这孩子不是很漂亮吗？他为什么不抱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维杰伊在楼下大声叫道："哥哥，希萝姐带小孩儿来了！"

达拉起身下楼去，希萝一个人待在屋顶上。楼梯那头传来尔登的声音："妈，薄饼烙好了没有？拿给我吧，我要吃！"

梅拉黛伊回答说："快烙好了！你先去看看希萝的孩子吧！她这是第一次带孩子来！"

尔登走到门口叫了一声："阿姨！"

达拉对他说："希萝和孩子在屋顶上乘凉。"

尔登上了楼梯，一步一步地往屋顶上走去，脚步显得有些迟疑。

达拉躺在走廊里的床上，心里想：从前他只要听到希萝的声音或者闻到她的气味就会赶紧过来。可是现在不同了。他说要希萝跟他一起走。我想：如果他们真正有爱情，希萝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既然有爱情，就得有勇气。我看他们是你骗我，我骗你，去他们的吧！

没有过多久就听到尔登下楼的声音。达拉虽然讨厌希萝的行为，但是很想知道尔登跟她说了些什么。她走上屋顶，看见希萝正在擦眼泪。

达拉低声问她："怎么回事？"

希萝哇地一声哭出来了。

达拉说："你快说吧！"

希萝一边抽泣一边说："他不理我，他连摸也不摸孩子。"

"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现在跟我走也行。我对这一切负责任。我哪怕当苦力养活你也行。你把我的孩子给了别人，你背弃了我。’他还说：‘这不是爱情，如果是爱情就得维持下去。’”

“他说得对！”达拉脱口而出。

“你还认为他说得对。你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所以……”

“不一定要自己遇到这种事情。我认为如果不喜欢某个人就不能跟他在一起。他说得对，要恋爱就得勇敢些，就得继续保持下去！”

希萝气愤地说：“是我不想保持吗？我到这儿来了，可是他逃走了。”

达拉毫不犹豫地说：“是你自己害怕。你既然爱他，跟他生了孩子，就应该跟他在一起。是你自己把爱情糟踏了。”

“你说得毫无道理。爱情是一回事，而结婚成家又是另外一回事。所谓恋爱就是如此。一些伟大的人物也是这样做的。大神克里希那跟牧女们恋爱，跟拉塔恋爱，但是他却跟鲁格米妮结了婚。他跟驼背女住在一起，但并没有扔下自己的家室。希尔与朗恰[①] 也都是这样恋爱的。如果因为忍受不了而一块儿逃出去，以后会变得里外不好做人。这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老天爷怎么安排，就乖乖地照着办吧！”希萝一边叹气一边跟达拉说了这番道理。达拉第一次听到她这么严肃地谈论问题。

希萝的话当然不能解决达拉的问题。她知道希萝没有知识，因此不想跟她争论。她鼓起勇气，按照希萝的想法说：“你既然不喜欢莫汉，为什么又跟他在一起？”

“喜欢不喜欢又有什么关系？他有权利跟我在一起！”

达拉捂住耳朵说：“这种权利我非常讨厌！既然他有权利，

① 即印度教的湿婆神和他的妻子难近母。

你为什么又要跟尔登好？让这种权利见鬼去吧！”

“你这是说的哪里话？爱情跟火一样，谁也控制不住。连一些大神在爱情面前也无可奈何，何况我们人。你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人都是这样。我爸爸和妈妈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人们互相玩耍一阵以后就谁也不管谁了。我可一辈子要按宗教道德行事。你认为我怎么样？”

希萝该回家了。达拉，乌莎和赫里三个人一起送她。达拉的心情很不好，她想：希萝把这种偷偷摸摸和骗人的行为当做宗教。我可不这样。我本来今天要去把事情定下来，可是被她搅了。

大约八点钟的时候布里回家了。达拉她们还没有回来。母亲对布里说：“你走了以后希萝带着她的小孩儿来了。她这是第一次带孩子来。我给了他两个卢比做见面礼。我这样做对吧？”母亲认为布里已经是大人了，应该告诉他这些事情。

布里赞成她的做法，说：“这样做很好。”

母亲又跟他谈到索姆拉杰说的话，接着说：“我让达拉送希萝到乌吉胡同去，可是心里很害怕，一直不放心。”

正在这个时候，楼梯上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第一个上来的是达拉。

母亲故意在大儿子面前说给达拉听：“我要她以后不要随便到胡同外面去，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布里反驳道：“这是什么意思？咱们的女孩子在咱们自己家里。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不许她出去？达拉以后如果要出去我跟她一块儿去，看谁敢把她怎么样？”

“他们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要缠着我？世界上有的是女孩子，他们可以随便找。”达拉说完，生气地转过脸去，面向墙壁。

母亲惊呆了，手放在嘴唇上，骂道："你真糊涂，你看你！"

布里催妈妈快点拿饭菜来，他对达拉的说法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他对索姆拉杰很反感，不仅因为达拉的事情，还有其它原因。

几天以前，布里跟甘娜格在劳伦斯花园分手时，甘娜格对他说："你以后不要老让我惦记着你！如果你不愿意到我家来，咱们一个礼拜至少两次到尼斯伯德路或者别的地方见面。咱们如果要改时间改地点就写信互相通知。"

今天下午六点半钟，他从光明出版社办完事情回来，赶快走到尼斯伯德路去，在路上转了两圈，没有见到甘娜格。

这是第二次扑空。第一次他写信约甘娜格星期二上午十一点在马尔路见面，她没有来。这次写信约她今天下午六点半至七点在尼斯伯德路见面。她既没有来，也没有写信给他。他怀疑她的自由是不是受到了限制。他很相信甘娜格，因为她对他表示了坚定的爱情。他认为年轻人需要自由，这种对女孩子的限制简直不能容忍！

达拉从刚才哥哥的态度看出情形有些变化。他为什么不提解除婚约的事？她想：办喜事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父亲要把农村中一部分房产卖掉并向私人贷款基金会借钱。他们为了把我推到井里去，情愿赔掉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们就这样不能容我继续待在这个家里！现在哥哥也没有勇气讲话了。我应该自己行动起来，马上就要行动。她一直想着这件事情，在睡梦中也想着它。

布里两次约会甘娜格都没有见到她，心里很着急。他想到她家去打听一下情况。但是无缘无故到她家里去又怕被她父亲瞧不起。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译完一半小说去送给潘迪特

看。他还想：既然潘迪特在翻译工作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预付给他一百卢比，现在已经译了一半，至少会给他一半稿费，也就是说还要给他三十八至四十卢比。说不定还会再预付给他一百卢比。

他打算把写历史书的工作暂时停下来，要达拉帮忙在三天之内译完小说的一半。正在这个时候，达拉走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哥哥，昨天我没有到牛奶市街去。可是我跟纳伦德尔大哥说过要去，不去不好。我想今天去一趟。"

布里说："我看你今天不要去，咱们上午下午都翻译《沙砾的基础》，到后天可以译完一半。译完我把它交给吉尔塔里拉尔。到时候我带你一块儿去。"

达拉的计划被打乱了，心神很不安，替布里念书总是念错。她想：如果后天跟哥哥一块儿出去，回家时哥哥到苏伦德尔家去接她，发现她不在那儿，会怎么想？爸爸妈妈会怎么办？可是这一切都是他们逼出来的。我跟他们说过多少次，可他们就是要把我当成牺牲品。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绞索在我脖子上越勒越紧，我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卫而逃走？这样做对他们也有好处。他们免得为了把我从家里送出去而卖房子和借债。否则弟弟妹妹以后怎么办？她还想到也许后天走不了还得回来。如果那样，她就以后再跟阿瑟德商量出走的办法。

八日下午六点钟左右他们译完了《沙砾的基础》的一半。布里有要紧的事情出去了大约一个小时，回来以后动手审阅译稿。他希望译文里不要出现任何差错。第二天上午他没有写历史书，而是继续审阅译稿。下午四点钟，他跟达拉一起到牛奶市街去。他们在萨图拉姆胡同分手。布里让达拉自己到苏伦德尔家去。当然，这对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 * * *

布里到吉尔塔里拉尔这儿来表面上是为了谈翻译方面的问题，因此他直接走进潘迪特的办公室。潘迪特正在打电话，他叫布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布里坐在椅子上等他，一边注意听旁边的客厅里有什么动静。他听到有脚步声，但是这脚步声没有停下来，一直往前走。他不知道是甘娜格还是甘金。

潘迪特忙着打电话，没有顾得上跟布里打招呼。他打完电话放下听筒笑着对布里说："先生，你好啊！"接着跟他寒暄了几句。

布里把放在桌上的译稿递过去说："潘迪特先生，我已经译好了一半，不知道怎么样，您能不能看一看？"

潘迪特："你把译稿带来了，这么快！我看看。"

他接过译稿在第一页上看了几行，在第十几页上看了几行，在第二十几页上看了一段，然后在最后一页上看了一段，把它放在桌上，说："好极了！好极了！真好，语言很地道！先生，你真是翻译专家，没得可说的，太好了！"

潘迪特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看着天花板，摸了摸自己稀疏的头发，忽然对旁边的维提金德说："维提金德，那个标题印得怎么样了？从一清早就开始印这个标题，到现在还没有印好。他们在干什么？你自己骑自行车去看看吧！你去向萨文默尔了解一下，出了什么事？即使印刷板坏了也不能不开机器。这样做是不对的。"

"先生，我去看吧！"维提金德起身走了。

潘迪特又摸了一下头发，对布里说："译文很好！可是你是一位搞创作的，搞翻译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等于浪费时间。

你为了取得成就先给杂志刊物写些短篇小说吧！以后还可以写长篇小说。当然，这样做需要找到一位肯帮忙的好出版商才行。”潘迪特托着下巴静静地思考。

潘迪特为他的前途操心，并向他提出建议，这使得布里深受感动。

潘迪特称赞他：“你翻译的速度很快！”

布里兴冲冲地答道：“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不分昼夜地干，一个星期就把它全部译出来。”

“不要，不要！用不着这么着急。慢慢来，如果有时间，心里想翻译它，就翻译一些。现在是出版教科书的旺季，我们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以前不可能出版这本书。”

布里听了这些话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潘迪特继续说：“对了，你如果需要钱用可以来找我。不必管翻译书的事情。”

很明显，请布里翻译书只是为了在经济上帮助他。可是潘迪特的态度很亲切，丝毫没有瞧不起他的样子。这使得布里没有别的话好说。潘迪特把桌上的玻璃镇纸拿起来，眼睛看着镇纸对布里说：“你是自己人。我有些话想要跟你说。你来了很好。”

布里聚精会神地听着。

“是关于甘娜格……”潘迪特慢慢地说。布里屏住呼吸，好像他和甘娜格的关系和命运被放在天平上面去称。潘迪特的每一句话都将影响到他的命运。

潘迪特使劲捏着镇纸，用英语坚定地说：“你开始时把甘娜格当做自己的妹妹。你有责任保持这种关系。”

这句话等于在布里头上浇了一瓢凉水，使他无力反抗。潘迪特继续说：“她只有二十岁。什么也不懂。我的意思是说，要

解决咱们现在的男孩子与女孩子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有经验才行。她已经得了学士，但是这算不了什么。她的头脑聪明，能写文章。在这一点上你也称赞她，可是这些全都是书面知识。她在这样的年纪最容易感情用事，以后会后悔。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

布里没有说话。潘迪特以为他同意自己的看法，笑道：“哈哈！你是一位作家。你的思想很开阔，理解力很强。”

布里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潘迪特说的话又有礼貌又亲切，像毡子里包了铁锤打在他头上，使他喘不过气来。

潘迪特没有等布里回答，继续说道：“这些都是人类的弱点，是很自然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有一段时期会认为风流韵事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生活本身。他们任凭风流韵事支配自己。其实，风流韵事只不过是一场梦。如果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从而相信它，那么一定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痛苦。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随便谈谈而已。”

布里出于自尊心，很想反驳他。心里想：说得真轻巧。她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孩子，说了一些天真的话。而我是一个猎人，在捕捉一只天真的小鸟！

潘迪特继续说：“不错，这个年龄结婚并不算太小。我们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女孩子十六七岁就结婚了。但是她们是奉父母之命结婚的。自由恋爱结婚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结婚是一个与社会和经济有关的问题。了解生活非常重要。你是一个聪明人，对这些事情一定了解得很清楚。

“我不主张干涉正常的社交。这一点你大概已经看到了。我认为太拘束是不好的。可是如果会出现问题或者问题可能发展，就应该用理智去克服它。让一些荒唐的事情发展下去没有

什么好处。大家都了解你，你很受人尊敬，认识甘娜格的人也不少。让别人在背后说闲话可不好！”

布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怒气冲冲地说：“我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誉与尊严。”

“当然，当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青年。因此我才跟你说这些话。我看这件事情不必发展下去了。为了你们着想，希望你最近一个时期不要跟她来往。我完全相信你。”

布里低下头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说：“请原谅。我有自尊心，在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采取主动，但是我已经答应她了……”

“哦！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怪你。由于幼稚而订下这种海誓山盟算不了什么。你以后不必惦着这件事情。我是为你们的前途打算。不合适的事情就不要做，为什么要自找烦恼？”

潘迪特说话的态度虽然很客气，但是说布里做的事情不合适，这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有些生气，说道：“您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说什么是合适的和什么是不合适的。可是我想问一问，合适与不合适的标准是什么？您怎么样衡量一个人？”

潘迪特摇着双手表示不同意：“哎呀！哎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先生，我一开始就说过，你很有天才，很勤奋，很负责任。我指的是全面的情况：地位，阶层和社会关系等等。这些你都明白。我希望你们不要做不合适的事情。”

布里气极了：“您只知道钱财。您也许很有钱，但是我并没有主动到您家里来，是您要我来的。我到您家里来教书也没有收学费。如果您不要翻译，我可以把一百卢比还给您。您没有权利侮辱我。至于谈到甘娜格，并不是我主动的，而是

她……"

看见潘迪特的脸色很不好，布里控制住自己，不往下说了。

潘迪特很克制地用乌尔都语说："先生，很遗憾，你误会了。我出自内心地尊敬你，把你当做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很感谢你，并想求得你的帮助。一百卢比对你这样的青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一天就能赚一百卢比。当然，如果你以后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愿意效劳。"

布里坚定地说："不，先生，我很感谢您。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跟甘娜格谈几分钟，把您的意思告诉她……"

潘迪特打断他的话说："哎呀，先生！别说一次，一百次也可以。她是你的妹妹。不是吗？可是现在不能谈，因为她会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感到很惭愧。在我看来，最好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布里说了一声"再见"，把译稿放在桌上就走了。

布里走出门去，潘迪特连连说着"再见！再见！"他认为他并没有使布里伤心。

布里心情很不平静，不假思索地加快了步伐。到了纳伦德尔家门口，他一想，自己不能在这种心情激动的时候到别人家里去，于是再往前朝香蕉路的方向走。他一边想一边生气：我本来就知道事情会这样，所以才没有到她那儿去。现在把事情搞坏了，真使人既惭愧又气恼。她取得了我的信任，从而使我受到了侮辱。她既然吹牛说自己如何如何勇敢，刚才为什么不出来？我早就知道，她只不过想跟我玩玩而已。她从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可是我相信了她，受骗了。

他又想：她那天傍晚在劳伦斯花园的行为是骗人的吗？她既然早就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为什么这么快就被父亲制伏了？她

当时要跟我好是抱着什么目的和想法？他越想越生气，走到车站又返回来。

达拉到苏伦德尔家里。苏伦德尔对她说："你这个死丫头，我不理你了！哥哥五月一号晚上回来说你三四天以内要来。你的三四天就这么久？你滚蛋吧！"

达拉想说话，苏伦德尔不等她开口，继续往下说："你自己不到这儿来，也不叫别人到你那儿去。"接着对母亲说："妈，她就只知道死读书，把一页页的书都吃下去了。她考试总是得优等。她不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怕别人去打搅她的学习，不想给别人准备茶和饮料。妈，今天你也别理她！"

苏伦德尔的母亲说："丫头，别说了！我为什么不理她？她是我的孩子，是我的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不像你和你哥哥。你哥哥现在全城的事情都管。而你活像一个女理发师，比他管得更多。"

苏伦德尔说："妈，你也夸奖她。她可厉害呢！她很会哄人，把所有的人都哄住了。你对她可得小心些！"说完瞟了达拉一眼。

母亲起身说："你们姐妹俩嚼舌头，跟我没有关系。孩子，这么热的天气，你喝热水还是喝凉果汁。这儿有法尔萨果①。你自己吃吧！"

苏伦德尔说："妈，你别张罗。她又不是客人，想吃什么东西会自己开口。"

达拉告诉她，前天本来准备来，后来因为堂妹带了刚生不久的第一个孩子到家里来，所以没有来。

"我全都知道。"苏伦德尔斜着眼睛低声说道。

---

① 一种小水果。法尔萨果有两种，一种是甜的，一种是酸的。

“你知道什么事情？”

“我知道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为什么到这儿来？”达拉表示很惊讶。

苏伦德尔低声说：“你还装蒜！他每天到这儿来等你。今天早上还来过。如果再过一天你还不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到你家里去。他知道你的地址。”

达拉皱紧眉头提高嗓门问她：“到底是谁？”

“哎呀！你还装蒜！你真会瞒人。你这个小偷，装走一口袋珍珠宝贝，现在偷偷地往哪儿藏？”

达拉非常着急，问她：“你说吧，不要让别人猜谜语。是谁？是斯内赫还是古尔杜？”

苏伦德尔瞪着眼睛说：“好啊，你这么不信任我？”

达拉不得不求她：“我的好朋友，我求求你，你告诉我吧，别折磨我！”

“五一节那天你跟谁说要到苏伦德尔这儿来？”

达拉虽然很不好意思，但还是勉强反问道：“谁？”

苏伦德尔说：“那么好吧！你就坐在这儿吧！我不说了。”

达拉满脸涨得通红，用手摸着苏伦德尔的脚说：“你说吧，我求求你。”

苏伦德尔态度严肃地说：“好吧，既然你求我，就叫我小姑子吧！我有权利要你这么叫。”

达拉生气地说：“哎呀，你真不害臊，胡说八道些什么？”

“怎么？阿瑟德大哥跟我结拜为兄妹了。他让我给他系上了吉祥绳[1]，还说：‘妹妹给我戴上了吉祥绳。我真高兴！’”

---

[1] 按印度教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的节日里，姊妹给自己的兄弟手上结上吉祥绳。如果给别的男孩子手上系吉祥绳，则说明他们已结拜为兄妹或姐弟。

达拉用手托着下巴，不说话了。

苏伦德尔说："你说，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阿瑟德大哥心事重重，比以前瘦多了。"

达拉说："从何说起呢？真是没有办法。"

"有什么事情？你把想法告诉我，我可以考虑考虑。"

"我先跟他商量商量，以后再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告诉你。"

"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不过现在事情很不好办，请你不要见怪。"

"那就随你的便吧！"

达拉着急地问道："现在见不到他了吗？"

"我哥哥，阿瑟德和布尔杜姆纳都到铁路局的工厂去了。他们每天都在那儿开会，晚上八点钟才回来。"

"我的运气真不好！"

"你明天再来吧！"

"明天不能来。"

"为什么？"

"外面社会秩序很不好。今天是哥哥带我来的。他不带我来我就不能来。"

"其实用不着。"

达拉想：《沙砾的基础》这本书按照每天翻译三十页的速度十一号可以译完。译完后她可以跟哥哥一起出来送稿子。她于是说道："我也许十二号到你这儿来，时间跟今天一样。"

她们两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苏伦德尔说有人给她提亲，对方是卢迪阿纳的一个上尉。她不同意，妈妈说："你到底要不要结婚？"哥哥说："妈妈，你不要管她。等她以后自己着急了会提出来的。"苏伦德尔说："我真不好意思。有人在给布尔杜姆

纳和久贝达提亲。"

胡同里有人叫："纳伦德尔！"

达拉说："哥哥来了！"两个人一起走到朝胡同的窗口。

苏伦德尔对楼下喊道："请上来吧！"

她们两个人一起到楼梯口去迎接布里。达拉抓住苏伦德尔的手对她说："你对哥哥说，要他过几天一定来……"

布里上了楼。达拉问他："谈了很久吧？潘迪特看了不少稿子吧？他认为怎么样？"

苏伦德尔把布里请进一间陈设了沙发和椅子的房间里。

布里坐在椅子上说："他认为还可以。"

达拉说："怎么，只是认为还可以？"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很好！"布里不想谈这件事，问苏伦德尔："纳伦德尔不在家吗？"

苏伦德尔回答说："他近来每天都到铁路局的工厂去开会。"

布里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苏伦德尔问："你喝茶还是喝点别的东西？"

布里说："不要，不要。我刚喝过茶来的。"

"哎呀！我们两个人一直在等你来喝茶。也没有想一想，甘娜格的爸爸怎么会不请你喝茶。他一定轻轻地敲着你的肩膀说：'孩子，这怎么行，你的妹妹会怎么说？甘娜格和甘金看了你的情面也会顺带给我准备一杯茶。'潘迪特对人总是那么和蔼可亲。"

布里笑了笑，没有说话。

苏伦德尔继续说："即使喝了两杯茶，也早就变成汗水蒸发掉了。"

布里和达拉准备起身回家。苏伦德尔问达拉："你下次什么

时候再来？"接着对布里瞟了一眼说："大哥，文学家喜欢跟文学家讲话。我是一个大老粗。大哥，从牛奶市街不仅能够到萨图拉姆胡同去，也能到吉万胡同来。达拉，下次你一定要让大哥跟你一起来。"

布里说："你每次要我来我总是随叫随到。对了，这些天我的工作比较忙。"

苏伦德尔斜视了他一眼："如果想要到萨图拉姆胡同去，工作就不会忙了。"

达拉为了忍住笑，赶紧咬住嘴唇。

"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包袱，今天这个包袱总算放下了。"布里把苏伦德尔开玩笑的话转到了自己目前的真实情况上。

苏伦德尔把他们送到楼下，对达拉说："你记住，十二号不到这儿来可不行！"

达拉心里想：她到底是贾德人。她本来说要我早一些来。我说十二号来，她也跟着这么说。

布里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达拉问他："甘娜格怎么样？我下次一定要去看她。"

布里简单地回答道："我不知道她怎么样，我没有见到她。"

达拉说："她大概出去了吧！她父亲对译稿讲了些什么？"

"他说译稿很好。"

达拉为了创造条件能在十二号到苏伦德尔家里去，说道："其余的部分我跟你一块儿译吧！四五天就行了。以后你可以全力以赴地写历史书。"

"现在用不着翻译那本书了。"

达拉很惊讶，说道："为什么？那本书不是很有趣吗？"

布里激动地说："从潘迪特的谈话可以看出，他让我翻译这本书只是为了在经济上照顾我。我不需要这样的照顾。"

"谁要他照顾？"达拉支持哥哥的看法。但是她非常担心，恐怕到牛奶市街去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 * * *

达拉的全家在拉姆杰瓦亚先生指挥下，积极而紧张地准备着嫁妆。希萝也来帮忙。她把小孩儿也带来了，因为放在家里她会时刻惦记着。达拉对准备嫁妆很冷淡，这使得希萝很不高兴。她总是对达拉说，男孩子家里如何如何好。

达拉的态度也使得母亲很不高兴，有时候责备她几句。达拉怕事态扩大，自己不能跟哥哥一块儿出去。因此在她们一再逼迫下也动手做点事情。她心里想：不知道这些人以后会在我背后说些什么？他们都在逼迫我，可是我自己的问题要由我自己来解决。他们以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不管！

布里看达拉的态度有了变化，感到很惊讶。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觉得身上的一个包袱变得轻多了。达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没有能力起来为她反抗，心里很难过。可是现在达拉开始把他解脱出来，使他可以不必进行这种反抗。布里也对爸爸妈妈说，"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情你们就吩咐吧！"

母亲很高兴，说："一切都靠你。除了你还能靠谁呢？"

达拉听到哥哥说这种话，心里想：他现在完全变了。她似乎觉得脚底下裂了一个大缝，自己的身体在往下掉。她忍受着失望的痛苦，暗下决心：现在谁也不会来帮助我。我自己的事情靠我自己干。好吧！暂时先让他们这么干着吧！……

达拉为了减轻思想上的痛苦，自己安慰自己：这么着急又有

什么用处？为什么老想着这些事情使自己苦恼？可是，她越想忘掉这些苦恼的事情，就越是忘不掉。她想：几天前哥哥的态度多么坚决，可是现在为什么讲这种话？她悟出了一个道理。她想：我自己为了避免麻烦，不也表示愿意跟他们合作吗？哥哥可能也像我这样。但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我的真实想法。她这么一想也就想通了。

吉尔塔里拉尔假惺惺的态度使布里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布里现在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但是布里却很难忘记甘娜格委身于己的誓言。他猜想甘金和甘娜格都看到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可是甘娜格为什么不出来叫他到客厅里去？难道她这几天听了父亲的劝告变心了？人们说相信女人是愚蠢的，这话对吗？

布里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想：为了使我难堪，故意交给我翻译工作。这一切是不是她一手策划的？我并不相信她会这么干。但是，如果这一切都是她干的，我以后再也不理她了。当然，我得向她把事情说清楚。她现在可能感到害羞和难过，不愿意跟我见面。哎呀！女人哪！

布里认为自己非跟甘娜格谈一次不可。他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希望不要到甘娜格家里去跟她见面。一天早上，九点钟，他放下历史书，故意经过甘娜格的家门口去找焦布拉。他很自信，以为甘娜格如果看见他一定会出来跟他见面。

《论坛报》的副编辑焦布拉是布里的老朋友。布里托他从《论坛报》的图书馆借出一份报告。约好傍晚时去取报告，第二天傍晚再把报告还回去。

布里刚一踏进萨图拉姆胡同就看见甘金。她像普通熟人似的微笑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了。她看见他从自己家门口经

过，可是不请他到家里去。这样的怠慢使得布里很难过。他想：她们全家人都串通好了，故意这样做。他发誓要跟甘娜格谈谈，要对自己受到的侮辱表示抗议，要让她在自己面前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布里坐在房顶上的屋檐下写历史书；母亲在打扫屋子，准备缝衣服；达拉心事重重地坐在走廊里的席子上，面前摊着书。考试的事现在没有什么指望了。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家里人是不会让她参加考试的。何况五月十二号以后她还不知自己会上哪儿去呢？她以后再也不会参加考试了，她的生活将被彻底破坏。

“达拉，给我一杯水吧！”哥哥在叫她。他手里拿着一支笔，好像写累了，偶尔想起一件什么事情，从房顶上走下来。达拉可以看出，布里自从那天到潘迪特家去过以后，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忧心忡忡。

达拉抬起头看着哥哥。

布里说：“你不是想到苏伦德尔那里去吗？”

达拉答道：“是的。”

达拉给布里倒来一杯水，布里一边喝水一边说：“你今天下午四五点钟去吧！你不是还想看看甘娜格吗？”

达拉知道布里想要打听甘娜格的情况。可是她跟苏伦德尔约好的是十二号。苏伦德尔跟“他”约的也是十二号，今天能见到谁！达拉很不高兴地说：“哥哥，苏伦德尔不是约我今天。她约我十二号到她那儿去。”

布里喝了半杯水，非常体贴地说：“我今天要到那边去，你可以去看看甘娜格，十二号再到苏伦德尔家里去。一次去两个地方恐怕来不及。”

达拉只要五月十二号能够准时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什么事情都好办。她知道，她和哥哥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所处的地位却完全不同。哥哥可以毫无顾忌地要她帮忙，而她却只有把自己的愿望变成哥哥的愿望才能达到目的。她想：在毫无自由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办法，大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女人的花招"吧！

达拉现在还坚持要参加考试，可是心里知道，既然全家人都反对，参加考试是不可能的了。她由于另有打算，完全没有心思念书。她心里烦闷极了。有时候为了解闷，到房间里去听妈妈，布什巴和梅拉黛伊谈话；在自己的嫁妆上缝几针。

布里坐在走廊里的席子上写东西。乌莎坐在他背后低头做功课。布里叫她："达拉，要走就起身吧！已经四点半钟了。把我的衣服和裤子拿来吧！"

达拉放下手上的活儿，把烫好的衣服送给哥哥。因为哥哥当着母亲的面要她出去，所以她用不着跟母亲说什么。她走进厨房，在水龙头旁边洗了一把脸，梳了梳头，准备换衣服。

因为房间里坐着很多妇女，布里在走廊里换了衣服。他正在绑鞋带，突然叫道："哎呀！出了什么事？"

乌莎从席子上探着头说："救火车！"从远处传来丁丁当当的声音，一会儿就听不见了。

梅拉黛伊在屋子里说："离这儿很远。你们要上哪儿去就去吧！"

乌莎很好奇，赶紧爬到房顶上去看，过了一会儿叫道："达拉，妈妈，婶婶，你们快来看啊！你们快来看啊！"

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计上了房顶。达拉手里拿着梳子，跟她们一起上了房顶。

东边天上烟雾弥漫。布里家的房子并不高，前面还有几栋三层楼的房子挡着，但是仍旧可以看到那边滚滚的浓烟，越到下面烟越浓。

乌莎叫加尔达萝和拉姆比亚里出来看。

妇女们猜测起火的地点，有人说是火车站，有人说是德里门，有人说是克什米尔区，或者阿格伯里市场。

布里认为起火的地点是阿格伯里市场。他说："火烧得很大，可能已经烧了很久。"

乌莎对布什巴说："走吧，姐姐，咱们到特诺的房顶上去看。那儿可以看得更清楚。"大家都跟着她们一起下了楼。

布里回到房间里很焦急地对达拉说："咱们还去不去呢？如果这火不是有人故意放的倒没有什么，否则……"

迪万金德在胡同里大声喊道："沙穆！沙穆！"接着对正在玩耍的孩子们说："你们听着！谁也不许到胡同外面去。外面戒严了！"

沙穆的母亲在窗口对丈夫说："你到市场上去看看吧！沙穆到穆甘德拉尔的店里买糖果去了。"

帕格文蒂和梅拉黛伊在自己窗口问他："大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德里门出了事儿，乱极了。阿格伯里市场起大火。警察到了现场，戒严了。"迪万金德匆匆忙忙说完就到市场上找孩子去了。

十几分钟以前拉姆卢帕亚到戈巴尔沙赫家替孩子补习功课去了。戈宾德拉姆，迪加拉姆和比鲁默尔还没有下班。远处传来扩音喇叭的声音。虽然听不清楚，但是知道在宣布戒严令。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有听到宣布戒严令的扩音喇叭声了。

女人们都很惊慌，坐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布里对母亲说："我去接爸爸回来。戈巴尔沙赫家不会有什么危险。"

母亲很害怕，但是不得不同意儿子去。她一再嘱咐："孩子，要小心些。不要走鱼市。走沃乔瓦利和赫里杰伦去，回来时还走这条路。"

梅拉黛伊说："维杰伊到赛德米塔街舅舅家去了。要是住在那儿不回来就好了。可是没有消息，放心不下。尔登这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真让人担心。"

母亲们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最不安全。大家都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担心。可是他们都一个一个地回来了。女人们到厨房里去做饭。男人们坐在台阶上谈论自己听来的新闻。有的女人也坐在自己的窗口听男人们说话。布里和他爸爸也回来了。

比鲁默尔说："只有马尔路没有戒严。尼斯伯德路，阿纳尔格利和牛奶市街都戒严了。这么大规模的戒严还是第一次。"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说："我打电话问过医院。已经有七十个人受伤，大多数是印度教徒。"

布里在戈巴尔沙赫家听到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知道很多消息。他说："铁路局工厂中午一点钟休息时爆炸了一枚炸弹。炸死三人，炸伤二十二人。工厂关闭了。工人所到之处引起一片骚乱，现在这骚乱很难控制住。"布里还说："铁路工会的四万五千工人一直反对骚乱。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这些日子能够平安无事。现在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戈巴尔沙赫说：'阿格伯里市场的损失可能有一千多万卢比。'现在大火还没有完全扑灭。"

"受损失的全都是印度教徒。"克西达拉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穆斯林抢走了成千上万人的粮食，把两年的配给粮全部抢走了。”拉姆卢帕亚把布里没有说的话说出来了。

迪万金德说：“他们还找借口抢东西。”

拉姆卢帕亚说：“扔炸弹的人真坏！”

戈宾德拉姆支持他们的意见，说：“天神只有一个，可是各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向他祈祷！”

一提到天神大家都不说话了。

布里上楼把骚乱扩大的事情告诉达拉，对她说：“共产党的人每天到工厂里去开会。”

达拉想到阿瑟德也可能到工厂去了，心里很着急。布里继续对她说：“他们一般是在下午四点至四点半钟的时候到工厂里去。现在既然发生了骚乱，他们大概不会去了。”

达拉没有说话，心里想：三月份一次戒严持续了两天。现在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取消，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她为明天要做的事情想过多少遍啊！

晚上，房间里很热，房顶上比较凉爽。今年尔登买了一台电扇，他家的人都睡在自己房间里。因此，拉姆卢帕亚家的人都睡在房顶上。

布里每天晚上要花一两个钟头写历史书。他把台灯放在露天里写。一个人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埋头工作会忘记一切。何况快点把它写完交给高斯可以拿到五百五十卢比稿费。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阿格伯里市场那边的天空还弥漫着烟雾。由于风是从这边吹过去的，还算好，闻不到烧焦了东西的气味。

父亲和赫里在一张大床上睡着了。达拉围着布单睡在一张小床上。乌莎一个人躺在席子上，已经睡着了。小妹妹睡在一

张铺了厚线毯的床上。留给布里的小床空着。虽然已经十一点钟了，帕格文蒂还在楼下干活。

“咳！咳！”父亲忽然叫起来。布里抬头一看，他的床边有一根很粗的引火线正在燃烧着，发出一股油和树脂的浓烈气味。布里拿过来一看，引火线是绑在一节竹子上的。

他叫了一声：“达拉，快拿水来！”

达拉吃了一惊，问他：“怎么回事？”接着赶紧下楼去取水。布里把引火线拿到离床铺较远的厕所旁边，从墙上取下砖头把它打灭了。

他把尔登叫来，两个人研究了一下，认为引火线是绑在箭上面，点燃以后射上来的。布里把台灯灭了，说：“也许有人看见屋顶上有灯，把引火线射上来想放火。”

达拉叫：“你们看那儿！你们看那儿！”一支带引火线的箭朝东边飞去。

布里和尔登通知胡同里所有的人：有人从莫吉门市场朝这边射带引火线的箭，大家要小心些，把水桶盛满水放在房顶上。

达拉对他们说：“不对！你们看，还有人朝莫吉门射箭！”

拉姆卢帕亚从睡梦中惊醒，心跳得很厉害。他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不断祷告神明：“老天爷啊，老天爷！一切都靠您保佑！”

邻居们都出来问：“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戈宾德拉姆，梅拉黛伊和帕格文蒂都到房顶上来看，他们都害怕还会有人往房顶上射引火物。布里对大家说：“这就是对向清真寺扔炸弹的报复。”

梅拉黛伊说：“那些在别人敬奉神明的时候扔炸弹的坏蛋真

该死！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些穷苦人会遇到什么灾难。让老天爷惩罚那些放火的人吧！”

帕格文蒂抱怨说：“我们又没有害别人，为什么到我们这儿来放火？”

“放火的人哪儿知道这是谁的家？”尔登对她解释道。

达拉慢慢地说：“是的，他们只想要烧别人的房屋，一心想着要放火！”

梅瓦拉姆从那边房顶上跳到这边房顶上，说：“老兄，这是在打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戈宾德拉姆说：“这是魔鬼干的事情，不是人干的事情。”

东北方向传来“咳！咳！”“哎呀！哎呀！”的声音，有人在呼喊。大家朝那边看去，只见一股一股的浓烟从地上升起。很明显，有房屋着火了。

从快乐宫方向传来救火车丁丁当当的铃声。

戈宾德拉姆和梅拉黛伊准备下楼。帕格文蒂对丈夫和孩子们说：“这一次靠老天爷保佑才没有出事，他们还会往上面射箭。你们都下去吧！”

布里说：“我有手有脚，留在上面应付这些事情。让女孩子们都下去吧！”

达拉说：“我们也有手有脚，也应该留在上面。”

帕格文蒂说：“你就别罗唆，快下去吧！”

梅拉黛伊从楼梯口转过来说：“大家都有手有脚。可是女孩子头上围着薄围巾，身上穿着大裤子，做事情很不方便。”

达拉坐在小床上不站起来，说：“最多不过被烧死，有什么了不起？”

帕格文蒂很生气地说：“不要胡说八道！”

达拉转过脸去说："一个人命运不好，讲的话怎么会好听！"

布里对她说："既然妈妈要你下去你就下去吧！"

"我本来就睡不着；下面热得要命，更加睡不着。"达拉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布里只得说："妈，就让她待在这儿吧！为了防备万一，得留人在上面看守。"

梅瓦拉姆回到自己的房顶上，喊道："你们瞧那边！你们瞧仙女宫那边！"

那边也冒出了浓烟，随着传来叫喊声。

比尔辛哈站在自己的房顶上叫道："尔登哥，你听我说！"接着压低嗓门说："不能把盒子绑在箭上射出去吗？那样才有意思呢！"

尔登骂他："你这个蠢驴，住嘴！"接着对布里说："这个傻瓜想自找苦吃。"

达拉问："盒子是什么东西？"

布里冷冷地回答说："是土制炸弹。"接着对比尔辛哈说："要是别人也朝你家里扔炸弹你会怎么样？"

尔登对布里说："我也铺一张席子睡在你旁边怎么样？"

布里说："用不着。如果有需要我来叫你。"

从别的胡同也传来喊叫声。街坊邻居决定派两个人值班：一个在胡同这头，一个在胡同那头；每两小时换一次岗，直到第二天早上。

布里把父亲的小床拖到屋檐下面，自己躺在露天底下。达拉和乌莎也都围着围巾躺下了。达拉睡不着，透过薄薄的围巾看着黑色夜幕上闪烁的群星。从德里门，菩提树街和仙女宫等方向不断传来喊叫声。街坊邻居都没有入睡，附近房顶上不时

传来这样那样的声音。

刚才比尔辛哈说的话使达拉产生了很多想法。她想：他们为什么要杀害那些可怜的穆斯林？尔登他们上次就到穆斯林街区去趁他们做礼拜时扔炸弹，现在还想扔。穆斯林有什么不好？她想起了那个卖水果的小贩。她还想起那个穿咔叽布衣服的马车夫。他生怕撞了别人，总是嚷着："多子多寿的太太，您让一让吧！""小姑娘，请你靠旁边站一站吧！""好大姐，请让一让吧！"她又想起了为骚乱而苦恼的门久尔，久贝达，久贝尔和阿瑟德。哎，阿瑟德啊，阿瑟德！昨天哥哥答应带我去，可是发生了这该死的骚乱。哥哥什么时候都可以出去，而我却这么困难。他可以随便躺在露天里，而我却必须捂着盖着才行。女孩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受限制！

五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半钟开始戒严，直到十四日上午五点钟才取消戒严令。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这三天，打扫粪便的清洁工没有来，厕所里又脏又臭，迪万金德和克西达拉姆养的牛拉的大小便没有人清扫，弄得到处都是。报纸来了以后，人们知道星期五下午市里发生了可怕的流血事件和纵火案件。胡同里的几个男孩子出去打听消息以后回来说：现在市场上，中心广场和胡同口都有武装警察站岗。快乐宫的中心广场上警察设立了没有帐篷的临时营地。布里还到乌吉胡同去探问了伯伯家的情况。

星期一虽然戒严令解除了，但是拉姆卢帕亚没有到学校去，也没有让赫里和乌莎去上学。他对城里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于是跟孩子的妈妈讨论这经常性的主题——结婚的费用。他向私人贷款基金会借一千卢比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可以拿到钱。他想买一只黄铜制的大桶，里面放上什物器

皿作为嫁妆。达拉对这些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她想：也许那天牛奶市街并没有戒严，“他”也许到苏伦德尔家里去了。这次又没有见到，还得再约定日期。

布里没有心思工作。上午十一点钟出去打听情况，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达拉一个人把席子铺在走廊里，打开书呆呆地坐着。布里回来后，背靠墙坐在她身边，问她：“你在念什么？”

“我在复习奥朗则布统治时期① 的历史。”

“我的教科书里已经写完了这一部分。我刚才到牛奶市街广场上去看了一下。表面上还算平静，但是充满了恐怖气氛。外面看不见女人，只有一两个女人坐在汽车里。今天你不能出去。明天去吧！”

她简单地答了一句“好吧！”心里想：现在又得重新约定时间。她一直以为十二号能出去，所以十一号连脏衣服也没有洗，认为用不着洗了。只要准备两套衣服出去就行了。

星期二中午，布里到街上去转了一圈，回来低声对达拉说：“咱们四点钟或者四点半钟出去。”

布里以前到牛奶市街和阿姆里塔拉去时从来不坐马车。今天，他和达拉在什哈勒米门外上了马车。马车到了萨图拉姆胡同前面停下来。他用英语对达拉说：“你先去见甘娜格。不要耽搁太久。如果潘迪特跟你说话，你不要告诉他我在这儿等她。我不想见他。如果甘娜格留你，你就说我在外面等你。”

达拉知道他的话外之音，表示会照他说的去办，然后走进了胡同。

布里的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甘娜格知道他在

---

① 奥朗则布在位期为1658年至1707年。

外面，肯定会出来。如果这样做她还不出来，他就可以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理她了。他相信甘娜格一定会跟达拉一起出现在胡同口上。从这儿到吉万胡同只有几步路，达拉可以自己步行前往。他准备让甘娜格上马车，用最严厉的语言跟她谈自己受到的侮辱，非使她哭得像泪人儿似的不可。让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干瞪眼吧！

事情完全出乎布里所料，从胡同里走出来的只有达拉一个人。他如痴如呆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问她。达拉上了马车，坐在他身边说："真奇怪！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到院子里，看见她母亲。她母亲告诉我，甘娜格到她姐姐家去了。她早上打来电话，说是四点多钟回来。她母亲不认识我，对我说：'好孩子，你坐一会儿吧，她等一会儿就会回来。喝点水吧！'我对她说：'我以后再来，我哥哥在外面的马车上等我。'我临走的时候甘金从楼梯上下来。她本来跟我很熟，可是现在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跟我打了一下招呼说：'您找谁？'

"我跟她说我找甘娜格。她说甘娜格不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你看这女孩子怪不怪？"

达拉没有见到甘娜格，很着急，心里想：如果哥哥跟我一起到苏伦德尔家里去，我能跟"他"说什么呢？这次的机会大概又白白地丢掉了，真倒霉！她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马车的车费是按时间计算的，因此马车夫并不着急，赶着马慢悠悠地向阿姆里塔拉驶去。布里半闭着眼睛默默地思考。等马车到吉万胡同前面时他已经打定了主意。他叫马车停下来，对达拉说："你去跟苏伦德尔谈谈吧！我跟她没有什么话好说。过一会儿我来接你。"

达拉如释重负，说了一声"好吧！"就大踏步地向吉万胡同走

去。

布里看看手表，快到五点了。他不想放过跟甘娜格见面的机会，哪怕在路上拦住她跟她谈几句也好。刚才甘娜格的母亲告诉达拉，她五点钟从模范区回来。

布里从阿姆里塔拉转回来。萨图拉姆胡同口上没有甘达的小汽车。从这儿到模范区去要经过焦布尔吉。他想从牛奶市街出发，经过尼斯伯德路和菲罗兹布尔路，一直到焦布尔吉。一路上仔细看每辆小汽车。这么宽一条大马路，甘达的深褐色小汽车很快就会被发现。看见汽车后他可以打手势叫甘娜格把汽车停下来。以后的事情再说吧！

布里叫马车夫从牛奶市街驶向焦布尔吉。一路上他仔细寻看每一辆小汽车。哪儿也没有甘达的汽车。他心里想：她们也许从阿纳尔格利走；也许从伯哈沃尔布尔，经过监狱门前，到牛奶市街去。他于是让马车重新驶回牛奶市街，在广场上下了车。

布里看了一下手表，快到六点了，心里又想：如果甘娜格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再过半个钟头一定会回来。为什么不让达拉再到她家去走一趟呢？甘娜格的母亲不是说过要她再去吗？不管怎么样，还得再作一次努力。

他走到萨图拉姆胡同，看见甘达的小汽车停在外面。他于是大踏步向吉万胡同走去。

布里到纳伦德尔家楼下叫了两声。他的十岁小妹妹默亨德尔从窗口回答说："我哥哥不在家。"

布里说："小妹妹，我妹妹达拉到你姐姐这儿来了。你去告诉她，我在楼下叫她，要她赶快下来！"

默亨德尔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苏伦德尔的母亲在窗口对他说："苏伦德尔和达拉都不在这儿。她们大概到党部去找哥哥

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布里感到很意外。

“达拉来的时候这儿人很多,他们都一块儿走了。”

布里很恼火。现在非常需要达拉来帮忙,可是她却不在了。他转身朝牛奶市广场走去,越想越生气。她怎么能这么干?她说是要来见苏伦德尔,到党部去干什么?

甘达的汽车已经从萨图拉姆胡同开走了。可能他们把甘娜格送来以后就回去了。布里又想了一个办法。他回到牛奶市广场,叫了一辆马车,打算把达拉从党部叫出来,让她到甘娜格家里去。自己坐在马车上等她们。他从家里出来时身上带了四个卢比,本来想带甘娜格到一家饭馆去痛痛快快地谈一次,可是钱都花在马车上了。

他上了马车,很快就来到共产党党部。下车以后,朝矮墙里的小洋房走去。在大门口碰到希拉辛哈和伯尔马南德。

布里问他们:“达拉和苏伦德尔到这儿来了吗?”

希拉辛哈回答说:“苏伦德尔在楼上。达拉来了以后就跟阿瑟德一起走了,说是你要找阿瑟德。”

“什么?”布里感到很惊讶。他迟疑了一下,说:“对了,我来得太晚了!”

布里不想多说话,上了马车。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想:我要找阿瑟德?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找阿瑟德?她一个人跟阿瑟德在一起?这是不是苏伦德尔出的主意?事情有些蹊跷!达拉这是搞的什么鬼?

他想:是不是应该上楼去问一问苏伦德尔?可是转眼一想:她也不会知道。

马车夫见布里不说话,问他:“先生,现在上哪儿去?”

布里想：不管他们上哪儿去了，反正达拉最后还得回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他于是对马车夫说："到阿姆里塔拉去吧！"

马车夫听到吩咐拨转马头，对着马说："孩子，走吧！你会得到好处！"然后把缰绳一抖，马就放开步子往前赶路了。

马车从维纳斯饭馆门口经过。布里大吃一惊，叫马车夫赶紧停车。原来达拉正从维纳斯饭店出来，走在她后面的是阿瑟德。

* * * *

达拉到苏伦德尔家里去，一踏上楼梯就听见很多人在说说笑笑。她放慢了脚步，上去一看：普尔杜姆纳，哈米德，久贝尔，久贝达，斯内赫和苏伦德尔都在。只有纳伦德尔和阿瑟德不在。苏伦德尔招呼达拉坐在自己身边。

哈米德对久贝达说："你的包袱放在党部忘记带来，明天再去取吧！"

久贝达很着急，说："哎呀，大哥，那里面有我的长袍。纳伦德尔要我跟他一起到帕迪门街区去。我非穿长袍不可。请你骑自行车去替我把它取来吧！我的好哥哥！"

"我的好朋友，快点去取吧！"普尔杜姆纳在哈米德背上敲了一下，夸了他两句，要他答应久贝达的请求，接着转过身来对苏伦德尔说："现在请苏伦德尔妹妹给我们这些穷人每人喝一杯茶！"

久贝达不同意："现在是喝茶的时候吗？"

久贝尔插嘴说："他说得对，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

普尔杜姆纳说："现在正是喝茶的时候。咱们还要到巴格万布拉去。难道让咱们的妈妈和姐姐把茶送到那儿去不成？咱们

要到那儿去建立平静的秩序，可不能把自己搞得很不平静！要死也得喝了苏伦德尔妹妹的茶再死。”

久贝达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久贝尔拦住久贝达，对她说：“你说你的表姐是自愿服务人员。可是她从伯哈沃尔布尔运来那么多步枪和手枪。难道用这些枪杀鸡不成？”

“好了，不要胡说八道了！”久贝达语气温和地责备他们。

苏伦德尔说：“我去跟妈妈说，要她给你们准备茶。我要跟达拉一起出去。”

普尔杜姆纳说：“哎呀！苏伦德尔，你不在这儿，我们大家喝茶有什么意思？”

苏伦德尔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说：“你是不是想把我当做茶叶泡在开水里？我要跟她……”

久贝达说：“哎呀！你们安静些吧！为什么总是这么瞎吵瞎闹？”

苏伦德尔说：“我不管你们，我要跟达拉一起到党部去。”说完挽着达拉的胳臂走下楼梯。

下了楼梯以后，苏伦德尔对达拉说：“阿瑟德大哥今天下午三点钟也到这儿来了。这些人都要到巴格万布拉去宣传和平秩序。他不能待在这儿，要到党部去值班搞组织工作。他要你到党部去找他。”

党部里，阿瑟德正在跟别人谈话，看见苏伦德尔和达拉来了，对她们说：“你们稍微坐一会儿吧！”

阿瑟德谈完话对大家说：“布里叫我去一趟，我过一二十分钟再回来。”

他跟达拉一起下楼，走到麦克劳德路，对她说：“你好像很着

急，怎么回事？”

“是的，我是很着急。”达拉没有多说。

“我前天和昨天都到苏伦德尔那儿去了，以为你会来，结果你没有来。以前我也去过几次。有一天我从你家胡同前面经过，没有来找你。因为我想：如果布里在家，他会一个人下楼来见我。如果他不在家，你大概不会一个人出来。”

“是的，”达拉清了清哽咽的嗓子，说：“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吧！”

两个人一起朝附近的维纳斯饭店走去。

走进饭馆，阿瑟德把一间雅座的帘子挑起来让达拉进去，然后问她：“要茶还是要咖啡？”

达拉摆了摆手说：“什么都行！”

侍者进来，阿瑟德向他要了两杯咖啡。

阿瑟德坐在桌子对面，伸出头对达拉说：“对了，你说吧！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发愁？”

达拉的全部痛苦与烦恼一下子从脸上和眼睛里涌了出来。“你把我带走吧！我已经从家里出来，再也不回去了！”达拉一下子把话全都说出来。她不能拐弯抹角地说话。因为她现在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性。

阿瑟德睁大了眼睛，张着嘴问她：“怎么回事？”

“我不能回家去。家里人正在准备嫁妆，想尽快把我嫁出去。伯伯不但不准我参加考试，还不准我出门。索姆拉杰还威胁我，说是如果我不跟他结婚，继续到外面来活动，他就要在大街上或者市场里当着别人的面羞辱我。今天我好不容易才找机会见到了你。以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达拉说话时一直看着阿瑟德的眼睛。

阿瑟德咬紧嘴唇，右手抓着头发，胳臂撑在桌上，想了一会儿，说："布里说什么话没有？他是不同意你跟索姆拉杰结婚的。"

"他没有说什么。自从失业以后他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他现在也积极地帮着家里人准备嫁妆。他的思想完全变了。一天到晚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现在失业。可能甘娜格家里人出来拦阻他们。他一直为这件事情很着急。"

"这么一来就更加……"

达拉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咱们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勇气帮助我。以前还有些热情，现在连一点热情也没有了。"

阿瑟德挠着头考虑怎么办。侍者把咖啡送来走了。

阿瑟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达拉，现在怎么可能这样做呢？我一下子把你安排到哪儿去？这样做在其他人和党的同志中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会闹得不可开交。普尔杜姆纳和久贝达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党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他们，要求他们现在不要办事。你要知道，如果党不同意，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如果做了就会违反党的纪律。何况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也是极不明智的！"

达拉看着阿瑟德说："那么我怎么办？我现在简直无路可走。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阿瑟德对达拉解释道："我以前答应过你，现在仍旧答应你。但是我得请示。现在工厂里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使我们的工作前功尽弃。在这种时候你离开家能到哪儿去呢？"

“离开拉合尔，到别的城市去！”

“党组织不会让我这个时候离开拉合尔。再说，我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对了，你是怎么来的？”

“是哥哥把我送到苏伦德尔家，然后我自己来的。”

“这太危险了。布里会问苏伦德尔你上哪儿去了。这样一来就会把事情弄到党的头上。”

“对你来说，党是一切，而我什么也不是。”达拉的眼泪扑簌簌地掉在盛咖啡的杯子里。

阿瑟德很痛苦地说：“我的命根子，你听我说吧！不要想不开。应该考虑到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们也应当考虑到对党的忠诚。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难关，我们一定要渡过去。要有耐心。等目前这场骚乱过去以后我再想办法。”

“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达拉说完低下了头。

“不要这样说。现在咱们都陷在灾难的深渊里。咱们有责任帮助人们脱离这场灾难。否则咱们谁也活不成。”

“而我现在就活不成了！”达拉用手帕擦着眼泪。

“我知道你现在很焦急。可是你应该鼓起勇气。你是有勇气的。你想，你准备离家出走，这不是勇气是什么？亲爱的，你就用这种勇气来对付家里的事情吧！你要忍耐一个时期才行。”

“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会有现在这种打算。”

“你说得对。咱们都知道，咱们这儿的女人命中注定只有两个词：‘痛苦’和‘眼泪’。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打破这些枷锁。可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民族与国家，然后才能谈到个人。必须使民族与国家渡过难关，个人问题才能解决。”

达拉叹了一口气，问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亲爱的，我不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阿瑟德接着用旁遮普话说："我希望现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咱们从现在起一刻也不分离。可是咱们的主观愿望并不能结束目前这场灾难。因此，说不定需要等待多久。四个月，六个月，或者一年。也许要等一辈子。"

达拉低下了头。

阿瑟德继续劝她："亲爱的，你要相信我。我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索姆拉杰那个混蛋就不必说了。你的父亲和母亲现在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咱们目前陷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不是最大的不幸又是什么？十八小时之内死了九十几个人。有一个青年在工厂里被炸死了。我到他家去慰问。他去年才结婚，把妻子从乡下带到这儿。他妻子手上还有结婚时染的桃金娘颜色①。他的母亲和新婚妻子捶胸顿足嚎啕痛哭。这一切现在好像还在我眼前。我亲爱的。现在只有忍耐，除了忍耐没有其它办法。鼓起勇气吧！我们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

达拉仍旧低着头，不说话。

阿瑟德问她："你认为我说的对不对？"

达拉说："对我来说，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阿瑟德咬着嘴唇说："亲爱的，不要这样说。死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死能够解决问题，我会比你先死，或者带着你一块儿死。现在死了反而更糟糕，会给别人带来生命危险。"

阿瑟德的语气变得深沉而严肃："我相信，我们要得到的是自己的权利和正义。为正义而牺牲生命是一回事，由于害怕非正义而自杀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一定要不断地为正义而斗争。

① 印度女人喜欢用桃金娘的叶子染手心和脚心。

如果要死，也得为争取正义而死，决不能因为害怕非正义而死。”

达拉仍旧不说话。

“你的意见怎么样？”

达拉揩干了眼泪说：“我不说了。走吧！”

“好吧，走吧！咱们不能在这儿待得太久。他们都在等咱们。可是你要答应我，你以后要忍受这一切。帮助我，也帮助你自己。”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亲爱的，你为什么这样说？到处都可以遇到主持正义和保护别人权利的人。我相信，你如果跟布里商量，他会帮助你对付目前这种险恶的处境。”

“很难说！”达拉咬紧嘴唇说，“我已经把家里人的态度和街坊邻居的态度全都告诉你了。他们都认为只有牺牲我才能保住他们的宗教，才能尽到他们的职责。”

阿瑟德考虑了一下，说：“达拉，不要这样说。不要给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跟目前的灾难斗争到底，要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障碍进行不懈的斗争。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坚强起来。”

达拉低头不语。

阿瑟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用英语对她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勇敢地渡过这个难关。”

达拉摇摇头，表示这是不可能的。

阿瑟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可以去找布里谈谈。他不能不出来说话。”

“我对他不抱任何希望。他以前向我下过保证。我因为相信他的保证才没有自己出面说话。现在他已经变了。他帮着别

人替我准备嫁妆。他现在只是利用我替他给甘娜格送信。我看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也有些不妙。”

“是甘娜格变了，还是她家里人不愿意？据我看，不一定是他家里人不愿意。”

“我不知道。”

“哎！不管怎么样。跟布里谈谈总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如果哥哥不同意咱们的事，我怎么能在家里继续待下去？”

阿瑟德用英语问她：“他猜到了我们的关系吗？”

“没有，他并不清楚。”

“如果他知道了会生气吗？”

“是的。”

“但是，我可以跟他谈谈。他应该为一个女孩子主持公道，为他自己的妹妹主持公道。”

达拉摇摇头说：“我不但不抱任何希望，而且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心。好吧，咱们走吧！”说完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身来。

“走以前先把这杯咖啡喝了吧！”阿瑟德把达拉面前的杯子推开，把自己面前没有喝过的咖啡拿到她面前。

达拉摇头，表示不想喝。

阿瑟德说：“喝一口吧！”

达拉仍旧摇头不喝。

阿瑟德默默地待了一会儿，举起掉进了达拉眼泪的咖啡，说道：“达拉，我以你的眼泪起誓，我将时刻不忘记你充满泪水的眼睛。我等待着你，我希望能够看到你的微笑。这一切将鼓励我去帮助那些无辜的受难者。”他说完把杯子放在嘴唇边。

达拉说了一声：“这……”阿瑟德一饮而尽，把咖啡杯子放在盘子里，说：“达拉，请你相信我。你以后可以常来找我。我也要

设法经常跟你见面。”

达拉从椅子上站起来。阿瑟德走到她面前，把手放在她肩膀上。

达拉断断续续地说：“如果我还活着……哎，这是不可能的……”

达拉的眼眶又湿了。但是她咬紧牙关，控制住自己，从雅座里走出来。

阿瑟德到柜台上去付款。达拉缓步向饭馆门口走去。阿瑟德付完款大步赶上来，替达拉推开大门。

他们走到人行道上，迎面过来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布里。布里早就看见他们了。马车停下来。布里怒气冲冲地看着他们。

阿瑟德大吃一惊，说了一声“你好！”朝他走过去。达拉心里很害怕，勉强控制住自己，低着头。布里从马车上下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阿瑟德问他：“你上哪儿去了？”

布里没有回答，转过脸去不理他。

阿瑟德虽然受到冷落，但还是想跟他谈谈，于是说道：“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喝了咖啡。”

布里仍旧没有说话。

阿瑟德用英语对他说：“达拉心里很着急，我们在这儿谈了一会儿。”

达拉仍旧低着头。

布里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惊讶和愤怒的情绪，斜着眼睛用英语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她是我妹妹，可是好像你比我更了解她。”

虽然他这话并没有直接说阿瑟德，但是阿瑟德听了很生气，说：“我并没有干什么坏事。何况哥哥不如外人了解妹妹也并不

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布里狠狠地说道：“好吧，我以后也要对她加强了解！”说完把脸转过去。

阿瑟德忍住气说：“如果你现在有急事，咱们以后找时间再谈吧！”

布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谢谢你！”

阿瑟德说了一声“再见！”就朝党部走去了。

达拉默默地站着。布里对她说：“上车吧！”

马车往前走着。布里越想越生气，叫马车夫挂上帘子，用英语对达拉说：“你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我能耍什么花招？”达拉忍受不了这种侮辱，表示反抗。

“你不是去看苏伦德尔吗？”

“我是跟苏伦德尔一起到这儿来的。”

“我并没有怀疑你跟谁一起到这儿来！”

达拉已经失去了一切，她再也不怕会丢失什么东西，因此不愿意忍受这窝囊气，说道：“你自己找不到人，我有什么办法，我哪儿知道？”

“那是我个人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布里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

“我这也是个人的事情。”达拉想，既然要说，就痛痛快快地说吧。

布里愤怒地说：“你要记住，你是由我负责在我的保护下出来的。”

“你不是为了替自己打掩护才派我到甘娜格那里去的吗？”

“你不是自己说要到甘娜格那里去吗？”

“我没有说过今天要去。”

"你以前说过要去!"布里说话不理直气壮，有点强词夺理。

达拉不说话了，布里也没有继续往下说。达拉坐在马车上，忧心如焚，活像一只被拖向屠宰场的牲口。她想一死了之，跳到来来往往的汽车下面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咯噔咯噔的马蹄声却把她带回家去。

布里怒气冲冲地说："既然是这样，我以后不能对你负责。"

"那就再好不过了!"达拉顶了他一句。两个人又不说话了。

马车经过牛奶市广场的街道，没有朝萨图拉姆胡同去。在这种情况下布里不可能让达拉到甘娜格家里去。他很愤愤不平，认为达拉欺骗了他。

傍晚时什哈勒米门内市场上行人很多，禁止车辆通行。布里和达拉在什哈勒米门外下了马车。两个人一句话也不讲，一直往前走。布里杀气腾腾，好像抓到了一个罪犯；而达拉却垂头丧气，活像一个被人抓住的罪犯。

戈宾德拉姆坐在台阶上抽水烟。拉姆卢帕亚坐在他旁边聊天。布里和达拉一前一后走上了楼梯。

布什巴帮着帕格文蒂趁天还没有完全黑的时候赶制嫁妆衣服上的镶边。乌莎在厨房里做饭。

布里进门后母亲对他说："这么晚才回来?"

布里答了一声："唉!"拿着围裙到走廊里去换。达拉进屋打了一个照面就到屋顶上去了。

旁遮普的城市里厕所在屋顶上，因此从外面回来以后到屋顶上去是很自然的。达拉在屋顶上摆好一张床，躺在露天里。她现在不想继续活下去，也不想跟别人待在一起。

坐在母亲旁边的布什巴对布里说："大哥，你带妹妹去逛了

一些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带我出去逛逛，好吗？”

布里一边叠裤子，一边回答说：“没有什么，没有闲逛，随便出去走走。”

“你现在嫁妹妹，准备送嫁妆给别人。我倒要问你，你什么时候去拿别人的嫁妆？”布什巴跟布里开玩笑。

布里回答了一声“唉！”语气很冷淡。

布里对达拉的行为很不放心，考虑该怎么办。他怕父母亲看出自己的心事，重新穿上裤子和鞋，说了一声“我很快就回来！”就朝楼梯口走去。

布什巴把线穿进针眼里，用牙齿咬出线头，看见布里又要下楼，忙说：“怎么回事？达拉不是在屋顶上吗？”

母亲对在自己怀里长大的孩子非常了解，正好像天上的飞鸟知道什么时候会起风暴，什么时候会下雨。她对布什巴说：“大概又吵架了。已经这么大了，脾气还跟从前一样。”

“哎呀！有什么事情值得吵架？”布什巴不相信她的话。

“哥哥说：从这边走。妹妹说：不，要从那边走。这样一来不就吵起来了吗？”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吵架。”

“哎呀！他们小时候就爱吵架，常常弄得我很为难。哥哥拼命打妹妹。妹妹也不示弱，用牙齿咬他，骂他。现在他们念了书，长大了，可是脾气还是很坏。达拉表面上很老实，不说话，可是心里可不简单！”

* * * *

自从布里上大学以后，即使很生气也没有动手打过达拉。偶尔打乌莎一个耳光，那也是在她十来岁以前的事。布里入狱以

后，达拉认为哥哥很英勇，很爱国，是家庭的光荣。她代表家里人写信给哥哥时总是称他为“敬爱的哥哥”，“尊敬的哥哥”。布里从监狱里回来以后，达拉再也不叫他“杰迪”而是叫他“哥哥”。跟哥哥争吵和打架的事情已经成为过去的甜蜜回忆。他们两个人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的事情。兄妹二人共同反对家里人和街坊邻居的狭隘与保守。达拉认为自己哥哥很了不起，因此很尊敬他。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达拉从房顶上下来，走进屋子里。妈妈叫她：“你到这儿来吧！”

“干吗？有什么事情吗？”达拉从衣架上取下衣服来准备换。

“你过来。你的身体怎么样？”妈妈伸出手抚摸她。

“没有什么。只不过有点头疼。”达拉说完把胳臂放在妈妈手上。

妈妈皱着眉头说：“你瞧，她发烧了。布什巴你看是不是？”

布什巴摸了摸达拉的胳臂说：“是的，是发烧。”

“你在太阳底下走得太久了。哥哥也是这样吗？应该知道，女孩子不能像男孩子似的到处逛。你快到走廊里去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吧！你的脸色很不好。干吗要出去？如果走不动就应该让哥哥给你叫一辆马车。”

达拉不想听这些没有用的话，换了衣服，用围巾蒙着头躺在床上。她想：发烧倒是一件好事，免得听她们的胡言乱语。

布里晚上八点钟才回来。外面已经开始戒严了。妈妈一边替他盛饭一边说：“达拉发烧了。为什么让她走这么多路？做事情应该动动脑筋。你们都已经不是孩子了。”在她看来，达拉发烧似乎应该由布里负责。

布里明明知道达拉发烧的真正原因，表面上却说："她一定要出去。但是没有怎么逛，一直呆在她的一个女朋友家里。"

布里像往常一样，把台灯放在屋檐底下写历史书。台灯上放了一个灯罩，为的是不使睡觉的人晃眼。他心里一直想着下午的事情，精神恍惚，念完一段英文书还不知道念了些什么。写字的时候笔尖总也落不到纸上。

"你发烧了怎么能睡在露天里？你怎么不听话？"母亲在说话。

布里抬头一看，达拉躺在房顶上的一张小床上。她对母亲说："你不要大惊小怪。发什么烧？我在下面热得透不过气来。在露天里凉快凉快！"

"好吧！那么你就穿上一件厚衣服吧！我去给你拿来。"

布里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心里想：她借着发烧故作姿态，这是为什么？哎呀，女人哪！她们表面上很温柔，实际上多么虚伪和狠毒！眼前就有两个例子：一个是甘娜格，她装作对我很有感情，表示愿意委身于我。可是却让父亲出面损害我的自尊心而自己躲在一边。她现在有了模范区，连牛奶市街也不要了。她经常戏弄父亲，现在又来骗我。骗人就是女人的天性！另外一个是达拉。她表面上不爱说话，很老实，说自己不想结婚，可是实际上却玩弄这样的鬼把戏。跟一个穆斯林约会，还说那种混帐话。她这不是存心让我丢脸？不是有心使我下不来台？好吧，咱们走着瞧吧！

第二天早上布里仍然没有心思工作。他思想上受到两面夹攻。甘娜格因为社会地位不同而收回自己的爱情，使他丢了脸；达拉则在他和全家人的脸上抹黑。他现在没有家，没有威信，没有地位。他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达拉却存心使他丢脸。男

人往往是这样的，当别人说他自己放荡不羁的时候并不觉得可耻。而别人说他的母亲，姐妹或者妻子放荡不羁时他会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甘娜格伤害了他，然后离开了他。他把对甘娜格的愤恨一股脑儿发泄在达拉身上。怒气像乌云似的越聚越厚。

布里耳边不断回响起阿瑟德的声音：哥哥不如外人了解妹妹！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她的丈夫还是情人？竟到了如此地步？他居然敢对我这么放肆？应该马上干预。布里放下笔，用手捂住额头。

夏天，学校早上六点钟开始上课。父亲，乌莎和赫里都到学校去了。布里心事重重，做不了工作。洋铁皮的屋顶热得特别难受。平时他身上流着汗还继续工作，今天可不行了。九点钟的时候他走下楼来，拿着毛巾和三角裤衩，准备到院子里去冲洗身子。母亲叫他："布里，你看这孩子！真是跟我过不去！昨天晚上一点东西也没有吃。从市场上买来果子汁她也不喝。要是中了暑我可怎么办呢？"

布里回头一看，达拉躺在走廊的床上，妈妈站在旁边，手里拿着盛果汁的杯子。布里走进走廊，两只手叉在腰上，恶狠狠地问她："你为什么不喝？"

达拉一句话也不说，坐起来，从妈妈手上接过杯子，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喝完把杯子放在床底下，把围巾往头上一蒙，她又躺下了。

布里这种恶狠狠的态度使母亲很不高兴。她低声说："她身体不好，你怎么能对病人这么说话。"

母亲把杯子拿走了。布里生气地站在床旁边，用英语对达拉说："我知道你没有睡着，我有话要跟你说。"

达拉坐起来缩着身子。布里两只手扶着床边，压低嗓门狠狠地说："我知道你是想用沉默表示反抗。你这是在做给谁看？"

"我没有表示什么反抗。"达拉低着头回答道。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谁也看得见。你昨天在阿瑟德面前诉了些什么苦？"

"什么苦也没有诉。"

布里看达拉不愿意说，心里更加生气。但是他为了了解情况，压制住怒火，对她说："是他说谎吗？他当着你的面说你很痛苦。如果你没有跟他说什么，他能这样说吗？"

达拉不说话了。

布里劝她说："你不说话不行。是我带你出去的。咱们家的人都应该对你负责。我们要了解情况。你大概把自己的忧愁告诉他了。"

达拉不想谈这些，于是说道："随便说说，没有什么。"

布里想套出她的话，语气温和地对她说："我和家里人都有责任为你分忧。你有什么发愁的事情？经济困难还是身体不好？"

达拉摇了摇头，表示不是这些。

布里又问："有什么秘密事情能让他知道，却不能让我知道？"

达拉不得不回答："这些事情你全都知道。"

布里想了一会儿说："我现在想不起来，你提醒一下好吗？"

达拉很气愤地说："你怎么会想得起来？你以前说过我的婚约应该解除；你谈到'他'时也说过一些好话。可是你现在居然替我准备嫁妆！这些事情你怎么能想得起来？"

小时候，每当布里打她时，她就用牙齿咬他，骂他"臭婆娘！"

打输了，为了争得母亲的同情，她总是哭哭啼啼的。最近四五年，她变得非常温柔和顺，人们甚至忘了她嘴里还有舌头。哥哥因为她头脑聪明性情温顺而感到骄傲。刚才布里想拿话套她，使她说出真情话。达拉却责备他不守信用和懦弱。这使他大为吃惊。

布里想了一会儿。为了证明达拉说得不对，也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他鼓起勇气说："你责备我变了。我看首先是你自己变了。你自己高高兴兴地准备嫁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达拉愤愤地看着布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好像随着这口气把全部生命都吐了出来。她默默地看着他，好像在说："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这样对付他们，你居然把这说成是我变了！"

布里看自己的话刺痛了达拉，心里很满意，继续说："比起你的'他'来，我的意见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你既然不同意这门亲事，订婚的时候就应该反对。"

"我当时没有反对吗？"达拉眼睛里流着泪水，身上气得发抖。

布里把脸转过去，不理睬她，说道："我不知道，当时我在监狱里。我没有责任。我自己的亲事谁也不能包办。哪怕给我三四万卢比也不行。如果你当时坚决反对，这亲事根本就订不下来。"

"如果你后来没有向我保证说坚决不让我结婚，我早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布里说："你自己现在高高兴兴地准备嫁妆，我还反对什么？"

达拉眼泪汪汪地看着他，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可是他一点也不怜悯她。他已经领教过女人的轻浮性格。达拉给全家人

丢了脸，他现在要惩罚她。他并不因为自己没有主持公道而感到惭愧，说："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同意了的。你让咱们这个穷困的家庭为你举办婚事而负债。可是你现在把婚姻说成是自己的痛苦，指责我变卦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你想把恋爱和结婚当做儿戏。你所向往的不是结婚而是放荡的生活。这大概就是女人性格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吧？"

达拉双手合十说："请原谅。请你不要继续说下去了。我以后无论怎样都行，用不着你操心。"

布里已经击败了轻视自己的对手，但是还没有完全制伏她，于是又使出一招："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跟他谈这件事情？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能做什么？难道家庭的名声对你来说就一钱不值？"

达拉没有办法回答，只得不说话。

布里说："我希望你能回答我。"

达拉还是不说话。

布里认为这种沉默是对他的权力和能力的一种挑战。他心头燃起了一股无名烈火，要对她进行报复。他已经把她打翻在地，弄得她哑口无言，而且还捆住了她的手脚。现在他要用刀子剖开她的身体，看着她往外冒鲜血，听她失败时的哀鸣。他想了一会儿说："你不说我也知道。我的脑子不至于那么笨。从你们两个人脸上的慌张神色可以看出你们想要私奔。"

达拉猛然转过身去，额头使劲撞在床腿上，接着又抬起头准备再撞。

布里抓住她的脖子，往后拉，把她推倒在床下。达拉轻轻地哼了一声，接着就不动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母亲慌慌张张地从厨房里跑出

来。布里仔细看着达拉的额头。血从伤口上往外流。

母亲问他："怎么回事？为什么摔在地上？哎呀，我的孩子！"她看到女儿额上流血，不禁哭出声来。

布里嚷道："你去拿一碗水和一块干净布来吧！伤势不重，不要惊慌！"

母亲撕了一块干净布，端来一大碗水，坐在床旁边的地上放声大哭。布里对她说："哭有什么用？我说了，伤势不重。"

他把湿布拧干放在伤口上，然后用绷带把达拉的额头包扎起来。达拉的血都流在头发里，掉在床上的只有很少几滴。

尔登的母亲听到帕格文蒂的哭声，走过来问他们："怎么回事？"

布里说："她刚才跟我说话，想到房间里去一趟，一站起来就摔在地上。可能是头晕。"

"哎呀！你为什么不扶住她？你不知道，她昨天晚上什么也没有吃。一直发烧，中暑了。你们这些男孩子一点感情也没有。"母亲一边哭一边抚摸女儿。

"我看她站不住，赶紧过来扶她，谁知道她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等医生回来以后请他给她上点药。过两三天就会好。"

"哎呀！可别落个伤疤！"母亲哭着，表示担心。

达拉苏醒过来。帕格文蒂一边抚摸着她，一边轻声对她说："怎么样？头晕吗？身体这么虚弱，为什么不叫我？想到房间里去吗？走吧，我扶你进去。"

达拉听她们说自己是因为头晕摔在地上的，只得默认。她还能说些什么呢？她并不因为自己的额头被撞破而担心，她感到伤心的是自己为什么要撞破额头。为了封住哥哥的嘴她才不得不采取这个办法。虽然哥哥说的话是事实，可是她为了自己

的尊严不得不这样做。哥哥可以偷偷地约会别人家的女孩子，这对他的名誉毫无损失。而她呢，只有牺牲她的幸福才能保住全家人的名誉。这难道就是真理，正义，爱国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但是她不能不考虑影响，不能随心所欲。男人们可以在路上闲逛，躺在公园的椅子上过夜。而她呢！她为了得到公正的待遇撞破了额头，还好像见不得人似的。

梅拉黛伊回家去把自己备用的医治跌打损伤的药拿来，盛了一碗热奶，把药放在热奶里加上点酥油给达拉喝了。

达拉这么一来，使得布里有些后悔。他觉得自己太冷酷无情。这情形使他想起甘娜格在他面前痛哭的情景。他到院子里去洗了一个澡，吃完饭，躺在床上。他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达拉的做法不对头。这简直是欺骗！这是想用自我折磨的方法使别人被动，从而击败别人。这是想用耍无赖的办法反对真理和正义。这是一种十分高明的非暴力方式。这不是所谓“坚持真理”又是什么？

街坊邻居的妇女们都来看达拉。达拉静静地躺着。母亲跟大家说她如何头晕以及如何摔在地上的经过。大家对她的受伤表示惋惜。最使大家遗憾的是额头上正中央撞了一个伤疤。这么漂亮的额头，上面开了一个大口子，何况又是在结婚前夕。不知道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干！“可不能让婆家的人知道啊！”

帕格文蒂说：“哎，老天爷要办的事情咱们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医生回来了。布里请他过来。医生揭开纱布说：“要缝上一针。否则伤口不容易长好，长好以后伤疤也会比较大。”

达拉不愿意缝伤口，说：“甭管了，就让它这么长吧！缝针很痛。”可是大家都劝她缝，她也就只得听从大家的意见。母亲和

弟弟妹妹轮流替她打扇。缝制嫁妆的工作停止了两天。

再过三个礼拜克西达拉姆的女儿特诺就要出嫁了。胡同里的女人轮流到她家和达拉家来帮忙。除了准备嫁妆，还要为结婚的宴会准备调料等。

第二天，达拉下了床，躺在走廊的席子上。额头上纱布里的药发出一股气味，使她想吐。她用大围巾蒙住脸，不想说话，因为一说话伤口就痛。

中午，特诺的母亲伯森蒂对帕格文蒂说："我女儿的婚期定在印历三月十五日。今天开始唱祝喜歌①。大姐，请你家的女孩子一定来，请你也来。"

帕格文蒂一边对她表示祝贺，一边说："一定来，一定来！特诺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可是达拉的头撞伤了，今天恐怕不能来。"

乌莎抓住伯森蒂的手说："姨，我来打小鼓。我会打小鼓。希萝姐生孩子的时候大家在乌吉胡同唱祝贺歌，打小鼓的就是我。"

伯森蒂摸着乌莎的脸说："对了，乌莎，你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到乌吉胡同去。我要去请希萝和你伯妈来。没有希萝在场就热闹不起来！"

达拉订婚的时候，希萝在这儿唱歌唱了一个晚上。她那温柔而甜蜜的嗓音使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会唱很多歌。很少有女孩子能像她这样记得那么多的歌曲。

对布里来说，避免烦恼的最好办法就是埋头工作。何况他把工作做完以后还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是前天晚上和

---

① 印度教女孩举行婚礼的前几天，亲戚朋友中的年轻妇女聚在一起唱歌为她祝福。

昨天一整天，他什么工作也没有做。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他想在傍晚七点钟以前再写一页出来。

“喂！布里大哥，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楼下传来迪加拉姆的声音。

躺在走廊里的达拉听到这喊声吓了一跳。她以为又有什么对她不利的事情，赶紧竖起耳朵仔细听着。迪加拉姆大声说：“你看这号外！国大党同意成立巴基斯坦！”

街坊邻居谈论新闻时事的时候总要把布里叫去。

布里正要下楼，尔登带着几分讽刺口吻愤怒地对他说：“大哥，你说过：‘如果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就不可能成立巴基斯坦。’可是现在连国大党也承认巴基斯坦了。这就是主张妥协的结果！”

迪加拉姆大声念着号外。

由于城里火灾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迪加拉姆工作的保险公司现在业务越来越繁忙了。因此，他经常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今天他下班时把《政治报》和《辩护者报》的号外带回来了。他念报纸的声音很大，连躺在楼上的达拉也听得很清楚。

两张报纸上的消息都指出：国大党同意分治的原则，但是不准备让出整个旁遮普和整个孟加拉给巴基斯坦。只能把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划给巴基斯坦。因为这两个地区穆斯林占多数。联合省和其它省内印度教徒居多数，因此那些省份都不能划归巴基斯坦。

《政治报》上还刊登了伟大领袖真纳代表穆斯林联盟发表的声明。声明说：为了保持省份的完整，要求将整个旁遮普省和整个孟加拉省划归巴基斯坦。并要求划给巴基斯坦一块狭地，将这两个省份连接起来。

布里说："所谓巴基斯坦就是由穆斯林联盟组阁。可是不管由谁组阁，咱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得住在一起。咱们跟内阁有什么关系？咱们要的是邻居们和睦相处。"

达拉听见哥哥在楼下发表议论，心里很不高兴。好家伙！这是在骗人！他还不如尔登表里一致。尔登不会在仇人面前讲友好。跟他这种虚伪而狠毒的人在一起还不如死了的好。我在这个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拉姆卢帕亚从戈巴尔沙赫家教完孩子回来了。戈宾德拉姆也在楼下，维杰伊把水烟袋放在他面前。人们热烈地讨论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还是印度斯坦的问题。在旁遮普虽然穆斯林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但是印度教徒却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布里说："正因为这样，穆斯林才会如此害怕印度教徒。"

戈宾德拉姆表示不同意："穆斯林会害怕？印度教徒又没有拿着棍子抢他们的东西。"

库沙尔辛哈说："如果没有掠夺，难道是真主叫他们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咱们都知道，克西达拉姆在他们那个胡同里买了两栋石灰墙的房子，是不是？"

迪万金德说："是买来的，又不是抢来的。是花了一把一把的卢比买来的。"

布里慢慢地说："叔叔，卢比这根棍子打起人来是很痛的。"

库沙尔辛哈说："哎呀！布里说得太好了。有学问的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布尔普德亚尔大约八点钟才回家。这时人们还在讨论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的分治问题。

"医生，你听到今天的新闻了没有？"戈宾德拉姆一边抽烟一

边凳声凳气地说。

医生脸色很阴沉，一言不发。可以看出他已经知道号外上的消息了。大家都知道，医生的祖产房屋在拉合尔西边的瑟尔戈塔地区。

布里对医生说："医生，甘地先生说过：'让巴基斯坦建立在我的尸体上吧！'你和拉泰拉尔先生都相信英国人不会同意穆斯林联盟的意见，巴基斯坦不会建成。可是现在怎么样了？"布里刚才受到尔登的挖苦，现在转过来抓医生的小辫子，想借此挽回自己的威信。

医生对自己的想法没有把握，但还是说道："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先生并没有什么过错。这是尼赫鲁，巴代尔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甘地先生跟这项决定毫无关系。他明确地指出：由尼赫鲁和巴代尔建立政府。掌握政权以后有很多事情会影响到他的看法。这些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无知去妨碍他们做出决定。"

尔登高声表示反对："最重要的是原则问题。如果国家分治在原则上是错误的，那么即使尼赫鲁和巴代尔同意，也不能说它是对的。几天以前他们两个人还不同意分治。"

布里同意尔登的意见，说："他们都是随风倒的人物；一九四五年在阿哈默德格尔监狱说一九四二年的革命违背了国大党的政策；而当一九四六年政府妥协了以后，又把一九四二年的革命全部归功于自己。"

医生虽然理亏，但还是继续说："最实际的东西是国家的幸福和自由。尼赫鲁和巴代尔能做什么？如果坚持不分治，国家的其它地区也可能受害。英国人在挑动穆斯林联盟。咱们要先对付英国人，再对付穆斯林联盟。老兄，搞政治就得机动一些才

行。”

尔登低声讽刺道：“难道这就是甘地先生的坚持真理与非暴力？”

库沙尔辛哈称赞道：“尔登说得对！收起他们那一套坚持真理和非暴力吧！真纳比他们好，他说话很坦率。只有达拉辛哈比得上他。”

医生不理别人，对布里说，“走吧，咱们到拉泰比哈利博士家去打听打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布里说：“他因为《辩护者报》的事情对我很不满意。我现在怎么好意思到他家里去呢？我想，如果能够成立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联合内阁，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医生表示不同意：“这怎么可能？真纳明确地表示反对。临时内阁能做什么？真纳提出合作的唯一条件就是把整个政府交给穆斯林联盟。”

布里说：“好吧，咱们到拉泰比哈利博士家去谈谈吧！说实在的，不知道他们以后还会说些什么。我看连拉合尔也会丢掉。你等着瞧吧！”

帕格文蒂在窗口叫道：“大哥，你如果要出去也得吃完饭再走。我们要到伯森蒂家里去。今天她家里开始唱祝喜歌。”

布里吃完饭跟医生一起到拉泰比哈利博士家里去了。

帕格文蒂把厨房收拾好准备跟乌莎一起到伯森蒂家里去。临走时她在窗口叫道：“布什巴，走吧，到伯森蒂那儿去坐一会儿！”

布什巴回答说：“对不起，请你替我向伯森蒂道歉。我的小女孩儿身体不好，一阵一阵地哭闹。我不能把她交给小用人照看，把她带去也不方便。”

帕格文蒂说："你还是照看孩子吧！没有什么关系。明天去也行！"说完跟乌莎一起走了。

拉姆卢帕亚和戈宾德拉姆坐在房顶上聊天。这两天没有戒严，尔登到外面游逛去了。赫里和维杰伊跟自己的伙伴们在胡同里的灯光底下玩耍。

达拉一个人躺在席子上，想起了很多事情：跟阿瑟德的见面，跟哥哥的谈话……

这时，从克西达拉姆家传来女人们的歌声。

达拉站起来，走到窗口叫道："布什巴大姐，布什巴大姐！"

布什巴回答道："谁？是达拉吗？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吗？"

"我很好。你家的楼梯门关上了没有？"

"没有，没有锁。孩子出去玩去了。你来吧，可以上楼，来吧！"

达拉走上楼，布什巴对她说："来吧，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达拉拿着一只空瓶子对她说："我想要点煤油。"因为生炉子太费事，布什巴为了省事，经常用煤油炉子做饭。因此她家里总是有煤油。帕格文蒂有时来向她要点煤油回家生火。

"你现在要煤油干什么？"

"妈妈把灶里的火熄灭了。我要热奶。"

"你把奶拿来在我家的电炉子上热吧！"

"我还是回家去热吧！"

达拉知道，煤油桶放在洗澡间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她从油罐往瓶子里灌油，油泵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布什巴很吃惊，心里想：她要多少油？

达拉用围巾把油瓶盖住，不跟布什巴说话就走。布什巴伸

手抓住她的胳臂，把她拦住，从她手上把油瓶拿过去在灯光底下一看，整整一瓶煤油！

“你要这么多煤油干什么？”

达拉低下头，一动不动地站着。

布什巴猜想到了，睁大眼睛说：“哎呀！你啊！”她说完默默地待了一阵，接着把煤油瓶放在墙旁边，一只手抓住达拉，一只手放在她脖子上说：“怎么回事？你说吧！”

“没有什么，我想热奶。”

“达拉，你简直发疯了。有什么事情？”布什巴抓住她的两只手，让她坐在床上，用胳臂搂住她说：“事情我都知道。你是跟哥哥吵架了还是跟妈妈吵架了？”

达拉避开她的眼光，摇了摇头。

布什巴说：“你看着我！”

达拉不敢正面看她。

布什巴气愤地说：“我去叫你妈妈来！”

“不要，千万不要叫她！”达拉求她。

布什巴搂住达拉哭起来。达拉默默地待了一会儿，也跟着哭起来。

布什巴说：“你如果不说我可就要……”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应当早说话。”

“我怎么没有说话？我一直在说。”

布什巴很诧异：“你说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见你说过什么话。我可以去跟你妈妈说一说。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办法？”

“现在没有必要说了。说也没有用。”达拉长叹了一声，像一

个石头人似的坐着，一动不动。

达拉过了大约一个钟头才回家，油瓶子留在布什巴那儿没有带回来。

第二天早上消息传来，斯里区的印度教徒一清早就从楼房顶上向附近的穆斯林居民区开枪射击，打死了七个睡在房顶上的穆斯林。接着，有消息说王室清真寺和巴沃利·萨赫布附近有好几个人被匕首和刀子刺伤。虽然还没有下戒严令，但是铁湖区，箱子市场和快乐宫的店铺几乎全都关门了。

莫汉拉尔因为外面不安全，不让希萝到波拉邦泰胡同去。希萝坚持要去，说："路上经过的都是印度教徒的商店。过了这些商店再走几步就到了。走吧，你送我去！不去唱祝喜歌倒没有什么。达拉受伤了，怎么能不去看看她？"

莫汉拉尔说："我的好人，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到那儿去。你如果一定要去就自己去吧！我不去。"他这天连办公室也没有去。希萝无可奈何，愁眉苦脸地留下来了。她不能在自己男人面前逞英雄。但是她的男人这么软弱无能，这使她感到很丢脸。

因为天气太热，波拉邦泰胡同的妇女们准备在房顶上唱祝喜歌。她们刚坐好，一支绑着引火线的箭射到了穆甘德拉尔的房顶上。这次的引火线跟上次射在拉姆卢帕亚房顶上的引火线不同。箭在空中时并没有燃烧，箭头上带着一只大布球。布球一掉在房顶上就开始燃烧起来。

尔登和比尔辛哈去看这支箭。比尔辛哈表示很惊奇，说："大哥，不知道他们怎么把咱们的方法学去了。你看！"

昨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曾经用粗大的弓从班纳拉尔、布尔普德亚尔和库沙尔辛哈的高屋顶上往东南方向射这种带大布球

的箭。

刚才射在穆甘德拉尔屋顶上的布球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妇女们都很害怕，也就没有心思唱歌了。

第二天上午，莫汉拉尔十点钟才到办公室的秘书处去。他胆小怕事，在骚乱中外出怕身体受伤。可是如果不上班又怕丢掉饭碗。希萝抱着孩子先让丈夫把她送到乌吉胡同，然后跟妈妈一起穿过小胡同来到波拉邦泰胡同。

希萝的妈妈对达拉额头上的伤疤表示非常惋惜。帕格文蒂比她更发愁，低声说："伯妈，她一直不说话。我真害怕她的脑子给震坏了。医生说是外伤，缝了一针。"

希萝的妈妈说："哎呀！哎呀！你不应该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这么懂事的女孩子真难得。不知道她被哪个仇人诅咒过。你用七只辣椒敲她的头替她禳灾了没有？"

"愿老天爷保佑她！"帕格文蒂流着眼泪对希萝说："你去看看她吧。不知道她会不会跟你说话？别人想跟她说话她总是把脸转过去，说自己头疼。我怕她的脑子里面受了伤。"

希萝到走廊里坐在达拉旁边。虽然婶婶已经告诉她受伤的经过，但她还是问达拉是怎么受伤的。达拉回答说："母亲已经说过了。我哪儿知道？他们说我头晕。"

"可是为什么会头晕？为什么不吃饭？无缘无故头晕吗？"

"头晕就是头晕，我哪儿知道为什么？别谈我的事，谈谈你自己的事情吧！"达拉求她。

"我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我没有对婶婶说。你的大姑子到我们家附近的希沙莫迪来了。"

达拉举起手阻止她："你还是谈自己的事情吧！"

"好啊！你们在这儿谈得真亲热！"布什巴走进走廊，坐在她

们旁边，低声说："你们两个人到我那儿去坐一会儿吧！"

达拉不安地看着布什巴说："你不要管我，让我待在这儿吧！"

希萝皱紧眉头说："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布什巴说："这儿不方便。到我那儿去吧！我是来叫你们两个人的。"

达拉求她："请原谅，不要管我！"

"难道我是你的仇人不成？"布什巴说话的声音很低，怕坐在屋子里的帕格文蒂和希萝的妈听见。"你的心情为什么这样沉重？你在想些什么？咱们姐妹仨好好谈一谈。你难道跟我们谈一谈也不愿意？"

希萝一会儿看看达拉，一会儿看看布什巴。

达拉拗不过布什巴。布什巴对达拉的母亲说："姨，你把缝纫机和衣服拿出来吧！我们去去就来。希萝想看我的小女孩儿。"

帕格文蒂对布什巴说："你上下楼梯时扶她一把吧！"

布什巴当着达拉的面把她如何要煤油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希萝，说："如果这样下去，她到婆家以后还会寻死觅活。过两天她又吃别的东西可怎么办？你说，这样的婚姻怎么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就应该出来说话。为什么要把她往井里推？你的母亲就不能出面说几句？"

希萝下巴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地板，一动不动地坐着。

布什巴说："喂，你说话呀！"希萝只是叹了一口气，还是不说话。达拉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希萝看了看达拉，两个人都掉下了眼泪。

布什巴劝她们："哭有什么用？"

希萝没有回答，面对墙壁放声大哭。达拉对她说："你不必为我的不幸这样伤心。你不要管这件事情。"

布什巴的小女儿躺在旁边的小床上。她也挥舞着小拳头，踢着脚，眯着眼，绷着脸，使劲地哭。

布什巴站起来看了看孩子，说："我给她洗个澡，换一件衣服。她大概很热。今天早上没有给她洗澡。"说完抱着小女孩儿到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里去了。

达拉把希萝拉到自己面前说："你想哭，我比你更想哭！"

"你也做得太过分了。什么事情也不让我知道。你这个该死的妖精婆！"希萝很生气，骂了她一句，继续说："我什么事情也没有瞒你。可你一点也不相信我。念了大学就这么骄傲？你真该死！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了！你恨我们吧！把我们都吃了吧！"希萝越说越生气，使劲地敲打自己的额头。

达拉用手捂住她的嘴，两只胳臂搂住她，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脸颊上，让她不要继续往下说。

过了一会儿，希萝安静下来，说："你必须拿我的孩子发誓[①]，把真实情况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否则我以后不跟你说话了！"

达拉求她："不要这么做。你的孩子以后会长命百岁。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说实话，你是怎么把头撞破的？"

"哥哥说了一些闲话。"

"他说了些什么？"

达拉把经过情形简单地说了一遍，最后说："哥哥对我说：

---

① 拿某个人发誓的意思是：如果发誓人说假话或者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则某个人会立即死掉。

'你想跟他一起私奔。我现在抓住你了。'"

"你说实话。拿我的孩子发誓，你是不是想跟他私奔？"希萝使劲瞪着她。

达拉低下头不说话了。

"你从来就没有在我面前透露过这件事情。"

达拉仍旧不说话。

希萝想了一下说："你是不是想走？"

达拉摇了摇头。

"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个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为什么鼓励我跟尔登一起走？"

达拉依旧不说话。

"你说吧，你为什么不想走？说实话吧！我没有听尔登的话，把自己毁了。我如果结婚以前知道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早就跟他一起走了。我现在被拴住了，脱不了身。但是我可以全力支持你。爱情有罪吗？克里什那看见自己的妹妹苏珀德拉跟阿周那相爱，他不是让他们一起逃走了吗？这是《摩诃婆罗多》①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不要瞒着我。"

达拉还是摇头。

"你真该死，不说真话。你把头也撞破了，有决心把自己烧死，可就是没有决心跟他一起逃走。你不是说想跟他一起逃走吗？我看，你就走吧！你还没有结婚，没有什么罪过。"

达拉依旧不说话。

"他准备把你带走吗？"希萝想了一下问道。

达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

① 印度大史诗。

“你们这简直是胡来!”希萝生气地骂她:“你真可怜,爱上了这样一个胆小鬼。他真可恶,又要爱别人又没有勇气!我看索姆拉杰比这样的人要好几百倍。他看上了你,才说一定要娶你。他说:‘我说过要娶她就一定得娶她。既然她已经同意了,我也同意。’他是在认为你已经同意了以后才表示同意的。”

达拉知道希萝不了解阿瑟德,并不想替他辩解,但是想说明一下情况:“不,他有勇气。他想先把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解决了以后再说。”

“去你的吧!甭说了!”希萝表示很反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怎么能解决得了?咱们一生下来就看到这些矛盾。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有矛盾。这种胆小如鼠的男人真可恨。他只是嘴里说得好听,其实根本就不管你,只是怕矛盾冲突。这算什么爱情?一个人如果真正有爱情,他可以抱着一只土罐子过大河。他眼睛里只有爱情,别的东西一概看不见。”

达拉向她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并不想结婚,我想念硕士。为什么要结婚呢?”

胡同对面传来了帕格文蒂的声音:“布什巴,你们这些女孩子在一起总是说个没有完。让她们回来吧!”

布什巴回答说:“好吧,她们一会儿就过来!”

希萝说:“你真不懂事。结婚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是人就得结婚。这就是世界。咱们既然生下来,就得在这个世界上待着。咱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用不着害怕。有的人运气不好,从小就守寡。你看比蒂姑姑命多苦。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比蒂姑姑是另外一回事。”达拉继续往下说:“现在有很多女人当上了博士和教授,她们不结婚,日子过得满舒服。”

“她们是另外一种人。她们的作风跟咱们的完全不一样。”希萝说：“咱们应该看到自己的情况。你念了书就以为自己跟她们一样。可是你的家庭和家族跟她们的不一样。一个人永远脱离不了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与家族里，就得按照它的规矩行事。当然，如果与别人有了爱情又是另外一回事。老天爷会保佑他们！”

达拉没有说话。她从来没有听见希萝说过这么有见识的话。她心里想：希萝说得多么坦率！这不只是希萝一个人说的话，它代表了全胡同每个人的思想。阿瑟德曾经对她说过：做事情不能脱离具体情况与环境。现在希萝也这么说。如果我今天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首先哥哥就会站出来说我轻佻。谁也没有为改变家庭与家族的情形做过任何努力。这情形怎么会因为我而改变呢？久贝达和普尔杜姆纳以后可以终成眷属。因为久贝达的母亲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普尔杜姆纳的家庭情况也不同，他父亲是住在小洋房里的一位博士。他们根本就不管胡同里和家族里的人会怎么议论。

她们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希萝说：“索姆拉杰和他的妹妹到希沙莫迪来过。他很生气，你拒婚的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我看这都是拉姆比亚里和布伦黛伊干的。她们两个人坏极了，到处挑拨是非。索姆拉杰说：‘我不想结婚。这样的婚姻我不稀罕。但是我决不放过这个女人。她侮辱了我。她的母亲和伯妈三番五次到我们家来恳求。我放弃了三四万卢比的嫁妆答应娶她，可她还要弄我。我如果不报复她……’

“我挖苦了他一顿。我说：我们是穷人。你为什么不直说你是为了要嫁妆才找借口废除婚约？你这样很不公平！街坊邻居都知道我姐姐的为人。她要是答应了，哪怕掉脑袋也不会反

悔。她并没有拒婚，她只不过想念完学士学位。她爸爸说：'男孩子不是学士，女孩子有什么必要念学士。'我姐姐说：'他是我的神明。他是不是学士没有什么关系。'"

布什巴笑了："你这个家伙，真会说！"

希萝说："哎呀，怎么说呢？他想在市场上拦住她跟她为难。我对他说：'我姐姐是一位女神仙。这是有口皆碑的。可是你另有所欢。你既然喜欢别的女孩子，为什么不直说？害得她心里很难过。男人们就是这样！'

"索姆拉杰的妹妹说：'没有这种事情。有十二处要给他提亲，他都拒绝了。所以他现在对这种事情很生气。这样做会使男孩子面子上过不去，是不是？'"

希萝继续说："依我看，即使这样，索姆拉杰这个人还是不坏。他其所以生气是因为爱你。哎！女为悦己者容嘛！什么学士也好，硕士也好，都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他得了学士学位，难道就成了柏拉图和鲁斯顿[1]不成？将来不也就在办公室里写登记表吗？昨天我要他送我到这儿来，他非常高兴。"

达拉低下头，默不做声。

三天后达拉额头上的绷带取下来了。伤口上贴了一小块膏药。再过三天，膏药也掉了，额上留下一个伤疤——两条深红色的线交叉成一个十字架。这伤疤使布里心里很不舒服，它说明达拉时时刻刻都在谴责他的冷酷无情。他很自信，认为自己很高尚，很善良。对这种指责他很恼火。他想：达拉自己的行为不检点，还谴责他。这种在非暴力的幌子下用不正当的手段摧残真理比通过武力摧残真理更加残忍，更加应当受到谴责。他其所以在妹妹的鬼花招面前束手无策是因为他的心还不够狠毒。

---

[1] 柏拉图为古希腊哲学家。鲁斯顿为波斯大力士。

否则，他可以不理她，让她自己撞死又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又一想：达拉为了掩盖自己的行为居然准备拼命，问题恐怕不那么简单。如果她真的跟别人私奔，而且还是跟一个穆斯林私奔，我们还有什么脸见人？想到这里，他简直怒不可遏！

从达拉身上，布里经常可以看到甘娜格的影子。甘娜格那陶醉在爱情中的红色眼睛深情地看着他。她抓住他的胳臂，拥抱他，向他发誓说：她已经是他的人了。她还说她父亲很器重他，以后会让他继承财产。可是，她头发里发出的诱人香气中有多少骗人的东西啊！她父亲出来劝阻，她就马上变了。布里认为甘娜格比达拉更坏。他上当受骗了！她所表演的一切只不过是逢场作戏随意调情而已。她现在大概跟姐夫或者姐夫的弟弟坐在他们的小汽车里吧！女人有什么信用？

从报上的消息可以看出，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就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互相敌对与挑战的情绪与日俱增。五月份第三周周末，巴格万布拉，香蕉路和帕迪门由于骚乱而戒严四十八小时。报上还刊登消息说："由于本省和本城秩序不稳定，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考试延期。延到何时，另行通知。"

乌莎把三本书放在布里面前说："达拉说，不考试了。借了别人的书没有什么用处。"

* * * *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官方宣布：将旁遮普分为两部分：西旁遮普划入巴基斯坦，东旁遮普划入印度斯坦。人们估计，分界线可能在拉合尔附近。这样一来，拉合尔的归属问题就成了人们猜测和议论的中心。这一声明更增加了社会上的骚乱。晚上

有人进攻克里什那纳格尔和代沃纳格尔附近拉杰格尔的穆斯林居住区。大约一百人死亡，很多穆斯林房屋被烧毁。在穆斯林中引起一片恐慌，不少人逃离拉合尔。

达拉的书是布里从加利杰伦那儿借来的。拉杰格尔发生骚乱以后宣布了两次戒严令。因此布里一直没有去还书。后来，局势稍微平静了一些，他就穿过斯里区到敦吉胡同加利杰伦家里去。路上经过的都是印度教徒的居住区。敦吉胡同现在也几乎成了印度教徒的居住区。很多穆斯林都已经把自己的房屋卖掉了，只剩下旁边的八栋破房子还住着穆斯林。

胡同前面有一辆马车挡住了去路。马车上放了一些被褥，这些被褥都是用粗线毯裹着的。此外还有一些鼓鼓囊囊的麻袋和两只洋铁桶。布里从马车旁边绕过去走进胡同。加利杰伦和默哈金正在劝阻一家准备迁走的穷穆斯林。默哈金同志是加利杰伦的邻居，布里认识他。默哈金把手放在一位老太太肩上，劝她不要走。这位老太太头上没有面罩，围着一件长罩袍。罩袍很旧，褪了色，上面还有很多破洞。加利杰伦抓住一位老汉的手劝他不要走。老汉的胡须是用桃金娘叶子染过的，手上拿着一根陶制水烟袋。旁边有两个穿长罩袍的女人靠墙站着。从肩和后背可以看出她们是年轻的女孩子。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手里提着一只上了油漆的描花洋铁箱。

旁边一家的大门口挂着席子做的门帘。门槛上坐着一个男人。他下巴上的胡须都剃光了，可是嘴唇上的胡子却很长。门帘后面有一个女人在往外面窥看。再过去一家的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穆斯林。他穿着背心和有颜色的围裙，惊奇地看着这一切。他背后站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穿着破旧不堪的裤子，满头白发是用桃金娘叶子染过的。她头上裹着一条破围巾，手

叉腰站着。

走向马车的老太太举起手来说："孩子，我们不是害怕你们。周围的亲戚都走了，我们怎么能在这儿继续住下去呢？再说，你们能管得住自己，能管得住前面胡同的那些人吗？昨天晚上沙迪拉尔到市场里来通知你大伯，要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胡同。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生下来就是我用两只手把他接住的，是我给他铰的脐带。他的嗓子不好，他妈妈还一直埋怨我。他叫我姑姑。我家妮苏每天都到他家去取乳浆。"

默哈金大声说："伯妈，您要是走了，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您还不如用鞋子打我一顿来得痛快！我向您保证：只要我还在，别人决不能把您怎么样？对我来说，您家的妮苏就跟我家的维姆拉一样。"

他朝穿长罩衫的女孩子看了看，继续说："你现在穿上长袍准备离开这个胡同。你忘了，你曾经把我玩陀螺的绳子抢去当做裤带？你再看看这痕迹，"他伸出自己的胳臂，"这是你以前像猫似的咬在我胳臂上的。"穿长罩衫的女人低下头，用手擦眼睛。

默哈金继续说："难道街坊邻居的母亲和姐妹们从此关系断绝，各奔东西？"

妮苏用长袍擦着眼泪。

坐在另外一家门口的男人捋着胡须说："伊马姆伯格什舅舅，有我们在，您不必害怕。我们街坊邻居是靠得住的！"

加利杰伦拉住老人的手劝他："大伯，现在这种混乱局面不会持续太久。逃走了的人不久以后也都会回来。划归巴基斯坦又怎么样，划归印度斯坦又怎么样？咱们都是拉合尔人，是敦吉胡同的邻居。您回家去吧！您的店铺虽然烧掉了，以后还可以重新盖起来。请相信老天爷吧！"

默哈金大声骂道："×他姐姐，英国人这些猴崽子能让咱们待在一起，咱们自己倒不能待在一起！"

默哈金的母亲站在楼上窗口对老太太说："大嫂，您这么大年纪了。您想想，怎么能把年轻的女孩子带到外地去呢？何况大哥还患了气喘病，他怎么能出门？您想一想吧，您怎么不动一动脑筋？"

默哈金的母亲对旁边站着的那位老太太说："帕丹嫂，你为什么不劝劝大嫂？"

帕丹扯着嘶哑的嗓门说："您去问沙迪拉尔，他还叫我也走呢！我说：'我是由四个兄弟用花轿抬进这个胡同来的，以后还要有四个兄弟用小床把我的尸体抬走才行。谁想走谁走，我可不走！"

默哈金对伊马姆伯格什的外孙说："瑟默德，你让姐姐进屋去吧！把手提箱也送回屋子里去！"接着对穿围裙的年轻人说："阿布杜尔，你干吗像只猫头鹰似的瞪着大眼睛看着？赶快把伯伯的东西从马车上拿下来送回屋子里去！"

马车夫很生气，大声骂道："你们这些混蛋，跟老子开玩笑？你们会受到老天爷的惩罚？现在这种时候，人们都害怕，不敢出门。我找不到顾客。今天从早上直到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顾客，穿胡同过小巷，慢腾腾地走了半英里才到这里。在这里待了半个钟头，现在又要把行李弄回去！"

加利杰伦对马车夫说："老兄，别说了！你发什么火？你是想要你那十二个安那还是想把我们的人送走？"他走到自己家门口喊道："默杜杜，你从我上衣口袋里拿十二个安那来吧！"

"孩子，你太好了，你太好了！"帕丹举起手为他祝福。"愿你长命百岁！愿你的孩子跟你一样！"

加利杰伦看见布里来了，先请他稍微等一下，然后把他带到自己家里。默哈金也来了，他对布里说："附近的穆斯林都很害怕，想逃走。昨天戈古尔来对他们说：'你们如果想住在这儿就得信仰印度教。'你知道帕丹姑姑是怎么回答他的吗？她说：'我这个穆斯林在这个胡同里住了六十四年。现在为什么不能住？你爸爸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你是谁的后代？'"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进客厅，默哈金很失望地说："说什么建立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我只看到旁遮普被控制在英国人手里。"

"怎么？对旁遮普还有什么特别的政策吗？艾德礼二月十六日的声明不是包括全印度在内吗？"布里对默哈金的猜测表示不同意。

加利杰伦说："他就是怀疑艾德礼的声明。"

布里认为加利杰伦很严肃，很有头脑。他又不是默哈金那样的共产党员。于是好奇地问他："为什么？"

"艾德礼的声明说，六月十八日以前哪个政党能建立自己的内阁，全省的政权就交给哪个政党。旁遮普总督的手法很清楚，他要使得六月十八日以前哪个政党也建不成内阁。那么按照艾德礼的声明，旁遮普还得由英国人掌权。"

"你是不是想得太远了？"布里用英语说，对他的看法表示怀疑。

"这哪儿是想得太远？"默哈金绷着脸骂道："三月份过去了，四月份过去了，五月份也过去了，现在到了六月份，可总督还是不让成立内阁。"

加利杰伦接着说："老兄，不是说谁占多数就让谁组阁吗？可是你看，谁能组阁？本来，总督就无权说谁可以参加内阁谁不能

参加内阁。他既然管不了印度斯坦，就该滚蛋！他干吗要把咱们分开？就把一切交给印度人好了！我们如果要分治可以自己分治。当初就不该让基杰尔辞职。如果说联合内阁不能维持城市里的和平秩序，那么这三个月秩序比以前更坏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坏。在铁路工厂扔的炸弹是军队用的手榴弹。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步枪。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和平吗？这个政府有这么多警察和军队，难道就不能维持和平与秩序？北方邦的吉德沃伊是如何打死卡格萨尔[①]的？难道这儿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

"实际情况是旁遮普的总督是丘吉尔的保守党成员。"默哈金好像很了解情况，神秘地说道："他在执行自己的政策。他想：艾德礼和蒙巴顿[②]可以把印度的其它部分交给国大党或者穆斯林联盟，但是旁遮普省，特别是西旁遮普决不能交出。因为旁遮普在国际上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老兄，他想控制住俄国。"说完紧紧地握住布里的手。

"哎呀！你总是看着俄国。"布里表示不相信。"你总喜欢胡说八道，好像你是总督的密友。"

"哎！你怎么这么说？"默哈金对布里的无知表示惊讶。"这是布兰教授的意见。你懂得什么？加利杰伦，是不是？"

"是的！是的！"加利杰伦表示同意，说，"六月四日，分治的声明公布以后我就跟阿瑟德和普尔杜姆纳一起到教授那儿去了。他跟很多人都有联系。他说，英国官僚对艾德礼和蒙巴顿的计划很不满意。他们认为让印度自治是愚蠢的。英国人知

---

① 当时北方邦发生的一次流血事件。

② 蒙巴顿(1900—1979)，1947年到1948年任印度总督，1947年6月发表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

道，分治以后两个国家都会残缺不全。国家各个地区的发展情况很不一样。以后巴基斯坦会缺少工业品，而其它地区会缺乏原料。他们干得真巧妙！以后西旁遮普的棉花和其它农产品以及东孟加拉的黄麻都运到哪儿去？还不是运到英国？这样一来他们那些快要断气的工业又可以复苏了。”

加利杰伦继续说：“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的情况以后会变得非常糟糕！总督的军事大臣在开玩笑。现在咱们只有一条边境线就要耗费几千万卢比，以后印度会有两条边境线，巴基斯坦有四条边境线！”

“可是分治的原则已经被接受了。”布里表示很担心。

“布兰教授说：‘如果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分治后仍旧留在一个联盟内还不至于受到很大的损失。可是艾德礼的政策是鼓励穆斯林联盟分裂出去。英国人其所以要插手搞分治是为了实现对他们有利的分治。’”

布里回家后没有心思写历史书。他很想把从敦吉胡同听来的关于时局的议论跟达拉谈一谈。但是，自从达拉的头被撞破以后兄妹之间很少谈话。偶尔在别人面前为了掩饰吵过架，说上几句。除此以外几乎没有说过话。

布里动手把在敦吉胡同的所见所闻写成一个独幕剧，一直写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医生回来了。布里去找尔登和医生，把英国人为了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所耍的阴谋告诉了他们。

尔登耐心地听完，摇摇头说：“对我们来说，英国人和穆斯林都是敌人。我们要把他们通通干掉！”

“怎么能够通通干掉？”医生进一步问他：“谁是穆斯林？几天前他们都还是印度教徒。而印度教徒以后还会变成穆斯林！”

“那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不会再有奥朗则布了。”尔登回答道。

“也许穆斯林不会成为问题。但是不可接触者会成为问题！”

布里打断医生的话说：“已经成问题了！被剥削种姓将要作为一个阶级进行反抗，成为你我的敌人。”

“大哥，你总是宣传共产主义。”尔登很不高兴。

“我不是共产党人。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尔登不同意他的看法，转过头去不理他。

第二天布里也没有做多少工作。到克西达拉姆家里来迎亲的人傍晚时候就要到了。布里得到他家去帮忙。穆甘德拉尔和库沙尔辛哈是自封的指挥者。穆甘德拉尔要布里到铁湖区去租借煤气灯和布幔。还交代他，要印度教徒的，不要穆斯林的。

下午四点钟左右，布里正在写《敦吉胡同》这个独幕剧。尔登走过来叫他：“布里大哥，傍晚时迎亲队伍要从克什米尔区到咱们胡同里来。路上要经过两座清真寺和很多穆斯林的店铺。如果迎亲队伍遇到麻烦，咱们面子上不好看。不久前，沙希区的迎亲队伍经过钻石市场时有人被刺伤了。大哥，你看咱们该怎么办？”

“你说该怎么办吧！”布里放下手上的笔。

“我想，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派三四个人到克什米尔区去，护送迎亲队伍的人。”

“我去。”

“大哥，中间那段路很不安全。咱们去保护迎亲队伍的人可不能自己出什么事。我有两件盔甲，再去向瑙珀德拉姆借一件。依我看，你还不如自己买一件。你经常到外面去，借别人的总

是不方便。梅瓦拉姆，迪万金德和比尔辛哈都买了。”

“什么样的盔甲？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盔甲是怎么做的？”

“我拿给你看。”尔登跑回自己房里，拿来一件洋铁皮做的背心给布里看。这背心前面像胸，后面像背，可以从腋下用绳子系起来。

尔登说：“迪万金德买的盔甲很沉。我是从胡塞尼那儿买来的。洒红节时他用这些洋铁皮做唧筒。听说穆斯林也买了不少这样的盔甲。你看这多轻！咱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它穿在里面，普通的手枪子弹打不进去。”

布里笑着说：“老兄，这么热的天，我穿这样的洋铁皮背心可受不了。何况我还没有这么多钱呢！”

尔登说：“行，没有关系。到克什米尔区去的时候你穿我的这件吧！”

“不要！老弟，我用不着这些东西。我就这样去。”布里不想多说。

“大哥，这样不行。”尔登表示反对：“咱们印度教徒的生命不能白白地送掉。咱们一条命要换他们四条命！”

布里为了避免跟尔登争吵，只得听从他的话。

## 十一

四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那天傍晚，当布里从甘娜格家出来时，甘娜格对父亲说，她要到什哈勒米门外自己的一位女友瑟尔拉·舍尔马家里去，说完跟布里一起走出来。他们谈着谈着朝什哈勒米门相反的方向走去，到了劳伦斯花园，天色已经很黑了。甘娜格因为出来的时间太长，心里有些不安。但是她今天

得好好地劝慰劝慰布里，要把心里的话完全说出来。他们谈完从劳伦斯花园坐马车回来，并约定了以后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甘娜格回家，在胡同口上看见姐姐的小汽车。她吃了一惊，猛然想起，离家时父亲嘱咐她早点回来。再说，姐姐和姐夫今天晚上要来吃晚饭。她早上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后来吩咐用人准备了晚饭。

从前，甘娜格和布里出去时经常带甘金一起去。甘金也很喜欢跟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到处走走。慢慢地他们不叫她一起出去了。她虽然很不高兴，但是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得自己在家里念书或者做些针线活。

这天傍晚，他们出去后，她从客厅里拿了一本《新时代》杂志回房间躺在床上看，后来又在自己衣服的领子上绣花。

她听见大姐的汽车喇叭声，赶紧放下针线，跑下楼去，想抱一抱小外甥女。可是小外甥女没有来，她有些失望，问道："哎呀！你们为什么不把纳诺带来？"

"我们到市场上有点事情，没有带她。"甘达回答道。

奈耶尔走进客厅问道："甘娜格没有回来吗？"

潘迪特放下手上的杂志，眯着眼，焦急地问道："怎么？你在哪儿见到她吗？"

"在下马尔路。他叫什么名字？布里！对了，她跟布里在一起。"奈耶尔背靠在椅子上说："我们离开马尔路以后在阿纳尔格利耽搁了不少时间。她现在该回来了！"

潘迪特手捂着下巴，嘴里哼了一声，说："大概快回来了，可能马上就会回来。"

半个小时以前，父亲要甘金把《新时代》拿到楼下去。她送

杂志下去时，父亲很着急地对她说："甘娜格到什哈勒米门去了，还没有回来。现在局势很不平静，女孩子晚上不能在外面待得太久。"现在姐夫又说他们在马尔路看见甘娜格和布里。这使甘金想起那天甘娜格给久贝达还钱的事情，后来姐姐跟爸爸谈话谈得很晚。这一系列事情使她猜到了父亲为什么这么担心。她自已也很不放心。

父亲向甘达问了很多关于小外孙女的事情，接着跟奈耶尔谈有关莫加的案子。甘达进去跟妈妈聊家常。甘金坐在沙发上姐夫身边，撒娇地说："姐夫，你今天没有给我带花来。你很坏。我以后不到你那儿去了！"

奈耶尔向甘金吹嘘自己家里的花如何如何好，要她到模范区去。他还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鼓励她到自己家里去。甘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奈耶尔说话时故意气她，把她当做十来岁的小孩子。

父亲跟姐夫商量，准备在模范区买地皮，盖一栋带院子的小巧而舒适的房子。甘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甘达跟妈妈一起回到客厅里来。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说："甘娜格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她惦着自已的小女儿，想早点回去。

甘金知道父亲因为这件事情很不愉快，暗示姐姐不要继续说。姐姐没有注意她，跟爸爸说："一位孟买朋友送给纳诺一只带圆框的站车，纳诺虽然还站不稳，但是站在车子里可以在房间里到处跑。"接着说："爸爸，甘娜格大概快要回来了。咱们吃饭吧！要不然我们回去可能太晚了。"

父亲哼了一声，说："是的，大概快要回来了。哎！早就该回来了。行，咱们开始吃吧！"

奈耶尔表示很不安，说："大概是布里跟她谈话把她缠住了。他太爱说话，而且很容易激动。搞得太晚了。"

父亲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对甘金说："你去叫盖斯里开饭吧！谁知道甘娜格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来！"

甘金知道甘娜格这些日子为什么这么烦躁。她一点也不同情姐姐，而且对她很不满意。她知道家里人谁也不喜欢布里。她认为不应该让父亲为这种事情烦恼。

她走到院子里叫盖斯里把饭菜端上来。这时甘娜格回来了。她对大家表示歉意，说："姐夫，我来晚了一些，怎么说呢？我的确非常抱歉。"说完紧挨着姐夫坐在沙发上。

奈耶尔把手表指给她看，说："这只是来晚了一些吗？你让客人们在家里等你，自己到马尔路去跟别人谈论文学。这大概也是一种文艺创作吧！"

甘娜格为了讨好姐夫，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说："什么客人不客人！这儿不是你的家吗？你们又不是在路上或者野地里等我！"她说完坐在甘达的椅子扶手上，埋怨她没有把纳诺带来。

第二天，父亲一直不说话。吃午饭的时候甘娜格几次想逗他笑，他只是勉强地笑了笑。下午也是这样。第三天父亲的神情仍然很严肃，甘娜格对妹妹说："甘金，怎么回事？父亲好像很不高兴。"

甘金一看时机到了，于是对她说："你自己说吧！我没有必要管这种闲事，所以一直没有说话。前天你对爸爸说你到什哈勒米门去找瑟尔拉·舍尔马。可是姐夫来说，看见你跟布里在马尔路。姐姐和姐夫一再问，甘娜格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来？爸爸没有让他们继续说下去，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你知道，父亲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说假话。"

“我又没有说假话。”甘娜格回答道：“我说我要出去。到什哈勒米门去跟到马尔路去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说话的方式不同而已。我是在爸爸面前跟他一起走的。”

“可是姐姐，”甘金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并不是一个思想狭窄的人。咱们也应当照顾照顾他的感情。”

“我并没有不照顾他的感情。”她很反感，认为父亲对自己不满意是很不公平的。她想：难道我连跟别人交往谈话的自由也没有？我现在又不是小孩儿。总有一天我自己要决定自己的生活。我不会一辈子待在这个家里。她对奈耶尔也很恼火。他算老几？为什么监视我？还不是因为我现在不跟他一起散步他才生我的气？

甘娜格准备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可是父亲非常仁慈可亲，他的话她不能不听。为了使父亲息怒，她下午准备了茶，端到客厅里来找父亲。她把茶递到父亲手上，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爸爸，我前天回来晚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走到十字路口正要往什哈勒米拐弯，遇见了南达·默尔霍德拉。她拉着我，要我跟她一起走一走。我想：待会儿一个人回来可能不安全，于是对布里说：‘你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走吧！待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回来！’”

“哎呀！孩子，没有什么！”潘迪特把杯子拿在手上说：“你很懂事。你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肩上的责任也在增长。要考虑社会情况。一般来说，故意设置障碍不让男孩子和女孩子来往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造成不良影响。可是，在某一个时期，当感情处于统治地位时就得严肃些，克制些。你单独跟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散步，有些人对此感到很惊奇，这也是自然的。我建议你以后如果到外面去最好跟甘金一道去。你可以有个伴儿，

她也可以长一些见识。你看好不好？”父亲等待她回答。

甘娜格没有说话。

父亲继续说："你是在健康与和谐的环境里长大的。可是有些人从小就没有接触过女孩子，他们会有别的想法。你现在先念完硕士。以后我们会把你的婚事安排好。”父亲笑了笑说："社会地位，人品和亲戚等等各方面都要考虑到。”接着用英语说："布里是一个好男孩子。可是他跟咱们完全不同，他跟咱们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此外也要看看身材比例。不要让他对你产生任何误会。因此我建议你们在一定时期内不要互相来往。”

甘娜格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但是控制住了自己，没有说。她心里想：以后找个适当的方式再说吧！

父亲很严肃地用英语说："孩子，你要知道，我考虑的是如何对你有利，如何使你幸福；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相信你会尊重我的意见。”

甘娜格不得不忍住内心的痛苦。站起身来。

第二天早上，甘娜格记起来了，她已经约好布里今天傍晚六点半至七点在尼斯伯德路见面。可是目前这种情形她怎么能去呢？她决不能跟甘金一块儿出去。可是她又怕布里会白白地跑一趟。想来想去，她认为最好是给他写信。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自己不能如期赴约。

甘娜格平时想写信的时候总是找维提金德要信封和邮票。维提金德是她家的亲戚，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女孩子把他叫做“叔叔”。今天上午九点钟，甘娜格找维提金德要来了信封和邮票。

她坐在自己房间里给布里写信。这封信很不容易写。因为布里考虑得很多很深。他能够从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本

质。如果告诉他，父亲不同意他们见面，他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

甘娜格写道："我家里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今天傍晚不能前来赴约。明天早上你也许会收到这封信。我盼望最近两天能够收到你的回信。你约我上哪儿去都行。如果星期六以前收不到你的回信，咱们就在星期六下午两点钟在标准饭店见面。我一直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甘娜格。"

平时，家里信件都是由邮差先送到办公室。如果有甘金或者甘娜格的信，维提金德就会在院子里叫她们自己来取。

星期五下午父亲因为有事情出去了。甘娜格没有收到回信，心里很焦急，走到办公室去问："叔叔，有我的信吗？"

"你的信？前天我已经交给甘金了。"

"那封信已经收到了，还有别的信吗？"

"大哥就让我把那封信给你。他现在要我把所有的信都交给他，他先拆开来看一看再处理。"

甘娜格想：真糟糕！布里的信肯定来了。他们没有把它交给我。这些人做事情真不像话！

星期六，甘娜格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盼望收到回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她心里非常着急，不想吃饭，但是在父亲面前仍旧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说："这凉拌菜太好吃了。我的胃口真好，你看，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的确，你现在越来越胖了。"父亲对她说："你们学校现在不开学。六月间甘达要到山区去避暑。你们两姊妹也跟他们一起去吧！"

"爸爸，我不去。我不喜欢门苏里。那儿只有两条街道。我喜欢西姆拉。"甘娜格知道爸爸不会让她到西姆拉去，故意这么说。

吃完午饭，父亲回自己房间去了。甘娜格上楼回房间躺下。现在才一点一刻钟，如果去得太早，他还没有来，自己不得不一个人坐在饭馆里，那样很不方便。但是她又怕自己会迟到，因此睡不着。她好歹在床上躺了十来分钟，站起来准备换衣服。

甘金还没有睡，在看一本杂志。她怕甘金问自己上哪儿去，悄悄地从柜子里取出衣服。可是裤子的沙沙声惊动了甘金。她回过头来问姐姐："哎呀！这么大的太阳你上哪儿去？"

"到瑟尔拉家里去。"甘娜格说完想起了上次发生的事情。心里想：这些倒霉鬼总是跟我捣乱。

"你等太阳偏西的时候再去吧！"

甘娜格没有回答她，换了衣服，围上围巾就出来了。她叫了一辆马车，在炽热的阳光下经过昏昏欲睡的市场和街道，来到标准饭店。这时已经是两点过两分了。饭店前前后后哪儿也看不到布里的踪影。甘娜格着慌了，心里想：怎么办？她钱包里虽然有零钱，但还是对马车夫说："喂，你有零钱找吗？"

幸好马车夫身边也没有零钱。甘娜格交给他一个卢比要他到附近的店铺里去换零钱。她希望在换好零钱以前能见到布里。

马车夫花了很长时间才换到零钱，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中午别人都休息，即使有零钱也不想换。"

已经是两点过七分了，布里仍旧没有来。甘娜格非常着急，心里想：他应该想到，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这儿等他？这情形使我多难堪？她想马上回去。可是再一想：我好不容易才到这儿来。他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来得晚一些。我不能这么快就回去！

她走进饭店。侍者看她是个女孩子，把一间雅座的帘子挑

起来请她进去。她怕布里找不到她，于是说道："不，我就坐在外面。你给我拿两杯咖啡来吧！"

中午，静悄悄的，饭店里只有两张桌上有顾客。一张桌上有两个男青年，另外一张桌上有三个男青年。甘娜格单身一人，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她一直鼓励自己说：我不在乎。这没有什么关系。

两点二十分了。甘娜格开始迟疑起来：他是不是没有收到我的信？或者有其它原因？过去十五天内城里并没有发生什么骚乱。如果收到信了，怎么会不来呢？她又坐了五分钟。她想起来了，父亲三点钟左右要从自己的房间到办公室去。

甘娜格往回走。经过牛奶市街广场时她心里想：如果能到波拉邦泰胡同去打听一下就好了。她看了看表，已经是两点四十分了。来不及了，她必须在父亲到办公室以前回到家里。她相信不会有人问甘金；她也不必跟别人说自己出去过。

她走进客厅，大吃一惊。父亲正在跟一位陌生的绅士谈话，旁边的三角桌上放着面包，饼干，糖果，水果和茶。

"来吧！来吧！"父亲叫她过去，向那位陌生人介绍道："这是我的二女儿。甘娜格，你坐下吧！"

甘娜格跟他们打了一个招呼，坐在沙发上。

父亲继续说："她在念硕士学位的第一年。念文学。她对文学很感兴趣，无论对英国文学，乌尔都文学或者印地语文学都很感兴趣。她还能写作，发表过四五篇小说。"

他接着把客人介绍给甘娜格说："这位是文学博士马图尔教授。这次德里大学的期中考试的散文选读就是他编选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

甘娜格笑着说："先生，能见到您我很高兴。"她跟他打了一

个招呼就上楼去了。

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叫道："贾吉，给我拿一杯水来！"

甘金在地板上铺了毯子，坐在毯子上用手摇缝纫机缝衬衣，看见甘娜格进来，问道："这么大的太阳，你连伞也不拿。"

"我是坐马车去的。"甘娜格不想跟她多说话。

小用人贾吉拿着水从楼梯上一跳一蹦地走上来。甘娜格躲开甘金，走到靠近院子的阳台上，从贾吉手上取过水杯低声问他："前天那封信你扔到哪个信箱里了？"

贾吉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家住在甘格拉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擦洗器皿和扫地。他的衣服很脏，上面沾满油污。他的皮肤本来很白，但是由于太脏，脸显得非常黑。他把湿手在脏衬衣上擦了擦，瞪着大眼睛对甘娜格说："我没有把它扔进信箱。"

"为什么？"甘娜格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潘迪特先生要我拿给他，说是让听差把所有的信都收起来送到大邮局去。"

甘娜格走进房间，两只手捂住脑袋躺在床上，心里想：这是要的什么花招！我现在完全成了囚犯！布里会多么着急！他会以为我在欺骗他！

前天父亲跟她说过很多话。而今天，她趁父亲睡觉的时候偷偷地溜出去了，回来时又被他抓住了。她心里又惭愧又焦急。可是现在她发现父亲对自己这么不公平。她忘记了自己的罪过，准备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她想：现在只有把事情挑明，把话都讲出来，最后做出决定。现在是跟这个家庭决裂的时候了。这个家在往外撵她。现在不应该害羞，而应该到父亲面前去把一切都讲个明白！

甘娜格闭上眼睛。楼下，教甘金弹西达尔琴的穆杜老爹正

在调琴音。琴声似乎在鼓励并帮助甘娜格思考问题。琴声停了，她的思考也就随着中断了。

甘金在楼下叫她："姐姐，下来喝茶吧！爸爸叫你。"

甘娜格没有回答。贾吉上来叫她。她说："我头疼，让甘金给他们准备茶吧！"

甘娜格仔细听着，不知道楼下对她的抗议会有什么反应。她怀疑父亲可能会责问她为什么中午不问一问就出去了。楼下传来母亲的说话声："你头疼吗？我用酥油给你擦一擦头。这酥油很香，用它擦一擦头就会好的。"妈妈虽然在拉合尔住了二十八年，但还是保留了农村的习惯。孩子们笑话她，说她是"十九世纪的人"。

父亲在说话："可能在太阳底下中暑了。喝茶会增加热量，不喝也好。可以做点法尔萨果汁给她喝。"

甘娜格很生气，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心里想：你们瞧，他好像很关心我，怕我头疼！

"小姐，请喝！"

甘娜格睁开眼睛，贾吉一只手端着玻璃杯，杯子里盛着茄色的果汁，另一只手护着杯子，站在她身边说："我放了很多冰在里面。"说完神秘地笑了笑。

甘娜格想让他把果汁喝了，可是又一想：如果让他拿着空杯子下楼去，别人会以为她喝了，不会知道她有不满与反抗情绪。于是她说道："好吧！你把它放在桌上吧！不，你把它拿下去，告诉他们，我不喝！"

贾吉失望而惊奇地看着她。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不相信用这么多冰做的清凉果汁她会不想喝。他小心翼翼地用两只手把这杯果汁捧下楼去了。

晚上八点钟，家里人叫甘娜格下楼吃晚饭。她回答说："我不想吃！"

甘金上来说："你去吧，姐姐，这算什么？父亲会怎么说？"

甘娜格冷冷地回答说："说什么？我不想吃，吃不下去。"甘金走了。

接着母亲上楼来了。她摸了摸甘娜格的手，发现并没有发烧，于是问道："哪儿不舒服？为什么头疼？身上疼吗？肚子怎么样？其它地方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我就是头疼，不想吃饭。"甘娜格翻动了一下身体。

"那也得去一下。你爸爸叫他们做了绿豆稀饭。你就着酸牛奶喝点绿豆稀饭吧！哪怕喝一点也好。不吃饭会上火。走吧！爸爸在等着你。"

甘娜格下楼走到桌子旁边。父亲对她说："来吧！来吧！你为什么不吃东西？我看你这个月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你称过体重没有？你们两个人每天早上跟我一起去散步吧！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甘娜格用小勺吃了几勺绿豆稀饭，酸牛奶只吃了一半。

父亲对甘金说："晚上你一定要让她喝一杯牛奶。不要放冰水。你们一天到晚喝冰水。喝冰水容易上火。冰镇牛奶当然可以。"

第二天吃早点的时候，甘娜格仍旧不想吃东西，连冰镇牛奶也不想吃。这样一来全家人就有些着慌了。

父亲走到院子里，叫道："甘娜格，怎么回事？下来吧！吃完早饭咱们去请默尔加尼医生给你看看！"

甘金早就饿了，没有等家里人一起吃早点，自己让盖斯里炸了几块油饼吃了，又喝了一杯冰牛奶，现在正坐在房间里用缝纫

机做衣服。她对甘娜格说："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父亲会怎么说？"

"我不想吃东西。有什么办法？"甘娜格执拗地说："爸爸无缘无故说什么要请医生给我看病。我又没有跟别人说我有什么病。为什么不能让我静静地待一会儿？"

楼下院子里传来门萨姑姑和维提金德的妻子普兰的说话声。她们两个人每逢星期天都要去拉维河沐浴。印刷所放假，她们用不着马上回家。她们在半路上去天花神庙敬神，然后到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家给他太太送供品，喝一杯脱脂酸牛奶再回去。

普兰听说甘娜格不想吃饭，告诉她妈妈，吃什么药可以清火。她说："大姐，把阿卢加果干放在一只新的陶土罐子里，泡上水。让孩子喝罐子里的水，很快就会好。这么一点点小毛病用不着请医生看。"

门萨姑姑大声说："西医怎么会治这种上火的毛病？这种上火的毛病是因为年龄的关系。"

甘娜格很不高兴，看了看坐在地板上的甘金。甘金埋头缝衣服，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得了！得了！姑姑，别说了！"甘娜格的母亲拦住她，不想让她继续往下说。

"我怎么能不说？我讲实话你们不愿意听。"姑姑的声音更大了。"我自己的事情可忘不了！我在她这样的年龄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可是回娘家住两个月我就受不了，闹着要回去……"

甘娜格对姑姑的粗俗谈话感到很恶心，看了看甘金。甘金停下针线活，脸埋在衣服里，不好意思地笑着。甘娜格对此很反感，心里想：好吧！既然大家都是这样，我也这样吧！到时候

我就结婚，我早就准备好了！她眼前浮现出跟布里一起组织小家庭的情景。

甘娜格的母亲不想让姑姑继续说下去，说道："姑姑，行了，走吧，咱们去喝冰牛奶！"说完对甘金说："孩子，你也跟咱们下去吧！"

过了一会儿，甘金拿了一只杯子上来，杯子很冷，上面冒着凉气。冰牛奶上面浮着一层奶油。她对甘娜格说："妈妈要你听她的话把这杯冰牛奶喝下去，否则父亲要亲自上来劝你。"

甘娜格坐起来，心里想：这些人真狡猾，表面上好像很关心我，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气愤地说："大家只想着往我肚子里灌吃的东西，谁也不想想我的心境怎么样。"

"你说吧！你有什么心事？"甘金抓住了她的辫子。

"我当然要说。父亲问我我就说。你去告诉他，不要找医生，我没有什么病。"甘娜格心里想，不能讲得比这更多。

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盖斯里在楼下叫："甘金小姐，纳诺来了。"

甘金问甘娜格："你下去吗？"

"我待一会儿下去。"

甘金放下手上的针线活跑下楼去。甘娜格继续躺着，心里想：既然事情已经闹大了，就非闹到底不可。现在后退是不行的。我的信已经被父亲看到了。可能布里有信给我，布里的信也被他看到了。哼！他还故意装蒜！我非让他承认不可！

她知道姐姐和姐夫都在楼下，但是没有来叫她，只听到甘金在跟纳诺逗笑。纳诺哈哈大笑，甘金对她说："哎呀！蚂蚁都死了！纳诺，你看，死了多少蚂蚁！"过了十五分钟，还没有人来叫她。她再也躺不下去了，从床头上取过一本杂志，一边看一边生闷

气。

八九个月以前，默亨德尔·奈耶尔和甘娜格经常像其他姐夫和小姨子似的开玩笑。奈耶尔把甘娜格叫做“半官方”，有时候抓她的脖子，有时候挠她的头发。甘娜格有时候在姐夫背上打一拳或者打一巴掌，有时候假装生气地说：“姐夫，我要揍你！”说完哈哈大笑。

奈耶尔说：“我有什么错？前人说得好，小姨子等于半个老婆。”甘娜格听了这种开玩笑的话感到很亲切。可是自从跟布里相好以后，她开始讨厌奈耶尔这种不礼貌的行为，认为这样做很不合适，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她的性情变得十分急躁。现在除布里以外，她不想跟任何男人接触。奈耶尔从这种疏远中看出她有几分瞧不起自己。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奈耶尔当然知道得很清楚。

甘达跟奈耶尔结婚以前，当他们的关系得到家里人同意以后，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故意显得疏远些。甘达没有兄弟，因此甘娜格和甘金跟奈耶尔很亲近，经常跟他在一起打打闹闹。他们俩结婚以后奈耶尔不但是甘娜格和甘金的姐夫，而且还是她们的哥哥与朋友。结婚一年半以后，甘达的身子重了，有几个月哪儿也不能去。甘娜格经常跟姐夫在一起，成了他的密友。两个人谈了很多知心话。自从来了一个布里，甘娜格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跟奈耶尔待在一起了。她为了得到奈耶尔的支持，经常在他面前夸奖布里。当她知道奈耶尔不支持她时，她甚至不愿意跟他说话。这样一来，更增加了奈耶尔对布里的反感。

奈耶尔非常瞧不起布里。他像一只小洋房里豢养的良种狗，瞧不起胡同里的普通狗，不理睬它们，甚至不想停下来跟

它们打架。甘娜格告诉他，布里当上了《辩护者报》的助理编辑。他只是淡淡地问一句："他赚多少钱一个月？"奈耶尔见到布里时也只不过轻轻地向他点头示意而已。每当甘娜格谈到布里时，奈耶尔就会跟她开玩笑说："你的老师跟教甘金的琴师穆杜老爹一样。"

甘娜格很讨厌奈耶尔开这种玩笑。他们两个人就布里的问题有过很多争论。奈耶尔说："他的谈吐和举止显得既装腔作势又心怀鬼胎，活像一个没有买票的乘客。你难道没有看见？他好像很心虚，似乎无权待在这儿，随时都可能被别人赶走。他畏畏缩缩，连一句话也不敢说。"

"你不能跟他谈论文学和其它重要的问题，他能跟你说些什么？你除了报纸上的消息以外，其它政治问题一概不懂。不错，他不会应酬，也不会耍滑头，因为他没有跟这个阶层的人接触过。这种缺点并不是什么本质的东西。你不喜欢跟他来往，他也没有死气白赖地找你。"甘娜格认为奈耶尔太藐视布里，非向他进行反击不可。

开始时，奈耶尔认为过一个时期，当甘娜格对文学的爱好和想当作家的狂热冷却下来以后，这种对"老师"的崇拜也就会随着下降。可是过了一年，情况并没有改变。他于是以姐夫的身份问甘娜格："你对他的感情是不是已经不只是一般对老师的崇拜，而是变成了别的什么？"

甘娜格知道奈耶尔不喜欢布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没有这么回事。"

从三月份骚乱开始以后直到四月中旬，甘娜格一直很苦闷。大家都注意到这一点。甘金知道她苦闷的原因，但是没有跟别人说过。奈耶尔表示很关心地问过她一两次。可是甘娜格不愿

意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奈耶尔只是怀疑，没有什么证据，因此也就没有说什么。

* * * *

甘娜格躺在床上。奈耶尔走进她的房间对她说："甘娜格，你怎么老避着我？"

甘娜格把身体移动了一下，腾出一个地方让奈耶尔坐下。然后把手上的杂志合起来说："我没有避着你！"

父亲已经把甘娜格如何写信，对方如何来信，以及她用沉默表示反抗等情形都告诉奈耶尔了。奈耶尔知道父亲担心的原因。他的猜想证实了。他现在要代表全家来了解情况并处理这件事情。

奈耶尔为了表示亲切，把手放在甘娜格背上说："你这是怎么回事？"

"姐夫，我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开玩笑时动手动脚。"甘娜格显得很生气。

"对不起！"奈耶尔把手缩回，表示歉意。他脸上的笑容收敛了，缩着身体坐在床边，严肃地问道："怎么回事？你的身体怎么样？"

"很好！"

"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甘娜格摇了摇头。

"心里不舒服吗？"

甘娜格没有说话。

奈耶尔亲切地对她说："妹妹，你如果不告诉别人什么地方不舒服，别人怎么能治你的病呢？其实，你不讲我们也都知

道。”

甘娜格把杂志扔在一边，用衣襟盖住膝盖说："爸爸对我太过分了。”

“怎么回事？什么事情太过分了？”奈耶尔表示很同情她。

“他把我的信扣住了。”

奈耶尔想了一下问道："你的意思是说别人寄给你的信被他扣住了？”

“是的，他还把我要寄走的信也扣住了。”

“谁写给你的信？你写给谁的信？”

“写给布里先生的信。”甘娜格大胆地回答。

“写给布里的信？他不是常到这儿来吗？”

“你们对他这样的态度，他怎么能来？”

“怎么啦？我看我们从来没有对他态度不好。哎！这种事情应该经过严肃认真的考虑才行。你跟我到模范区去吧！咱们在那儿好好地谈谈，咱们可以在屋子外面谈，室外的空气比这儿好。”

甘娜格到了姐夫家里，跟姐姐、姐夫一起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养精蓄锐，准备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下午，喝完茶以后，三个人坐在草坪的一个角落里，开始了严肃的谈话。

“父亲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有经验，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这一点你是同意的。”甘达开始说话。

甘娜格说："那些让女孩子十五岁就结婚，不让她们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的人们也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看法并不像他们。”奈耶尔把话接过去。"我们认为在结婚的问题上首先要尊重你自己的意见。由于考虑到你的利益，必须征得你的同意。”

“如果你们不同意我的想法，那么我的想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不是这样。主要的是你的想法。如果你不愿意，那么我们同意不同意或者愿意不愿意都没有什么意义。”奈耶尔说得很干脆。

“我的想法你们都知道。可是你们不同意，所以我的想法毫无意义。”甘娜格很激动，继续说：“你们的意思是你们选好了以后让我同意。而你们反过来又说：一切都是由我自己决定的。”

奈耶尔一点也不动气，心平气和地说：“好吧，就算是这样吧！我们的看法是：我们的选择需要得到你的同意，而你的选择也应该得到我们的同意。这样做咱们双方才能算是平等！”

甘娜格气愤地说：“这是什么平等？你们干涉我自己的事情，侵犯我的权利。你们剥夺了我一半权利还说咱们是平等的。英国人说：他们在印度跟印度人拥有同等权利。穆斯林联盟说：他们跟国大党有同等权利，各自统治半个印度。你同意吗？现在是我自己的生活问题，用不着别人来做决定。”

奈耶尔很伤心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如果我们不把你当做自己人就无所谓同意不同意。难道父亲和我们想从你的婚姻中捞到什么好处不成？因为我们发现你的选择对你自己很不利。如果你的选择很好，我们当然会很高兴。”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高兴不高兴有什么关系？”

“你这样说，好像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布里跟咱们交往很不自然。当然这不是他本人的缺点，而是由于他跟咱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我们希望你以后能跟我们一样，或者比我们的地位更高。而你现在想把自己毁掉，

这我们怎么能够同意?"

"我选择他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过得美满。"甘娜格低下了头。

"我们看不出你从他那儿能够得到什么美满的生活。"甘达很不安地说:"他跟你站在一起就很不相称。他的个儿还到不了你姐夫的下巴,好像是在战争时期,由于找不到材料,用剩余物资拼凑起来的。"

"别说了姐姐!"甘娜格很生气,打断了她的话。"你有什么权利这么说他?如果我说姐夫是一块能走动的大木头,你会高兴吗?"

"哎呀,你说得对,他就是这样!"甘达笑了,"我把他扔在火里也烧不着!"

甘娜格不想跟他们开玩笑:"你们只注意别人的身体。只看到钱,小汽车,小洋房和地位。"

"好啊!你看中了他的什么?难道你不跟他的身体结婚?"甘达用手托着下巴问她。

"怎么?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他的善良,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吗?"甘娜格反问道。

"你这么快就看到他的这些品质了?"甘达讥笑她。

"谁如果有好的品质,总会表现出来。"甘娜格并不示弱。

"我说甘娜格,"奈耶尔严肃而亲切地说:"我同意,他是一个好作家。我也懂一点文学,我念学士时就是念的文学。我承认他有天才,也可能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大作家。可是要结婚就不能看这些品质,最重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甘金很喜欢音乐,而穆杜老爹在这方面很有水平。难道甘金要跟穆杜结婚不成?你能说只要甘金自己愿意你就很高兴?一个人可

能有某些方面的优秀品质。你可以因此而尊敬他。但是，你应该从使生活美满这个角度去看待婚姻问题。你懂吗？你知道，托尔斯泰的文艺天才是无与伦比的。而他的行为曾经使他的妻子几次想要自杀。你考虑考虑吧！艺术是一回事，为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尊重他的为人。”甘娜格低下头说。

“你听我说，妹妹！”奈耶尔的语气更加严肃了。“你们最多不过认识一年。如果我的估计不错，你们恋爱的时间不会超过七八个月，而且并没有公开，有时候一个礼拜见两次面，有时候两个礼拜见一次面。最近两个多月城里发生骚乱，你们没有见面。这样短的时间要想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当他小心翼翼地竭力要取得你的欢心的时候。妹妹，你应该真正了解他才行。”

“你们不让我跟他接近，不让我了解他。”

“你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还用得着了解他吗？”

“是的，我已经做了决定。”甘娜格说得很干脆。

甘达很难过地说：“我们都有经验，都是为你着想，可你就是不听我们的话。”

“姐姐！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要照长辈的意志去办，那么今天仍旧停留在原始时代。我说的话请你不要见怪。咱们家门萨姑姑的年龄最大，你能听她的话吗？”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奈耶尔到上级律师那儿去了。中午，姐妹俩躺在一张床上说话。甘达含着眼泪说：“有些事情我在你姐夫面前没有说。星期天爸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去了。你姐夫坐在客厅里。我走进爸爸的房间，看见爸爸在哭。他对我说：‘孩子，你不要生气。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总是一视同仁的。可

是我对她抱的希望最大，而使我难过的也正是她。’

“他还说：‘我一生奔波劳碌，难道就是为了使自己看到甘娜格跟着这样的人一起在外面到处碰壁？我看到你们生活幸福，心里很高兴。我还需要什么呢？现在我的女儿不信任我。在我面前说假话，背着我跟别人写信。如果男孩子有能力，我是不会反对的。我对你们的事情就从来没有反对过。我还要求什么呢？但是我不能把布里这样的男孩子当做自己的女婿。’”

甘娜格哭了，哭得很伤心。傍晚时她对姐姐说：“我真想去投河自杀！你知道我多么爱爸爸。现在这件事情如果办不成，我以后再也不结婚了。”

甘达说：“爸爸说，与其让你到这种地方去毁掉你的一生，还不如让你当一辈子老处女。妹妹，你看！我们家里的人谁也不喜欢他，总觉得他很心虚，装腔作势。”

“这是我的不幸。我能说什么呢？”甘娜格说完不说了。

甘达知道甘娜格很敬爱爸爸，这样说会使她变得听话。

第二天，甘娜格跟甘达谈话时态度显得比较超脱。她说：“姐姐，请你不要见怪。我看你也很敬爱爸爸，可是你却到这儿来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你现在除了纳诺以外任何人也不想念。爸爸也是这样，他当初把我们抚养成人就违背了祖父母的意志。我现在也许显得有些无情，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现在变得非常冷酷无情。”甘达说。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就说吧！我可以为父亲牺牲自己。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怎么办呢？他会为此痛苦欲绝！如果他因为我而出了什么事情，我该怎么办呢？你会不会为了姐夫而牺牲一切？那么我该怎么办呢？”甘娜格说完又哭起来。

她知道父亲已经了解到全部情况，而且因为她的行为而感到很痛苦。因此，她不想马上回家去。她怕日后布里会指责自己说话不算数，于是对姐姐说："我想写一封信给他。"

甘达感到很为难，心里想：这个女孩子太不懂事。别人在咱们背后说闲话，说咱们不知羞耻，可是她还想这么干。但是她还是委婉地说："等到晚上再说吧！征求一下姐夫的意见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傍晚时奈耶尔回来了。甘达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要甘娜格跟他一起到草坪上散步，对她说："妹妹，我现在很为难。我同意你自己有权利。但是父亲和我也有权利为你的幸福操心。我不想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认为放弃权利是不负责任的，是冷酷无情的。我不仅是你的姐夫，我还把你当做自己的妹妹和朋友。你以前不是说过你最相信我吗？"奈耶尔的喉咙有些哽塞。"我不希望咱们互相反对，一辈子成为仇人。因此，我准备在你的权利面前限制自己的权利。我想帮助你，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你能给我一点为你操心的权利吗？"

"当然可以。姐夫，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甘娜格很激动，停住了脚步。

"好吧！那就请你说吧！"

"不，姐夫！"甘娜格笑着摇了摇头，用英语说："你很狡猾！不知道会要什么花招。你就干脆说吧！"

奈耶尔神情严肃地说："你听我说！"他扶着她的肩膀，靠得更近一些，一边走一边说："我们带你到这儿来以前曾经向父亲保证过：我们一定要劝你不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写信给布里，不要跟他见面。"

"这是对我不利的事情？"甘娜格打断他的话。"你让我死了

就再也不会发生这种对我不利的事情！”

“你听我说吧！”奈耶尔继续说。“我一直在克制自己，一直在限制自己的权利。我们认为，你由于迷恋文艺，结果掉进了布里的圈套。你并没有机会好好地了解他。你只不过由于一时的激情而采取了这样的步骤。这使我们很担心。”

“我并没有干什么不体面的事情。”

“当然这只不过是感情方面的事情。我指的是你已经把自己许配给他了。”

“姐夫，要别人爱自己，自己也得爱别人才行。”甘娜格笑着说。

“不管怎么样，你听我说吧！我认为你无论怎么做都行，但是咱们应该好好地了解了解他。也许我们的看法不对，我们也应该进一步了解他。既然你想跟他肯定关系，那么能够得到我们的尊重不是更好吗？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可是你们满脑子的偏见。”甘娜格信心十足地说。“这种偏见是你造成的。我最相信你，而你却造成了这一切。从前大家都很尊敬他。你轻视他，大家也跟着你这么做。”

“你的猜测不对。”奈耶尔耐心地解释：“如果你的猜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那么我这样做的原因不是仇恨布里而是爱护你。你要相信我是爱护你的。我不愿意我们漂亮的小鸽子被一只乌鸦抢走……”

“住嘴！”甘娜格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狠狠地在奈耶尔胳臂上打了一下，娇嗔地说：“我揍你！”

“哎！”奈耶尔变得严肃起来。“你说我有过错。我现在很想洗清自己的过错。”

“怎么洗清？”

"你给我一些时间。我去说服父亲，使他同意让布里到家里来。你每天可以跟他自由地来往，什么时候想跟他见面都可以。但是你必须克制自己，不能闹出笑话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年以后你的决定仍然不变，那么别人就不应该干涉你们。这样做行吗？"

甘娜格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你什么时候去跟我爸爸说？"

"跟父亲说的意思就是要让父亲相信他。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要了解他。由于你的介绍我才念过他写的两篇短篇小说和一两篇文章。我倒是很喜欢他写的东西。我想能写这种东西的人肯定能吸引那些热情的女孩子。"

"你又说这些话，这不是偏见是什么？"甘娜格举起巴掌做出要打他的样子。

"哎！"奈耶尔继续装出严肃的样子："我也应该了解他，找机会见见他。可是在这以前，你为了尊重父亲和我们的意见，不应该跟他通信，也不应该跟他来往。"

甘娜格没有说话。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甘娜格非常不安："三个月！你不知道，这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而他的痛苦会比我的更大！他怎么会知道你提出的条件？而你呢？三个月以后你会说：怎么办？父亲不同意。"

"不会，不会这样！"奈耶尔向她保证："你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吧！在三个月之内我们将尽可能去了解他，然后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你。如果这样做了，我们还是不同意你的看法，也说服不了你，那么我就认为阻止你们来往是很不恰当的。"

"为什么要折磨我们三个月？你们可以调查，让我们两个人继续来往，怎么样？"甘娜格无可奈何地说。

“由于你自己的做法才使我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你认为在答应他以前不必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样做对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反对呢？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我们会认为他配不上你？”奈耶尔反过来问她。

“决不是这样。”

“那么你当时就应该征求我们的意见。即使我们不同意也不会说你做事情不检点。”

“这有什么不检点的？”

奈耶尔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现在唯有这个办法能够改变现状。你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得出自己的结论。父亲现在非常害怕你的名声会被毁掉，你应该打消他的这种疑虑。你应该使我们相信，为了爱情，你的确能够做出牺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你一时的激情。”

“你们认为这只是一时的激情，这怎么可能？”

“请你不要生气。”奈耶尔用食指指着她，提请她注意：“难道你从前没有过一时的激情？”

“有什么必要谈那件事情？我已经承认错误了。谁不犯错误？你没有犯过错误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犯过错误。谁都可能犯错误，因此你也可能犯错误。”

“难道我会一辈子犯错误？有错误也没有什么关系。难道我为了装成很懂事的样子就不能有所追求，不能做出决定？如果我是一个傻瓜，就让我死在自己的愚蠢上吧！”甘娜格生气极了。

奈耶尔仍旧很平静地说：“这么说来，你认为我们的支持和帮助都是不必要的，用不着争取。你认为最痛快的事情莫过于脱离自己的家庭。他也是这样想吗？”

“他不会理睬这些陈规旧俗！”

“由于被迫才不顾这一切是一回事，而根本就不考虑这一切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正一点也不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就说明他的脑子有毛病，或者神经不正常。你跟他明确地谈过这些问题吗？”

“没有，没有机会。”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希望咱们家里人最后会同意这桩婚事。如果你最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家，他也就不会跟你结婚了。因为他希望你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这个家庭有什么了不起？我知道，他为了我什么事情都能做！”

“很好，那么听我说吧！得到家里人的合作与支持又有什么坏处呢？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花两三个月时间创造条件还是值得的。”

“当然值得。你让我跟他见一面把事情解释清楚吧！”

“这我可没有办法。我已经向父亲保证决不这样做。”

“这样对待他是很不公平的。你知道吗？”甘娜格的声音变得有些凄切。“他会怎么想？他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变了心。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要是聪明，这一切都会明白。父亲让他做点翻译工作，他翻译完了送来。父亲很客气地对他说，希望你们的关系不要超过兄妹关系。”

“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跟他的关系不同于兄妹。”

奈耶尔打断她的话说：“难道他连这点也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是：他作为一个正人君子，既然知道了这一切，就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如果他因为失望而不理我了，那就太糟了！”甘娜格打断他的话。

“这么看来，他对你和你对他都并不十分信任。”奈耶尔接着问道：“这段时间里你们相互间就只了解到这样的程度？我倒想看看：他有多大的耐性？他对你是否真正信任？”

“这要他知道情况才行。所以我要去跟他谈一次。”

“他怎么会不知道情况呢？父亲的意见他已经知道了。你的感情他也知道。现在就看他的耐性与信任了。”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考验他呢！”

“这不是为考验而考验。咱们需要有时间对他的个性和品德进行了解。你要知道，我为你担了很大的风险。你自己脱离了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想让他也脱离社会上的实际情况。这样一来，你不但不会帮助他，而且会成为他前进路上的障碍。”

两天以后，奈耶尔进城到自己的事务所去，动身前甘娜格对他说，“姐夫，我准备接受你的条件。可是，如果不让我们见面，就让我写封信给他，把一切解释清楚。以后我就听从你的安排。”

奈耶尔坚持自己的意见：“既然我为了支持你准备跟家里人进行斗争，我就应该相信你的意中人是高尚的，品德好的。身材和财产以及社会地位等问题都可以不考虑。”

“姐夫，不要等三个月好吗？”甘娜格哽咽着说。

“好吧！就坚持两个月吧！两个月时间太短，可是以后再说吧！从今天开始，整整六十天，你向我保证，不管是住在这儿还是住在牛奶市街，你不给布里写信，也不去见他。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告诉你。你如果有什么怀疑，咱们可以一块儿去调查。”

*　*　*　*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穆斯林联盟为了建立巴基斯坦，同意将孟加拉和旁遮普内印度教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和穆斯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划分开来。这一公开协议引起了更加可怕的斗争。虽然西旁遮普穆斯林占多数，而东旁遮普印度教徒占多数，但是西旁遮普的拉伊尔布尔，明德古默里和谢克布拉的运河移民区里锡克农民占多数；而东旁遮普的贾朗达尔、卢迪阿纳和阿姆利则等城市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工人和手工业者。穆斯林联盟想把拉合尔以东的大片地区划归巴基斯坦，而国大党与印度教徒则想把印度斯坦的边界线推到西部很远的地区。由于拉合尔处在正中间，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

政府，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一致提出：由旁遮普不同选区的印度教，锡克教和穆斯林的省议员共同商议，该地区划归印度斯坦还是巴基斯坦。政府限他们在六月二十日以前做出决定。

高级律师默贾尔·米尔扎是奈耶尔的邻居，他是住在模范区的为数不多的穆斯林。奈耶尔跟米尔扎之间的来往不受印度教与穆斯林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他们都不喜欢在吃喝和穿着方面的陈规旧习。两家都不搞门帘与闺阃。他们经常讲英语，互相来往，吃喝不分。他们有时候坐在一辆汽车里上高等法院。在发生骚乱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有时候坐奈耶尔的汽车，有时候坐米尔扎的汽车，因为这样更安全一些。米尔扎的妹妹跟他住在一起，她是基督教学院的学生，跟甘娜格很熟。

米尔扎和奈耶尔讨论旁遮普的分界线问题，讨论了很久，意见很不一致。米尔扎认为阿姆巴拉和菲罗兹布尔应该划归巴基斯坦。他的论点是，旁遮普只有一个，不能把它分割开。

奈耶尔表示不同意："拉伊尔布尔，明德古默里，瑟尔戈塔和谢克布拉的运河区里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和居民都属于锡克人或者印度教徒。这些地方为什么要划归巴基斯坦？难道他们能够把土地携带到印度斯坦？为什么不把那儿划入印度斯坦？"

"谁也不反对他们住在巴基斯坦。"

"那么，把穆斯林占多数的旁遮普划归印度斯坦又有何妨呢？"

他们虽然没有高声争论，但是这种谈话一直在进行着。

甘娜格为了消磨时间，专心致志地看书和写东西。她想把自己的事情写成短篇小说或者独幕剧。她也想写一些文章，但是，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这残酷的现实。她对此既不埋怨也不争论。她由于对自己写的东西不满意，把它们撕得粉碎。六月份，天气很热。中午睡了午觉以后晚上就睡不着了。

从五月中旬开始，城市里的屠杀和放火案件增加了。但是这对模范区这个高级居民住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影响。在这儿，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分治问题只限于高声用英语争论而已。

大自然对这些大人先生们住的地方也特别照顾。这儿很开阔，没有建筑物挡住风，因此到了晚上，小洋房的屋顶上比市区要凉快得多。无论有没有月光，这儿的夜色总是很迷人的。但是甘娜格却一直很忧郁。她睡不着，睁大眼睛，从蚊帐里看着天空。想念布里，也想起家里人对自己的阻拦，心如刀割。她由于白天睡得太多，现在心情很不平静，到了后半夜还睡不着。她走下楼，打开电扇，坐在灯光底下看书。前半夜的热气已经过去了，后半夜开始刮起凉风。

甘娜格在凉风的轻拂中熟睡过去，直到太阳出来也没有睁开眼睛。隔壁的房顶上，米尔扎家里人也都还没有起床。

“妹妹！妹妹，起来看看吧！”甘娜格听到姐姐的喊声，从沉睡中醒过来，睁开眼睛。她一坐起来就闻到一股烧焦了东西的糊味。她赶紧把长衬衣拉到膝盖下从蚊帐里出来。

奈耶尔的母亲说：“我早就看见了。我害怕极了，才把你们叫醒。”

奈耶尔穿着条纹布的睡衣，正在往远处眺望。城北的上空好像刮起了一团红色的飓风，不时出现一块块黑色的东西，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到处飞扬。

“这火真可怕！”奈耶尔很担忧地说。“这么远，很难说在什么地方。”他说完走下楼去了。

甘达把正在睡觉的纳诺抱起来，跟甘娜格一起走下楼去。奈耶尔在打电话。她们两个人站在旁边想听听是怎么回事。奈耶尔简单地说着：“是的吗？哎呀！真的吗？我的天哪！”他放下听筒，十分忧虑地说：“什哈勒米门里市场上起了火。火是从半夜开始烧起来的。站在牛奶市街可以看到那边的火焰。牛奶市街离那儿大约一英里，可是还能够感到它的气浪和热气。破布和碎纸片烧成灰烬后，随着火焰飞到天上，然后落下来，掉在牛奶市街的屋顶上。据说什哈勒米还发生了枪击事件。”

甘达放心了，因为起火的地点离她娘家还有一英里远。她开始干自己的事情。可是甘娜格却很担心。虽然波拉邦泰胡同离什哈勒米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不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

“喂，奈耶尔！”米尔扎隔着墙叫他。与此同时，米尔扎的太太克迪贾也在叫甘达和甘娜格。

奈耶尔，甘达和甘娜格走到两栋小洋房中间的矮墙旁边。米尔扎对他们说：“你们瞧，大难临头了！印度斯坦也成立了，巴基斯坦也成立了。灾难临头了！克迪贾的姨夫住在德里门这边

的杰吉胡同。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很害怕，他的房顶上掉了火星，可能会着火。他这个人真傻，说是印度教徒想把整个拉合尔都烧掉。”

“火是从什哈勒米烧起来的。首先烧死的应该是那儿的印度教徒。”奈耶尔说。

克迪贾打断他的话说：“哎呀！谁也不会放火烧自己的房子。难道他们是傻瓜？”

“我前天在马尔路就感到苗头有些不对。你看见议会大厦前面的人没有？这边喊着‘伯吉伦吉伯利万岁！’，那边喊着‘穆斯林万岁！’，如果不是警察把两边的人都赶走就可能要发生流血事件。积蓄的仇恨终于在晚上爆发出来了。”

“可是从前天中午开始戒严了。晚上也戒严。戒严时一般老百姓是不能出去的。市场上有武装警察。谁能够放这样大的火？如果是自己起火，应该很快就把它扑灭。离那儿不远的快乐宫驻了一个消防队。”奈耶尔表示很怀疑。

“老兄，既然人们心里都有一股火，这股火不烧起来怎么行？现在印度教徒想消灭穆斯林，穆斯林想消灭印度教徒，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前天议会通过了什么决议，你难道不知道吗？那就是这次事件的根源。”

奈耶尔表示同意。

“那么，你说吧！”米尔扎用英语说，他不能用旁遮普语或者乌尔都语跟别人辩论。“不错，穆斯林在西旁遮普占多数而印度教徒在东旁遮普占多数。可是东边有很多村庄是穆斯林的。我的村子就在贾朗达尔。那儿的人都是穆斯林。很显然，他们喜欢穆斯林的风俗习惯。”

“可是西部的拉伊尔布尔，明德古默里和奥加拉情况怎么

样？那儿的居民不都是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吗？”奈耶尔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米尔扎说。“你看看我们西旁遮普的印度教议员和东旁遮普的穆斯林议员是怎么想的？没有一个印度教议员投票赞成留在巴基斯坦，也没有一个穆斯林议员投票赞成留在印度斯坦。挑起争斗的不是他们又是谁？很显然，真纳的独立计划将会实现。我认为让印度教徒离开穆斯林，让穆斯林离开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让他们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等于使骨肉分离。”

米尔扎和奈耶尔都认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不应该互相仇恨，而应该和睦相处。他们两个人虽然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民族的成员，但是他们的思想很开阔，仍旧保持了相互间的友谊。这天，由于谨慎起见，他们一起乘米尔扎的汽车到法院里去工作。

甘娜格一直很焦急，想打电话回家问一问火灾的情况。但是又怕接电话的是父亲，不好跟他直说。如果跟父亲说要他叫甘金接电话，甘金会把谈话的内容全部告诉父亲。最后她想出一个好办法：为什么不给什哈勒米门外的瑟尔拉·舍尔马打电话呢？

瑟尔拉·舍尔马告诉她：“什哈勒米，仙女宫，薄饼市场，鱼市和甘杰尔珀拉的大火还没有熄灭。快乐宫那边没有着火。”甘娜格知道，波拉邦泰胡同就在快乐宫附近，因此放心了。

甘娜格把这些消息都告诉了甘达。着火的地方这么大，她们两个人都很害怕。甘达还因为奈耶尔进城去了而担心。中午，甘达又打了一个电话到牛奶市街，知道火势没有蔓延到什哈勒米以外的其它地区。

奈耶尔回来了。他说：“大火是从昨天半夜开始的，直到今天

中午还没有控制住。布匹市场的一部分地区也着火了。拉合尔的消防队全部出动救火。由于水龙太多，水管子供不上水。为了不让火势扩散，把周围的房屋都推倒了。

"听说什哈勒米门有一个印度教的男孩子对吉马市长的偏袒行为表示不满，朝他开了枪。市长当场就开枪把这个男孩子打死了。大家都知道，大官们都毫无顾忌地偏袒自己的教派。吉马晚上亲自指挥，把什哈勒米门印度教商店的大门砸烂，然后浇上石油烧起来。这个地区穆斯林的商店比较少。谁要是来救火，就以违反戒严令的罪名把他当场击毙。

"对这场大火的猜测是：拉杰格尔事件以后穆斯林的地位处于劣势，这是穆斯林官员对印度教徒的报复。"

甘娜格听了这些消息虽然很害怕，但是又想知道更多的消息。奈耶尔理解她的心情，尽可能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她：波拉邦泰胡同和特米胡同只有靠近市场的房屋被推倒了。胡同里并没有着火。

* * * *

什哈勒米的大火烧了三天才熄灭。城里继续六天保持平静。这种平静正好像两条公牛闯进市中心，互相厮打得遍体鳞伤，倒在地上以后出现的平静。星期一早上，甘娜格跟奈耶尔一起到牛奶市街来取衣服和书籍。父亲问她身体怎么样，问甘达和纳诺的情况怎么样，谈了什哈勒米大火以后城市里的恐怖气氛，并且表示：尽管这一个星期显得很平静，可是现在似乎再也不可能在拉合尔办企业了，得把印刷厂迁到德里，勒克瑙，阿拉哈巴德或者别的地方去。父亲谈过话以后，母亲拿来一杯搅拌好了的乳浆，里面放了一块奶油，要她喝。一切都好像他们根本

就没有因为意见分歧而争吵过。

甘娜格跟大家谈了一阵以后，拿了一份乌尔都文报纸上楼躺在自己床上看。她在模范区只能看到英文日报《军民报》和《论坛报》。那些报纸对城市骚乱的报道很简单，为的是不激起人们的情绪。这份乌尔都文报纸在城市新闻栏内报道：一些年轻人因为去什哈勒米救火而被指控破坏戒严令，并因此被逮捕。警察当局还没有把他们的案子移交法院。这些年轻人现在被拘留在老阿纳尔格利的监狱里。他们被剥夺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受到粗暴的待遇。报上还刊登了被捕青年的名单，其中有杰代夫·布里的名字。

甘娜格大吃一惊，坐了起来："他"被逮捕了！正在受折磨！不但如此，他还会因为我而伤心难过！难道我去安慰他一下也不行？他在老阿纳尔格利的监狱里。从这儿坐马车去只要十分钟就到了。我一定要去，没有人能阻止我！她凝视着地板，静静地待了一会儿。

她走到父亲身边说："爸爸，我到苏维拉家去一趟，她的孩子病了。我马上就去，过一会儿可能太阳晒得很厉害。下午我要回模范区去。"

"孩子，现在外面这么乱，你怎么能出去？你听到女医生绍帕的事情没有？"

甘娜格对女医生绍帕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

父亲说："尔拉拉姆医生的女儿绍帕医生遭到了不幸。尔拉拉姆从前在瑟唐市场开业。大约二十年前他在古杰尔辛哈堡买了一块地皮；按照自己的想法盖了一幢大房子，里面设有药房和诊疗室。一九三五年他们搬进了新房子。后来他的女儿绍帕得了医学学士学位。这个女孩子很有出息，父女俩在一块儿开

业。尔拉拉姆的事业干得很不错。过了五年，绍帕的工作也有了一些基础。

“古杰尔辛哈堡的房屋属于印度教徒而居民大都是穆斯林。有的地方住了两三家印度教徒。五月间发生骚乱以后印度教徒几乎都离开自己的房子到古鲁达德珀文和克里什那纳格尔去了。人们劝尔拉拉姆医生不要继续住在那里，医生回答说：‘我不管谁是印度教徒，谁是穆斯林。我只管看病。我的责任就是给病人治病。到我这儿来看病的人有百分之九十是穆斯林。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扔下不管？我以后怎么去向老天爷交代？’就这样，医生一直没有走。

“他的女儿也跟他一样，很和善，心地很好。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在半夜，有人登门找她看病她从不拒绝。她跟大家开玩笑说：‘老兄，不能拦住孩子们不让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他们来的时间是由天神决定的，人们无法更改。’她很朴实，总是穿着白纱丽和白色工作服。什哈勒米起火的那天中午，一个穆斯林来请她出诊。她刚从外面出诊回来，已经很累了，还没有脱下工作服。她本来准备两个钟头以后再去。可是来请她的人很着急，说是产妇的情况很危急，求她快点去。

“绍帕把医药箱交给那个人，那个人叫了一辆马车。你看这不是命该如此又是什么？医生自己有汽车，绍帕会开车，她平时出诊时经常坐自己的汽车。可是今天碰巧汽车被她爸爸开走了。绍帕坐上马车，从古杰尔辛哈堡出来，在通往火车站的路上走了不到半弗隆[1]，有人高声叫：‘抓住这个印度教女人！抓住这个印度教女人！’

“马车夫赶紧打马快走。有人用棍子打马腿，马摔倒了。跑

[1] 长度名，等于一英里的八分之一。

上来四五个人，他们把绍帕拽过去。来请她的穆斯林和穆斯林马车夫大声求救，可是没有人理他们。这些流氓把绍帕拽进一个胡同。

“请她接生的穆斯林唉声叹气地回到尔拉拉姆医生家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绍帕的弟弟打电话报告警察局。警官们都认识尔拉拉姆医生，很愿意帮忙。他们一连找了三天，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最后，医生悲痛欲绝地在警察的护送下乘火车离开了拉合尔。”

甘娜格听完绍帕的悲惨故事对父亲说：“爸爸，苏维拉的家在旧阿纳尔格利的警察局附近。那儿从来没有发生过骚乱。”

“是的，那儿从来没有发生过骚乱。可是你得耐心等一等。等到下午你姐夫来了以后让他跟你走一趟，然后带你一块儿回模范区。坐汽车去比较安全。”

“爸爸，等到那个时候姐夫会很累。他有时候来得很晚。”

“她家里，我的意思是说苏维拉家里有电话吗？”

“她家里没有电话。可是我非去不可。我很快就回来。”甘娜格转身往外走。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潘迪特转身对维提金德说：“喂，维提金德，你骑自行车到十字路口去叫一辆马车来吧！注意，马车夫要是印度教徒才行，听说穆斯林马车夫会在后面捣鬼。”说完转过身来对甘娜格说：“你就从家门口上马车，到了那儿再让马车停下来。”

甘娜格到客厅里去等马车。

马车到办公室前面停下来。潘迪特把甘娜格叫出来，对维提金德说：“老弟，请你跟甘娜格一起到旧阿纳尔格利的警察局附近走一趟，回来时你顺便跟盖瓦尔书库谈谈支票的事情。甘

娜格，你不要待得太久。你到了那儿以后让马车停下来等你。维提金德很忙，不要耽误了他的事情。”

甘娜格满心不高兴，咬着嘴唇上了马车。维提金德虽然是亲戚，但他不敢坐在主人的女儿身边，而是坐在她前面。马车从旧阿纳尔格利的警察局前面经过时甘娜格叫道：“行了，停下来吧！”

维提金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甘娜格一句话也不说，下了马车走向警察局的大门。维提金德跟在她后面，又惊慌又害怕。

进门以后右边有一间屋子，屋子里有一张小书桌，书桌前面的凳子上坐了一个穿制服的人。这个人正低着头用乌尔都文填写一张杏黄色的登记表。甘娜格用乌尔都语对他说：“我想见杰代夫·布里。”

警察头也不抬地回答道：“拿十个卢比来！”

甘娜格马上从钱包里拿出两张五卢比的钞票递给他说：“给你！”

警察抬起头来，从上到下看了看甘娜格洁白整齐的衣服，看了看她后面站着的仆人模样的维提金德，畏畏缩缩地向她打招呼说：“您从哪儿来？”

“从自己家里来。”甘娜格用英语回答他。

警察有些迷惑不解，问道：“您是从议员先生那儿来吗？廷格拉先生刚才来过电话。”

甘娜格没有说话。警察没有拿钞票，叫了一声：“吉拉格丁！”

走进来另外一个警察。写登记表的警察用旁遮普语对他说：“带太太到四号房间去！”

甘娜格跟警察一起走到警察局的大院子里。维提金德像一只哈叭狗似的跟在她后面。警察让她站在一间安了铁栏杆的大屋子面前。屋子里有好几个人，大家都看着甘娜格。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走到铁栏杆边，抓住栏杆。其他人都退下去了。

"你怎么来了？"

甘娜格听出来是布里的声音，但是他的样子已经不太能够认得出来了。布里又瘦又小的身体好像萎缩了似的。由于好几天没有刮脸，脸上长满了胡子。干枯的头发蓬乱在头上，身上发出一股刺鼻的汗臭，衬衣和裤子被汗水和泥染成了黄色，有些地方缩成一团。额头上和鼻子上由于擦杆而留下一道一道的痕迹，脸上的其它地方也都布满尘土。样子显得非常可怕。

甘娜格竭力控制住自己，说："我刚从报上知道这个消息。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

警察吉拉格丁就站在他们旁边，因此布里低声用英语说："我们像牲口似的被关在这儿已经六天了。没有拘捕证就把我们关进来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向法院提出诉讼。按法律手续早就应该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我们到那儿可以过得轻松一些。我知道监狱的规矩，现在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在这儿，警察为了要我们认罪，可以随心所欲地折磨我们。他们让我们受苦，然后以释放我们为条件向我们的亲戚勒索钱财。我们去救火，可是他们把我们逮捕起来，还枪杀了七个人。我父亲来看过我。我把情况都告诉他了。他听了我伯伯和苏克拉尔的话，准备送贿赂争取释放。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一起被抓来的，要出去就一块儿出去。你可以去向奈耶尔先生说说，请他向法院提出质询。"布里想了一下说："本来可以请布兰博士出面担保释放我们。可是父亲说，他的房屋被烧掉了，他的下落不

明。"

甘娜格用英语回答："我马上就去跟姐夫商量这件事情。"接着说："我一直想见你，也写了信，可就是见不到你。"

会见的时间完了，不能继续说下去。

布里说话很克制，但是甘娜格从他的话语中听出了痛苦和呼救的声音。她犹如万箭穿心，咬紧嘴唇看着铁栏杆对面的布里，不由得洒下了热泪。

甘娜格很快就回到了家里。当她一踏进客厅的门，父亲又惊又喜地对她说："孩子，我的孩子，你回来了。太好了！你很懂事！"父亲心里想：让维提金德跟她一起去是很明智的。

她只跟坐在客厅里的邻居森多什说了两句话，没有跟甘金打招呼，说了一声"我马上就来！"就上楼去了。她回到自己房间里，倒在床上。眼前出现了布里的样子：他在铁笼子里，手抓着铁栏杆，受尽了折磨。她很想大哭一场，但是又责备自己：哭有什么用处？应该帮助他。她知道维提金德会把这一切偷偷地告诉父亲。她想：让他去说吧！我自己还想跟父亲说呢！姐夫下午会来。他虽然很讨厌布里，但是我非要他帮这个忙不可。

"甘娜格，下楼来吧！爸爸在叫你！"甘金叫她。她对此早有准备。

父亲很同情地听取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他并没有责备甘娜格欺骗他前去看望布里，而只是想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他问："逮捕他们是根据法律的哪一条？申请交保释放了没有？谁出面担保？布兰博士是谁？"

这些问题甘娜格都不清楚。

潘迪特自言自语地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说完转过脸对维提金德说："我的姓名地址簿里夹了一张

纸条。上面有高等法院律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你去打个电话，请他们找一下律师默亨德尔·奈耶尔，说他家里来电话找他有事。”

父亲对甘娜格说：“孩子，你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如果我去见他，会得到更多的情况。好吧，你在太阳底下走回来，太累了，去休息吧！”

甘娜格又回到自己房间，躺在床上。她把帮助布里的工作交给了别人，心里很过意不去。她很想亲自动手把布里救出来。可是力不从心，只能如此。她又想：父亲真是宽宏大量！我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他还对我这么好。他是不是同意了我们的事情？

下午，奈耶尔从高等法院回来。甘娜格一口气从楼上跑下来。奈耶尔没有跟她打招呼，对父亲说：“一切都由辩护律师委员会出面办理，对于伸张正义的事情我们都免费办理。警察局得到了将他们扣押七天的许可证，以后要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迪·比·苏德说：‘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将所有的人交保释放。’”

奈耶尔说完把手放在身旁的卷宗上，说：“我现在要走了，为明天审理这件案子做准备。”说完转过脸对甘娜格说：“你打算走还是想留下来？衣服取好了没有？”

甘娜格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此刻并不勉强她跟自己一起走，可是现在只有他能帮助布里，因此说道：“我准备走，我现在就去取衣服。”

在去模范区的路上，奈耶尔坐在车子里一言不发。甘娜格问他：“姐夫，你怎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对什么事情不高兴？”

“没有什么。我正在考虑这桩案子。问题很复杂。”奈耶尔

没有继续往下讲。

甘娜格说："布里先生的父亲和他妹妹的公公想用贿赂的办法把他保释出来。可是布里反对这样做。你如果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难过。可是他却坚决反对用贿赂的办法把自己保释出来。"

奈耶尔说："啊！对，以后再说吧！"说完又不说了。

这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奈耶尔一直没有跟甘娜格说话。

甘娜格想跟他一起到牛奶市街去了解一下情况。奈耶尔说："我是准备到牛奶市街去。你要去我也不反对。随你的便，你想要怎么做都行。但是我认为，从牛奶市街可以向高等法院打电话，从这儿也同样可以向高等法院打电话。"

"你说话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我跟你一起走有什么不可以？我去待在家里还不行？"甘娜格跟他一起上了汽车。他在汽车上仍旧一句话也不说。

第三天下午，甘娜格在客厅里等候奈耶尔回来。她已经吩咐用人烧好开水准备泡茶。奈耶尔走进客厅。甘娜格用焦急的眼光看着他，等他说话。他只是向她点了一下头，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朝办公室喊道："爸爸，您休息休息吧！您不能一天到晚工作。"

"来了，我来了。"父亲在办公室里回答。

奈耶尔坐在甘娜格旁边的椅子上，为了吊她的胃口，故意说："你说，你整天在忙些什么？"

"我挺好。你说，事情怎么样了？"

"谁的事情？"奈耶尔故意问她。

甘娜格很不高兴。父亲走进客厅，说："甘娜格，你去叫人把茶端上来。我一直坐着，腰都坐疼了。"说完伸了伸懒腰，捶

了一阵腰，然后坐下，对奈耶尔说："对了，怎么样？今天是他们出庭辩论的日子。"

"没有什么。"奈耶尔斜了甘娜格一眼，又不说了。

"没有交保释放吗？"父亲失望地问道。

甘娜格的心快要跳出来了。

"唉！"

"那么是不是已经下命令把他们从警察局转移到了监狱？"父亲继续问。

"没有！"奈耶尔故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装出一副对甘娜格非常同情的样子说："我不但自己替他辩护，而且还请拉伊巴哈杜尔替他辩护。这个小小法院的法官看见拉伊巴哈杜尔就害怕了。我们对他说：'没有理由要保人。'于是他就在不要保人的情况下把这些人都释放了。跟他一起被释放的还有五个男孩子。可是这个案件中还有三个人没有获释。"

"太好了！你真是个好孩子！"潘迪特一边拍着膝盖一边夸奖他。

套在甘娜格心上的锁链解开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狠狠地瞟了姐夫一眼。他为什么要这样吊别人的胃口？

## 十二

法院开庭这一天，布里和梅瓦拉姆的案件被安排在最后审理。经过半小时的辩论，他们两个人被宣布无罪释放。拉姆卢帕亚，尔登和库沙尔辛哈等人十点钟就到法庭里来了。比尔辛哈和其他人的法庭辩论准备在三天以后进行。

布里是在火灾时被捕的。当时布匹市场和鱼市的大火有可

能把这个地区的房屋全部烧光。警察逮捕了他们；从快乐宫，经过德里门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现在大火已经熄灭了，他们经过什哈勒米回家。

商店密集的市场区已经化为灰烬。两层楼和四层楼的房屋半倒塌或者完全倒塌下来。砖头瓦块堆在地上。人们从这些砖头瓦块中间走出一条小路。要想把这些碎砖破瓦运走简直跟搬走小山一样困难。小路两边是焚完尸体后留下的一堆又一堆的灰烬。烧过的房梁，倒塌的钢架，烧成木炭的板子和门槛，烧坏的门板，这儿一堆，那儿一堆。有些墙壁被烧成黑色，上面的墙檐露出黑色的铁条，活像烤焦了的排骨。楼房上面的水管和角撑架，像烧焦了的肠子挂在楼房里，随风摆动。到处是一股恶臭，使人不得不用手捂住鼻子。

他们两个人一走进胡同，正在玩耍的孩子马上嚷开了。"布里大哥回来了！梅瓦拉姆大哥回来了！"

帕格文蒂连忙跑下楼，差点儿摔在楼梯上。她走到台阶上搂住年轻的儿子放声大哭。两年前布里出狱时她也是这样。人们都到胡同里来欢迎被释放回来的人。

库沙尔辛哈屋里传来加尔达萝的哭闹声。比尔辛哈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她大哭大闹，说是别人扔下她的孩子不管，自己回来了。她还说："戈宾德拉姆四天前就把尔登领回来了。既然你们能够找到有钱有势的人给自己撑腰，为什么要拉我们穷人的孩子跟你们一起去救火？"

布里拥抱了母亲以后向梅拉黛伊行了礼。达拉和乌莎拥抱了哥哥，赫里摸了大哥的脚。达拉很自豪地说："我们的英雄哥哥从前就坐过两年监狱。为了祖国和真理他是无所畏惧的。"

布里看见达拉，想起了甘娜格到监狱里来看他，以及在此以

前他对甘娜格生气的事情。

他也看到了达拉额头上的伤疤。她的脸很白，伤疤的颜色很浅，因此已经看不大出来了。然而，这细小的伤痕却使他想起五个星期以前发生的事情和三个星期以后达拉就要结婚的事实。布里不禁低下了头。

布里上楼回家以前先到加尔达萝家里对她说："阿姨，我向您问好！"他要她相信，比尔辛哈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

胡同里的人不想让布里回家。他们围着他，跟他讨论两天前宣布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在旁遮普的分界线问题。大家都相信，拉维河这边的拉合尔一定会划归印度斯坦。如果分治委员会认为应该将拉合尔北面的锡亚尔科特和南面的伯哈沃尔布尔和凯尔布尔划入巴基斯坦，那么拉合尔也会划入巴基斯坦。可是谁也知道，拉合尔有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印度教徒。

胡同里的人告诉布里，克西达拉姆和班纳拉尔在什哈勒米发生火灾以后锁上大门到默图拉—沃伦达文朝圣去了。他们是因为害怕火灾才逃出去的。可是其他人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

妈妈和乌莎叫了布里好几次他才上楼吃饭。达拉在厨房里端饭。母亲坐在旁边，盘子里放了好几样菜。布里对母亲说："两个星期的亏损能一下子补上吗？一次怎么能吃得下这么多东西？"他没有跟达拉说话。

"这还算多吗？"母亲说，"布什巴和尔登的妈妈每人给你送来两个菜，吉万和拉姆比亚里也送菜来了。"

"我在外面才待了几天，回家就成了客人。街坊邻居只有客人来了才这么款待。"

"大哥，邻居们不能同甘共苦还行！"母亲说完表示很担忧，

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离办喜事的日子没有多久了。虽然出了这些事情，可是既然日子已经定了，就得办下去。要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把事情全都办妥。"

布里没有看达拉。她没有说话。他知道，女孩子当别人谈论自己的婚事时总是不说话的。他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不满意。他过去的担忧没有了，而是代之以无限的怅惘。

晚饭后，布里在房顶上架了一张小床，躺在上面。房屋在六月的阳光里晒了一整天，房顶，胸墙和顶篷现在还是滚烫的。但是布里对这些并不在乎。在拘留所整整待了两个星期以后，现在虽然床上没有铺褥子，可是在暗淡的月光下，躺在露天里，布里感到了一种真正的幸福。他体会到了囚徒和自由人的区别。这变化太大了，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沉浸在冥思遐想中。

布里并没有考虑集体的问题，也没有考虑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考虑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用处。千百万人的社会不能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不知道人类正通过什么样的集体努力来管理自己的蜂窝。任何人也不能脱离这个集体另搞一套。在这个集体中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达拉有，甘娜格也有。他想起了甘娜格。

布里再也不认为甘娜格欺骗了他。他的怒气全消了。甘娜格在知道他遇到困难以后马上到拘留所来看他。他还能怀疑她，生她的气吗？他因为自己过去曾经怀疑她，对她生气，而感到很羞愧。他想：她是不是已经说服了家里人？要不然他们怎么会为我操心？奈耶尔为什么请拉伊巴哈杜尔跟他一起在法庭上为我辩护？两个星期地狱般的生活使他进入了这新生活的大门。他下定决心：既然甘娜格到拘留所来看我，我也就应该到

她家去道谢。此外我还应该向潘迪特和奈耶尔道谢。接着，他又想起自己写的历史书。如果没有耽误这么多时间，早就写完了。好吧！现在要不分昼夜地干，争取在三四天之内把这本书重新看一遍，然后交给高斯。家里现在很需要钱用。

第二天一清早布里就开始埋头工作。有人来向他表示慰问的时候，他站起来跟他们拥抱一番，寒暄几句，然后坐下来继续工作。下午他要到牛奶市街去，他必须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烫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他不在家的时候，家里人一天到晚为他被拘留的事情发愁，谁也没有心思管他的衣服。因此，今天一清早他就要乌莎替他把衣服烫好了。

布里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钟，然后换好衣服离开家到牛奶市街去。他不忍看市场被烧后满目疮痍的情景，因此绕道走沃乔瓦利，拉合尔门和医院路。快到萨图拉姆时他看到奈耶尔的汽车停在胡同口上。他不愿意跟甘娜格见面时奈耶尔在场，因此身上凉了半截。潘迪特先生办公室的门关着。布里往回走，准备明天再来，这时奈耶尔从客厅里走出来。

布里知道奈耶尔要走了，于是镇静下来，笑着跟他打招呼并向他道谢。

奈耶尔像往常一样严肃地跟他打了一下招呼，接着，面带笑容亲切地伸出手来欢迎他，对他说："请进！布里先生，请进！"

"我来向潘迪特先生和你道谢，谢谢你们对我的帮助。"布里把早已想好的话用英语说出来。"见到你我很荣幸！"

"用不着道谢。"奈耶尔拉着布里的手走进客厅说："这件事情你不必在意。这是我的职责。律师辩护委员会就是为这样的事情成立的。遗憾的是，你因为做好事而受了这么多苦。"奈耶尔

把他让在沙发上坐下，朝院子里喊道："盖斯里，端茶来！"

布里从来没有见过奈耶尔这么和蔼可亲。

"近来你在哪个报社工作？"奈耶尔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问他。

布里告诉他，他没有固定在哪个报社工作，自己在家里做一些文学方面的工作。

奈耶尔说："好，这太好了。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你以后还会继续这样做，是不是？"

"是的，我对此很满意。"

"对了，拉姆卢帕亚老师是你的父亲吧？"

"是的。"

"他说要请布兰博士出面担保。这位布兰博士是不是那位当总督顾问的大学教授？"

"是的。"布里为了避免别人认为自己很骄傲，高攀布兰博士这样的大人物是自己的朋友，补充道："博士先生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又是博士的学生。他很关心我。"

"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政法学院比我高一年。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那位苏克拉尔先生是什么人？"

"他是我的一个亲戚。"

"他是你父亲的兄弟吗？"

"不是，他是我妹妹未婚夫的父亲。"

"好极了！好极了！苏克拉尔先生很有势力。你的妹妹可能跟甘娜格同学吧！她念完学士了吗？"

"没有。已经准备好了要参加今年三月间举行的学士学位考试。本来打算在考试完了以后七月间举行婚礼。可是考试延

期了。"奈耶尔对他很亲切，很想知道他的情况。他感到奈耶尔的态度比以前大不相同。

"这茶是给谁的?"院子里传来甘金的声音。

"这是您姐夫要的。"仆人回答道。

"姐夫不是已经走了吗?" 甘金一边说一边走进屋子。她看见奈耶尔在跟布里谈话,跟布里打了一个招呼,说:"我给你们倒茶。"说完拿出两只杯子给他们倒茶。

"甘金,你不喝茶吗?"布里亲切地问她。

"我刚才跟爸爸一起喝过了。"甘金倒完茶就走了。

"现在经常发生骚乱,什么事情都让人担心。你妹妹的婚礼大概要推迟到九月份以后，等考试完了才举行吧!"奈耶尔很焦急地问他。

"不,这样不行。"布里两只手交叉在一起顶在膝盖上说:"我妹妹的公公不同意这样做。"

"哎，没有关系。结婚以后再参加九月份的考试吧！当然，这样一来准备考试的事情会受到干扰。但是结婚这场考试比学士学位的考试更重要。" 奈耶尔笑了。"受过教育的女孩子要找个有出息的男孩子才行。你很幸运，妹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对象。苏克拉尔先生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索姆拉杰。"

"哦！索姆拉杰。他做什么工作?"

"可能在自己办的商行里工作。他们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布里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些不合情理，于是补充说道:"他们是在一九四四年订婚的,那时候我正在监狱里。"

"哦！是由家庭包办的婚姻吗?"

布里有点慌张:"是的，是由家庭包办的。但是让他们两个

人见过面，互相认识了。当时我在监狱里。”

“这很好。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很满意，家里人也很满意。真是再好不过了。”奈耶尔表示很满意。

“你说得很对。”布里松了一口气，心里想：这方面的谈话总算告一段落。

布里已经喝完一杯茶了。奈耶尔只喝了半杯。他再给布里倒茶。

布里让了让说：“你自己喝吧！你喝得太少了！”

“我也喝。你也喝吧！”奈耶尔把布里的杯子斟满了。

为了使谈话继续下去，奈耶尔又问了布里一些别的话：“你为什么不写电影剧本？一个独立的新闻工作者有多少收入？你为什么不到山区去写作？”他似乎对布里的情况很感兴趣。

布里喝完第二杯茶说：“如果潘迪特先生在家的话，我想向他表示自己的谢意。”

“他在家里。但是他今天身体不好，躺着休息。你不必客气。我去告诉甘金，如果他起来了，就告诉他你来了。”

过了好一阵，布里才鼓起勇气说：“我也想向甘娜格表示谢意。”他想：潘迪特和奈耶尔其所以帮助他是因为甘娜格出面求他们。甘娜格到拘留所去的事情他们肯定已经知道了。于是说道：“她真勇敢，到拘留所去了。”

“对，对！你说得对。”奈耶尔同意他的看法：“当时听到你被拘留的消息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可是今天很不凑巧，她到模范区去了。以后我一定向她转达你对她表示的谢意。”接着说道：“我想，关于甘娜格的事情大概潘迪特先生已经跟你谈过了吧！”说完眼睛看着布里。

布里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避开奈耶尔的眼光，考虑了

一会儿，十分小心地用英语回答道："是的，他跟我谈过。但是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表示感谢。因为甘娜格出自同情与好意曾经到拘留所去看过我。"他的语气变得坚定起来："我如果不到这儿来表示谢意，也许连你也会认为我不懂人情。为了到这儿来，我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自己的自尊心。"布里由于太激动，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我的好朋友！"奈耶尔耸了耸肩膀，把手放在布里的沙发扶手上，用英语解释道："你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作为你和甘娜格的朋友跟你谈谈。否则我有什么权利干涉你们的事情？"

布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不，不，你说吧！"接着问他："难道我不应该尊重甘娜格的同情心？"

"当然！当然！应该尊重！应该尊重！"奈耶尔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潘迪特先生大概对情况并不了解，而我当时由于太拘束没有把话说清楚。"布里镇静下来说："我对于我自己和你们的经济情况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痴心妄想。在没有建立起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前我是不会考虑结婚成家的……"

"你说得完全对。结婚就意味着负担起养活妻子的责任。"奈耶尔打断他的话，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意。

"我由于尊敬她，也尊敬潘迪特先生，才接受了她的爱情，并跟她肯定了关系。我的境况我早就清清楚楚地告诉她了。我现在处境十分困难。"

"哦！我知道了。"奈耶尔把背和头靠在椅背上，手摸着领带，一边考虑一边说："我想我已经知道情况了。你的处境的确很为难。甘娜格很容易感情冲动。她很爱好文学，你的天才吸

引了她。她这个女孩子心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瞻前顾后。你是不是也受了她的影响？”

“对了，是的。你的估计是对的。”

“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奈耶尔表示很同情。“可是结婚不只是感情的结合。这一点你也会同意。结婚也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至少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结婚关系到双方的家庭。请恕我直言。我认为，如果一辈子遭到家里人的反对，他们都不跟自己合作，这恐怕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甘娜格是一个有魅力的女孩子。我想不仅是甘娜格，很多热情的受过教育的女孩子都可能爱上你。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打开窗子说亮话：一个人免不了对别人起爱慕之心。可是如果打算跟别人生活一辈子就得考虑到很多问题。你不会以为我太过分，管得太多了吧？”

布里摇摇头说：“你继续说吧！”

“如果你们在肯定关系以前把事情告诉我，我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因为我们毕竟已经有了一两年的交情。在一般情况下，潘迪特是比较开明的。但是，唉！他已经把意见告诉我了。我可以转告你，他决不会同意这件事情。如果甘娜格坚持己见，她将遭到极大的挫折。你想，这样一来她将遇到极大的痛苦。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她的生活怎么能够幸福美满？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假想。也许她不会坚持己见。因为她可能比她的姐姐和妹妹更加热爱自己的父亲。”

“我想让她自己做出决定。”布里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不想给别人的生活带来痛苦。”

“我知道你的性格。你说得很对。”奈耶尔耸了耸肩，休息一下，说：“我只是把实际情况告诉你。潘迪特先生的思想很开明，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奈耶尔字斟句酌地说：“我本人是主

张男女婚姻自由的。可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奇怪而复杂的情况。比方说：我的妹妹，或者说你的妹妹准备跟某个男孩子结婚。当然，现在幸运的是：你妹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你也很喜欢。是不是？”

“嗯！”

“可是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认为那个男孩子很不好，”奈耶尔特别强调这一句，“你一定会劝阻你的妹妹。如果可能的话，你会不让她结婚，是不是？”

“嗯！”布里捏紧拳头，手指嘎嘎作响，心里想：这个律师把我引进了他要谈话的圈套里。他大胆地承认自己的处境，说：“我当然要劝她，但是有一定的限度。”

“对！如果她不听劝告，你会不会因为她违反了你的意志而不管她？你会不会对她的事情袖手旁观？”

布里没有说话。

“你想，如果甘娜格坚持己见，她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她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将一落千丈！”奈耶尔的语气变得十分严肃。他好像在高等法院的法官面前陈述自己的最后结论：“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开始就谈到自己的自尊心。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也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

布里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律师把他叫做“亲爱的朋友”，可是说话拐弯抹角，设下圈套，逼得他无话可说。他很后悔：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贵族阶级的文明礼貌多么虚伪啊！

他站起身来说：“我早就说过，对这件事情我过去没有坚持过，现在也不坚持。再见！”

他说完扬长而去，连看也不看奈耶尔一眼。

* * * *

甘达和甘娜格焦急不安地等候奈耶尔。奈耶尔回来后，甘达责备他："这么晚才回来，上哪儿去了？现在什么时候了？把我们急坏了！"

"在牛奶市街待了很长时间。"奈耶尔说。

"你应该给我们打个电话。"甘达埋怨他。

甘娜格讽刺道："就是嘛！跟朋友聊起天来就不管别人的死活了。我们为了你连茶也没有喝。"

"对啊！我不是跟自己的朋友聊天，而是跟别人的朋友聊天。"说完对甘娜格说："我给你带来了消息！"

"谁的消息？"

"布里的消息。"

"老兄，咱们先喝茶吧！我的嗓子都渴坏了。"甘达打断他的话，朝屋外的草坪走去。草坪里已经摆好了藤椅和茶几，茶几上放了茶具。

纳诺正在玩一只大皮球，看见奈耶尔来了，张开两只胳臂叫"爸爸，爸爸！"

"我已经跟布里一起喝过茶了。好吧！再喝一杯吧！"

奈耶尔走到纳诺面前，把她举起来，然后抓住她的两只脚把她倒挂起来转圈子。她的卷曲头发和长袍在空中飘来飘去。纳诺高兴地叫着："真好玩！真好玩！"

"小鬼，行了！"甘达对孩子装出有些生气的样子。

纳诺刚学会跑。有人称赞她两句她就会跑给你看。她一定要跟爸爸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奈耶尔举着纳诺的小胳臂，在她前面慢慢地跑着。甘娜格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奈耶尔坐在甘达对面的椅子上。甘娜格坐在他旁边，急切地问道："他说了些什么？"

奈耶尔喝了两口茶，思考了一下，说："你到拘留所去看他，帮助了他。他对此表示感谢。"

"还说了些什么？"

奈耶尔又喝了两口茶，严肃地说："他还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至少我认为那些话很不中听。"

甘娜格的脸色阴沉下来，问道："他还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这件事情他过去没有坚持过，现在也不坚持。"

甘娜格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相信！不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问题，他是怎么谈的？"

"除了你和他将来的关系以外，我们还能谈什么？"

"你大概跟他说了一些瞧不起他的话。他是有自尊心的。"甘娜格显得很生气。

"谈话是在咱们家里进行的。我不至于这样没有礼貌，会在自己家里侮辱一个客人。我只不过问他：'如果她家里人和你家里人都不同意这桩婚事，你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好吧！就算是我坚持吧！"甘娜格低下头继续说："难道只有男人能够选择对象？女人就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对象？"

"可是让别人这么说多么不好？他尊重你吗？你在死气白赖地追他！你有没有自尊心？"甘达非常生气。

奈耶尔说："女人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对象。她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对象？可是布里的这种傲慢态度既不会使女方感到光彩，也不会增加他自己的身分。一个男孩子既然爱上了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又瞧不起她？为什么在别人面前贬低她？"

"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是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甘娜格

说。

“这一点我承认。”奈耶尔平静地说。“哎！即使你先提出，正好像你姐姐当初爱上我一样……”

“胡说八道！”甘达举起茶匙做出要打他的样子。她虽然皱着眉头，但脸上还是挂着微笑。

“你不让我说就算了吧！”奈耶尔态度仍然很严肃。“即使那样，我还是到你父亲面前去求婚。我也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件事情。即使女方先提，男方也应该承担这一责任才能使大家脸上有光彩。女方处在被动地位，只有她的要求被接受以后她才会感到自豪。”

“好啊！你真了不起！”甘达打断他的话。

奈耶尔继续说：“但是，男方如果这样做也往往会感到很为难。”

“他们这样做有什么为难？”甘娜格皱紧眉头。

“我没有说为难，只是说感到很为难。布里为什么说他没有坚持？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坚持。他知道自己的经济地位如何。因此他从来没有主动向你提出这一要求。”

“这话不对！但是咱们现在先不谈这些。你是律师，能说会道，可以随便说。他可不会要花招骗人。”

“我要花招？我骗人？”奈耶尔不同意她的说法。

“可不是！”甘娜格笑了。

“他诚实可靠吗？”奈耶尔的态度依然很严肃。

“我完全相信他。”甘娜格坚定地说。

“我可是有另外一方面的证据。”奈耶尔慢慢地说。

“有什么证据？”甘娜格向他挑战。

奈耶尔想了一会儿问她：“布里的妹妹名叫达拉吧？”

“是的，我认识她。她像她哥哥一样，很有天才。她长得很漂亮。”

“她今年准备参加学士学位的考试，是不是？”

“是的，这有什么关系？”

“达拉准备在七月份结婚，你知道吗？”

“对啊！……怎么啦？”

“你知道跟谁结婚吗？”

“不知道。”

“你跟达拉关系密切吗？”

“不十分密切。”

奈耶尔想了一会儿说：“去年有一个学生在考场舞弊，跟监考人吵架，后来事情闹得很大。这件事情你还记得吧？”

“对了，我记得很清楚。他还打了丁穆哈默德教授。”

“那个男孩子名叫索姆拉杰·萨赫尼。是不是？”

“可能是的，我记不清了。”

“你能相信一个有才华的女孩子会愿意跟索姆拉杰·萨赫尼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男孩子结婚吗？”

“我不知道。我想她不会……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奈耶尔想了一会儿说：“布里的妹妹跟索姆拉杰·萨赫尼定了亲。听说女孩子不愿意，可是她家里人和她哥哥硬是强迫她跟他结婚！”

“这太不像话了！他不但自己随心所欲，还强迫妹妹嫁给这样的人！”甘达表示非常愤慨。

甘娜格说：“这不可能。我不相信。”

奈耶尔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指着走廊前面的汽车说：“咱们现在就到波拉邦泰胡同去，把情况调查清楚怎么样？”

"调查什么情况?"甘娜格挺直脖子问他。

"你自己去问他,达拉是不是准备七月份跟那个由于在考场舞弊被开除的索姆拉杰·萨赫尼结婚?"

"哎呀!这算什么?这可能是达拉自愿的。"

"你这个人也太富于幻想了。"甘达说。

"你刚才说过,一个有才华的女孩子是不会跟这样的人结婚的。"奈耶尔用手指着甘娜格,提醒她注意这一点。

"可是,也许她自愿跟他结婚。也许他身上有什么优点值得她爱。"

"他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他像泰戈尔那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印度陆军的一位爱国战士?"

"我哪儿知道?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各人有各人的性格。"

"我还听说,为了强迫女孩子服从,甚至动手打了她。她的头被打破了,无可奈何,最后只得答应了。"

"这不可能!"甘娜格转过脸去,说:"我去问达拉。"

"达拉已经被制伏了。现在怎么敢说真话呢?这件事情我已经从布里的谈话中得到证实。"

"他在谈话中承认了什么?"甘娜格看着奈耶尔。

"你听我说,我并没有告诉布里我已经知道这桩婚事了。我只告诉他,他父亲和苏克拉尔一起来找过我。他对我说,苏克拉尔是他妹妹未来的公公。我问他:'男孩子做什么工作?很有出息吧?'他回答说:'男孩子很有出息,可能在自己办的商行里工作。他们的情况我不完全了解。'全拉合尔的人都知道考场舞弊的事,而索姆拉杰未来的大舅子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个新闻记者!这种话能使人相信吗?"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骗子手!"

甘达愤愤地说。

甘娜格从椅子上跳起来说:"姐姐，你为什么骂人? 我不能……"

奈耶尔说:"哎呀! 没有人骂他。我不过把他说的话告诉了你。他说他不了解索姆拉杰的情况。你认为他说的话是事实吗?"

"这些都是你们律师耍的鬼花招。他并没有说他逼迫妹妹结婚,是不是?"

甘达说:"哎,他怎么会这么说呢?"

"好吧! 他说他对索姆拉杰不了解。这是不是证明他很诚实?"奈耶尔逼紧一步问她。

甘娜格站起身来走进卧室,蒙住头趴在床上。

# 十三

布里满怀好意却遭到了侮辱,心里很不痛快。他相信,甘娜格为了他什么事情也愿意做; 她可以离开中产阶级的高楼大厦跟他一起到这肮脏的胡同里来。可是他不能不考虑奈耶尔的侮辱性的刺痛人心的话语。

他想: 在目前的情况下娶一个甘娜格这样的有文化的大家闺秀做妻子跟自己的身份是否相符? 既然没有花瓶可以插花,为什么要把花摘来呢? 他如果不消除贫穷和失业给自己带来的耻辱和困境就不可能对奈耶尔和潘迪特进行有力的回击。他如果不能神气十足地开着小汽车把甘娜格从他们面前接回来,就不应该想娶她或者得到她。现在这一切只是空想,要娶她只能招来他们对自己的侮辱。他简直不能想象,甘娜格会像他的母

亲和妹妹一样穿着破旧的裤子和紧身上衣，坐在波拉邦泰胡同自己家的厨房里洗衣服，擦洗碗和盘子。布里承认，他过早地跟甘娜格发生了爱情，这是一个错误。这样做会耽误他自己的前途，也会耽误甘娜格的前途，没有什么好处。

布里决心控制住自己的思想和情绪，埋头写历史书，把剩下的工作做完。他花了四天的时间，不但写完了，而且还修改了一遍。他想下午五点钟把书送到高斯那里去。他把写好的稿纸捆好，坐在胡同里的台阶上跟库沙尔辛哈聊天。库沙尔辛哈的商店在市场大火中烧掉了。他就在库赫大妈的台阶上摆了一个卖油炸小吃的摊子。穆甘德拉尔也在迪万金德的台阶上摆了一个小摊子。这两个摊子都在胡同里靠近市场那一头。

迪加拉姆平时很晚才从办公室下班回来。可是今天还不到四点钟就回来了，他的脸色很不好。库沙尔辛哈问他："先生，你的脸色很不好，出了什么事？"

迪加拉姆在赛德米塔市场的保险分公司工作。昨天晚上格姆沙赫的楼房被烧毁，保险分公司的办公室也烧掉了。还有人动了刀子，杀死了几个人。他们这些职员被叫到麦克劳德路办公室。上级命令他们在一个月内把档案整理好，然后重新给他们分配工作。他们必须服从上级的分配。

这时尔登也回来了。城市里的工商业都停止营业。因此，他舅舅的货物运输公司没有发货和卸货的任务。

戈宾德拉姆战争时期发了财，在克里什那纳格尔盖了两栋房子。为了得到一笔可观的房租，他把这两栋房子租出去，自己住在波拉邦泰的狭小屋子里。现在虽然工商业都停止营业，但是他并不在乎。他还有别的事情可做。

分治委员会已经就拉合尔北部和南部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

的分界线问题做出了决定。虽然拉合尔的归属问题还没有做出决定，但是已经宣布将拉维河对岸的谢克布拉划入巴基斯坦。从白沙瓦到谢克布拉一带的很多印度教商人都纷纷逃到拉合尔来了。为了安置这些难民，在埃伯德路的伯德里达斯仓库附近，什哈勒米外面的水池旁边，梅拉拉姆的湿婆庙附近，城堡以及什希德根杰锡克庙和古鲁达德·珀文等地附近都搭了帐篷。尔登每天到难民营去帮忙。梅瓦拉姆和比尔辛哈从拘留所出来以后也跟他一起到那儿去。此外，他们还代表印度教徒自卫委员会每天两次去车站迎接从西部逃来的印度教徒，负责安排他们的住处。

快到五点钟的时候比鲁默尔从邮局回来，看见胡同里坐着很多人，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迪加拉姆把办公室被烧的事情向他叙述了一遍。

尔登叹了一口气，骂道："有什么办法？印度教徒一再让步。穆斯林警察公开站在穆斯林一边。每天从西边逃来的难民就有一二百人。"

比鲁默尔打断他的话说："东部穆斯林的情况你知道吗？我们组里有一个名叫亚古布的穆斯林，家住在巴格万布拉，只有两间小屋子。他现在到处诉苦。他父亲和岳父都从格布尔特拉逃到这儿来了。他的哥哥被杀死了，他的嫂嫂和妹妹被抢走了。现在十七口人住在两间小屋子里。他说，巴格万布拉的穆斯林难民营里住了两千人，臭气熏天，连呼吸都很困难。"

布里站起来，说："好吧！我走了。我要到莫里门去一趟。"

"怎么？……你发疯了？"迪加拉姆拦住他。"刚才说过，赛德米塔的秩序很乱。现在谁也不能够一个人到那儿去。"

"老兄，我得去取钱。"布里表示无可奈何。

“让那些钱见鬼去吧！绝对不能到那儿去。”库沙尔辛哈拦住他。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先等一等，明天早上八九点钟我跟你一起去。”尔登说。

迪加拉姆告诉他们：“到这样的地方去至少要有三个人才行。莫迪门和赛德米塔都一样。”

布里没有办法，只得打消马上就到高斯那儿去的念头。再说，他也不想带上保卫人员到高斯那里去。第二天早上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布里夹着一个书包独自出门。他没有去鱼市和什哈勒米，而是从沃乔瓦利，经过希沙莫迪朝卢哈里门走。这个地区的居民都是印度教徒。很多店铺还开着，但是人不多。走到苏德尔市场的十字路口，迎面走来默斯乌德。他也跟布里一样，腋下夹了一个书包。但是他的书包比布里的书包小一些。

“喂！布里老兄！”默斯乌德跟他打招呼说：“什哈勒米发生的事情把我吓坏了。再也不敢走那条路了。我正从这儿绕道到你那儿去。”

他的神色十分沮丧，又皱又脏的衣服发出一股汗臭。头上戴的皮制高帽子也不见了。布里问他：“怎么？你好吗？我能替你做些什么事？”

“还问我好不好？”默斯乌德叹了一口气说：“你大概还不知道，可怜的高斯先生被杀害了。愿真主让他升入天堂！”

“是吗？”布里惊叫了一声，书包差点儿掉在地上，但觉得眼前一阵发黑。他三个月的艰苦劳动，他梦寐以求的五百五十个卢比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我正准备到他那儿去。我的五百五十个卢比全都落空了。”布里把腋下的书包指给他看，接着镇静下来说：“五百卢比算不

了什么。五十万卢比也比不上一个人的生命。"

"老兄，高斯的确是个好人。"默斯乌德说。"街坊上的印度教徒并没有碰他。他是因为脸上那把穆斯林胡子才被杀害的。哎！这骚乱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高斯先生在外面被人捅了一刀子。杀人犯把刀子捅进他的肚子里就跑了。他倒在地上，刀子从背后穿出来。昨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家里人正准备把尸体抬出去埋掉。我真是难过极了。像他这样人人都尊敬的人死了以后去吊孝的人还不到十个。警察局的卡车把尸体送到墓地。随卡车去送葬的只有三个人。"

默斯乌德继续说："咱们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让我给中学课本写注释，答应给我一百卢比。他亲笔写的纸条还在我这儿。这注释已经写好了。"默斯乌德把腋下的书包拿给布里看，接着说："谁想要就可以拿走。我现在手头很紧，急需钱用。如果有人要这些东西，只给我七十五卢比就行了。我到你那儿来就是因为你有些名气。你跟出版商有交情。你还认识新印度出版社的吉尔塔里拉尔先生……"

"请你再也不要提那个无耻之徒。他说话尽撒谎。"布里显出十分厌恶的样子。

默斯乌德还不死心，继续说："老兄，你很会写东西，很有名气，是我的老师。你就把它拿去看看吧！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用你的名义交给出版商。分给我多少钱我都同意。你是我的同行兄弟！"

"不行，不行！可不能这么说。"布里使劲摇手。"我能帮忙的地方一定帮忙。如果以我的名义发表还要跟你分成，那简直太不公平了。好吧，我的朋友，我现在要走了。我还要处理我自

己手上的纸条。”

默斯乌德还是不放他走，说：“我现在真是急坏了。四个月没有交房租。我向房东保证，等这份注释的稿费拿来以后付房租。现在这样一来他会把我的老婆孩子赶到外面去。你知道，我家的女人是戴面罩的。你把这纸条拿去吧！要不然借给我五十卢比也行。”

“老兄，现在我家里也没有钱付房租。我自己的情况跟你差不多，我知道你家的地址。以后如果有办法我再通知你。”

布里虽然劝慰默斯乌德，可是自己辛辛苦苦流汗赚来的五百五十卢比一下子从手上溜走了。这打击实在太大了。他想：这只是我个人的不幸，还是整个拉合尔，整个旁遮普甚至整个印度斯坦的不幸？以后又会怎么样呢？他又想：高斯的合同还在，我可以去找吉尔塔里拉尔，让他看看合同，使他知道我布里在两个月之内能赚五百五十卢比。我还可以要他跟沙赫教授打交道。当然他得付给沙赫八千卢比，但是他可以从中赚两万卢比。这样做对他也有好处。但是布里很讨厌他们这些人，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布里不想找吉尔塔里拉尔，而想找教育出版商滕伯德拉伊父子公司。因为出版历史教科书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任何出版商都可以从中捞到油水。

滕伯德拉伊父子公司的老板苏尔伊布尔加什是一位年轻人。布里把高斯先生被杀的消息告诉他以后，他连表面上的哀悼也没有表示，说道：“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才用了五年，沙赫就想把它换下来，改用高斯的书。我可不能花钱让沙赫把我们的教科书换掉。教科书委员会的穆斯林总是照顾穆斯林出版商。他们经常把印度教出版商的书推掉而采用穆斯林出版商的书。

我们本来打算给沙赫一万卢比，可是他不把书交给我们。你看他多么偏袒，多么不公道。哎，老天爷明镜高悬，他老人家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看，咱们这儿从前一个穆斯林出版商也没有。可是现在他们掌握了好几个出版社。不光是出版社，整个国家都到他们手里去了。我们正准备把出版社迁到德里去，这儿只办一个分社。你们这些印度教作家都拆印度教出版商的台，把自己的书交给穆斯林去出版。而他们却非常重视自己的宗教与民族。印度教徒只知道要钱啊要钱！所以才搞到这步田地。要不然拉合尔的全部企业现在都在印度教徒手上。”

布里听完苏尔伊布尔加什对保卫印度教的说教以后往回走。他感到周围有一种无形的桎梏在束缚着自己，使他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回到家里，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装满历史教科书手稿的书包就在他身边。这手稿本来可以给他带来五百五十卢比，给沙赫带来八千卢比。而现在，他脑力劳动的这些成果还不如白纸值钱。因为这些稿纸现在不能用来写字，而只能交给杂货商用它们来包东西。

他眼前出现了默斯乌德的面孔。默斯乌德急切地打算以半价出卖自己的手稿。而现在布里自己也不得不去求别人这么办。他有能力使自己的文章精益求精，但是却没有能力出版自己的著作。他感到非常遗憾。没有财产的人除了被别人雇用以外还会有什么出路呢？他们会因为没有机会替财主们当奴仆而吃尽苦头！这天晚上他一直到很晚还没有入睡。他想起了奈耶尔和潘迪特的态度，更增添了贫困和不幸带来的痛苦。

第二天，布里放下架子跑了几家报社。编辑们对他态度很傲慢，要他在门外等候接见，他只得忍气吞声，老老实实地等候。《明星报》要他写一个爱情故事。《贵妇人报》要他写一篇有

社会教育意义的故事。此外还要他将英文杂志上一篇有关节制生育的文章翻译过来。布里都一一接受下来，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把自己过去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作了一些修改，另外凑上两篇东西，赚了二十个卢比。其中十五卢比现款，五个卢比暂时还不给。

报社要布里替他们写短篇小说，每篇小说给十五个卢比。从前，布里很有灵感，很快就可以编出一个故事来。可是现在有生活负担，心里很焦急，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灵感了。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想出一个办法：念英文小说，然后根据故事内容用乌尔都语写成短篇小说。他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整整一个礼拜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由于拉合尔有可能划归巴基斯坦，印度教徒都议论纷纷。波拉邦泰胡同的人也跟其它很多胡同的人一样，决心不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拉合尔。七月初，印度斯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已经基本确定，拉合尔有可能划归巴基斯坦。可是包括波拉邦泰胡同在内的很多地方的居民都认为拉合尔不会划归巴基斯坦，因为它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是印度教徒。他们想：即使划归巴基斯坦，他们也不离开这儿。谁也不能把他们从自己家里赶走。

什哈勒米大火以后，克西达拉姆和班纳拉尔在大门上钉上白铁皮，锁上几把大锁，说是到沃林达文—默图拉朝圣去了。当时街坊邻居都瞧不起他们。可是七月中旬政府声明发表以后所有的人都害怕了。政府向各级工作人员发出通知：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可以在印度斯坦，也可以在巴基斯坦。他们可以要求改变自己现在工作的地点。老百姓们理解到：这一声明意味着政府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官员和印度

斯坦境内的穆斯林官员的安全概不负责。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又能依靠谁呢？

胡同里的政府职员有戈宾德拉姆，布尔普德亚尔医生，邮局职员比鲁默尔和秘书处职员萨图拉姆。他们傍晚时坐在台阶上商量了很久。库沙尔辛哈和拉姆卢帕亚也跟他们一起商量。戈宾德拉姆认为不应该离开拉合尔。布尔普德亚尔医生有些动摇，胡同里只有他一个人是从外地来的。他很难过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咱们无论到哪儿去都照样过日子，而拉合尔永远是拉合尔。"

比鲁默尔一想起要离开旁遮普就害怕。他刚开始工作时曾经在铁路上的邮局干过，一九四〇年被调到东部的格德格去工作过几个月。他说："老兄，那个地方的人真奇怪。虽然也是印度教徒，但是说起话来就好像把小石头扔在碗里然后摇晃这只碗时发出来的声音。女人们只用一块布缠住腰。吃的东西也跟咱们的不一样。他们把大米煮熟以后放在水里泡一些时候才吃。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也跟咱们不同。那儿的臭虫和蚊子多得要命，人睡在床上如果不被臭虫拖走就会被蚊子抬走。拉合尔的穆斯林虽然成了我们的仇人，但是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衣，吃喝的东西也都一样。只是印度教的庙和清真寺不同。"他接着大声说："十年来我就没有到庙里去过一次。咱们这样互相仇视到什么时候为止？"

拉姆卢帕亚非常焦急。达拉的嫁妆已经备办好了。从私人贷款基金会借的钱以及用农村里的旧房屋作抵押向哥哥借的钱都花在备办达拉的婚事上了。现在离结婚的日期只有九天了。如果不把女儿的婚事办完就动身到别的地方去，这一切都会白白地浪费。哥哥还替他赊来很多面粉和酥油。这些东西的价格

比市场价格便宜一些。他能把这些东西带走吗？

拉姆卢帕亚跟妻子和大儿子一起商量这个伤脑筋的问题。他说："现在几乎每天都戒严。可是这一段时期内能办喜事的吉日很多。咱们能不能办喜事？既然有不少人家在办喜事，咱们为什么不能办？哎，咱们只有靠老天爷保佑！咱们离开拉合尔能到哪儿去呢？"二十七年来拉姆卢帕亚的生活一直与学校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学校他还能找到什么工作？想到这里他不禁忧从中来，摸着脑袋说："哎，我的老天爷，只有靠你保佑！"

布里对拉合尔的亲切感情完全消失了。它在各方面都对他冷酷无情。它似乎很讨厌他，不能容忍他待在这儿。格希什毫无道理地剥夺了他的工作，而它却偏袒格希什。拉合尔属于甘娜格，而甘娜格现在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拉合尔属于吉尔塔里拉尔和奈耶尔，而他们两个人却由于自己的金钱与地位瞧不起他；拉合尔也属于拉姆杰瓦亚，戈宾德拉姆，克西达拉姆，班纳拉尔，苏克拉尔和索姆拉杰，因为这儿有他们的财产。可是布里在拉合尔有什么呢？他可以在德里或者北方邦找到工作，也许能到孟买去写电影故事和脚本赚大钱。但是，再过一个星期就要给妹妹办喜事了。他不能要父亲在这个时候离开拉合尔。如果结婚推迟了，一切准备工作都会付之东流。这将成为终身的负担。哎！女孩子都是灾难！他还想：只有先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才能出去。

城里有不少人家举行婚礼。但是现在的婚礼比六月份克西达拉姆的女儿的婚礼更加简陋了。到处是骚乱。人们都担心以后会天各一方，不如趁早把婚事办了。现在的婚礼非常简单。男方的几个人或者邀集在一起或者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新娘家里。新娘和新郎都不戴花冠，在没有鼓乐的情况下举行扔炒米

和送亲的仪式。然后新郎或是步行或是借用汽车把新娘接到自己家里。嫁妆也都不声不响地送过门。拉姆卢帕亚和拉姆杰瓦亚都很担心，怕苏克拉尔不同意自己儿子的婚事办得这么简陋。但是他们又不敢提出把婚事推迟。因为达拉拒婚的传说好不容易才平息下来。如果提出婚期推迟，男方可能有别的想法。此外，他们还想：最好是放下这个包袱，反正总有一天要把她送走。以后的事情只有老天爷知道。

当初，达拉拒婚的消息传到苏克拉尔耳朵里；他大发雷霆，痛骂达拉的父亲和伯伯，扬言要用鞋子当众打他们，还说："这穷光蛋的女孩子我根本就瞧不起。有好几个女孩子家的人准备送给我五万卢比嫁妆，他们每天都往我这儿跑，把头巾放在我脚下求我答应他们。"

达拉的伯伯和父亲向他发誓没有这么回事，低三下四地求他。他虽然很生气，但是知道考场里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份量。如果解除婚约，对于他再跟别人提亲会很不利。

现在拉姆杰瓦亚带着弟弟一起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大声说："哎呀！我并不想使你们为难。办事情得看是什么时候。我们要遵守宗教的规矩而不要讲究排场。在目前这种局势下不必讲究风俗习惯。我去开一张戒严时期的通行证。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人数不会太多，不过十来个人。婚事一定要办。这关系到你们的脸面，也关系到我们的脸面。"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拉姆卢帕亚回到家里，穿好上衣坐在台阶上。他的脸上表情很沉重，叹了一口气，对戈宾德拉姆说："苏克拉尔说星期天举行婚礼。一切都要靠你们大家帮忙。"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胡同里传开了。布什巴听到这个消息赶紧走到窗口叫道："多希的妈！"

布什巴从前把帕格文蒂和梅拉黛伊都叫做"大姐"。她一叫"大姐"，往往她们两个人都同时回答。可是布里和尔登的年龄比她小不了多少。现在达拉也长大了。为了表示客气，她把帕格文蒂叫做"多希的妈"，把梅拉黛伊叫做"尼曼的妈"。

帕格文蒂走到窗口，布什巴问她："从明天起，女孩子要开始染姜黄[①]了吧！"

加尔达萝站在另外一个窗口说："当然要染。只有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四天的时间了。我们从前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染姜黄。"

"妈妈，姐姐说她不想受这份罪。"乌莎把姐姐的想法告诉她们。达拉再过四天就要结婚了，乌莎不想惊动她。

"不行！不行！"布什巴和加尔达萝都表示反对："我们要来给她搽姜黄。搽了姜黄以后可以用肥皂洗澡，但是不能换衣服。如果换了衣服，结婚那天就不漂亮了。"

帕格文蒂对大家说："妹妹们，孩子们，事情都靠你们做，何必问我呢？"

西达站在自己家门口说："阿姨，该请大家唱几天歌吧！"

"孩子，宣布了这该死的戒严令，现在谁家还能唱歌？"梅拉黛伊神情沮丧地提醒大家。

"戒严令有什么关系？咱们在自己家里唱歌。"西达说。

布什巴表示同意："对了，咱们在家里唱歌。从二十号开始只是在晚上十一点到早上四点这一段时间戒严。"

坐在台阶上的迪加拉姆插话道："嫂嫂，你这话说得不对。虽然别的时间不戒严，但是禁止唱歌奏乐，禁止喧哗。干吗要为这点事情惹祸？"

---

① 根据印度的风俗习惯，在举行婚礼的前几天，新娘新郎都要用姜黄染身体。

比尔辛哈站在自己窗口说："就只禁止咱们唱歌！"接着愤愤地说："莫吉门的穆斯林清早四点钟就大喊大叫：'真主把我带到麦地那[①]去吧！'对他们什么也不禁止。现在该把他们送到麦地那去了！"

"比尔辛哈大哥！"戈宾德拉姆说，"早上四点钟停止戒严是为了让他们在把斋以前吃得饱饱的，晚上十一点钟开始戒严也是为了他们的方便。老兄，穆斯林官员为他们想得可周到呢！"

梅拉黛伊在楼上窗口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管他们是为了什么，反正这样做总比全天戒严舒服一些。"

拉姆卢帕亚要她不要想得太天真，说："谁会考虑到咱们的痛苦？他们干事情都只考虑到自己的宗教。"

"既然白天不戒严，咱们就在中午唱歌吧！"布什巴提议。

第二天早上，该上班的男人都上班去了。大约十点钟左右，尔登和比尔辛哈安排好难民回家。西达对尔登说："哥哥，我们中午唱歌。你和布里大哥一起到乌吉胡同去把希萝姐接来吧！"

"好吧！"尔登说完就上楼去了。

胡同里没有别的人。比尔辛哈狠狠地瞪了西达一眼说："你去求别人做事情也不跟我说一声！"

西达看了他一眼，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朝自己家门口走去。

古杰尔辛哈堡和默金格出事以后人们不让女孩子和年轻媳妇单独出门。出门时得有两个男人跟在她们身边才行。大约十一点钟，布里和比尔辛哈在布什巴的催促下到乌吉胡同去接希萝。

---

① 伊斯兰教圣地之一。

他们把希萝接回来，走进胡同，迪马对布里说："大哥，有你的挂号信。"

老邮差认识胡同里所有的人。他让达拉代布里签字，把信交给她就走了。

达拉领了挂号信以后，母亲很想知道信的内容，说："孩子，你给我念念，里面都写了些什么？"

母亲按照传统想法，认为既然信件寄到家里，就是全家人的信，谁也可以看它。可是达拉看了信封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以后对母亲说："不行，我不能拆这封信。这是寄给哥哥的。让他自己拆吧！给某一个人寄的署名信旁人不能拆。"达拉把信放在柜子上面的抽屉里。妈妈觉得这种做法很新鲜，可是自己的孩子是有知识的。她没有办法，只能等儿子回来以后再说。

布里上楼，用英语问达拉："怎么回事？挂号信是从哪儿寄来的？"

因为母亲就在面前，达拉用英语回答说："从奈尼塔耳寄来的。妈妈说要我拆开来看，我没有拆。寄信人是甘·德达，是从维默尔·维拉寄来的。可能是甘娜格的信。"她说话的态度很严肃。

达拉从柜子的抽屉里把信取出来交给布里。布里神情很紧张，避开大家，到走廊里把信打开。信有好几页，里面还夹着两张一百卢比的钞票。布里把钞票藏在手心里，开始念信。

甘娜格在长达六页的信里写出了自己痛苦的心情。由于父亲和姐夫的反对与压力，她不得不同意在两个月之内既不写信给他，也不跟他见面。她写道：

"我们决心生活在一起，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北方邦的情况与旁遮普完全两样。这儿没有教派纠纷，由国大党执政，实行

自治。在充满教派分歧和猜忌心的旁遮普，你是不会受到重视的。而在北方邦你可能受到重视。这儿的人既敬重爱国心，也赏识天才。我已经跟一位议会秘书接洽好，我们两个人如果到勒克瑙去，可以每人得到一份月薪二百卢比的差事。也许你的薪金还会比这更高。我已经向家里人表明了我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誓言。现在我还可能得到姐夫的帮助。

"如果你不到这儿来，我就到你那儿去。你如果同意让我去就赶快写信给我。我希望我能够在这凉爽的天气里，在这迷人的湖畔，把长期积压的离愁别绪一扫而光。这儿的自然景色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群山环抱着小小的湖泊。太美了，你简直不可能想象。路费和旅馆费我现在寄给你。这些钱都是你的。你如果用不着，希望你不要生气。你可以把它撕掉，扔掉或者烧掉，但是不要还给我。你什么时候来，请拍电报告诉我。这个地方你不熟悉，我到汽车站去接你。"甘娜格把旅行路线也划给他了，并要他回一封挂号信。

* * * *

上个礼拜下了两场雨，现在出太阳，天气特别闷热。从中午开始，天上只有淡淡的几片云彩，一丝风也没有。妇女们坐在帕格文蒂的小屋子里，热得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梅拉黛伊把自己大屋子里的床搬出来，开了电扇，让大家到她那儿去唱歌。

一共唱了七首"嫁娘之歌"。歌词内容是女孩子请父亲替自己找一个如意丈夫。希萝，乌莎和西达拿着小鼓坐在中间。按照规矩，新娘子应该跟唱歌的人坐在一起。可是达拉很害臊，不愿意这么做。希萝硬把她拉来。她只得坐在线毯上，用做嫁妆

剩下的布给希萝和布什巴的孩子缝衣服。乡下的亲戚不可能来参加婚礼。住在其它胡同的女亲戚也来不了。这天希萝的母亲也没有来。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希萝和西达的声音很高，因此并不显得冷清。她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对歌。乌莎和布什巴也跟她们一起唱。

拉姆卢帕亚拿着一把小扇子，到阴凉的院子里躺在小床上睡午觉。布里在走廊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甘娜格的信。他想：只有四天达拉就要结婚了，在这以前他是无法出去的。达拉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因此没有问他信的内容。可是别人可能问他，他得考虑如何回答。他念信念得十分专心，甚至没有发现女人们已经搬了一个地方，也没有听到她们唱歌。

这封信使得布里浑身充满了激情。他想出去走一走。这时，他才听到希萝和西达的充满伤感的歌声。

布里走进胡同，看见比尔辛哈跟尔登一起坐在对面的台阶上。比尔辛哈大声对他说："你看，布里大哥一个人在楼上听她们唱歌。也不叫我们！"

布里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这时父亲在院子里问他："什么事情？从奈尼塔耳来了什么信？"

布里回答说："我替吉尔塔里拉尔先生办了一点事情。信是他写来的。他在那儿向一位议会秘书推荐了我，让我去见面。"

"太好了！太好了！"父亲兴奋地摇着扇子："二十八号举行婚礼；达拉三十号早上从婆家回来；你三十一号去；最迟不超过一二号。办这种事情可不能耽误。"

比尔辛哈在胡同里大声嚷道："伯妈，伯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梅拉黛伊从窗口说："什么事情？你说吧！"

“你们让布里哥听你们唱歌，为什么不让我听？难道我就没有资格听？我也去接希萝姐了。我也要上楼来听！”

梅拉黛伊回答说：“哎呀！你这个坏家伙！布里不在楼上。你们想来就来吧！谁拦住你们？这儿没有外人，都是自己的姐姐妹妹。”

比尔辛哈拽着尔登和布里，还有赫里，维杰伊和沙穆一窝蜂跑到梅拉黛伊房间里。男孩子来得太多，女孩子停下来不唱了。西达皱着眉头看着比尔辛哈，气急败坏地嚷道：“你们的文明礼貌都到哪里去了？男孩子跑到女孩子中间来干什么？让我们继续唱吧！”

比尔辛哈瞪了西达一眼，说：“你不要发火。我们问过伯妈。是伯妈要我们来的。”

“他刚才拖过死驴，身上很脏。”尔登在比尔辛哈肩膀上捶了一下。“你们不必生气，我们马上就走！”

希萝赶紧说：“你们是美男子，你们长命百岁。你们有钱又有势！欢迎你们来！”这是为婚礼而举行的联欢会。在这种场合她往往很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布里搬来一张小床，放在靠墙的地方。所有的男孩子都坐在上面。

布什巴对希萝说：“再唱一个吧！再唱一个吧！”

希萝点头答应，一边轻轻地拍着小鼓，一边想歌词。她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尔登，开始大声唱起来：

“我在你面前哀声啼哭，但却不把衷情倾诉！”

布里被他们硬拉来听女孩子唱歌。可是他脑子里一直想着甘娜格和她的信。这封信犹如一阵轻风，转眼间把他对女人的厌恶和愤恨心情吹得无影无踪。

希萝的嗓音柔润而悦耳，她的歌声传到布里耳朵里，使他如梦初醒。他仿佛看见达拉把甘娜格的信放在他手上，对他唱道：“我在你面前哀声啼哭，但却不把哀情倾诉！”

布里想起来，达拉曾经把自己的痛苦告诉阿瑟德。阿瑟德对他说过：“达拉很担心……”他还说：“哥哥不如外人了解妹妹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接着是达拉在床边上撞破额头。后来她又默认自己头晕倒在地上的谎话。达拉现在不挣扎了，低着头参加唱歌的仪式。她已经放弃了自己的追求。布里感到很内疚，好像两只手紧紧地压着自己的心。他开始觉得屋子里人太多，连呼吸也很困难。

希萝又放开喉咙伤心地唱道：

“你可以把我的辫子连根拔下，但却不能说我情人半点坏话！”

布里坐在地板上，目光呆滞，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他是注意听着还是思想已经开了小差。

尔登站起身来，对比尔辛哈说：“走吧，到火车站去！咱们负责的火车快要到了！”

布里也跟他们一起下了楼。他想赶快给甘娜格写一封回信，由挂号寄走。

* * * *

从东边来的穆斯林和从西边来的印度教徒都到拉合尔来避难。为了帮助他们，给穆斯林联盟，国大党，共产党和印度教大会的自愿服务人员发了通行证。他们可以在戒严期间自由通行。可是有些自愿人员遭到杀害，有些失踪。他们当中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徒。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志愿人员在晚上八

九点钟以前都回家。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回家，就在火车站或者难民营里过夜。有一次，梅瓦拉姆在巴沃利·萨赫布的难民营里过夜。他的爸爸和妈妈焦急地等他回来，一夜没有合眼。

这天晚上，尔登和梅瓦拉姆都回来了。可是到了九点钟，比尔辛哈还没有回来。他家里人很着急，跟尔登和梅瓦拉姆打听消息。他们两个人安慰他们说："他大概在火车站或者难民营过夜。不必担心。明天早上路上好走了他自己会回来。"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加尔达萝一听到解除戒严的号声，就赶紧坐在门外的台阶上。可是等到太阳升起老高了，比尔辛哈还没有回来。加尔达萝和比多大哭起来。街坊邻居劝他们："不要着急，比尔辛哈又不是小孩子，一定会回来。"

等到九点半钟，比尔辛哈还没有回来。这时，街坊邻居虽然仍旧劝说他的父母，但是他们自己也开始着急起来。梅瓦拉姆、尔登和布里出去找他。他们衬衣里面穿了白铁的护身甲，为了保护头部以免被棍子打伤，在帽子上缠了头巾，看上去很像从白沙瓦来的人。布尔普德亚尔和戈宾德拉姆打电话向所有的警察局询问比尔辛哈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拘留。

库沙尔辛哈再也不能在台阶上卖薄饼和炸丸子了。他静静地坐着，膝盖蜷缩在胸口，目不转睛地看着胡同口上。一会儿拉姆卢帕亚走过来跟他坐在一起，一会儿穆甘德拉尔走过来跟他坐在一起。他们都想跟他谈谈，安慰安慰他。

加尔达萝和比多坐在自己台阶上哭，有时还大叫两声。街坊邻居的女人轮流陪坐在她们身边。她们俩一直没有回家做饭。

十一点半钟的时候，拉姆卢帕亚抓住库沙尔辛哈的手说：

“老兄，走吧！到我家吃饭去！”库沙尔辛哈不去。赫里用盘子端了吃的东西送到他面前。梅拉黛伊和布什巴也从家里用小碗盛着菜送来了。迪加拉姆的妻子硬拉比多到她家去吃饭。加尔达萝被比鲁默尔的母亲拉走了。

大约一点半钟，布尔普德亚尔医生和戈宾德拉姆回来了。从他们阴沉的脸色可以明显地看出事情没有办成。医生累极了，一下子坐在台阶上，也不管裤子会不会弄脏。他告诉大家：“我们从警察局得不到任何消息。后来找了市长汗·库尔谢德阿里，请他打电话询问。但还是得不到什么消息。库尔谢德阿里是一个好官，没有宗教偏见。他告诉我们实话。现在谁也不了解情况。城里每天抓起来和释放的人有一千多个，谁也不把这些情况上报。如果自己到警察局去给书记官几个卢比也许能打听到情况。”

库沙尔辛哈站起来说：“要多少钱？我的钱你都拿去吧！我的钱还有什么用处？”

拉姆卢帕亚说：“医生，你跟我一起到布兰教授那里去吧！他是总督的顾问。他的电话哪个警察局长敢不回答？他的公馆已经被烧掉了，家里人都到勒克瑙去了。教授现在住在赛沃尔饭店。他在这儿有工作，不能走。他是个好人，小时候是我的学生。一九四二年布里被捕时我找过他。他当时就打电话给沃利穆哈默德，提出：如果这个孩子需要交保释放，他本人愿意担保。”

库沙尔辛哈想跟他一起去。他劝库沙尔辛哈不要着急，不必自己去，然后带着穆甘德拉尔一起去找布兰教授。他顺便还要邀请布兰来参加达拉的婚礼。因为时间很紧迫，来不及印请帖，不得不口头通知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

大约两点钟，希萝跟几个人一起来了。她一个人不能来。可是如果有女孩子结婚而她不能来参加唱歌，她会感到终身遗憾。因此她跟母亲说了半天，最后母亲总算同意了。

她来到胡同里一看，气氛完全变了。帕格文蒂悄悄地把情况告诉她。她也不得不到加尔达萝面前去劝慰几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法唱祝喜歌了。

布里，尔登和梅瓦拉姆找遍了比尔辛哈可能去的地方，下午四点钟才回来。人们继续安慰库沙尔辛哈和加尔达萝。他们说：有教派偏见的穆斯林官员给锡克族青年安上假罪名，逮捕和折磨他们。一旦被发现，他们就会马上把被捕的人释放出来。全胡同的人都愿意出面担保。

希萝和她母亲在这儿一直待到下午五点钟，然后由布里和尔登送她们回乌吉胡同。

尔登对布里他们说："好多天以来我们一直劝他不要到胡同外面去。我们跟他一起走路时心里也很害怕。我们这几个人的样子别人看不出来是什么人，只有认识的人才知道我们是印度教徒。可是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锡克教徒。"

布里气愤地说："达拉辛哈用刀剑威胁了一阵，自己从拉合尔逃走了。可是这儿的锡克人都成了穆斯林的眼中钉！"

尔登低声说："我们什么地方都找遍了。如果有人用刀子把他杀死扔在城墙外面的运河里或者扔进房子里放火烧了，谁还能找得到？我们经过仔细考虑才让他做拉伊巴哈杜尔·伯德里达斯难民营的工作。因为那儿只有古杰尔辛哈堡的少数穆斯林居民。"

晚上九点钟以前人们都回来了。比尔辛哈还是没有回来。库沙尔辛哈躺在床上，不动也不说话。他的头巾掉在床头的地

板上，头发很散乱，眼睛里的泪水不断往外流，好像一只漏水的罐子，不停地往外流水。胡同里的男人们都轮流来看他。

加尔达萝捶胸大哭。年轻的儿子突然失踪，这给她带来莫大的打击。她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比多更是泣不成声。邻居的女人坐在她们身边，劝慰他们："哎呀！你为什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的儿子会活到一百岁！"但是她们自己也知道，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

达拉已经染了姜黄，不能出门。她很难过，想到加尔达萝家去看看，可是妈妈不让她去。梅拉黛伊知道后也来劝阻她，说："不行，你不能去，不能做不吉利的事情！"

达拉坚持要去。布里也说："别人有不幸的事情，去慰问慰问有什么不吉利？"这是他好多天来第一次替达拉说话。尽管母亲反对，达拉还是去了。

第二天，布伦黛伊，梅拉黛伊和比鲁默尔的妻子都跟着加尔达萝一起哭。帕格文蒂因为第二天就要嫁女，没有跟她们一起哭。

加尔达萝越哭越伤心，一边捶着胸脯，一边骂尔登，梅瓦拉姆和布里，说他们不该把她的不懂事的孩子引上邪路。她还咒骂这些男孩子的母亲，说她们害死了她年轻的儿子。她祈求师尊让这些女人的孩子们都不得好死，让她们绝子灭孙。

加尔达萝的这些诅咒使布里、尔登和梅瓦拉姆的母亲无法忍受，她们再也坐不住了。

帕格文蒂说："我们为她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孩子为她的孩子冒了多大的风险！这个混帐女人的思想太坏，所以天神才这样惩罚她！"

布里和达拉劝母亲不要讲话。拉姆卢帕亚也对她说："你也

不想一想，她现在情绪正常吗？”

星期天下午，达拉举行婚礼，可是胡同里都由于比尔辛哈的死而充满了哀伤气氛。库沙尔辛哈收拾行李准备回到自己阔别三十年的两河中间的老家去。加尔达萝继续咒骂胡同里的人。胡同里的女人擦着眼泪送她到胡同口上。梅拉黛伊，帕格文蒂和米丹没有送她。尔登，布里，梅瓦拉姆和迪加拉姆一直把他们送到火车站。

* * * *

傍晚时，天气很热，布里只穿一件汗衫和围裤，帮母亲和希萝往新箱子里收拾达拉的嫁妆。父母坐在旁边，穿着围裤用小扇子扇着。

尔登跑上楼来，对他们说：“布兰教授来看你们。我把他领上来了。”

拉姆卢帕亚像弹簧似的跳起来。布里也站起来。拉姆卢帕亚很尊敬教授，对他的帮助很感激，因此邀请他来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他为了表示客气和尊敬，还邀请了自己学校的校长，但是只有两三位跟他地位差不多的教员来应付了一下就走了。他没有指望校长或者布兰教授会来。

父子俩赶紧穿好衣服。布里叫乌莎和赫里到尔登家去借两把椅子来。希萝和帕格文蒂都回避了。

布兰教授进门后双手合十向老师行礼。教授的光临使拉姆卢帕亚感到无比高兴。他连忙说：“你好！愿你时时快乐！”还讲了一些类似的话。这时，乌莎借来了椅子。但是椅子只有一把。拉姆卢帕亚请布兰坐。布兰回答说：“您坐吧！”说完自己坐在旁边的一只箱子上，说：“不会坐坏吧！我的重量不轻。对了，

达拉在哪儿？”

布里走进来，向他问好，然后站在一旁。拉姆卢帕亚搓着手说：“教授先生，您太费心了……”

“老师，不能这样说。”布兰对他说。“您为什么叫我教授先生？我的名字您又不是不知道。”

拉姆卢帕亚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把眼眶里的泪水控制住，没有往下流。

“我能做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吧！我过去一直没有来，实在对不起。”

拉姆卢帕亚双手合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布兰转过脸对布里说：“你告诉我，你近来怎么样？”

维杰伊又拿来一把洋铁皮和铁丝做的椅子。教授从箱子上下来坐在椅子上，说：“我家里人都到勒克瑙去了。我们在北方邦有一个制糖厂。这儿的房子都烧掉了。但是这些房子是保了险的，可以得到三十五万卢比的赔偿费。”

达拉进来向他问好。

布兰站起身来。

拉姆卢帕亚和布里请他坐下。他把椅子推到达拉身边说：“不，不，你坐吧！今天你是主人。”

“博士先生，您请坐吧！我从早上一直坐到现在。”达拉很客气，很腼腆而又很亲切地说。

“不行，不行！今天白天你还是女孩子，我用不着客气。可是今天晚上你就要成为一位夫人了。”

达拉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坐吧！”布兰坚持请她坐。

达拉想坐在箱子上。可是布兰自己坐在箱子上，让她坐在

椅子上。

拉姆卢帕亚站起来说："您请坐！我马上就来。"布里知道父亲要去给教授准备糖果点心。

"你坐吧！"布兰指着椅子要布里坐下，然后问达拉："唉！你额头上是怎么回事？"

布里转过脸去。达拉摸了一下额头说："没有什么。"

"这个伤疤从前就有吗？"

达拉低下头说："是的。"

"啊，我以前没有注意！"接着布兰看了她一下说："好啊，你真会想办法！外面穿上深颜色的衣服，把里面染了姜黄的衣服都遮住了。"

达拉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不是这样。"

布兰用英语对布里说："迎亲的人从哪儿来？那个愚蠢的男孩子怎么样了？"

"大哥，你来！"父亲在铁栏杆旁边叫布里。

布里叫了一声"来了！"来不及回答布兰的话就出去了。

"博士先生，您夏天没有到山区去吗？"达拉问他。

"我怎么能到那儿去呢？家里人都走了，让我一个人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布兰跟她谈到城市遭到破坏的情形，说："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布里一只手拿着一盘糖果，另一只手拿着一杯水走进来。父亲跟在他后面。他一进门就问："博士先生，您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也遇到了在印度斯坦工作还是在巴基斯坦工作的问题？"

"现在还不好说。一个大学不可能分成两个。"布兰回答道。"现在正在讨论在东旁遮普办大学的问题。考虑请默登莫汉辛

哈负责学生注册的工作。他肯定会去。至于我这个顾问的位置，不知道以后由谁担任总督，不知道是否需要我。詹金斯的手法是想让巴基斯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据估计，这个星期可能做出决定；蒙巴顿将有所行动。"

"您的公馆被烧，损失了好几十万卢比。哎！这也只能听天由命！"拉姆卢帕亚表示很同情。

"我们房子的保险金为三十五万卢比。六个月以前比这还要多一些，现在少了一些。"

拉姆卢帕亚请他吃糖果点心。

"哎呀！这是什么规矩？我是来为女孩子的婚事帮忙的还是来吃糖果的？我又不是迎亲队伍的人。"他看了看布里说："分配给我一点工作吧！"

"有什么工作好做？现在这种时局，什么事情也干不了。要不然需要您帮忙的事情还真不少。我原来想借您公馆里的餐具和家具用一用。现在好歹把婚事办了就算了。还有什么办法？"拉姆卢帕亚说。

他又让布兰吃点心。布兰吃了一个团子，喝了半杯水。

布兰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小盒子放在拉姆卢帕亚手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本来应当送点有用的东西。哎，我本来应该送给她一支自来水笔，是不是？"

"您能来就已经很看得起我们了！"布里对他表示感谢。

拉姆卢帕亚一边推辞，一边接过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镶嵌了宝石的耳环。他赶紧把小盒子送到布兰面前说："不行，不行，这样不行！这礼物太重了。"

"哎，这怎么行？"布兰说，"这是我的责任。在您面前，我跟布里是一样的。"

拉姆卢帕亚非常感动，不说话了。布兰临走时向老师行了一个礼，用英语对达拉说："祝你幸福！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希望下次见面时你非常愉快！"

达拉向他表示谢意。他告别后笑着走下楼去。

达拉蒙头躺在床上，心情非常激动。漆黑的天空，好像有人用火把在上面写着大字："你喜欢阿瑟德，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你的伯妈让你跟一个愚蠢的男孩子结婚……我很喜欢你。"

她不想看这些字，可是这些字已经深深地印在她的脑子里了。她很生气，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想它们又有什么用处？可是，教授为什么现在到这儿来呢？这又使得她不得不好好想一想。她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小时，往事一直折磨着她。

* * * *

六年前，当索姆拉杰考上大学第一次结婚时，苏克拉尔在迎亲队伍中请来了名叫"大风"的乐队；乐队中有二十五名穿白制服缠彩色头巾的人。他跟别人谈话时常提起这件事。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只借来两辆小汽车，载着八位亲戚跟索姆拉杰一起到波拉邦泰胡同去迎亲。

索姆拉杰没有戴羽饰的冠冕，只用花做了四个花环挂在丝绸头巾上。女方没有准备扩音器。梅拉黛伊，希萝，布什巴，乌莎和西达唱祝喜歌。但是她们的声音很低，胡同外面的人听不到。苏克拉尔在婚礼开始时举行了见面礼，吃了为迎亲队伍准备的饭。他让外甥陪索姆拉杰待在这儿，自己回家去了，准备明天早上来接儿媳妇回去。

人们在大门口为新郎举行了戴花环的仪式。接着，女人们

把新郎带到楼上梅拉黛伊的大屋子里，教他如何举行围火绕圈的仪式。希萝想起三年前自己的婚礼是如何热闹,如何有排场，可是现在达拉的婚礼却如此冷清。她心里很不是滋味。索姆拉杰没有戴冠冕。他的神情很懊丧,好像并不想结婚。希萝想：也许他由于达拉拒婚，心里很生气。她想跟他开玩笑以消除他的怀疑和怒气。

拉姆卢帕亚不主张在举行婚礼的圣洁时刻开一些不严肃的玩笑或者骂人。但希萝还是想办法使气氛变得活跃些。她怂恿乌莎和西达按照一般风俗走到索姆拉杰面前对他说："姐夫，姐夫,把豆蔻给我,要不然啊,把姐姐还我！"

索姆拉杰把手伸进衣服口袋里。以希萝为首的小姨子都在他面前伸出手接豆蔻。索姆拉杰骗她们，把手握紧从衣服口袋里抽出来,放在她们手上,一打开,里面是空的。

小姨子们又喊起来："姐夫,姐夫,把豆蔻给我！"索姆拉杰又从口袋里抽出握紧的手,可是女孩子们不相信他,骂他：

"要不然啊,把姐姐还我！"

"给我丁香,还要给我槟榔！"

"给我姐姐,她是未婚姑娘！"

索姆拉杰不想让她们继续说下去,把手握紧伸过来。

希萝表示怀疑："你先把手打开给我们看看,我们再拿。"

索姆拉杰把手打开,里面是豆蔻,丁香和槟榔。希萝伸手去拿,可是他不给她豆蔻,而是在她手心里捏了一把。

亲戚朋友中的女孩子看他这样调皮，都大喊大叫，又骂他，又挖苦他。她们把他的口袋掏空了。整个房子充满了欢声笑语。

拉姆卢帕亚按照规矩把嫁女的宗教仪式安排在院子里举

行。新娘新郎坐在一起，由一位潘迪特念吠陀经[1]，举行祭祀。这时希萝带领一班女孩子忙着把新郎的鞋子藏起来，把他的衣服缝在坐垫上。索姆拉杰悄悄地把手伸到后面，使劲按住女孩子的手指或者捏她们的手。

举行了围火绕圈的仪式以后，由希萝主持新娘与新郎见面的仪式。她把一只盛满牛奶和水的盘子放在新娘和新郎中间，盘子里放一只戒指，让他们玩“摸戒指”的游戏。大家跟新郎开玩笑，新郎也跟大家开玩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晚上九点钟，各种仪式都举行完毕。梅拉黛伊在大屋子里放了一张床，把电扇放在旁边的铁椅子上。索姆拉杰就躺在这张床上休息。

达拉一直缩着身体坐着，现在非常累。希萝把她带到房顶上让她跟自己睡在一起。希萝把胳臂搭在她的脖子上说：“你看见没有？他多么快活！多么好！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如何跟他在一起生活。”

达拉同意她的看法，闭上眼睛心里想：“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这就是我的前途，我的一切！我要跟他一起生活下去！不管将来会怎么样，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

* * * *

一清早，达拉梳洗完毕，穿上新衣，准备到婆家去。只有四箱子嫁妆，这些东西都已经准备好放在小汽车里了。离开娘家的吉利时辰是在上午九点半钟。苏克拉尔说他九点钟来接他们。九点整，他果然带着索姆拉杰的妹妹坐小汽车来了。

达拉身上穿着金银镶边的丝绸衣服，脸上蒙着面纱。希萝

---

① 印度教、婆罗门教最古的经典。

的母亲，帕格文蒂，梅拉黛伊和胡同里的其他女人走下楼梯跟她告别。刚才的笑声和戏谑声一下子变成了眼泪和哭泣声。达拉也哭了。送行的女孩子一边流泪，一边低声轻轻地唱着：

“我还年幼无知，亲爱的爸爸。
墙角上，壁橱里还放着我的布娃娃。
我玩布娃娃的兴趣正浓，
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家门？
我如今离开自己的家门，
我的母亲泪湿衣襟，
父亲的眼泪如同流水，
哥哥的哭声感动苍生。
只有我那无情的嫂嫂，
她踌躇满志好不欢欣。”

所有的亲戚和街坊邻居都站在胡同口上，流着眼泪向达拉祝福，并跟她告别。新家庭和新希望使她经受了这离别时的痛苦。一个女孩子其所以要生下来，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 * * *

七月三十日和往常一样，太阳出山前胡同口传来卖报的声音。“在印度斯坦的穆斯林和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都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胡同里的人买了《辩护者报》，《王公报》和《政治报》。布里和父亲也下楼来了。

尔登读着报纸：“已经决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让印度斯坦独立并建立巴基斯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执行委员会

发表声明，印度斯坦的新政府将负责保护少数民族穆斯林的生命财产。巴基斯坦的新政府将负责保护少数民族印度教徒的生命财产。两国的少数民族跟多数民族一样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政府将保护他们文化和宗教活动的完全自由。关于执政长官的问题，尚未做出决定。可能暂时由总督蒙巴顿担任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的联合执政长官，也可能两个国家各自委任自己的总督。”

戈宾德拉姆满意地说：“巴基斯坦人得到了什么好处？穆斯林联盟内阁代替了联合内阁。他们如果让印度教徒待在巴基斯坦，就可以随意找几个印度教徒参加内阁。他们从前统治整个旁遮普，现在只剩下一半了。”

布尔普德亚尔医生说：“只要有宗教自由和公民的平等权利，就不会有什么争吵了。你们想一想：如果穆斯林联盟在巴基斯坦压迫印度教徒，他们就不考虑考虑，北方邦，孟加拉和孟买还有几千万穆斯林？”

拉姆卢帕亚腰间系着围裤，上身没有穿衬衣，背上因为天气太热起了很多痱子。他一边用两只手抓住圣线[①]在背上擦痒，一边说：“老兄，应该坚信自己的宗教。既然卡尔吉，图格鲁克[②]和奥郎则布没有把印度教消灭掉，这可怜的真纳和穆斯林联盟能把我们怎么样？”

戈宾德拉姆叹了一口气说：“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以后各人还是待在各人的地方。”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

① 用几根细线制成，一般斜挂左肩而垂于右胁下。按印度教规定，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种姓的人必须带此圣线。

② 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印度的土耳其统治者。

拉姆卢帕亚对布里说："大哥，你快点洗个澡，到穆尔格拉杰那儿去借汽车，把达拉从婆家接回来以后再把汽车还给他。要记住人家的好处。他这样照顾咱们。现在的学生哪儿还认得从前的教师，是不是？"他看了看大家，希望别人同意他的看法。

"我马上就去！"布里答应了一声，匆匆地看了看《辩护者报》的其它几版。

苏克拉尔答应女孩子第一次离开娘家以后在婆家待一天一夜，然后回娘家住五至七天。布里准备去接她。

戈宾德拉姆说："苏克拉尔也太性急了。如果推迟一下，哪怕只推迟两个月也好。现在局势快要平静了。以后可以把女儿的婚事办得体面些。老兄，他们可是得了一块真正的黄金！达拉这孩子简直跟女神拉克什米一样！"

这时，拉姆杰瓦亚和他的儿子吉绍里慌慌张张地走进胡同，后面跟着希萝的母亲和吉绍里的媳妇。胡同里的人都睁大眼睛，张着嘴看着他们。

拉姆杰瓦亚擦着眼泪，告诉大家：赛德米塔的穆斯林半夜把本尼大院围住，放一把大火把那儿的房屋全都烧光了。两边发生了枪战。索姆拉杰的姑姑和达拉下落不明。他们的邻居马托达斯的父亲也没有从火灾中逃出来。苏克拉尔肩上中了一颗子弹。他的房屋都烧光了。连后院里仆人住的小屋子也烧掉了。拉姆杰瓦亚全家人今天早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没有洗脸梳头就到这儿来了。

希萝和她妈一走进胡同就哭起来。帕格文蒂和拉姆卢帕亚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放声大哭。

波拉邦泰胡同里又笼罩了一片悲哀的气氛。苏克拉尔全家搬到穆赫亮区索姆拉杰的舅舅家去了。拉姆杰瓦亚和拉姆卢帕

亚全家虽然自己很难过，但还是到苏克拉尔那儿去表示慰问。

下午，布里，尔登和梅瓦拉姆到本尼大院去看大火后的废墟。拉姆卢帕亚心里想："如果能找到女孩子的遗骸，为了使她的灵魂得到安宁，准备为她举行祭祀，然后把骨灰撒入拉维河。"

本尼大院很久以来就一直住着一些金银首饰当铺的老板。他们的大门都是用厚木板做的老式大门。房顶上的梁木很粗，一旦着了火就很难扑灭。现在武装警察围着烧焦了的房屋巡逻。一些警察在烧过的地方把砖头瓦砾推开，说是在检查，不让人们靠近。其所以这样做是怕围观的人把房子里遗留下的金银拿走。警察到处乱挖，房屋的主人被迫站在远处。他们看着警察，低声骂道："就是他们这些人放的火。要不然戒严的时候怎么会有流氓到这儿来？现在他们又当着我们的面把金银找出来拿走。"

他们三个人经过赛德米塔市场回家。路上有一个陌生人在说讽刺话："苏克拉尔总是吹嘘他自己如何如何有势力。可是有人说他的儿媳妇被穆斯林抢走了。为了保全面子他们说是烧死了。"

布里停住了脚步。他因为受到侮辱浑身冒火。梅瓦拉姆飞快地跑过去，抓住那个人的衣领在他脸上狠狠地打了一拳。

"哎呀！哎呀！可别这样，可别这样！这是干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真不害臊！所以我说，印度教徒就是无可救药！"一些人过来劝架。梅瓦拉姆和那个陌生人互相骂了一顿娘，互相威胁对方，要砍掉对方的脑袋。布里和尔登把梅瓦拉姆拽走了。

## 十四

布里从拘留所出来以后，吉尔塔里拉尔认为有必要让甘娜格离开拉合尔到外面去住一个时期。由于城市发生骚乱，拉合尔高等法院的民事诉讼案件都推到以后去审理。奈耶尔准备到外地去避暑。他在门苏里没有找到住的地方，于是在奈尼塔耳租了一栋小洋房，把母亲，甘达，甘娜格和甘金都带去了。

来奈尼塔耳的人很多。虽然这儿离旁遮普很远，但是西旁遮普和拉合尔的一些有钱人由于害怕都跑到这儿来了。到处在谈论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所受到的迫害。

两年前，高等法院放假期间，奈耶尔曾经接受高级律师赫格瑟尔的邀请到这儿来过。赫格瑟尔是阿拉哈巴德的高级律师，当时在拉合尔工作。奈耶尔跟这儿的桥牌社和俱乐部很熟。他很喜欢玩桥牌，也很会玩。如果搭档不太笨，他总是能够赢。他很快就成了"新俱乐部"的成员，他的亲属们也都可以到俱乐部去玩。

这天傍晚，俱乐部里穿土布衣服和戴甘地帽的人很多。举行了一个小型晚会。据说工业和城市供应部的议会秘书克里什那·纳拉扬·阿瓦斯提先生要到俱乐部来。奈耶尔还听说，阿瓦斯提先生不仅是议会秘书，而且是北方邦国大党中有影响的人物，是国大党议会委员会的部长。

来俱乐部的人大都穿西服。主张穿土布衣服的人也都穿了自己纺织的粗毛料西服。奈耶尔和甘娜格在拉合尔时没有见到过政府官员穿土布西服。他们很欣赏北方邦的这种爱国精神。阿瓦斯提穿印式衬衣和围裤，尼赫鲁式的短外衣，戴甘地帽，脚

上穿凉鞋。身体比较瘦，皮肤深黄色，嘴角上有吃槟榔包的痕迹。从花白的鬓角可以看出他的年龄快到四十岁了。大家都很想认识他，跟他握手。晚会上北方邦的妇女只有五六位，可是从旁遮普来的妇女人数跟男人差不多。

阿瓦斯提跟奈耶尔见面寒暄了两句。奈耶尔把甘娜格介绍给他说："这位是甘娜格小姐，她是旁遮普一位老政治领袖潘迪特·吉尔塔里拉尔先生的千金。潘迪特先生曾经跟拉拉·拉杰伯德拉伊，拉拉·赫尔德亚尔和瑟尔达尔·阿基德辛哈共过事。他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运动中曾被捕入狱。甘娜格小姐很有文学天才。她是硕士，经常给报纸杂志写小说和文章。"

阿瓦斯提先生坐在桌边喝茶，对甘娜格说："请到这边来坐坐吧！"

甘娜格和奈耶尔都坐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喝茶。

奈耶尔来奈尼塔耳还不到一个星期，他的弟弟拉金德拉带着姐姐全家——姐姐，姐夫，他们的两个孩子，姐夫的母亲和妹妹到这儿来了。他们说：瑟尔戈塔的印度教徒居住区被烧光了，妇女们大白天被别人从家里抢走。

他们把整个奈尼塔耳找遍了，也找不到空房子，不得不让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两位信教敬神的老太太，三个调皮的孩子都挤在一栋小房子里。谁也不能安安静静地独自待在一个地方，更无法读书和写东西。

奈耶尔的母亲早上念锡克经；有时候还要念苏克默尼经，有时候念这些还不够，还要念诃努曼四十篇和恒河颂等①，想到什么就念什么。而奈耶尔的姐姐的婆婆似乎要跟她竞赛。她一边敲着小钟，一边从小篮子里取出塔古尔神像，对着神像祈祷，然

① 这些都是锡克教的经典。

后戴上银框眼镜，高声朗读用大号字体印刷的《薄伽梵往世书》①。一会儿这个老太太向那个老太太宣讲修行和宗教的道理，一会儿那个老太太又向这个老太太解释教义。她们两个人都相信：她们的虔诚和祈祷将感动老天爷，使他拯救她们全家脱离这场灾难。

奈耶尔，甘达和甘娜格对这种愚昧无知的宗教胡话感到很厌烦，但是又不能对她们说什么。奈耶尔说："印度教徒对任何神仙都一律敬奉，从不放过一个。他们不但敬奉自己的神，还敬奉邻居的神！"

甘娜格说："虽然印度教徒敬奉了无数位法力无边的大神，可是他们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不得不为逃命奔走他乡。"

奈耶尔装出向她解释的样子说："不对！印度教徒并不希望神明保佑自己，他们供养神明，保护神明，出门时还要带着神明！"屋子里是祈祷声和诵经声，以及小孩子们的哭声和吵闹声，屋子外面则是连绵的阴雨。既不能到路上去散步，也不能坐在湖边的长凳上念书。

奈耶尔经常去俱乐部打桥牌，有时候喝上一两杯，跟别人谈谈拉金尔和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里的一些复杂案件。甘金在俱乐部玩克朗球。她也想学桥牌，跟一些刚学会的第二流的桥牌手玩。甘娜格很不喜欢这儿的生活。她只待了一个星期就对奈尼塔耳和俱乐部感到厌烦了。她想写点东西谈谈家庭干涉女孩子婚姻的事情。但是她最希望的是能够一个人坐下来好好地考虑考虑以后该怎么办。再过四天，她向奈耶尔保证的六十天期限就要满了。奈耶尔不但不帮忙，反而为了证明布里无能而跟她

① 是往世书中的一部。往世书是古代印度神话传说的汇集，也是印度教的主要经典之一，现存18部。

争论。因此，她现在很不愿意跟奈耶尔待在一起。她不想听别人说布里的坏话。她知道，他们把她带到这儿来是想把她隔离开来。她对这种做法的反应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她想：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我呢，我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傍晚时没有下雨，甘娜格从住地维默尔·维拉出去，朝默利达尔和德利达尔的方向走了一会儿，看见湖边有一把没有人坐的长椅子。她坐在椅子上，面对着湖，不禁思绪万千。她想：我一直反对家庭的束缚，期待结婚以后能做点事情。我已经跟布里私订终身，并一再向他表示要遵守自己的诺言。我现在非脱离这个家庭不可。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麻烦。而这个家庭又给我增添了无限的烦恼。考虑到布里的经济情况，也考虑到我的自尊心，我必须为自己的生活而工作。

因为没有下雨，在路上散步的青年男女很多。有的女孩子穿着五颜六色的纱丽，有的则穿旁遮普的女式西服和紧身衣。甘娜格从他们旁边经过，沿着湖向德利达尔走去。迎面走来三个人，走在中间的是阿瓦斯提先生。他向甘娜格打了一个招呼。甘娜格向他还礼。他把同行的人留在后面，自己走过来向甘娜格问好，并对她说："我请你跟你姐夫和姐姐一道到我那儿去喝茶好吗？"接着他把自己寓所的地址告诉她，并问她："你们什么时候来？"

"我去问一问姐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工夫？"甘娜格腼腆地回答。

"明天也行，后天也行，只要你们方便就行。来以前请先给我打个电话。"阿瓦斯提说得很简单。

奈耶尔接受了议会秘书的邀请，甘娜格打电话通知了他。奈耶尔，甘达和甘娜格怀着十分崇敬和客气的心情来到阿瓦斯提

的寓所。议会秘书坐在走廊里的一张安乐椅上，周围有五六个人。他们想，可能来得不是时候，阿瓦斯提先生现在很忙。可是议会秘书站起身来迎接他们；让其他人在走廊里等候，把他们三个人带到客厅里。

阿瓦斯提对喝茶并不讲究。茶杯是便宜货，上面还有破损。从三角茶几上铺的布也可以看出，主人喝茶很随便。他们三个人有些诧异，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客厅很大，里面的家具也不少，但显得非常粗俗。阿瓦斯提详细地询问了甘娜格父亲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在拉合尔经营的企业。他还问到甘娜格对文学的兴趣以及她今后的打算。他说话时谈笑风生，毫无拘束地谈到自己跟尼赫鲁先生出外巡视时的情形，此外，还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阿瓦斯提先生一个人陪着客人喝茶。甘达不好意思地问他："怎么没有见到阿瓦斯提夫人？"

阿瓦斯提很坦率地说："她不用瓷碗吃饭喝茶，也没有喝茶的习惯。我们家的女人思想有些守旧，到现在还一直保持着戴面纱的习惯。你想见她吗？你如果想见她可以到里面去。"

甘达回答道："好吧，我们进去看看！"于是阿瓦斯提带着姐妹俩到后面一间挂了门帘的屋子里去见他的夫人。她们回来时满嘴含着槟榔包，连话也说不出来。

阿瓦斯提先生对她们说："你们是受过教育的，有觉悟，应该参加社会工作，为重新建设咱们的国家贡献力量。你们也有时间。你们要在奈尼塔耳待两三个月。克·潘特夫人在这儿做了不少工作。你们可以跟她结识。她在这儿办了一个'妇女艺术之宫'和一些其它组织。她后天上午九点钟到这儿来，你们也来吧！"

他们三个人起身告辞，阿瓦斯提还要他们再吃几个槟榔包。他们只想拿一个槟榔包就走。可是阿瓦斯提笑着说："槟榔包一次得吃一对，不能敷衍了事。"从寓所出来走到第一个拐角处，甘达和甘娜格"哇"的一声把槟榔包全都吐在路旁。简直够饿！这四个槟榔包够她们吃四个月。

"这些人的规矩真奇怪。自己跟别人的女人来往，可是让自己的女人躲在闺房里。我以后再也不到他家里来了。他自己的妻子待在闺房里，坐在床上切槟榔，吃槟榔包。叫我们这些人去做社会工作！"甘达越说越生气，接着，很惊奇地说："北方邦的女人把烟草放在槟榔包里吃！"

奈耶尔劝她："你不要生气。甘娜格在这儿生活不习惯。多认识几个人有什么坏处？人家又没有限制咱们！"

三个人走到格兰德旅馆下面的小路上，再走上去就是他们的寓所。奈耶尔对她们说："走吧！咱们上俱乐部去。刚七点，何必现在就回去蹲监狱？"

"姐夫，现在还有时间，我想跟你谈谈。"甘娜格说。"回去以后人很多，谈起来不方便。而且，如果你在大家面前发脾气也不好。"

甘达知道甘娜格准备谈什么事情。她知道妹妹如果激动起来什么尖刻的话都会说，因此有些害怕，说道："我去看看纳诺，带她散步。你们可以在去俱乐部的路上边走边谈，也可以到俱乐部去。但是不要超过十一点。"她说完沿着小路走了。

奈耶尔已经猜到了她要说的话，但还是问她："什么事情？"

"你要我保证六十天不跟他来往。明天正好六十天。"甘娜格这句话是早就想好了的。

"你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奈耶尔想了一会儿问她。

“这不是警告，也不是挑战。是保证的日期已经满了。”甘娜格接着说：“我也有感情和思想！”

“不能再等待吗？马上就要结婚吗？”奈耶尔问。

“马上结婚也好，不马上结婚也好。能等待也好，不能等待也好。总得考虑考虑别人的顾虑和担心吧！爸爸没有信来，你们都不着急。难道我也不着急？”

已经走到首府门，快到俱乐部了。可是甘娜格的话还没有讲完。他们又回到大路上来。奈耶尔想了一下问她：“我把布里对待自己妹妹的态度告诉你了。关于这件事情你考虑过没有？了解过没有？我当时还准备跟你一起到他家里去。”

“我向谁打听？打听了又怎么样？我应该相信他，我就是相信他。”甘娜格回答道。

“这么说我欺骗了你。”

“我认为他这个人很老实可靠。”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谁也不说话。甘娜格打破沉默的局面说：“你曾经向我保证，如果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就再也不反对我了。”

奈耶尔极力使自己保持冷静，说：“是的。我不赞成也不支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并不是在身材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反对这种关系。我们只是想对你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甘娜格心里想：你们是对我负责，还是把我隔离起来，剥夺我的自由权利？有什么必要让你们对我负责？她很生气，但是没有说什么。他们已经走到了德利达尔的邮局前面。

奈耶尔说：“我现在帮不了你什么忙。我想到俱乐部去。”

甘娜格说：“我回去。”说完沿着小路朝寓所走去。奈耶尔也走了。

甘娜格走到半路上停下来。现在天色还不太黑。天上虽然有几片乌云，但是没有下雨。她不想马上回去，沿着湖往图书馆的方向走，走了一会儿找到一张空椅子坐下来。她想：姐夫现在根本就不想跟我谈这件事情。我怎么办？一幕一幕的情景又出现在她眼前：布里的痛苦样子，他们两个人手挽着手时的私语，劳伦斯花园的海誓山盟，对自己小家庭的憧憬，陶醉在布里的怀抱之中……她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八点半钟了，赶紧站起身来回寓所去。

晚上一直下着连绵细雨。早上八点半钟雨还没有停。甘娜格并不十分想到阿瓦斯提家去见潘特夫人。因为她现在心情很不平静，不想做什么社会工作。可是像一个罪犯似的关在家里，在大家面前无话可说，这样也很不好受。

奈耶尔，甘达和甘金都不愿意像听差似的跟甘娜格一起到阿瓦斯提先生家里去。甘娜格在这儿第一次看到四个人拉的人力车。她不好意思坐这种车。特别是上坡的时候，车夫喘着粗气，让人看了心里难受。她穿着甘达的雨衣，打了一把小伞，步行到阿瓦斯提的公馆里去。

走廊里有两个人在等候接见。他们都穿着土布衬衣和围裤，披着带帽子的斗篷。甘娜格向听差的说明来意。听差的进办公室报告后出来传话，请她马上进去。

阿瓦斯提正在看文件，抬头对甘娜格说："请进，请坐，请坐！啊，你来了！"

甘娜格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坐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

阿瓦斯提继续说："我以为下雨天你们不会来。你们旁遮普的妇女很勇敢，很能干，太好了。可是我们这儿的女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干。她们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有人陪着。给你准备茶

吧?"说完准备摇桌上的小铃。

甘娜格想起两天前在这儿喝的茶，赶紧双手合十说："先生，我刚才吃早点时已经喝过茶了。我并没有喝茶的习惯。请您不要让他们送茶来！"

"对！对！你们喝冰牛奶。"阿瓦斯提哈哈大笑，说道："不错，冰牛奶很有营养。好吧！吃点槟榔包吧！"说完把一只跟一本书差不多大小的槟榔盒打开放在甘娜格面前。

甘娜格不得不拿出一只槟榔包。

因为下雨，潘特夫人没有来。阿瓦斯提谈到他在勒克瑙和德里的一些旁遮普朋友，说："在我这儿担任公职的旁遮普女孩子都工作得很好。"

甘娜格正想谈这件事情，于是说道："我想做些社会工作。我在一九四二年的运动前和运动中都为国大党做过一些事情。现在虽然离开了拉合尔，我还是想做一些工作。"

"哎呀！你还会找不到工作？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年轻女孩子对国家建设非常有用。现在的政府是我们印度人自己的。教育部门在扩大。我们还有社会福利部，到处有工作，需要人。你到勒克瑙来吧！肯定可以替你安排工作。请你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一切都不会有什么困难。"

阿瓦斯提把两只脚蜷到椅子上，继续说："我很喜欢旁遮普。我一九二九年参加旁遮普的国大党的工作。旁遮普的女孩子很有生气。是不是？她们很大胆。"他想起过去的事情，脸上泛起一阵微笑。"我永远记得，在德利布里和拉姆格尔工作时，跟几个旁遮普家庭建立了友谊。我还给他们送过勒克瑙的杧果。现在不是吃杧果的季节，否则我可以请你吃勒克瑙的杧果。最好是亲自到杧果园去吃。我可以带你去……"

阿瓦斯提脸上露出奇特的微笑，眯缝的眼睛里流露出贪恋的神色。甘娜格想，他大概想起了勒克瑙杧果的滋味，嘴里在流口水。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潘特夫人还没有来。甘娜格对阿瓦斯提说："今天下雨，潘特夫人可能不来了。"

"是的，现在她不会来了。你不必着急。以后我可以带你到她那儿去。她经常来这儿。她是北方邦的议员。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你的工作问题。你如果想到这儿来，随时可以来，用不着客气。"临走时阿瓦斯提把潘特夫人的地址告诉了她。

甘娜格回到寓所。她相信由于阿瓦斯提的帮助，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她的忧愁减轻了一些，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第三天傍晚，她怀着对未来的设想，心情激动地去会见潘特夫人。阿瓦斯提先生也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位肥胖的先生和一位年轻女人。肥胖的先生挺着大肚子，穿着土布衬衣和围裤，戴着土布帽子，年轻女人穿土布纱丽。他们正在喝茶，一边吃着炸土豆丸子。

阿瓦斯提向潘特夫人介绍了甘娜格，并极力夸奖了她一番。胖男人很称赞旁遮普妇女的积极性和勇敢。那位年轻妇女向阿瓦斯提谈到自己的地方学校得不到经济上的支援，请他出面替他们说话。阿瓦斯提吃着炸土豆丸子冷冷地说："你着什么急？如果按原则可以得到经济援助，当然会得到。你应该把申请书交给教育总监，先请示他，看他有什么意见，然后再向我请示。"虽然阿瓦斯提的态度很冷淡，但是年轻妇女的脸上还是显出感激和高兴的样子。

胖男人和年轻女人向阿瓦斯提告别走了。他们走了以后阿

瓦斯提又称赞了潘特夫人一番，劝甘娜格一定要参加"妇女艺术之宫"的工作。

阿瓦斯提脱下凉鞋，把脚放在沙发上，对坐在对面沙发上的甘娜格说："你就下定决心住在勒克瑙吧！工作不会有问题。我星期天就回勒克瑙去。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学校里工作。有的是工作。联系群众部还需要很多人。一百几十卢比至两百卢比一个月是不成问题的。你如果到勒克瑙来，可以跟潘特夫人住在一起。潘特夫人，是不是？"

"当然罗！我的家就是她的家。"潘特夫人表示同意。

阿瓦斯提突然说："潘特夫人，如果后天还像今天这样天晴，咱们可以去举行野餐。你见过瑙古吉亚湖吗？"他转过身来问甘娜格。

甘娜格表示不知道这个地方。

阿瓦斯提说："奈尼塔耳这个地方不怎么样。你到瑙古吉亚湖去看看吧，那可是个漂亮地方。那才真正是自然的美。潘特夫人，请你负责准备食物，就做咱们常吃的那种鸡吧！"说完转身对甘娜格说："你不是吃素的吧？旁遮普没有这种不必要的讲究。"

甘娜格说她并不一定要吃素。

潘特夫人说："阿瓦斯提先生，你负责安排汽车吧！"

"这你不必担心，要几辆汽车？"

"把莎恭德拉和梵尔马先生都叫去吧！你的意见怎么样？可是人太多了，算了，不叫他们。"潘特夫人接着对甘娜格说："你九点钟一定到汽车站去！"

甘娜格不能拒绝。回家的路上心里想：这些人没有架子，很直爽，一点也不粗野，完全按照自己地方的习俗办事。他是议会

秘书，可是一点官气也没有。

她回到寓所，把自己可能得到每月收入二百卢比的工作以及被邀请去野餐的事告诉甘达和奈耶尔。他们两个人没有讲话。过了一会儿，甘达问她："你跟他到离这儿十五英里的地方去。有什么熟人跟你们一起去吗？阿瓦斯提先生带他的夫人去吗？"

"这你用不着怀疑。"甘娜格大胆地说。"潘特夫人也去。她是北方邦的议员。阿瓦斯提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议会秘书。我以后要出去工作，总不能整天让家里人跟着。"

"这种事情得问问爸爸才行。"甘达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囚犯？"甘娜格愤愤地说，"我已经二十一岁了。难道我永远也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

"你为什么总是认为别人在跟你作对？"奈耶尔也出来阻止她。"父亲是不会同意的。他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呢？你跟甘金一起去吧！带上自己的妹妹不会有什么妨碍。到陌生的地方去两个人比一个人好。"

晚上，甘娜格跟甘金睡在一张床上。甘娜格靠着床边想了很久，她已经找到了出路，必须勇敢前进。她在父亲监护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她现在有希望找到工作，决定明天告诉姐夫，她要写信到拉合尔去。她想：谁有权拆我的私人信件？我要写信告诉他，让他写挂号信给我，在信封上写明"亲启"。

邀请甘娜格去野餐说的是在天晴的情况下。可是现在天亮以前就一直下雨，到十点钟雨还没有停。甘娜格很遗憾，不能应阿瓦斯提先生的邀请去野餐了。真是没有办法，雨不但不停，反而越下越大。十点多钟，家里人都在等邮差来。两个星期以来他们写了好几封信给父亲，可是一直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奈

耶尔坐在走廊的安乐椅上念一本论文摘要。甘金坐在另外一张椅子上替纳诺织毛衣。甘娜格躺在里屋床上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

"姐夫，送信的来了！"甘娜格听到甘金说话，赶紧走出来。

穿雨衣的邮差让甘金签字。这是一封快递信件。甘金把它递给奈耶尔说："这是爸爸的信，是写给你的。"甘达也出来了。三个人都等着奈耶尔念信。

奈耶尔看完两行诧异地说："父亲说他只收到咱们的一封信。他想，可能是因为穆斯林邮差不敢到牛奶市街去送信，要我们以后寄挂号信给他。"接着，奈耶尔把信的其余部分高声念给大家听。

从父亲的信可以看出拉合尔的局势很不稳定。七月十三日，印刷所已经停工了。由于政府宣布让工作人员自行选择是待在印度斯坦还是待在巴基斯坦，群众中产生了恐怖情绪。人们很焦急，不知道拉合尔划归哪一边。在印刷所工作的穆斯林文书、印刷工人和办事员都不敢到牛奶市街来上班。牛奶市街的印度教徒因为害怕邻近地区的穆斯林，修筑了工事，外面的人进不去。印刷所的老工人法德赫穆哈默德可能被杀了。全旁遮普的学校都关闭了。书卖不出去。天气也很不好，闷热，不下雨。人们都纷纷把自己的企业从拉合尔往东迁。

父亲后悔不该在两年前花很多钱买了新机器。现在无法把整个印刷厂和企业迁走。人们既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官吏。他们认为银行也不保险，都纷纷把存在拉合尔银行的钱转到德里和北方邦的分行里去。他们还从银行的"存放处"把自己的首饰，证券，股票等贵重物品取走。父亲不能离开拉合尔，但是他

已经把现金转入德里银行。一般老百姓都下定决心，即使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他们也决不离开。

父亲建议奈耶尔把银行存款转出去一个时期，并且把“存放处”的东西取出来，等到局势平静以后再转回去。最后他说，他也想到奈尼塔耳来住几天。可是这样一来别人会以为他害怕了，想要走。这样会给他带来损失。

听完信大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甘达说：“你们说，咱们该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先看几天再说。”奈耶尔表示自己的意见。“最多不过是拉合尔划归巴基斯坦。但是不可能让全印度一亿多穆斯林都住在从白沙瓦到拉合尔这块地方。既然穆斯林可以住在印度斯坦，那么印度教徒也就可能住在拉合尔。巴基斯坦也需要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我怎么能把财产从拉合尔搬走，我能搬走房子吗？”

甘达不同意丈夫的意见。她认为父亲的经验丰富，他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女人总是把父母的意见当做自己的意见。她对丈夫说：“爸爸是看了拉合尔的情况才写这封信的。难道那些离开拉合尔的人都是傻瓜？等你吃不上穿不上，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你才会醒悟过来！”

奈耶尔当天下午就准备回拉合尔去。可是甘达不同意，说：“让那些财产见鬼去吧！你想：父亲现在想离开拉合尔，我怎么能让你到那儿去？你的性命重要还是财产重要？再说，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受罪。你甚至不懂得怎么样从箱子里拿衣服出来穿！”

拉金德拉走过来说：“我去怎么样？”可是他这话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财产和帐目单据等都是奈耶尔经手的。甘娜格没有跟他

们一起讨论这些事情，她想着自己的事。父亲这封信说明情况已经起了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生活？她不想成为父亲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负担。她决心住在勒克瑙。但是她必须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布里，并征得他的同意。她思前想后地考虑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她告诉奈耶尔，她要给布里写信。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布里赶快到奈尼塔耳来商量事情。如果布里不能来或者不来，她准备自己到拉合尔去。

甘娜格来奈尼塔耳时，父亲曾经悄悄地给她三张一百卢比的钞票，对她说："不要让甘达花钱太多。你也可以问一问甘金要不要用钱。"他知道自己的女儿爱花钱。甘娜格的心情很不好，因此来了两个星期，一张钞票也没有用。她知道布里的经济情况不好，不愿意自己挥霍浪费。现在她把两张钞票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免丢失，亲自到邮局去寄挂号信。

自从收到父亲的信以后，他们每天都讨论奈耶尔是否应该到拉合尔去处理自己的财产。奈耶尔认为没有必要去，而甘达认为父亲的劝告很有道理。可是，当奈耶尔准备去时她又不敢让他去冒险。她的最后一个理由是奈耶尔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她希望他带她一起去。

甘娜格寄给布里的信是二十一号发出的，二十七号还没有收到回信。她非常焦急。难道非让我去拉合尔不成？我跟姐夫一起去行吗？

在谈到姐夫去拉合尔时甘娜格对姐姐说："我跟他一起去吧！"

"好啊！"奈耶尔意味深长地表示十分惊讶。

甘娜格在自己的事情上跟奈耶尔意见分歧，而她又坚持己

见。因此她近来很少跟奈耶尔说话，也很少跟他开玩笑。甘娜格是在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认为这样做很好。而奈耶尔却认为她这种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令人非常不愉快。五天前甘娜格提出要给布里写信。这是一种宣战，说明她不打算考虑家里人的意见。奈耶尔考虑到自己的尊严和在道义上的地位，不得不表示反对。但他又舍不得放弃甘娜格的友谊和跟她开玩笑的机会。

"我跟他一起去吧！"奈耶尔以为这句话表明甘娜格想跟他言归于好。可是对甘娜格来说，如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言归于好与不言归于好都无所谓。她听到姐夫说"好啊！"于是问他："为什么？"

奈耶尔变得不像原来那么严肃，问她："我到那儿去是处理其它财产还是照看你？"

"我是你的财产吗？"甘娜格很生气。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照看"这个词使她听了心里很不舒服。

"哎呀！你用不着反对我，你不会成为我的财产。可是如果那儿有人把你当做财产抢走，你能够生气骂他吗？"奈耶尔问她。

甘娜格本来对"照看"这个词很生气，现在知道姐夫在含沙射影地说她，于是也对他开玩笑说："好啊！你就以为自己多么了不起？我到那儿去就只能替一个小男孩儿从箱子里取衣服，缝缝扣子。行了，不去了！"甘娜格装出不理睬他的样子。

两天来姐夫和小姨子经常开玩笑。奈耶尔说："咱们的祖先把女人叫做女财神。女财神的意思就是财产。"然后大声对甘达说："你什么时候让我到拉合尔去？现在有一位骑士保护我，我还怕什么？"

二十九号，甘娜格在别墅的大门口等邮差一直等到十一点钟。看来没有希望了，只得走进屋子，躺在床上，蒙住头。她心里想：我在信里把情况都写清楚了。如果他还生我的气，那就太不公平了。

“甘娜格！”奈耶尔叫她。语气显得很冷淡。她想：两分钟以前他说话的态度还很好，现在怎么变了？

“啊！”甘娜格把毯子推开答应了一声。

奈耶尔很严肃地用英语对她说：“有你的一封信！”说完把一封挂号信放在她的枕头边，没有说话就出去了。信封上写着“亲启”。这两个字下面划了一条线。奈耶尔没有拆开这封信。他其所以把它亲自送给她是为了表明他已经知道来信了。

甘娜格收到信以后既高兴又兴奋。她根本不理睬姐夫的态度，心里想：你爱生气就生气吧！我又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你自己不是经过自由恋爱才结婚的吗？你结婚以前不也偷偷地写信吗？我就专门替你们传递过情书。现在因为“他”没有钱，所以家里人摆臭架子。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能在勒克瑙找到每月收入二百卢比的工作，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们这些人如果不理我，我们也不必找他们。我们照样过日子。

七月三十日中午，送外地报纸的人把《政治家报》和《论坛报》送到奈耶尔手上。甘娜格过来看报纸。奈耶尔说：“你看！我说过，没有理由不让印度教徒待在拉合尔。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双方都发表声明，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都将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在宗教和文化活动方面将享有充分的自由。奈尼塔耳是印度斯坦的。可是有谁伤害穆斯林没有？”

甘娜格不能接受他的看法，说：“姐夫，这儿的情形不一样。这儿是国大党统治区。国大党根本就不主张分治。他们想使穆

斯林高兴，使他们跟自己在一起。国大党从来就不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当做两个民族看待。”

奈耶尔认为自己没有必要马上到拉合尔去处理财产，因此决定不去了。

傍晚，人们在新俱乐部讨论报上这个消息。奈耶尔到俱乐部去晚了一些。奈尼塔耳的律师班代拿着一杯威士忌汽水站在他面前。班代有民族主义思想，参加了国大党。但是他经常批评国大党。他穿粗呢子西服，常常尖锐地批评甘地的政策。他用英语对奈耶尔说：“你现在可以到拉合尔去。真纳已经向你下了保证。”

奈耶尔一直认为让人口迁移是不现实的。因此同意他的看法，说：“当然，我可以去。除了拉合尔，我还能到哪儿去呢？”接着又说：“老兄，穆斯林联盟的人就是害怕印度教徒掌权。如果他们自己掌了权，这种情绪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他们还怕什么？”

班代旁边站着瑟尔达尔先生。他态度有些傲慢，花白的胡须挂在腮边，穿着高级而合身的西服。他把威士忌汽水的杯子从嘴边拿下来，举起食指用英语高声警告道：“不！不！你怎么这么说？这种声明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有深仇大恨。你告诉我，过渡内阁中穆斯林部长的权力比哪位国大党或者印度教徒部长的权力小？可是穆斯林联盟不让做事情，他们使得内阁寸步难行。”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不愿意合作，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合作。他们就想统治咱们。甘地先生最后不得不同意巴代尔和尼赫鲁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意见。”

一位穿长上衣和瘦腿裤的从山区来的先生走过来支持奈耶

尔的看法，说："可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能永远互相打斗互相屠杀。现在已经成立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以后是互相合作还是互相敌对？既然穆斯林可以住在印度斯坦，那么按道理印度教徒也应该可以住在巴基斯坦。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必须如此。甘地先生也是这样说的。"

"甘地先生是这样说的？"瑟尔达尔激动地打断他的话，说道："甘地从前也反对分治。他说：'分治只能建立在我的尸体上！'他现在不是承认了自已的错误吗？甘地是你们的上帝。可是有人认为甘地是一个混蛋。他们认为他的话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他的话。"

奈耶尔没有理睬瑟尔达尔的激动情绪，说道："既然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政策，就用不着怀疑了。"

班代喝了两口酒，平静地说："穆斯林联盟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如果打算住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要提出两个民族的理论？为什么要求另外成立巴基斯坦？"

奈耶尔说："可是我不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教派，而是国家。旁遮普是我的出生地，是我的故乡！"

班代对奈耶尔的话很不满意，把脖子往后一扬说："哎呀，你真糊涂！难道德国的犹太人不把德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希特勒不是把他们都赶出来了？好吧，你听我说，八月十五日就要成立巴基斯坦了。"班代吼叫起来。"咱们以后可以告诉甘地，请他到巴基斯坦来改变别人的思想。"他举起拳头警告道："真纳会禁止他入境。如果在禁止入境的情况下有人还想入境，那么真纳

可以下令开枪射击，这是符合国际法的！到那时，你可以唱印度教的颂歌，可是根据国际法，你无权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巴基斯坦。”

瑟尔达尔满意地说：“对了，事情就是这样。”

奈耶尔辩论道：“国际法是人订的。它不是十全十美的。审判希特勒及其同伙大规模屠杀人类的罪行就是国际法的新发展。我相信人类的本性。我认为甘地会以他的高尚思想使得真纳能够信任他。”

“不会，不会，不可能！”瑟尔达尔吼叫起来。

班代举起手，要他冷静些，然后责问奈耶尔：“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明甘地在什么事情上以自己的高尚思想使得真纳相信他？”

“现在还不能说。”奈耶尔很自信地说。“耶稣是在死了以后才得到反对者的信任的！”

“哈哈哈！”班代大笑起来。“那是在耶稣死了一千多年以后，而且还有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基督教的传播不是通过左脸挨了耳光把右脸伸过去，而是通过刀和剑。这一点你也无法否认。现在有几个基督徒左脸挨了耳光把右脸伸过去？英国人什么时候把自己的脸伸到你面前来过？哎！值得同情的不是你的论点，而是你的信仰！”

“喂，服务员！”班代高声叫道：“给奈耶尔先生满满地斟上一杯威士忌！”

瑟尔达尔先生也说：“给我们也斟上一杯！”他一口气喝完剩下的酒，把杯子交给服务员。

奈耶尔站累了，伸开腿把手伸进口袋里，说道：“班代先生，请你相信，这样的骚乱，争斗和暴力是不会继续下去的。”

很多人围着他们两个人谈论起来。他们不能直接交谈，于是往桥牌桌走去。

* * * *

甘娜格既然写信要布里来，就得安排他的住处。她想让他住在旅馆里。从旁遮普来的很多人都长期住在旅馆里。她在俱乐部里听到别人谈起旅馆的情形，说是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印度人开的旅馆早就住满了，但是老板为了赚钱，又接纳了很多客人，收他们两三倍的费用，比欧洲人开的旅馆费用还高。欧洲人开的旅馆本来就贵，可是没有涨价，旅客人数也不超过定额。甘娜格收到布里的电报以后就从邮局打电话问阿斯多里亚饭店有没有单人房间。

回答说："今天没有，明天可能有。"

"那就从明天起租一间房间吧！"

饭店有一个条件，就是旅客必须在八月二十号以前离开饭店。

甘娜格同意这个条件，以杰·迪·布里的名字预订了一个房间，并且告诉他们，客人将于明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到达。

甘娜格出门时拉金德拉总是跟着她。奈耶尔的姐姐的小姑子斯瓦尔纳在瑟尔戈塔从来没有这样玩过，现在也一天到晚跟着她。甘娜格为了摆脱他们，在公共汽车到达以前就离开寓所到德利达尔的图书馆去等着。天上密密的乌云像篷子似的盖在头上。有时下小雨，有时下大雨，有时不下。来来往往的人都打着雨伞或者穿着雨衣。

奈尼塔耳的街道上晴天和雨天景色完全不同。当天空晴朗万里无云的时候，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路上游逛；一条条

道路就像一条条涂满各种色彩的带子。下雨的时候，很多人打着雨伞，像一朵朵蘑菇在路上游动。

甘娜格虽然穿了甘达的雨衣，打着雨伞，但是要想在公共汽车站外的雨地里站很久是很困难的。可是她必须在公共汽车到达以前到汽车站去。因为布里第一次到这儿来，人生地不熟。她想在他下汽车时马上能看到她。

她看了看手表，已经是十二点了。火车十点半钟到达戈特戈达姆，从戈特戈达姆开来的公共汽车快要到了。她于是从图书馆出发到德利达尔去。

甘娜格到汽车站时雨下得很大。她站在售票处旁边的白铁屋檐下。这儿到处烟雾缭绕。一些山区来的苦力围坐在火边，用烟斗抽着潮湿的烟。苦力们看了看她，对她又尊敬又畏惧，一个个蜷缩着身体，离她远远的。

烟雾呛得她咳嗽。苦力们慌忙把火堆旁边的石头压在火上。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法律和规矩？苦力们为什么害怕她？为什么蜷缩着身体离她远远的？为什么因为她咳嗽就把火灭掉？这些连苦力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生活的经验以及对钱财的尊敬却教会他们这样做。即使这样，烟雾和汗臭仍旧使得她无法继续站在那儿。她看见前面邮局的走廊里站了几个人，自己也走过去。雨快要停了，零零星星地掉着小雨点。她暗中祝福，希望雨能停一个钟头，好让布里顺利地到旅馆里去。

甘娜格站累了。开来了一辆公共汽车。苦力们为了抢生意，闹哄哄地冲上去把汽车围起来，好像一群苍蝇围着一块黑糖似的。她也兴奋地走上前去。这汽车不是从戈特戈达姆开来的，是从拉尼凯德开来的。她仍旧回到邮局的走廊里，眼睛朝路上看。又来了一辆公共汽车，上面挂着牌子：拉姆格尔—奈尼

塔耳。接着，又来了一辆，是从赫尔多瓦尼开来的。

戈特戈达姆的公共汽车来了。苦力们一拥而上，纷纷抢行李和箱子。甘娜格屏住呼吸走上前去。她踮起脚跟想从苦力们的头上往里看，又低下头想从人缝里往里看。旅客们站在旁边，让苦力搬行李，生怕他们碰在自己身上。哪儿也没有看到布里。天上又开始下雨点。

从戈特戈达姆开来的第二辆公共汽车到了。苦力们又冲向这辆汽车。司机、清洁工和苦力头儿的叫骂声嚷成一片。甘娜格看着车门口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布里穿着方格布衬衣，蓝灰色的长裤，挤开苦力从汽车上走下来。甘娜格冲向人群。但是人很多，挤不过去。

布里挤到人群外面，有人抓住他的手。他一看，高兴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紧紧地抓住甘娜格的手，看见周围的人太多，又赶紧松开了。

布里不想坐人力车。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四个人拉的车子。

甘娜格劝他："现在下着雨，你身上会淋湿，行李也会淋湿。"

人力车夫看见布里不想坐车，苦苦地求他。

雨下大了。甘娜格把布里带到邮局的走廊里。大雨使布里顾不了这么多，只得答应坐车。苦力们高高兴兴地把行李放在车上，然后把车子拖过来紧紧地挨着走廊。甘娜格和布里上了车，甘娜格吩咐道："去阿斯多里亚饭店！"

苦力们用防雨布把前面和两边都盖住了。他们两个人好像坐在结婚的花轿里，四周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他们既看不到路，也看不到路旁的景物。人力车走动了，他们两个人互相看着。这

狭小的天地给了他们无比的自由。他们既听不到顶篷上的雨水声，也听不到苦力们的脚步声，连人力车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铃声也传不到他们耳朵里。

甘娜格猛然一惊：人力车走得慢了，苦力们在喘气。她从雨布的缝隙里往外看，车子正在医院附近的默利达尔市场走上坡路。去维默尔·维拉的小路已经过去了。甘娜格感到一阵轻松。情人久别重逢，缠绵的情意尽在不言中。不知不觉人力车已经爬到了坡上。

布里用胳臂搂着甘娜格。她把手放在他肩上说："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下车，坐另外一辆人力车回家。你就坐这辆车走吧！我已经出来太久了。给你订的是第七号房间。你先洗个澡，吃完午饭后休息一会儿。我大约五六点钟到你那儿来。咱们再谈吧！"

住在奈尼塔耳最高级的欧式旅馆里，这对布里来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他从前只是听别人谈到或者从书里读到高级旅馆的情形。饭店办公室的穿着讲究的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穿白衣服的服务员。服务员向他鞠躬行礼。

服务员领他到房间里，把他带来的小被子放在大衣柜里，然后拿过钥匙，打开黑铁衣箱，取出他的衣服，挂在大衣柜的挂钩上。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服务员做这些事情。

服务员挂完衣服后把他的鞋放在另外一边，打开浴室的门问道："先生您洗澡吗？您要热水吗？"

布里点点头，走进浴室。看见有三条毛巾，他抓耳挠腮，不知道该用哪条？

餐厅很大，简直可以在里面开大会。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每张桌子旁边放着四把轻便椅子。桌上放着干干净净的盘子，

银勺，叉子和刀子，中间放着花瓶。布里有些局促不安。在这儿吃饭不会把这些东西弄脏吗？饭菜是欧式的。服务员低着头，静悄悄地，机灵地给他送来各种饭菜。

布里的家里人全都吃素，这是由于他父亲坚持的结果。布里只是为了反对这种错误的看法才吃过几次肉。此外他也不习惯用刀子叉子。因此，他洗完澡以后虽然有点饿，但是没有吃多少东西就吃不下去了。

他想休息，回房间里往弹簧床上一坐，马上弹了起来。他并不觉得这样不舒服。但是他好像接触到一个陌生女人，觉得又奇怪，又有吸引力。他感到到处都很干净，很清新，很柔和。他刚离开拉合尔。那里正是雨季，天气闷热，人们身上一天到晚流着汗。而奈尼塔耳不但很凉爽，简直有些寒意。他把床上的毯子拉过来盖在身上。虽然头天晚上经过了旅途的劳顿，但是现在还没有睡意，过了很久才睡着。

布里醒来时，看见甘娜格正低着头向他微笑。她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对他说："你是不是到这儿以后过了很久才睡？"

布里发现房间里光线很暗，不知道是清早还是傍晚，问道："现在几点了？"他把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想看看表。

"六点一刻了。"甘娜格说。"我来的时候走廊里的服务员说，先生正在睡觉。他敲了三次门，你没有起来。他不敢进来。这儿六点钟以后喝茶的时间就过了。可是没有关系，你好好地睡吧！"

布里好像还不十分了解这眼前发生的一切。舒适，方便，一切都很顺利。甘娜格身子靠着他，坐在床边上，不怕别人看见，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他是到了奈尼塔耳还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甘娜格说："今天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逛到八点半钟。他们都看电影去了。姐夫在俱乐部。我现在什么也不怕，我已经按照他们所说的做了。"她一口气把家里人如何反对他们的关系以及她答应家里人六十天内既不写信给他也不跟他见面的事情全都说了。她还告诉他，议会秘书答应在勒克瑙给他们安排月薪二百卢比的工作，还说："听说勒克瑙是个好地方，那儿没有任何争吵。"

布里打断她的话说："他这是对你说的。我也应该工作才行。你在信里不是也谈到了我的工作吗？"

"既然我能够找到工作，你当然更不会有任何困难。作家的名字谁不知道？你的名字他可能早就知道了。你的能力又不是别人不知道！"甘娜格还对阿瓦斯提先生的纯朴、直爽和慷慨大方称赞了一番。

他们两个人从旅馆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到西山后面去了。从下午起，乌云开始散去。大片大片的彩云在天空浮动，有些彩云笼罩在长了青松的山峰上。夕阳的余晖反照在东边的山梁上，使整个山梁变成一片金色，像天鹅绒似的闪闪发光。由于下雨而没有出门的人现在都来到市场上。路上人很多。他们两个人穿过市场，走到医院和广场中间的路上。

"啊！湖就在这儿！"布里停住脚，朝右边看去。

"咱们是坐着车子沿湖过来的。车上盖了雨布，看不见外面的景色。你下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有看到湖吗？"甘娜格问他。

"哪儿能看到湖？那么多人挤在那里，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布里说完凝视着湖心。

到现在为止，甘娜格除了自己的事情以外还没有想到别的事情。她问布里："达拉妹妹的婚事办得怎么样？"

布里低下头，喉咙哽咽着，慢慢地说："婚事倒是尽一切可能替她办了。可是她现在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怎么？"甘娜格惊恐地长叹了一声。

布里简单地把父亲、伯父和达拉的公公如何要举行婚礼，以及当天晚上本尼大院被烧和达拉没有被救出的情况告诉了甘娜格。他很痛心地批评自己，也批评家里人："在拉合尔目前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办喜事？可是女孩子的监护人总是想方设法要放下自己的包袱！"

"达拉妹妹不反对这桩婚事吗？"甘娜格知道布里的观点很明确，大胆地问他："听说那个男孩子的名声很不好。"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这是谁告诉你的？"布里接着说："达拉是在一九四四年初订婚的，当时我在监狱里。"

"听说达拉反对这桩婚事。"甘娜格问道。

布里想了一想，说："是你姐夫奈耶尔说的吧？"

"是的，是他对我说的。"她不想对布里隐瞒任何事情。

布里气愤地说："胡同里的人造出各种各样的谣言。苏克拉尔也有仇人。他们放出风声说那个男孩子配不上我妹妹。我承认我的确不喜欢那个男孩子，可是已经订婚三年了。这关系到苏克拉尔，我伯父和父亲的面子问题。既然达拉自己不说话，我也就不好开口了。虽然印度教女孩子被很多老规矩和老传统束缚着，但是她们首先得自己说话才行。如果她们自己不说话，我们能说什么呢？"

"他们两个人互相不认识吗？"甘娜格反问道。

"我想他们大概不认识。但是，如果当我不在的情况下或者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见过面，那我就不知道了。"

布里说得这么明白，这么直率，这么实事求是，使甘娜格听

了以后深信不疑。她想：奈耶尔在别的事情上瞧不起布里，因此对这方面的谣言不但相信，而且还添枝加叶。甘娜格从奈耶尔的机智中看到了他的虚伪。她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起这件事情了。

他们两个人沿着湖边一直走到德利达尔。天色已经黑了，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在长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布里看着眼前碧波荡漾的湖水，看着暮色苍茫中周围的群山，和山上镶嵌着的花环似的电灯。他完全陶醉在这景色中了。

"如果像你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作家欣赏不到这种景色，那的确太不公平了。我不能独自欣赏它。我把你叫来做得对吧？"

布里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久久没有说话。回家时甘娜格遇到了几位来这儿以后认识的人。她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大摇大摆地跟布里走在一起，骄傲而满意地昂起头，脸上显出自得的神色。谁能阻止我们？我们越过了重重障碍，正好像山上的行人越过了重重云雾似的。她一直把布里送到饭店门口。

布里吃完晚饭回到房间里。他的被子已经重新叠过了。床单上的皱纹没有了，两只枕头也变得松软了。床单上的毯子被叠成一只开口的信封似的，他可以随时把它拉过来盖在自己身上。布里感到这一切都非常美好。他想起来了，有钱人睡觉时都得穿上睡衣睡裤。他现在没有这些。但是，他想，如果不穿上干净衣服睡觉就对不起这样的房间和这样的床褥。他穿上浆洗干净烫好了的衬衣和一条白颜色的裤子。布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上床。不仅他家里人，而且整个胡同的人不但不会穿这么干净的衣服睡觉，甚至连待在家里的时候也不会穿这么干净的衣服。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愚蠢的浪费。

布里躺在床上，熄灭了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床头的三

角茶几上的台灯还亮着，台灯上玫瑰色的伞形灯罩使整个墙壁都变成了玫瑰色。布里不想躺下来看书，但也不想把灯熄灭。他不想让这豪华的场面从眼前消逝。他过去一直在穷困的石头上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地往前爬行。经过长期斗争，现在幸福的道路一下子展现在眼前。两百卢比一个月的工作正在勒克瑙等待着他和甘娜格。每月四百卢比……小洋房……干净的衣服……受人尊敬……无拘无束地微笑着的甘娜格……

布里一下子变得很阔气。他踌躇满志，兴奋得睡不着觉。他的心里因为甘娜格而激动不安。如果没有甘娜格，这一切都会黯然失色。三小时以前，当他双手搂着甘娜格时，他发现自己是如何热烈地爱着她啊！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很久，最后抱着枕头睡着了。

甘娜格告诉布里，如果奈耶尔或者甘达和甘金看见他，虽然他们说不出什么话来，但是会很不高兴。因此最好不要见到他们。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甘娜格在饭店和秘书处办公楼之间的花园里等候布里。布里来了以后，他们从山上向德利达尔走去，然后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考虑着未来的计划。由于阿瓦斯提先生的保证，他们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布里来奈尼塔耳以后所得到的幸福和快慰超过了他过去最大胆的设想。甘娜格热情地投入他的怀抱，把他完全征服了。她的爱情不像一壶水，布里可以把它提起来；也不像一口井的水，布里可以把它汲干。她的爱情像这无边无际的奈尼塔耳湖，布里甚至无法从它里面游过去。

他想尽力使这一切变成永久的幸福。第二天他就向甘娜格提出要尽快地到勒克瑙去把将来的生活扎扎实实地安排好。只有甘娜格认识阿瓦斯提。为了使事情进行得顺利，她必须跟他

在一起。这一点甘娜格也知道。她已经为将来的生活下定了决心。她很勇敢。但是，如果要她离开家到勒克瑙去，她还得遵从社会习惯，事先征得姐夫和姐姐的同意。虽然这种习惯使她很恼火，但她不得不如此做。她告诉布里，这件事情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决定。

甘娜格自从来这儿以后，由于寓所里很挤，也由于对家里人有意见，每天午饭前一两个小时和午饭后她总是一个人到外面去散步。奈耶尔和甘达知道其中的原因，也知道她无非是在图书馆或者湖边上念书，或者生闷气消磨时光。他们担心人们会议论她，因此想劝她不要这样做。可是他们对她内心的痛苦又很同情。好几天来甘娜格一出去就是半天。她回家时的样子和脸色也跟过去不同。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很快他们就得到了答案。

八月八号，下午三点钟，甘娜格回来换了纱丽，在走廊里对甘达说："姐姐，我出去一趟。"

甘达连忙说："不行！不行！妹妹，今天咱们要到巴特瓦先生那儿去喝茶。巴特瓦太太还特别邀请了你和甘金。"

"我怎么能跟你们一起去呢！"甘娜格表示很惊讶，接着无可奈何地说："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我就不会约潘特夫人。我已经跟她约好今天去找她！"

"那么你去跟姐夫说吧！"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她不等姐姐回答就走了。

甘达很生气，没有说话，心里想：这是什么态度！

甘娜格和布里一边谈话一边走，离开普瓦利路已经很远了。大约在六点半的时候他们经过下街来到恩伯尔德大厅，然后朝湖边的路走去。为了减低上下山坡的坡度，这儿的山路是

盘旋着的。他们刚走到第三个拐弯处，就听到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奈耶尔，甘达和巴特瓦太太站在别墅的院子里看着他们。原来巴特瓦先生就住在这里！

“我们请你你不来，你在这儿散步！”巴特瓦太太跟甘娜格打招呼。

他们两个人都吃了一惊。甘娜格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考虑如何回答她。

奈耶尔把手伸向布里，亲切地说：“你好，布里！你们在潘特夫人住处的会议开完了吗？你们这些人无论到哪儿去都要搞政治！”

他不等布里开口就向巴特瓦介绍道：“您可能没有见过这位先生，但是他的名字您一定知道。他就是著名的记者兼小说家布里先生。”

巴特瓦说旁遮普话带着白沙瓦的口音，说：“布里先生，您为什么不到俱乐部来？那儿可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好地方。”

奈耶尔代替布里回答说：“老兄，他哪儿能白白地浪费这么多时间？他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他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创作出很多文学珍品。”他滔滔不绝地夸奖布里，使得巴特瓦夫妇甚至来不及对一个年轻男人跟甘娜格一起散步的事情表示诧异。

甘娜格和布里跟奈耶尔他们一起离开巴特瓦先生的别墅。奈耶尔问布里：“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一直没有看见你。这儿很难找到房子，你住在什么地方？”

奈耶尔听说布里住在阿斯多里亚饭店，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说：“那个饭店相当贵，是不是？”

甘娜格在布里手上碰了一下，要他不要往下讲。

奈耶尔收敛起诧异的神色，问道："那儿大概很舒适安静吧？"他说话的态度很亲切，好像老朋友似的。

他们走到维默尔·维拉，甘达要回寓所去看纳诺，一个人走了。奈耶尔要大家都到俱乐部去，特别邀请布里跟他们一起去。他在俱乐部里把布里介绍给别人时说他是拉合尔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他问布里："你想喝什么？啤酒还是威士忌？"

布里表示歉意说："谢谢你，我什么也不想喝。"

"喝点咖啡怎么样？"

奈耶尔坐下来打桥牌。甘金跟一些新手们打桥牌。甘娜格和布里看了一会儿克朗球，然后走到堆满报纸杂志的桌子旁边，坐在椅子上看杂志。布里低声对甘娜格说："咱们就在这儿待下去吗？"

他们不想继续待在这儿。这些人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觉得很不舒服。

甘娜格说："可是我现在不能走。"

布里提醒她："你明天早上得做好去勒克瑙的准备。今天一天就这么白白地过去了。"他对俱乐部一点也不感兴趣，八点半钟就准备告辞回去。奈耶尔没有站起身来，只是热情地跟他握了握手，说了一声："晚安，再见！"仍旧继续玩他的桥牌。

布里没有跟甘娜格说什么话就离开了俱乐部。

从昨天晚上奈耶尔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虽然反对甘娜格和布里来往，但是为了避免别人议论，在大家面前尽量不把自己的看法表露出来。事后，他又以怠慢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反对。

甘娜格心里想：我倒不在乎他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可是怎么能让他们同意自己到勒克瑙去呢？他们一定会怀疑自己跟

布里一起去。可是现在没有时间拖延下去了。布里也很焦急，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商定，要在八月十五日国家独立的那天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奈耶尔只穿了一件汗衫和长裤在走廊外面的花坛旁边散步，等着吃早点。甘娜格想跟他谈谈。可是他态度很冷淡，一句话也不说。甘达正在替纳诺梳头，戴项圈，系腰带。甘娜格接过梳子，一边替纳诺梳头，一边跟姐姐谈话。她谈到现在的局势和家里的危机，以及阿瓦斯提先生答应给她安排工作。她想征得家里人的同意，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到勒克瑙去找工作。

甘达对昨天晚上的事情很生气，冷冷地回答道："你也不动脑筋想一想。难道爸爸和我们就养活不了你？这么远，你一个人怎么能去？"

"在哪儿工作就得上哪儿去。自食其力的人不一定待在一个地方。我认为女人可以跟男人一样地工作。姐姐，你说得不对。如果爸爸知道我要去，不会不同意。"甘娜格为了避免争吵，一边说一边笑。

甘达不想让婆家的人听到她们的谈话，拉着纳诺的手走到走廊里，一边叫奈耶尔一边对甘娜格说："你如果认为爸爸会同意你的做法，可以写信给他。我们没有意见。"

奈耶尔知道甘达叫他，走到她们身边。甘达对他说："她今天想到勒克瑙去。她说要去工作，自食其力。我要她写信去问爸爸。"

"对！"奈耶尔支持她的意见。

"等拉合尔的回信要耽误好几天。我今天或者明天就走。"

"你是不是已经定好了日期？或者约好了别人一起走？"奈耶尔问道。

“约别人一起走又有什么不好？”甘娜格很生气。

奈耶尔说：“咱们得承认这不是一件好事。让别人说坏话有什么好处？你还没有结婚，做事情要慎重一些！”

“你们结婚以前不想见面吗？你们没有见过面吗？”甘娜格想封住他的嘴。

“我们过去做事情都考虑到别人的看法。不像你们这样管不住自己！”甘达责备她。

“我们干了什么事情管不住自己？我们现在做的哪件事情是你们从前没有做过的？”

奈耶尔心平气和地劝她：“我们也受到约束。我们有责任监护和照顾你。这样一来你就恨我们。可我们是为了你好！”

“但是你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你为什么拿一些陈规旧习来衡量一个人的性格？”甘娜格为了得到奈耶尔的同情，说道：“你想一想自己说过的话吧！”

“我说过的话我都记得。一个人的性格也应该有所克制才行，有克制才有文明。当人们的行为变成规矩和习惯以后，这种规矩和习惯就是所谓的文明。汽车跑得越快越好。可是如果汽车上没有闸，坐在上面就会有生命危险。”

甘娜格不想听他说这些大道理，气鼓鼓地一声不响地坐着。

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从寓所出来把信送到邮局，然后到旅馆里去把情况告诉布里，跟他商量了很久。最后决定由布里一个人到勒克瑙去找阿瓦斯提先生。她把阿瓦斯提先生和潘特夫人的地址告诉了布里，还写了一封信给阿瓦斯提，由布里带去。

下午四点钟，甘娜格把布里送到公共汽车站。

布里到勒克瑙去了。甘娜格相信布里很快就会把工作安排

妥当并写信叫她去。可是，如果一直收不到父亲的回信怎么办？她开始犹豫起来。他们已经商定八月十五日宣布独立的时候住在一起。说不定布里会到这儿来接她。她是九号写信到拉合尔去的。回信可能在十二号收到。十二号还可能收到布里的来信，无论如何十三号应该收到信。不管怎么样，她十四号一定要到勒克瑙去。

八月到九月，奈尼塔耳的邮局每天送两次信。邮差快要来的时候甘娜格总是眼巴巴地看着大门口。她盼望父亲的来信，更盼望亲自从邮差手上拿到布里的信。十三日下午，邮差走进大门。甘娜格兴奋地走上前去把信接过来。是一封特别快信，收信人是奈耶尔，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她把它交给姐夫。

奈耶尔拿到信后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接着大声念给大家听。父亲十一日上午九时收到甘娜格的信，随即写了这封信从总邮局寄来。他的意思是要甘娜格先等一等。他说：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将要成立的政府保证境内少数民族的安全。这一保证影响很好。现在局势比较平静。他对甘娜格的自食其力和准备为独立后本国政府工作的精神表示赞许。但是他认为如果到勒克瑙这么远的地方去，事先应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父亲最后还写道：如果八月十五日的分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和平与安宁就会得到保证。他准备八月十八日来奈尼塔耳商量今后将要处理的一些问题。

甘娜格很不喜欢父亲这一套老办法。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好像用一根橡皮链子锁住你的脖子。你可以把它拉住，但是它始终拴在你的脖子上。她马上说："我已经答应阿瓦斯提了。收到从勒克瑙寄来的信以后马上就动身。"

甘达很生气，说："你这是打的什么主意？爸爸和我们不会

拦住你。你要走可以正大光明地结了婚走。以后随你的便！”

奈耶尔说："你既然不听父亲的话，又何必写信去问他呢？"

甘娜格坚持自己的意见。她想，收到布里的信以后无论如何也不待在这儿了。她正在奈耶尔面前跟甘达争辩，这时送报纸的人来了。

奈耶尔一边听甘娜格谈话，一边看报纸，忽然说道："明天早上十点钟蒙巴顿勋爵将在卡拉奇向巴基斯坦政府移交政权。从八月十四日晚上十二时开始将由伟大的领袖真纳任巴基斯坦总督。同一天晚上十二点钟，印度立宪会议将在德里开会，由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主持接管政权的仪式。"

他接着往下念："由于车厢里的人已经全部死光，火车在拉合尔车站停下来。据估计，大约有一千多名印度教男女和儿童在沙赫德拉车站被杀。火车载着这些尸体从沙赫德拉开到拉合尔。当局考虑到，如果让这列装满尸体的火车继续往东开，将造成极坏的影响；于是命令该火车停在拉合尔。车上死者的姓名和地址都无法查询。"报上还刊登了八月十一日晚上拉合尔有很多地方起火，以及印度教徒成批地离开该城市的消息。

"爸爸十一日早上发出这封信，可是下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甘达非常焦急不安。大家都不说话。

甘娜格眼前出现了一千多名印度教的男女和儿童。他们在大刀、长矛和枪弹面前痛苦挣扎，呻吟哀号，最后，全都被杀害了。

## 十五

苏克拉尔带着索姆拉杰的妹妹去迎娶儿媳妇。回来时汽车

停在本尼大院的胡同口上。索姆拉杰的母亲和姐妹们出来迎接，把戴着面纱的新媳妇从汽车上搀下来，扶她走进家门。索姆拉杰这次结婚没有用花轿，没有乐队也没有放烟火。没有吉庆的欢乐。但是母亲为了迎接自己看中的儿媳妇，在她进门时尽量把仪式举行得吉祥圆满。她让外孙女手拿盛满水的碗站在大门口，自己用杯子盛了满满一杯油，儿媳妇跨过门槛时把油倒在大门两边。

婆家的女人让达拉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大家都坐在她周围。她离开娘家时身上穿着很厚的丝绸衣服。七月的下午，天阴，闷热，她身上出了很多汗。旁边地板上放了一台电扇。但是电扇的风被周围的人挡住了，吹不到达拉身上。

举行了见面仪式。请公公好几次，苏克拉尔才咳着嗽走进来，坐在达拉对面，把一条金项链放在儿媳妇怀里，祝福了一番就走了。

公公的见面仪式举行完了，由婆婆举行见面仪式。她端详了儿媳妇的面孔，送给她一件金首饰，向她祝福。其他近亲也都送耳环或者戒指给她，并向她祝福。婆婆和小姑子向达拉介绍前来祝福的人。邻居中来往密切的女人也都按照家里人的样子，有的人给她五卢比，有的人给她两卢比或者一卢比四安那作为见面礼。

大家都很满意地说："女孩子又漂亮，脾气又好。"纷纷向她婆婆表示祝贺。她婆婆向她们表示感谢，同时也祝福她们平安如意。

达拉的一个小姑子在旁边说："不能说她不好。但是听说她架子很大，自以为了不起！"

另外一个女孩子说："听说她一心想念学士！"

小姑子又说："我们可不要什么学士。她在娘家的时候大概神气十足吧！"

达拉猜到了婆家的人对自己的态度。

婆婆叫道："喂，默海尚，你去替嫂嫂从箱子里拿两件衣服出来。她身上全是汗，让她洗个澡吧！"

从婆婆的语气中可以知道她很喜欢自己这个儿媳妇。可是小姑子却很不高兴，说："我要到厨房里去干活。这么多人吃饭，现在还什么也没有准备好。一会儿你又来说我！"

婆婆自己把衣服取出来，对达拉说："孩子，走吧，去洗个澡！"

婆婆把她带到洗澡的地方。

由于时局不好，婚礼办得很简单。可是苏克拉尔还是请来了二十来位近亲。酥油炸的食物发出扑鼻的香气。觥筹交错，发出一片响声。这响声和互相劝食劝饮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达拉洗完澡后还不得不穿颜色鲜艳的丝绸衣服。婆婆用盘子给她送来饭菜。新媳妇刚到婆家的第一天，又害怕又害羞，对新环境很不熟悉，不可能很好地吃饭。达拉不觉得饿，倒觉得很渴。她喝了一杯冰水，但是不吃点东西也不行。她害怕婆家人会以为她挑食，于是勉强吃了两张小小的油煎饼。她吃东西的时候，旁边坐着的女孩子都仔细看着她用手指撕油煎饼，把饼送进嘴里，和用杯子喝水的样子。达拉吃完以后，婆婆叫周围的女孩子走开，让她一个人躺下来休息一会儿。

吃完晚饭以后，大约十点钟光景，达拉的小姑子带她走上三楼的一间屋子里，让她坐在床上。屋子里的电灯光很亮，地板上铺着线毯。天花板上的电扇开着。墙上挂着三张大日历。一张日历上印着领袖苏帕什金德尔·鲍斯的像。他穿着独立印度军

总司令的礼服，手拿国旗。第二张日历上印着罗摩和悉多[①]，悉多把森林中隐藏的金鹿指给罗摩大神看。第三张日历上印着一张肥皂公司的广告，上面是一个胸脯丰满的年轻女郎，她用牙齿咬着纱丽边，正在举起胳臂穿背心。床头的墙上挂着宽边镜框，镜框里是一位祖宗的遗像。

晚上下雨，从窗口吹来徐徐的凉风。壁橱没有门，显得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壁橱的最上面一格放了格内什神像和拉克什米神像[②]。达拉独自坐着看看四周，想了解一下家里人的兴趣和作风。一个角落里放了一张老式雕花桌子。这桌子好像是从蓝屋顶路的旧货商店里买来的。雕花桌子的镜子上面有斑点，照出来的人影很模糊。看来他们家里很有钱，但是并不时髦讲究。

床放在屋子正中央，上面是电扇。柔软的褥子上铺着绣花床单。床旁边三脚茶几上放着水壶和玻璃杯。谟拉达巴德的杯子上盖着一只小碟子。杯子里可能盛了牛奶；碟子里放着一些白色的豆蔻和冰糖。

达拉知道，很快就要跟新郎见面了。她心里非常紧张。布什巴和希萝曾经跟她谈过这时候的心情和体会。她们的话使达拉觉得既害羞，又害怕，心里很紧张。她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她肩上披着红色的薄纱披肩，心里想：要不要把脸蒙起来？蒙上脸也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形。可是又一想：听到“他”的脚步声再蒙上脸也不迟。他让我摘下面纱或者他自己替我摘下面纱都可以。她已经很累了，横靠在床上，想等到听见脚步声再坐起来。

---

① 罗摩和悉多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一对夫妻。

② 格内什为智慧之神。拉克什米为女财神。

她听到门口有脚步声，赶紧坐起来蜷缩着身子。她把薄纱披肩盖住脸，斜眼看着门口。索姆拉杰是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穿着白细布衬衣，白厚布裤子，样子很漂亮。他把房门关好闩上门闩。达拉很紧张，低下了头。

索姆拉杰走到床边，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好像想要说些什么。达拉焦急不安地等他开口说话，好像海蚌张开自己的贝壳准备迎接奎星宿滴下的水珠①。

"你不好意思吗？"达拉觉得他的语气很生硬，于是把头埋得更低。

"你在这儿觉得不好意思吗？你在马尔路和阿纳尔格利参加游行，穿着纱丽，头上什么东西也不蒙。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害臊？"索姆拉杰口气强硬地追问她。

达拉一动不动地坐着，开始时吓得吐不过气来，后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索姆拉杰不等她回答，继续问道："你不想跟我结婚。是不是？"

达拉仍旧坐着不说话。

"你跟谁发生过关系？"索姆拉杰咬牙切齿地问道。

达拉紧闭着眼睛；牙齿使劲地咬着下嘴唇。

索姆拉杰很生气，沉默了一阵，继续问道："你跟几个男人鬼混过？"

达拉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

索姆拉杰用拳头顶在她的肩膀上骂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你说？"

达拉抬起头，满含泪水的眼睛狠狠地盯着索姆拉杰，压低声

① 印度的传说认为奎星宿滴下的水珠掉在蚌壳里变成珍珠。

音骂道："住嘴！"说完用手蒙住脸。

她的脸上一边挨了一个耳光。

她把手放下，哭红的眼睛瞪着索姆拉杰，骂道："你敢动手打人！"

索姆拉杰怒不可遏，抓住达拉的辫子，把她从床上拖下来，踢了她两脚，咬牙切齿地骂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又说，"一个穷教员的臭女儿，竟敢耍脾气不跟我结婚？你还想念学士！你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像你这样的女人我搞过几十个！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样子！我要让胡同里的狗和驴来对付你！"

达拉尽力用自己的手和脚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但是不能叫喊。索姆拉杰身材高大，身体结实，可是用尽了全身力气也没有制伏达拉。达拉没有完全在他面前投降，这是他的奇耻大辱。

他是达拉的丈夫，可是没有能够使她完全听话。他心里很烦躁，再加上厮打了一阵，有些疲倦了，于是躺在床上休息，心里想：这个坏女人侮辱了我，我非报复不可。她现在还能跑到哪儿去？我要把她的身体撕成碎片！

达拉坐在一个角落里，蜷缩着身体，用手蒙住脸，低声哭泣。她挨了打，身上很疼；但是心里比身上更疼。她想寻死，等这个坏蛋走了以后用大围巾上吊自杀。他跟我结婚就是为了这样对待我吗？这样的坏蛋真该死！可是如果索姆拉杰死了，她自己还得受一辈子苦。对她来说，避免受苦的唯一办法是自杀！

达拉想轻轻地把门闩打开逃出去，跳到拉维河里自杀。可是楼下还有门，再往前走还有大门。她记得自己就是从那个大门里进来的。可是她不知道通往河边的路怎么走。

附近传来枪弹射击声，责骂声，尖叫声和呼喊声。旁边的屋

子里和楼下也有人在喊叫，还有人开枪。

索姆拉杰吃了一惊，从床上跳下来，打开门闩出去了。达拉听到他的脚步声和开门闩的声音，抬起头来。这时，外面的喊叫声听得更清楚了。达拉猜想一定是穆斯林来袭击。她想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走出房门。右下方是婆家的院子，院子四周有围墙，楼旁边有梯子。前面是一个厕所，厕所周围的墙壁很薄。左边是邻居家的围墙，围墙上有很多洞。

达拉脚踏在围墙上的洞里，从上面往外看。那边的房顶上没有人。她于是走过去，想从房顶上找楼梯下去。楼梯门从下面锁上了。她从房顶上往另外一边看，下面是另外一栋房子的屋顶。达拉有些害怕，但是她顾不了许多，爬过矮墙，扑通一声跳下去。下面的人吓了一跳，高声叫道："是谁？是谁？"

"喂，瑟达尔，怎么回事？是谁？"

过了一会儿，有人用手电筒照在达拉身上。一个年轻人站在她身边仔细看着她。这个年轻人胡子剃得光光的，腰上系着有颜色的围裙，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拿着曲棍球的棍。旁边有人问他："是谁？是谁？怎么回事？没有出什么事儿吧？"

"你是谁？"

达拉没有回答。

"你从哪儿来？"

达拉还是没有回答。她能回答什么呢？

年轻人向下面的院子里叫道："叔叔，快上来吧！"接着说道："好像是一个印度教女人。从那边房顶上跳下来的。"

一个穿衬衣和宽腿裤的中年人跟这个年轻人一起走到她跟前。中年人脸上没有留胡子，看不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

“你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中年人问她。

问了两遍达拉才回答：“那边着火了，穆斯林来了，还开了枪。请你们告诉我，怎么能走出这个胡同。”

旁边房子里住的街坊邻居问他们：“是谁啊？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中年人毫不客气地对达拉说：“这儿住的是穆斯林。请你回到自己家里去吧！”

墙太高，他们不能把达拉送回去。中年人对男孩子说：“你把她带下楼送到胡同里去吧！咱们得赶快脱身！”

“站起来，快站起来！”

达拉站起来，年轻人打着手电筒在前面引路，她跟在后面一瘸一拐地下了楼。中年人跟在他们后面。院子里站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女孩子，她们都用惊疑的眼光看着她。年轻人走到大门口，解开门上的链子，站住了，回过头来说：“叔叔，这么晚了，她能上哪儿去？外面很乱。让她跟妈妈和妹妹待在一块儿吧！”

“不，不，这不行！”中年人直摇头。“这样会把祸事惹到咱们头上。不行，咱们不能受这种牵连！”

年轻人犹豫不决地开了大门，让达拉走出去。

达拉走进胡同，往左右两边看了看，不知道该往哪边走。

年轻人看出她在犹豫，说道：“从右边走不出去。从左边出去，经过拉尔米瑟尔胡同可以到帕迪门去。”

达拉往左边走去。

胡同很窄，几乎所有的人都醒来了。前面的房子里有一个女人从窗子的栏杆里向外问道：“外面是谁？出了什么事？”

有人回答：“有一个印度教的女孩子从本尼那边的房顶上跳

下来往外逃走。她说那边房子着火了。"

"哎呀！她的胆子可真不小！"

"听说本尼那边出事了，乱得很！"

达拉一声不响地往前走，到处听到人们在议论她。

她走出胡同不远，突然觉得肩上压了一块很重的东西。她被压倒在地上。接着，她的脸和眼睛被围巾紧紧地缠住。她被人从地上抱起来扛在肩上往前走。她的嘴被堵住了，呼吸很困难，不能叫出声来。当然，即使叫出声来也不会有人来救她。

那个人把她放在一家大门口的地上，上前敲门。

门里有人回答："是谁？"

"是我，开门吧！"扛达拉的人骂骂咧咧地回答。

达拉被人拖进了门槛。脸上缠着的围巾松开了，她发现自己坐在一个院子里，左边的房门口露出灯光。

"你带进来的是谁？"一个衣服很脏的女人瞪着眼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她看上去像是一个穆斯林。

"住嘴！"男人一边喘着气一边嚷道："一个印度教女人，她想逃跑！"

"把这个妖精婆赶出去吧！我不让她待在这儿。"女人叫道。

"住嘴！"男人一边骂女人，一边用手把达拉拖到小屋里去。

女人拦住他："不行，不行！我不让这妖精婆待在家里。我不能让你养小老婆！"

男人对她说："我跟她睡完以后把她交给哈里发①，还可以得到二十五个卢比。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把她留在家里。你用

① 原意为"继承者"、"代理人"，主要有两种含义：一、伊斯兰教执掌政教大权的领袖。二、对有知识的穆斯林的一般称呼。这里用的是后一意思。

不着跟我吵架！”

女人在院子里大喊大叫，想要拦住他。

男人把达拉拖进小屋，取下她举行婚礼时手上戴的金手镯和脖子上的金项链。他正准备动手扯耳环，达拉自己摘下来交给了他。

女人跑进屋子里大吵大闹要把达拉赶出去。男人把首饰放在床上，打了女人两个耳光，狠狠地骂道：“你给我住嘴！你如果再说话我就……我要抓住你的腿把你撕成两半！”

女人挨了打，到外面的院子里哭去了。男人坐在床上，点燃一支烟，大口大口地抽着。远处传来枪声。达拉坐在地上，头放在膝盖上，手蒙住脸，两条腿直发抖。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她的脑子变得麻木起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男人抽完烟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用瓦罐打了一罐水进来喝，喝完又点上一支烟，躺在床上抽，抽了一半，伸手在砖地上把烟头熄灭，转过身对达拉说：“来吧！上床吧！”

男人一连叫了几声，达拉没有动。他骂了几句，从床上站起来，用胳臂来拽达拉。

达拉挣扎着想脱身，苦苦地求他：“不行，不行，我求你！你把我杀了吧！”

男人根本就不理睬她这些。

达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身上会长满蛆虫！你小心，不要碰我！你打死我吧！你杀死我吧！”

男人狂叫着，用一只手搂住达拉的上身，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下面，把她抱起来扔在床上。达拉因为挨了索姆拉杰的打，受了伤，身体很疲劳；后来又从房顶上跳下来，腰部又受了伤；最后被这个坏蛋堵住嘴从外面拖进来，现在身体变得非常虚

弱。但她还是尽力挣扎，大声喊道："你可以把我打死，也可以把我杀死。但是不能这样做！"

坏蛋纳布的女人在院子里一边哭一边骂。她诅咒纳布和达拉，说他们会被眼镜蛇咬死，身上长满蛆虫，以后进到地狱里被大火烧焦。

在制伏女人方面纳布比宋姆拉杰更有办法。他既不怕眼前这个女人死掉，也不怕她会成为残废，更不怕她叫喊起来会使自己丢脸。他为了不让达拉继续反抗，把她的裤子撕下来扔得远远的，只剩下腰上的裤带系着上半截裤子。即使这样，达拉还是没有屈服。纳布对她这么拼死顽抗，气急败坏，把她的胳臂使劲往后拧，一直拧到肩上。达拉惨叫一声，晕过去了。

* * * *

拂晓前，伴随着鼓声，人们唱起了赞美歌。这歌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与此同时，传来达焦大妈和伯德鲁清脆的声音，这声音响遍整个街区。

"骑骆驼去麦地那朝圣的人啊，
请拨转笼头面向我们！
带我们一同到圣地去吧，
你们这些骑骆驼的行人！
随着你们的驼铃声，
我们也要去还愿朝圣！"

达焦，伯德鲁和加迪拉早上四点钟就开始唱赞歌，唤醒那些把斋的穆斯林。卡利德和伊姆德亚杰的嗓音很好，他们有时候

也站在自己的房顶上唱赞歌，好让人们醒来，趁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吃饱饭，抽足烟，然后安安静静地斋戒一天，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纳布并不害怕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好而败坏自己的名声。但是，在信奉宗教，特别是在斋戒方面他却不得不考虑邻居们的看法。平时干了坏事，就得通过信奉宗教来求得宽恕。街道上的穆哈默德·纳比，弗杰尔丁，穆姆达杰大妈和伯德鲁尼萨大嫂都特别注意别人是否真正斋戒。在纳布看来，与其自己把斋，还不如看别人把斋和管别人把斋来得容易。把斋的时候他总是看守水龙头，看有没有人偷偷地打水。他觉得这样做能使自己舒服一些。

纳布听到达焦大妈和伯德鲁悦耳的声音，在床上伸了一下懒腰。可是睡意还没有完全消除。过了一会儿，卡利德和伊姆德亚杰唱圣歌的声音伴随着打拍子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

"我们不必向真主祈求不休，
穆罕默德将满足我们一切要求。"

纳布打起精神坐起来，把两只脚放在地板上。他一边念安拉和使者穆罕默德的名字，一边吻一下拳头，然后用手掌揉眼睛。他听到旁边有呻吟声，站起来摸到墙上的电灯开关，把灯打开。墙旁边躺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仰面朝天躺着，跟纳布把她从床上抱到地板上时的情形一样。揉皱了的玫瑰色丝绸衬衣盖在她的腹部。腰上还挂着撕碎了的破裤子。两只手腕被压在背后，头发蓬松而散乱，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一边喘着气，一边低声呻吟。纳布的老婆不在屋子里。他想：这个贱货大概为了

表示抗议，昨天晚上睡在外面院子里没有进来。

他坐在床上，把脚放在地板上，拾起掉在地上的一盒达尔牌纸烟，点上一支，向门外厉声喊道："喂！你快点起来生火，给我煮茶。我要喝完茶再吃早点！"

"我不管，我管不着！"他的妻子在院子里尖声回答，然后走进屋子里，大声骂道："你把你自己的亲娘带回来睡觉！你喝她的血吧！你喝她的尿吧！你这忘恩负义的小子，还想要我给你煮茶！休想！你……"

纳布躺在床上，使劲地吸了一口烟，狠狠地骂道："我要揪掉你的辫子，打断你的骨头。你到底煮不煮茶？"

妻子也骂他。

纳布把纸烟扔在地上，从床上跳下来向妻子冲过去。妻子从墙角上拿起捣调料的杵子，准备对付他。

达拉醒来时天还没有亮。她的头和身上都很疼。特别是肩膀，疼得要命。她的手被反扭在背后。除了膝盖能够伸缩，头能够摇动以外，身上其它部位全都不能动。她哎哟哎哟了几声，嗓子很干，喊不出声来。屋子里很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看来，她可能会在这间屋子里活活地渴死。

达拉听到有人叫喊，睁开眼睛。屋子里有灯光了。纳布叫骂着冲向对面的女人，女人用大杵朝他头上砸过去。纳布闪开躲过大杵，又冲向女人。女人又举起大杵打过去。纳布没有后退，把头一偏，大杵砸在他肩上。他把女人推倒在地上，夺过大杵朝她身上打了四五下。

女人大叫大嚷，骂纳布该死，还骂了一些别的话。纳布一边骂她，一边拳打脚踢，打了一阵，气喘吁吁地坐在床上休息。

达拉眨巴着眼睛看着他们。远处传来唱圣歌的声音，近处是纳布妻子的哭声。纳布坐在床上骂道："你敢动手打我？我要打断你的骨头！剥掉你的皮！你不煮茶，我到穆萨的茶馆里去喝，让你一个人挨饿。我把剩下的东西喂狗也不给你吃！"

外面响起了戒严的喇叭声。纳布从床上跳起来，把从达拉身上抢来的首饰放在围裙上的口袋里，然后把洋铁箱上面铝锅里昨天晚上吃剩下的东西拿在手上出去了。他走了以后，他妻子从地上爬起来，走到院子里大声嚷道："达焦大妈！他打得我好苦！伯德鲁大嫂！你看，那个凶手打得我好苦！"

达拉心里想：怎么办呢？现在要想结束自己的痛苦唯有一死。她想用围巾勒死自己，可是手被捆住了，动弹不得。她使劲把膝盖收拢，翻身坐了起来；然后滚到墙边，把头往墙上撞，想撞死自己。

纳布的妻子鲁甘正在院子里向达焦、伯德鲁和其他几个女人诉苦，忽然听到屋子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吓了一跳，嚷道："哎呀，那个妖精婆在砸我的箱子……"说完跑进屋子。

她很快又从屋子里跑出来，叫道："哎呀！她被鬼缠住了！你们看，她在干什么？"

几个女人走进小屋一看：一个下身赤裸的女人，披头散发，两只手反剪在背后，把自己的头使劲往墙上撞。

"哎呀！她要自杀！"伯德鲁急忙跑过去抱住她的肩膀，把她从墙旁边拉开。她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鲁甘叫道："她如果在这儿断了气，以后会变成妖精缠我！"

"住嘴！"达焦骂她。

她们把女人反剪在背上的手松下来，让她躺下。达焦一边念着祷告词一边揉她的胸口。伯德鲁揉她的脚心和小腿。她们

要鲁甘快去拿水来洒在她脸上。

达拉头疼得要命。她想睁开眼睛，可是因为水渗到眼眶里去了，很难受，睁不开。她耳朵里好像钻进了马蜂，嗡嗡直叫。身体很沉，好像背了一个大包袱似的。她摇了摇头。

伯德鲁看见受伤的女人摇头，用胳臂把她的头托起来，然后把杯子送到她嘴边让她喝水。达拉嘴唇接触到水，一下子就把一杯水喝下去了。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手已经松开了，于是撑着地板坐起来，把衬衣拉下来遮在膝盖上。梅赫尔把旁边的围巾拉过来盖在她膝盖上。

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围着达拉。鲁甘一会儿捶自己的肩膀，一会儿捶自己的腰。一边哭一边骂纳布："我要砍掉他这个混蛋的胳臂！这恶棍身上会长蛆虫！我以后再不住在这儿了，今天就到姨妈家去住！我昨天晚上一直待在院子里，哭了一整夜。"她把裤子撩起来，指着大腿上的伤痕："你们看，这该死的东西多狠，把我的腿打青了。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我听到她在墙上撞脑袋才进去。他说这个女人是从家里逃出来的。也许是这样，这与我没有关系。我不想让他娶个小老婆来骑在我头上。他这个下流无耻的东西，别说年轻女人，就是看见母牛，母水牛和母山羊也不放过。他娶她也好，不娶她也好，我不管。我要到姨妈家去。我手上有两千卢比的字据。我怕什么？"

又走进来两个女人。一个女人肩上背着一个小孩儿，另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两个洋葱头和一把小刀。背小孩儿的女人非常仇恨印度教女人，咒骂她们，说是要烧焦她们的阴部。她还指着达拉说："她是印度教女人。把她奸污了又怎样！这些无耻的女人活该！"

"真可恶！你说话真是罪过！"达焦大妈抚摩着达拉的背，骂

那个女人："如果印度教徒这么骂你，你会怎么样？女人应该同情女人。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样？安拉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男人有区别，而女人没有任何区别。"

伯德鲁把湿布敷在达拉头上的伤口上，对鲁甘说："你为什么对这个可怜女人生这么大的气？她又不是自愿到这儿来的！"

梅赫尔把胳臂放在自己膝盖上，看着达拉的伤口，难过地说："该死的男人们互相争斗，被糟蹋的都是女人。"

达焦说："真主给男人们的职责是让他们同情女人，保护女人。因为男人是女人生育养大的。……"

梅赫达气愤地说："什么同情与保护。他们这些无耻的东西到处欺负女人。他们表示爱情也好，发脾气也好，都只不过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你看，这个可怜女人的皮也破了，骨头也断了。"她接着对鲁甘说："男人力气大，像一头水牛。她除了想自杀还能干什么？女人们除了自杀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站在旁边削洋葱的女人说："不管他像水牛也好，像大象也好，我先把这恶棍的肚子捅破，再用牙齿把他的脖子咬断。我要使劲扯他的×，让他送命！"

梅赫尔把手放在膝盖上说："等一会儿。我去给她拿一杯热茶来！巴诺可能已经煮好茶了。"

"等一会儿再去拿茶。咱们先给她穿上衣服，把她的身子遮起来再说！"达焦对大家说。

"鲁甘，你拿出一条旧裤子来行吗？"

"哎呀，我哪儿有旧裤子？我自己的裤子也只不过勉强遮住身体。"鲁甘埋怨道："他要小老婆进门，我还要给她衣服？这

就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伯德鲁和达焦劝她：“你用不着担心。阿訇没有主持他们的结婚仪式。她不会成为纳布的小老婆。你不要害怕，先拿出一条裤子让她穿上。要不然我给你一点钱。赔偿你的损失。可怜她现在还光着身子。任何女人受到的侮辱也就是咱们大家受到的侮辱。”

鲁甘不得不从挂衣服的绳子上取下一条打了很多补丁的脏裤子。达拉很快就穿上了。

街上有人呼喊，做早祷的时间到了。达焦对鲁甘说：“我去做祷告。你注意看着她。愿真主保佑，不能让她再出什么事！他们在神圣的斋月里竟干出这种事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这怎么能得到宽恕？”

达焦，伯德鲁和另外一个女人扶起达拉，让她躺在床上。所有的女人都去做斋戒后的第一次早祷。屋子里只剩下达拉和鲁甘。达拉手捂住头，心里想：我的境况多么惨！我现在连想死也死不成了。她们不让我死，是怜悯我还是恨我？她想起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凡夫俗子不可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只有老天爷才能这样做。”她想：不知道老天爷现在又要给我什么样的惩罚？我前世造了什么孽？……我有什么罪？这一辈子因为什么罪过而受到惩罚？是因为不愿跟索姆拉杰结婚，还是想跟阿瑟德一起出走？可是我最后还是不得不跟索姆拉杰结婚。我现在连死的自由也没有。以后还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也许要到地狱里去受煎熬，被扔在火炉里烧，扔进油锅里煎，用锯子锯。好吧，要干什么就快动手吧！

女人们把消息传出去。附近的男人都知道纳布弄来一个印度教的年轻女孩子，奸污了她，准备把她卖给妓院老板。达焦大

妈对街区里虔诚的宗教信徒们说："在这圣洁的斋月里，咱们街区竟有人干出这种坏事……"

街坊邻居都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达焦做完祷告拿着茶杯来看达拉，劝她喝了几口茶。别的女人也都来了。达焦因为做祷告时念经文太多，现在嘴唇还在不由自主地颤动。她一再劝达拉："孩子，你相信安拉吧！他会拯救你出苦难。安拉会可怜你，真主会赐福予你。"

天亮后一个小时纳布回到家里。邻居们都在等着他。男人们站在院子周围的屋顶上，女人们站在大门和窗户后面。大家都骂他："你看你干的这些坏事！你以前犯过盗窃罪，现在还不悔改！你给街坊邻居丢脸。以后如果再有什么事情我们不会出面保释你！"

纳布对邻居们的干预表示反对，骂道："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打过穆斯林妇女的坏主意。她是印度教女人。他们不是在糟踏咱们的女人吗？他们到处放火，每天都扔炸弹。阿訇们已经宣布了圣战！"

街坊上的人都很尊重达焦，把她叫做"大妈"。她走出来大声骂道："住嘴，你这个无耻之徒！欺负女人算什么圣战？你是头号坏蛋，你打着宗教的幌子胡说一些反宗教的话。你的舌头会烂掉！"

纳布一看情况不对头，连忙说："我并没有带她回来，是她自己想逃走……"

"是她拿了你家的东西想逃走吗？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把她带回家？我们街坊邻居的面子都被你丢尽了！"有人骂他。

纳布答应，从什么地方把她弄来的，仍旧送她到什么地方去。

鲁甘在窗子里高声嚷道："他撒谎！他说他要把这个女人卖给哈里发，得二十五卢比。"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个女人。谁也不相信纳布。如果把这个女人交给警察，警察当局会追究纳布。而他到底是穆斯林，是自己人。他们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哈非兹先生。听他的意见，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纳布听说要报告哈非兹先生，赶紧拿着从达拉身上取下来的首饰悄悄地溜走了。

* * * *

哈非兹·伊纳德阿里先生在帕迪门的穆斯林居民中很有威信。他在情报局工作了三十几年，得到相当高的职位以后才退休。因为他能背诵全部《古兰经》，人们叫他哈非兹先生。他曾经作为英国政府的间谍在阿拉伯国家中潜伏过很多年，因此他的阿拉伯语很好。

他过去为了生活曾经欺骗过自己的教友。对此，在退休以后，他一直感到很内疚。为了赎清自己的罪过，他义务做伊斯兰教的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证明伊斯兰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他引导非穆斯林加入伊斯兰教，并使穆斯林更加虔诚地信仰自己的宗教。因此，穆斯林老百姓和官员们都非常尊敬他。

大约十点钟，一位穆斯林老太太在两名警察的护送下来到纳布家里。老太太说，哈非兹先生派她前来接印度教女孩子。

达焦大妈对达拉说："跟这位老太太走吧！不会有什么危险。哈非兹先生很虔诚，很善良，很受人尊敬。"

达拉不愿意走，说："不要把我带走。我哪儿也不去。我就

死在这里！”

鲁甘双手合十求达拉离开这个家。可是达拉不同意，说：“如果不想让我死在这里，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我又不是自己来的。你如果要我走，只有把我抬起来扔到河里去或者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尸体烧掉。”老太太对她毫无办法，只得走了。

过了一会儿，听说哈菲兹先生准备亲自来接这个印度教女孩子，鲁甘慌了手脚，赶紧走出去。伯德鲁也避开了。达焦大妈向邻居要来一张小凳子，摆在屋子里准备请哈菲兹先生坐。她自己穿上长袍站在屋角里等候。

先进来两个穿制服的警察，随后哈菲兹先生也进来了。他头上戴着金线镶边的便帽，便帽上系着白沙瓦的头巾，身上穿着土耳其式的闭领上衣，脚上穿着锃亮的皮鞋，裤子是高级料子的，为了不沾地上的脏东西，裤腿比较短。手上拿着一根带柄的手杖。红光满面，留着修剪整齐的花白胡须。他进来以后，像医生似的坐在达拉床边的小凳子上。达拉看了来人一眼，仍旧闭上眼睛。

哈菲兹先生吩咐警察到院子里去等候，然后把手杖靠床放着，脸上的神情显得十分严肃。他把两只手合起来放在膝盖上，闭上眼睛，嘴里默念祷词，念完祷词朝达拉身上吹一口气，然后祝福道：“安拉降福予你，愿你消灾免祸！”这样一连祝福了三遍。

哈菲兹把达拉叫做“孩子”。他看了看她头上的伤痕，说：“孩子，到我家去吧！让医生给你治一治。以后你想上哪儿去就把你送到哪儿去！”

达拉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想上哪儿去，也不想听别人说话。

哈非兹亲切地劝她："孩子，你很懂事。看样子你似乎出身在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我自己是有儿孙的人。请你相信神圣的真主吧！人们在灾难中只要相信他就能够得到他的保佑。他关心每一个仆人，谁也不例外。就是这位真主现在派我来帮助你，为你服务！"

达拉仍旧闭上眼睛，摇头不说话。哈非兹说话的声音充满着慈爱的感情："孩子，你如果不想回家，我们可以把你送到你的亲戚家去。如果亲戚家也不愿去，我们把你送进医院。如果医院也不想去，你就住在我这个真主的仆人家里。我的老伴和女儿会照顾你。孩子，你不能待在这儿。在这儿不能得到适当的医疗，也不能很好地休息。"

他劝了很久，可是达拉还是不同意，说："我就死在这里。我已经死了。您如果不想让我待在这儿，或者可怜我，就请把我扔到大河里去吧！"

哈非兹同情而又有耐心地说："孩子，从你的言谈可以看出你受过教育，很懂事。孩子，你要动动脑筋。真主命令自己的奴仆到这儿来帮助你。否则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孩子，执拗没有什么好处。在这儿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你待在这儿既不合适又不可能。你如果不同意去，警察会把你带走。警察不会让你待在这个名声很坏的恶棍家里。这个恶棍把你强行带到这儿来。你在他面前毫无办法。警察也是这样。你如果落在警察手上也好不了。可是你如果愿意到我那儿去，以后你什么时候想上哪儿去都行。我并不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是知道你的情况以后，为了帮助你脱离灾难，到这儿来尽我的职责。也就是说真主派我来帮助你。这是真主的意旨。孩子，待在这些粗野的人中间是非常危险的。明知危险还要待在这儿是很不明智

的。”

达拉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落到警察手上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她从来没有听说警察会干什么好事。在她的印象中警察就是残忍和恐怖的化身。她于是同意到哈菲兹家里去。

哈菲兹家的屋子并不大，可是整个一栋房屋只住了他们一家人。房子的结构跟拉合尔其它胡同里的旧房屋一样——进门以后就是一个客厅；客厅后面是一个院子；院子周围是房间和盥洗室。从院子里有楼梯通到楼上。院子上面有铁制的网架。楼上有一间大房间；窗口朝胡同开着；网架周围还有两间房屋和一间厨房。

由于哈菲兹先生曾经长期为英国政府服务，他的大儿子阿哈默德阿里在水利部当官，目前被委派在巴尔地区工作。他的小儿子阿默杰德阿里大学毕业后在菲劳尔的警察学校接受训练，后来在阿姆利则当副检查官。

政府让文职人员和军官们自己选择国籍。阿默杰德阿里选择了巴基斯坦国籍。可是阿姆利则将划入印度斯坦。哈菲兹希望儿子赶快调回拉合尔。可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警官。谁也不会比警官更安全。他还相信，不管是英国政府也好，印度斯坦政府也好，都有责任把阿默杰德安全送回巴基斯坦。

哈菲兹先生的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托安拉的福，三个女儿在婆家都生儿育女生活幸福。

阿哈默德阿里经常出外视察。他的儿子恩沃尔在念大学。妻子库尔希德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带着儿子恩沃尔和三个女孩儿——十三岁的弗尔贾纳，八岁的格默鲁和两岁的哈杰拉住在拉合尔。

哈菲兹先生对达拉的态度影响了家里人。他的老伴和儿媳

妇都对达拉很同情，很照顾。她们给她洗了一个热水澡；从医生那儿取来药，在伤口上敷了药，还给她吃了退烧药；然后在楼上靠近胡同的透风房间里给她安了一张床。

达拉在纳布家时拒绝到任何地方去是因为她想死。哈菲兹先生告诉她，警察不会让她死在纳布家里。达拉为了避免落在警察手上，以便到哈菲兹先生这儿来悄悄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同意到这儿来。虽然哈菲兹先生的老伴和儿媳妇对她很好，但她还是不肯吃东西。哈菲兹先生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劝她：

"孩子，你这样不吃东西怎么能恢复健康？你这是在自杀。你不相信真主会保佑你！"

达拉低下头，承认她不想继续活下去。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绝食。

哈菲兹先生亲切地劝她："孩子，你受过教育，而且很懂事，可是为什么说这种话？你想自杀是为了赎罪吗？可是你又没有罪过。应该受到惩罚的是犯罪的人。如果不惩罚罪犯而惩罚受害者，将造成更大的罪过。你告诉我，你绝食自杀能对那个坏蛋纳布起到什么作用？你这样做只会使我为难。用绝食威胁别人是愚妇的办法。甘地把它用在政治上。当他理屈词穷的时候就用绝食的办法吓唬人。英国人怕他绝食，因为他们把他当做反对穆斯林联盟的朋友。

"孩子，你应该健壮起来，帮助真主的仆人清除人世间的罪孽。你为什么只想到过去？为什么不想想未来？为什么不相信真主的仁慈？你在我家里自杀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与麻烦，而不会使纳布这样的罪犯受到任何惩罚。"

哈菲兹先生说的道理很明白，达拉无言以对。她怎么能不管这些无私地出来帮助她的人？想到这里，她的决心动摇了，开

始吃了一些东西。

由于每天发生骚乱和戒严，郊区农村的牛奶不能运到城里来。哈非兹先生的老伴和儿媳妇诅咒那些为反对巴基斯坦而制造骚乱的人。斋月里，除了格默鲁和哈杰拉，其他人都把斋。可是老太太白天一定要达拉喝两次奶，每次喝大半杯。吃早点的时候，不但给两个孩子留吃的东西，而且还给达拉也留一些吃的东西。烙饼是用小麦面做的，跟达拉家的一样。蔬菜也是从菜园里买来的，可是这儿的做法跟她家里不一样。她本来就不想吃，再加上不合口味，因此吃得很少。

过了三四天，达拉的身体开始有些好转。哈非兹先生做完早祷拿一把椅子坐在她床边给她念《古兰经》。他选了一些章节念给她听，这些章节中的教义是：真主是唯一的，无双的，神通最大的，能驾御一切的。而穆罕默德则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相信真主和他的使者的人将升入天堂，而对真主和他的使者不忠诚的人将进入地狱，并被火焚烧。哈非兹先生向她宣讲教义而她却在想别的事情。这种说教使她心里很厌烦，好像强迫一个并不饿的人去吃一些毫无味道的东西。

几天来库尔希德和她的婆婆除了关心达拉的伤口、她的身体和吃东西的胃口以外什么也没有说。达拉身体好了一些就不继续躺在床上了。她在地板上铺了一张席子，坐在上面。库尔希德坐在达拉旁边，一边给小女孩缝衣服，一边同情地问她是怎么落到那个坏蛋手上的。达拉把婆家如何被袭击，房屋如何被烧毁，以及自己如何逃走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了她。

库尔希德亲切地问她："哎呀！你家里不是有婆婆，小姑子和其他女人吗？你为什么不叫她们？为什么不叫你的新郎？"

达拉不愿意讲也不好意思讲这些事情。但是由于很感激她

们婆媳的热情照顾，于是把自己新婚之夜丈夫的粗暴态度以及她不愿跟索姆拉杰结婚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们。但是她没有谈到自己跟阿瑟德的爱情。她认为这没有必要。

她们婆媳俩咒骂达拉的婆家和丈夫的残酷和暴虐，咒骂发生这种事情的印度教社会。说："我们伊斯兰教不会发生这种罪恶的事情。在穆斯林里，举行婚礼以前律师要问女孩子是不是愿意。如果女孩子不同意，就绝对不可能结婚。在穆斯林里面，男方得根据家庭情况交给女孩子一张八千到一万卢比的字据。如果男人不好，要丢弃自己的女人，他得按照这张字据付款。"

达拉虽然受了这么多苦，但还是不愿意听别人指责印度教社会的风俗习惯。她说："印度教也规定，如果不征得女孩子的同意是不能让她结婚的。但是规定是规定，谁也不把这些规定放在眼里。"她还想起纳布对鲁甘的态度。但是她认为说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处。

根据教规，封斋的时候任何想吃东西的念头都是罪过。因此在斋月里哈菲兹家每天晚上太阳下山举行开斋仪式以后才做晚饭。这天傍晚，哈菲兹先生举行开斋仪式以后来到楼上，把小床放在院子里的铁网架上，坐在露天里抽水烟，跟老伴、儿媳妇和孙儿孙女们聊天。

老伴跟他谈起印度教妇女和穆斯林妇女的不同情况。哈菲兹详细地告诉她：印度教的文明是原始的，野蛮的。他们认为女人跟牲口一样，是家里的财产。他们认为寡妇殉葬是一种美德。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野蛮？根据伊斯兰教规定，男孩子和女孩子对财产有同等的权利。男人和女人都有要求离婚的权利。一个男人不能同时有四个以上的妻子，印度教徒娶四千个妻子也没有人管。

达拉低头听着。穆斯林的女人戴面纱，没有权利跟男人在一起。而哈菲兹却说她们是独立的，与男人们享有平等权利。她认为这种话毫无根据。但是，现在不是跟他争论和反对他的时候。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第二天，哈菲兹先生又来念《古兰经》。她感到厌烦，心里想：我从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那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她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教派情绪。但是，她却不愿意别人指责自己的风俗习惯。她希望别人不要跟她说什么，不要问她什么。

达拉只能躺在席子上，线毯上或者小床上，整天想来想去，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她对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想得很多。可是想来想去只能使自己头疼，没有任何好处。她想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却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她不愿意想任何事情。可是头脑又不能空着，不能不想事。她想：是不是她命该如此？不知道以后还会碰到什么事情？她曾经因为哥哥说话欺负她而寻死觅活。而现在却忍受了这一切。为什么不在晚上别人都睡觉的时候用围巾把自己吊死？可是如果命中注定现在还不能死，那么再努力也没有用。她不该依靠哥哥。如果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不怕因为拒婚而丢脸，索姆拉杰又能把她怎么样？

达拉感谢哈菲兹全家对她的同情和恩德。她为了报答他们，帮库尔希德干点家务活。她从库尔希德手上接过小女孩的衣服，把它做得非常漂亮，还在上面绣了一朵花。家里人白天把斋时，她不想在他们面前吃东西，自愿跟他们一起把斋。太阳出来以前全家人吃早饭时，她虽然根不习惯，但还是跟他们一起吃一些东西。家里人看见她这种态度都很喜欢她，尊敬她。

她得到哈菲兹一家人的好心照顾。但是，他们给她带来的

消息却使她非常忧虑和失望。恩沃尔经常带来巴基斯坦胜利的消息，还告诉她：大批穆斯林从东部逃到这儿来，大批印度教徒从这儿逃往东部。家里的老女用人纳希本从街上回来，总要告诉她一些哪儿起火和哪儿杀人的消息。老清扫工人加卢有时兴高采烈地跟她谈起铁湖区被烧和印度教徒逃走的消息，有时跟她谈牛奶市街和老阿纳尔格利起火以及印度教徒被赶走和巴基斯坦胜利的消息。

哈菲兹先生知道达拉念过大学。他为了安定她的情绪也为了让她不浪费时间，给了她两本伊斯兰教的书——《真主之光》和《伊斯兰——科学的宗教》。达拉根本就不想念这种书。她认为这些大话里面都是一些令人厌烦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她想，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是他们都是顽固的穆斯林，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跟自己的很不一样。她不能永远让他们背上自己这个包袱。她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她现在能上哪儿去呢？除了父亲的家以外，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然而，她已经奉家庭之命结婚了，现在他们该让她走自己的路吧！

她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如果家里人认为我是从婆家逃出来的，会怎么说呢？这不是有关家庭荣誉的事情吗？不，不能去。我跟那个家庭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我在那儿的生活已经结束了。

她的头脑昏昏沉沉，心里想：考虑来考虑去又有什么用处？心里想的事情从来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可是又想：共产党人现在也许还在阻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企图建立和平秩序。她和道卢舅舅一样，是牺牲在这场冲突中的成百上千人中间的一个。她想起了阿瑟德。但是这并不能给她带来激情，爱慕与甜蜜的回忆。她现在厌恶所有的男人。她头昏脑涨，不想

继续考虑这些事情，可是脑子又收不住，到半夜一直睡不着。

午后，邻居的女人来跟老太太和库尔希德聊天。达拉不认识她们，也不愿意听她们当面谈论自己，于是待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但是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她可以听得清楚。她们说："她是一个刹帝利家的女孩子，念过很多书。虽然现在身体很弱，但是看上去不比任何穆斯林女孩子差。现在的男孩子都喜欢懂英语的女孩子。阿默杰德很可能看上她。那样也很好，你可以让阿默杰德娶她。"

"哎呀！阿默杰德会要她吗？有多少人来向我们家的孩子提亲！再说，我们嫁女儿赔了多少嫁妆，等到我们娶儿媳妇的时候就只能娶一个从家里逃出来的印度教女人？"阿默杰德的母亲表示反对。

这种侮辱性的言词使达拉很受不了。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得到了安慰，因为她知道这儿不会有人为她设置什么圈套。

达拉开始叫哈菲兹做"大伯"，叫他老伴做"大妈"，叫库尔希德做"大嫂"。她向库尔希德表示感谢，并对她说："我不能成为你们的负担。请你们把我送到我父亲家里去吧。以后的事情只好听天由命！"

库尔希德已经从谈话中了解到达拉的家庭情况和地址。她把达拉说的话告诉了自己的公公和婆婆。

晚上，哈菲兹举行完开斋仪式后来到院子里，坐在小床上。他让老伴和达拉都过来，坐在席子上，说道："孩子，你对你大嫂说了些什么？你怎么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呢？我们的女儿回到娘家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吗？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派人到布匹市场和波拉邦泰胡同去找一找。大家都知道，那儿的印度教徒都不愿意待在巴基斯坦，带上自己的财产到东边去了。什哈

勒米，鱼市和布匹市场现在已经没有印度教徒了。”

哈菲兹先生叫自己的小孙女：“格默鲁，你到客厅里去把那两份报纸拿来！”

他继续说：“报上说，伟大领袖真纳向蒙巴顿明确表示：八月十五日巴基斯坦成立以后，英国政府在巴基斯坦将没有任何权力。巴基斯坦总督将由伟大领袖亲自担任。可是你看那些印度教的商人，他们还让蒙巴顿担任德里的印度斯坦总督。这算什么独立？印度教徒既没有独立的精神，也没有独立的要求。他们只知道反对穆斯林，反对成立巴基斯坦。印度教徒既没有掌权的才能，也没有掌权的智慧。真主让穆斯林降生就是为了让他们自己掌权。”

他用双手捂住脸，默默地祷告了一会儿，用右手捋着胡子，脸上显出慈祥的神色，说：“印度教对妇女很冷酷无情。印度教的男人很野，很淫荡。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一个男人只能娶四个妻子，可是印度教却毫无约束。被印度教徒奉为天神的黑天①就跟一万六千个女人发生过关系。他们还把他称为‘出家人之王’。可是印度教的寡妇连改嫁的权利也没有。印度教的妇女如果犯了错误或者离开自己的父亲和丈夫，那可了不得！他们把女人看做陶土制的瓦罐，喝完水就把它打碎扔掉。”

第二天早上，哈菲兹先生做完早祷，根据伊斯兰的教义，向达拉宣讲敬奉唯一的真主和他的使者穆罕默德会给人带来安宁，而且还可以升入天国，接着告诉达拉，他下午准备派人去布匹市场和波拉邦泰胡同打听消息。

离尔德节只有一个星期了。下午，老太太和库尔希德坐在线毯上用缝纫机做新衣，准备尔德节那天穿。达拉帮她们用针

① 黑天是印度教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之一。

线把衣服绗上。

库尔希德当着达拉的面对婆婆说："她每天跟咱们一起把斋，如果能信咱们的教就太好了。"

达拉觉得她的话里有话，没有答理她。

傍晚，哈菲兹先生做完开斋的祷告走上楼来，把达拉叫到面前，同情而又忧虑地说："从快乐宫到什哈勒米整个地区的印度教徒都已经走光了。那儿现在住的全都是从东部来的穆斯林。"

达拉低下头，长叹了一声，没有说话。

哈菲兹先生向真主祈祷了一番，对达拉说："孩子，仆人应该遵照真主的意旨办事，应该相信法力无边的真主是仁慈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仆人的利益。他创造了日月和世界上的一切，连石头缝里的虫子他也没有忘记。怎么能忘记你呢？毫无疑问，他把你送到这儿来是为了帮助你。真主已经赐给我三个女儿。我已经为她们尽到了责任。现在真主又把你送到我的膝下。愚顽之徒是不会懂得他的意旨的。他降恩予你，把你送到这儿来，要你相信：'除安拉以外没有任何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并要你入教。这样一来，我们也会因为引导你入教而积下功德。"

老太太，库尔希德和两个女孩子都坐在旁边。她们听到哈菲兹先生说到安拉与使者的名字时都用嘴吻自己的手指，然后把手指放在眼睛上，同声说道："愿真主保佑！"

哈菲兹先生挺直身体，提高嗓门，用阿拉伯语念了一句《古兰经》，说："谁要是不相信唯一的真主，不相信他的使者穆罕默德，他死后一定要进地狱被烧死。"又说："真主保佑你，把你送到我们家里来，为的是想把你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送你到天堂的花

园里，在牛奶和蜜糖河边的椰枣树下休息。他对你这样仁慈，你应该感恩戴德！”

达拉听了哈非兹先生的说教以后没有说话。那天晚上她很晚没有睡着。她想：事情很清楚，哈非兹全家其所以对她这么好，是因为想使她成为穆斯林，从而完成他们自己的功德。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让她绝食而死。达拉不想成为穆斯林。她虽然无依无靠，但是并不希罕哈非兹先生的怜悯与同情。她也知道，不管她现在有没有地方去，哈非兹先生为了要使她成为穆斯林，决不会让她离开。那么她现在该怎么办呢？

达拉自从进了大学，特别是跟共产党人有了来往以后，对印度教不像过去那样虔诚了。她觉得天堂与地狱，敬神和祈祷，以及化身和下凡等宗教信仰都非常荒诞可笑。但是她又认为逼迫她接受伊斯兰教会使她思想上更加痛苦。她想起来：有一次，阿瑟德在一些朋友们面前说：“印度教不是什么宗教，也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它是一个社会，一种文化。它不受信仰的约束，而只受行为的约束。你如果信仰印度教的神，当然是印度教徒，如果你不信仰这些神，也可以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你可以信仰有形的神，也可以信仰无形的神；可以信仰一个神，也可以信仰很多神。你可以相信下凡的说法，也可以不相信。你可以认为梵天[①]，毗湿奴和湿婆三位一体，也可以认为他们三者是分离的。对死后再生的说法是不是相信也完全可以自由。只有吃喝和结婚等事情受到约束。思想可以自由，而行动却不能自由。伊斯兰教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伊斯兰教不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是一种信仰。你不能不相信真主。如果你不相信真主，你就是叛教。你也不能随便用什么方式信仰神，你只能相信唯一的真主安

① 梵天是印度教的创造之神，与毗湿奴、湿婆并称为印度教的三大神。

拉。不仅如此，你还必须相信真主有一个使者，这个使者就是穆罕默德。你不能用现代科学的观点讨论真主的问题，因为穆罕默德受到启示而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并没有现代科学。”

在斋月里，每天中午，人们又热又饿。哈非兹先生为了熬过这一段时间，每天从十一点钟开始睡午觉，一直睡到下午两点钟做祷告以前。

十一号中午，他正在睡午觉，被戒严的喇叭声惊醒了。他想，大概是异教徒利用斋戒的时候来袭击。如果到晚上戒严还不停止，斋戒的人将遇到很大的困难。他打算到隔壁胡同高级法官米扬·尼加穆丁家里去打电话问警察局，为什么戒严。可是后来一想，等做完下午的祷告以后再去吧。

阿訇在清真寺的房顶上宣布开斋后不久，哈非兹回到家里。他心里很不安。老伴和库尔希德准备好了椰枣等他回来吃。他们家开斋时总是首先吃椰枣。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开斋时首先吃的是椰枣。这是“使者的方法”，这样做能使斋戒的功德更大。

哈非兹心里很着急，吃不下东西。但是到了开斋的时候不吃东西会破坏把斋的程序。因此他拿了一个椰枣放在嘴里，说：“愿真主给这些异教徒降灾吧！这些异教徒的天性就是欺骗。阿姆利则的印度教警长用欺骗的手段让所有的穆斯林警察放下武器，脱下制服，然后把他们全部开除，要他们到巴基斯坦来。我很担心，阿默杰德如果不拿武器不穿制服怎么能回得来。阿姆利则的情况很危急。他们有责任把他和其他警官安全地护送到拉合尔来。”

阿默杰德的母亲和嫂嫂听了这个消息，也吃不下东西。她们含着眼泪，诅咒那些骗人和干坏事的异教徒。

哈非兹先生说：“听说一些怒不可遏的穆斯林士兵到了拉

合尔车站以后乱打乱闹。他们有什么过错？他们是被挑动起来的。印度教徒国大党人背信弃义。他们宣布印度斯坦的穆斯林将有完全的自由和公民权利，可是实际情况却像现在这样。由此可见，他们将来也好不了！这些人除了骗人以外还能干什么呢？”

哈菲兹先生做完祷告以后还花了很多时间为儿子祝福。他的老伴泪痕满面。儿媳妇也一再用衣襟擦眼睛。祷告完了开始做晚饭。为了尽快把晚饭做好，老太太和库尔希德一齐动手。纳希本把葱和蒜捣碎制作调料。老太太拿着小刀子准备削土豆，可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见。达拉悄悄地走到她身边，接过土豆和小刀，开始削土豆。

哈菲兹先生祷告完毕又到尼加穆丁家去打电话向警察局询问。消息传到邻居维拉伊德·阿里家里，他家的两个女人前来慰问。老太太和库尔希德陪她们谈话，达拉做饭。

两个小时以后哈菲兹先生才回来。他比以前更着急，说：“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不少警察和警官已经回来了。有些是坐火车回来的，有些是坐公共汽车回来的。现在还没有得到阿默杰德的任何消息。只有靠安拉保佑！”

听了哈菲兹先生的话，老太太和库尔希德又哭起来。哈菲兹要她们镇静些，向真主祷告，祈求真主保佑。他把头巾摘下来挂在床头上，挺直身体躺在床上，祈求真主保佑。

格默鲁肚子饿，向达拉要饼吃。达拉用一只盘子盛了饼和菜给她。库尔希德祈祷完了坐起来。达拉走到她身边低声说：“嫂嫂，你给弗尔贾纳和大伯盛饭吧！”

库尔希德请公公吃饭。公公说：“孩子，等一会儿。我现在心里很不舒服，吃不下。”

大门上的链子哗哗地响。迪德尔瓦利胡同附近住的全都是穆斯林。他们并不害怕。但是为了谨慎起见，在纳希本下楼去开门以前，哈非兹吩咐家里人先从楼上窗口往外看看，来的人是谁。

“哥哥总算回来了！”达拉高声喊着，向他们全家表示祝贺。

“真主保佑！妹妹，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库尔希德说。

“愿你长命百岁，真主赐福予你！”老太太向达拉表示祝福。

“叔叔！叔叔！”格默鲁跟纳希本一起走到窗口，然后边笑边嚷地下楼去了。

哈非兹先生站起来。老太太和库尔希德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一下子都站了起来。老太太又向达拉祝福：“你以后长命百岁，你以后万事如意！你以后会一帆风顺！安拉会降福予你！”

哈非兹先生一边往楼梯边上走，一边对老太太说：“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因此安拉把她送到你家里让她当你的女儿。”

他们三个人都下楼去了。达拉一个人留在楼上。

过了几分钟，大家都走上楼来。阿默杰德阿里穿着蓝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头上没有戴帽子。两撇小胡子，像蝴蝶似的翘在嘴唇上。下巴上的胡子剃得光光的。衣着时髦，既不像印度教徒也不像穆斯林。达拉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有修养的男人。她很客气地躲进了厨房。

阿默杰德坐在哈非兹先生的床头跟他说话。达拉坐在厨房里，可以听到他们谈话的声音。阿默杰德说：“阿布杜勒格尼要我留下。他的妻室儿女都在阿姆利则。我们留下六名穆斯林士兵护送他们。现在除了家具以外，阿布杜勒格尼的其它东西都已经运回来了。我的行李也都拿回来了。不少穷警察什么东西

也没有带回来。印度教徒警察局长背信弃义。他早就把多格拉族[1]的武装部队调来了。他们让营房里的穆斯林警察全都站在广场上，脱下制服。我们搞了一辆公共汽车。阿布杜勒格尼有两支手枪。此外他还有两支私人步枪。"

哈非兹先生问他："你是不是有一支值班时用的左轮手枪？"

"一清早，所有的副检查官都被叫到警察总局。锡克军队手持冲锋枪站在旁边。他们把一个一个警官轮流叫进屋子里，让我们把左轮枪和皮带放下，发给我们解职证明书，然后让我们从另外一个门走出来。"

"真该死！真该死！真是弥天大谎！太不像话！

库尔希德到厨房里来，要达拉给阿默杰德做油煎饼，说完仍旧去听他讲话。

达拉一边用酥油和面，一边听他讲话："高尔已经占领了阿姆利则。我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们相信一定有人走漏了风声。赫希布这个杂种跟他们关系很密切。我怀疑是他。他现在无论在宗教界或者在社会上都混不下去了。格尼先生不该要我们忍耐。他怕引起怀疑，否则我们要把阿姆利则的异教徒都收拾干净。警察有什么事情不能干？"达拉在低头和面。她真想把油煎饼扔掉不给他吃。

"你是什么时候回拉合尔来的？我给警察局的伊马姆丁打过几次电话。"

"我两点半钟从阿姆利则动身，大约四点来钟到了警察局。您知道，格尼先生讲究欧洲派头。他一定要在文职人员住的地区找一栋小洋房。我们先到文职人员住的地区兜了一圈，后来又到模范区去看了看。我们在模范区把两栋上了锁的小洋房

---

[1] 住在查谟等地的一个印度少数民族。

打开，格尼先生要了一栋，瑟达尔先生要了一栋。然后从那儿回到警察局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上级。我没有车子，回不来，等了半天才有了一辆吉普车。两名士兵陪我一起回来。"

库尔希德把饭菜放在公公和小叔子面前。阿默杰德咬了一口煎饼说："为什么煎这种印度教式的饼？厨房里是什么人？"他已经看见达拉了。

"是一个印度教的女孩子。她遭了灾难。由于真主保佑到咱们家来了。她会成为一个穆斯林。等到这个月十五号，这件功德就会完成。"哈菲兹先生把达拉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阿默杰德。

哈菲兹先生又花了两天时间向达拉解释伊斯兰的真谛和教义，并劝她信奉伊斯兰教。

达拉低下头求他："大伯，您和大妈对我恩重如山。但是我的确改变不了自己的思想和信仰。老天爷把我这样送到世界上来，您就让我这样走吧！老天爷既然把我创造成这个样子，我又何必改变它呢？我决不会忘记您的恩德。您如果愿意的话，请把我送到印度教徒中间去，或者让我离开这儿。我走了以后，一切都听天由命！"

哈菲兹先生耐心地劝她："孩子，大学里的英国式教育给你头脑里留下了很坏的影响。这种教育使人们变得非常骄傲，从而走入歧途。人的头脑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人类创造的哲学与科学原理并不是永恒的。它们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只有《古兰经》的哲学和原理是永恒的。它过去没有变化，今后也不会变化。只有虔诚地信仰它，人类才能得到解脱。"

副检查官阿默杰德阿里第二天就在拉合尔上班了。他并没有具体负责哪个警察所的工作，因此晚上住在家里。十三日晚上他回来告诉大家，从卡拉奇传来的消息说，巴基斯坦的首都将在

卡拉奇。十四日上午十点钟蒙巴顿勋爵将在卡拉奇宣布伟大领袖真纳为巴基斯坦总督。但是他的这一命令将于晚上十二点钟以后生效。

阿默杰德还说："巴基斯坦将不在十五日，而在十八日圣洁的尔德节正式成立。伟大领袖下了一道命令，那天将不举行典礼，也不张灯结彩；只是升起巴基斯坦国旗，并在庆祝尔德节的祷告中为那些被滞留在印度斯坦的穆斯林们祝福，祝福他们脱离灾难。"

"对！这太好了！"哈菲兹先生极力表示赞许，说："伟大领袖是一位虔信真主的人。他内心充满了炽热的宗教激情。这样做就是民族和宗教感情的最好证明。太好了！太好了！"

哈菲兹先生继续说："边区的异教徒，国大党人阿布杜尔·格法尔·汗的同伙们散布谣言反对伟大领袖，说他不按照宗教规矩办事，不留胡子，不穿伊斯兰教的衣服，反对女人戴面纱，生活不节制；他的女儿跟一个拜火教徒结婚。他们煽动一个无知的帕坦人①，派他到孟买去刺杀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的大门敞开着。他是大无畏的。帕坦人走进屋子，看见他正跪在做祷告的垫子上，闭目冥思，微微地摇着头，嘴里不断念着'安拉！安拉！安拉！'

"帕坦人迷惑不解地看着他。十分钟过去了，半个钟头过去了。帕坦人站累了。可是伟大领袖的祈祷还没有完毕。最后，伟大领袖对真主和他的使者……"讲到这里，哈菲兹先生停下来，吻自己的手指，然后用手指摸眼睛，对安拉和使者表示敬意。其他人也跟他一起这样做。哈菲兹先生继续说："祈祷说：'请您帮助我，用您的仁慈照亮我前进的道路，使我能够成功地

① 帕坦人，即普什图人，现主要分布在巴基斯坦西部和阿富汗东部。

为宗教服务。'当伟大领袖从做祷告的地方站起来时，帕坦人把衣服里藏的匕首扔在地上，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地向他承认自己的罪过。

"伟大领袖把这个帕坦人扶起来，对他说：'教友兄弟，如果没有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意旨，咱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如果你是奉了真主之命，为了咱们的宗教要来处死我，就请你执行他的命令吧！'伟大领袖拉开衣服露出胸脯，说：'让我为宗教而流血吧！这对我来说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他的心里有真主。甘地怎么能跟他相比？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宗教的利益。他知道，异教徒和虔诚的穆斯林不能住在一起。他的分治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阿姆杰德说："今天早上至少有两千名印度教徒离开了拉合尔。从东边来的穆斯林也跟这个数目差不多！"

哈菲兹先生从床上站起来说："现在睡觉吧！十二点还要起来做半夜的祷告。"说完就走了。

阿姆杰德朝达拉的方向指了指，低声对母亲和嫂嫂说："你们为什么把这样的废物弄到家里来？人们都把异教徒从咱们国土上赶出去，你们却把她接到家里来！"

"等她入了咱们的教就不是异教徒了。你爸爸和我们也算完成了一项功德。你爸爸热爱宗教。他过去就引导过很多人入伊斯兰教。光是我知道的就有九个。等到十五号或者尔德节的时候这项功德就会完成。"母亲向阿姆杰德解释。

"爸爸就是担心天堂里没有人去。如果旁遮普的所有印度教徒都变成了穆斯林待在这儿，对咱们穷穆斯林又有什么好处？"

虽然达拉表示不愿意入伊斯兰教，但是哈菲兹先生还是不死心。他一心一意地想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他每天几次祷告

以后总要坐在达拉身边念经，向她身上吹气，驱除她头脑中的邪气。他请求真主让这个女孩子的心灵开窍。他往达拉身上吹气，使她觉得很不舒服。

达拉很想离开这个牢笼。但是，为了不至于再一次掉进纳布那样的恶棍手里，她不想激怒哈菲兹先生，而是想在他的帮助下离开他的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有时她很失望，想大吵一场，离开这儿。她想：以后如果再遇到上次那种情形，她不会被别人抢走，而是反抗到底，一死了之。她不会忘记鲁甘如何用大杵对付纳布。她也不会忘记那些女人所说的为了自卫如何对付男人的办法。

八月十七日是斋月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一早，神圣的尔德节就要开始。与此同时，人们将为巴基斯坦的成立而祈祷真主。哈菲兹先生非常高兴。他在做完傍晚的祷告以后从清真寺回来，坐在达拉身边，祈求真主保佑她，并且当着达拉的面对自己的老伴说：

"我们的女儿伯德鲁跟她年龄差不多，也许比她小几个月。由于安拉的保佑，她现在已经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子。年轻的女人应该有孩子才行。我认识几位有地位的青年官员。"他看了一下达拉说："可惜她已经结过婚。按照宗教规矩，如果丈夫还活着，已婚的妇女是不能再结婚的。可是如果她加入伊斯兰教，那么她过去的婚姻关系就会自动解除。否则，一位高尚的遵守教规的穆斯林是不会跟她结婚的。"

哈菲兹先生又说，他以前还解救过几个印度教的女孩子，让她们跟有出息的穆斯林青年结婚，使她们的生活过得很美满。其中有一个女孩子跟达拉一样，念过书，有知识。她因为不堪丈夫的虐待，弃家出走。哈菲兹先生让她跟他大儿子手下的一位

穆斯林财务稽核员结了婚。她现在过得很幸福。由于安拉的保佑，现在她在人和财两个方面都很称心如意。

他的老伴轻轻地抚摩着达拉的脊背说："她一点也没有那些异教徒的粗暴气息。她的样子很像咱们的伯德鲁。她来了以后就跟咱们吃在一起，喝在一起。还跟咱们一起把了十三天斋。真主保佑她。她完全跟咱们一样。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应该尊重她自己的意见。让她自己在帷幕后面挑选男孩子吧！"

哈菲兹先生说："当然要这样。你说得很对。以后就要这么办。但是在这以前得让她信奉咱们的宗教才行！"

达拉低声说："大伯，我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事情已经按安拉的意旨发生了。我现在没有任何奢望，只准备以后为安拉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哎呀呀呀！这些话太悲观消极了。"哈菲兹先生打断她的话。"孩子，这太悲观了！违背真主的意旨是错误的。按照真主的意旨，年轻女人一定要结婚。真主给了女人好的品德，可是魔鬼却往往控制了她们的心灵。因此宗教规定，女人要受男人保护：小时候受父亲保护，年轻时受丈夫保护，年老时受儿子保护……"

达拉听了很反感，心里想：在压迫女人方面伊斯兰教比印度教丝毫也不差。

哈菲兹先生继续说："考虑到女人的利益，宗教还规定：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而这个女人还很年轻而且没有怀孕，那么她必须在丈夫死了四个月零十三天以后再结婚。否则她可能被魔鬼缠身。伊斯兰教不许强迫女人结婚。我们如果替你办理婚事，也得考虑到你的教育程度和性格。此外还要你自愿才

行。”

达拉低下头，声音很低但是很坚定地说：“大伯，不行，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哈非兹先生站起身来说：“孩子，不对！你不能因为心里难过就说出这种话来。你如果皈依真主和他的使者，你的心灵就会得到拯救。你的想法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

他的老伴也劝她：“孩子，这样的事情不能一下子做出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

库尔希德知道达拉不肯入伊斯兰教，对她很生气。哈非兹先生在时她碍着公公的面子没有说话。公公走后她说：“这些印度教的女人像一只不能生育的母牛，整天抛头露面在街上和市场上闲逛。她们怎么能像一个高尚女人似的守在闺阁里？可是我们这些穆斯林女人如果不穿上蒙头的衣服，连大门也不出。愿真主降灾在那些无耻的女人身上！女人怎么能没有羞耻呢？”

达拉听到骂她，长叹了一声，没有说话。她心里想：她们被关在肮脏的地方还自以为荣。跟她们有什么好说的呢？对这种迷信又有什么办法？

八月十八日是尔德节。哈非兹先生和家里其他人都起得比较晚，因为今天早上不必像把斋时那样天还没有亮就吃早饭。他们听到开始早祷的呼唤声才起床。哈非兹先生昨天拿回来一面很大的绿色巴基斯坦国旗，今天一清早就把它挂在屋顶上。家家户户都飘扬着绿色国旗。他把家里所有的人都叫到屋顶上，其中也有达拉。达拉以前曾经几次见到过类似这样的绿色旗子。这旗子跟穆斯林联盟的旗子有些不同。她对这些旗子既不反感，也不害怕。当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旗子。今天，这绿色旗子的海洋把拉合尔和旁遮普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了。哈

菲兹先生全家人的脸上都显得十分兴奋，而达拉的内心却无比忧伤与沉重。这些旗子告诉她，她现在已经脱离了家人，被围困在异国。

所有的人都沐浴完毕，穿上为庆祝尔德节专门做的新衣服。哈菲兹先生吩咐她们给达拉一套新衣服。库尔希德不同意，对婆婆说："尔德节只有穆斯林才需要穿新衣服。她既然不相信咱们的宗教，咱们家的衣服又不是不花钱的。布这么贵，咱们自己家里人穿衣服都很不容易！"

哈菲兹先生相信他的仁慈宽厚会感动达拉。由于他的吩咐，库尔希德虽然不愿意，在背后嘟嘟囔囔，但还是从箱子里取出洗好的裤子、衣服和披肩。大家都很高兴，库尔希德的小女孩儿打扮得像一只蝴蝶似的。喝茶时还吃了甜饭，甜面丝和杏仁等。

哈菲兹先生看见达拉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举起手在真主面前为她祝福，然后亲切地对她说："孩子，今天是尔德节，是圣洁的日子。真主的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了。如果你今天入教，可以完成双倍的功德。"

达拉低下头，请求道："大伯，我尊敬您胜过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不想欺骗您。我向您说老实话，我在思想上和感情上接受不了。否则我不会不同意。您看，我在吃喝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可以服从您的吩咐。但是我的思想和感情是不会改变的。"

哈菲兹的老伴对她说："你入了教以后思想感情会起变化。你会感受到无比的光明与宁静。"

达拉回答说："听从您的吩咐，我就试一试吧！如果您发现我没有什么变化，请不要责怪我！"

阿默杰德对她的这些话很不满意，皱起眉头说："入教不是什么开玩笑或者试一试的事情。如果没有虔诚的信仰，用不着开这种玩笑。"说完，为了表示不满，站起身来走到楼下去了。大家都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哈菲兹先生也下楼去了。库尔希德大发脾气："让这个妖精婆见鬼去吧！咱们可别这么做了！有什么必要让一个异教徒玷污咱们圣洁的宗教？既然她命中注定要入地狱，别人又有什么办法？"

达拉用衣襟遮住脸走开了。

除哈菲兹先生以外，其他人都对达拉很生气。谁也不跟她说话。她也不跟她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库尔希德不让她跟大家在一起，打发女孩子拿一只盘子随便送给她一点饭菜。

达拉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但是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家里人的谈话。阿默杰德一边吃饭一边说："快放下这个包袱吧！既然她不肯入教，白白地把她留在这儿干什么？剩下的印度教徒都已经集中在难民营了。我可以把她送到那里去，让她跟那些印度教徒一起走吧！"

库尔希德赞成小叔子的意见，说："现在一卢比只能买到一个半西尔面粉，能养活自己家里人就算不错了。哪儿还有钱养活异教徒？"

哈菲兹先生教导他们："孩子们，要有耐心。让异教徒信奉真主不但是我们的宗教职责，也是一项功德。再等待十几天吧。你们都是穆斯林，应该用自己的仁慈和善良去感动她。"

达拉感到有了希望。阿默杰德的性情急躁。他不会像老人那样甜言蜜语。他年轻鲁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很讨厌达拉，因此达拉可以通过他使自己脱身。

第二天早上，达拉请求阿默杰德的母亲送自己到印度教徒

的难民营去。

老太太表示很惊讶："哎呀，孩子！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我这样住在深闺里的女人哪儿知道什么难民营？现在这儿哪儿还有什么印度教徒？我们只是希望你在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能交上好运。你既然不同意就算了。你自己跟男人们说吧！"

第二天，阿默杰德回来以后，达拉鼓起勇气站在他面前，低着头，叫他哥哥，请求他把自己送到难民营去。

阿默杰德连看也不看她，冷冷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达拉被软禁在这里，忧心如焚。她心里想：他们不打算把我送到印度教徒的难民营去。如果自己出去又怕再遇到纳布那样的恶棍。他们违反我的思想和信仰，强迫我入伊斯兰教。这不是残暴行为又是什么？索姆拉杰和纳布摧残了我的身体，而现在他们这些人又想摧残我的心灵。前者我是被迫的，我曾尽力反抗，没有顺从。可是现在，他们要我自愿接受这种残暴行为，自己摧残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可是她反过来一想：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就口头上同意入教吧！这样做对我的心灵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可以对他们说：我入教有一个条件，就是不结婚，入教后马上离开这儿。

她想了一会儿停住了。不行！这样做不对！我如果这样做，更脱不了身。我一旦入了教他们就会有权力支配我！

她不知如何是好，她想：干脆绝食自杀吧！可是，她想起哥哥曾经跟她说过监狱里绝食者的悲惨情景。她如果绝食，这儿的人会管她吗？哈菲兹早就说过，他们不会因为她的绝食而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甘地先生绝食使得英国政府惶恐不安，这是因为他背后有全国人民在舆论上的支持。他们害怕人民起来造反。害怕别人绝食是因为害怕别人会死在自己这里。如果

我绝食，手脚不能动，他们可能把我抬出去扔到胡同里。我要是落在一个坏蛋手上怎么能自卫呢？即使不落在坏蛋手上我也会死在外面，身上爬满苍蝇。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

在庆祝巴基斯坦成立的欢乐声中，哈菲兹先生家里又添了一桩喜事。因为拉合尔的印度教官员都走了，阿默杰德阿里被提升为检查官，并被调到办公室负责组织整顿工作。他晚上仍旧住在家里。

二十二日晚，阿默杰德跟哈菲兹先生单独谈话，说："政府下了命令：在拉合尔无论什么地方有印度教徒，都必须报告警察当局，并且通知印度斯坦方面的联络官。现在这个女孩子的问题很复杂。如果她入了伊斯兰教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她还是印度教徒，我们就会犯法！"

哈菲兹先生不想把自己当官的儿子牵连到犯法的事情里面去，于是说道："命该如此！我们不能违抗政府的法令。你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第二天早上，阿默杰德去办公室以前走到达拉面前，没有打招呼就直接对她说："看来你还是住到印度教徒难民营去比较好。这样做你可能会更加愉快些。我下午派士兵和汽车来接你。他们会护送你到难民营去。"

达拉感到如释重负。

## 十六

八月十四日一清早，人们就开始装饰店铺门面和自己的房屋。来往的行人手上拿着上面有一个轮子的橙白绿三色国旗。大家都想在这天晚上半夜时把独立印度的国旗插在自己房屋的

顶上。有些屋顶上已经插上了国旗。

市场上，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收音机前面兴奋地听取当天的活动安排。街道两旁挂着彩带，上面系着三色小旗。到处是用竹竿扎的牌楼。大门也都用小旗装饰起来了。到处飘溢着酥油炸的食品，特别是炸甜面圈的香气。有些地方还可以闻到一阵阵薰香。奈尼塔耳的水上俱乐部和首府剧场过去曾经挂过联合政府的旗帜。那是在国大党领导的运动处于高潮时期和在一九三七年国大党组阁的时候。现在这些地方也都挂上了三色国旗。

八月的奈尼塔耳已经相当凉了。可是很多人还穿着白土布衣服。一些从来没有用过土布的人现在也很自豪地戴上了白色的三角小帽。两天前，旁遮普有一列乘满印度教徒的火车，车上全部乘客被杀。这消息曾经使这儿的旁遮普人愁容满面。可是今天，他们都压抑住内心的痛苦，满怀激情地迎接这全国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

十四日晚，新俱乐部将举行盛大宴会。邀请所有会员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参加，并请会员们共同为宴会做好准备。所有的会员家属为了显示自己的烹调术，保证提供一样份量足够的佳肴。

甘达头天晚上就向家里人征求意见，做什么菜才好。她一会儿想做酸牛奶加豆粉丸子，一会儿想做牛奶粥，一会儿又想做旁遮普式的五香豆。班代律师建议她做五香豆，但是她怕这只是他个人的爱好。吃惯了馅儿饼的北方邦人也许不喜欢吃五香豆。那样一来她不就不光彩了吗？她订购了八西尔酸牛奶，泡了足够的豆子准备做炸豆粉丸子。

奈耶尔的用人普尔辛哈是奈尼塔耳本地人，很能干。他从

别人家借来小杵和小臼。吃完早饭以后，女人们轮流捣豆子。炸豆粉丸子是否松脆酥软全看捣豆子的功夫怎么样。甘娜格虽然也帮着她们做事，但是她心里非常烦躁不安。布里去勒克瑙以后一直没有来信。不知道他跟阿瓦斯提先生谈得怎么样。他们的前途决定于这次谈话的结果。

甘娜格心里想：他虽然人生地不熟，但是已经去了这么久，难道还没有见到阿瓦斯提？如果今天能够收到他的信，她明天早上可以赶到勒克瑙。她相信，他如果不来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她决心继续等候。如果等到十一点还没有收到他的信和电报，她就到邮局去打电话，向阿斯多里亚饭店了解情况。

甘娜格跟大家一起捣豆子。十点半钟的时候，她对甘达说："姐姐，现在剩下的豆子不多了。希博和普尔辛哈很快就可以把它捣完。乌尔蜜拉也可以帮忙。南达·萨赫十点半钟到图书馆去。我也想去。炸豆粉丸子要下午两点多钟才开始下锅。现在还不必着急。"她说完就换了一件纱丽出去了。

她打电话给阿斯多里亚饭店。对方回答说："布里先生刚回来不久。如果您要找他，请等一会儿，我去叫他来。"

布里说话的语气很沉重，他说："我见了你再谈吧！你往图书馆走，我马上就出发，咱们在路上见面！"

* * * *

那天，布里按照甘娜格的吩咐，从勒克瑙火车站出来后马上就到埃伯德路的"议会宿舍"去找潘特夫人。潘特夫人正在洗澡。布里在走廊里等了一个半钟头，最后，为了提醒她，不得不用手指在门上敲了几下。里面问："是谁呀？"

"我名叫杰代夫·布里，从奈尼塔耳来。我带来甘娜格小姐

写给您的一封信。"布里在外面回答。

潘特夫人穿着土布纱丽出来。布里把甘娜格的信交给她。她站在门里，匆匆忙忙把信看完，叠起来，问道："啊！是奈尼塔耳的那个旁遮普女孩子，你是她的什么人？"

布里冷不防她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道："我是她的表哥。"

"我不太认识她。也许她跟阿瓦斯提先生谈过什么事情。如果你想见阿瓦斯提先生我可以告诉他。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请改天再来吧！我现在要去参加庆祝委员会的会议。"

潘特夫人不等布里开口，说了一声"行了！"就结束了谈话。她准备从里面把门关上。布里受到了冷遇，但还是忍住气，问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阿瓦斯提先生？"

"你到秘书处去打听吧！"潘特夫人关上了门。

布里为了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最后在四花园火车站附近的寺院给了祭司一卢比香火钱才把行李安顿下来。他付给马车夫的车钱相当于自己一天的生活费。即使这样马车夫还很不满意。

潘特夫人的态度使布里为本国政府服务的热情减去了四分之三。可是他到勒克瑙来是为了会见阿瓦斯提先生。他刮了脸，换了一件衣服，下午来到秘书处大楼。

虽然布里的热情已经消失，但是当他走到北方邦议会秘书处这栋半月形的大楼面前时，心情仍然很激动。秘书处大楼的圆屋顶上仍旧挂着联合政府的旗帜，但是大楼门口停放着的大汽车上却挂着国大党的党旗。穿制服的武装卫兵和警官向那些出出进进的穿白色土布围裤、戴白三角小帽的人敬礼。布里走到秘书处大门口，不是畏畏缩缩地，而是堂堂正正地昂首阔步往

里面走。在这独立和自治的气氛中他感到特别自豪。

二楼走廊里，一间屋子门口的牌子上写着议会秘书阿瓦斯提先生的名字。门口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听差。这个听差穿着红色呢子的长上衣，下摆一直拖到膝盖下面，腰上系着金线绣边的腰带，头上的头巾也是金线绣边的。这一切都说明他的主人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物。

听差从墙上挂着的一叠纸上撕下一张交给布里说："请写上姓名！"

布里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写上自己的姓名，并且注上："从奈尼塔耳来，携有甘娜格·德达小姐的亲笔信。"这时，来了两位绅士。他们头戴土布帽，身穿土布长衬衣，手提着土布围裤边，大摇大摆，高谈阔论地走过来。听差站起来，手放在额上向他们敬礼，替他们打开门，然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他们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就进去了。

听差坐在凳子上，接过布里的纸条，打了一个哈欠，要他坐在旁边等候。

布里很不高兴。别人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议会秘书的办公室，而他却不得不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像一个听差似的。他站着，没有坐。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下表。等他再看表时已经过了二十分钟。他不得不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另外一条腿上。又过了一会儿，实在太累了，他不得不坐下。门铃响了。听差走进去，拿了一些文件出来，送到别的房间去。

又过了几分钟，听差回来，背靠墙坐在凳子上，似乎很累了。他懒洋洋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只小包，从小包里取出一只小洋铁盒和一些干烟草，把烟草放在左边手心里，从洋铁盒中取出一些石灰放在烟草上，用右手大拇指揉这些烟草和石灰，

揉了足足一分钟，然后用右手往左手心上使劲一拍。烟草末四处飞扬，布里打了一个喷嚏。

听差斜视了他一眼，笑了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太没有出息。布里在旁遮普时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吃烟的方法。他也瞟了听差一眼。听差仰面朝天把手心里的烟全都倒进嘴里，然后用舌头把烟压在下嘴唇里面。两个人互相看着，似乎比刚才熟识了一些。两分钟以后，听差从凳子上站起来，面向外面的草地吐了一口唾沫。

布里坐得不耐烦了。

阿瓦斯提先生的办公室门开了。一位绅士跟刚才进去的两位绅士一起走出来。这位绅士的服装跟那两位的服装一模一样。听差站起来表示敬意，他们走后他仍旧坐下。

布里问他："我写的纸条你没有送进去吗？"

听差生怕嘴里的烟草掉出来，仰面朝天回答道："你又不是没有看见。刚才老爷们来了。现在他们一起走了。"

把穿土布的人叫做"老爷"，这使布里感到很惊讶。

门铃又响了。听差进去，夹了一些卷宗出来，对布里说："老爷不回来了！"

布里急坏了，忙问他："他早上几点钟到这儿来？"

听差毫不在乎地挥了挥手说："老爷什么时候想来就来。他是这儿的主人。不像英国人那样有一定的时间。你十点钟，十一点钟，十二点钟都可以来。"

听差很老练，从布里的脸上看出来他很不高兴。刚才布里要他把纸条送进去，他没有送，布里就有些恼火。现在听说老爷已经走了，布里的脸上更是显得非常不高兴的样子。听差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问布里："您认识老爷吗？"

“是的，在奈尼塔耳见过。是他要我到这儿来的。”布里镇静下来，机警地回答他的问题。

听差开始有些注意了：“那么您早上到他家里去吧！他早上在家，您可以见到他。我回头把您要见他的事情禀报给他。”听差一边说，一边慢慢地向门口走去：“先生，我尽可能帮助您。有一位蓄胡子的旁遮普长官来找他。这位长官很着急，我帮他把事情办了。他赏给我五个卢比。”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布里来到公园路阿瓦斯提先生的寓所。走廊里站了两三个人，还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们都在等候接见。布里衣着整洁。由于他现在的地位特殊，要求马上接见。

走廊里的传达告诉他：“老爷正在做按摩，不能马上接见。”

幸好昨天认识的那位老听差从里面出来。他向布里行礼，并且拿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下。布里在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连同甘娜格的信一起让他递了进去。

几分钟后听差回来对布里说：“我把您的纸条请老爷过目后交给皮埃先生了。您下午到办公室去吧，在那儿可以见到他。”

甘娜格称赞阿瓦斯提先生很和蔼，很谦虚，很亲切。现在布里遇到的却是如此冷淡和傲慢的态度。他不想到阿瓦斯提那儿去了，可是既然到勒克瑙来了，没有见到他就回去未免太愚蠢了。两点钟他又到了秘书处。阿瓦斯提没有到办公室来。布里等了一个钟头。听差说：“老爷到首席部长那里去了。所有的老爷们都忙着准备庆祝独立的大会。老爷今天也可能来，也可能不来。您去问皮埃先生吧！”

听差进去报告以后皮埃先生请布里进去。

皮埃先生穿土布衣裤，但样子像个官僚。他不看布里，用英语说道：“请坐！我能替你做些什么事情？”

布里把甘娜格小姐如何在奈尼塔耳认识阿瓦斯提先生，以及阿瓦斯提先生如何请他来勒克瑙参加国家建设工作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皮埃先生。

皮埃先生一边看桌上的文件一边听布里讲话。突然，他抬头看了布里一眼，问道："你是不是想找工作？"

"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想找工作。只有工作才能参加建设。"布里同意他的看法。

"这位甘娜格小姐是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名字。是国大党的领袖吗？她是旁遮普国大党的人吗？阿瓦斯提先生怎么会认识她？"

皮埃先生听说这位甘娜格小姐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硕士研究生，皱了皱眉头，问布里："她是你的什么人？"

"她是我的表妹。"布里显得很镇静。

皮埃脸上带着讽刺的微笑，用英语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议会秘书长非常忙，哪儿能记得这么多女孩子？你为什么不把甘娜格带来让他看看？"接着用印地语说："先生，怎么说呢？你们旁遮普人非常非常聪明。办法和窍门真多！"

布里听他讽刺自己，非常生气地说："先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皮埃用英语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胆子真大。你们那儿的女孩子也很大胆，可以到处随便乱说。好吧，咱们说正经话吧！你从旁遮普来。我们这儿安排不了那么多旁遮普人。国大党政府要负责使一个新生的国家能够自力更生地站起来。如果你们都要政府替自己找工作，政府还能干什么事情？你如果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就应该唤起人们的自力更生精神。可你现在还在向政府伸手。北方邦和勒克瑙

有很多家报纸，你可以去试一试！”

布里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说道：“是阿瓦斯提先生亲自要我到勒克瑙来的。我并不是来找工作的。我只不过想为国大党政府服务而已。”他最后说了一声“再见！”就站起身来走了。

布里非常讨厌勒克瑙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就想离开。因文明礼貌而著称的勒克瑙对他竟如此冷酷无情！因为他没有钱，勒克瑙也跟拉合尔一样，对他冷若冰霜。可是他既然花了这么多钱到这儿来了，不妨再多待一天，到这儿的两家报馆去走一走，找记者们谈谈，也许能找到工作。

这儿的新闻记者对布里要找工作并不感兴趣。他们对拉合尔和旁遮普的局势很感兴趣。拉合尔附近一列火车上的印度教徒全部被杀，以及大批印度教徒逃离拉合尔的消息已经传到勒克瑙了。他们想知道旁遮普的印度教徒有没有能力进行自卫？他们是不是准备逃离旁遮普？

布里虽然尽力使自己客观一些，但是在旁遮普的印度教徒问题上他不免受自尊心的影响。他知道内情，告诉大家：穆斯林联盟的狂热分子和印度教大会的狂热分子都受英国人要弄。不管怎么样，旁遮普的印度教徒过去没有承认失败，今后也不会承认失败。

关于工作问题，布里打听到，勒克瑙印地文报记者的薪金比拉合尔还要低。两位懂乌尔都语的记者跟他说了心里话。他们请他喝茶吃点心，告诉他：要想在报馆中谋职务，非走门路通过董事会不可。

布里回到奈尼塔耳以后把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甘娜格。他想：现在除了回拉合尔，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在拉合尔的熟人比较多，总可以想出一些办法。

他们两个人坐在图书馆附近湖边的长椅上，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原以为阿瓦斯提的保证是一朵祥云，他们登上这朵祥云可以升入富裕生活的天堂。可是这朵云碰到阳光以后被晒得无影无踪了。布里对阿瓦斯提的欺骗和甘娜格的单纯感到很难过。他决心放弃这登上富裕之云的幻想，找一个糊口的职业，免得贫困之火把自己烧成灰烬。

甘娜格仔细地听了布里这次勒克瑙之行的经过，心里很烦恼，不知如何是好。

背后传来嘈杂的人声。他们回头一看，一队本地的山民，手上托着放炸糖面圈的叶子，唱着歌，奏着乐，跳着舞，欢呼胜利，朝默利达尔走去。

他们两个人看呆了，忘记了谈话。到奈尼塔耳来以后，他们除了扛东西和拉人力车的苦力以外，看到的都是外来的旅客。俱乐部的一些人除了戴的帽子比较扁以外，其他服饰都跟拉合尔、德里或者勒克瑙来的人差不多。可是眼前这一队人却完全两样。

农村中爱时髦的年轻人都到奈尼塔耳来庆祝独立节。他们有人戴船形帽，有人戴一种黑色帽子，这种帽子像半只椰子扣在头上。他们的背心上缝了两三条白色的线，很引人注意；衬衣扎在像马裤似的瘦腿裤子里；眼眶涂满油烟；额头和太阳穴上搽了很多油，还出了不少汗。脖子上没有系领带，而是系上了五颜六色的手巾和布条。虽然是阴天，但是不少人戴了墨镜；这时正是中午，光线很强，而很多人手上却拿着手电筒。这一队爱时髦的年轻人敲着鼓，一边跳舞，一边齐声唱歌。

山区女孩子穿着深红色的裙子，黑色坎肩，围着深色围巾。按照规矩她们进城以后应该蒙上面纱。但是如果蒙上面纱就不

能看热闹，因此她们羞答答地站在大路旁边，用手指扯着衣襟遮住半边脸。她们的眼睛里透出诧异与好奇的神色。她们的服饰打扮跟过节时一样。脖子上挂着一只银制的镰刀和六七条银项链；鼻子挂着鼻环；额头上点着亮晶晶的小圆点。

甘娜格要布里注意看这些女孩子。“哎呀，你看，她们多么纯朴，多么腆腼！”她想到自己和这些女孩子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可是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却如此不同！

人们一会儿把手放在耳朵上，一会儿放下来，高高兴兴地唱着歌。

布里和甘娜格不懂这些歌词的意思，也听不懂这些鼓声的节拍，惊异而好奇地看着他们。一位中产阶级的山区绅士，身上穿着整齐的咔叽布衣裤，因为路被堵住了，不得不站在布里和甘娜格坐的椅子旁边。这位绅士以为乡下人的吵闹声打扰了游客。在奈尼塔耳的本地人看来，所有游客都是上等人和有钱人。否则，他们怎么能够两三个月不工作，到这物价昂贵的地方来游山玩水呢？

那位绅士请这两位少爷小姐对这些乡民们的莽撞不要在意，笑着说：“今天他们这些人都太高兴了！”

“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布里问他。

“这些人唱的都是一些乡下歌。”绅士在上等人面前显出瞧不起这些乡下歌的样子。“先生，这些人从前哪儿敢到大街上来唱歌跳舞？先生，时代变了。从前这些苦力和乡下佬只能在大路旁边走。”

布里对这些歌曲很感兴趣，想请这位绅士解释解释。可是这位绅士怕别人把自己当做乡下佬，不愿意向他们解释。

人群往前移动。山区绅士跟他们打了一下招呼就走了。

布里和甘娜格又开始为生计而苦恼。

现在,阿斯多里亚饭店的舒适生活使布里感到格外难受。他认为自己既没有权利也没有福气享受这舒适的生活。甘娜格爱他，同情他，把他拉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随时可能被别人撵走。他想赶快离开这儿，回到拉合尔去。虽然在拉合尔生活比较苦一些,但那毕竟是自己的地方,总可以维持起码的生活。他又感到自己与甘娜格结合是不可能的，正好像一个瘸子想要爬过一座大山似的。

甘娜格坚持道:“不管怎么样，今天宣布独立的时候咱们就住在一起!”

“可是我们有什么独立?”布里伤感地说:“我们的家园被毁掉了。我们都成了牺牲品。他们让别人做出牺牲，而把功劳归于自己。一九四二年遇到危险时,他们纷纷打电话请求入狱,为的是不在外面挨警察的耳光。我们也为独立担过风险，坐过监牢。可是现在国家建设还需要我们吗?”

“我们并不求他们。你这样的人有权庆祝这个节日。你入狱时并没有想到过以后要得到什么。我们有一双手，管他们干什么?你以后等着吧!我一定要质问那个阿瓦斯提。你听我的话。既然这样，无论如何你得在这儿再待上五天。父亲来信说十八日要到这儿来。我们一块儿到勒克瑙去。我倒要看看，阿瓦斯提在我面前能说些什么?”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布里有些气恼。

“哎,不是这样。我当然不如你会说话。但是我要提醒他遵守自己的诺言。”甘娜格对布里内心受到的创伤非常同情。

布里非常恼火。按照他的想法,甘娜格是他的妻子,无权反

对他的意见，于是说道："你是怎么想的？难道你去陪他玩耍，以此来换取我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我决不干！"

"陪他玩耍？什么意思？"甘娜格吃惊地反问他。

"既然你不想知道皮埃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甘娜格想了一会儿说道："你为什么要听皮埃的话？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这些小人物心胸狭窄，妒忌心很重。如果你见到了阿瓦斯提本人，当然没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也许他当时很忙没有见你。咱们还是再去找他一次吧！"

布里不赞成她的意见。

甘娜格求他："你再考虑考虑吧！你为什么总是不听我的话？这件事情对我们两个人的前途有决定性的意义……"

甘娜格一点钟回到维默尔·维拉。奈耶尔半躺在走廊里的安乐椅上，两只手扶着脑袋，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甘娜格以为他在生自己的气，走进屋子，看见甘达的眼睛哭得通红。

甘金低声对她说："米尔扎律师从拉合尔寄来快信说：从阿姆利则来的一个穆斯林警察长打开姐夫家门上的锁，占用了他的房屋。模范区的印度教徒正在纷纷往外逃走。米尔扎打电话给警察局，指出这种占用是非法的。但是警察局不接受对警官的控诉。"

甘娜格看了这封信。米尔扎在信中写道：奈耶尔在老阿纳尔格利的两栋房屋也被别人占用了。整个胡同住满了从东部来的穆斯林。他建议奈耶尔暂时先不回拉合尔，从奈尼塔耳向拉合尔地方法院就自己的房屋被陌生人非法占领一事提出控诉，并向该法院提交一张律师证书。米尔扎向他保证，他将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保护奈耶尔的财产。

奈耶尔的母亲和姐姐也在哭。甘达中午没有吃饭。甘娜格和甘金也不想吃。奈耶尔稍微吃了一点东西。甘达流着眼泪说："咱们的生活实际上都依靠房租收入。当律师的收入有时候一个月还不到四百卢比。"

奈耶尔的母亲一边擦眼泪，一边祈祷："啊，老天爷，一切都依靠您！只有您能保佑我们！"

奈耶尔的姐姐苏帕德拉的婆婆坐在亲家母旁边劝她："您不必着急。既然老天爷能够从鳄鱼嘴里把大象救出来，他老人家也就一定会来解救咱们！"

甘娜格走到甘达身边想安慰她几句。外面有人叫："电报！"

奈耶尔和潘迪特家里平时并不一定要有坏消息才打电报。但是今天他们听到"电报"两个字都怔住了。又出了什么事？甘娜格赶紧出去，签了字把电报拿进来。

电报是打给奈耶尔的。可是甘娜格却把它拆开了。她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想分担一下奈耶尔的痛苦。

电报是父亲拍来的，上面写道："十二日携汝母安全到此。详情见另信。"

甘娜格很诧异，电报是从德里发出的。

全家人都围住甘娜格，正好像鸟兽遇到危急时都挤在一起似的。甘娜格把电报交给奈耶尔。电报的内容很清楚，潘迪特夫妇已经平安抵达德里。可以猜想得到，他们是在十一日事件发生以后仓皇逃出拉合尔的。

"牛奶市街的房子也没有了！还有印刷厂和那么多东西……"甘达又哭起来了。"哎，咱们以后怎么过日子？"

"你怎么这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老人能够平安抵达德里，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他还写信来了，咱们等着看信吧！"

奈耶尔劝大家不要太难过。

甘达控制不住自己，走进洗澡间，用衣襟遮住脸放声大哭。别人也把脸藏起来偷偷地哭。

甘达想起来了，已经捣好了三西尔豆子。如果继续这么哭下去，谁来操持这些事情呢？

她一边叹气，一边找人安装油锅，准备炸豆粉丸子。她虽然很忧愁，但还是准备在晚上举行宴会时把炸豆粉丸子及时送到俱乐部去。宴会不能受家庭变化的影响。哪个旁遮普人没有被掠夺？哪个旁遮普人没有受到经济损失？即使家庭经济完全破产也应该好好地庆祝这个节日。这是民族独立的节日。个人在民族面前算得了什么？

普尔辛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酥油炸豆粉丸子？可是旁遮普的人从来不用别的油炸豆粉丸子。

轮流由两个女人搓豆粉丸子往油锅里放，另外一个女人把炸好的丸子捞出来放在水里；然后把丸子放在酸牛奶里，再撒上调料。她们一直忙到六点一刻才把豆粉丸子做好。

奈耶尔提醒她们，七点钟以前一定要准备好。奈耶尔的姐夫拉姆普拉加什和拉金德拉六点钟就换好衣服走了。

甘达她们在炉子旁边干了两个小时，累得浑身是汗。

甘娜格跟布里约好七点钟见面。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多汗，不洗澡不行。寓所里只有一间浴室，这儿的天气又很冷，大家都要用热水洗澡。因此等来等去耽误了很多时间。大家都在商量，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首饰。庆祝这样的节日，不穿最好的衣服戴最好的首饰更待何时？苏帕德拉想穿金线镶边的西服。甘达自己穿金色纱丽，让甘娜格和甘金穿金线镶边的衣服。脖子上和耳朵上都得戴上首饰才行。别人都穿得漂漂亮

亮地去俱乐部参加宴会。咱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地去呢？家里虽然出了事情，但是面子要紧。何况这样的节日只有一次，以后不会再有！

甘娜格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够提前离开寓所。

奈耶尔穿好参加宴会的西服，站在走廊里，焦急不安地说："已经七点半了。你们还在干什么？"

主要街道的店铺门口张灯结彩。街道上比往日更加亮堂。人群熙熙攘攘，非常拥挤，好像刚散了大会似的。路边上还有不少摊贩和唱歌跳舞的人。甘娜格睁大眼睛寻找布里。一直走到首府剧场的大门口，哪儿也没有看到他。当她发现布里时，奈耶尔早已看见他了。他跟布里打招呼说："老兄，你好！这些日子你到哪儿去了？"然后走上前去跟布里握手，问他："你大概是被邀请到这儿来的吧？"

"我不知道。谁邀请我？来干什么？"

"你是我的客人。请你参加俱乐部的宴会。来吧，走吧！"

奈耶尔不等他跟甘娜格说话，抓住他的胳臂就走。甘娜格知道，奈耶尔对布里表示很亲切只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她想：布里从勒克瑙回来以后心情很苦闷，让他参加宴会也好。现在既然布里是全家的客人，那么她也就可以毫无拘束地跟他在一起了。

俱乐部里人很多，喧闹声连大门外面也可以听到。奈耶尔进去以后很多人跟他握手。瑟尔达尔先生左手拿着酒杯，右手搂着他的脖子说："老兄，今天这样的日子你也迟到！"

班代大步走过来，杯子里的酒洒在地上。他跟奈耶尔的亲属以及布里一一握手。他的眼睛已经有些发红了，像一位将军似的，环视了一周，用英语宣布道："今天咱们大家庆祝从外国奴

役下获得解放。任何人也不许谈论政治上的分歧!”

俱乐部里灯火辉煌。很多男人都穿着白色土布衣服，头戴白色三角帽。瑟尔达尔，班代和奈耶尔这样的穿西服的人也不少。女人则穿着闪闪发光的纱丽和旁遮普式的西服。两个大厅里摆着很多大桌子，桌上放着大盘子，大碟子，大碗儿，大盆儿。里面盛着各种糖果，油煎饼，馅儿饼，各种熟菜，凉拌菜，炸丸子，各种抓饭，烤肉和其它食品。

参加宴会的人很多，连放椅子的地方也没有了。一二百张椅子怎么够用？人们随意地分开坐着。熟人们坐在一起；兴趣爱好相同的人坐在一起；职业相同的人坐在一起；男人们坐在一起；女人们坐在一起。也有男人和女人混坐在一起的。很多男人手上拿着酒杯，一些女人也拿着带颜色的小酒杯。

班代抓住奈耶尔的手说：“咱们可以到那个角落里去取酒。现在已经是八点钟了，宴会九点钟开始。十一点钟举行立宪会议。与此同时电台将广播会议实况。议会主席与政府总理将发表演说。”他说完走到甘达面前对她说：“嫂夫人，您想喝点什么？雪利酒，波特葡萄酒，苦艾酒，薄荷酒，还是橘子酒？”

“不！不！不！”甘达一边摇头，一边摇手，表示自己不能喝酒。

班代又向甘娜格她们这些女孩子问了一遍。她们都表示遗憾，不能喝酒。

奈耶尔准备跟拉姆普拉加什一起去取威士忌。他抓住布里的胳臂说：“来吧，你也喝一杯吧！”

布里表示不想喝。

奈耶尔劝他：“像今天这样值得纪念的日子以后不会再有了！”

布里说他实在对不起，不能喝。

奈耶尔热情地劝他："那么就喝半杯吧！"

班代在旁边提醒他："不行，奈耶尔，不要勉强！喝威士忌的这条原则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不要轻视它，不会喝的人不要勉强。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不要喝过量。何况咱们今天准备的酒不多，只有四十二瓶。其中还有十二瓶朗姆酒。今天你们旁遮普的这些酒量大的人都来了。像瑟尔达尔先生，一个人就能喝一瓶。"

九点钟，宴会正式开始。俱乐部的负责人和一些知名人士对客人们说："大家请随意吃吧！"

客人们围着摆满食物的桌子，用盘子盛上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一边吃一边跟别人谈话。也有一些人仍旧拿着酒杯在角落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苏帕德拉和乌尔蜜拉从来没有站着吃过东西。甘娜格和甘金教她们怎么吃。甘娜格先给布里盛满一盘东西，然后自己也盛了一盘。两个人一起到旁边去了。

十点三刻的时候，没有人对餐桌上的东西感兴趣了。桌上的东西还剩下一半。焦希和贾沃拉走过来，神气十足地说："大家吃得不多。我们的劳动都白白地浪费了。哪样东西也没有吃完。我们还说，如果东西不够吃我们就太丢脸了。冰淇淋还剩下一桶，可是威士忌和朗姆酒全都喝光了。维谢什瓦尔先生和盖罗拉很不高兴，他们连一杯酒也没有喝。他们来得太晚，酒已经喝光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安静，请安静！听吧，听吧！"

大厅里安静下来。传来英语广播声：

"……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各自就座。议会主席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步入会场。他身穿白土布衣服……"

“旁听席上坐着尊敬的客人们。主席两边坐着一些国家的使节。现在是十一点五分。由苏吉达·格里布加妮夫人和南迪达·格里布拉妮夫人领唱国歌《向母亲致敬》。”

广播里传来《向母亲致敬》的歌声。大多数穿西服的人都严肃地站着。那些不懂西方礼节的人，特别是一些穿土布衣服的人还没有学会尊敬自己的国歌。他们歪着身子站着，好像在看别人耍把戏。

“……经过长期斗争，在今天这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们取得了国家的政权……”

“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在演说！”

“用印地语！用印地语？”有人表示惊奇。

奈耶尔小时候没有念过印地语，听不懂。但是他听到自己的国家元首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在说话，感到无比兴奋。

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博士说：“我们感谢万能的上帝。是他决定了人类和各民族的命运。我们向国父，国师和引路人圣雄甘地致敬。我们也向所有为祖国独立斗争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们致敬。”

甘娜格用手碰了碰布里的胳臂，好像在说：“你听，他在说你！谁能够忘记你？”她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对听广播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也没有耐心继续听下去。他们知道，过几分钟以后，随着十二点的钟声，他们的国家将像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几百年被奴役的耻辱将从此洗雪干净。他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他们现在只是急切地盼望听到宣布独立的钟声。

广播里继续播送出德里立宪议会的演说。而俱乐部的大厅里则到处是群众的谈话声。

有人喊道："尼赫鲁！潘迪特先生！贾瓦哈拉尔！潘迪特·尼赫鲁！"大厅里又安静下来。

广播里传来尼赫鲁的声音："很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宣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个誓言实现了。随着独立的到来，我们的责任更大了。这个议会应该把这些责任承担起来。现在不是我们舒适和享受的时候。与此相反，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努力，忘我地工作，完成自己许下的诺言。"

一般老百姓并不考虑独立后自己应负的责任。他们也不考虑自己为独立曾经付出过什么代价，以及独立后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好处。他们只知道不独立是民族的耻辱。他们希望独立，希望听到独立的钟声。

俱乐部里又响起了人们的谈话声。潘迪特·尼赫鲁的演说也淹没在人们的谈话声中。

广播里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这是敲十二点的前奏。

甘娜格和布里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十二点敲过后，随即传来吉祥如意的海螺声，接着是口号声："八月十五万岁！"

人们的激动情绪达到了高潮。

"嘿！嘿！嘿！"

"印度母亲万岁！圣雄甘地万岁！"

人们欢呼跳跃起来，一边跳一边拥抱。这个大厅里的大多数人过去从中产阶级上层统治者那里得到过好处，靠他们生活。他们从来没有勇气反对外国的奴役，也从来没有勇气参加独立运动。今天，他们头脑里隐藏着的独立愿望也迸发出来了。

"为独立干杯！为独立干杯！"

奈耶尔和班代听到喊声回头一看。内吉先生手上举着一瓶威士忌酒跑过来，对他们说："朋友，我留了一瓶酒。咱们为独立干杯吧！"

"哎呀！你真不简单！"班代非常高兴。

广播里传来议员们宣誓的声音。俱乐部的人互相为独立而干杯。

大多数人已经走出大厅。有人提醒大家："朋友，走吧！去看看烟火！"

俱乐部外面的广场上，拉人力车和扛行李的乡下人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头上戴着白色小帽，一边鼓掌，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湖边的亭子附近，从北方邦东部地区来的人随着小鼓的节拍唱起了独立的赞歌。

一群旁遮普青年跳起了彭格拉舞①。他们非常激动，发狂似的，把手掌放在嘴唇上，像发情的公羊似的，发出"哔！哔！"的声音，接着又发出"嘎！嘎！"的声音。

很多戴白土布帽子的人一边唱着国歌，一边跳跳蹦蹦。他们还高声喊口号："珀格德辛哈②万岁！革命万岁！金德尔谢克尔·阿扎德③万岁！革命万岁！"

湖边好几处在放烟火。火光映在深色的湖面上，一会儿是红色，一会儿是黄色，一会儿又是绿色。

班代，瑟尔达尔和奈耶尔手挽手朝湖边走去。走在他们后面的是拉姆普拉加什，甘达，苏珀德拉，甘金，乌尔蜜拉，甘娜格

---

① 旁遮普的一种民间舞蹈。
② 旁遮普"青年联盟"（1925年成立）的奠基人，反英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
③ 旁遮普"印度共和社会主义协会"领导人，反英运动中著名的活动家。

和布里。

“人们的情绪多高啊！”奈耶尔环顾了一下四周，感叹地说。

瑟尔达尔已经喝醉了，腿肚子有些发软。他好不容易才站稳，不像平日似的说英语，而是用旁遮普的印地语高声说道：“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兴奋？独立了！从畜生变成了人！独立的代价多么大啊！可是为了独立，任何代价也算不了什么！为了独立，我们连故乡也丢掉了！”

“是的，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奈耶尔停住脚说道：“我今天收到邻居米尔扎的来信。我的三栋房屋都被非法霸占了。我今天还收到岳父的电报，他老人家丢掉了一切，只身逃到德里。现在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独立了，也就毫无牵挂了！”他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了不起！”

他转过身来，面向布里，严肃地说：“我们这些人中间只有布里老弟为独立斗争坐过监牢。布里老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是今天这个节日的英雄。哎，但不知以后谁来掌权？”

“谁来掌权都可以！我很高兴，很满意！”布里回答道。“我参加独立斗争并没有什么个人目的。”

班代使劲吸了一口烟，弹掉烟灰，说：“个人目的？通过独立能达到什么个人目的？难道独立不就是一切吗？”

“他们这些人从独立能得到什么好处？”奈耶尔指着广场上鼓掌和跳舞的苦力说：“明天早上他们依旧去拉人力车。可是他们现在还是庆祝自己的独立！”

“领袖万岁！革命万岁！珀格德辛哈万岁！革命万岁！”一群人举着国旗，高喊口号，从奈耶尔他们身旁走过，在广场上绕着圈子。

贾沃拉跟内吉一起从俱乐部里走出来，大声喊道："革命已经成功了，还要革命干什么？"

"是的，革命已经成功了！"瑟尔达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平衡，叉开腿站着，说："是的，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

"革命已经成功了吗？"班代问奈耶尔。

"革命？"奈耶尔想了一下，问布里："革命已经成功了吗？"

"革命还……可是国家的独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布里对这些醉汉们提出的共同问题做了一个统一的答复。

"我告诉你！"班代神情十分严肃，手叉着腰，对布里说："已经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还必须革命！"

* * * *

十五日早上布里一觉醒来，首先想到的是回拉合尔去。他想了很久。他跟家里人和街坊邻居都说过，奈尼塔耳有人给他来信，要他到这儿来工作。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什么脸去见他们？他为了祖国的独立曾经不顾生命危险，他没有什么个人打算。可是国家的独立甚至不能给他带来工作的机会。这能不能说是国家忘恩负义？多么捉弄人啊！……但是，总不能说国家就是阿瓦斯提和其他当上部长的人吧！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当部长。昨天晚上唱歌跳舞的山民有什么打算？他们今天还不是照样拉人力车？

昨天中午，甘娜格一再劝他，要他在奈尼塔耳待到二十日，然后跟她一起到勒克瑙去见阿瓦斯提先生。他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可是现在他觉得自己没有脸回去见家里人。因此，想法也就变了。

中午，布里跟甘娜格见了面。他答应待在奈尼塔耳。但是

有一个条件：甘娜格无论如何要在二十日晚上跟他一起到勒克瑙去。虽然甘娜格的父亲说了他八月十八日要到奈尼塔耳来，但是她还是答应了布里的要求。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家里人，并把脏衣服送到洗衣房去洗好，放在手提箱里，做好动身的准备。

奈耶尔和甘达都认为自己不必多说话。他们心里想：既然父亲要来，我们还有什么责任呢？

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拉合尔的乌尔都文和英文报纸都没有来。从德里来的报纸上有消息说："阿姆利则与拉合尔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只有公共汽车在军队护送下来往于两个城市之间。这些不完整的消息使得奈尼塔耳的旁遮普人更加坐立不安。

八月二十日，午前，布里从德里来的报上读到：巴基斯坦军队和警察已命令快乐宫和铁湖区附近以及牛奶市街和老阿纳尔格利的全部印度教徒撤出。为了他们的安全，将他们集中在迪·艾·维学院大楼内的难民营。还有消息说：古杰兰瓦拉和拉伊尔布尔的所有印度教徒都被集中在难民营。一些流氓无赖剥光印度教妇女的衣服，让她们在市场上游行。

布里大吃一惊，他把这个消息一连读了好几遍，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要马上回拉合尔去。他立即捆好行李，十二点半钟到图书馆去跟甘娜格见面。甘娜格也很焦急，父亲十八日下午没有来，寄来一封信。他和母亲住在德里的一家旅馆里。维提金德全家住在难民营。父亲为了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一天到晚四处奔跑。从旁遮普到德里来的人有好几十万。他如果不把住处安排好就到奈尼塔耳来，以后更难找到房子。

布里把有关拉合尔的消息念给甘娜格听，并且告诉她，他马

上就要回拉合尔去。

在这种情况下，甘娜格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只能同意他走。

## 十七

布里在比雷利车站下了窄轨火车，登上开往西部的宽轨邮车。车厢里很挤，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挤上去。从比雷利上车的人绝大多数是穆斯林，车上原来坐着的也大都是穆斯林。最后面的车窗旁边坐着一个印度教徒。他不肯让一位穆斯林老人坐在自己身边，说："你是不是想骑在我的脖子上？你到别的车厢去找地方坐吧！"

老穆斯林一再求他，希望能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

旁边一个锡克人问老人："你上哪儿去？到巴基斯坦去吗？"

"我上哪儿去与你有什么相干？"

印度教徒把身子缩起来让布里坐在自己身边。穆斯林老人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很不满。

"巴基斯坦有的是你的地方！"

"这就是你们的文明？这就是你们的公平合理？"

布里旁边坐着两个女人。女人旁边坐着一个留胡须穿白衣服的穆斯林。这个穆斯林过来替老人说话："这就是你们的作风！你们自己仇恨别人还把分裂的罪名加在穆斯林头上！"

布里不好意思坐在那里，站起来说："好吧！先生，您坐吧！"

印度教徒狠狠地瞪了布里一眼，说："你真是对他们爱护备至。你要知道，在拉合尔印度教徒连火车站也进不去。"

穆斯林说："因为有仇恨和敌对情绪才会出现这种骚乱和流血事件。要不然印巴分治会和平公正地进行，该分给谁什么就分给谁什么。"

布里虽然已经站起来了，但是听到这种说法不能保持沉默，说道："先生，仇恨和敌对情绪是你们挑起来的。是你们以宗教的名义提出要分治！"

老穆斯林不同意布里的看法，气愤地说："先生，我们是安拉的仆人，与安拉心心相印，受到安拉的信任，怎么会用宗教的名义挑起世俗的纠纷呢？"

穿白衣的年轻人打断老人的话，说："先生，你在说些什么？首先是宗教，有了宗教才有人类。既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那么在任何问题上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两个民族不可能吃同样的食物，不可能成为亲戚，当然应该分治！"

"那么你就滚吧，滚蛋！把你们的人都带走！谁愿意留着你们？"印度教徒大骂起来。

有人伤心地说："既然你们现在不想住在这儿，你们就走吧！可是咱们曾经世世代代住在一起啊！"

另外一个印度教徒说："现在为什么还要让穆斯林住在这儿？已经让他们成立了巴基斯坦，难道还要让他们来瓜分咱们印度斯坦不成？"

锡克人说："加尔各答已经把他们这些人清除得干干净净了。政府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派士兵看守着，然后一批一批地送往达卡。"

印度教徒说："这儿的政府保护他们。要不然咱们要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可是巴基斯坦政府却指使他们的人屠杀印度教徒。"

一个穆斯林举起双手说："弟兄们，咱们的命运都由领袖们安排！大家都是安拉的仆人。既然大家都坐在一起，就请看在安拉的面上不要再争吵了！"

老人缩起身子腾出一个地方让布里坐下。

邮车经过小站时不停，只在大站上停下。车厢里已经没有空地方了，新来的乘客上不来。想上车的大都是穆斯林。车厢里的穆斯林要他们到别处去看看。穿白衣的穆斯林很同情自己受苦的兄弟，叫别人把车厢门打开。这样一来他就跟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吵起来了。

穆斯林乘客担心这辆车开到阿姆利则以后会停下来，不继续往前开。

一个印度教徒对他们说："巴基斯坦政府会来接你们。你们既然不相信自己的宗教兄弟，还成立巴基斯坦干什么？"

布里也担心这辆车会停在阿姆利则不往前开。他告诉别人，他要到拉合尔去接家里人。有人告诉他："也许坐汽车能够过去。听说公共汽车在军队的护送下可以来往。"

谟拉达巴德车站和萨哈兰普尔车站上车的人更多。车厢里挤满了人，连车厢里的穆斯林也不让外面的穆斯林进来。穿白衣的年轻人也不说话了。

邮车经过所有的车站都稍微停一下，然后慢慢地往前行驶。因为人太多，不但不能睡觉，连舒展一下身体也不可能。布里想拿出一本书来看，借此消磨时间。但是人太拥挤，不可能站起身来打开手提箱取书。而车上的光线也很微弱，无法看书。他想伸一伸懒腰，但是手伸不开。他一次又一次地看手表，嘴里不断地打哈欠。好不容易才到了早上五点钟，总算熬过了一夜。

邮车开到阿姆巴拉车站时很多人一齐拥向车厢。车厢里的人吓坏了，不想开门。但是有两个印度教徒要下车。他们打开车厢门下去以后立刻进来很多人，把车厢挤得满满的。连车门也关不上。现在车厢里除了布里和锡克人以外全都是穆斯林。里面的穆斯林因为呼吸困难，推外面的穆斯林，不让他们进去。叫喊声，哭闹声，响成一片。外面的人大声喊着往里面冲；里面的人因为被挤被压，发出尖叫；怀里抱的孩子哇哇直哭。

月台上想要上车的人心里又慌乱又害怕。他们知道，如果上不了这趟车就只有死路一条。车顶上有脚步声。人们正在往车厢顶上爬。

因为乘客太多，再加上车厢顶上也挤满了人，火车无法从阿姆巴拉车站开出去。机车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但是带不动车厢，不得不停下来。

很多士兵拿着棍子和步枪来到月台上。他们一边骂人，一边把哭哭啼啼的人群从车厢顶上赶下来。机车好不容易才拉着车厢离开了车站。火车在行驶，但是车门关不上，不少人用手抓住车门的把手，脚踩在车门外的梯子上。

火车开动几分钟以后车厢里就安静下来了，可以听到人们的说话声。有两个孩子在啼哭，一个孩子在抽噎。有人唉声叹气，哭哭啼啼地对别人说："有哪位好心人能够给孩子喝两口水吗？"一个留胡须的穆斯林把一只带嘴的水壶递到一位老人手上。

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抽抽噎噎地哭着，大家都看着她。她旁边坐着一位满身血迹的老人。老人看见有人看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不知道安拉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抛弃了一切，带着两个儿子、儿媳妇和女儿逃出来。村里的印度教

徒和锡克人围住我们，要抢走我们的儿媳妇和女儿。两个儿子上前阻拦，被他们用斧头砍死了。他们把儿媳妇和女儿都带走了，剩下这个两岁的孙子。”

“哎呀！”“他妈的！”“真该死！”“真混蛋！”有人表示害怕；有人表示同情；有人表示愤慨。

另外一个穆斯林说：“一切都是安拉创造的。谁不怕安拉就不是人。我们村子里有十几个人被杀害，穆斯林的房屋全都被烧毁。我们的邻居帮助我们，把我们藏在牛圈里，晚上用牛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一位老人把头巾摘下来让别人看自己头上的伤口，并且祈求安拉给那些杀害他哥哥的人降灾。

现在车厢里只有两个印度教徒。布里很害怕，如果穆斯林采取报复行动向他们下手该怎么办？但是周围的穆斯林没有显露出任何威胁的神色，有的只是胆怯和恐惧。

又传来两个女人的哭声。她们旁边坐着的男人一边叹气一边向大家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

过了阿姆巴拉车站以后，火车的速度开始慢下来。布里感到呼吸很困难，很烦躁，心里想：车子开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阿姆利则？可是我非到阿姆利则去不可！

他坐在已经下车的印度教徒的座位上，可以从窗口看到外面。车子开得很慢，但是经过小站时不停，继续往前开。所有车站的月台上都坐满了穆斯林，他们手里拿着麻袋和包袱在等车。

早上九点钟光景，火车到了瑟尔欣德站。月台上空荡荡的。士兵们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巡逻。到处是一片恐怖气氛。月台上有的地方呈暗红色，像是被血染过似的。车站的栅栏旁边

躺着几具死尸。车站外传来人群的叫喊声。车子只停下来交换了一下邮包就继续往前开去。

火车刚离开信号器不远，车轮底下发出喀嚓声，火车停住了。近处响起了枪声，车厢的壁被子弹打穿了。从铁丝网外的居民区跑过来很多人。他们举着长矛，斧头，大刀和枪。子弹打在车上，布里旁边坐着的老人忽然大叫一声，他肩上中了一颗子弹，躺在血泊里。

布里为了躲避子弹把头藏了起来。

另外一个人喊道："哎呀！差一点儿把我打死了！"

整个车厢到处都是哭声和喊声。

"把窗子关上！"人们害怕了，大声喊道。

攻上来的人登上门口的梯子，用长矛和斧头往里面捅，同时抓住人往外拖。里面的人见他们上来了，赶紧缩起身子给他们让座。三个拿大刀的和一个拿斧头的年轻人走进车厢，见一个人捅一刀，然后把他推出去。他们把乘客连同行李、包袱和箱子一齐往车厢外面扔。附近还有人在打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个年轻妇女大叫一声，紧紧地抱在一起。这时，走过来一个青年，他左手拿着长矛，右手从年轻女人的头巾下伸过去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门口，使劲一脚，把她踢到车下。接着，他又举起长矛，朝着张嘴惊叫的老太婆刺去。穿白衣的穆斯林跪在拿大刀的年轻人面前求饶，可是刀已经从他的肋骨里刺进去了。他旁边的女人吓坏了，倒在地上。

整个车厢里只剩下一半人了，谁也不敢出来反抗。布里感到眼前发黑，喉咙发干。

坐在布里旁边的锡克人大声说："老兄，我是锡克人。这位兄弟是印度教徒！"

布里也大声说："我是印度教徒！我是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印度教徒！"别人也跟着喊起来。

传来一阵枪声。拿斧头长矛的人跳下车跑到居民区去了。几辆吉普车从栅栏外高低不平的路上驶过来，一些持枪的士兵从吉普车上跳下来。

枪击停止了。到处是一片哀嚎声，叫喊声，哭泣声。

士兵们粗声粗气地嚷道："大家都上车！在五分钟之内大家都要上车！再过五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士兵们一再重复着这几句话。

被赶下车的人有的已经爬上车来了。窗子外面有一个穆斯林伸过手来请求布里帮助他，对他说："请你以安拉的名义帮助我吧！"

布里走到门外把他扶上车。两个穿长袍的妇女慌慌张张地上了车。被踢到车下的年轻女人也上来了。她看见跟自己一起的老太太被别人砍掉了脑袋，惊得目瞪口呆。门口躺着一具死尸；布里旁边靠车窗坐着的老人中了子弹，倒在地上呻吟；孩子们都惊呆了，吓傻了。

布里嘴里发干，头昏目眩，仍旧坐在原来的地方。士兵们一再警告那些被赶下车的人，要他们在五分钟以内上车。有的士兵把受伤的人抬到车上来。布里听到有人大声叹息，往车厢的另一头看去，穿白衣的穆斯林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锡克人伸过手去想扶他躺好，但是由于旁边的人太多，躺不下去。

过了一个钟头车才开动。铁路两旁到处是尸体、包袱和箱子。

火车停在卢迪阿纳车站的月台。月台对面的轨道上有士兵守卫着。月台中央站了几名军官。他们宣布了一道命令：

“所有的旅客都必须在两分钟以内下火车。火车不再继续往前开。如果继续往前开，可能遭到袭击。不许任何人出站。为了安全起见，将把所有的旅客送往穆斯林难民营。”

旅客们下车以后，有的肩上扛着行李，有的头上顶着行李。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友都乱成一团。布里找不到自己的手提箱，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呢？连寻找自己东西的时间也没有。锡克人也很着急，他的东西太多，一个人拿不动。

布里夹着行李卷走到一个军官面前用英语对他说：“我是一个印度教徒。我不打算到穆斯林难民营去。”

军官用警棍敲打着大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布里，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杰代夫·布里。”

“是一个刹帝利。你想上哪儿去？”

“有事情想到拉合尔去。”

“你的职业是什么？”军官好奇地问他。

“记者。”

“记者？”军官感到很惊讶。“你不知道拉合尔的情况吗？”

“我是三个星期以前到奈尼塔耳去的。我的家住在拉合尔。我现在要回去照顾他们。”

“唉！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出去。”

布里胆怯地对他说：“还有一件事情。这个车厢里有几名伤员和妇女。他们自己走不动。”

“行了，一会儿再说吧！”军官说完把脸转过去。

布里从前没有来过卢迪阿纳，对这个地方很不熟悉。而现在，由于在火车上待了十八个小时，身心已经疲惫不堪，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做任何工作。他喝了很多水，在候车室里找了一

个地方，躺下来休息了两个钟头。他心里想：到底有没有可能到拉合尔去？他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家里人。这儿也有几千人是从拉合尔和其它地方来的。他可以到难民营里去打听打听。

卢迪阿纳的火车站和候车室里臭气熏天，活像一个很多天没有打扫的厕所。车站外面，凡是能遮住雨和阳光的地方都住满了从西边来的印度教徒。布里到一些难民营去找自己家里人，一直找到半夜；第二天又找了一天，哪儿也没有找到他们。有消息说：政府已经把从卢迪阿纳到阿姆利则的铁路和公路封锁起来，不让印度教徒通过，专门用来运送去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与此同时，让从西部来的印度教徒走伯罗吉海德和菲罗兹布尔两条路。布里还听到很多有关西旁遮普和拉合尔虐待印度教徒的可怕消息。晚上，他就在候车室里把铺盖卷当枕头睡了一觉。

第三天早上，布里从卢迪阿纳动身去菲罗兹布尔。车上的人不多。莫加火车站非常冷清，月台上到处是血迹和死尸。有人手拿长矛和斧头走来走去；有人肩上挂着布朗式轻机枪从车窗外往里看。他们每到一个车厢面前就问别人："有鸡吗？"

火车似乎不打算离开莫加车站。机车一再鸣笛，但是车子并没有开动。布里昨天夜里没有吃东西，现在肚子很饿。月台的铁栅栏外面有卖烤饼的炉子。布里不敢到那儿去买烤饼。因为如果车子开走了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坐上火车。

四五个贾德人，头上戴着头巾，腰上围着围裤来到月台上。他们中间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子。这些贾德人用手拽着这两个女孩子让她们快走。一个女孩子头上没有头巾，身上的花布衬衣从肩上到右胸被撕破了，又白又高的乳房露在外面。女孩子显得

非常惶恐不安。另外一个披蓝色披肩的女孩子肩膀完全露在外面。旁边两个年轻人腋下夹着包袱，包袱皮是女人用的红色披肩。

这些人带着女孩子来到布里坐的车厢里。他们手上拿着带血的长矛和斧头，还有人手里拿着枪。女孩子眼泪汪汪，显出非常胆怯的样子。从她们身上穿的大花布裤子，脖子上戴的银项链和手腕上戴的银手镯可以看得出她们是农村的穆斯林。带她们来的人大声吵闹。

布里看到这情形，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听懂他们说的带拉合尔口音的旁遮普语。一个人埋怨自己的同伙："那才真正是一个含苞待放的小娇娃呢！我的大舅子，你就没有看见她的乳房？我敢发誓，它挺得高高的，就像斗架的鹧鸪的尖嘴！"说完把指尖并起来做成鸟嘴的样子。"可是你这个混蛋把她的脑袋砍下来了。"

挨骂的青年看了旁边的人一眼，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接着，很不以为然地说："哎呀！你胡说些什么？她咬了我的胳臂，你没有看见？"他把手腕上包的布推开让别人看，粗壮的手上有一排牙齿印，正往外淌血。

埋怨他的人对他的愚蠢表示不满，挥着手说："真该死，你算什么男子汉？败在一个女人手上。真他妈的……制伏不了这样的女人算什么有能耐！你如果告诉我，我要好好地整治整治她，使她变得服服帖帖。"

布里转过脸去看别的地方。

忽然，布里的胳臂被别人抓住了。有人问他："你是什么人？把你的宽腿裤脱下来！"一把斧头顶在他的肚子上。

布里吓得浑身像筛糠似的。

“我是印度教徒，是刹帝利。”他发现自己穿的裤子很像穆斯林穿的宽腰裤，于是把衬衣的下摆从裤子里面拔出来。

怀疑他是穆斯林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布里看见面前低着头的女人，觉得很不好意思，赶紧转过脸去把裤带系好。

“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在菲罗兹布尔吗？”

“在拉合尔。”布里回答道。

“这么说你把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都送给土耳其人了！”

布里没有回答。

“混蛋！你怎么不说话？”

“我本来在奈尼塔耳，现在要到拉合尔去。”

“奈尼塔耳？在什么地方？属于哪个国家？”

“在德里那边。”

“在德里那边？在印度斯坦？”

“是的。”

“到拉合尔去？你的胆子可不小！”

旁边一个人说：“看来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年轻人互相争吵起来，谁也不理睬布里。到了下一站，这几个年轻人带着两个女孩子下了车，布里才松了一口气。

车厢里有人在议论：“不知道现在世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人们都发疯了，善良和道德全都没有了！这么多的武器是从哪儿来的？这些人都拿着长短枪。”

布里很不高兴，这些人刚才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他自己不也是不敢说话吗？他心里想：从前我们需要武器对付英国人，可是哪儿也找不到武器。而现在到处都有武器。拿着武器的人用不着避开警察。

布里脑子里一直回响着这句话：“你把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都

送给土耳其人了！”他能说些什么呢？

布里想起了离开奈尼塔耳以前念到过的那些报纸，以及在卢迪阿纳听到从西部逃来的人谈到砍死女人和让女人裸体游行的事情。他的头脑麻木了。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这些暴力，破坏和凶残的骇人听闻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达拉已经死了。母亲，乌莎，多希，布什巴，尔登的母亲和街道上的其他女人怎么样了？他想起印度教妇女为了殉教，跳到女英雄伯德米尼的焚尸架上自焚的故事。难道女人们为了摆脱侮辱和折磨除了死以外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男人天生就这样残忍吗？有没有正义？当然，也有些男人为了主持正义而反对这种兽行，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他自己现在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任何人对目前这种情况都是无能为力的。

布里想起了年轻女人破衬衣里面露出来的白色胸脯，想起了贾德人关于杀死漂亮女人的谈话。他心里恼怒万分，难道女人的美貌就是她们的灾难？男人爱女人，这给女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啊！可是如果男人不爱女人，女人又会怎么样呢？男人比女人身体强壮，因此，他们把女人的一切都剥夺光，然后把她们扔在荒郊野外。

男人由于爱上了某个女人，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爱情。问题在于如何表示自己的爱情。不文明的男人不管女人是否愿意就抓住她，占有她。文明的男人则向她们求爱。布里眼前浮现出在阿斯多里亚旅馆的房间里和甘娜格在一起时的情景。

他从车窗里往外看。从早上起天色一直很阴沉，现在开始慢慢地下起雨来了。他脸上掉了几滴雨点，心里想：如果不能从菲罗兹布尔坐车到拉合尔，还得步行五十英里。

火车到了菲罗兹布尔军营车站。站上的人比卢迪阿纳车站的人还要多。人们拼命往车里挤，使得布里很难下车。他明白了，这火车准备开回卢迪阿纳去。他走上天桥，准备出站。开往东部的车子已经挤满了人。人们用头巾和围裤的两头把箱子和行李拴起来，把它们挂在车厢顶的两边，自己坐在中间。虽然天上下着雨，但是他们丝毫也不在乎。

雨越下越大，可是布里对菲罗兹布尔军营和城市很不熟悉。在这大雨中他能上哪儿去呢？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他夹着行李卷朝候车室走去。

有人在大声吆喝："哪位兄弟姐妹如果还没有吃晚饭可以到免费领饭处去领饭，用不着客气！"

天桥下面铺着一块防雨布，防雨布上放着一大叠烤饼，旁边还有一只大锅。布里肚子很饿，朝那儿走去。那儿的人看见他来了，拿出两块烤饼，从大锅里舀了一勺豆子放在饼上面交给他。

布里把饼拿在手上。他知道这是施舍给难民的，不要钱。但是他还是从口袋里掏出四个安那交给他们。给他烤饼的人朝身旁的小箱子瞥了一眼。箱子上面贴了封条，箱子前面有一个小口子，可以往里面丢钱。布里把四个安那从小口子里丢了进去。

布里来到候车室，往四周看了看，没有地方可以放铺盖。很多人都把东西堆在中间，人躺在周围。布里找了一个地方想放下行李。旁边的人对他嚷道："你没有看见？这是女人的铺盖！你家里有没有母亲和姐妹？"

布里只得悄悄地走开。

另外一个地方，两个铺盖之间有一小块地方。布里想请他们挪过去一些。他们回答说："这儿没有地方，你到别处去找找

吧！”

布里还是想请他们让一让地方，他们大声埋怨说：“咱们把房屋和田地都扔掉了来到这儿。你看，现在连咱们躺下的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也要给抢走！”

旁边有人劝他：“咱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财产，房屋，庭院和田地都丢掉了。现在又何必为了这块小小的地方吵架呢？咱们不过是萍水相逢而已，明天谁也不会再待在这个地方！”虽然有人出来说话，但是占了地方的人还是不愿意把老婆孩子的行李挪走。

旁边还有一家人因为找不到睡觉的地方整整坐了一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讽刺道：“老兄，这位亚历山大[①]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跟他没有什么话好说！既然这么吝啬，死死地霸住这个地方，为什么把自己的家送给了穆斯林？”

布里找了一块小地方躺下，头枕在铺盖卷上面，心里想：现在的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今天从中午到晚上都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些人免费供给别人食物，而另外一些人却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旁。人们的心中有同情也有残忍！

布里一清早就起来了。候车室的门外站着很多女人。月台上的厕所里挤满了人。有人提着水罐走到厕所前面，看见人太多，继续往前走，跨过栅栏到外面的野地里去。布里也走到野地里。铁路边，空地上，人们都低头蹲着，像一群吃草的绵羊。谁也不管自己身旁是男人还是女人，顾不上羞耻，相互间隔开一段距离，低着头蹲在地上。自己看不见别人也以为别人看不见自己。清晨的凉风中散满了排泄物的臭气。

太阳刚出来，树梢上开始见到阳光。布里离开车站，到专门

①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曾建亚历山大帝国。

为收容从拉合尔和西旁遮普来的难民而设立的难民营去打听自己家里人的下落。车站外面，天桥底下和其它一切有遮挡的地方都成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安身处。

布里找遍所有设立了难民营的地方——学校，佛教庙宇，两所印度教寺院，几所锡克寺院和一所孤儿院；到处打听家里人的消息，一直到晚上。他腋下的铺盖卷成了他的累赘。但是这是他的唯一财产，他不能把它交给别人。他在伊斯兰学校的印度教徒难民营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他从军营区出发到菲罗兹布尔市内的难民营去打听。他在雅利安学校，拉姆苏克学院，达克德辛哈学校，锡克寺，牛粪市场，雅利安社等地方的难民营转了一圈来到金融市场。他看见店铺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样子很像加利杰伦·高尔。但是由于很多天没有刮脸，他的胡子长得很长，活像一个穆斯林。他的颧骨突出，两颊下陷，衣服很脏。旁边坐着他的母亲和妹妹盖拉什，他的妻子也抱着孩子坐在一旁。一家人都愁眉苦脸地坐着，身上的衣服脏乱不堪。

布里叫他："加利杰伦！"

加利杰伦听到有人叫自己，抬头一看，见是布里。两个人都愣住了，接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布里问："你看见我爸爸没有？你到过迪·艾·维学院的难民营吗？"

加利杰伦说他到过迪·艾·维学院的难民营，但是没有见到布里的爸爸。他告诉布里，他们的胡同里一直没有发生冲突。穆斯林邻居对他们很好。八月十七日一清早，来了一批全副武装的俾路支[①]士兵，命令印度教徒离开自己的房屋，首饰衣

① 俾路支人现大多住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

物和其它任何东西一律不准带走。他们还威胁大家，要大家在五分钟以内离开自己的家。他们说卡车上没有地方，不能带东西；让咱们的人穿着身上的衣服，戴着身上的首饰上了车。

加利杰伦的母亲一边哭一边说："我的箱子里有六十多拉金首饰。可是现在只剩下儿媳妇身上的十多拉首饰和盖拉什手上的四个手镯。"

加利杰伦说："家里还有一千多卢比现款。他们都不让我们动，只让我们穿上衣架上的衣服。我的衣袋里只有二十七卢比三安那，已经在难民营花光了。他们不让我们离开难民营。难民营的东西很贵。面粉一卢比一西尔；牛奶跟水差不多，也是一卢比一西尔。难民营的情况简单糟透了。幸好我还偷偷地带来了四百卢比。你要知道，我这个人并不傻。

"今天早上，印度武装人员让我们上了卡车。默哈金到阿姆利则去了。我们没有跟他一起走。十辆卡车去阿姆利则，十辆卡车来这儿。我们在这儿下了车，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

加利杰伦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说："孩子在挨饿，我想买一巴孚① 牛奶给他喝。我们打算把首饰卖掉，可是值二百二十卢比的东西他们才出四十五卢比。"

布里对他说："我给你钱吧！我口袋里有二十个卢比。"说完从口袋里拿出十卢比对加利杰伦说："给你吧！"

加利杰伦抓住布里的手说："不行，不行，这怎么行？你自己也得吃点东西才行。我们既然活着，就得去想办法。现在我们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已经五天没有洗澡了。此外还得给她们买几条围裤。"

布里听说加利杰伦全家人都在挨饿，心里非常难过。不久

① 印度重量单位，约相当于四分之一公斤。

以前他自己也尝到过挨饿的滋味。他抓住加利杰伦的手坚决表示："你先给孩子买点奶喝。你们自己也喝点清凉饮料。卖东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加利杰伦的母亲觉得很过意不去。但是布里坚持要给，她只得同意了。布里到牛奶店去给每人买了半西尔加酸牛奶的清凉饮料，准备付款；加利杰伦不好意思再让布里花钱，把他刚才给自己的十卢比花掉了。

布里和加利杰伦走了四五家商店，店铺主人验了首饰的成色，称了它们的分量，但是出的价钱不超过一百五十卢比。

加利杰伦很伤心地说："我们的印度教徒兄弟趁我们危难的时候用刀子从我们身上割肉，还说对难民很同情！"

看到加利杰伦的处境，布里又难过又生气，说道："印度教兄弟的怜悯之心让人无法理解。他们一方面施舍豆子和烤饼，昨天在军营的难民营还给一些人分发了新旧衣服。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吸别人的血。他们想从各方面利用咱们：给咱们免费食物以博得赞扬；而当咱们卖东西的时候却拼命压价从中攫取暴利。"

布里找遍了全城的难民营也没有找到家里人。他为了替加利杰伦的家里人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安身处，跟他一起来到赫尔珀格万学校。加利杰伦对他说："印度武装人员现在不让任何印度教徒到拉合尔去。他们是不会让你去的。你家里人要么已经到了阿姆利则，要么在最近一两天内会到阿姆利则或者这儿来。你可以到阿姆利则去看看。我在这儿注意打听着。如果有消息就通知你。可是我用什么办法通知你呢？"

布里说："你把信寄给阿姆利则的邮电局长，我向他打听。"

从菲罗兹布尔到阿姆利则去的铁路在过了萨特累季河以

后，经过格苏尔，一直延伸出去。萨特累季河的对岸就是巴基斯坦。因为这条路上现在经常发生抢劫和流血事件，现在不让火车通行。从菲罗兹布尔去阿姆利则只能走支线，经过罗希扬卡斯和贾朗达尔。布里决定从这条路到阿姆利则去。

太阳出来不久布里就到了贾朗达尔火车站。车站上和车站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群。在菲罗兹布尔，很多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都是从西旁遮普来的农民，而在贾朗达尔，则主要是从城市里来的商人和店铺老板。

火车站外成了一个临时市场。有些人把面粉和豆子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出卖，有些人在卖铜制的、镀锡的和铝制的穆斯林式器皿，以及水烟袋、痰盂、盆子等等。他们把这些东西像废品似的堆在一起出售。有人在卖新旧布衣和绸衣。衣服的鲜艳夺目的颜色和便宜的镶边使人一看就知道是穆斯林用的东西。

有些人把木柴堆成一小堆一小堆出卖，每堆大约一两个西尔。这些木柴都是一些劈碎了的床腿，门板，门窗的框子和牛车的轮子。还有人卖穆斯林的银首饰。

一个人从箱子里拿出绸子和天鹅绒的衣服拍卖。衣服是印度教式的。他旁边有两个印度教妇女低头坐着。

一个人在叫卖自己的毛毯。

布里没有注意别的地方，夹着自己的铺盖卷到难民营的服务处去打听是否有家里人的消息。他先到两个雅利安社办的难民营，然后走了很远的路到迪·艾·维学院的难民营，最后到了锡克寺。交通工具很少，车票涨价了。他从甘娜格那儿拿来的钱只剩下二十三卢比零七安那了，怎么能坐车呢？他得靠这点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从而找到家里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是无法挣到钱的。人们都在寻找避难所，为了吃饭卖掉自己的首饰

和衣物，谁还顾得上念小说和文章？

由于整天晒太阳，布里出了很多汗，身上发粘，脸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又因为走路太多，腿脚都肿起来了，鞋子显得很小。腋下夹着的铺盖卷也成了一个负担。

太阳快要落山了，布里来到伊斯兰学院的难民营，仍旧没有找到自己家里人。他再也没有气力往前走了。

今天早上他走出车站时想喝一点清凉饮料。但是一巴孚带酸奶的清凉饮料要六个安那！他听了这个价钱以后很气愤，三个安那的东西卖六个安那！他心里想：明火执仗去抢别人的钱财是犯罪，那么在别人挨饿的时候去掏别人的腰包不也是犯罪吗？他只得买两个烤饼，就着豆子吃下去，吃完喝了几口水。他想起了阿斯多里亚旅馆的丰盛早点。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使人又难过又好笑。他整天夹着铺盖卷到处走，不时听到叫卖冷饮料，冰镇果汁和新鲜柠檬汁的声音。他很想喝一点去去暑气，但是他只能喝凉水。他现在又饥又渴又累，再也没有力气夹着铺盖卷到处走了。

布里看到学院旁边一栋楼房的走廊里有空地方，就向那边走去。走廊里已经住了人。学生的桌椅都从教室里搬出来了。教室里摆了很多行李，衣服脏乱的女人垂头丧气地坐着或躺着。有些教室的门上挂着锁。布里看见走廊里有空地方，于是把自己的铺盖卷放下，坐在上面。

走廊的两头是教室。走廊里除了留下一点走路的地方以外其它地方都放满了行李。布里的铺盖卷放在靠右边的教室前面，铺盖卷旁边留了一块走路的地方。

有人叫布里。布里吃了一惊，往左边看去：离他两米远的一间屋子里，伯塔瓦姆尔·纳伦格先生手撑着地板，盘腿坐在线毯

上，在向他打招呼。他们两个人见面以后就谈开了。

纳伦格问布里："你没有跟拉姆卢帕亚先生在一起吗?"

布里没有回答他，反问道："你没有见到我爸爸吗？你在拉合尔难民营没有见到过他吗?"

布尔温的母亲贝吉在纳伦格先生后面背靠墙躺着。她坐起身来拉了拉披肩，看清了是布里，于是问道："大哥，你没有去拉合尔吗?"

布里简单地把自己如何到奈尼塔耳去，知道消息以后如何赶回来，以及火车到了卢迪阿纳以后如何停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然后说道："怎么样才能够打听到家里人的消息呢?他们可能还在拉合尔的难民营里！有什么办法能到拉合尔去吗?"

纳伦格和贝吉齐声说："哎呀，怎么能够到拉合尔去呢？那简直是往火坑里跳。你绝对不能去！"

纳伦格还说："我听说快乐宫、鱼市和布匹市场几个区十五日至十六日就把人都赶出来了。拉姆胡同的人是在十七日离开的。武装士兵在那儿行凶，把人们从家里赶走以后抢东西。我们门索胡同驻扎了多格拉联队，穆斯林来袭击，很快就被他们干掉了。

"我们本来不打算离开拉合尔，决定在成立巴基斯坦以后就留在那儿。十八日所有的地方都升起了巴基斯坦国旗，我们胡同里也升起了巴基斯坦国旗。既然住在那儿，就得升那儿的国旗。

"中午，多格拉联队的士兵告诉我们，穆斯林官员想要印度教徒离开这个地区。下午他们要换防，由俾路支士兵来接替他们。我们只有四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实际上，自从拉姆胡同的印度教徒被赶走以后我们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赶走。妇

女们穿的衣服一件套一件，套了很多层，衣服里面还戴着首饰。我们想：如果不让我们拿东西，至少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因为我们知道，武装人员没有让拉姆胡同的人带任何东西出来。

"我们赶紧把现款，首饰和一些必要的衣物放在手提箱里拿出来了。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拿着手提箱和旅行包走出胡同。线毯，被褥，毛毯和枕头都没有带。去年冬天做的两床天鹅绒被子，贝吉想带上，说是怕在路上着凉。我说：'去它的吧！命都保不住还要被子干什么？手上有了现款和首饰，什么东西都会有。几十万卢比的企业和几千卢比的家具、地毯、箱子、柜子等不都扔下了吗？'我们就只带出来四只手提箱。你看，这些线毯，床单，锅，碟子，杯子，碗全都是在这儿买的。没有枕头就算了，怎么办呢？当然，水罐还是带在手上。

"我们胡同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都安全出来了。我们一共四家人：我们全家，尔拉拉姆家七口人，乌什纳格默尔家七口人和勒塔拉姆全家。我们合伙花三百卢比包了一辆汽车，先到迪·艾·维学院，然后在武装人员保护下跟其它八辆车子一起开到这儿。那八辆车子都是由一些该死的俾路支士兵看守着。车子开到阿姆利则时，车上除了司机以外全都成了死尸。我们在这儿待了四天，待不下去了，准备到德里去。"

布里挂念家里人，想跟去巴基斯坦的人一块儿到拉合尔去，问纳伦格这样做行不行。

贝吉劝他道："大哥，不要这么死心眼儿。不要干傻事，自己去找死！"

纳伦格也说："你父亲不会待在那儿。即使还在那儿，政府也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接过来。你如果走了，他们来了以后还

得去找你！”

贝吉还说：“大哥，现在这个世道就是这样。咱们除了耐心依靠天神保佑以外还能够干什么呢？就拿我们来说吧，过去半年里我们什么事情没有遇到？”她的眼眶湿了。布里知道，她这是指自己的女儿结婚守寡的事情。贝吉用衣襟擦着眼泪说：“我们总是想：虽然天神降灾给我们，但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保佑别人。”

纳伦格低声说：“那边抱孩子坐着的锡克老头儿和老太太是从古吉拉德坐火车来的。他们的火车在加莫吉车站被劫。年轻的儿子被打死，儿媳妇被抢走，孙子也被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孙女儿也被抢走了。包袱，箱子，袋子和家里用的东西全都被抢走了。还算好，最小的孙子还活着。多亏锡克联队的巡逻兵来了才救了他们，让他们上了火车，把他们送到这儿。他们现在像呆子似的，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呢？”

旁边有一个人背靠墙静静地坐着，膝盖上围了一块布。纳伦格指着这个人对布里说：“他们现在一共三个人。穆斯林袭击时他们进行了抵抗。可是巴基斯坦警察插进来抢他们的东西，杀他们的人。他们两家一共死了十一口人。穆斯林还当着他们的面污辱他们的女人，而且不让女人跟他们一起出来。他的膝盖被打断了，他的两个伙伴跟别人一起到附近农村里去抢穆斯林的东西了。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也需要吃饭。他们的一切都给抢光了。可是你看咱们的政府是怎么干的？他们为了保护穆斯林竟然开枪打这些人！”

纳伦格继续说：“咱们的政府为了保护咱们，把咱们接到这边来了，还把穆斯林安全地送到巴基斯坦去。可是巴基斯坦政府什么也不管。当然，两边都有过错，这儿也杀死了不少穆斯

林。阿姆利则的街道上到处是死尸！"

纳伦格劝布里安下心来，对他说："你去理理发。那边有水管子，你可以去洗个澡。你的样子别人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家里死了人似的。你的胡子留得这么长，别人会以为你是穆斯林，用刀子捅你！"

布里说自己的箱子、衣服和刮脸刀全都丢了。

纳伦格说："难道你就什么事情也不办了？你去买一把贾吉牌的安全刀吧！"

贝吉转过脸去叫道："乌尔米拉，起来吧！把你哥哥的刮脸刀拿给布里！你的身体怎么样？我的好孩子，你躺得太久了，会更加起不来！"

躺在旁边地板上的女孩蜷起腿，用围巾围住脸，手撑着地板站起来，低着头，慢慢地走到一个角落里去打开手提箱。

纳伦格盘腿坐着，一只手揉着脚说："你刮完脸再洗个澡。外面有水管子，现在这儿谁也用不着害羞。哪儿有浴室？连女人洗澡也用不着遮拦，何况你还是一个男孩。有什么办法呢？"

贝吉对乌尔米拉说："你也去洗个澡吧！你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你先洗头，我去拿床单替你围住。"

布里问他们："杰格迪什和布尔温上哪儿去了？"

"唉，你要知道，我有糖尿病。我的胰岛素已经用完了。用不着很多，只要有两针就够了。杰格迪什进城去替我买药，布尔温一个人在这儿闷得慌，也跟他一起去了。"

布里看了看乌尔米拉。如果在别的地方看见她，他不但认不出来，而且连看也不会看她一眼。她的黄褐色的头发本来又光又滑，头巾放在上面很快就会滑下来，可是现在却像一堆乱麻似的。她的金黄色的透明的皮肤，连里面网状的青筋都可以

看得清清楚楚，而现在却沾上了一层黄土。她的眼睛本来像电灯泡似的明亮，而现在却耷拉着眼皮睁不开来。她没有看布里，低着头在手提箱里找刮脸刀、肥皂和刷子。

布里一边刮脸，纳伦格一边告诉他胡同里出事那天的详细情况："……当时连女人也拿起手枪准备战斗！"

布里想到自己的不幸，也想到乌尔米拉的不幸。唉！想不到爱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水竟会化作伤心的眼泪！

他不小心，在鼻子上划了一刀，出血了。

布里刮完脸以后脸上显出原来的样子。他走到水龙头旁边去洗澡，用床单围起来脱下裤子，洗掉衬衣和裤子上的泥和汗，回到走廊里把它们晾起来。他把毯子铺好躺下，虽然觉得肚子很饿，但是因为太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布里一觉醒来天色已经黑了。走廊里有人点了马灯，另外一头有人点了蜡烛。人们都坐着或者躺着。纳伦格的房间已经从里面扣上了门环。走廊外面的广场上到处都燃起了一堆一堆的火。在苍茫的暮色中可以依稀地看到人们正在用砖砌的炉子旁边烤饼。空气中散发着烤饼的香味。走廊里的人正在蜡烛光底下吃烤饼。

布里还是在早上八点钟吃过东西，只吃了两块饼，后来又走了一整天，现在肚子很饿。他看了看手上的表，已经九点钟了。

城里的市场离伊斯兰学院大约有一英里。他躺在地上，肚子饿得难受，睡不着，心里想：怎么办呢？他站起身来，掀开床单，穿上湿衣裤，把塞在床单角上的二十三卢比七安那放在裤子口袋里，卷好铺盖。

旁边坐着从加莫吉来的锡克老夫妇。他们轮流抱着自己的

小孙子，小孙子在他们怀里哭个不停。布里很客气地对老头儿说："老先生，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点东西也没有吃过。我要到市场上去，我的行李放在您旁边，请您照看一下。"

老人回答说："先生，不必担心。天神保佑任何人，也会保佑你！我给你看着吧。"

布里从学校出来往右拐，准备顺着大路到市场去。天色漆黑，很难找到路。但是可以看到远处和城市里的灯光。这灯光直射到眼里，更使人感到周围一片漆黑。他从学院的围墙里出来，大约走了一百步，就听见有人问他：

"先生，几点钟了？"

布里停下来把手举起来看表。但是他却说不出话来了，他的脖子被一只有力的手掐住了，鼻子底下晃动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他眼前一阵发黑。

有人威胁他："摘下手表！注意，不许出声！"

布里的嗓子像风箱似的抽动着。他用右手取下左腕上的手表。那个人一只手拿着匕首，另一只手把他口袋里的钢笔也掏走了，还搜了他的衬衣和裤子口袋，把二十三卢比六安那五拜沙和一串开箱子的钥匙全都拿走了。

布里取下手表时心里动了一下，鼓起勇气对那个人说道："我是你们的印度教兄弟。"

"这儿的人都是印度教徒。我们被别人抢光了。可是我们也得养活自己的孩子！"

布里说不出任何话来。抢东西的人在黑暗中从地上拿起自行车，再一次警告布里说："注意，不许说话！"说完骑上自行车，往城里的方向扬长而去。

布里默默地无可奈何地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到伊斯兰学院，

在走廊里把行李打开，捂住脑袋躺下。旁边的小孩儿还在哭，再加上肚子饿和遭抢劫，他怎么也睡不着。手上的表没有了，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离天亮还有多久？至于天亮以后干什么，他现在想它也没有什么用处。

一阵吵闹声把布里惊醒了。早晨的阳光透过走廊射到他的脸上。他举起手遮住耀眼的阳光。

旁边有人大声说话："你这个人真奇怪！孩子从昨天起一直在哭。你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你如果跟别人说，谁会这样狠心，自己吃东西让孩子挨饿？给你吧，这是昨天晚上剩下的烤饼，给孩子吃吧！你也饿了不少时间吧！既然天神要这么做，就只能忍受着。谁也不能对天神表示不满。你们遇到的事情跟成千上万的人遇到的事情差不多。有什么好哭的？政府给所有难民营的难民每人免费供应一巴孚面粉和一两豆子。你也去领吧！有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行？"

旁边还有一些人在七嘴八舌地说话。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我一直在说：'既然天神这样安排，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可是他就是不同意我的看法。"

老头儿泪痕满面，哽咽着说："我又不是残废人，我又不是叫化子！我是农民，我有手有脚，我一辈子给婆罗门，理发师，穷苦人和乞丐施舍钱财。我养活了十口人。现在要我伸手向别人要面粉？你不害臊，你去向别人要吧！"

布里为了避开耀眼的阳光，从地上坐了起来。走廊外面的空地上站了很多人。他走到纳伦格的房间外面看了看。纳伦格刚刮完脸洗完澡，盘腿坐在线毯上抽纸烟。走廊外面靠墙砌了几块砖头当做炉子，贝吉在炉子上面煎饼，锅里发出酥油的香味。

“布里哥，你好！”布尔温手里拿着盛煎饼的小盘子，一边吃一边跟他打招呼。乌尔米拉在帘子后面，背朝外躺在线毯上。

纳伦格见到布里后，把烟灰弹在门外，低声对他说：“布里，你看见没有，人跟人不一样！这老头儿真不错，真是好样儿的。年轻的儿子被打死了，儿媳妇和女儿被抢走了，家里的东西被抢劫一空，可是他不为一巴孚面粉向别人伸手。现在不少人把乞讨当做职业，把这次不幸事件当做借口，而且还不老老实实去乞讨，找各种借口，装出一副穷样子，说：‘我们是小康之家，不好意思向别人乞讨。与其现在这样活着，真不如死了痛快！我们的牛车就停在外面的大路上，家里连女人带孩子一共十几口，在路上遭到了抢劫。’

“还有人说：‘我的一头牛在路上受了伤，牵到这儿来以后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你们行行好帮帮忙吧！我把我的地址告诉你们，我回村子以后一定把钱寄还给你们。’有的人还说：‘我们剩下的东西在难民营被偷了。’”

门口有人在叫：“喂，塔尼拉马！喂，莫汉辛哈！走吧，快走吧！到街上去看穆斯林耍把戏！”

很多人都跑出去了。

布里听了纳伦格说的话以后不好意思把晚上遇到的事情说给他听。而整个难民营里他只认识纳伦格一家。他肚子很饿，身上难受，头昏脑涨，不知道怎么办好？老坐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是上哪儿去呢？有什么办法呢？眼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吃点东西使自己身上有劲能够走得动才行。

他咬紧牙关，忍住痛苦，站起身来。这铺盖卷四天来一直是他的负担，现在却成了他的唯一依靠。只有把铺盖拿到火车站

前面去卖掉才能吃点东西。毛毯是一年前花十八个卢比买来的，还有厚线毯，床单和枕头。

布里心里想：卖十来个卢比也维持不了多久。可是现在如果有这么多钱就算不错了。总得做点工作才行，哪怕去做工也好。但是他又想：大家都想做工，现在没有人会肯雇工。他还想到德里去。既然很多人都没有买票就从菲罗兹布尔到这儿来了，那么他到德里去为什么一定要买票呢？

布里把铺盖卷起来夹在腋下对纳伦格说："好吧，再见吧，我走了。"

纳伦格弹了弹烟灰说："你到市场上去转一圈就回来，为什么要把行李搬走？把它放到房间里来吧！我们这儿时时刻刻都有人。"

"没有什么，不重。我也许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布里没有多说话就从走廊里出来了。出门时遇见锡克老太太正由一个人领着去找施舍食物的地方。

布里从伊斯兰学院出来，经过昨天晚上被抢劫的地方。现在眼前不是一片黑暗而是耀眼的阳光，再往前走也用不着害怕。但是因为肚子里空空的，身上没有劲，走不动。太阳光很强烈，晒在身上使人感到格外难受。居民区这边，离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很多人在路旁铺了麻布，麻布上放着一堆一堆的面粉、红辣椒、青辣椒、各种蔬菜和木柴，在那儿出卖。居民区的墙外围了很多人。人群里唧唧喳喳，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中间的空地上一个人举起手臂高声喊道：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卢比！还有谁出价？已经出到了三十五卢比。注意，三十五卢比，一；三十五卢比，二。还有谁出价？要不然就卖出去了。你们好好看看吧！谁出价？谁出价？

……三十五卢比，三！”

布里知道有人在拍卖东西。他心里想：何必走两英里到火车站去呢？就在这儿拍卖吧！他于是往人群走去，这时拍卖声听得更清楚了。

“好吧！诸位，现在咱们来商议这件东西的价钱吧！这件东西又新，又白，而且没有用过。谁不相信就请用手摸一摸！”

人群中发出一阵狂笑。

拍卖人大声问：“谁开价？”

布里从人缝里往里面瞧：人群中站着一个叫拍卖的年轻人。他抓住一个女孩子的辫子让她站着，女孩子身上一丝不挂。为了让顾客看得更清楚，他用膝盖顶住女孩子的腰，使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外面。他还扯住她的手，不让她遮住自己的眼睛和泪痕满面的脸。女孩子的未经太阳晒过的身体像橘子瓣似的，比起她的脸来显得又白又嫩。旁边地上还坐着几个女孩子。她们用手遮住自己的面孔，头埋在膝盖上。她们的衣服都被扔在旁边的地上。

布里倒退了两步。

在下流的玩笑声中，有人愤怒地斥责道：“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应当害臊！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这样污辱她们，哪个正人君子会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去？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砍掉她们的脑袋！你们比穆斯林好在什么地方？他们干的坏事情你们也都干了！”

“说得对！说得对！他说得很对！你们应当害臊！”有人支持他。

布里牙齿咬住嘴唇，低着头走向通往火车站的大路。他的头更加发涨了。他清楚地记得，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让印度教妇

女裸体游行的消息时曾经气得火冒三丈。唉！既然有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英勇而对别人的姊妹采取这种闻所未闻的污辱行动，别人怎么会认输，承认自己的兽性不如人呢？在比赛兽行方面谁会甘心落后啊！

他又想起刚才那个人讲的话："你们这样污辱她们，哪个正人君子会把她们带到自己家里去？"唉！她们被别人污辱了还有罪过，还要受到惩罚！男人们发泄兽性，干卑鄙的事情，还让女人们受罚！女人们既要受苦，又要受罚！

布里走到车站外的临时市场，把线毯铺在地上，然后把毛毯、床单、枕头都摆在上面。他不会叫卖，但又不能不叫卖。他畏畏缩缩地向过往行人叫道："老兄，这些东西都是新的，价钱很便宜。"

人们头上顶着，肩上扛着或者背上背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来往往，谁也不看他一眼。太阳光越来越厉害。偶尔也有人回答他。回答的话是："我自己的东西还背不动呢！"

下午，布里不但肚子很饿，而且头发昏，眼发花。他不断用两只手揉脑袋。他的铺盖无人问津。八卢比也好，五卢比也好，随顾主出价钱也好，反正没有人买。

布里咬牙切齿地骂自己没有用，心里想：我现在怎么样了？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应当害臊！吃过烤饼还不到三十六个小时就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我在监狱里不是绝过食吗？整整三天，一共七十二个小时一点东西也没有吃！当时二百多人一齐绝食。可是我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在监狱里的时候，吃的东西就摆在眼前，我们连看也不看一眼。可是现在自己有什么理想和原则作为生活的动力呢？当时是在战斗，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鼓励自己向敌人进攻。可是现在只不过为了要

填饱肚子而已。

布里又饿又头疼。为了治头疼，需要花一两个安那买药。他真想跟车站附近的瞎子和残废人一起伸手向别人乞讨。他想，如果能遇上一个好心人，给他一两个安那让他买药就好了！也许有哪位好心人为了使自己受到称赞而施舍给他一点钱。他感到非常痛心：现在怎么到了这步田地！他的头很疼，连眼睛也睁不开。最后，他下定决心，把铺盖收拾好，用手撑着地站起来，向别人打听免费施舍食物的地方。

食物施舍处站着一个穿土布衣服的人。他给每个人发一巴孚面粉和一两豆子。他一边劝说排队的人耐心等待，一边警告说："弟兄们，请你们看重自己的宗教。要诚实，不要领双份。如果有哪位兄弟姐妹领不到东西，领双份的人是有罪过的。"

人群中有人表示支持："说得对，弟兄们，咱们上一辈子造了孽，这一辈子受到天神的惩罚。如果现在再骗人，以后不知道还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你们大家都耐心地领取施舍吧！这是自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另外一个人在痛苦之余流露出讽刺的语气。

旁边有人不耐烦地说："这是什么自治？大家都为了一巴孚面粉向别人乞讨！"

"国大党人得到了政权，现在又分给咱们一巴孚面粉来收买人心。"说话的人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布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排在后面的人跨步走到他前面去了。

## 十八

下午五点钟光景，达拉听到哈菲兹先生在楼下的客厅里大

声叫人："格默鲁，你来一下吧！"

楼梯上传来格默鲁下楼的声音；接着她又走上楼来，用脚使劲踢楼梯上的铁栏杆，发出当当当的响声，然后走进通向厨房的走廊，跟大妈说了几句话，最后气喘吁吁地跑来对达拉说："楼下的胡同里来了一些士兵，他们要把你送到难民营去。"

达拉立刻站起身来，把披肩围好。库尔希德和她的婆婆不能出来送她。达拉从远处向她们致意，然后走下楼去。

哈菲兹先生坐在客厅门口的椅子上，达拉向他鞠了一躬。

"愿安拉保佑你！"哈菲兹先生坐在椅子上，神情沮丧地向她表示祝福。

达拉掀开大门上的帘子往外看，胡同里有一个士兵在等她。这个士兵虽然没有穿制服，但是看样子很像是警察。他穿着肮脏的衬衣，白色的裤子，头上咔叽布的头巾像鸡冠似的翘着，手上拿着一根警官用的小鞭子。

士兵问达拉："要到难民营去的就是你吗？"

达拉点了点头。

士兵用手向停汽车的方向一指，说："汽车就停在那儿。"

达拉看了这个人的相貌和表情，心里有些害怕。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更没有见到过在什么事情上能够相信警察。她既然三番五次地要求离开哈菲兹先生的家，现在事到临头怎么能变卦呢？

胡同口上停了一辆旧吉普车。司机后面坐了一个士兵，这个士兵头上戴着有毛的高帽子，胡子像蝎子尾巴似的翘着。他虽然穿了警察的咔叽布衬衣，但是肩上没有肩章。在这样匆忙的时候达拉哪儿来得及细看？她坐在吉普车后面。穿警察衬衣的士兵坐在她对面。到胡同里来叫她的人坐在她旁边。

达拉上了吉普车以后发现脚底下有一只大篮子。篮子里有四只鸡。鸡的腿被捆住了。它们红里透黑的细眼睛直瞅着达拉，眼光中露出来的怯懦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像针似的刺进达拉的心窝。它们闭着眼睛，露出白色的眼皮，使人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达拉想：如果自己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会多么痛苦啊！想到这里，她的全身好像触了电似的。

吉普车穿过市场开到公路上以后加快了速度。达拉低着头侧眼向四周偷看。她不熟悉这些市场和公路。走了一段路以后她感觉到汽车在向拉维桥的方向行驶。

达拉怀疑起来：这是骗局！她鼓起勇气说："我要到迪·艾·维学院的难民营去。可是这条路是向拉维去的。"

"那儿已经没有地方了。我们奉命把你送到沙赫德拉难民营去。"坐在达拉旁边的士兵答道。

坐在对面的戴毛帽子的士兵轻轻地一笑。达拉很讨厌这张笑脸，但是她能说些什么呢？

俾路支士兵头上围着有羽毛的头巾，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在拉维桥头站岗。吉普车在他们的示意下停下来。戴毛帽子的士兵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走到他们跟前，向他们行了一个礼，说了几句话。他们手一挥，让吉普车通过大桥。

达拉曾经三次跟自己学院的同学一起过维拉河到沙赫德拉的杰汗吉尔陵园去过。吉普车从努尔杰汗和杰汗吉尔的陵园旁边经过，继续往前开去。达拉质问他们："沙赫德拉早就过去了。你们为什么不停车？"

"不许说话！"坐在她对面的士兵狠狠地威胁她。

达拉吃了一惊，看来现在自己又掉进蛇口里了。

她使劲嚷道："快停车，快停车，我不去了！"

“不许说话！……”坐在对面的士兵一边威胁她，一边嘴里不干不净地骂娘。

达拉认为现在只有一死才能够自卫。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往车下跳。坐在旁边的士兵伸手把她拦住。她为了脱身，打了士兵一个耳光。坐在对面的士兵过来抓住了她的肩膀。旁边的士兵用膝盖撞她的头，她用牙齿咬他的膝盖。

士兵抓住她的辫子逼她松了口，然后把她的头塞进装鸡的篮子里，用膝盖顶住她。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她的头上和背上。

自从结婚那天晚上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情以后，达拉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在哈菲兹家的时候她经常做恶梦。她常常梦见自己的手脚被捆住，为了自卫跟别人搏斗，大声叫骂，最后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这一回，她醒过来张开眼睛，蒙眬中看见一个陌生的庭院。她的嘴唇肿得很厚，头很疼，感到天旋地转。她想，可能又做了一场恶梦。她眼前有三个女人在打架。一个女人身上一丝不挂，另一个女人只穿了一条裤子，第三个女人只穿了一件长衬衣。旁边还有两个女人，她们都穿了衬衣和裤子。但是大家都没有披肩。达拉摇晃着脑袋，想唤起自己的记忆：我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达拉用手撑着身体，盘腿坐在地上。由于头疼，眼前一阵发黑。她意识到这不是梦而是现实。穿衬衣的女人和一丝不挂的女人在争吵。从她们的争吵中达拉听出来，当自己昏迷不醒的时候，一丝不挂的女人想把她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自己穿。

穿衬衣的女人骂那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你这个女贼！现在她醒来了。你还敢脱她的衣服？”

只穿一条裤子的女人帮着一丝不挂的女人说话："你是什么长官？你为什么要出来干涉？你是警察局长吗？"

穿衣服的女人都反对这两个想要脱掉达拉的衣服的女人。

穿衬衣的女人看到达拉坐起来了，走到她身边，抚摩着她的脊背，把一只盛满水的洋铁罐放在她嘴边，说："你喝点水吧！"

达拉不想喝，转过脸去。

"喝一点吧！喝了会凉快一些，心里会舒服一些。"

她跟达拉说话时语气很温和，可是对那个只穿一条裤子的女人声色俱厉地说："你替那个小偷讲话，还想让我也跟你一起当小偷。咱们自己有羞耻，她就没有羞耻？那个小偷把你的衬衣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不是跟她打架了吗？你为什么不把衬衣给她？你们把衬衣撕烂了，结果她也不能穿，你也穿不了。你现在还替她帮腔，真不知羞耻！"

达拉现在明白了：当她昏迷不醒的时候，一丝不挂的女人想把她的衬衣脱下来自己穿。穿衬衣的女人本蒂拦住了她。她跟本蒂商量，说是脱下达拉的裤子给本蒂。但是本蒂不愿意干这种缺德的事情。

达拉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本蒂。

穿衣服的女人站在右边的小屋子前面，没有穿衣服的女人坐在左边小屋的门槛上，本蒂坐在达拉身旁劝她喝水。达拉虽然口干舌燥，但是不想喝水。女人们吵了半天，也吵累了，躺在院子里的地上打瞌睡。

达拉把头放在膝盖上，想了解一下周围的环境。她想：既然阿默杰德把她从哈菲兹先生家送到这儿，她就得待在这儿。

天空浮现着银白色的云。西边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一半，院子的一角还可以看到月光。房屋的墙是用砖砌的，院子里的地也

是用砖铺成的。院子的两边都是房屋，角上有一只手摇的水泵。女人们躺在地上，有侧着身子的，有仰着的，有趴着的。都像死尸似的，只有呼吸声和呼噜声说明她们还活着。

达拉在院子当中盘腿坐着。她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看着黑暗的地方，心里想：情况变化多大呀！她坐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月亮隐没了，天空中布满星星。她刚一打瞌睡就被蚊子咬醒了。醒来后闻到一股臭气。她身上既没有可以用来驱赶蚊子的东西，也没有可以用来驱除臭气的东西。

当达拉在似醒非醒的状态中时，星光开始暗淡下去，黑暗中出现了黎明的曙光。院子里乱七八糟，墙边的下水道附近扔着一只杏黄色的破旧洋铁箱。它的盖子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有两只没有盖的洋铁桶。到处是瓦罐，破席子和断绳子。还有摔碎了的镜子。地下的砖缝里散落了很多麦子，大米和豆子。两边房子的门都没有了。到处呈现出遭受抢劫后的衰败景象。

达拉仍旧坐在院子中间的地上，没有挪动地方，只是不断地翻身。她的目光落到了破洋铁箱和下水道上面。本蒂用洋铁罐盛着水，背对着她蹲在下水道上面大便。达拉很惊讶，也很恶心，赶紧转过脸去。

穿衬衣和裤子的女人看见达拉转过脸去，用西旁遮普话说："有什么办法？谁也离不开这个院子。通往屋顶上的楼梯也上了锁。怎么办？碰上倒霉的时候就得忍耐点！"

达拉没有说话。

"瑟德文德，你替我摇水泵，我擦洗一下水罐。"本蒂从下水道上面站起来，一边往水泵旁边走，一边对穿衬衣和裤子的女人说。

瑟德文德从达拉身旁走过去，把水泵摇得咿咿呀呀地响。本

蒂先用手把砖铺的地板冲洗干净，然后在上面擦洗洋铁罐，擦完洋铁罐把衬衣脱下来交给瑟德文德，坐在水泵下面擦洗身子。她洗完澡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做祷告。

本蒂在任何情况下都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虔诚。她做完祷告走到达拉身边说："我的妹妹，你从昨天下午一直坐到现在，一口水也没有喝。你不吃不喝使自己受苦。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如果生病了就会更加难受。这儿又没有自己的亲人。咱们不吃不喝谁也不会心疼。一切都由至高无上的神明安排。你起来吧，梳洗梳洗，喝点水。我给你弄水来。"

本蒂同情的语言使达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达拉的嘴唇和舌头都很干燥，她低声对本蒂说："姐姐，生病和死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想死，可是没有成功。怎么样才能死呢？我如果死了就什么也不需要了。"

本蒂说："妹妹，生和死哪儿是人们自己所能够掌握的？你是不是以为世界上受苦的人只有你一个？大家都跟你一样，不是平平安安地到这儿来的。我自己受了苦，看到别人受苦，也看到了你的情形。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受了一点苦就以为了不得。他们把你抬进来的时候你的脸上只不过擦破了一点皮。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也不会这样小心。你还不知道别人受的苦呢！"

本蒂把下巴放在膝盖上说："唉，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你也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还是告诉你吧：当我们听到附近的德博吉村的印度教徒已经逃走时我们也准备走。我们的穆斯林邻居把我们拦住了。他们自己不动手，躲在背后怂恿别人来杀害我们。他们嘴里说要帮助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只有天知道。格切利扬村和德博吉村的帕坦人包围了我们吉莫基村的五户印度

教徒。我们五户人家连男带女再加上小孩一共有三十六口。包围我们的有五百人。他们手里拿着棍子，长矛，斧头和大刀。走在最前面的是德博吉村的巴格尔。说实在话，最坏的是那些欠了我们债的人。

"妹妹，咱们不仅帮助过巴格尔，而且帮助过附近村子里的很多人。哪个农民不来找咱们印度教徒借钱？不借债的人还能算得上是穆斯林吗？这个坏蛋巴格尔的父亲赫米杜可是个好人。他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跟咱们吵过架。一年两次收获季节的时候他总是用粮食、棉花或者两三西尔酥油作为利息，有什么给什么。咱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如果我公公要到火车站去，赫米杜就会把自己的母马牵来，让公公骑在马上，他自己头上顶着包袱，把公公送到火车站。有时候给他两个安那，有时候给他一西尔粮食，他都照例收下，不讲价钱。他不喜欢多说话，只是说：'我就是靠你们养活的。我如果对你们居心不良，以后有什么脸去见安拉？'可是你看他的儿子巴格尔，才念了几天书就骄傲得不得了。这些都是城里的阿訇挑拨起来的。这个坏蛋自从懂事以来除了偷和抢没有干过别的事情。

"穆斯林来我们村时巴格尔走在最前面。巴利大叔对他说：'你可以把我们的东西都拿走，只求你饶了我和我老婆孩子的性命。'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你们先把武器交给我们，然后带上必要的衣服、身上的首饰和路费到村子里菩提树下的井台边集合。我们把你们送到车站上去。'谁敢不听他们的话？他们有枪，有武器，什么都有！"

瑟德文德用手捂着左眼走过来坐在旁边，对她们说："姐姐，我们村子里的人跟他们斗得很厉害！我们的头头也有枪。索里

先生在军队里干过，他有枪。附近村子里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追了我们十八英里。我们的头头不让他们靠近我们。到了火车站以后，穆斯林警察要我们的男人放下武器，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抢走了。"说完她放声大哭。

瑟德文德用手擦右眼的眼泪。这时达拉看到了她的左眼。她的左眼肿得很大，眼球和红肉从眼窝里突出来。她很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这副可怜的样子。

本蒂没有注意到瑟德文德在哭，继续说："我们五个人从家里出来走到井台边。帕坦人把我们围住了。本村穆斯林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跟外村的帕坦人站在一起。坏蛋恩沃尔和利亚格德跟巴格尔站在一起。他们大声喊着：'阿里！阿里！安拉最伟大！'"

本蒂擦着眼泪继续说："你要知道，他们那么多人围着我们！巴格尔说：'年轻的女人站出来！'巴利大叔双手合十说：'孩子，让我们走吧！请你遵守自己的诺言。'

"巴格尔举起手上的斧头朝巴利大叔的脖子砍去。鲜血直流，他老人家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死了。所有的人都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巴格尔抓住我的小姑子加秀的胳臂，要把她拉出去。加秀紧紧地靠着我。我抓住她的手。利亚格德把我跟她一起推了过去，说：'你也出去吧！'我怀里抱着孩子杰基，杰基吓得大喊大叫。我婆婆把他接过去了。"

瑟德文德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说："我抱着自己的孩子米辛德尔藏在箱子里。那些恶棍抓住我，把我的孩子夺过去扔得远远的！"她想起自己的孩子，用手捶着脑袋，放声大哭。

本蒂对她的哭毫不在意，继续说："他们用棍子和斧头打我们的男人，说：'走吧，走吧！谁不乖乖地走，谁敢回头看就砍掉

他的脑袋!' 男人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年轻妇女和三个姑娘——加秀，瑟多和普兰。那些坏蛋还从我们怀里夺过孩子向男人们扔过去。

"我们都吓坏了，一边哭一边看着他们。我们的人走远了，看不见了。巴格尔说：'这三个姑娘单独处理。这是咱们为宗教而举行圣战得到的战利品。如果哪位信教的勇士想要娶她们就可以把她们带走。'他自己抓住瑟多的胳臂说：'这是我的。'

"瑟多挣脱了胳臂。旁边就是一口井。她飞快地跑过去，一纵身就跳到井里去了。

"普兰也想跑。恩沃尔用棍子把她打翻在地上。你要知道，她到底是一个女孩子啊!"本蒂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他们把又哭又闹的普兰和加秀抓过去。我向巴格尔合十敬礼说：'兄弟，她们也是你的妹妹。'

"巴格尔对我破口大骂，说我不老实，要教训教训我。他们用斧头柄使劲敲打我的胸部，把我打倒在地上。

"利亚格德也骂了我一些话，他说我装出一副正经样子。我从前常骂他。他到我们院子里来收衣服去洗或者取乳浆的时候总是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调戏瑟多。我骂了他，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妈妈。我对他妈妈说：'你以后不要派他到我们院子里来了。'

"利亚格德开始扯我身上的衣服。我为了躲开他，抓住他的发辫。他们大家都来抓我。你们要知道，我如果有力量对付他们，我是会动手的。但是在那么多男人面前我一个女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这些混蛋把我的手脚捆起来，把我的衣服撕掉，当着大家的面用棍子打我，打得我昏过去了。"本蒂用两只手捂住眼睛大哭起来。

瑟德文德用手遮住血肉模糊的眼睛说："姐姐，谁没有受苦？这班畜生不把女人当人看待。他们以后会绝子灭孙。一定要砍掉这班畜生的脑袋才行！我受的苦简直无法形容。我来这儿已经五天了，这五天我的身体一直难受极了。"她继续用手遮住眼睛，似乎觉得自己的眼睛太丑，不愿意让别人看见。

本蒂用手掌擦着脸颊上的眼泪说："我半夜醒过来。天色漆黑，我发现自己倒在井台旁边，手脚都被捆住了。我又哭又叫，嚷着要水喝，可是似乎谁也没有听见。我们跟他们是邻居，经常来往，办喜事或者办丧事时也都互相来往，只是不通婚。不知道他们的心为什么一下子都变了？

"一清早，格里莫来井边打水。我叫着要水喝。她不理我，打完水就走了。后来巴格尔的母亲来了。她悄悄地把这件上衣盖在我身上，从家里拿来一壶水，把我的头扶起来，把壶嘴塞进我的嘴里。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一来就亵渎了自己的宗教。可是我认为信仰宗教不能什么也不顾。她在我的耳朵边上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我的手和脚都疼得要命，嘴里直哼哼。还有很多女人来打水，谁也不看我一眼。她们的心真狠！以前每逢办喜事或者办丧事的时候大家都互相来往，互相帮助。现在怎么会一下子都变了心？

"太阳出来以后，一个留着胡子的男人来了。他把我带到这儿来，还给了我烤饼。昨天，这个恶棍什么也没有给，那个老婊子也没有来。

"这个男人当时来到井台边上，把我手上和脚上的绳子解开了。由于血不流通，我的手脚都麻木了，不能动。他伸手拖我起来。我连站也站不住。瑟多的尸体就在井台旁边，浑身上下都是泥，衣服已经湿透了，肚子涨得鼓鼓的。我为了躲开这个坏

蛋，往井边爬去。妹妹，我当时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把我推倒，说：‘印度教的女人只知道跳井！’他要我穿上衬衣。我好不容易才穿上衣服。我的手动不了。他抱着我，把我拖起来。我走不动。他把我扛在肩上，扔进一辆马车，把我带到这儿。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待在这儿。”本蒂揉了揉肚子说：“我受的伤太重了。我的脚现在还站不直。”说完又哭了。

本蒂说话的时候，水泵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只穿一条裤子的女人把裤子脱下来交给另一个女人，让她摇水泵，自己一边洗澡一边跟她谈话。她洗完澡走到达拉身旁盘腿坐下，说：“说实在话，我们努尔戈德的穆斯林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有三户印度教徒。西特瓦利的穆斯林威胁他们。可是他们连夜用马车把我们送到本巴火车站。我们的火车经过加莫吉车站时被劫。大家都失散了。我被别人从火车上赶下来，我的一个刚满十个月的孩子从怀里掉下来就不知去向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她说完嚎啕痛哭起来。接着一边哭一边说：“后来从火车站用马车往外运送女孩子和年轻妇女。不知道她们都被送到哪儿去了？我真不想活了，但是又死不成。他们不给我饭吃。可是，姐姐，我的肚子真是饿极了。我虽然肚子很饿，但是乳房里涨满了奶汁。他们还折磨我，使我的身体受苦……”

瑟德文德对她说：“杜尔加，你让阿姆罗去洗澡吧！”

杜尔加说：“我要她去洗澡，她不洗。她现在还在发烧。”

瑟德文德很焦急地说：“既然身上发烧，不洗也行。她是我们村的索迪约的老婆。她受了些什么苦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已经被他们从火车站带走了。前天傍晚他们把她送到这儿来，我后来认出是她。她一句话也不说。她真可怜，来的时候这儿连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她是贫苦农民的女儿。运气还算不

错，索迪约看她长得漂亮，娶了她。在火车站，那些刽子手把她五个月的孩子夺过去扔在地上踩死了。我当时把自己的小米辛德尔紧紧地抱在怀里。"

阳光已经照在院子左边的墙上。本蒂叫达拉："你也起来吧，走吧！我去摇水泵，你洗澡。伤心的事情难道只有你一个人有？别人就没有？"她指着天说："他既然把咱们送到这个地狱里来了，就会来解救咱们。他的法力无边。他曾经听到过德罗伯蒂[①]的呼救，现在也一定会听到我们的呼救。你洗完澡再吃几口饭。我还有半块饼。你大概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吧！那些混蛋昨天没有给咱们送饭，不知道天神今天会不会让他们送饭？"

她转过脸问瑟德文德："你也有一些饼吧？"

瑟德文德回答说："唉，我哪儿还有饼？剩下的一半昨天晚上已经吃掉了。"

杜尔加大声嚷道："你在撒谎！你当着我的面拿了三块饼。我知道你把它藏在什么地方了。你如果不想给就不用给！"

瑟德文德生气地说："你才撒谎呢！你就没有饼？"

本蒂不理睬她们，抓住达拉的胳臂说："你站起来，去洗个澡吧！"

已经有三个女人在达拉面前脱光身子洗过澡了。她不好意思在别的女人面前脱光身子洗澡，但是如果表现出这种情绪就等于瞧不起她们。

达拉很难为情地把裤子脱下来放在旁边的地上。本蒂赶紧把它拿过去夹在腋下，说："你忘记了？刚才就是为了这件东西吵架。那个勒基很坏。杜尔加洗澡的时候她抢走她的衬衣，两

① 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五兄弟的妻子，曾被俱卢族难敌当众侮辱。

个人抢来抢去，把衬衣抢破了。她来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她不跟别人说话，也不靠近别人，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她就等着机会。别人脱下衣服她就过来抢。”

杜尔加对她们说：“勒基的神经好像有些不正常，一个人躺着自言自语说：‘不止我一个人，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说我死了，其实大家都死了！’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她说的话像是城里人口音，像是古杰兰瓦拉和瓦吉拉巴德两个地方的话。”

达拉坐在水泵下面，很难为情地脱下衬衣。瑟德文德看着她，指着她的胸衣说：“哎呀，你们瞧这个城里女人，她把自己的身体捆得多紧！跟小牛嘴上的笼头差不多。讲究这样的时髦，把胸口捆得紧紧的。真是没羞没臊！”

本蒂对她说：“你为什么说别人的坏话？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别人就是这样，就喜欢这样穿衣服。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达拉低头洗澡，一句话也没有说。

她洗完澡以后，本蒂取出一块吃剩的烤饼，掰了一半给她。

瑟德文德偷偷地拿来两小块烤饼，把它们放在达拉手上，说：“向天神起誓，我只有这点饼。我的老天爷，可不能把受苦人饿死！”

这些饼又干又硬，像瓦片似的。达拉实在吃不下去，摇摇头说：“不，不，我不饿！”

本蒂轻声责备她：“怎么会不饿！不吃饭肚子会出毛病！”

“你看她这脾气！这样的城里女人只有请天神赐给她们酥油煎饼才行！”瑟德文德看见达拉扭扭捏捏的样子挖苦了两

句。

本蒂不管瑟德文德怎么说，继续说："你看，勒基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她开始时也是不吃东西，到后来一吃东西就肚子痛。现在她的身体很不好，捂着肚子坐着，嘴里不停地哼哼。老天爷赐给咱们什么咱们就得吃什么！"

她一再劝说，达拉才答应道："好吧，我等一会儿再吃。"说完喝了一点水。

"门环响了！"杜尔加警告大家。所有的女人都跑进屋子。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有人开大门。

瑟德文德说："这门环常常自己响。现在太阳晒得这么厉害，谁会到这儿来？那个老婊子要等到傍晚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来送饭。那个刽子手来送过两次饭，他倒是上午来。"

本蒂说："我来这儿的时候还有三个女孩子跟勒基在一起。我来的第二天，那个刽子手一清早带来两个男人，把那三个女孩子带走了。天晓得我们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该死的家伙不知道会把我们卖给谁？"

"可不是吗？要不然谁会把咱们养在这儿给自己添麻烦！"瑟德文德情绪很懊丧。

本蒂两手托着头，伤心地说："不知道天神为什么不让咱们死？他的伟大力量大概就表现在不让咱们死吧！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事情？天神既然把布尔赫拉德从烧红的铁柱上解救下来①，那么如果这些混蛋把我卖给别人，我即使用镰刀砍自己的脑袋，天神也会……"她低下头不说了。

---

① 根据印度教传说，布尔赫拉德为魔王希尔尼格西布之子。希尔尼格西布反对大神毗湿奴而布尔赫拉德虔诚地信奉毗湿奴。希尔尼格西布几次想害死布尔赫拉德，都被大神毗湿奴解救。最后，毗湿奴杀死希尔尼格西布。

“门上的链子被人解开了！”瑟德文德抬起头来叫道。

传来沉重的开门声，接着是关门声。有人用粗哑的嗓子叫道：“女孩子们，我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办法？”

一个老太婆走到屋子门口。她脸上布满皱纹，头发染得红红的，头上顶着一个用围巾包的圆包袱，对大家说：“他前天把门上的钥匙拿走了，今天才给我。我心里很着急，生怕你们这些女孩子饿坏了。”

老太婆把包袱从头上取下来放在地上，打开包袱说：“愿安拉保佑你们，使你们谁也不会挨饿。我今天送给你们的饼里面放了盐。”

瑟德文德低下头看饼。饼很大，是在烤炉上烤的。她拿了四块饼。

老太婆继续说：“我本来想给你们送一些放了调料的豆子。可是那个混蛋不给钱。我现在一个钱也没有。以前我还照顾过三四个女孩子。我给她们牛奶，酸奶，奶皮和调味品。只要是我能办得到的事情我都愿意替你们办。”

本蒂拦住瑟德文德说：“你为什么拿四块饼？你一个人的胃口就这么大？”

“说得对，说得对，你们平均分配吧！你们一共五个人，我给你们每人带来三块饼。如果还不够，我以后可以给你们多带两三块饼来。在你们面前几块饼算得了什么？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坏蛋就是不给钱。”老太婆显得很难过的样子。

本蒂对老太婆说：“我们一共有六个人。”说完转过脸去对瑟德文德说：“咱们大家平均分配吧！”

老太婆看了达拉一眼说：“又来了一个？安拉保佑！在你们面前几块饼算得了什么？我明天再多送三块饼来。”

老太婆走了。本蒂对达拉说："你的运气真好，你刚到烤饼就来了。"

中午，砖铺的地晒得滚烫。女人都坐在朝阴的屋子里闲聊。瑟德文德问达拉："妹妹，你也有孩子吗？"

达拉摇了摇头。

"没有生过孩子？怎么回事？结婚几年了？"杜尔加感得很惊奇。

达拉很不好意思地说："现在还没有。"

瑟德文德用手遮住左眼，右眼显出怀疑的神色，看着达拉的脸说："哎呀！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结婚？城里人的事情真是千奇百怪！"

达拉解释道："我在大学念书。"

杜尔加把手放在嘴唇上说："什么？是那种很大很大的学堂？"

达拉点了点头。

"这么说你念过英语，印地语和波斯语吧？"杜尔加问道。

达拉点了点头。妇女们都用尊敬和惊奇的眼光看着她。

杜尔加又谈到自己的女孩子。她已经长了两颗牙齿，当时正在生病。说到这里杜尔加又哭起来了。瑟德文德打断她的话，谈自己的孩子。她的孩子要跟父亲一道骑马，摔在地上，受了伤，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她把他抱在怀里哭了好几夜。

本蒂也谈自己的孩子："他白天总是跟着奶奶，但是晚上跟我睡。我晚上干活，收拾厨房，做酸牛奶，搞得很晚，他就一直等着我。"

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老天爷在我结婚一年零三个月的时候把我的第一个男孩子送到世界上来，十个月以后又把他接

回去了。这以后过了五年没有生孩子。婆婆着急了，以为有人施了妖术，把我带到迪巴尔布尔的一位师父那里。师父替我祝福，说我一年之内一定会生孩子。我回家以后只有十个月就生下了小盖瓦尔。”

本蒂谈完自己的孩子又谈自己所受的经济损失：“听说德博吉村出事以后我的婆婆就把我和嫂子——她已经死了三个月——的首饰以及七十多拉黄金放在一只小罐子里埋在地下。她还把佃农存放在我们家的六七西尔银首饰放在一只箱子里。这些银首饰大概都被那些混蛋们抢走了。不知道那些黄金是不是也被他们弄走了？盖瓦尔的爸爸和大伯收拾好一百张一百卢比的钞票，还有一些十卢比和其它票面的钞票；此外还有三千块银卢比，也都放在箱子里了。”

下午，天气更热，杜尔加打着哈欠到大门旁边的小屋里去了。阿姆罗睁着眼睛凝视着屋顶。瑟德文德和本蒂躺在地上打瞌睡。达拉也躺下了。她闭上眼睛，但是睡不着。她刚才虽然不愿意听她们谈话，但还是听了。这样一来就使她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她想：她为了得到自由，离开狼窝又掉进虎口。哈菲兹的家比起这儿来真是胜过天堂。到目前为止，她还不知道这儿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达拉仿佛又看见吉普车上篮子里被捆住的鸡和它们的眼睛。她和五个被关在这里的妇女跟那些鸡差不多。别人随时都可以把她们杀死吃掉。瑟德文德、本蒂和杜尔加所遭受的不幸都一齐涌上她的心头。她们知道为什么要把她们关在这儿吗？她们还准备去受苦吗？看来天神已经把她们遗忘了，而她们并没有忘记天神。人们为天神所操的心比天神为人们所操的心要多得多。人们连自杀的办法也找不到，即使想一头撞死，但是昏迷过

去以后还会活过来。达拉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当她睁开眼睛时，阳光已经移到院子东边的墙垛上。院子里变得凉快些了。于是妇女们都走到院子里来。

瑟德文德用罐子盛满水坐下来吃饼。

本蒂对达拉说："妹妹，你替我摇水泵吧！"她自己坐在水泵下洗澡。

黄昏过去，月亮出来了。妇女们又坐在一起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间晚了，她们就东倒西歪地躺下睡觉，醒来以后又聊天。

达拉头天晚上是在半昏迷状态中度过的。今天晚上更难熬了。她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来考虑问题。她想起了过去的生活：她生下来就是为了吃苦的。为什么要出生在穷人家呢？为什么自己不把贫穷看成是前世的报应而心甘情愿地忍受呢？为什么不想办法摆脱穷困？为什么想要自由恋爱结婚？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希萝那样苦中作乐？新婚之夜的情景！纳布对自己的污辱！哈菲兹对自己的虚情假意！其实，如果自己成为穆斯林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答应哈菲兹又保住了什么？她的印度教徒身份给了她什么好处？对她有什么帮助？本蒂，瑟德文德和杜尔加不都是印度教徒吗？这一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达拉捂着头想来想去，想累了就睡一会儿。渐渐地，院子里有了亮光。妇女们又开始大小便，打水，洗澡。头一天，达拉刚到这儿来，看到这一切感到很不习惯，很不好意思。可是现在她也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她自己也这样做了。本蒂和瑟德文德洗完澡以后坐下来做祈祷。接着，大家都从水泵上取来水，就着水吃昨天晚上剩下的烤饼。达拉心里很烦躁，一会儿沿着东

墙走，一会儿沿着西墙走，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阳光晒到院子里，妇女们都走进小屋里去。达拉在东边的小屋前面散步。传来解门链的声音。达拉也走进小屋。

随着开门声，传来老太婆充满慈爱的粗哑嗓音："女孩子们，我给你们送烤饼来了。"

瑟德文德，杜尔加和本蒂都跑进院子里，每人拿了三块饼。达拉在一旁看着老太婆，老太婆正在用仿佛慈祥的目光看着杜尔加。

达拉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父亲早上出去买菜，总牵着她的手带她一起去。当父亲看到好南瓜或者其它好菜的价钱太贵时总是要看看她。现在老太婆也正是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杜尔加。

老太婆转过脸来看了看达拉，对她说："哎呀！你的年龄很小。你家住在哪个村子里？"

达拉转过脸去，没有回答她。

老太婆临走时在达拉身边停了一会儿，对她说："哎，真该死！你的额上，鼻子上和脸上都擦破了。我去把施舍来的酥油拿给你，你把它抹上，会好起来的。"

达拉很讨厌她这种虚假的表示同情的样子，转过脸去不理她。

"来吧，饼还很软，吃一点吧！"本蒂叫达拉过去。

快到傍晚了，这是达拉到这儿来的第二天。可是她好像在这儿关了几个月似的。妇女们下午打完盹以后又开始聊天。还是那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达拉仍旧到墙旁边去散步。本蒂身上有伤，伤口往外流血，连走路也不方便。她想要洗澡，让达拉替她摇水泵。

本蒂洗完澡坐在瑟德文德旁边聊天，叫达拉过去，对她说：

“你干吗不停地走来走去跟自己的腿脚过不去？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达拉坐下来说：“你看，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为止？关在这里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你听我说吧！我们又不是来做客的。这是天神的意志。只有他能够解救咱们。要不然他就有别的打算。”瑟德文德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这是哪个城市？哪个村子？这儿有时候可以听到叫卖萝卜和青菜的声音。”她说完一只手捂住左眼，一只手擦眼泪。

达拉仔细地端详了瑟德文德一番。她的左眼肿得像荔枝似的。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她的眼睛原来是很明亮而漂亮的。达拉心里想：她的一只眼睛瞎了，这大概也是天神的安排吧！

达拉，本蒂和瑟德文德在一起聊天。杜尔加也好奇地坐在她们旁边。达拉的眼光落在她身上。她上身没有穿衣服，只得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用胳臂遮住胸脯。她虽然现在在受苦，但是她的胸脯仍旧非常漂亮，很像博物馆里的一座雕像。她的皮肤白里透红，但是脸上却有很多麻子。额头、鼻子和双颊像海绵似的，好像整个脸是用海绵做的。达拉心里想：这大概也是天神的安排吧！

本蒂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达拉说：“我的妹妹，可怕的事情总是会有的。但是害怕又有什么用处呢？只有天神才能解救咱们。如果他要来解救咱们，会突然出现在蔚蓝色的天空。他曾经从火焰中把布尔赫拉德解救出来。现在这些刽子手们把咱们关在这儿，好像把母羊捆起来准备屠宰似的。”

“姐姐，你说得对。只有天神能够解救咱们，而他现在又不愿意这样做。咱们有办法从这儿出去吗？”达拉问她。

本蒂回答说："怎么出去？走哪条路出去？门上有锁，怎么能出得去？"

达拉凑近她的脸说："等老太婆来送烤饼的时候，咱们把她抓住捆起来，然后逃出去！"

瑟德文德不同意这样做，说："你这是胡说八道。咱们藏在这围墙里面，外面的男人看不见咱们。谁知道大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会像耗子似的从洞里跑出去掉进猫嘴里。看来你受罪还受得不够！"

杜尔加对达拉说："你知道什么？咱们在这儿有吃的，为什么要到外面去受苦？"

本蒂一边揉着小腿一边说："咱们现在这种样子能到男人面前去吗？"她指着杜尔加说："她能出去吗？"指着躺在屋子里的勒基说："她能出去吗？如果在黑夜里走几十步远还差不多。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还要带上别人？当然，现在没有什么东西会丢掉，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天神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咱们的过错。他会同情和宽恕咱们。"

她双手合十，击了一下额头，叹了一口长气，继续说："盖瓦尔的爸爸一个星期以前就说过要到阿姆利则去。但是既然命中注定要遭受这场灾难，他怎么能去得成呢？天神是万能的。他以后还会让我们团圆。悉多被罗波那关起来了，可是最后还是回到了罗摩身边①。"

杜尔加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已经从家里出去了的女人谁还会要？从家里出去了的女人跟树上掉下来的水果一样，哪儿能够团圆？"说完长长叹了一口气，似乎她已经放弃了一切希

① 故事见《罗摩衍那》。魔王罗波那劫走罗摩妻子悉多，后来罗波那战死，悉多和罗摩团圆。

望。

本蒂很生气地说："我是从家里出来的吗？事情的一切经过天神都亲眼看到了，大家也都看得见。是我自己离开家还是他们由于害怕把我抛弃了？或者说是这些人把我抢走了？对于这一切，别人能说什么？能责怪谁？"

达拉说："如果咱们准备死，就应该在这些坏蛋把咱们卖掉以前采取行动，在受到污辱以前死掉。我看咱们应该在老太婆来的时候打开大门冲出去。难道外面连跳井的地方也没有？"

本蒂劝她："亲爱的，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死得成的。我也想到过要跳井自杀。可是如果天神不允许，谁能够死得成？死和生都操在天神手上，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杜尔加说："不知道咱们造了什么孽，得到这样的报应？如果现在再犯下自杀罪，来世会变成厕所里的蛆虫！"

达拉一句话也不说了。

第二天中午，老太婆没有来送饼，妇女们开始不安起来。因为老太婆保证过每天中午来送饼的，所以昨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留饼。当然，饼太少，想留也留不了。

昨天达拉的三块饼没有吃完，还剩下一块。中午老太婆没有来，她跟本蒂分吃了这块饼。其余的女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吃。瑟德文德和杜尔加对达拉的这种做法很不满，骂了她们两个人。

本蒂劝达拉说："妹妹，你不要理睬她们。她们这是往烂泥里扔石头，想逗引咱们跟她们吵架。"

中午过去了。妇女们不像往常似的谈论自己的孩子和家庭，而是谈论老太婆没有来送饼的事情。大家的眼睛和耳朵都注意着大门外。

傍晚时老太婆还是没有来。妇女们都一个一个愁眉苦脸地坐着。达拉看到别人饿，自己也觉得很饿。

第二天早上，她们虽然肚子很饿，但还是跟往常一样洗了澡。本蒂她们做祷告的时间比过去更长一些。她们都盼望老太婆或者留胡子的男人快来送饭。

到了中午，还是没有人来送饭。她们灰心丧气，不知如何是好。强烈的阳光晒在院子里，砖铺的地面被晒得滚烫。但是妇女们没有待在屋子里，而是守在大门口。勒基虽然肚子很疼，身上没有穿衣服，但还是坐在门口往外看。为了减轻挨饿的痛苦，她们一次又一次地从水泵上打来水，大口大口地喝着。杜尔加和瑟德文德为了打水还吵了一架。杜尔加说瑟德文德吃饼吃得最多，还把饼藏起来了，还说由于她的罪孽，大家都跟着挨饿。

达拉因为饿得太久，肚子有些疼。她想起过去的事情：哥哥说她想跟阿瑟德一块儿私奔，她听了很生气，把头往墙上撞，碰破了额头，两天没有吃饭，但是并不觉得饿。达拉现在真想忘掉饥饿。她想：如果自己不想吃东西就不会觉得饿。为什么一定要吃东西呢？她一会儿看看本蒂，一会儿又看看阿姆罗。

本蒂不想多说话，靠墙坐着做祷告。阿姆罗不看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墙壁和房梁。达拉的目光转向勒基。她由于肚子疼，嘴里直哼哼。本蒂走过去问她要不要水喝。勒基现在连摇水泵的力气也没有了。本蒂给她水，她喝了几口。

达拉肚子饿，很晚还没有睡着。妇女们本来都躺在院子里。快天亮时下起雨来，大家都不得不走进屋子去。睡醒来以后肚子更饿了。她们想通过谈话来忘掉饥饿。瑟德文德说她会把面里掺上豆粉、葱头和菜馅，然后放在炉子上面烤熟。杜尔加想

起了酥油和黑糖做的点心。本蒂说，味道最好的是小薄饼加胡豆。达拉想起了炉子上烤的小薄饼冒出来的一阵一阵的香味。

本蒂转过脸去做祷告。瑟德文德和杜尔加也向信奉的神明祈祷。大家做完祷告以后都睡着了。可是达拉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晚上过去了，天又亮了。虽然天上下着雨，但是本蒂、瑟德文德和杜尔加还是照例洗了澡，而且做了很长时间的祷告。

雨断断续续地下着。中午过去了，妇女们坐在门口，眼睛和耳朵都注意着大门外。太阳和送饭的人都没有露面。

下午，雨还是下个不停。太阳藏在乌云里面。天色变得越来越黑，而妇女们能够吃到烤饼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一直到半夜天也没有晴，妇女们不得不睡在屋子里。她们紧挨着躺下，互相聊天。本蒂、瑟德文德和杜尔加祷告天神，想以此来解除自己的痛苦。可是她们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了。

天还没有亮，妇女们就醒了。她们等待着沉睡的天空快点亮起来。本蒂她们虽然浑身无力，但还是沐浴做早祷。达拉心里想：天神可以放松自己的职责，而这些女人却不会放松对他的祈祷。天神对她们如此残酷，而她们却没有任何怨言。天神不理睬她们，而她们却对天神如此热情。达拉对自己有些恼怒，她想：这些女人虽然愚昧无知，但是她们的精神有寄托。而她自己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寄托。没有精神支柱的人想要站起来的确太困难了！一个无神论者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力量啊！

晴空如洗，阳光灿烂。太阳光增加了人们的饥饿，也增加了人们的慵困。有人背靠墙坐着，也有人躺着。大家都不说话。本蒂默默地向天神祈祷。

阿姆罗是不爱说话的。这时传来了她的哭喊声：“这个混蛋

既然要把咱们卖掉，干吗要让咱们挨饿？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咱们卖掉来得干脆。该遇到的事情就让它来吧！有人要扒咱们的皮，有人想把咱们饿死！”

本蒂摇摇头说：“不，我可不愿意被卖掉。我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儿饿死。”

别的女人都没有做声。

中午快要过去了，这时候门上的链子响了。所有的女人都热切地伸长脖子，像巢里的小鸟，伸着脖子张着嘴，等候飞回来的母亲。门开了，老太婆头上顶着一个小包袱来到院子中央。杜尔加、瑟德文德和本蒂马上走过去。阿姆罗和达拉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

老太婆打开包袱。达拉朝那边看，想得到自己的一份烤饼。杜尔加她们三个人打起来了。瑟德文德和杜尔加每人手上都拿了两块饼。本蒂没有拿饼，朝她们嚷，要她们跟大家一起平均分配。

老太婆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手摸着下巴对她们说：“孩子，你们为什么打架？我有什么办法呢？比起你们来这几块烤饼算得了什么？我并不想让你们挨饿。那个混蛋格富拉没有给我钱。三天才给了一个卢比。我只能带来八块烤饼。我有什么办法呢？”

瑟德文德和杜尔加每人手上拿了两块饼，坐在一起，掰着饼往嘴里塞。本蒂一边骂她们，一边给其余的人分饼，每人一块。老太婆临走时在达拉身边停下来，看着她，对她说：“唉，我真该死，忘记带酥油了。现在你的伤口大概好了吧！你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吐点唾沫涂在伤口上。”接着慢慢地说：“你为什么要挨饿？你可以到我那儿去。”

达拉把脸转过去，没有理她。

第二天一直到中午老太婆还没有来。妇女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瑟德文德、杜尔加和本蒂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三个人对骂了一阵。杜尔加还哭了。

傍晚时，门开了，老太婆走进来。她打开包袱以后大家吵得更凶了。总共只有五块饼。杜尔加一个人拿了两块。瑟德文德抓着她的头发骂她。杜尔加一只手拿着饼，一只手抓住瑟德文德的肩膀，把她的衣服撕破了。两个人大吵大骂，还互相诅咒对方的孩子，撕对方的头发，用胳臂肘儿捅对方，用牙齿咬对方。烤饼都碎了，撒了一地。

老太婆捂住下巴看着她们，显出非常焦急和无可奈何的样子。本蒂和达拉把撒落的碎饼拾起来。老太婆伤心地说："比起你们来几块烤饼算得了什么？我真想用酥油给你们这些女孩子擦身子，让你们吃点心和小薄饼。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混蛋格富拉一个钱也不给。我手上只有十个安那，只能买五块饼。我有什么办法呢？"

本蒂把碎饼拾起来平均分配给大家。老太婆临走时对达拉说："孩子，你听我说，你白白地在这儿等死。格富拉这个流氓坏透了。"

达拉伤心地转过脸去。

撕碎了的饼撒在地上，沾满了泥土。她们好歹就着水把它们咽下去了。

达拉和本蒂开导瑟德文德和杜尔加："这点饼本来就填不饱肚子。为它吵架，把它糟踏掉了有什么好处。大家都需要活着。大家的命运也都一样。以后如果烤饼来了，大家再也不要抢了。"

本蒂建议："达拉念过书，有文化，懂道理。让她给大家平均分配。各人拿自己的一份，不要吵架。糟蹋粮食是不应该的。"

达拉把老太婆跟她说的话告诉大家，说："我看老太婆是想让我们挨饿，然后把我们中间一两个人骗走。前几天怂恿杜尔加，今天又怂恿我，想要我跟她一起走。"

本蒂同意她的看法，说："就是这么回事。杜尔加和你比较年轻，模样也长得比较好。所以看上了你们。"

瑟德文德听了这话很不高兴，说："是的，她们两个人是仙女。只有她们年纪轻。你也是年轻女人，只有我一个老太婆！"

本蒂骂她："我看你够年轻漂亮了，可以去当新娘子。她是妓女，想把别人带到城里去卖淫。你去吧，你可以高高兴兴地去！"

"事情真是到了头，真是做绝了。"杜尔加垂头丧气地说。

达拉瞧着她，没有说话。

又过了两天。一清早，太阳还没有晒到院子里来，杜尔加正在洗澡，门上的链子响了。老太婆不会来得这么早。大家怀疑地看着大门。门开了，院子里的女人都害怕地跑到房间里，关上门，从门缝里往外瞧。大胡子格富拉和另外一个男人拖着两个女孩子走进院子，把她们放在地上就走了。

新来的女孩子躺在地上起不来。其中一个想坐起来，但是刚坐起来又倒下了。另外一个勉强爬起来，盘腿坐在地上。大门喀嗒一声关上了。房间里的女人断定男人们已经走远了，才走到新来的两个女孩子身边。女孩子头上没有围巾，穿着大袖子的宽大衬衣，腰上系着围裙，小辫子编得像席子似的。杜尔加一看到她们的样子马上就想到：她们要么是歇提亚纳人，要么

是巴尔人。

盘腿坐着的女孩子很瘦，大约十五六岁。倒在地上的女人大约二十来岁。她们的脸上满是眼泪、汗水和尘土。倒在地上的女人用胳臂托着头低声呻吟。她的围裙上沾满了血。年纪小的女孩子把脸靠在膝盖上，用手捂着头。

本蒂蹲在这两个人中间，对年纪小的女孩子说："孩子，你是从哪个城市或者农村来的？"

女孩子听到有人安慰她，不禁放声大哭。

杜尔加看到她不说话，只是大哭，认为她只看到自己的痛苦，看不到别人的痛苦，不大看重别人，就气愤地说："难道他们只对你一个人下毒手？别人就什么事情也没有遇到？老实告诉你，我们遇到的事情真是说也说不完！"

女孩子一边哭一边诉说自己的遭遇：她们两个人的家在多巴贾兰。她们随着家里人走在难民队伍中间。忽然间，很多人冲向难民队伍。不少难民被打死了。她们跟另外一些妇女被带到这里。女孩子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了。她虽然没有继续往下说，但是这些女人都是过来人，可以想象得到她所遭受的一切。

本蒂用手抚摩着躺在地上的女人，伤心地说："哎呀，我的老天爷！她还在流血！"

本蒂问女孩子："她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嫂嫂。"

"她怀孕了吗？"

"是的。"女孩子低下了头。

"这些混蛋把她搞得流产了！"本蒂伤心地用手捂着头，接着对达拉说："你还是个姑娘。你到旁边去吧！"说完对瑟德文德和

杜尔加说："你们都来吧。咱们把她扶起来。要不然她会死掉的！"

瑟德文德走到达拉面前，看了她一眼，说："嘿，她还是姑娘！你看她的年龄。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城里的女人就爱玩这套鬼把戏！那些混蛋把她抢走是为了让她当姑娘吗？他们能让世界上有处女？"

达拉脸朝别处坐着。她一看到浑身是血痛得直叫的女人，身上的汗毛全竖起来了。

本蒂说："一切罪过都由女人承担。一切卑鄙无耻的人都拿咱们出气。他们都是女人生的。但是他们都玩弄女人，污辱女人。他们对女人很不满，原因就是女人生了他们。"

瑟德文德也很生气地说："天神并不认为女人跟妓女有什么区别。什么女人不女人，他要把这些女人统统消灭掉！男人们又照顾女人又虐待女人，又爱女人又恨女人。他们全是一些蛀虫，没有这些蛀虫妇女们就不会死。"

本蒂，瑟德文德和杜尔加非常同情新来的女人。她们没有医疗器具，只能用农村的土办法护理这满身血污的女人。

太阳晒到院子里，在院子里再也待不下去了。本蒂把达拉和阿姆罗叫过来，要大家帮着把新来的比什妮和盖丝萝扶到屋子里去。

中午，门上的链子又响了。妇女们都看着门口，盼望老太婆来。可是走进来的是翘着胡子的格富拉。他手上拿着一个很大的布包。大家看见他都非常害怕，藏起来了。

格富拉粗声粗气地说："你们在什么地方？"接着，从门外探进头来数屋子里女人的数目。

妇女们一个个胆战心惊。

格富拉数完人，没有打开布包，大声说道："烤饼就放在这里了，你们自己来取吧！"说完就走了。

瑟德文德首先跑到布包旁边，打开布包，把大约一米长的包裹布拿在手上说："我要这块布！"

杜尔加求别人主持公道，说："我要这块布。我上身没有衣服。我可以把它披在肩上。"瑟德文德不答应。于是两个人又吵起来了，互相咒骂。别人都认为这种争吵毫无意义，不愿意理她们。杜尔加得不到大家的支持，一边哭一边骂她们。

她们看见烤饼比平日多得多，又惊又喜。达拉一数，整整二十五块，于是对大家说："我不是说过吗？这个老太婆想让咱们挨饿，好把咱们从这儿弄走。"

大家都拼命吃烤饼，吃得很撑。勒基的肚子不舒服，大便了好几次。她肚子疼得很厉害，一边哼一边用手捂住肚子。

第二天中午老太婆来送饼，只有十二块。瑟德文德再也忍不住了，对她说："你克扣我们这些受苦人的口粮，天神会惩罚你！"

老太婆先是表示惊讶，接着说她们忘恩负义，把好人当做小偷，愤愤不平地走了。第二天她送来十八块饼，还甜言蜜语地跟大家打招呼。

中午，太阳光晒在整个院子里，大门口传来开门声。老太婆已经送完饭了。妇女们又怀疑，又害怕，都躲进屋子里，从门后面往外偷看。格富拉进来了。他头上戴着毛帽子，上身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衣，下身围着新围裙，肩上挂着带皮套的手枪。还有两个男人跟他在一起。一个是中年人，留着花白的胡须；另一个是青年人，留着修剪整齐的黑胡子。他们像是两父子，像是技术工人，泥水匠，白铁匠，又像是磨刀匠。格富拉朝所有的小

屋扫了一眼，走到女人的屋子门口站住，对那两个男人说："来吧，到里面去看看！"

中年人和青年人畏畏缩缩地跟他一起走进屋子。所有的女人都吓坏了，挤在一间屋子里。只有勒基一个人由于肚子疼，独自待在另一间屋子里。女人们都很害怕，躲在角落里，头靠墙坐着。中年人和他的儿子一边走一边看这些女人，心里在盘算着。

"你们仔细看吧，想看谁就让她站起来！"格富拉鼓励他们，给他们壮胆。

年轻人指着杜尔加。

格富拉抓住杜尔加的辫子，把她提起来，让她脸朝他站着。

年轻人不说话了。他的眼光落在阿姆罗身上。

格富拉让阿姆罗站起来。

阿姆罗呆呆地看着他，眼睛一动不动。接着他又让比什妮站起来。年轻人很不满意地转过脸去说："一个姑娘也没有！"

格富拉到处扫了一眼，抓住盖丝萝的胳臂，让她站起来，说："你要她吧，她是姑娘！没有生过孩子的就可以说是姑娘。她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

中年人摇头表示不同意，说："她这个样子怎么能行？"

格富拉一松手，盖丝萝就倒在地上了。

中年人再仔细看了看盖丝萝，摇头说："不行，她没有什么用处。"接着，他又走到杜尔加身边，考虑了一下，说："她虽然不是处女……"

"她是姑娘！"杜尔加为了保护自己，指着达拉喊道。

达拉脸埋在膝盖上，用手捂住脑袋。她的辫子被揪住了。

她的脸不得不仰起来。但是她没有站起来，怒气冲冲地吼道："我警告你，不要碰我！"她一时生气，没有说旁遮普话，而是说的印度斯坦语。

"哎呀！她讲波斯话！"年轻人倒退了一步。

"如果你……她就再也不会讲波斯话了。"格富拉一边骂达拉，一边鼓励年轻人，要他不必担心。

中年人用纯正的旁遮普语说："我们又不是要请人写公文。孩子要的是老婆，不是文书。"他说完就再也不看达拉了。

他们三个人又仔细地把所有的女人看了一遍，走到院子里去商量了一阵，然后走进屋子。格富拉抓住杜尔加的胳臂拽她。杜尔加大喊大叫，想待在屋子里不出去。可是格富拉又推又搡地把她拖出去了。

妇女们都吓得胆战心惊，但是又毫无办法。杜尔加又哭又闹，一直到大门口。大门开了又关上了。妇女们开始时默默地坐着，接着放声大哭起来："唉，不知道咱们以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如果咱们也像这样给别人抓走，该怎么办呢？只有靠天神保佑！"

第二天，还没有到中午老太婆就来送饭了。她看到杜尔加不在，对大家说："他们把她带走了吧！我早就说过，他会把你们统统卖掉！可你们都是一些好孩子。"

达拉感到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每过一天就掉得更深。她不愿意跟这些女人在一起。她们只知道坐在那里祈求天神解救自己。她们对天神从不失望，眼看着杜尔加被弄走了，还认为天神不保佑杜尔加而保佑自己。其实，天神并不站在我们这一边，而站在囚禁我们的混蛋格富拉和老婊子那一边。

达拉在绝望之余，心里想：饥饿和囚禁已经使她从一个人变

成了一般的动物。她的自尊心和人格已经完全被毁掉了。现在，为了离开这个监牢，离开这些愚昧无知的女人，她情愿照那个老婊子所讲的去做。如果今天老婊子再来劝她，她就准备答应。她想：既然要死，还怕找不到机会？像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来得干脆！

早上，太阳刚出山，东方一片彩霞。大门口传来撞击声。妇女们注意听着，没有听到解门链的声音，只听到敲门声。大家都战战兢兢地躲进屋子。老太婆不会来得这么早。她们猜想可能又是格富拉来了。他一来就使人害怕。她们都竖起耳朵听着，听不到什么声音，心里更加害怕。

大门被撞开了，有人朝院子里走过来。皮靴上的铁钉碰在地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瑟德文德和本蒂躲在门背后往院子里瞧。她们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叫道："警察！警察！"

大家都吓坏了。骚乱开始时她们就受到警察和士兵的欺压。他们这些人有权有势，比别人更加凶狠可怕。

院子里有人说话："屋子里的人都到外面来吧！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女人们都吓呆了，挤在一起，看着达拉。怎么办？会出什么事情？

达拉认为此时此刻自己有责任挺身而出。于是勇敢地走到门口，从门里往外看。院子里站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官，四名警察，几名穿制服的士兵和一位军官。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两名穿白衣服的青年和一名年轻的印度教妇女。这位妇女穿着粗布衣裤，围着印度教徒的披肩，脸上没有任何恐惧的神色。

达拉对大家说："姐妹们，你们在这儿等着！"

她走到年轻女人面前，说："你进去吧。我们中间有些人身上

没有穿衣服，不能到男人面前来。”

年轻女人走进屋里，看见女人们都挤在一起。她跟达拉说了几句话，要大家等一会儿，然后自己走出去了。

过了两三分钟，她拿了一包衣服走进屋子里。女人们都披上了围巾，本蒂穿上了裤子。她们虽然穿好了衣服，但还是不敢离开屋子。

达拉用围巾遮住头走在最前面，其他女人也都用面纱盖着脸走出来。

“你在这儿！”达拉听到这句话，抬头一看，身上颤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了。她赶紧低下头。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阿瑟德非常惊异地看着达拉。

达拉感到天旋地转，一时说不出话来。年轻女人上前扶住她，问她：“这儿一共有多少位姐妹？”

达拉回答说：“一共有七位。”她还告诉年轻女人，勒基的病势很重，并且把她带到勒基的屋子里。

年轻女人叫士兵拿来一副担架，一些衣服和床单。从昨天晚上开始，勒基一直很难受，既不能躺，又不能坐。现在她还是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呻吟。本蒂和达拉替勒基穿好衣服，扶她躺在担架上。勒基的身体躺不直，她在这么多男人面前只得咬紧牙关忍住疼，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担架的杠子。

两个士兵把担架抬出去了。年轻女人和军官检查了所有房间。军官还带着士兵把楼梯上的锁打开到屋顶上去巡视了一番。

年轻女人对达拉说：“我们得到消息说这儿关了十几个女人。”

达拉向她保证，这儿现在的确只有七个女人。

士兵们用担架抬着痛苦呻吟的勒基走出院子。其余的女人都跟在他们后面走出来。

外面有几个士兵端着枪在放哨。达拉看清楚了，跟阿瑟德一起来的年轻人是久贝尔。他认出达拉以后也惊呆了，好不容易才镇静下来，向她问好，并且问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印度政府的代表高什利亚代维夫人为了营救滞留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妇女，在武装人员保护下来到谢库布拉。最前面的吉普车上坐着巴基斯坦的副警官，旁边坐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第二辆吉普车上坐着印度士兵，吉普车后面是一辆收容妇女的大轿车。轿车后面的汽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印度士兵，他们是保护这些妇女的。轿车的司机旁边坐着一位手持机关枪的印度士兵。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和久贝尔坐在大轿车的最前面。阿瑟德叫达拉跟自己一起坐在轿车最后面的座位上。人们都坐下以后把勒基的担架放在座位中间。

汽车穿过谢库布拉凄凉冷落的居民区开往公路的主要干线。阿瑟德用英语对达拉说："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心情到现在还不能平静下来。"

达拉低下头不说话。

阿瑟德继续说："四天前，一位年轻的穆斯林来报告我们，市场后面乌托达斯的院子里关了十几名印度教妇女。这位青年由于害怕报复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我们请印度联络处采取行动。印度军人在没有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允许和没有巴基斯坦警察在场的情况下是不能搜查的。正因为这样，才耽搁了四天。哪儿知道你也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

达拉静静地看着窗外。真是一言难尽，从何说起呢？她默默地坐着，像一个泥人似的。窗外的道路两旁是一片断壁颓垣，破烂的牛车和人的尸体到处可见；老鹰和野狗在关牛的笼子旁边争食；不时送来一阵阵刺鼻的臭气。

“我大约在七月三十一日或者八月一日曾经见到过布里。他当时情绪很不好。你家里人认为你在本尼大院的大火中已经被烧死了。他们没有想到还有其它可能性。”阿瑟德的声音很低，像是在喃喃自语。

“他们只想快点把我嫁出去，自己好脱身。对于他们来说，我早就已经不存在了。”达拉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来。

武装小组的汽车载着从乌托达斯院子里救出的妇女准备经过拉维河大桥进入拉合尔市区。熟悉的地区从达拉眼前掠过，但是它们的景色和气氛现在完全变了。汽车开到拉维桥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路旁堆着很多建筑木材：木材上往下滴水，像是在哭泣。天在哭，地在哭，店铺和房屋也都在扑簌簌地掉眼泪。

达拉小时候曾经好几次跟希萝、特诺和碧多一起披着五颜六色的披肩来到这里。她们在前面又跑又跳，后面是到拉维河来沐浴的母亲和其他妇女。当时没有什么可怕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和睦相处。

阿瑟德对达拉慢慢地说：“你的家大概已经离开拉合尔了。听说布里在奈尼塔耳或者北方邦找职业。现在经常有印度教徒离开这里。他们中间有的人是自己走的，有的人是被赶走的。剩下的人也都会被赶走。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纳伦德尔的家遭了大难，我们把他送到了阿姆利则。普尔杜姆纳和默哈金也都走了。现在怎么样才能找到布里呢？你有他的地址吗？”

达拉摇了摇头。

“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达拉没有说话，摇了摇手，表示自己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车队在迪·艾·维学院的一栋楼房前停下来。这栋楼房离迪巴弗里德警察分局不远。楼房上面的金色“ॐ”字①闪闪发光。

“你如果承认自己是印度教徒就不可能住在拉合尔了。”阿瑟德对达拉说。

达拉低下头。她眼前浮现出哈菲兹先生家的情景。她避开阿瑟德的目光，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抬起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楼房上面的“ॐ”字也因为自己的信徒纷纷被赶走而泪痕满面。

勒基停止了呻吟，谁也没有注意到。等到汽车停下来以后才知道她已经断气了。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和久贝尔从车上下来。其他女人都等着别人把担架从座位中间抬走。

阿瑟德在达拉旁边低声对她说：“你现在就要决定自己的前途了。时间非常紧迫！”

印度武装人员想让巴基斯坦人负责处理勒基的尸体，因为她是在印度收容所以外巴基斯坦管辖的地方死的。巴基斯坦警官则认为他们交给印度政府的是活着的印度公民，因此他们不负责处理她的尸体。

迪·艾·维学院的两层楼的学生宿舍里挤满了人，像蜜蜂窝似的。楼房中间的院子里支满了大大小小的帐篷。因为是雨

---

① 印度教徒在念经前与念经后都发出这声音(om)，以表示圣洁与吉祥。一些印度教的建筑物上也写上这个字，以表示圣洁与吉祥。

季，帐篷与帐篷之间长满了青草，有些草被粪便盖住了。人声嘈杂，臭气熏天。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很信任阿瑟德。因此他毫无拘束地跟达拉一起走进印度教徒的帐篷。他对达拉说："你现在思想很乱，休息休息考虑考虑吧！我下午五六点钟再来。"他说完看了一下达拉休息的地方就走了。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把从谢库布拉营救出来的妇女单独安置在迪·艾·维学院的一间屋子里。她叫一个年轻人拿来登记簿，开始登记这些女人的姓名和她们的监护人的姓名和住址。她认识达拉，首先写上达拉的姓名，然后问她监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家里人都已经离开了拉合尔。"达拉回答道。

"他们的姓名和住址？"

"用不着写。"

"那么你想上哪儿去呢？"

"现在还不能说。我考虑一会儿吧！"

"你是怎么到谢库布拉去的？"

"他们把我放到汽车里送去的。"

"从谁的家里去的？从哪个胡同或者市场去的？"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和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说："你总得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姓名，好让我们把你的情况通知他。"

"我没有任何亲人。"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和年轻人没有这么多时间为一个女人伤脑筋。他们开始问别的女人。夫人发给每个人两把炒米和一些黑糖，接着就去安排车子，准备在天黑以前把她们送到阿姆利

则去。

本蒂紧紧地跟着达拉，求她说："妹妹，到了阿姆利则以后你帮我去找家里人好吗？你有学问，能做事情。我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乡下人，不会跟别人打交道。"

达拉坐在走廊的地上，背靠墙，手撑着头，陷入了沉思：父亲，母亲和哥哥都不知道在北方邦的什么地方。他们都认为我已经被大火烧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不存在了。阿瑟德五六点钟要到这儿来。我曾经向他表示过自己的情意。今天他也有所表示。不，不，任何男人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当时答应我了，现在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一切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话又说回来，即使他答应我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这场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当然，我自已不会掉在索姆拉杰，纳布，哈菲兹和格富拉的手上。

她想起了阿瑟德说的话："你如果承认自已是印度教徒就不可能住在拉合尔了。"

她想：我和哥哥是不同意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裂的。苏伦德尔，纳伦德尔，久贝达，普尔杜姆纳，久贝尔和默哈金也都不同意分裂。但是我们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处？现在，这场分裂的过程和后果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了。

阿瑟德虽然出生在穆斯林家庭，但他跟格富拉，纳布，哈菲兹和阿默杰德完全不一样。只有他和久贝尔才是真正为了解救印度教妇女。

但是我现在上哪儿去呢？家里人都认为我已经烧死了，即使活着也会被认为是从婆家逃出来的！跟阿瑟德在一起吧！可是我以前不是向他表示过吗？当时是出于爱情。唉，什么爱情？希萝和尔登的爱情？太荒唐了！决不能跟这些像畜生似的

男人在一起！

可是别的地方还有什么熟人呢？怎么办？阿瑟德五点钟要来。怎么回答他？我只认识他一个人。只有他为我担忧。

想到这里，阿瑟德低沉而又痛苦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回响。

“走吧，走吧，起来走吧！”达拉顺着声音朝左边看去，高什利亚代维夫人从长长的走廊那头迅速地往这边走过来。她用手抓住头巾的一只角。头巾像船帆似的在空中飘动。

“走吧！快走吧！已经给你们弄到车子了。要不然还得在这儿待上三天。我很想念我的女儿，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女人们都站起身来，挤在一起，看着达拉。

“快点走吧！”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又催了她们一遍。她看见达拉坐着不动，严厉地对她说：“你快点站起来吧！”

“姐姐，你让我再待一会儿吧！”达拉犹豫地说。

夫人生气地皱紧眉头。“什么？为什么？你有什么人在这儿吗？”

“有人要来找我。”

夫人高声嚷道：“你刚才还说这儿没有人，现在又说有人来找你。真奇怪！你们看她，受的苦还不够，还想受苦！我们的任务是把你从巴基斯坦带到印度斯坦去。到了那儿以后你想干什么都随你的便。你老老实实地上车吧！要不然我们把你从难民营里赶出去！你这是要的什么鬼把戏？”

“姐姐，请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到了阿姆利则以后再考虑吧，快走！”夫人抓住她的胳臂，让她站起来，跟其他女人一起走了。

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头戴钢盔的武装人员的车子，接着是谢库布拉女难民的旅行车，旅行车后面是五辆挤满印度教难民

的大轿车，再后面是五辆载着武装人员的大轿车，最后面是两辆军用汽车。每辆大轿车上都有一名头戴钢盔手持机枪的士兵坐在司机旁边。车队朝阿姆利则进发。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很有经验。她让达拉坐在司机后面的车窗旁边，自己坐的地方离车窗稍微远一些。其他女人都坐在她们后面。达拉闭上眼睛，默默地想：阿瑟德五六点钟要来。我所追求的东西将永远也得不到了。我将永远受折磨，随着命运漂流，最后成为一堆垃圾。我为什么不能够坚强地站起来？正因为我不能坚强地站起来，我也就不可能坚决地死。

汽车急刹车。达拉被撞了一下。她睁开眼睛，鼻子里闻到一股奇臭的气味。道路两旁躺着很多腐烂发黑的尸体，有的被吃掉一半，有的被太阳晒干以后又被雨水淋过。老鹰在尸体上跳来跳去，有的还在啄食。破箱子张着大嘴躺在地上。烧焦的汽车残骸倒在公路两旁。两辆烧焦了的大轿车挡住了去路。由于路太窄，难民车队的汽车右轮不得不在沙地上行驶。车子开得非常缓慢。

夫人很不安地对司机说："这条路到底能不能清理干净？九天以前这些破汽车就放在这里了。"

司机回答说："大姐，你只看到九天。我看到这情形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多么臭啊！尸首都是印度教徒的。但是它们腐烂以后会带来传染病，会给巴基斯坦人带来死亡。他们就是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姐，听说那个车队里的印度教徒一个也没有活下来。被杀死的人不下二百个！那些坏蛋拽着女人就像拽着咩咩叫的母羊似的。"

夫人难过地说："愿天神使他们这些人变得聪明一些！"

通过了障碍物以后汽车又行驶得快起来了。道路两旁每隔

不远就会出现几具死尸和一些砍断了的肢体。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达拉闭上了眼睛。

汽车的噪音很大。司机和夫人在继续谈话。达拉没有听他们谈话,而是在沉思：以后会怎么样呢？我所受的苦已经超过了死亡。上哪儿去找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呢？找到他们又怎么样？既然哥哥对我这样不公平，我还能去找他吗？我能到他面前去认罪吗？可是我现在到哪儿去安身呢？总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才行！

汽车慢慢地停下来。达拉睁开了眼睛。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去往前看，着急地说："哎呀，糟了！大姐，路给挡住了。昨天这些人在阿达里，今天到这儿来了。一天才走了六英里。他们哪儿有力气走路？听说这些穆斯林队伍是从贾朗达尔、卢迪阿纳和阿姆巴拉来的。汽车在他们中间行驶不会比人走得快。这样一来，半夜以前恐怕到不了阿姆利则。"

前面的军用车传来了命令。士兵们从车上跳下去，守卫在车队两旁。坐在车里的人缩着身子往外看。很多人从汽车旁边一瘸一拐地走过。

"哎呀！哎呀！他们来了！他们来了！"阿姆罗，瑟德文德和比什妮吓得叫了起来。

"安静点，安静点，不要怕！"司机和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对她们说，"他们怎么能杀人？他们自己都快要死了。你们没有看见吗？他们都弯着腰，像狗似的走着。"

汽车两旁一瘸一拐的人越来越多。有刮了胡子的；有留着长胡子的；有的头发剃得精光瞪着大眼睛；有的头上戴着压扁了的帽子；还有人头上缠着绳子似的头巾。他们身上穿的蓝色和黑色的衣服快要成为破布条了。男男女女，脸上沾满尘土和泪水，

弯着腰，蹒跚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人群分成两路，十几个人一群地从汽车旁边走过去。他们头上的苍蝇向汽车袭击过来。苍蝇多得要命。为了不让苍蝇随着呼吸钻进鼻孔里去，他们不得不用两只手不停地轰赶。人群里散发出一股臭气。好像这些人在一边走路一边腐烂。人群走过时扬起的尘土使人呼吸很困难。

几乎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东西。有的人背着哭哭啼啼的干瘪的小孩儿；有的人背上背着麻袋；有的人头上顶着洋铁桶做的箱子；有的人肩上扛着包袱；还有人把一张小床翻过来顶在头上，床里面放着一些家庭用具；此外还有一男一女顶着一张小床，床上不但放着包袱，还坐着一个又脏又瘦的孩子。

很多男人手上拿着陶制水烟袋。这是安慰他们、使他们消除疲劳的唯一工具。一些女人头上顶着陶制炉子。有的人头上顶着自己的唯一财产——一只大盘子或者一口大锅。有的女人头上顶着小磨子。有的人头上顶着捆住腿的鸡。有的人用绳子牵着母山羊或者母绵羊。有的人腋下夹着或者肩上扛着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偶尔还可以看到一只骨瘦如柴的狗虔诚地跟在自己主人后面。

走过来的人越来越多。难民车队停了几分钟不能走动。司机，高什利亚代维夫人，达拉和其他女人都非常着急。他们一边捂住鼻子挡住臭气，一边用手驱赶苍蝇。

前面的军用车开动了。司机也开动了自己的车子。他一边开车子一边说："大概队长已经命令士兵在前面开路了吧！要不然怎么能走得动？"

难民车队慢慢地往前行驶。穆斯林的队伍分向两边。这情景就好像耕地似的，犁铧过去，把泥土翻倒在两边。武装士兵为了

分开人群让汽车通过，在汽车两旁步行。汽车开的是第一档。马达声震耳欲聋。臭气越来越厉害。苍蝇越来越多。司机一只手握住方向盘一只手赶苍蝇。拥挤的人群使他烦躁不安。他不时喊道："我的天神啊！我的天神啊！"同时还不断发出"吐！吐！"声，把钻进嘴里的苍蝇吐出来。

高什利亚代维夫人和其他女人也都一边捂住鼻子一边赶苍蝇。女人们祈祷天神，感谢天神保佑她们。因为她们没有在这种可怕的灾难性的行列里步行，而是安安稳稳地坐在汽车里。

司机习惯大声说话，他对大家说："你们看，这些巴基斯坦人正向天堂走去。不知道那些把老百姓毁掉的人自己得到了什么好处？"

夫人用手赶开嘴边的苍蝇说："他们不愿意住在印度斯坦就让他们走吧！让他们跟自己的人住在一起吧！巴基斯坦不就是为了他们成立起来的吗？"

司机诧异地问她："他们自己不愿意住在印度？大姐，你为什么这么说？那些可怜的人有的被砍被杀，有的是最后被赶走的！这边对印度教徒是这样，那边对穆斯林也是这样。大姐，你不是看到过印度教徒的队伍吗？现在你再来看看这些人吧！印度教徒被杀被抢。他们的女人被抢走被凌辱。但是他们都是坐着车子到咱们那边去的。农民也都坐着牛车。伯罗吉海德那边的大路上，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的牛车，马和骆驼的队伍足足有五十英里长。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带来的是皮箱，现金，首饰和债券。而这些穆斯林带走的是陶制烟袋，破床，炉子，磨子和母鸡。这些就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有什么东西就带什么东西。'有钱的是印度教徒，受穷的是穆斯林。'这话一点也不假。"

夫人对司机说："老弟，你说得对。但是这些人从前也许都

是印度教徒。这一切都是印度教徒自己造成的。不知道天神以后会怎样惩罚这些印度教徒？唉，我的天神啊！”

司机因为夫人支持自己的意见而受到很大的鼓舞，继续说：“大姐，的确，穆斯林现在掠夺了印度教徒。但是印度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掠夺和剥削他们。否则，同住在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贫富间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旁遮普的财产全都在印度教徒手上？这些穷人一怒之下都加入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现在是第二次愤怒。大姐，这样的狂怒既是宗教造成的，也是贫穷造成的。”

夫人这次不同意司机的说法，对他说：“老弟，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达拉闭上眼睛，一只手捂住鼻子挡臭气，一只手赶苍蝇。这只手赶累了就换一只手。车子开得很慢。马达的声音很大。她想：这就是那些欺凌她和杀害印度教徒的人的下场吧！但是他们并不是杀人犯。印度教徒被人杀害，同样，穆斯林也被人杀害。而杀人的凶手就在他们中间。

车停下来，达拉睁开眼睛。太阳光照在右边的树梢上，也照在达拉的脸上。她的两只手忙着赶苍蝇，不能用来遮住阳光。往拉合尔进发的人群在车子两旁扬起很高的尘土，使人透不过气来。

“到瓦加了吗？”夫人问司机。

司机回答说：“是的，大姐。一个半钟头才走了四英里。我的天神！愿天神保佑，使得前面的路好走一些。士兵们在前面扫清了道路。这儿是巴基斯坦的边防检查站。”

一些武装警察从车窗外朝里面看了看就走了。车子停下四五分钟就开动了，走了两分钟又停下来。

印度斯坦的边防检查站在检查。

汽车速度很慢，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分开人群缓慢地往前行驶。太阳已经落到西边的树梢后面。粉红的彩霞在向大地告别。

达拉依旧闭着眼睛，一只手捂住鼻子，一只手赶苍蝇。除了汽车的轰鸣声外，还传来敲洋铁桶的声音。这声音很像鼓声。达拉闭上眼睛，心里充满离乡背井的惆怅。

“真该死！”

达拉听到司机大声咒骂，睁开眼睛。所有的女人都朝右边敲洋铁桶要把戏的人群看去。

女人们都低下了头，浑身颤抖。

一个人像耍杂技似的，高高地举起一根长竹竿。另外一个人像敲鼓似的敲着洋铁桶。旁边一些人把手放在嘴唇上，像公羊见到发情的母羊似的，发出“吧！吧！”的声音。竹竿顶上挂着一个裸体女人。女人两腿张开悬在竹竿上。腿上的鲜血在晚霞中显得特别刺眼。她的脖子和胳臂却无力地低垂着。

举竹竿的人前面还有四五个裸体女人。她们用手捂着脸，被别人推来推去。前面是往西走的穆斯林。这伙暴徒对他们嚷道：“把她们带走吧！把她们带走吧！把你们的母亲和女儿都带走吧！”

“那些人污辱这些人的母亲和女儿。这些人污辱那些人的母亲和女儿。母亲和女儿生下来就是为了被别人污辱的！”达拉身后传来了本蒂的叹息声。

瑟德文德愤怒地说：“女人哪，你一生下来就是罪人！你罪该万死！你该千刀万剐！男人们互相掠夺，互相屠杀。但是谁也不会脱光他们的身子污辱他们！”

“真该死！真该死！”司机一边往车外吐唾沫一边骂。

夫人气愤地说："为什么警察和军队不出来制止这种可耻的行为？"

司机说："谁来制止？有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的职责？"

司机朝那一小队疯狂的人群喊道：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你们应该感到羞耻！你们不应该为了向别人挑衅而在自己脸上抹黑！"

太阳落山了。步行到拉合尔去的穆斯林离开了大路。有的人在公路旁边躺着；有的人坐着。开往阿姆利则的车队加快了速度。谢库布拉来的妇女安下心来。天色越来越黑，步行的人群在公路两旁生起了一堆一堆的篝火。这篝火绵延不绝，延伸到好几英里远的地方。汽车继续往前开。步行的队伍仍旧不断地从对面走来。汽车终于离开公路干线，驶入另外一条公路。

难民车队在一段矮墙的门口停下来。矮墙里的空地上支着大大小小的帐篷，灯火通明，人声嘈杂。

"姐妹们，咱们到了！"高什利亚代维夫人放心地叹了一口气，向大家打招呼，说："下车吧，你们虽然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却到了自己的祖国，来到了自己的亲人中间。感谢天神吧！"

故乡？祖国？故乡与祖国这两个词一直在达拉的脑际徘徊。她听不懂夫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她想向夫人表示感谢，但是夫人却要她和她的难友为了自己的遭遇和离乡背井感谢天神！她说不出任何话来，脑子里回响着"故乡"和"祖国"两个词。

达拉从车上走下来。司机也从自己的座位上跳下来，走到她面前说："那些步行的人群也是离开自己的故乡到祖国去的。人民的国家成了宗教的国家，"接着，他大声说道：

"天神把人们结合在一起。而天神的仆人却通过怀疑和残暴手段把人们分裂开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虚假的事实　　故乡与祖国　　（上卷）
作者＝
页数＝５５４
ＳＳ号＝１０４０２８８７
出版日期＝